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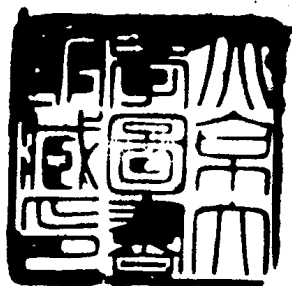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3B74/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八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集程朱格物法一卷集朱子讀書法一卷

〔清〕王澍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壇王氏刻積書巖六種本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六卷

〔清〕王士陵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知非錄一卷

〔清〕鄧鍾岳撰
山東省博物館藏清乾隆聊城鄧氏家刻本

餘山先生遺書十卷附錄一卷

〔清〕勞史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須友堂刻本

筆記二卷附錄一卷

〔清〕程大純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三年程光鉅刻本

棉陽學準五卷

〔清〕藍鼎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雍正間刻鹿洲全集本

女學六卷

〔清〕藍鼎元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雍正間刻鹿洲全集本

朱子爲學次第考二卷

〔清〕童能靈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五八八

理學疑問四卷

〔清〕童能靈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連城童氏木活字冠豸山堂全集本

六三六

集程朱格物法一卷集朱子

讀書法一卷

〔清〕王澍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壇王氏

刻積書巖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集程朱格

物法一卷集朱子讀書法一

卷》提要

集程朱格物法

愚按大學之教莫先于格物致知故程子朱子言之特謹而詳開嘗沉潛反覆詳玩其旨似有以得其要領之所存者竊倣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之例定爲六條云卽物窮理循序漸進虛心觀物切已體察著察用力居敬持志今卽以程朱之說實之所謂卽物窮理者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

集程朱格物法

一

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氣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已也還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大全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違也但其氣稟

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實之與愚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莫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于理或有所不能盡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于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于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于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造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

二

集程朱格物法

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格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動無不是事無不各有個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个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上顛八倒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于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始得

便問而今格物不知可就吾心發見處理會否曰今且只就事物上理會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理會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理會接物便就接物上理會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若待發見了方理會一年能理會多少今且大著心實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又曰人也不解無个發明處纔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于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步不會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于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又曰今日學者所謂格

三

集程朱格物法

物却無个端緒只似尋物去格不知凡人各有个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此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只恭敬涵養有个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足鑿空尋个事物去格也又曰遇事接物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欠缺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个總會處如何曰不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纔遇一事即就此一事究竟其理只管逐項窮到極至處少間多了自會貫通又曰十事格得九事通一事未通透不妨

一事格得九分通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見得十分徹底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第三第四著便休了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從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又曰道理既知罅隙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格物以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去推知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又曰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透仍更理會向裏來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也都理會得而中間精微處却未理會則所謂理會者終有未極其至處須是內外本末精粗隱顯一一集程朱格物法

四

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精神看一看又曰窮理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貴毅然問無事時見得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制不分明所以格物要開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又曰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承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又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儘深有在此二十一條者乃印物窮理之說也所謂循序漸進者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

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个覺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亦未能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集程朱格物法

五

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子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至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學問須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川窮究一个天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个其他更不容管便理會得豈有此理又曰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又曰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先就自家寫得出說得出處去窮

究若幽與紛爭都爾爾後而做問伊川云一事
且別窮一事窮謂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處可
此正與中庸弗得弗措互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
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
事又或可因此而明彼也問從一事上便可窮到一原處
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蓋萬物皆有此理
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
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各具此理而物
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須是把這個樣子却從
這裏推出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于
親時是如何不得于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于事君
則知得于君時是如何不得于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

集程朱格物法

六

亦如是自此推去莫不皆然答齊仲書云伊川雖謂眼前
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
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
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爲學而求有得是放
沙而欲成飯也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
今日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
則爲自困但欲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盡問格物最難
當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
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个
大坯朴是恁地方就裏而漸漸做細理會一重了裏面又
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可畧言理會一件又一
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層又一層只管理理會須有盡時

又曰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
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
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此一
十四條者乃循序漸進之說也所謂虛心觀物者朱子曰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
只管去灌漑若卒卒未有進且只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
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
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又曰大著
心曾不可因一說相礙看致平闊四方入而都見又曰今
之學者不會親切見得而應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
道理只平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又曰便是看道理
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

集程朱格物法

七

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滯于文義少
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又曰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
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窮理去只是
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間而今看道理不出只
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着處自虛靜
這个互相發又曰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
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又曰大抵思索義理
到紛亂窒塞須是一切掃去放教習中空空蕩蕩地了却
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橫渠云義理有疑則濯去
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見來
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
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又曰學者致知時緊是要理會這一

今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良久又曰不可一向去無形迹更宜于日用事物經書旨意史傳得失土做工夫而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又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于物之所從而察之則不至于汎濫矣此十一條者乃虛心觀物之說也所謂切已體察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罔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發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

集程朱格物法

八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窮理蓋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原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人但務窮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于身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無泛濫也朱子曰格物以返身窮理為主必究其本末是非之致乃所謂爲己之學非若徇外誇多者徒以爲人也又曰且貴窮實理今有切己工夫待自家者已定齋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若只泛泛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己窮是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問格物窮理何者爲切曰莫先于五品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尤人所最切近者

至要窮格得盡若有一毫做不盡畢竟是窮格不至也居甫問格物窮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偏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底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于不告而要又當別理會此八條者乃切已體察之說也所謂善察用力者或問于程子曰人有志于學然知識固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朱子曰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人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個道理方始快活然零星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些子終不快活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又曰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又曰須是一條一條痕一摺一掌血將此心入在裏面與猛滾一番方

集程朱格物法

九

始透徹問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須用理會靜著心實著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說行便信腳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此六條者乃著緊用力之說也此以上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所謂居敬持志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如莫過于寡欲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空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難授而無以窮衆理之

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
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益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
使人默識此心之理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
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際以致
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
及其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
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又曰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
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
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
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習中自當有
渾然貫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又曰能存心而後可以窮
理蓋一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

集程朱格物法

十

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又曰格物之道其惟敬乎今
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似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
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不
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斂其心掃
盡雜慮令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
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知之蔽而如方
在我大抵居敬窮理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
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格物不必分大小先
後但足以敬爲本後遇在前而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從
近處格將去又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驗能
敬則此心惺惺曾次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不使
一毫私意得以爲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个持敬也易

得做病又曰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
曰致知格物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
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今本領去格物致知問程
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涵養是在致知之先曰涵
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蓋非稍有
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真正當
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問涵養致知以何爲先日二者
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
而專于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于涵養而不致知則却
又鶴突去了文蔚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
養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
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斷不得又曰無事時且

集程朱格物法

十一

存養住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便當思
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又曰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
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
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益
固矣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
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開養知是
既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
知如何窮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
便不必如此此二十條者乃居敬持志之說格物致知之
本也蓋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下手緊要工夫故程子朱
子說得節目最多工夫最密但恐語太浩繁初學之士有
不能遂得其要領者是川撮取大綱別其分類而各繫以

程朱之說庶幾有條而不紊學者于此潛玩而切究之則
于大學之理可得其門而入而程朱啐聚爲人之意亦可
以默識之矣

集程朱格物法

主

集朱子讀書法

按朱子有言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慶源輔氏漢卿集朱子成說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蓋朱子教人讀書之說雖多其大旨不越乎此今卽取朱子之說以貫之其曰循序漸進者朱子曰聖賢之書其不好之者固忌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

集朱子讀書法

一

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此謂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又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課程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亂之患矣又曰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翻來覆去逐旋提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又曰讀書須是專

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午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午時如不知有下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又曰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今人多是以揀難底好底看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又曰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只恁地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又曰看文字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此八條者乃循序漸進之說

集朱子讀書法

二

也其曰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讀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二百遍時自是強一百遍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必須成誦精熟一一如自己做出來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非為己之學也又曰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開而義理自出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縱使熟有過也不如讀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又曰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

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又曰讀書為學須是要熟熟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又曰大抵讀經史切要反覆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明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幽莽繞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慮即便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記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于資問而終身受此闇暗以自欺也又曰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與自家滾作一片去了本子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落在他中皆說得去方好又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又

集朱子讀書法

三

曰為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心粗若用功處而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又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便有差錯又曰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學疑並與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又曰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問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是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又曰讀書須是看若他那辨縫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辨縫無由得入看見辨縫時脉絡自開又曰看文字須仔細雖是舊會看過重溫亦

須仔細每日可看兩三段不是于那疑處看正須于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又回看文字不可過于疎亦不可過于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教閒閑看又回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是又曰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一曰浮不沉著痛快又曰晦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牀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著墨子時便思量墨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求得甚此一十八條者乃慈讀精思之說也其曰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

朱子讀書法

四

杜撰又曰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胃次而爭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邪書燕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礙而有不可行者乎又曰讀書須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將來看又曰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去不可穿從隱僻處去聖賢立言本是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歸窮今必推之使高繁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旨矣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又曰觀書須靜心宜著意思反覆尋義理去盡渣滓胸腹漸漸澄澈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

高明又曰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今人讀書看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則其果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如不欲去直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如過眼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一書未能融釋他書不能明會徒然枉費工夫又曰讀書有理義須是智方及閑靜落閑快意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厭意思只管如此智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開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又曰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相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

朱子讀書法

五

惟所處之得失或未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又曰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至于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理者不待觀于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于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其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絲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又曰看文字傷于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得底更將來看此不厭熟然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又曰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而尚有也無看了又看只管看只

管有又曰咬得破時正好咀味又曰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頓放一所有益更讀書以求新見又看得多相比並使互相發明自然透得又曰讀書如烹丹初時烈火煨殺然後漸漸慢火養讀書初間須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可貪多欲速而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此一十三條者乃虛心涵養之說也其曰切已體察者朱子曰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于身而後求之于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又曰

朱子讀書法

六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又曰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是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之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得出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曾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處豈可不自鞭策又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切已得聖賢之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又曰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于事理有所不周欲徑直而反疏緩也此七條者乃切已體察之說也其曰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又曰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迫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又曰人言讀書是容易

玩味此乃自息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又曰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佳又曰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是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得又曰看文字須大段著精神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又曰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猛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是畧畧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是不敢放下也又曰讀書須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

朱子讀書法

七

而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得枉費工夫不如放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又曰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畧此九條者乃著緊用力之說也其曰居敬持志者朱子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又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于無綴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

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學者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又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拾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教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又曰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

集朱子讀書法

八

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然後虛心去看文字方始看得精審又曰學者觀書所以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觀書又曰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養精神又來看則見道理漸次分曉又曰持敬讀書表裏用力須切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此七條者乃居敬持志之說所以示人以讀書之本也元儒畏齋程先生亦嘗舉此六條實以朱子之說以示江東書院門人獨其所引朱子成言未極詳備因復廣爲採掇以類相從而各窮其指趣其于志學之士或未必無小補云

集程朱格物法一卷集朱子讀書法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陸王之學主於靜悟故以讀書爲祖述而所謂格物者亦以爲格去物欲還虛明之本體故澍取程朱格物之要語與朱子讀書章程排比聯絡融會其意各爲一篇以救其弊其詞澍所自撰其理則洛閩之緒言故皆謂之集焉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六卷

〔清〕王士陵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書性理

類輯精要錄六卷》提要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目錄

卷之一

道

父道 子道 夫婦之道 兄弟之

通論

朋友之

學基

致知

存養省察

力行

通論

附成德

卷之三

為政

治本

治道

治法上

戶籍

田土

賦稅

農功

徭役

財用

學校

卷之四

治法下

禮制

樂

禮樂

訟獄刑罰

兵戎

積貯

救荒

通論

附治功

卷之五

實履

處家

處境

處事

處世

觀人

教人

出處

處官

卷之六

聖賢

堯

舜

禹

湯

文王

武王

唐虞諸臣

伊傅周召

孔子

顏曾思孟

聖門諸賢

通論

宋儒

道體

歷聖相傳厥惟一道學人爲學亦惟學道則道體不可不明也輯道體

天道

道之大原出於天輯天道

易繫辭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變易謂陰陽之動靜屈伸也言混沌肇開天地位而陰陽變易已行乎其中矣然此第就天地之初說起耳其實天地未設位以前原自有易既設位而易即行乎其中

易有太極

太極理也言陰陽變易之中有理焉以其處於至極而無以復加故曰太極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所以動靜之理所謂太極也自現在而觀則陰陽涵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皆太極動靜之所爲所以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言其終是理方出毫無所雜故曰善成言其具是理已凝渾具於心故曰性成性原於繼善此性之所以善也。此以繼成分陰陽

聖人繼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諸德藏之如葉之本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按顯諸仁所以鼓萬物之出藏諸用所以鼓萬物之入天地無心故不與聖人同憂盛德以顯仁言大業以藏用言。此以顯藏分陰陽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申上盛德大業之說藏用本屬體而謂之大業者以其富有無外故發出即爲大業顯仁本屬用而謂之盛德者以其日新無窮非盛德不能然也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總上文而贊道之妙陰陽兩端迭運不已而斯道兩在莫測其方何其神也其太極本然之妙乎。通章只是一句易有太極

乾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健也陽之性也純陽至健者莫如天故乾爲天元者理氣之始動處萬物皆資元之理以始其性皆資元之氣以始其形又天道只是四德元居其首而貫乎其中是統天也資始統天此乾元之所以大也本義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爲四德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雲行雨施品物流布

乾道亨通氣機暢發遂有雲行雨施之功用而諸品植物遂皆句
明甲利形質呈露而生生不已矣本義曰此釋乾之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元亨時理方行而未立氣方行而未成迨乾道由變以趨於化則
萬物各成形質不相假借而性命於以各正且生意凝蓄於中無
欠缺無參差而保合渾全焉此乾之利貞也各正句屬利保合句
屬貞元亨利貞理與氣皆然理之元亨利貞即於氣上見氣之
元亨利貞皆理為之也

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段又即物之主長收藏以釋乾之元亨利貞也首句即物之始
而亨者釋元亨次句即物之性情釋利貞下乃言一元貫通四德
而利其大也

坤象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萬物資生以始正有其氣一交坤之元舉凡乾所始者皆隱隱胚
胎而資以生然坤非能自生乃順承乎天之所施而作而成之者
也坤元之至如此本義曰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按
乾坤非有二元乾一動而坤承之是乾元即交為坤元而坤元之
所生無非乾元之所始也或謂坤元是乾元後一截亦不大段有
前後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資乾以始而
有資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乾之亨物其功無疆坤厚載物其德與乾配合自其生意之蘊於
中為含而蘊無不包為含弘自其生意之達於外為光而達無不
周為光大此正坤德之亨處而品彙之物隨之而咸亨矣本義曰
言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

本義曰言利貞也馬乾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
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林次崖曰牝
馬地類順也行地無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
德之順云耳承天之施以生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
貞也

繫辭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
如此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生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
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朱子曰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連關截障蔽他不住坤最貴
事只承受那乾的簡只順從而已

天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

乾萬物資始規模極大而何自生方其靜與坤別只此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其動與坤交直遂不撓是以大生坤萬物資生度量極廣而廣何自生方其靜與乾別欽此生物之心翕聚不散及其動與乾交闢發不匱是以廣生本義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間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

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天地一氣流行時而靜欽如戶斯闢屬乎陰而謂之坤時而動發如戶斯闢屬乎陽而謂之乾一闢一闢一歲之氣序互換謂之變

往來不窮萬世之循環無已謂之通此造化之功所由發育萬物者也本義曰闢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義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也。按此據河圖而指天地之數如此也。天地之間只一陰陽之動靜而已陽一動爲天一陰一靜爲地二陽再動爲天三陰再動爲地四陽再動爲天五陰再靜爲地六陽又動爲天七陰又靜爲地八陽又動爲天九陰又靜爲地十從此而至於百千萬數無有窮也此言天地之數止於十者蓋不至於十則五行不備而造化之具不全至於十則五行已備而造化之具已全故不復多數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本義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謂一與二與三與四與五與六與七與八與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二與三與四與五與六與七與八與九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耦之屬伸往來者。按此鬼神即中庸鬼神章之鬼神

乾象曰天行健

本義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

繫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氣化運行發生萬物是天地之大德也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

復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子曰一陽伏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朱子曰天地之心何處不是但當品物蕃新叢雜難著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藎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下自掩藏不得也又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蓋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伏藏而不可見及陽氣長盛萬物暢茂天地生物之心又散漫而不可見惟積陰之下一陽復生萬物生意將絕而復續天地之

息而復接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於此始可見耳

無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

說卦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持著神之說如此

書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言五行之生序及其性與德而併及其味也解具集傳

泰誓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顯明之道其類之各見者彰著而不可掩也

詩文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言上天之事運於太虛冲漠寂靜併聲臭而亦無之

板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集傳王任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行寬縱之意按此言天至明旦隨爾之所在無不有以昭鑒之也

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中庸釋曰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敬之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集傳士事也言天道甚明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集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按逝者二字指天地化機說化機是氣然理氣不相離氣之所運莫非理之所運故為道體之本然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集註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按虛空中只是箇太極之理運乎陰陽五行之氣其氣順布而四時以行百物以生是時行物生皆陰陽五行之氣所為實皆太極之理之發見

行者也註云天理即太極之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即四時之行而天之所以為命者可見矣以生物為心天之所以為天也即百物之生而天之所以為心者可見矣

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章句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鬼猶言性情功效或問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薛敬軒曰良能是其自然能屈能伸之妙靈即所謂良也

使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章句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循易所謂幹事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按天地氣化充滿流動於虛空中者鎮常是如此而天下萬物俱從此生出無有能外之者此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章句能使人畏敬素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體也袁了凡曰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神自不容己若或使之須知人心自有一點陰陽靈氣蒸動處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上節以祭祀之鬼神言此節以屋漏明旦之鬼神言合之仍通是一鬼神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弗見弗聞微也體物而不遺則顯矣章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按此誠字就造化根原上說。此章鬼神二字質而言之只是陰陽也誠字指實理說即太極之真實無妄者也鬼神之德之盛原於一誠即陰陽之彌綸布濩原於一太極也此鬼神之德之盛處即道之費處也誠者天之道也

章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按天道流行發育都上實理自然無一毫虛妄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章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按天地之道只是一箇太極之理真實無妄更無攙和夾雜所以動靜為陰陽變合為五行而造化發育之具終古常運而萬物之生於其間者變化無窮故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章句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按此節博厚高明悠久當着到氣化上說須就氣化體段上想

出博厚高明悠久來

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章句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胡致堂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疆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按此上三節是從天地之本體說向外面功用之盛如此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一節是從天地之功用說歸裏面本體處如此道行物生氣也

德即理所以主宰綱維乎氣者也理之由一本而散為萬殊者為小德脉絡分明而往不息所以物之育道之行者不害不悖也理之會萬殊而為一本者為大德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所以物之育道之行者一齊並運也天地之所以為大者此也。小德川流一物各具一太極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上天地之道三節從內說向外此條從外說向內總以發明天地之道有真實義妄之理為之根柢而氣化所衍功用遂極於至盛也

禮記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集說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

樂記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天圓包乎地外其機常運故著其不息地方處乎天中其質實

故著其不動若天地之間則陰陽迭運一動一靜循環而無窮也

禮器曰德發揚謂萬物大理物博

集說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

德產之致也精微

集說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彙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性理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解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又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又曰無極而太極是說無形而有理而字輕無次序故也薛

敬軒曰易有太極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無極而太極則專以理

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體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神

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者孰能識之又曰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其卒無終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薛敬軒曰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又曰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靜而生陰鬼也鬼神者其太極乘氣機而屈伸者乎胡敬齋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解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

子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又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葉平巖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解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其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其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張

南軒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吳敬菴曰性非有異然囿於氣質而不能相通故曰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解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渾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化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

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各一其性而萬物各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也薛敬軒曰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又曰太極圖理一而分殊又曰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

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解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獨能全此而已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朱子解曰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

人之本如水之有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解曰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曰誠斯立焉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解曰純下雜粹無疵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又曰此是徽上二句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解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

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理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子解曰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又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解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闢今其無窮今

朱子解曰五行二句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言四時二句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也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言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盡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朱子解曰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

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正蒙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細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細縲不足謂之太和

集釋細縲交密之狀野馬莊子云田間之氣也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陰陽而中節之和無異。按周子言太極主理言張子言太和至氣言以理之居於至極而無以復加故曰太極以氣之冲融細縲而涵生育發暢之機故曰太和然理氣不相離混一而無間者也

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

太虛即氣鎮常如此是主聚而為物散而無有變化無常故為客形。上言太和此又言太虛者蓋太和之體冲漠無朕故又謂之太虛太虛中純是氣即太和之本體

又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子所謂生動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一作結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塊然盛大氤氲之義野馬田間游氣酒有糟粕火有煨燼。此說說天地之氣最明最實然氣在而理即寓焉故結到無非教上朱子曰此本只是說氣教便是說理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

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此一段專說氣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

又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於一

此言陰陽之氣本是一物而分陰陽之兩體一含兩故神妙不測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亦推行乎一耳

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朱子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在者在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

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換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按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程子曰天之為天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又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

真西山曰按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造化不窮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間見之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施虹玉曰開闢往來見之鼻息不須假呼復入以為吸氣則自

然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

朱子曰此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

邵子曰鬼神者無形而有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至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補註張氏理學類編曰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天地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人身之動止喜怒哀樂寐寤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

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又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補註神者理也易者陰陽也

神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補註有也生也陽之動無也死也陰之靜而理出入於其間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一作也無涯

朱子曰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以固此氣項善胡敬齋曰天依形地附氣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天只是氣地則有形實地雖有形實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附薛敬軒曰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焉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

胡敬齋曰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不是將去年

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反原死生輪迴之說是下識造化也

按天道有二一曰理一曰氣理則太極也氣則陰陽也五行也四時也太極運乎陰陽五行四時而陰陽五行四時涵有太極混一而無間者也太極之真實無妄曰誠陽之性健曰乾陰之性順曰坤其動靜交換之變曰易其動靜自然之機曰鬼神其推行有漸曰化其合一不測曰神其理與氣之方動而通曰元亨其理與氣之向靜而復曰利貞以是而流行於虛空曰道以是而賦畀於人物曰命以是而發育收歛曰造化蘊之曰德宰之曰心至其曰無聲無臭者則以其體之冲漠無朕也曰不舍不已者則以其體之運行不息也曰明

旦曰陟降曰監者則以其神之昭察莫掩也又以其冲漠無朕謂之曰太虛曰無極又以其冲融細縕謂之曰太和合是數者而會萃之再參以形體之何託乃以見天道之大全也以上所輯大旨總不出乎此誠逐項體認以極其地頭之殊一總會通以見其全體之一則部位間架各有著落各有條理而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瞭然其在目矣

人道

道之實體備於人輯人道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此言天之生人降之以衷而人得之順之而有常性也此從自天而之人處言之也集傳曰天降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

又也。人稟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集傳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序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聰

收金也思通土也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也恭敬也從順也明無

不見也聰無不聞也睿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也肅嚴

整也乂條理也哲智也謀度也聖無不通也

皐陶謨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

言天之所敘有親義序別信之五典必立之教條以勅正我五典

使五典而益惇厚哉天之所秩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必

為品式以自用我五禮使品秩有其庸常哉。湯語言人道之成

於性者洪範言人道之具於身者皐謨言人道之著於倫者

易繫辭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言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以見德所由崇業所由廣而易之所以

為至也單摘此二語只泛說性體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摘此二語狀心之體用如此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也 有指用而言者 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是也

詩豳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集傳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戰九竅而達之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

之恭言之從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章句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

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循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按上

句即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說下句即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之說

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章句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

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

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

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按未發之中寂然不動

而萬理俱由是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感而遂通而絕無

少有阻滯故曰天下之達道。昔羅仲素教人於靜坐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以前氣象畢竟是一善好工夫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見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

此言五倫為天下之達道併及其所以行之之德而歸本於一誠

也解具章句

論語子曰人之生也直

程子曰生理本直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幾希只是一點性理渾具於心耳人物之分全爭乎此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仁是此心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此心斷制裁割之理禮是此心

敬辭遜之理智是此心辨別明白之理四者在心裏生生不息一如物之根著於土而生意自不能已者然朱子云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又云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孟子此句可謂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併說出性是箇甚麼樣物事矣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然情發於性故卽其發而指其體且言其非由於繼起乃與生俱生者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集註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結見於外也按前條卽情而直指其體此言情乃性之端緒蓋於外處意在要當知所擴而充之耳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用大註圈外外國本文朱子曰理極分明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集註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集註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集註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又程子論心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集註官之爲言司也心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

得其理失其職則不得其理

形色天性也

集註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集註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此處五有字應以其所本有之理言孟子原文則就教之以有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親也民也物也理一而分殊者也惟其理一故必皆有恩意以相及惟其分殊故施恩有差等

禮記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集說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

者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也

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精粹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集說天地之心以理言五行之端以氣言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

其間皆有五行之配朱子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王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容德色容莊

是謂九容重舉步遲也恭飲而敬也端不邪視也止不輕言也靜不弄聲也直不偏側也肅息之敬也德謂有德之氣象莊端正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是體下知是用然後好惡形焉

集說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

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

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天地之中天地不偏不倚之理即太極之體也民受是理以生所

謂天命之而為性者也然人莫不受是命而達之於動作間遂紛

然其無指則命不定矣是以設有禮義威儀之法則俾動作之間

有所持循所以定其命也能者惠迪而吉故養之以福不能者從

逆而凶故敗以取禍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曰灼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

不朽

立德則立人之極而可以為萬世法立功則澤被生民而奕世不忘立言則闡明道理而可以啓後人之蒙故雖久下廢而謂之不朽

性理太極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解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子解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秉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是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於靜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如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問中仁是動正義是靜今於此心寂然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

通書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解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明其體焉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解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物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解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人得形氣之正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得形氣之偏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惟吾與也故凡有

形於天地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正蒙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天命之本萬物同資之以成性故曰一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受形後天命落在氣質上始有氣質之性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人未經說到

心統性情者也

心一也以體言則寂然不動而統乎性以用言則感而遂通而統

乎情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然不是性中原有此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

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此條說氣質之性然上面自有天命之本一層在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論二之則不是

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言性是也其說不備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言性是也直是不明二之謂析氣與性而二之蓋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合而為一者也析而二之則非矣

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論道矣

無妄之謂誠盡已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萬物受性於天而各為其性

胡五峯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朱子曰生之理謂性

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

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又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氣質之性只是此理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也向使原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得來

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仁之體用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之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且看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

天命之性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靜

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

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英○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

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忠是裏面發

出信是就事上說

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恭形於外敬主於中○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陳北溪曰孟子道性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繼之者善也而來

心只似一箇器一般裏面盛貯底物便是性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

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

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是

用言孟子謂非才之罪及非天之降才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之論方盡

附薛敬軒曰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胡敬齋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按天道付畀於人則爲人道人道有性有情有心有身有人倫有日用應酬有待民及物性則天命之本未發之中仁義

禮智信之體也情則五性之動已發之和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萌以及喜怒哀樂愛惡欲也而皆統於一心心之寂然

不動者其體也心之感而遂通者其用也至於具於身者則

有五官百骸之則著於倫者則有親義序別信之理以至達

於日用應酬推於待民及物者莫不各有其理而爲人之所

不可越者焉以上所輯總不出乎此又或說人之所以爲人

與其氣質下齊及其所以自立者合來乃以完人道之全體

也誠逐條詳玩俾之各有著落則人道之所以爲人道者灼

然其莫蔽矣又自人倫日用應酬以及待民及物事類甚繁

不能悉載於此故後復分類編輯而仍屬人道甲裏非覆其

說而紛其緒也

君道

人道莫大於君臣君主治者也輯君道

易履象傳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指九五爻發明君道九陽剛也五居上卦之中中也以陽爻

居陽位正也有剛中正之德以之履帝位上不愧天祖之鑒臨下

不負臣民之瞻仰何疚之有由是德業顯著自不容掩而光明矣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

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

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天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則易而無備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

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

吉之道也程傳曰以一人之身臨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用

於萬事故自任其智者適足為不智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

聰明則無所下周是不任其智則其智大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蔡虛齋曰大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

是中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當益下之時是有孚誠惠下之心占

者不問而元吉可知蓋上以孚誠惠下則下亦孚誠惠我之德上

下以誠感應此元吉之所在可勿問而必者也

書大禹謨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集傳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集傳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

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

湯誥曰克綏厥猷惟后

集傳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猷

詳衷而言固有常性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

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

民有欲以情言上帝降衷於下民以性言互相發明其意則皆以

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其大也

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集傳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

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

集傳亶誠也天地萬物之父母惟人得其秀而靈知覺異於物而

聖人又得其最秀最靈者天性聰明先知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

人君於天下而天下萬民之衆無一不得其所焉則元后又所以
爲民之父母也任元后之責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

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集傳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
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

詩雖曰文武惟后

文文德武功非文無以撫衆非武無以威敵故必二者兼具而
後備君之德

論語子曰君使臣以禮

以禮如忠信以待之重祿以養之體貌以崇之燕饗以沃之皆是
此君使臣之道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集註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
煩而民下擾

大學傳曰爲人君止於仁

人君撫有萬民便當一體相恤使之無一不得其所故其所當止
者莫大於仁

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
有別也

此節備言聖人君天下之德聰無不聞也明無不見也睿通微也
智本體光明也此其首出庶物之資足以臨治一世也寬寬弘不

窄狹也裕優裕不急迫也溫溫厚不暴刻也柔柔順不硬執也此
其仁之德足以包容一世也發奮發不萎靡也強強力不懦弱也
剛堅剛不屈也毅健毅不息也此其義之德足以執持事體也齊
心體明潔也莊容貌端嚴也中無過不及也正不偏不倚也此其
禮之德足以敬事明神也章句云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
察明辨也此其智之德足以辨別萬幾也

禮記孔子問居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
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朱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
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按三無私只是一箇至公奉至公

治天下自然德施普徧而可以與天地參矣

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
游言

集說呂氏曰游言無根不定之言爲人上者倡以游言則天下爲
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

春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元年

胡傳仲子惠公之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廢人
道之大經拂矣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隱公九年

胡傳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
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怒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卽位九年史策

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
則不舉遣使聘焉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四年

胡傳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故弑其
君則弑之桓公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莊公元年

胡傳春秋書王必稱天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

無天甚矣

郭公 莊公二十四年

胡傳先儒以為郭亡傳有之曰郭君魯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矣

善善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
之或知者猶有所觀也夫既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
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忌憚也然則非有亡郭者郭自亡
耳。按此書郭公見為君者進賢退不肖既見之真即當斷以行
之也

梁亡 僖公十九年

胡傳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
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於滅亡而莫覺
也。按此書梁亡見為君者當自強於政治也

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

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也曰此言可殺

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
乎。按此見人君當有威斷以服民不可徒發懦姑息以致逆節
萌生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十年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
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

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
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

曹伯歸自京師 成公十六年

胡傳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
不能因晉之執 十五年晉厲公 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

下之共主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襄公十四年

胡傳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書衛侯出奔齊仲尼筆削之也蓋臣而
逐君其罪已明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何可出也所
為見逐母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
源故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為君者為後世鑒也

左傳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言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
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

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胡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大夫圖
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賊臣圖柄臣事成則失身而見貳
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性理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已則
其道狹矣

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
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
而天下之治成矣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誠能尊禮老
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
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
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諫謹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使
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

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

陳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
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
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修而凡所欲爲無不知
志

天下之事十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故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事無一得
由於正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
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
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然邪正之

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
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
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
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
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
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洞然無有違
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
以振政事得以修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
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
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

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

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按君道之大端有三一曰仁一曰明一曰剛仁則有以撫育兆姓明則有以辨別萬幾剛則有以總持大權而宅心則在公無私誠有孚行事則在敬而簡中而正至於講學修德在賢去邪撫衆以文威敵以武時而出於寬和時而出於嚴肅則隨其所在而各著者也以上所輯大指不外乎此若所輯春秋諸條則不克盡其道而可以爲鑒者也

臣道

臣輔理分治者也輯臣道

易大有九四匪其彭無咎

本義彭字程傳曰盛貌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

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無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匪其彭無咎明辨晷也

九四以剛明之佐事柔中之君威權太重勢陵於君故必匪其彭乃得無咎所謂匪彭者內存謙畏之心外盡損抑之節威福不敢專擅名器不敢僭擬如是則功高而主不忌權重而下不疑所以然者以其於君臣尊卑之義明辨之皆然也林次崖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敬慎即僕射竊識視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子儀之匪彭也功蓋隨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無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林次崖曰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蔡虛齋曰程傳蓋明哲之功也似明哲更有有孚在道之前

坎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本義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金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艱阻終得無咎故其占如此。林次崖曰此爻是在艱阻之時不可以直遂用此道也

睽九二遇主於巷無咎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遇會乃爲無咎故其象占如此。胡雲峯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於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渙六三渙其躬無悔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無悔故其占如此。按渙其躬則公而忘私圖而忘

家忠蓋自勵豈復有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此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雖所散者聚而若邱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功業光輝盛大

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無咎也。按時講云月爲臣象六四居陰得正德之盛位近於君位之

盛所謂寵絕百寮位極人臣者有月幾望之象此正羣黨趨附之時易於致咎者也初九與四爲應是其匹偶四乃絕其朋黨而一心以事上又有馬亡其匹之象人臣義無私交得其義而無咎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之馬匹亡以其德柔正能絕其朋類而上從於五也

困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此言人臣處難之道

繫辭傳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言人臣居功之道

書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集傳臣以人言鄰以職言。按鄰如居之有鄰有左右扶助之義臣之盡職如鄰之左右扶助也

版有一德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集傳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猷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

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周命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詩豳民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臣工曰敕爾在公

皇華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上兩條言人臣勤慎盡職之道此一條言人臣出使之事程子曰

訪使臣之大務

論語子曰臣事君以忠

臣之事君最易有欺故必以忠忠者發己自盡誠實不欺之謂非

第外面循分盡職已也

忠焉能勿誨乎

忠必出於誨誨正所以成其忠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者誠實自盡犯者直言敢諫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有所職之事亦有所得之食然純臣之心則惟急於此而

不索於彼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集註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

人臣一登仕籍此身便不屬自己底了

信而後諫

己之積誠有素而君乎焉然後從而諫之則言行而無咎矣

大學傳曰為人臣止於敬

人臣承事厥辟各有職任須常存祇懼靖共之心故其所當止者

惟在於敬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集註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尊君之大

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陷於有過之地敬君之

至也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程子曰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

而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

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

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

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

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

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見大臣正君當廣進善類俾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然後可以

輔導薰陶之益而有以成其德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集註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春秋祭伯來

陽公元年

胡傳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魯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

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

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秋聲帥師會宋公陽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伐鄭陽公四年

胡傳左氏曰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

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

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義也聲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

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是以及鍾巫

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堅冰之戒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莊公二年

胡傳於餘邱即邑也曰伐誌慶父之得兵權也卒致子般之禍聖

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慶父同母弟魯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

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傷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
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
叔孫氏公羊傳莊公病召季子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將
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
曰魯一主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
乎夫何敢俄而牙弑鍼成季子和樂而飲之誅不得避兄君臣之
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兄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
胡傳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
也得之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襄公十二年

胡傳鄆苦地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愛

命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昭公遂定無

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於溴梁戊寅大夫盟襄公十六年

胡傳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

臣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性理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
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

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
雖昏蒙可用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
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

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
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
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
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亦其次歟

羅豫章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朱子曰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誠以天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

按臣道之大端有二一曰敬一曰忠敬則恪恭匪懈而克盡

厥職忠則精白不欺而克殫乃心至於納誨諫過上躬君
宣力效勞下澤民生屏除私意杜絕私交汲引善類誅

史

黨以至功名顯盛謙抑不伐事勢艱阻鞠躬盡瘁極而至於
致命遂志是皆隨其所在而務各盡者也以上所輯大旨不
外乎此至所輯春秋諸條除季友醜公子牙條皆不盡其道
顯著不臣而可為燭鑒者也又有數條合論君臣附之於後

易泰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集傳此禹祗承於帝之言也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
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則其政事乃能修
治下民自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自己者矣

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齔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首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集傳教戒教也幾事之微也惟時無時而不戒教也惟幾無事而不戒教也此舜將欲作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履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兩言欽哉興事考成皆當敬也此臯陶將欲廢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廢履成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情弊急隨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責難於臣臯陶責難於君君臣相責難如此有虞之

治所以爲不可及與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集傳福威上之所以御下玉食下之所以奉上曰惟辟戒其權不

可下移曰無有戒其臣不可上僭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集說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按上下以誠相與故只坦白相見而無猜嫌關防之意

中庸子曰人道敏政

言君臣一德一心而一切治具無不畢張

孟子曰君臣有義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堯者立萬世君臣之極故爲君臣而欲盡其道者惟當法之而已矣

性理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父道

人道莫切於父子父啓後者也輯父道

大學傳曰爲人父止於慈

父之於子一體而分故其所當止者在於慈

論語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愛必出於勞勞正所以成其愛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解其集註。按此言爲父兄者遇子弟之不中不才當設方陶養之徐以俟其自化庶可隨其材質各得成就切不可急躁見其無成而遂棄置之也如是則己之責亦難免矣全爲爲父兄者警也詩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兄弟相戒以教其子也集傳曰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以興善

迫人皆可行也螻蛄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
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
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

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此言父之愛子惟當教之以義理當爲之事不可寵之太過使節
於驕奢淫佚而流於邪此言雖爲莊公寵州吁而發實萬世爲人
父者之龜鑒也

春秋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公五年

左傳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 申生 必速祭之太子祭於
曲沃歸胙於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坼

與夫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
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
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一月戊申縊於新城姬
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胡傅公羊子曰殺世
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
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
故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
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襄公二十六年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

龍語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語言
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
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誰
乎晉獻公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按父之愛子出於天性故其道惟在於慈而訓誨勞苦乃廢
以善成其慈也若夫內嬖惑其心外讒乘其間至於意念一
移而不能保其天性之愛者有矣覽上所輯足爲炯鑒

子道

子繼父者也輯子道

大學傳曰爲人子止於孝

子之於親一體而分天性發露最爲真切故其所當止者惟在於

孝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此言保身立身顯親揚名俱是孝裏面事子道之所務盡者非第
奉事之不違已也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
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則孝子之事親自始至終無少遺憾矣苟有一之或闕豈
所以事親也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集註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子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集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慮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見孝親者不徒貴於養而務貴於敬集註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爲

孝乎

此見孝親者不徒在於服勞奉養而務有和悅之色以將之。上章說敬此章說愛人子事親須是內存祇懼之心外謹奉養之禮而一以和悅之氣行之則敬愛兼備而不至陷於一偏之失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言人子諫親之道人子事無過之親固是甚幸不幸而親有過豈可不諫然須以此法行之乃善不然詞氣之間倘令父母難堪則所傷反多矣

中庸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反諸身不誠則所以事其親者皆僞也親心其能悅乎

大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當時守而持守是謂繼述當變通而變通是謂善繼善述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集註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得親謂得親心之悅順親謂諄諄於道此孟子言舜之存心如此而此處引之則泛言人子之不得親不順親者當如是以爲心也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

本義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無咎。林次崖曰初六於義無取只就卦初說道理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

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異以入之也

詩小宛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明發而懷二人孝思不置也夙夜無忝所生不辱親也

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言桑梓父母所植猶必敬之而况靡所瞻者匪父靡所依者匪母而敢不敬乎

蓼莪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此極言父母生養之恩解具集傳

凱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視脫黃鳥戴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集傳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醕夷不舉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食饗不為聚

廷宮祭親之類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不自為樂不服闔不行事於閨中一為不登危懼辱親也幸有非常二生物嫌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此言人子事親之常道心以其所存至言志以其心之所向言

春秋公及齊人狩于禚莊公四年

胡傳穀梁子曰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今莊公與齊侯不

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按齊侯稱人卑之也曷為卑之以其禽獸行而卑之也穀梁謂卑公

之敵所以卑公非也若公忘親釋怨之罪只據事直書而自見矣性理呂榮陽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按子道之總名曰孝而其所以為孝者不可以一端盡也一

曰受天性之恩下容體也一曰敬尊嚴之體不可褻也一曰

養外有以養其體內有以養其志也而其所循者則曰禮得

為者不可缺不得為者不可踰也此孝之著於常用而不

可離者也至於親有過則有諫之道而不可以徑直也親

有蠱則有幹之之道而不可以苟安也親有不得則有格之

之道而不可以倍怨也親有大難則有復之之義而不可以

釋忘也此孝之周於變情事所不能無者也若夫守身立身

顯親揚名則又孝之大本大端所在也以上所輯大約不離

乎此歷觀而詳玩焉為子之道亦幾觀其全矣又有數條合

論父子附之於後

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集註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

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

中庸曰父作之子述之

家世相承父作於前子述於後須各盡其作述之道不必拘中庸

本義指文王言也

孟子曰父子有親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又曰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

集註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

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亦戒之而已矣

春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定公十四年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稱世子其義不係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

夫婦之道

人道始於夫婦輯夫婦之道

易序卦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有夫婦則生育成而有父子此人倫所由始也然必相託以終身故曰不可以不久也

小畜九三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由其不能修身以型家

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

于虞帝曰欽哉

集傳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詩關雎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集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美其爲君子之善匹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雕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匡衡曰言能致其貞淑

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至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暵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解具集傳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暗之中禮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知言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

孟子曰夫婦有別

夫外婦內別也而不第然也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知言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李華曰如賓如友謂敬則如賓歡則如友也此皆別內事也

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集說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春秋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鄭 莊公十二年

胡傳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也紀既亡不歸于魯而歸于鄭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也

性理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按夫婦人倫之首立家之本風化之原其義之所繫至重故其道惟在於別則不至相瀆而可久情益篤摯而不廢至於夫以正義帥其婦而必出之以和婦以柔順從其夫而必約之以正則其道之各盡而最善者也以上所輯不言其義之所繫者重則言其道之相交與其各盡者也至輯春秋一條則又婦道之克完而可以為勸者也

兄弟之道

形分氣聯者兄弟人道之至為切要者也輯兄弟之道

詩蓼蕭曰宜兄宜弟

恭則宜兄友則宜弟

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集傳曰猶謀也言兄弟相好而無相謀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報故思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發恩也二說皆好

常棣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賓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實其然乎

此詩言兄弟之情合常變而委曲畢盡凡今之人皆莫如之

詳集傳

小宛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此兄弟相戒言當各務努力以無忝於先人也諒然一本天性之言

孟子曰長幼有序

長先幼後天定之序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惻惻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又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萬章所述其事之有無誠不可知而舜之心則確是如此蓋舜之心只見得已是兄象是弟手足友愛之情常存於中而不能一日釋弟象之陰懷不開已便不能無憂一旦出思君之言雖出於一時遮飾然觸動其友愛本心直視為天性諒然從前不好景象如雲消霧散一般自不覺露顏以受出肺腑之言以相示矣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直道出仁人待弟之心

春秋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胡二傳備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昭公元年 秦伯景公也

謂傳按左氏秦后子即鍾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遷
鍾遂出奔書曰弟者罪秦伯也春秋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妻
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

左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性理程子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
伸己可也接弟亦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父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
只看舜如何

按兄弟手足之情骨肉之親道所當盡惟友惟恭恩愛敦篤

敬讓分明或遇其變只循吾常不以其薄稍失吾厚若存一

情嫌疑忌之心聽枕席離間之言角立門戶漸成報復不解

勢不相容之怨斯則其背而馳之而烏可以相保哉以上所

輯亦可以觀矣

朋友之道

朋友五倫之一貫於五倫之內人道之所賴以維繫者也輯

朋友之道

易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詩伐木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既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集傳攝檢也

論語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自止毋自辱焉

集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疎則自辱矣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偏辟友善柔友
佞損矣

集註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三者損益

正相反尹氏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

益有如是可不謹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按此言君

子取友之益如此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集註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有通財之義故車馬

馬之重不拜

中庸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凡所求乎朋友者皆當反而以先施自責則友道克盡而無怨尤

之端矣

孟子曰朋友有信

信兼內外言不根心非信也言而無物非信也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有挾則無友德之誠矣

禮記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此言儒之交友其相孚契有如此者集說合志以前向言營道以所習言並立爵位相等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流言惡聲之傳播也不信不以爲實也

性理通書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朱子解曰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新喪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豈可一

概制服

尹和靖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其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朱子曰人之大倫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然以今攷之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以人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也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文盡其道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

小而所職爲甚大

按朋友相交一在信一在敬信則無欺詐之虞敬則無褻慢之嫌交之所由全也至於規勸交盡而貴知止也講學輔仁而攝以儀也損益必辨而務去其挾通財先施而務敦其義也其義誠重其聚誠樂也以上所輯大約不越乎此也

通論

前所輯天人之道詳矣然道有不專附於天人亦有兼通乎天人者爲輯通論以槩之

易繫辭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朱子曰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薛敬軒曰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按據易形而下者謂卦爻陰陽其理則道此可離開泛看道理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本義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按此破成九四爻辭憧憧二字同歸殊塗以天理言只是箇一本散爲萬殊一致百慮以人心言只是箇一貫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不繫言無盡靜而正言卽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按天地間只是一箇陰陽至廣至大遠不繫週靜正體物而下遺易書具有陰陽故其廣而含蓄無遺大而包括得盡遠而千載六合無所不到不得而繫止之通而凡席旦暮其理皆在靜而各正凡天地間所有無一不全備於其中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成化天之道也剛柔成質地之道也仁義成德人之道也朱子曰陰與陽是以氣言柔與剛是以質言仁與義是以理言又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詩鶴鳴曰魚潛在淵或在於渚又曰魚在於渚或潛在淵

集傳言理之無定在也。按下二句就上二句一轉換益見其無

定在

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章句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按費隱不是兩段事。此句是通章之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章句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按道之見端不外於知能故就知能上駁道。大莫載是道之規模恢廓而莫禦小莫破是其中填實處密緻而無

間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章句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矣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按上節說到大莫載小莫破已極盡道之全體然其活潑流行之機則猶未見也故復引是詩以明之鳶飛魚躍俱是天地氣化所鼓盪然理氣不相離氣之所充莫非理之所運故鳶之飛卽道之察於上者機也魚之躍卽道之察於下者機也蓋天地間睜開眼便是道日用間橫衝直撞無非是道子思於此和盤托出以示人程子所以謂其爲喫緊爲人處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章句結上文。按上文言夫婦聖人天地莫載莫破鳶飛魚躍發揮道體無復餘蘊矣然是逐處分開指點此則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至近之地及其至而直昭察乎天地之間舉兩頭以該中間直將上文逐處分開指點者渾淪包括於無遺故章句曰結上文也若君子體道亦當謹密於夫婦至近之地充積而至於參贊位育焉矣

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集說陳氏曰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方氏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必合鬼與神然後足以爲教之至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集說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哀然底悽愴是凄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集說因其精靈之不可拚者制爲尊極之稱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爲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集說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人故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按孔子此段與宰我論鬼神只就人之死上說併說出聖人緣此以制祭祀之禮來若論鬼神之全體須如中庸鬼神章其義始盡

左傳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爲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即伯有吾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產此段論人死能爲鬼之理精確不磨朱子曰已散者不復聚

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性理正蒙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氣化是陰陽造化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陳潛室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從氣上看則謂之道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從性與知覺合上看則謂之心常操存以養是心則性道天皆在我矣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

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體物謂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無一物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也

動物本諸天植物本諸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集解序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上下親疎之品秩也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天理自然之理也

謝上蔡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朱子曰道亘古亘今常在不滅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

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然死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

說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中忽然有風有雨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鰕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般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嘗疑卜筮所以相感通之故此條直爲揭出施虹玉曰盈天地間無非屈伸往來之氣名之曰鬼神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人心之所以與相感通者以人之氣與之相貫通無間斷也人一

時已之氣出與天地之氣接人一吸天地之氣入與已之氣接故一念方起鬼神便知一氣相感通也

因鬼神怪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施虹玉曰人心平鋪着順乎天理之自然也所以無鬼怪若做弄用機巧便有鬼怪出來以應之是自招也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

問人死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問既有祭奠須有神

否曰只氣便是神也

此條是
程子說

問祭天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

問世間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銷鑠了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

日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

西山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欲藏於秋冬惟冬間欲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然後應事方不差錯故周子以至靜爲本

陳北溪曰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

附薛敬軒曰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胡敬齋曰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

此

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闡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高景逸曰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易在身中如春在木

此數語說得如許透亮可知此身到處皆是自然定數無所容其躲避迎就也惟隨其所值之數盡其當盡之理便是站身地步

經書性理輯精要錄卷之二

爲學

道之本體固如前所輯矣將欲體而全備於已則非學不爲功輯爲學

學基

學有學之基有其基然後可以學輯學基

易乾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薛敬軒曰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按忠信是爲學底大底盤子有了這箇底盤子而

道自積於厥躬故曰所以進德

序卦傳曰有妄然後可畜

人之爲學有真實无妄之心然後工夫步步着實而道理之得於心者自可漸次充積蘊蓄甚大此亦忠信所以進德之意

書多方曰惟任克念作聖

蔡傳聖通明之稱言愚而能念則爲聖。按克念二字甚好克念

卽是立志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集註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按沉潛厚重是爲學人步底根脚

至忠信

忠信只是一段真實無偽之心自其發於中者言曰忠自其實於事者言曰信人而無此則虛浮無實凡所爲皆無成故必以是爲

其厚重而內誠實爲學之基址定矣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集註心之所之謂之志學卽大學之道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志於道

集註道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集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按此上三條見學貴立志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註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耻則其識趣之卑陋甚矣。按此一條言立志不專者不足以入道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之擔荷甚大而乃懷居則志氣墮墜不復可以爲士矣此亦上條之意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集註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按學者立心之始向內向外最是一箇緊要關頭於此辨得明把得定然

後其所學者步步踏實地而無一切聲利之擾矣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集註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中道之人既

不可得徒得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不若得此簡可

因其志節而敦厲鼓舞之以進於道也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程子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又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章句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按內着錦而外尚絅嫌其文華外著此只是一箇樸實頭爲己之心並無一點炫耀意思學者存得這樣心一步步做將去方實落有味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

大者心也先立起此心來是學問喫緊要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按集註下截發明上截只是一意。求放心然後能立乎其大者

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此兩條言人能下爲境遇所累然後可以爲學

性理明道曰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始得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

培壅根本存心也立趨向立志也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貴志

性靜者可以爲學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羅整菴曰說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終條理概於三言之中矣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朱子曰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

去大有事

真西山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

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

施虹玉曰莫謂時過難學就是年過三十四或過五六十若

見得聖賢可學而至便發憤立定脚跟走去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

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施虹玉曰不以貪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從此入

門便潔潔淨淨好做工夫至於貨色兩關落腳便成禽獸少年學

者從此清楚方有根基可望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

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

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附薛敬軒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按學基有數項一曰厚重一曰誠實一曰收心一曰立志厚

重則無飛揚浮躁之氣而可沉潛入理誠實則無虛浮誕妄

之心而可積累修德收心則本體清明而可以向上立志則

胸有准的而赴之必勇而至於立心尤當篤實爲己而不可

有驚外徇名之思也而至於定趨尤當專一向道而不可有

外物境遇之累也若夫弘大剛毅最難而最貴進取不爲可

砥而可成皆學之所以爲基者也以上所輯大意不出乎此

詳玩而自勉焉而學之基可以立矣

致知

學基既立可以學矣而爲學下手第一着則在致知輯致知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前言往行藉以爲師資則德可畜而大也程子曰人之蘊蓄

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

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繫辭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神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時講云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道之散殊於天地萬物者謂之理聖人用易以窮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知夫晝與上南與高者明也便是陽之變夜與下北與深者幽也便是陰之化而幽明之所以然以易而知之矣推原始初所以生處回看終竟所以死處始得氣化之疑便是陽之變後緣氣化之盡便是陰之化生死之說以易而知之矣觀物之陰精陽氣合相凝聚而成物之形便是陽之變氣之魂離乎精之魂倏然游去而成物之變便是陰之化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聖人用易以窮理者如此

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集傳古訓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程子曰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論語子曰溫故而知新

此言學貴自得也尋繹舊聞而每有新得非沉心體認者不能學而不思則罔

此言學而不思之弊以見致知者必貴乎思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二句只是知邊事日知者勤求之力無忘者檢校之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集註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

大學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理之所在也知之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理定則心靜心靜則身安身安則慮審慮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所止而止之矣此言致知所以當先之意

又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意者心之發而爲好惡者也欲實其心之發爲好惡者苟下眞知其理之當好當惡雖欲勉強實之亦有不可得者故必先致其知此亦言致知所以當先之意

又曰致知在格物

知者吾心明覺之本也欲全吾心之明覺苟於理之散在事物者研究未徹則觸處茫然而吾心之明覺何以克全乎故致知在格物此言致知着實用力地頭也朱子曰不曰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實處窮究。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決定着恁地做更無第二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都不做得第一義

又曰物格而后知至

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統於一心知雖具於一心而實周乎萬物故物纔格於彼而知即通於此迨積累貫通物無不格而后吾心之知亦隨之而無不至矣此履說一句益見致知必在格物

○朱子補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窮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程子曰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也如或

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但於一事上窮得其他可以類推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

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慈子孝之類若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薛敬軒曰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耳目則當格其聰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仁敬孝慈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今日格之明日格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潛會而

不通始之通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則見千萬物爲一理

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善理也不真知其理則所存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者此亦言致知所以當先之意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此詳列致知工程博學則聞見廣而知不狹審問則疑不蓄慎思則心有得明辨則所見真而是非不能復淆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理本是一散之於載籍中者隨其地頭千支萬派各有不同學者必博以學之而逐一詳說使其理各有着落迨積累之久而底於貫通然後有以得其所謂一者而返到至約之地也返到至約之

地則據約以觀博洞然其咸徹而知於是為至矣

性理通書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

睿通微也聖無不通也此言思為聖功之本而致知者必貴於思也程子曰學原於思又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勉強思亦不通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濁濁久自明快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

古人言知之非艱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

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學者多流於釋氏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

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闕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欲知得與不得當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

知了方行得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張子曰讀書小則無由考校得義精○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謝上蔡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求其所以然

看道理須是看得實若於上面添些元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盡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箇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透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賈索隱顯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所勝凡遇一事卽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富有灑然處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

性分上事也○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

兩薛敬軒曰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尋思二字最妙如聖賢言語反覆尋思使皆有着落則知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涵養所以養其知窮理所以致其知

事事物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活

讀書須着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

透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

四書六經皆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書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羅整菴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學者必須熟讀精思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

高景逸曰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讀書如喫飲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中最難得入道

按致知有所以然之故有地頭有工程知止后能得誠意先

致知誠身先明善其所以然之故也格物多識學古訓以及仰觀俯察其地頭也博學篤志詳說審問慎思明辨以及溫

故知新日知無忘反說約其工程也學者誠知其所以然之

故據其地頭以致其工程則吾心之知自漸次畢致而洞然

光明矣

存養省察

知既致則道明於心而可見於行矣然不存養則心之所明者旋開而旋閉而無以爲力行之本不省察則心之所明者

若有而若亡而無以握力行之機此致知後力行前中間一

段存養省察工夫決不可廢也又存養省察工夫通貫於知

行之中併前後際而不可須臾間斷也輯存養省察

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程子曰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文子曰閑邪存其誠

本義無數亦保之意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晦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至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胡雲峯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所思者朋類之從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哉。蔡虛齋曰大旨只是一正一反說蓋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按貞者靜虛動直之謂這上面須有存養工夫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朱子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又曰不獲其身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林次崖曰艮其背是頭腦工夫下三句皆其效驗艮其背一句兼動靜。按艮爲止義誠能止於理之所當止象艮其背焉則內只見理不見己而不爲有我累象不獲其身外只見理不見人而不爲人情遷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是則內外兩忘全體太極而完其天命之本矣夫何咎。艮其背上面須有存養工夫

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本義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无咎也

本義此釋卦辭易言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

詩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集傳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也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論語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言君子存養之密如是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此二語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或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語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朱子曰此三句便是存心之法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章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按存養工夫貫乎動靜而看到靜時處尤爲極密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常司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

已之功益加密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

集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按存心養性各兼動靜觀

聞未起提醒不昧存之於靜也酬酢萬變主宰不移存之於動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預涵其大本養之於靜也貌言視聽之日形各

循其天則養之於動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集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

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

未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

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而已朱子曰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

按玩程朱二說操存兼動靜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多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集註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

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

待其志無暴其氣

此言人當敬以持其志而亦不可不致養其氣集註所謂內外本

末交相培養之道也。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下及

實事皆是暴其氣須要事事節約莫教過當。薛敬軒曰言要幾

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是暴其氣也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此言君子於存心容貌辭氣間隨在致其存養之意程子曰心定

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肅作之心

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致禮以治身則莊

敬莊敬則威嚴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未

此言資禮樂以養心不可少有間斷

王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以玉聲趨以采齊行以

肆夏趨歌采齊詩爲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其身暑退則

揚之其身微然後玉鏘鳴也退還俯仰各得其節故君子在車則聞

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此亦古人存養之一端直是收得心住

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

不終日

集說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強安肆所以自

樂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應氏曰僂者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

束而紛紜雜亂遂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

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
子鮮歌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
助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
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性理西銘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不愧屋漏則有以全天之命而無忝於天如子之無忝於親也存
心養性則事天匪懈如子之事親匪懈也

正蒙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葉氏曰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按如此持養將去則日
用動靜無少間隙矣

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象

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之意久
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
所以中也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敬勝百邪

涵養吾一

伊川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
可以自得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

定然後始有光明

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

尹和靖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楊龜山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覺

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
之氣得而入焉

李延平曰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
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又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
宰又曰人心纔覺便在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
無客慮又曰只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

時不放縱又曰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
要做甚麼用又曰持其志氣自清明此數條言存心

問靜中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又曰五色養其目

皆言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又問涵養於未發之初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未發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

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又曰心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此數條言存養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委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内外精粗之間

敬則萬理俱在又曰敬者德之聚不敬則都散了又曰敬則心便一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

退聽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又曰道着敬已是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又曰方其無事存主不懈固敬也及其應物酬酢不亂亦敬也又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

上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又曰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

此數條言主敬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處泊處

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又曰靜坐無間思雜慮養得來便條暢又曰靜坐非是要坐禪入定只收斂身心莫令走作間思慮則此心湛

然自然專一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方好又曰主靜

非稟事物以求靜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伊川云纔知覺便是動恐說得太過若云知覺箇甚底如知寒覺暖

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不會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答張敬夫書曰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

動靜相需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此數條言靜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

此以上言存養

易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繫辭傳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

至於悔吝矣。按此離易旨有正謹幾慎獨之事省察克治都有

詩抑曰不遐有愆

言豈不有愆乎正自省之辭隨處用得着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此曾子自言其自身之事學者省察當以此為則樣解具集註游

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

長有不足於弟與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慙有所未窒而

意有所未慙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及矣

大學傳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曾子言獨境可畏正見其當省而謹之也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章句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

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

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按此

是省察工夫是由靜而動之始處所謂幾也於此謹之則向後易

為力矣兼有克治在內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章句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君子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

所謹而可以入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引詩而言此正君子謹獨之事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

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此因橫逆之來而反身自省亦省察之一端程子曰君子之遇艱

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

勉乃自修其德也

性理通書曰幾善惡

朱子解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又曰極力說個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按此處要判別明白過絕乾淨則向後俱易為力矣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朱子曰大抵學問須是警省又曰須是猛省頻頻提起又曰人不知

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

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試

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

事事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惘然在矣

此以上言省察

附薛近軒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又曰敬則中虛無物又曰

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又曰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卧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可言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

胡敬齋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何以能致知既致知之後非

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

分而言之則靜爲存養動爲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又曰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瑩又曰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

保養於未發省察於幾微力行以終之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心有主雖在閑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也

羅整菴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

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若以爲既思卽是已發此語微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

按存養貫乎動靜而看到靜時處尤爲得力省察隨處皆然

而由靜而方動之始處尤爲緊要戒懼於不睹聞敬信於不言動乾惕存誠不愧屋漏存養於靜時也餘則隨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氣之所發言語動作之所形皆有以致其養焉隱微而見顯指視凜其嚴憂悔吝於介辨善惡於幾省察於方動也餘亦隨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氣之所發言語動作之所形皆有以致其察焉學者誠存養於靜而復隨在而致其養省察於方動而復隨在而致其察則吾之所知者不愚其旋開旋閉若有若亡而可一一實見之行矣

力行

知已致而復有以養之矣然使其躬行實踐處有所未至則道終不能有之於已此行之所以不可不力也輯力行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本義君子法天之健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首言元亨利貞之理次言全之之效故君子必行此四德然君子行此四德非至健無以勝之故象詞曰人必有乾健之體然後有以全其元亨利貞之德此以人道發明乾象之意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按忠信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知忠信所以至之而務存忠信以至之則道

精微雖未達至而已先得之可許其知幾而德斯進矣立誠居業是立誠所以終之也知立誠所以終之而務修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而事理之宜可許其能存而業斯修矣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也伊川先生以知至至之屬知知終終之屬行謂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朱子曰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

正氣義工夫不可偏廢有人專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
朝則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
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

大畜彖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按卦德內乾則心體剛健而不屈於物
欲外艮則踐履篤實而不涉於虛浮而且有輝光宣著內外夾持
此所由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者強。朱子曰克已須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
也

繫辭傳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書咸有一德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集傳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又曰德無常師至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集傳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
衆善不主于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
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于不

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此聖學終始條理之序與夫子所
謂一貫者幾矣

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

言行之艱則人當力其行矣

詩豳民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式古訓是力行其所學力威儀是力行其所以持身者

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集註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
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

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集註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
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朱子曰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禁
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己便能復禮。程子曰四者身之用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類淵請事斯語所以達
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按勿字喫緊着力處
在視聽言動非禮起處然須有豫養工夫
至忠信徙義崇德也

集註至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靜而居處而身體肅恭動而執事而小心敬慎出而接人而忠誠不欺則所以維持此心者無頃刻之放而心德可全矣

此而見存養

○行己有恥

恥者羞惡之本心行己而能存是心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是力行之最得力處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集註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按見善見不善就外面說如不及如探湯就心裏說見善如不及則能悉有衆善見不善如探湯則能力絕不善此誠于自修之事

過則勿憚改

護過者學人之大病故速改過亦力行之一端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大學經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心者身之主也主有正則不克帥氣身何由修故欲修身必先正心靜以全其虛動以達其直則正矣意者心之發也發有不實則牽累本體心何以正故欲正心必先誠意剛健以決之篤實以將之則誠矣朱子曰知至別識意主營爲

○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

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下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中庸曰致中和

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

○篤行之

致知頭項多至由知而見於行更無別說惟在篤實用力而已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章句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按上句存實心下句體實理是內外夾持之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按此節只申上節誠者自成一句然體立而用有以行故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集註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又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無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按集義正是力行看實處能如是則不愧不作而浩然之氣自生於其中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

集註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能卽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無難保者矣。按擴而充之是力行極爲着力處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存理遏欲仁也存之又存遏之又遏至於私欲淨盡天理純全則

熟矣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上句是守之於爲下句是誠之於思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恕而行則私意無所容而天理可全矣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飭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示人卽其良心之端而擴充之以全其本切實細密最宜體認禮記樂記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愚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集說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

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性理通書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朱子解曰五常仁義禮智信百行孝弟忠信之屬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又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

朱子解曰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君子進德修業學而不息務實勝也

此言君子學專務實而不使有近名之累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朱子解曰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指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胸爲悔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虛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又曰窮得理又須要實到

矯輕警情

尹和靖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又曰克己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謝上蔡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

去箇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或問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朱子曰致知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工夫全在行上又曰善在那裏行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

凡日用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又曰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又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榮陽成臯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脚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下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高何問哉

問作事多悔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放在心下

張南軒曰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曰於踐履中求之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

附薛敬軒曰念慮一毫雜妄卽非仁便當克去

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私無大小覺卽克去

制伏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燃矣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遏絕之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胡敬齋曰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日用間事事皆察從天理上行纔覺私意起便克去

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羅整菴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只緣有此形體便與天隔一層

除却形體渾是天形體如何除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高景逸曰矜細行最得力

克己復禮便超凡入聖

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

按力行不一端有着在靜邊處有着在動邊處有着在心上身上處有着在事上境遇上處有着在待人接物上處而其致力之要曰敬曰誠曰強曰壯曰篤曰一曰剛健曰篤實曰果確曰克治曰擴充曰持守曰孳孳不息皆其致力之要而弗容以自弛者也以上所輯總不越此學者誠得其致力之要隨其所在而務有以履其實焉則至道之體不惟知之亦允蹈之而不至有買櫝還珠之誚矣

通論

學有不專屬知行存省或兼說數項者為輯通論以概之又有成德之詣附後

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理散于天下非學無以聚之聚之而有疑非問無以辨之由是居之於心不可自隘其量須寬而使之多所容由是見之于行不可問之以私須仁而使之純無疵四句一串說下為學之始終畢具而德可底于成矣

益彖傳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益卦下震上巽震之德動巽之德巽動則奮而有為巽則漸而善入由是知愈躋于高明行愈底于光大而日進于无疆矣此言學問之益也。人之為學不動不可以有進動而不巽則躁急亦不可耐常惟動而巽則日進无疆矣

○繫辭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又推以言學精研其義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按順理而行則用無不利而隨處皆安此循理于外似與崇德不相關而踐履既熟心得自深故曰以崇德也。○精義入神是致知事利用安身是力行事

○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此本言聖人作易之極功至於如是然摘其語以言學最盡窮理致知也盡性力行也至于命則合知行以造其極而與於穆不已

音詔合無間焉

○序卦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此以學言學必沉潛體會深入其中而後有說心之處必融會浹洽實有說意而後發散于外有盈溢暢遂之機此卽論語說樂二字之意

書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集傳心者人之知覺至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言則謂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言則謂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至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

音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按惟精卽夫子博文之教也。惟一卽夫子約禮之教也。萬世之學術亦於是而開矣。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集傳遜其志如有不能敏于學如有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數字蔡傳釋爲教言教人居學之半或曰受教亦曰教教于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或說似爲得之蓋此處只說學不應攪入教觀下句趕到德修罔覺上則只說學而不說教亦可見矣且其體

亦平正無甚巧險蔡氏詆之過矣典主也一念終始至于學不使少有間斷則德之修也有不覺其然者矣

詩敬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集傳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按此之謂日

新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集註言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則有以明道約之以禮則有以體道故可以弗畔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註此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學有致知致知乃所以悉明其道學有力行力行乃所以全體其道學以致道則其學乃爲正學而不同於異學俗學之爲矣

大學經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聖經舉古太學教成人之法以詔後世明體達用兼舉內聖外

王畢具規模宏遠矣詳具章句

○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學始而辨別理欲如切繼而益加體認如磋此致知之事自修始而存理遏欲如琢繼而益加砥礪如磨此力行之事

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言誠之之事擇善是致知固執是力行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解詳章句。按尊德性所以存心而合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用功而盡乎道體之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屬尊德性達事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屬道問學邊事又盡精微知新是

知遷事道中庸崇禮是行遷事聖賢說爲學工夫惟此全盡蓋舉
涵養本原併致知力行事畢具而無缺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集註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
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
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
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按首二句內固有知行工
夫然觀註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語意歸注到知上
至下三項則又由知之得力處達到行上去正見知行相需之妙
○自得後到左右逢原則內外相通體用合一正是實在受用處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集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
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按盡心二字不作心之知無
不盡說乃竭盡其心之謂也竭盡其心之體如程子說格物本原
工夫立誠意以求之者是也竭盡其心之用如洪範所謂思曰睿
者是也如此則有以知其性而可通於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上二句前見存養○心性皆稟於天存心養性則於天之所畀者
小心捧持奉若不違而不至於棄且喪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集註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

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按殀壽不貳則一切外物俱不足
以動其心而一惟修身以俟步步循理而不使有一處遺缺則於
天之命於我者全盡無少虧欠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章論學是
合知行而造其極也首節是窮理事次節是盡性事末節是至命
事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集註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按此言學必以漸而進也居敬以立其本是志道第一着工夫由
是窮理致知返躬實踐節節都有成章節節都有達達到盡處便
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禮記曲禮曰博文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

集說博文強識而讓所謂有若亡實若虛者敦善行而不怠所謂
孳孳爲善者

○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又曰學然後知不足

又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集說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
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
成也

○儒行曰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

又曰澡身而浴德

澡浴皆洗濯之意謂洗濯其私欲使其身潔而德粹也

又曰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

某說知服知力行之要也。○按近文章不使鄰於揜鄙砥厲廉隅不利方以爲圖

左傳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

此魯閔子馬因原伯魯周大不說學而論之之辭言學乃人之所
以生殖也不學將日就於萎落矣

性理太極圖說曰君子修之吉

朱子解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
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
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通書或問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
通公溥庶矣乎

有欲則雜雜則不一有欲則間間則不一無欲則無雜無間所以
得其一由是靜虛而明且通動直而公且溥體用兼全而天命之
本無虧而聖可希矣薛敬軒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
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
已者陋矣

此因世之學者多務工於文辭而不知有聖賢之實學故言此以
示之聖人之道五句實落體認親切有味體用具足遠邇皆通正

謂聖賢之實學也彼以文辭而已者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
經世成何用乎適見其陋而已矣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
於文皆道也

正蒙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

大其心只是一箇弘字朱子曰體循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
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
之間燕游之樂爾

補註獻謀也學者終日當以禮義爲事則日就規矩然後可以入

道

或問聖人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好者何學也伊川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萬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
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
心無自生矣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其好
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與顏子所好異矣

此篇發明聖賢正學源委歷歷分明只據此篤實用力去則將來成就不小而不致荒於俗學所驚矣

明道答橫渠書曰承論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澹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鳥得以在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葉氏曰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施虹玉曰反覆辨明性無內外動靜之分而以大公順應為定性之主宰也吳敬菴曰性即理也天下事物之理統具于吾心靜則渾然于方寸之中本體常存動則燦然於接物之際泛應曲當原未嘗不定也但常人汨於私欲逐物而馳則失其寂然之本體張子有厭動求靜是內非外之意又失其感通之妙用故程子告以性本內外無間言事物之理即己之性也定則動靜如一猶止之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若夫隨物而往為將先物而動為迎固累於外物而性不定然遂欲絕外物而求定是以內外為二本靜時雖定而動時則亂性豈終能

定哉。大公體也順應用也此二句乃一篇之樞要即易所謂貞也

程子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又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又曰不學便老而衰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于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足實行莫非道也

尹和靖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胡五峯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

朱子曰聖賢所說工夫都是一般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又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又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又曰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

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爲學如撐上水船到灘脊急流之中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又曰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于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又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又曰學者且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

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又曰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

爲學工夫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若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踉蹌却合做底工夫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又曰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着得力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底後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

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自天降衷萬理皆具須是大作規模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間只在這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闊處

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着存養收拾此心

問人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問應事接物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于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方可在上耕種

又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又曰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龐細隱顯之分

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謂心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又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

講義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

理工夫日益密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

行爲重

學者只怕因循

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

集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

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又曰聖賢

千言萬語只要知得守得又曰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

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

附薛敬軒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造化肅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知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

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

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

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

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

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

餘力游焉可也

養深則發于文詞者沛然矣

胡敬齋曰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在這裏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

見

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

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又曰

只收歛專一便是有主之道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

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施虹玉曰今之學者只知學作文干祿所以記誦雖博文詞雖工徒

敝精神只作俗儒而已此舉業之驅人入鄙也今若實從事于聖賢

之學以聖賢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深究義理隨知隨行則雖作文

亦發揮聖賢之蘊奧耳何害乎士有不易業而優入聖賢之域者今

日舉子之業也但患學者無必爲聖賢之志立聖賢之品耳

附論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于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又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又曰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又曰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子曰讀書須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小作課程大施功力○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

方是長進○讀書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

須是虛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方可得古人意○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讀書須將本文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將註脚

看方有趣味如人餓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于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三代以

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于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事乎經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

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學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

多爲所惑

附論讀史法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日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有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問讀通鑑之法張南軒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附成德

易說卦傳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本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

也○按理之可由者曰道德之得于心者曰德道之散著于事而

各得其宜者曰義和順于道德則統體無違而其中又理于義則條理不紊易本言聖人作易之極功至于如是然猶之以語成德

確不可易

書皇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此言變化氣質而歸于中和也程子曰九德最好真西山曰自寬

而栗以下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爲成德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此說得之

詩淇澳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集傳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按鍛鍊精

純言其心體純乎理而無幾微之私以雜之生質溫潤言其本體和順潤澤而無乖逆枯澁之處此言武公由深切磋琢之功故其德之成就如是也

（鴈鳴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今其儀一今心如結今

此曹風美有位君子之詩儀一言其儀之著于外者有常度無參差也如結只是心一心純于理而不搖雜于物欲便是一便是如結心一則儀一表裏自然之符也

裳裳者華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集傳言其才德全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按左宜右有

恰似聖人之泛應曲當維其有之恰似聖人之一理渾然又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正體用一原之妙

卷阿曰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集傳顯顯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按尊嚴以體度言純潔以心體言

論語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惟內有不足始為外面所動若人不知而不愠則由其內之所得者深而外面之顯晦順逆俱不足以動之也所以為成德之君子

（君子不器

集註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

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按君子所以如是者以其為學只從心性上做工夫故其成就處如此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集註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忘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

不懼

（有德者必有言

集註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按有德者道理積實於中只本其中之所得者發之于言自然有條理有倫序那復有踳躓之患。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薛敬軒曰養深則發于文詞者沛然矣

又曰仁者必有勇

集註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按凡人做事畏怯不能直前者以中有私累故也仁者心無私累凡遇道義當前自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解具章句。按此言至誠無妄之能事全盡其性體併可使百姓昭明萬物咸若贊化育而參天地全體大用於是乎畢備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朱子曰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又曰在我無

七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解具章句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解具章句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解具章句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解具章句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解具章句。按此五節直從至誠本體說向外面有及物之功用

量

而足以配天地且一出于自然而非有所安排布置于其間也

又曰純亦不已

言天道不已聖人心體之純亦不已蓋其本體與天合樸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夫焉有所倚

解具章句。按天下至誠是其渾然全體即大德也下皆言其自

然之能正是敦化意。三句都就本體上說所謂功用只是本體

上自然底能事耳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解具章句。按此就上文而申贊其心體也經綸上面便有箇仁

底意思立本上面便有箇淵底模樣知化上面便有箇天底規模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解具章句。按仁淵天德蓄于至誠一心其無聲無臭渾然根抵

之妙直一天德也必實是聰明聖知洞悉乎天德之奧者始足以

知之不然則其體與之不相準終不能契合其妙也。天德以在

天之德言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集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按居心以仁立身以禮行

事以義體用不偏事理皆盡此可爲天地之完人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解具集註。按君子所性之繼如是則於天之付畀於我者完全

量

無虧欠真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者豈以大行窮居而有所加損

哉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解具集註。按形是人當身自具底然裏面都有箇理不能盡這

理則形便空設了惟聖人盡得這理其著爲形者皆充實無欠闕

而人極立矣。五事九容是踐形實在樣子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集註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也。按動容

周旋中禮只是天性渾全動無非禮無絲毫遺缺滲漏無半點修

飾打點故曰盛德之至

可欲之謂善

解具集註。按此是說委稟好合下有善而無惡
有諸己之謂信

解具集註。按此是說學力有得處

充實之謂美

解具集註。按此是說學到充滿積實處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解具集註。按此是說學到充實於內而光輝發越於外處工夫至此已到至處而聖神體段已全具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解具集註。按大而化較之未化時直有蟬蛻之妙故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解具集註。按神固不外聖之中然却是聖之極頂妙境看作兩樣人固不得直作一樣人看亦不得。善信美大聖神皆是成德

名目第有小小大差等耳

禮記禮運曰體信而達順

集傳體信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性理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解曰性者獨得于天安者本全于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解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解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子解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朱子解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

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西銘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解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

正蒙曰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敦以體言化以用言大德者天理渾全是其體之敦處泛應曲當是其用之化處體之敦處是仁用之化處是知敦化則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性性為能存神與敦字仁字應物物為能過化與化字智字應真西山曰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

能至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廓然大公斯得底于正己之盡存至不測斯能妙乎應物之感補注克去己私則修身之道盡矣所存者神然後能應事接物而妙于無迹

經書性理輯精要錄卷之三

為政

為學功至則道備於身而成已矣然又當推以及人使之皆底於成則政事起焉輯為政

治本

為政有本本立則萬化由是出萬民由是化可不勞而臻上理輯治本

易觀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薦也顯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蔡虛齋曰卦辭八字教人以為觀之道如此也林次崖曰其實只是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按祭之盥而未薦時誠敬中存外貌顯然可仰君子在上有所觀示於人當如是也此以正身為觀示之本

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按卦體九五在上四陰仰之是大觀在上有其位也卦德內順外巽內順則心適於理外巽則事協於理有其德也由是一身以及庶政所為皆大中至正而以示法乎天下所以為觀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本義釋卦辭蔡虛齋曰卦辭是建其有極之義下觀而化即歸其

有極也。按此釋卦辭是進一步而言其效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按此純是戒占之辭觀我所行一如九五君子陽剛而不失之陰柔中正而不雜于邪曲有以觀示天下而答其仰望之心斯得不忝于位而无咎矣。生字當行字看

書大禹謨曰無怠無荒

怠以心言荒以事言此屬精圖治之本

畢陶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曰慎厥身修思永

集傳畢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諱者無不明所弼者無

不謬也慎者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此惟廣允迪之義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集傳兢兢戒謹業業危懼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

可一日而縱欲乎。按此言兢兢業業之心爲爲治之本

益稷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集傳勅戒勅惟時無時而不戒勅惟幾無事而不戒勅

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集傳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

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

說命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集傳惟厥攸居謂宅心于天理之中體也政事惟醇謂事事順乎天理無少間雜用也體立而用行故必惟厥攸居而後政事惟醇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集傳皇君建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旁之所取正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事物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

康誥曰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凡事務盡其心而不敢康寧逸豫此治民之本

召誥曰王其疾敬德又曰用顧畏于民罔又曰王敬作所

疾敬德顧畏民罔皆君心之兢兢處至以敬作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以及發號施令布政無任而不敬即無任而不順其理矣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

集傳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作設則非所矣。按

所其無逸則本體勵精而一切政事靡不畢舉矣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集傳成王言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自治于威儀耳又言羣

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幾者動之微非幾則發于不

善而陷于惡矣。按自亂于威儀修身之事無冒貢于非幾密檢

其心之事其揭夫治本者精矣

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集傳言民之生其性本厚所以澆薄者爲物所遷耳反薄歸厚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提于梓鼓所以時罔下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有天下之任者常存此心則出政必不敢忽而務求其當任人必不敢輕而務求其賢自可底于治安而無憂危之事矣

又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命君牙以司徒之職而使之端其本也

罔命曰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集傳穆王言我繼前人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按穆王此心儘足圖治爲保世之令主而乃不克自繼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侈莫極焉蓋人心常操則存一或縱舍卽四出無極而莫可收拾此君子所以貴乾乾不息于誠虞廷以怠荒致敵而夫子亦以無倦言之也

詩鴉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集傳有常德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

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之宣王下安于寢而問夜之詩三章一步緊一步最見其臥惕下遑處此其中興之本也

抑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集註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故其象如此輔氏曰爲政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按無爲不是一無所爲一切政務事事舉行但本德以出事事都順其自然之理全無一毫私意安排於其間便是無爲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集註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是皆修身之要

爲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尹氏曰曾子蓋以修己爲爲政之本。按動正出時正是工夫着力處更須有平日涵養工夫乃把得穩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註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按一切政事俱本於心無倦則主政之心不卽於怠荒以忠則出政之心一歸于誠實此政之所以無不舉也此爲政之本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言身爲率人之本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

集註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按知為君之難此是克艱之心主政之本持此心也以往凡施之政事者無不兢兢業業以求其至當而國自可幾於治理矣

修己以安百姓

敬以修己則中正之體立由是而施於天下者無一不得其當而四海之內自無一人不得其所矣

大學傳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章句有善于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于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便矣

君子先慎乎德

慎德之事格致以啓其端誠正修以致其實能如是則有以清其好惡之源而其施於人者自無不各得其當矣

又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章句君子以位言之大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朱子曰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按此言絜矩為平天下之大道而其幾只決于一心心克殫其誠則大道由之以得而天命人心俱於是而得矣直探

出為治之大本來

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章句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章句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按恭到篤處禮樂刑政皆從此出此體信達順之道故天下自平

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

集註王見牛之殷蘇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按此言仁心為行仁政之本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君子之守只敬以修其身標準既正由是準此以出治事事是實

而天下自帖然順服此與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是一意

禮記禮運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集註巫居前史居後誓侑辨聲樂贊威儀而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為哉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人君以禮自防示教于天下也性理通書曰聖德修而萬民化

又曰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子解曰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為上者動靜言貌視聽一循乎仁義禮智之理而無一時之有違則其心無有私欲之間而純矣心純則身正標準既立風聲自播誠不待人人提耳而天下兆民自無不被其教矣此克立其本者也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明道曰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率輔其孰承而行之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于天下乎此至

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君主之心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未嘗敢有須臾之急也

附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于心之存亡

周公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作于上即應于下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速也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

書載堯舜之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

胡敬齋曰聖賢之學只是修己治國平天下是從這裏出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萬民而天下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按治本有二一曰心心者經綸之所從出也一曰身身者標準之所由立也而心非一端心不可縱逸則當戒懼儆惕其道在敬心不可欺偽則當真實無妄其道在誠心不可殘刻則當惻怛慈愛其道在仁而身亦非一端身之行道而有得者曰德身之動容而可法者曰威儀以上所輯詞多各見旨不一趨然皆不出乎心身與心之敬仁誠身之德與威儀之外也誠使為治者有見於此以敬仁誠宅心以德成身而復慎檢其威儀焉則經綸由是出標準由是立而治本端矣

治道

治本既端由是而之焉則有所當由之道輯治道

易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乾下坤上天地之氣交通泰之象也元后于是有開泰之道天地氣化之自然者曰道因其全體而裁制之如立四氣以分天時定四方以疆地理明五常以達人極而氣化無或過矣道中之當然者曰宜隨其時勢而贊助之如用天之時而教之春耕夏耘因地之利而教之高黍下稻立人之極而示之仁敬孝慈而氣化無不及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以遂生復性而開萬世之泰也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本義程傳曰天在上澤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天以治之則羣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之休命

○臨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本義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按教思無窮教也容保無疆養也臨下之事無踰於此者

○賁象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按離下艮上是卦德文明以止而人道之燦然有文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是卦德具有人道自然之文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吳臨川曰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林次崖曰化成天下使天下皆文明以止也。按卦德具有人文觀乎此而布之教化以化成天下使之皆文明而有禮以相接皆以止而有分以相守可成彞倫攸斂之治矣此教民之道也

剝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摧落傾圯為剝之象君子在上恐其至于剝于是厚其

民之道也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按虛中以受人則言之是非人之情偽盡在洞鑒中而無壅隔之處矣

益象傳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按卦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在人君則為蠲租賑施自損以益民而民之欣說无疆矣蓋其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恩由己出而實究乎下非有勉徇之情轉移之術其道大為光明民說所以无疆也夫益下下民之益也民說道光君之益也故為益

井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按勞民勸農桑以慰勞其民勸相勸勉使彼此相助如此則其養周亦猶井之養而不窮矣

兌象傳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就說之利貞而極言之說之貞者順理而合人心之謂非違道干譽苟取一時之說也

繫辭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按本義仁作人取非眾罔與守邦之義聖人必得位然後得展布

故位爲聖人之大寶是位何以守曰人民爲邦本也是人何以聚曰財財爲民心也財以聚人則必務本以開其源節用以節其流而理財理財後則富教之而申論章憲以正其辭正辭後又富有以窮之而明罰勅法以禁民爲非三者之道總曰義義以理財而公私咸足義以正辭而是非不謬義以禁非而明威正俗此皆聖人所以居位而宏其功業者也。理財養之事正辭教之事禁民爲非明刑弼教之事治道之大端具矣

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此益戒咈之辭上之待民自有正道違正道以干譽是市私恩小惠不可爲也至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逆衆行私而大不可爲矣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集傳德非徒善惟當善其政政非徒法在乎養其民下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水火金木土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已修民生始遂不可以無教故傳典數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故當有以激厲之其勤于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又以事

出勉強者不能久故使即其前日歌詠揚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

臯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上二句臯陶之言下四句禹之言集傳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哲智之明惠仁之愛

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集傳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集傳畏威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天人一理通達無間而吾心之敬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益稷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集傳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人爲私欲動搖其中始不得其所止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動靜云爲無有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見立國以民爲本當通其情以恤之不可恃其勢以忽之也

太甲曰欽厥止

集傳安汝止者聖君之事欽厥止者賢君之事

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言凡事當思循理以動而動尤必應乎其時不可先亦不可後也

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言遵守成法可以寡過

○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集傳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于事也王

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集傳正直剛柔三德也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舒陰飲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

集傳民主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非以徇民矣。按此見爲治者固是從民之欲而又自有所持之常道初不遷就曲徇于其間也

旅獒曰風夜罔或不動

此屬精圖治之道

又曰言以道接

凡人之言以道而接則邪媚之言不能入矣

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

梓材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又曰引養引恬

此見爲治者不可使有一人之失所必引掖斯民于生養恬適之地而後可也

洛誥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言圖治者精明奮作可以有功惇厚博大可以成裕

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集傳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釋者所以斷于己之獨

畢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言道因世有升降政當由一時之風俗而變革之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御民有政貴乎有恒而不易教政有辭尚乎體要而下頌下惟作聰明尚浮華而有好異之心治體當然也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之則可以免罪戾全性命而以永年然訓非可別立條教惟本人心固有之德事理當然之義是乃天下之大訓也然德義皆著明于古若不由古以爲訓將于何其訓乎此言養而教之道

詩抑曰玆謀定命遠猶辰告

集傳玆大謀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圖謂不爲一時之計而有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時邁曰載載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此武王克商後偃武修文正是因時之政

○長發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此言湯本數以敷政既不急而競復不緩而綏既不剛而暴復不柔而靡優優然有寬綽餘裕者矣此大中至正之矩仁義並施寬嚴互濟萬世爲治不易之定準也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集註言道國之要在此五者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按論其所存似是治本然五事自是爲治者所當由故以

論語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集註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恃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儘足以爲治然僅能革民之面而不能革民之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不惟有以革其心而且使之率德遷善于不自己審治術者其必有辨乎此者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食所以養民兵所以衛民信則教化行而民心孚也此三者爲

之常經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如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如焉曰教之

此因衛民之庶而發王道之全集註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卽是道之以德勞之不止是循行阡陌勸課農桑如籌畫民事三更眠五更起皆是要之只是一箇勤字先之則民行以興勞之則民事以集勵此二者而無倦而治道已無餘矣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集註先有司則已不勞而事畢舉赦小過則刑不濫而人心悅舉賢才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爲政者須先定其規模而按其節次以赴之欲速則凌其節次而反不達見小利則規模不克就矣

○允執其中

此堯禪位于舜而命之以治天下之道也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箇無過不及之中信能執之而不使其有毫釐之差則事事允協而天下有不治者乎萬世爲治不易之道只此一言盡之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統論帝王之道寬則有以撫育羣生故得衆信則有以孚契人心故民任敏則足以奮興事績故有功公則足以適愜民隱故說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解具章句。按矩是借字只是說人人共具之公心絜是將心比心務使人人各得遂其心要之只是一箇恕字持此道以平天下一切政務俱由是起而天下得以普被其恩無一人不得其所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解具章句。按此是畫出箇絜矩底樣子與人看能如是則吾身

一處於此上下四旁彼此各得其分願而畧無不均之處推此以及天下則朝野上下內外遠近將俱各得其分願而舉無不均之處而天下有弗平者哉章句所以謂爲所操者約所及者廣爲平天下之要道也

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言民情所好上亦好之務有以遂其好民情所惡上亦惡之務有以除其惡此卽絜矩之實也如此則是愛民如子而可以謂民之父母矣好之惡之內俱有政事在

又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此見爲上者不可專務聚財以失民心當導利而布之上下而民自歸之也

又曰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言爲治者當審義利之辨以定其所向也畜馬乘三段言受大者不當取小居上者不當剝民義如是也故爲國者凡事下當計利而務一出於義義行則萬物各得其分而利莫大焉矣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此孟子初見梁惠王駁其言利而開示之以正道也蓋仁者吾心惻怛慈愛之理義者吾心斷制裁割之理仁足以育萬物義足以正萬民此立國之常經爲治之定體而世乃汨于利欲之私而昧焉莫覺孟子見梁惠王杜乎其私而揭此理以示之直如撥雲霧

而觀青天矣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集註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于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林次產曰德指平素蘊蓄言發長善曰仁字在事上說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賄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集註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之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按此辨王霸也上節言王霸誠偽不同下節言人之應之者亦誠偽不同為治者誠於此明辨之而定其所向則一切世俗功利之習俱無所容于其中矣

○民事不可緩也

民惟邦本故其事不可緩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集註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平字最得為政之體蓋一切政務畢舉四方八面無不周到絕無偏側低昂之處夫是之謂平如是則恩之所施者博而惠之所及者廣矣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集註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按此見為治有體當務舉其大不可徒市小惠以邀人心之悅也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極言王道規模之大不同于伯者小補之為也學者誠能盡心識取儘足闊擴心胸而堅其所向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乎

田疇易則本業盡而出者饒稅歛薄則徵求寬而需者多食時用禮則民俗節儉而財恒裕此富民之政也民富則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機心不萌恒心常保而幾于仁焉此聖王為政所以必以此為急務也

禮記表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言君子議道自己分上所當為者議之而其置法則因眾人所可為者制之是以道無不盡而法無不行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集說呂氏曰強教者以道驅之悅安者得其心之謂也樂悅安毋

荒則有教有禮強教親則悅威莊強教安則悅孝慈悅也敬則有教強教則父之尊存焉悅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春秋冬十月不雨 傳公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傳公三年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左傳鄭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昭公二十年

子產因鄭之民慢故欲督之以猛仲尼所論自是為治不易之定理總之寬猛無常惟因其時而已矣

性理通書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此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法之以仁育義正仁育則萬物各得其所義正則萬民各止其分為治之道無踰是矣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故稱天王命則天命討則天討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事事物物各有其所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井田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矣革事理而人安之自古泰治之世漸至于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英烈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故曰用馮河或疑二說似相反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凡天下國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解利西南西南坤方坤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安乎無事是無所往則當修復治道正紀剛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

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漢以來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 如唐梁盛乃欲去之則亦晚矣 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邵子曰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

朱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而不徇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徇于近利而昧于遠猷

為政以寬為本謂其大體規模意思如此及其施之政事更須有剛

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

天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經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壞

晚事底人歷練多事至面前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耳與其不遵以擾吾治局若懲其一以戒百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

程子曰論治要識體體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飲均力役這箇都是定格局合體如此做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惟吾之心存則繩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慈惠隨物以應而無容心則寬與嚴在其中矣

許魯齋曰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無不及則治功可期

附薛敬軒曰公王道私霸道○政出于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于道

羅整菴曰國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為難得

按治道多端而其最要者曰絜矩是治術源頭而好惡聚施之所由起也曰辨義利是治術關頭而公私王霸之所由分

也由是而處事則在于敬而務執其中也由是而交人則在于信而務孚其志也法祖則由舊章監成憲敬天則勤奉若

省災異勤民則務生養立教訓以至政刑德禮異尚正直剛柔異用仁義並施寬嚴互濟敏以赴幾節以制用謀以定機

時以出令明以任人虛以受言辨名定分命德討罪通變宜民因俗立政大體務持小惠不市偏黨悉化會歸有極皆其

道之所務由者也若夫貪利徇私欲速見小膠固自執好惡自作違道干譽拂民從欲與夫胥戕胥虐之事皆其道之所

務戒者也以上所輯大旨不越乎此披而有得庶圖治而不迷其途矣

治法上

治本端治道得而一切治具俱不可以無法輯治法

戶籍比閭族黨之法併以嚴素任民附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

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註司民掌民數者登載也版戶籍也自國中至郊野民數皆辨其

所隸猶今黃冊必著其某鄉某里人也男女各異其書以示別也歲閱其籍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去之三年比校民數司民則

以所登之民數告于司寇司民星名司寇以孟冬祭之王拜受民數誠重之也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舉

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購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註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爲一比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相督察也二十五家爲一間相受相容納也一百家爲一族相葬財足以相助也五百家爲一黨相救災寇足以相救也二千五百家爲一州相購銀厄足以相濟也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相賓賢能備于中相與賓而與之也。按相賓恐是吉凶慶弔事彼此相交往之意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皇奇衰則相及

註五家爲比有長以治之相受則不相排損相和親則不相乖爭此言善則相容也相及則相坐此言惡則相糾也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於此聖人慎焉其相受相和親也

而後善俗可興有皇奇衰而必相及也而後奸惡無所容善有勸惡有懲非上之慮周而處當易能致是哉。按此條事雖至近然

是爲治基本近日保甲之法蓋原於此

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禽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嬖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註以九者職業任使萬民也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毓順草木之性也虞衡掌山澤之官飭致力攻治化因形移易也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阜盛也化治化而後治之也臣妾男女爲人役者聚斂蓄積疏財如蕉葛可布草根木實可食者閒民無事業者備雇

以爲工作也。疏養生無一物之可缺治生無一夫之可怠先王

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遊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
大司徒之職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飲財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註頒布也職事民之事登成也上九者與太宰九職相類學藝講習道藝世事世守先業服事服勤公事

性理程子曰古者政教始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縣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罰鮮犯廉恥易格

明道爲晉城令度荒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

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眞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按國家設有版籍以周知民數又制爲比閭族黨之法使之容善糾惡又頒職事于萬民使之各有職業此其所以無奸匪無遊民可以阜財可以善俗爲治之基實在於此

田土
水利

詩信南山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集傳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按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此經理田土之事

○秦苗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集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

○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集傳陰陽向背寒暖之宜流泉水泉灌溉之利。按此言公劉遷豳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也以上二條言經理田土而併及其水利之事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集註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此欲行仁政者所以必從此始

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集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按此二條言經理田土以畫井之事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

土地有圖則一國之田土畢在于目易以施其經理矣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名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註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謂白墳黑墳之類辨其物謂

所生之物壤穀土也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植之種教民稼穡

樹藝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余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註遂人至六遂者野在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凡治野總言治野之法也遂溝洫澮川皆所以通水也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于國都也

性理程子曰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

張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

胡五峯曰仁心立政之本均田爲政之先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

附胡敬齋曰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濶狹每區以百畝爲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手九口別行區處或曰人多田少如何曰將海內之田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

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爲母而區畫有定以人爲子而增減以授之

羅整菴曰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河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

施虹玉曰井田不能復古開墾荒地民可使富吾聞河南淮北荒田六十萬畝近京東西水滂新蕪之沃土又不知其幾千萬畝若設處耕本招募貧民開墾耕種耕廣則穀賤民富理之必然也

按田土者生民之業立國之基其高下之等水泉之利經理之方不可不務詳而盡其制以上所輯經書及程張諸條已具大畧至五峯羅施之說又爲一時斟酌變通之計

畢

井田難復均田亦猝未易行求其法之通于今而可實見之施行者其惟限民田一着猶有可講再濟之以開墾荒田可矣

賦稅

書禹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集傳土者財之自生庶土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

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

賦之入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

等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故曰成

賦中邦

又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

集傳甸服畿內之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粟也半粟去皮曰結服者服輸將之事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詩公劉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集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餼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

集註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後世徹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述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解具集註

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周制是徹謂其亦是助者何哉蓋徹之行于都鄙者雖合作均分異于助之八家各私百畝然畢竟田是九區中爲公田外爲私田

田先治私田後治公田畢竟是藉民力以助耕非是助而何至鄉遂之地助法行不得乃變而通之而用貢是所以濟助之窮而通助之變何害其為助哉故曰雖周亦助也

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集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野謂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殯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

此見什一而稅堯舜中正之道不可以私意妄為輕重也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集註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樊餘之賦

註上取于下曰賦此九者取于任地與餘財非取于民者也邦中

在城郭者四郊四方之郊百里之內者也邦甸去國二百里天子使吏治之家稍去國三百里大夫所食采邑邦縣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采地邦都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采地樊餘之賦所斂之財用度之餘復歸職幣也

春秋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胡傳讀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印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有國家者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務本乎○按胡氏謂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故戾氣應之蟲旱大水屢年頻見府庫匱倉庫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此其所由稅畝乎

所用田賦

春用田賦

哀公十二年。用田之所收以為賦

此因國用不足又按田而斂民財以充軍賦也胡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遂以為常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

按賦稅者國家惟正之供而經費之所從出也先王酌為什一輕之不可重之不可是萬世不易之制也或乃費出無經征斂無藝至重困農民而削其本奚以為國乎以上所輯亦足觀其大凡矣

農功

易繫辭傳曰神農氏作斷木爲耜採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此農事之所自起也

書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舜申命棄爲后稷以教農事

○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集傳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酒誥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集傳言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

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集傳此武王教妹土之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

功服勞田畝

詩定之方中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

集傳言方春時靈雨既降農桑之務作則當晨起駕車亟往而勞

勸之

○七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集傳三之日三陽之月于耜往修田器也四之日四陽之月舉趾

舉足而耕也饁餉田也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家長同婦子而饁

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故田畯至而喜之

又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集傳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甫田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攸止烝我髦士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此一章言其飲散之常歸功于有年及巡行勞農之事解具集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此一章前五句言秋成報饗之事後五句言方春祈年之事解具集解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此一章言省耘之事解具集傳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一章言秋成之後禾稼既多收貯全備而歸功于農夫欲厚報

之也解具集解

○大田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而此一章言

先時豫備及時耕播以順曾孫之事解具集傳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一章言苗既盛又望田祖消滅蟲災之事解具集傳

有淳妻妻與雨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穡此有不飲穡彼有遺穡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此一章言其望雨冀蒙君之餘惠及秋成豐饒之事解具集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一章言曾孫省獲因祀四方之神而願其受福也解具集傳

○生民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厭豐草種之苗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

言后稷之穡如此解具集傳

○臣工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

美

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時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戒農官及時命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畲也解具集傳

○噫嘻曰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戒農官以率農夫播百穀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也解具集傳

傳

○豐年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集傳黍宜高燥而寒徐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載芣曰載芣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侯王侯伯侯亞

侯族侯疆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涵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鹿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飫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報賽田事之樂歌首二句言耕之始次二句言耘之始侯王侯伯八句詳言耕之事播厥百穀六句詳言耘之事載獲濟濟以下

言收穫之多可以爲酒醴烝祖妣洽百禮燕賓客養耆老且不第一處有之今日爲然而依古以來皆如此以見神貺之無窮而報養之不容已也解具集傳

○良耜曰耜耜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涵斯活或來瞻汝載簋及芻其饁伊黍其笠伊糾其鑄斯趙以殫茶麥茶麥朽止黍稷茂止

美

獲之揜揜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詩與載芣同用敘田事之始末併祀事之肇舉次第最爲詳明解具集傳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王命布農事命田畯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道術與達同田畯通耜相

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此孟春勸農之事

乃勸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此仲秋勸種麥之事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性理程子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附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于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為農一二分人為工商今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餓困宜將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于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可耕

按農功者國家之本務也上之經費下之生養俱靠乎此可弗重乎大約因天之時乘地之利盡人之力則農功畢興而本計以裕而重率勸課慰勞厚恤則全在上人亟為加之意

也以上所輯可以觀矣

徭役

詩衛風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星昏而正中則農務已畢故是時可以營治宮室

論語子曰使民以時

集註時謂農隙之時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勞非得已自不致怨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本欲佚之不得已而使之使之正所以佚之如此則民皆知體上意雖勞不怨矣

禮記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集說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二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集說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使民雖少壯恒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壯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周禮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註凡均力役之法以歲事之豐歉定役數之多寡公公事也旬均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中年則免一日無年又免一日凶荒疾疫則免其力政免其賦稅盡民困之極無從而均也

春秋夏城中邱 隱公七年

○夏城郕 隱公九年

胡傳城中邱城郕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無愛養斯民之意矣

○冬浚洙 莊公九年

胡傳固圉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于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冬築鄆 莊公二十八年

胡傳鄆邑也書築者創作邑也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按是歲大無麥禾

春新延廡 莊公二十九年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時繼舉廡也大無麥禾告糶于齊冬
梁鄆春新延廡用民力而已悉矣

○春築臺于郎 莊公三十一年

胡傳何以書屬民也

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魯地。莊公三十一年

築臺爲遊觀之所一歲而三舉焉其志荒其民力爲已殫矣

○春新作南門 魯公二十年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
不當爲也

○城中城 成公九年。中城郭之內而宮之外也

胡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池以爲固也而書城中城其
爲嚴守益嚴矣。按爲國固以道爲本以禮爲經而設險守國亦
不可廢所謂本末俱舉也惟本之既失而徒恃區區之城守以爲
固其亦末而不足務矣

○城費 襄公七年。費魯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

胡傳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墜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宿專魯國羣小媚
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其後孔子行乎季孫至于帥師隨費其越
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
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性理程子曰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

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

附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
矣

按徭役用民之力極足病民必國家有不得已之役或一勞
永逸之舉然後用之則雖病民民亦輸心服役而無所怨者
輕用于不急之務與非時之舉而漠不加恤則重以病民而
民不堪矣

財用

易損象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無害。按享祀宜豐而當損時猶不妨于
薄其餘用費准是

節家傳曰節以制度下傷財不害民

本義極言節道。按此言聖人之節也聖人於國家用度節以制
之則費出有經而財不至于傷耗征歛有藝數而民不困于誅求
上下充裕節道之大如此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陰柔而下中正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詩蟋蟀曰職思其居又曰職思其外又曰職思其憂

此唐俗勤儉下敢縱樂而常慮其日用之匱乏也居謂其所居指
其家之經費言也外謂所居之外或有情事出于思慮之所不及

言也變則又以其甚者言之如凶喪之事是也常思乎此而一一
舉為之備則用費自然不敢過而可無匱乏之虞抑斯言也近之
可以為居室法遠之即可通于制國用矣

大學傳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言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舉國上下皆驚于利是爭鬭其民
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而民亦散于下矣見人君當導利而布之上
下不可務專之以私于己也

又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
足矣

章句備矣。按以九職任萬民則國無遊民而生者眾建官惟賢
則朝無倖位而食者寡使民以時則不奪農時而為之疾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量入為出而用之舒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
舒節用也務本節用此萬世理財不易之大道也

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此亦節用之事

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音貌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集說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之所入使有十年之餘也蓋

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

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

祭用數之音勑 費用三年之音勑

集說鄭註以音勑為十一大概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

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喪三年之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
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一也

雜記孔子曰凶年則乘騶馬祀以下牲

周禮太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
曰喪荒之式四曰養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
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註式謂用財之節度均節之使無有餘不足之患也祭祀之式祭
祀有大小其禮各有隆殺也賓諸侯之君客諸侯之臣其禮各有
差等也喪有贈賻含隧之禮有散利遺民之禮羞飲食服裳衣
工事之式百工之事有作器用之法也幣帛以贈勞賓客草曰芻
穀曰秣所以養牛馬也匪頒分賜也分賜羣臣各有差等也好用

之式宗室婚嫁因其所好而用之此出于王之私恩太宰亦得而
均節之也

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
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註九貢九賦九功取財之常法也九式用財之常法也均節者因
其所出以其所用均平有常也

性理程子曰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
乏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
常心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

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附薛敬軒曰財出于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力竭而本搖矣

羅整菴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于冠昏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是在朝廷而已矣

高景逸曰宋仁宗用師西夏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需務從儉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治朝用財如此

劉宴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但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

按財用者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匱乏者也必務本節用導利而布之上下則國脉流通而長得不匱若生之無道用之

無節則軍國之需必有不足甚或專務聚歛而欲私之于己則人心怨叛而所聚亦不能終保覽上所輯亦可以知理之道用之之節而不容營私於其間矣

學校

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集說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然則舍學何以哉

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集說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以立教立學為先務

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集說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五百家

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術當為州州之學曰序教黨庠所升之人天子及諸侯國中皆曰國學教元子眾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按古者人生八歲皆使之入家塾而教之以灋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事親事長之儀是為小學及其十有五歲則視其朴者使之歸農秀者則擢而升之于黨庠而士農由是而分黨庠之教即大學格物窮理修己治人之事也又視其秀者擢而升之于術序術序之教猶黨庠也又視其秀者擢而升之于國學國學之教猶術序也樂正視其學之成者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由是而入仕塗焉古者學校遷升之法如此其材烏有不良者歟

又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集說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以下程途為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蘊奧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于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是大成也

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

何以紬惡

集說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篇末云六禮冠婚喪祭鄉飲相見士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則者五

方之器械度量數制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集說此言國學教國子民俊之法樂正掌其教也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與此不同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恐亦互言非春秋不可教詩

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集說皆造言來受教于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

詩靈臺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此言文王奏樂于學宮聞之者咸以為樂也解具集傳

有聲曰錦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言武王遷都錦京講學行禮而天下咸心服也集傳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錦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

矣

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苒苒鶯聲

城城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此言公蒞學詩人賦其事以起興而美之也解具集傳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集註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按子游這段治化是興學教民事蓋其時上自城邑下達鄉黨間巷莫不立學而學中教法如詩書禮樂絃誦舞蹈等項莫不備具所以絃歌之聲徹于外而夫子得以聞之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集註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又

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按此子游宰武城興學以教民也學道是總說禮樂是學道裏面底條件絃歌

又是禮樂裏面底條件合來只是一套事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言設為庠序謹其條約申其本行則民皆知禮義而道路無負戴之老矣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此言恒產既制當設學教民以復其恒心也首句總說下釋其義指其制而要其歸則總以明人倫也倫明民親則風俗成矣

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

性理程子曰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以至于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年則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成也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教遺萃于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任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于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此言學校立教擇師選士之法

朱子曰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之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而實之列位是以當

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

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猶皆有實用又曰今之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要教人識些又曰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

附羅整菴曰作養人材爲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乏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

按學校者國家作養人材之地也三代盛時合鄉國而備爲

見

之制而其教法次第詳明有要故其時人材輩出足翊治理今國家學校之制自京都達之省府州衛縣鄉莫不建設可謂盛矣然其所以教者大率皆以學作科舉文字爲事誠使慎選師儒詳定教法俾之崇經術敦實行習治事然後課以文藝則本末並茂行藝兼優而人材之出也亦駸駸乎其幾於古矣

取士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

頤彖傳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聖人欲使萬民各得其所而不能自及養賢則分治有人而吾之

德施遂有以偏及于萬民矣

書益稷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

以庸
言萬邦黎庶中之賢人皆思爲帝臣惟在帝時舉之耳敷奏以言
三句正言舉之道也

君夷曰明我俊民

孟子曰取士必得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

集說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
鄉學之士才德顯出于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于司徒司徒考

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
德又顯出于選士不安于小成者司徒論述其善而舉升之于國

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于鄉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集說既升于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役于司徒及升國學則

併免司徒之役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集說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秀而其

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
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其進士則爲朝廷
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則在大司馬此鄉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
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
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註物猶事也三物德行藝也興猶舉也三事告成鄉大夫舉其賢
能以賓禮而興起之出於心者曰德知別是非仁無私欲聖無不

通義有斷制盡己之心曰忠無所乖戾曰和出於身者曰行孝於
父母友于兄弟睦親九族婣親外族任信朋友恤賑貧窮見於事

者曰藝五禮以節性六樂以和志五射以觀德行五御以習馳驅
六書以盡物理九數以周世用六者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

闕者先王以此三者教其民則本末俱舉內外交養可以成人才
而阜民俗矣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

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
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

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註鄉大夫以六鄉之正分治六鄉之事攷德行攷六德六行察道
藝察六藝大比按戶口也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鄉老謂三公
分掌六鄉鄉吏謂州長以下厥明賓興之明日獻德行道藝之書

侍王之官再拜受之重得賢也天府祖廟寶王所藏之府登于天府崇重與寶王同也

性理朱子曰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又曰經義須變其虛浮之格

附胡敬齋曰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卽以此取士又從鄉里做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衆人公道其得人必勝于文詞科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羅整菴曰科舉取士惟尚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而頑嚚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其於化民成俗端有可望者

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按取士爲國家之大典將以收得人之效也王制論秀書升周禮鄉舉里選賓興賢能之制爲莫尚矣漢世以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經義四科舉士合德行才學而並收法循近古後世純以文詞取士則徒爲空言無濟於實用然近世科

舉之法試以書義經義論表判策學才經濟俱在于是苟克副乎其實儘足以得士第徒尚虛浮靡濫以爲弋取功名之具則無用耳又碩德幽潛敦本茂實之士或不必與焉其必於科目之外更益以搜羅之典而可乎

設官

書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集傳百揆無所不總四岳總其方岳州牧各總其州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集傳逮及時是若順修德者任官之本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集傳賈誼曰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謂三公論講明經綸燮理和調之也非經綸大經參贊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集傳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弘者張而大之寅亮敬而明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孤寅亮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集傳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官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集傳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集傳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于四時之序為長故謂之宗伯

司馬掌邦政御六師平邦國

集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

下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集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集傳冬官卿主國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集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外政治明教化治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呂氏曰冢宰統百官則司徒

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為六者綱在綱中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

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註此言周王之建立邦國也辨方考日景以別四方正位審面勢以正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體猶分也分營國中以為宮寢門除如人之有體經猶畫也畫治野外以為邱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為民極為斯民至極之標準

立地官司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註因其性而導之曰安矯其習而馴之曰擾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註宗伯主禮之官。按禮以定其分則和

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註邦政即六典之政典國家之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

兵征伐以正人之不正乃政之大者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註邦禁即六典之刑典用刑本以禁暴故曰邦禁。冬官闕

性理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今既不設師傅之官

則責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勇稱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朱子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

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每路只須置一刺史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

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刑獄農田之類而刺史總之

附胡敬齋曰朝廷建立治道委之郡縣郡縣得人政自治民自安又立按察官以統御之察其賢否而進退之審其功罪而勸懲之又曰按察司乃州縣之綱紀綱紀既振則衆目畢張

按設官所以總治理分庶職代天工蓋有一事則設一官設一官則舉一事員不可冗也位不可倖也以上所輯僅以存其大綱也

用人

易泰彖傳曰內君子而外小人

此用人不易之大訓然君子嚴正易疎小人邪媚易親惟人君明足以照無私心而以至公任之斯能內君子外小人而成其爲泰矣

隨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按六二中正臣之有嘉德者也九五以陽剛中正應之是明君信任而無間孚于嘉者也占者如是則啓沃足以成君德贊襄足以成治道其吉可知矣

兌九五孚于剝有厲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程傳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書舜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集傳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也

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此益徹戒舜之辭集傳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

○臯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集傳亦總也總言德之見于行者有九也載行采事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驗也

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集傳宣明也三德六德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亮亦明

也有家大夫有邦諸侯浚明亮采皆言邦家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不同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緊言之也翕合也德之多寡不同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千人之俊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撫順五辰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集傳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

矣可不戒哉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集傳賢有德之稱才能也左右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

○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集傳庶官治亂之原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

○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集傳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有爲有施設有守有操守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協合罹陷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君之

所當受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于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集傳此言有位者也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在官之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康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予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召誥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

集傳稽考矧況也幼冲之至于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無遺壽考君天下者之要務○立政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集傳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他日次補三宅者也惟思式法也湯于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用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則純之至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則大之至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集傳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卽所謂通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此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此也

又曰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集傳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使捷之狀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

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

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集傳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按此即保舉之法

○君陳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集傳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罔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穆王命伯罔之辭集傳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成周之時凡為長官者皆得自舉其屬

又曰爾無昵于憊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集傳爾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恐左

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又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集傳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

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詩綿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集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奏武臣

折衝曰禦侮言文王動其興起之勢雖其德之盛然亦由其有此四臣之助而然也

○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集傳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于己

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

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

涵養德性鑠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又曰鵠鵠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又曰鵠鵠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

言鵠鵠然王多吉士吉人惟在君子任而使之便上親于君下親

于民矣民為邦本媚庶人即所以媚天子

論語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解具集註。按直者理所當舉亦民心所欲舉枉者理所當錯亦民心所欲錯為人君者誠使明以辨直枉之分斷以伸舉錯之權

則合乎民心之公而自悅服矣

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解具集註。按舉賢才則眾職畢舉政治益修為政之急務也然

必欲舉之自我其意思便私小而勢亦有所不能惟隨其所知而

舉之其所不知則以聽之人舉如是則以天下之人舉天下之賢

意思闊大而亦不患其有遺賢矣

○及其使人也器之

集註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按隨人之長而用之則人無不盡之長已無不集之事萬世用人不易之道也昔韓魏公于故

人子弟來謁見其無他長只終日端坐不動而因使之守庫真得

器使之道矣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集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便當以大任付之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亦當以小事任之如是則各不枉其材而天下無不集之事矣

○無求備於一人

此周公訓伯禽以用人之道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于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大學傳曰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嫉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此先列可好可惡底兩樣臣爲下文張本

唯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受人能惡人

仁人心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依註作慢此知所愛惡而不能盡其道以其心之私根未絕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好惡與人相反以其心全體是私而恣意以逞也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此見用人不可輕爲進退貴存其難其慎之意而灼見其實然後所用者皆賢所去者皆不肖而無不得其當者矣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此言用人係天下之一大機也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集傳仁者固無下愛然常急于親賢則思無不治而其爲仁也博矣

春秋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隱公三年

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志世

卿非禮爲後鑒也祿以報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

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按此所謂春秋譏世卿也

左傳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新蘗崇

惟積而行腐之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仲矣隱公六年

此言去小人不可以不盡書曰除惡務本正此意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子皮曰愿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此見才必由學而成未學者不可遽使之仕也

（和矣請老魯侯問嗣焉稱解孤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

午和矣也可君子謂和矣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能舉善也夫

集公三年

和矣舉讎舉子俱所不避惟其公也此真可為舉人者法

性理正蒙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用人極當審諸此集釋慤原實也

程子曰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

斯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書

司馬涑水曰用人者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已不置毫髮之私于其間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于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

小人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

朱子曰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獨任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而必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賞之列位使之交修眾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

仗節死義之士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

自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

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

呂東萊曰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才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

許魯齋曰生民之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

吳臨川曰縣之千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

附薛敬軒曰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

書

書載堯舜之事功莫大于用人一事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胡敬齋曰師保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寮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

按用人為國家之急務所以廣輔理之功也然邪正消長實治亂之一大機必本至公之心至明之識慎以審之而更出

之以斷焉則所用者皆正人而檢邪不容濫于其間矣又人各有所長必兼收並蓄隨其長而器使之則人無不盡之長國無不集之事至于官人不以世稱舉不避嫌皆用人者所宜悉而屏除私心乃其根本之務也以上所輯歷歷其可觀矣

馭吏

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集傳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明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所以庶績咸熙也此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

周禮太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註官屬六官之僚佐舉者舉而行之也官職百官分職辨者各有司存也官聯通職聯事會者事得會合而成也官常百官之常職聽以察其違常者官成百官成典正以整齊其民官刑卽司寇五刑科者察其善惡也官計三年大計弊則斷其誅賞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註詔告也八柄天子所以馭羣臣非人臣所可預故太宰以告於

王也有爵則貴有祿則富予者別有所賜出于特恩故曰幸置之于位以旌其善行有罪可殺以八議而生之得生卽爲福有罪奪其田祿以困苦之廢以馭罪放之于遠誅以馭過責之以言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註每歲之終偏飭百官使各獻其治狀受其事功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王而廢置之迨三歲大比則總計其狀而無功者罷之罪有功者陞之賞不徒廢置之而已也

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註聽平治也弊斷也平治官府之計有此六事以斷羣吏之治善

謂循良足以宜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不懈于位曰敬行無傾邪曰正守法不阿曰法臨事不惑曰辨疏六者不同而皆以廉爲本附高景逸曰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之賢者視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于心所不容己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

按馭吏者所以統馭官吏察其賢否覈其功罪而加以黜陟之典也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禮八法治官府八柄馭羣臣六計弊羣吏賢能益奮庸劣莫容此吏治所由日

修庶政所由咸舉法莫易焉今 國家大計之典蔽以八法
賢能則列以優等薦以卓異酌古通今甚為澄敘之良法惟
在任事者屏絕私心惟公惟明實力舉行之而已矣

曆象

易華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

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集傳羲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人時

耕穫之時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厥民析鳥獸華尾

集

集傳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推步之或
差也上命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也宅居嵎夷即禹貢嵎夷
既畧者也暘谷取日出之義寅敬賓禮接之如賓也出日方出之
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東
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
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春分之刻于夏永冬短為適中也舉
畫以見夜星鳥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
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于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
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

集傳申重南交南方交趾之地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
化之事也敬致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也日永晝六十
刻也星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
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
民夷鳥獸毛毳

集傳西極之地昧谷以日所入而名也饒禮送行者之名納日
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
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中秋分夜之刻于夏冬為適中也舉
夜以見日星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秋分陰之中也夷
平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
獸氄毛

集傳朔方北荒之地日行至是則淪于地中萬家幽暗故曰幽都
在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
十刻也星昴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
正陰之位也隩室內也氣寒而民聚于內也氄毛生與義細毛以
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
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衡不違天而政不
失時也

帝曰咨爾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

星傳者嗟嘆而告之也舊猶周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為氣盈月就日會而少五日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故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集傳在祭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

本

也衡機也謂橫簾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精察璿璣玉衡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大務也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以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祥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註保章司天文之變保守也言世守天章也天星謂經星緯星占

候以星為主故曰掌天星志記也日月星辰變動無常天下災祥禍福之遷運者因可得而觀焉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也九州皆有星土觀尊卑客星所犯屬何分野而妖祥從可知也歲謂太歲歲星在木則火為相在火則土為相在土則金為相在金則水為相在水則木為相五星順度則為祥失度則為妖也雲有五色以二分二至日觀之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年降其祲祥于國使人預知而為備也十二風者風生于十二辰之位也風者天地之氣風以時至有于喁之休無凄冽之變則天地之氣和不和則為乖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為妖祥也命之以示人使知所備焉五物謂上文五事命于王預修政以救之訪

主

序事謀訪天時所宜而次序其事也何氏曰詔救政于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訪序事于下則人臣知警戒之意

按治曆以授人時為國之首務也堯典所載最為詳備至舜典之齊七政保章氏之掌天星則事屬天文亦以類附焉觀乎此亦可以知天人之相應而象占之不可忽矣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卷之四

治法下

禮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安上治民莫善於此

論語子曰爲國以禮

禮是就理上制出來底節文理無處不在則禮無處不周爲國以此尊卑上下截然整齊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集註讓者禮之實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何難之有。按此見爲國固當以禮而行禮尤當有實能以禮之實爲國則禮達而分定

禮行而俗美所以不難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此言禮足以作民之肅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言禮足以作民之孚集註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此言行禮者貴於和也集註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

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班朝治軍居官蒞政非禮威



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道德仁義必範於禮然後得成布教訓以正民俗必制爲禮使民

遵守然後委曲畢備分爭辨訟必據禮以折之然後曲直立矣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必有禮以秩之然後其分定班朝儀治軍蒞居

官蒞政必有禮然後威嚴行而人不犯祠祀鬼神必有禮然後內

志誠外貌莊此言禮無處而可無之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集說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按此見禮必有義非

徒節文度數之具已也知其義而敬以守之則得其本以之治天

下不難矣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

於他恩莫在公不圖其終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不

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

禮 昭公五年

叔侯此段論禮最爲精要直探乎禮之本舉乎禮之大而不徒襲

乎儀文之末矣

以上總言禮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集傳類禮望皆祭名郊祀者祭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

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有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山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舜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詩豳風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春二月蚤朝祀司寒之神則獻羔祭韭而因以啓氷

甫田曰以社以方又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集傳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也田祖先高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按上句是秋成報賽下二句是方春祈年

鹿鳴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集傳奉羞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此燕饗賓客之詩蓋君臣之分以嚴為至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

時邁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集傳懷來柔安懷柔百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章句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按郊社之禮冬至祭天子圜邱夏至祭地于方澤所以事上帝后土而報其生成之德宗廟之禮或時或祫或禘所以祀乎其先而報其功德之無窮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餘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祫檀弓所謂以其祫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大畧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禹禹章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藏至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室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美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祈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集說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禴疏曰禴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依時次第而祭之嘗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皆衆也

天子植祫禘禘嘗禘烝

集說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禘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

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春祫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

諸侯祫禘禘一禘一祫嘗祫烝祫

集說諸侯降于天子者禘一禘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植則米歲祫祫之明年又植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集說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不過四時各一舉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

國之在其地而無至後者

集說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之國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

月令曰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

東郊

集說迎春東郊祭太皞勾芒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集說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后吉日也參參乘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車

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藉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粟盛故曰帝籍九推之後庶人終之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集說令民祭社也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

集說元鳥燕也高禘先媒之神也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集說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

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集說此月上旬之丁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樂正樂官之長將教習舞者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集說鞠衣衣色如菊花之黃也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于神座以祈蠶事

是月也鳩鳴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蓬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集說戴勝織紵之鳥躬桑親採桑也禁婦女不得為客觀之飾減省其針線縫製之事皆為勸勉之使盡力于蠶事也分繭分布于眾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

孟夏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

集說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

天子飲酎用禮樂

集說重釀之酒名之曰酎稠釀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

而飲之蓋盛會也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集說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

孟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

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集說吹主樂聲言

大饗帝司嘗牲告備于天子

集說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享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親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孟冬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

大飲烝

集說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集說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

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勞農卽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

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磔陽格切音摘裂牲謂之

集說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

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

季春之九門而已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爲牛土能制水故作土牛

以畢送寒氣也

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集說陸氏曰郊祭天用一牛故曰特牲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

受天陽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故教民美報焉示本也

集說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

其報之禮示其爲載物生財之本也。按此條言社祭之義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至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

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集說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天秉陽日

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陶匏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

然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集說祭天而以祖配之乃報本反始之大者也。按此上二條言

郊祭之義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
集說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據此以觀近世祠廟不合祀典者多矣得毋宜思有以葦正之乎射義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燕禮者燕饗羣臣賓客之禮也集說云鄉飲酒禮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

○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

集說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至于法其德行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

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集說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

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穀五祀以狸

沈祭山林川澤以騶辜祭四方百物以肆別獻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註大宗伯禮官之長宗宗廟伯長也禋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以形

體謂之天以至宰謂之帝冬日至于圜邱祀之實柴實牲于柴而

燔之也槱燎燔柴升烟以達其誠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第四

星風師箕雨師畢此三者所以祀天神也血祭取牲血以祭實氣

臭也祭山林曰狸謂藏諸地也祭川澤曰沈謂置諸水也披牲胸

中曰騶騶曰辜四方百物即蜡祭也此三者所以祭地示也肆解

牲體獻獸腥濯以鬱鬯饋食言有黍稷也宗廟之祭始則灌也

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既則薦黍稷

以饋食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夏陽盛以樂為至故曰禴秋物

成可嘗故曰嘗冬庶物盛多故曰烝此六者所以享人鬼也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

以繪禮哀國敗以恤禮哀寇亂

註哀謂救患分災也喪禮則歸以賻贈也荒禮則饋財輸粟也弔

禮則遣使以慰問也國謂國被圍敗謂兵敗績繪禮則會其財以

補之也兵作于外為寇作于內為亂恤禮則出其師旅以救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註親謂使之相親附也朝欲其來蚤宗欲其尊王覲欲其勤王事

遇欲其不期而皆至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事為壇于國外

會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盡朝其來必同

故謂之同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殷類謂一服朝之衆

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而重聘焉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

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少親家上下所以優恤其民也大田之禮四時田獵因以習兵教戰所以簡閱其能也大役之禮築城郭修宮室役民爲之所以任其力也大封之禮建國正其封疆溝涂所以合聚其民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燔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註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而爲之禮也親相親睦也言萬民者通上下也先王之于同姓有時燕有祭燕肴烝以合好爵樂以盡歡所以親親也男女冠笄則成人而可議婚姻是以婚姻之禮而親男女之成人也射禮雖王亦立賓主故舊朋友謂爲世子時同在學者饗有禮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賓客諸侯之來朝聘者社稷之昨曰脤宗廟之昨曰燔分賜同姓欲其共享福昨也徒贊其嘉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謂王之婚姻甥舅也

春秋大雩 桓公五年

胡傳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不勝書故雩祭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胡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風氏也舉大事于始祖

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

丁丑作僖公室 文公二年

胡傳作主者造木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

胡傳大事躋也合羣廟之主食于太廟升僖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公六年

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按論語註謂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

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是告朔稟命于君親藏之大者不以閏月而廢也書此志廢禮之始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十六年

胡傳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文公厭政備見于經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成公六年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書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諸侯之

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廢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書曰立不宜立也

九月辛丑用郊成公十七年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昭公十五年

胡傳有事于宗廟大臣治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之旨也

○立煬宮定公元年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以上言國家典禮

禮記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事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集說一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

此條言冠禮

禮記郊特牲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壻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元氣齋戒鬼神陰

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而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集說附猶託也託于遠嫌之義厚別重其有別之禮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執贄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也親御婦車而授之綬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大門女家之門先壻車在前也服元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陰之靈神陽之靈也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序謂承代之次序也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入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集說方氏曰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母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納幣以為昏姻之証請期請昏姻之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人謀既達宜貴鬼謀以決之故次之以納吉人謀鬼謀協從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其序如此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至入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以入共牢而食

合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集說疏曰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而醕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合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醕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滴安其氣也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方

氏曰合而醕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音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集說贊明昏禮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笄器似苕以盛此栗栗段脩之贊修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拜受又薦脯醢婦升席祭脯醢訖以柶祭

七

醴三所以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此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集說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集說方氏曰于舅姑言順于室人言和上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按內和理和調和而不乖理謂理而不亂

以上言昏禮

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宰我言喪必三年則有害于禮樂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集註禮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集註此夫子之言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

七

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集註宰我既出夫子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如此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按此章答宰我處始終只是發動其不忍於親之心蓋得其不忍之心而喪自不容于短矣使此意著明于天下則人情自然醇而風俗自然厚矣

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三年句是總綱齊疏二句是大目自天子二句言其爲無貴賤古今通行之禮也

禮記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集說附於身者襲飲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

○子游曰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集說飯浴尸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飲者包裹飲藏之也小飲在戶內大飲出在東階主人奉尸飲

于棺置棺于肆中西階上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

于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階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于一節此謂有進而無退而還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義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簣簠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集說之往也往于死而極以死者待之是無親愛之心爲不仁往于死而極以生者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所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飲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集說喪具送終之儀物還葬謂飲畢卽葬不殯而待日月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緯也人不非之以無財不可備禮也

問喪曰親始死難斯謂爲非親孝子去冠爲緇徒跣無履而披上衽衽衣前襟

之交交手哭兩手交以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夫悲哀在中

故形變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飲在牀

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

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之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其往送也望

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

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

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

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成墳而歸不

敢入處室居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

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一段首言親始死之情次言往送反哭至終喪之情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飲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旬而哭之

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飲之也故三日而后飲者以俟其生也三

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飲之義

或問曰杖者何也爲父苴杖謂而苴杖竹也爲母削杖方而削杖桐

也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

此亦記者設問以明用杖之義

問傳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

不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醢酒父母之喪既虞

此言居喪之飲食

此言居喪之居處

冠無所不佩

此言居喪之衣服

以上言喪禮

३॥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此言奉盛之事安安坐侑勸飽也

孔明

訪言求神之事末句總言其祀事明備也

此言主祭者之敬集傳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

也齊整稷疾匡正敕戒禮容莊敬也

此言祭畢送尸徹俎之事

血管

集傳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然後迎牲膏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蕭而燔之以求神于陽也

那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溫恭朝夕言自質明以至日暮無時而不敬也執事有恪言自求神以至徹俎無事而不敬也

烈祖曰既載清酤資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諷假無言時靡有爭紕我眉壽皇耆無疆

集傳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皇耆之福也。按載清酤卽始祭時灌地降神之

事進和羹是迎牲後饋食薦熟之事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集註此言孔子祭祀之誠意

齊必有明衣布必有衾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集註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中庸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解具章句。按春秋二字是錯舉之辭貫兩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

酬下爲上所以建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解具章句。按此兩節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言事神之

下節言待人之事俱是一時事。宗廟之中同姓子姓序立處在

阼階下前一行爲昭次一行爲穆又次一行爲昭又次一行爲穆

分前後不分左右面皆北向異姓賓序立處在西階下公一行在

前侯一行在後卿一行在前大夫一行在後如此差排而下面亦

皆北向執事者則各布列于所司之位至祭將畢天子飲福酒於

是眾兄弟與眾賓行旅酬之禮而洗盞更酌舉觴則賓弟子與兄

弟之子贊襄其事至祭已畢異姓賓退則畱同姓燕於寢而以毛

髮別長幼爲坐次一廟之中自始至終分位秩然其不亂情意藹

然其相通真是布置得熨貼

禮記郊特牲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

集說以用氣爲尚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燭次腥皆未熟故

云用氣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

詔告于天地之間也

集說牲未殺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意鬼神在天地

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必先作樂

三終然後出迎牲于廟門外欲以樂之聲音詔告于兩間庶幾其

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

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集說周人尚臭故牲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有芳氣也

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以臭而求諸陰其臭

下達于淵泉矣灌以圭璋爲瓊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

迎牲是欲先致氣于陰以求神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炳如悅切羶音馨薌音香。集說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

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于牆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既奠

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于牆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既奠

為薦熟之時馨香即黍稷也

寬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室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集說詔告也詔祝于室謂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腍脊燎于爐炭而入告神于室也坐尸于堂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于庭殺牲也升首于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為正祭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神至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于彼于此言神在于彼室乎在于此室乎或遠離于人而不在廟乎祭于祊庶幾可求之于遠處乎

腥肆讀為爛臠而審切祭豈知神之所饗也至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集說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沐或薦煮烹豈知神果何所享至人盡其敬心而已耳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音焉

集說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祈福祥祈年祈穀是祈也報報本之義由用也由拜用此以消弭之也

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集說齊而元冠元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之思也見所祭精誠之感也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一歲四時一時一祭不數不疏第舉春秋以概四時耳

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集說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言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集說入室入廟室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行步周旋或自戶內而出肅然肅然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愾然歎息之聲也

致愛則存致怒則著

集說致愛極其愛親之心致怒極其敬親之心

齊齊如字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集說齊齊整肅之貌愉愉其忠有和順之實勿勿猶切切諸語辭

宮室既修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于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集說薦其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論其志意祝以孝

告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集說慤信敬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

殺故盡而不過失焉

孝子之祭也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

集說方氏曰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已徹而退者徹而于是退焉也誠身之屈也愉色之愉也欲心之欲而翼其贊也如將受命順聽而無所忽也敬齊之色不絕于面慎終如始也。齊字亦當如字

祭統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

集說心怵謂心有動也。按此直揭出祭之所由起而不容以自已者又心怵而奉之以禮一語本末兼盡

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

此言外盡物內盡志之事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此言謹齊之事語意甚精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又曰廟中者境內之象也

此言餼餘之事集說劉氏曰祭畢而餼餘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

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于鬼神及熟之于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劉氏曰此卽施惠之法也觀乎餼餘之禮可以觀爲政之道矣集說曰施惠之禮舉于廟中則施惠之政徧于境內

以上言祭禮

性理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

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

節文章可見矣

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

朱子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而示之俾父老解說以教子弟

附胡敬齋曰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假聖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

按禮者經國之大制典禮行于國家燕鄉相見冠昏喪祭通於上下爲國以此則舉一世之尊卑上下親疎遠邇無一不

範于秩序之中分以之辨志以之定鬻凌爭競之風無自而作自足以成親遜之盛治然禮時爲大古禮繁碎誠有不可過泥者是當就三禮中採其儀節之宜于今切于日用者斟

酌變通彙爲一編頒之天下俾家喻戶曉遵而行之其亦庶乎其可矣

樂

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按雷始伏于地今出地奮振則有以暢天地之鬱氣鼓萬物之生意豫之象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制爲樂爲之詩歌宣以管絃鐘鼓而有聲爲之舞蹈飾以千戚羽旄而有容以崇尚其德使朝廷邦國皆得用之至用樂之盛則冬至祀上帝于圜邱而配以祖季秋享帝于明堂而配以考夫作樂崇德則人和樂殷薦之帝則神和樂此先王體豫之極功也

書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集傳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既有長短清濁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按此詩命變典樂之辭詩言志四句言樂之所由生八音克諧二句正言作樂之事神人以和則言其功用之所極也樂之源委于是乎

聖備矣

益稷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蹢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集傳夏擊考擊鳴球玉磬搏至拊循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搏拊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爲賓于虞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下堂下以間蓋與詠歌迭奏也蹢躅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于鳥獸無知亦相率而舞蹈蹢躅然也蕭古文作簫前韶舜樂之總名九成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之無不覆幬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集傳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庶尹諧則人無不和矣

詩關雎曰琴瑟友之又曰鐘鼓樂之

此樂之奏于房中者

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又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此樂之奏于燕饗者

賓之初筵曰蕭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

此樂之奏于祭祀者

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此樂之奏于祈年者

靈臺曰虞業維振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量鼓逢達膝腹奏公

此樂之奏于學宮者解具集傳

執競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有誓曰有誓有誓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集傳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那曰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又曰鞀鼓淵淵鳴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怡懌

集傳此祀成湯之樂也。按此上三條皆樂之奏于祭祀者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樂聲和動人於不自己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此

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繹如也以成

解具集註饒氏曰此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

是作樂之妙。按此是調音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按美之實指樂所象之功併其所從出之德說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韶所象之功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威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與夫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此武所象之功也這兩箇意思氣象自是不同又其本身所從出之德一個是性之一個是反之此所以聲容雖皆盡美而其實有盡善未盡善之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夫子自衛反魯與太師商酌正樂然後樂之聲音節奏畢正而其所奏之雅頌亦秩然各得其所矣

師摯之始闢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樂凡四節工入升歌三終謂工入而升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此歌止瑟是第一節笙入三終謂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輔笙止磬是第二節間歌三終間代也謂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邱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一歌一吹相間代也是第三節合樂三終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闕雅則笙吹鵠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是第四節前三節聲皆希淡直至第四節堂上堂下交作歌聲

注聲並奏聲乃繁盛故曰闐闐之亂洋洋乎盈耳也

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此言聖人制六律以正五音

又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此言後世奏樂者皆不能外六律以正五音解其集註。吳氏最曰五聲最濁者爲宮稍濁者爲商微清微濁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五音高下無定準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毫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施之八音而無相奪倫矣

禮記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

集說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于中故形于言而爲聲聲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成方則謂之音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千戚羽旋則謂之樂焉千戚武舞羽旋文舞。按此原樂之所由生卽書詩言志四句之意

又曰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千戚飾以羽旋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集說承上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被之以樂聲音琴瑟千戚羽

簫管皆樂之具也下遂極言樂之蘊而併及其功用焉樂以昭德故奮至德之光輝樂以發和故動四時之和氣萬物以和生故萬物之理以是而著其聲之清明則象天其體之廣大則象地其序之終始象四時其節之周旋象風雨五聲配五行之色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八方之風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行之而至于百各得其數而有常以至音之小大彼此調劑而相成節之終始首尾聯續而相生爲倡爲和爲清爲濁則還相爲宮而迭爲經故樂行而倫序清君子聽而習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而可以成其德施之于世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而可以善其治矣

又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發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偽

集說能盡其性之謂德樂所以昭之故樂爲德之華德具于心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三者本于心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千戚羽旋而樂成焉是故情之感于中者深則文之著于外者明氣之充于內者盛則化之及于物者神和順充積于中則英華發露于外然則樂豈可以偽爲乎此見作樂者必貴先全其本也

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失振之而駟讀爲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此一段論武樂夫子語實平實之言也集說作樂首徵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千盾如山之立巍然不動此象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厲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武樂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畫以文而止武也成者曲之一終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象克商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樂武王爲天子矣又申言武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則舞者以戈四次擊刺象伐紂也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于中國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此于武王之事爲盡成也舞者久立于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又曰夫樂者樂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故人不^能耐無樂樂不耐無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集說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于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于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不能不形于歌

舞形于歌舞而下道之于禮義則必流于荒亂先王耻其然故制爲雅頌之聲詩以道之使其聲音足娛樂而不至于流於使其文理足講明而不至于息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于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此言樂之功用足以使人如此

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音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繁露

半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集說歌聲高者如抗舉下者如墜墮豪木枯木倨微曲句甚曲端正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按上半段言歌聲之高下曲折見五音之所由生而六律之所由定樂之聲由是而起下半段言由詠歌而達于舞蹈見千戚羽旄之所由飾樂之容由是而起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大咸大磬^音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大司樂樂官之長成均五帝學名以樂官掌成均之法者樂可以養中和之德救氣質之偏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入學者謂之國子以樂成其德故曰樂德以樂達其語故曰樂語以樂節其舞故曰樂舞祇敬庸常與托物興詞道直陳其事微言曰諷歌詠曰誦六律六陽律六同六陰律六舞六代之樂舞律同聲音舞所以大合樂也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示由此而致賜之諸侯則明而和國由此而和用之鄉射則萬民由此而諧用之燕享則賓客由此而安四夷之君來朝而與之宴樂以此作則遠人說歲十二月索萬物而享之樂于此奏則動物作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

鍾師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註教六詩教瞽矇以六詩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歌頌簫管弦歌

註小師贊太師者教教瞽矇也

瞽矇掌播鼗祝歌頌簫管弦歌諷誦詩世莫定繫鼓琴瑟

註無目曰瞽有目而無見曰矇播鼗八者皆小師教之者也誦詩則知民風之厚薄繫即帝系世本之書言以世之序而定其繫也誦世莫繫則知前世之興衰當誦之時鼓琴瑟以和之則足以起君之聽感君之心而有益于君德大矣

賦矇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

註賦矇目明者以扶瞽也磬與鑄聲相應者曰頌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磬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註典同主律呂者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布于四方典同辨之取其聲以作樂器古之爲樂器者其數皆始于黃鍾其長九寸乃度之所起而其餘律皆自是而生齊量調和也

磬師掌教擊磬教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慢樂

註磬石聲師主其教宮縣有特磬鐃鍾又有編磬編鍾磬師教賦矇皆擊之縵樂合六代之樂燕樂歌二南之詩二樂皆教其

祭祀磬師奏縵樂

鍾師掌全奏

註鍾金音師主其教全奏擊鍾與鐃以爲奏樂之節也

笙師掌教吹竽笙頌簫簫籥管春牘應雅以教祫樂

註笙匏音師主其教竽笙頌簫簫籥管各有吹之之法春牘應雅皆祫樂所用牘以竹爲之其端兩孔春地以作聲應亦以竹爲之中有椎亦春于地雅狀如漆笛亦春于地賓醉而出爲奏祫夏三器在庭桑地以爲聲明未失禮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註籥舞者所吹師主其教國子執羽以爲舞吹籥以爲節籥師則擊鼓以節之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羽籥文舞也故籥

誦寧之干戈武舞也故司干掌之

蕭章章土鼓蕭蕭中仲春畫擊土鼓飲蕭詩以逆暑中秋衣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飲蕭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蕭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註蕭章主吹蕭以爲詩章者土鼓及鼓燒土爲匡以革蒙兩面可擊也蕭周家王業之所起也蕭蕭蕭人所吹之蕭蕭詩蕭風七月之詩以蕭蕭吹之逆迎也逆暑以畫求諸陽也迎寒以夜求諸陰也田祖先嗇也卽神農田畯司嗇也卽后稷蕭雅如楚茨諸篇頌頌如良耜諸篇息老物田夫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則老而勞故祭以息之也。按祈年于始祭蜡于終所擊者田鼓所吹者蕭蕭所歌者蕭詩周家王業既成不忘農業根本如此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註干盾也舞器以干爲主故官以司干名陳行列也

性理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朱子解曰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解曰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解曰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爲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子解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朱子解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于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鮮矣

朱子解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按此章首言聖王之樂之所由作次言其感人之效足以化成天下次言後世新聲之變

言爲治者當復古禮變今樂而後可也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子解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應而其效如此

朱子曰變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于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按樂者所以發禮之和也蓋有禮而無樂以宣之未免抑鬱而苦其拘謹惟宣之以樂則禮行之際自然志意安舒情思

暢發而有從容和樂之休此所由移易風俗臻于時雍風動之盛也又樂有從出之原有制作之妙有素作之所有功用之極覽上所輯亦幾以觀其備矣今學者即不必備乎其器第玩其意而時時涵泳焉亦可以養心可以安禮可以成德矣

禮樂

論語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見用禮樂者當先全其本也解集註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註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禮樂無處無之

冉有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禮樂是就及民處說禮以節民行樂以和民心有此則化行俗美而爲盛治冉有自度其不足以興此故云然

禮記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集說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好惡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集說劉氏曰先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哀死而爲衰

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而爲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爲婚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使行之無過不及和其聲使言而無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爲之刑以防其怠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政刑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無悖違之則王者之治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集說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于同也禮勝則離過于異也合情者樂之和于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于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樂所以相資爲用也

又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集說劉氏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

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集說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經曲事殊而敬一樂聲律文異而愛一

又曰鐘鼓管籥箏簧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蓋盛祖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禘饗禮之文也

集說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

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集說劉氏曰前言與天地同和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言此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言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法乎氣之行于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禮法乎質之具于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集說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律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爲作樂之主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此君子之所獨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之所共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集說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此言效法之所本也聖人作樂以應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

又曰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又曰樂統同禮辨異

集說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而以生育爲功故主施禮由陰作陰歛而以反朴爲事故主報劉氏曰惟其情之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惟其理之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

又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集說朱子曰僞依象也劉氏曰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僞者修爲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

又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集說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將以昭宣天地化育之道又曰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至其減樂至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

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集說劉氏曰禮之儀動于外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故主于減殺樂之情動于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于盈盛然禮之體雖主于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爲文樂之體雖主于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以反爲文禮若過于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于盈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游乎中而安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于無過不及之中而合其

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性理通書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解曰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于慢者

陳北溪曰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缺一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

按禮樂二者不相離禮以樂而和樂以禮而節誠制作極於明備上自郊廟朝廷下達鄉黨閭巷無處而不興焉則文明

時雍之治成而刑可幾於措也又禮樂有本有文有精有粗有交需之理有極至之功披上所輯亦可以悉其原委而舉乎其全矣

訟獄刑罰

易訟九五訟元吉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噬嗑象曰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噬嗑也噬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

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並作其勢不能以有間噬嗑之象先王以爲與其有間而後去不如未間而預防于是明審輕重大小之刑罰使各得其當而振勅其法使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又何強梗之間焉治哉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豐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旅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未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按此只就卦象上取義與卦名旅字義下相干又是一例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按獄囚已經定擬猶恐有冤枉于其間更加議獄而且緩其死不使其有毫髮之枉其一段惻怛欽恤之心真有以深入乎民心矣此中孚之意也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集傳象如天垂象以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流遣之使遠去有寬也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者則以此寬之也鞭木末垂章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此五句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皆謂過誣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而必刑之也此二句或由重即輕或由輕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不同然欽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乃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舜申命皋陶之辭集傳服服其罪也三就大辟棄之于市宮辟下獄室餘刑亦就昇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也

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流雖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又戒以心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大禹謨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此舜美皋陶明刑之功解具集傳

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此皋陶因舜美其功而言此以歸功于上也集傳過者不識而誤犯故者知之而故犯過誤雖大必有故犯雖小必刑罪已定而於法有疑者則從輕功已定而於法有疑者則從重辜罪經常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好生之德也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康誥曰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集傳此下謹罰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所謂有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集傳刑殺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殺之汝無所以己意而刑殺之則截耳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大小以申戒之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集傳要囚獄詞之要者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束主道也蔽斷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弗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予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憝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集傳言冠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尤為可惡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予我為政之人得罪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紊亂矣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可也

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集傳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集傳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之辟

扭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集傳習于姦宄毀敗典常壞亂風俗犯此三者雖小亦不宥以其

刑罰者大也此終上之宥

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集傳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按觀此可以知制刑之意矣

又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集傳兩造兩爭者皆至具備詞證皆在師衆五辭麗于五刑之辭簡核其實孚無可疑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不簡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辭與罰又不應罰之疑者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有免之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集傳疵病官威勢反報德怨內女謁貨賄賂來于請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疵于刑罰亦然但言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又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集傳簡核情實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按有衆二字疑即謂此衆人也蔡傳未安

又曰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集傳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

無差誤于亂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按此條載五刑之罰有百錢惟倍倍差六百錢千錢之罪蓋以是
為贖也蔡氏傳言之矣曰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
莫輕于鞭扑入于鞭扑之刑而又情法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
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
舜豈有是制哉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

集傳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
刑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宜也刑罰
世輕世重刑隨世為輕重也惟齊非齊法之權有倫有要法之經

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至其倫要所在蓋有裁然
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
而字輪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集傳罰懲雖非致人于死然民亦極病佞口才非口才辯給之人
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其中也此言聽獄當擇
其人也察辭于差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于其差而察
之非從惟從察辭不可偏至猶曰不然而然也哀敬折獄惻惻敬
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
中正皆庶幾其無過忒也于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此言聽獄

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民信之獄輪于上而君信之其
刑上備有并兩刑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犯百事罪雖
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此言謝獄當備其辭也

又曰明清于單辭又曰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集傳獄辭有單有兩單辭無証之辭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
點之污

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

集傳獄貨實獄而得貨府聚辜功猶云罪狀報以庶尤降之百殃
也

又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刑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

集傳五極五刑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
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受王嘉師當監視于此祥刑也

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解具集註。按子路有言必踐是其忠信處急于踐言是其明決
處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此所以片言即可以折獄
也夫豈聰察矜才者之為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解具集註。按此夫子重本治也其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和之
以樂而風移俗易為其庶幾乎誠無事聽斷于紛爭辯訟間矣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為惡者倖免為善者罹罪民將何所措手足乎

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存此一點矜恤之心而民之陰被其福者多矣

孟子曰省刑罰又曰明其政刑

省刑罰則民無枉明政刑則人不犯



禮記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訟獄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集說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核之實迹則難于聽斷于是有附有赦附而入之從輕赦而出之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同郵罰麗于事

集說制斷天倫天理天理至公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郵與尤同

責也凡有責罰必使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濇淙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集說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言之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不可概議也故別之明視聽聽察之于詞色之間忠愛惻怛體之于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汜猶廣也其或可疑則廣詢之衆見衆共疑則有之比猶例也小罪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非公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集說成獄辭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定也

刑者例也備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集說疏曰刑是形體

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集說制折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說以惑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淫聲非先王之樂異服非先王之服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行偽而堅不可攻言偽而辯不可屈學非正道而涉獵甚廣順非文過而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爲是也至于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于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爲其害大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集說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也若示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于犯禁豈能齊乎

月令曰孟秋之月繕囹圄具桎梏戮有罪嚴斷刑又曰仲秋之月命有司申嚴百刑

集說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按天地之氣至秋始肅故順之而行刑

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

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註人司寇刑官之長三典卽下輕重中之典新建之國其民未習于教宜用輕典平定之國其民已熟于教宜用中典暴亂之國其民不率于教宜用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註五刑其目在下野刑施于六遂遂以農功爲上而察其不致力者則刑之軍刑施于軍旅軍以用命爲上而察其不守律者則刑之鄉刑施于六鄉鄉以成德爲上而察其不致孝者則刑之官刑施于官府官以賢能爲上而察其不稱職者則刑之國刑施于王國國以謹愿爲上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

以圖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之圖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

註圖土獄城也罷民民之不能自強于爲善者欲其自反故聚之圖土而教焉民有過失而害及于人者姑實之圖土而役使之夜囚獄城晝役職事也明書其罪于方版加諸背以愧耻之使其改過遷善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註百矢爲一束劑券也三十斤爲鈞金謂銅也。何氏曰兩辭俱至必有一直使之入矢所以自明其直兩劑券書必有一實使之入金所以自明其實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獄訟之一端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註嘉石文石罷敝無志之民不能自強于善故設嘉石于外朝門左以平之使爲善也桎其足梏其手坐諸嘉石使省其過也坐日既滿役于司空使贖其過也任保任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憫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註肺石赤石窮困無告之民不能自伸其情故設肺石于外朝門外以達之使得伸也

小司寇之職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

註五刑墨劓剕剕宮大辟也以此聽民之獄訟既得其情而附于法矣猶恐有枉濫又必盡心訊之至于十日乃斷其罪謹之至也先讀鞫獄之書使知其所犯然後從而刑之欲使受刑者無憾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註何氏曰人之情僞有未易察然其心則有不可掩者心果無惡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果有愧則其辭誕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感以此聽之情僞可知矣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

府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實之辟

註辟法也麗附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註刺殺也合乎法謂之中訊問也衆議既定乃施刑。霍光擁昭立宣其功大矣子有反謀而家無才遺崔浩運籌決策其能著矣一觸忌諱而遽爾赤族況光受先帝顧命浩亦祖父舊臣八議不聞三訊不舉而夷滅之漢魏刑戮之慘吁可畏哉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註刑官曰士其長曰師禁止之於未然之前也左右助也禁止于先則犯者少故可以助刑罰。按五禁自王宮而官府而國中而郊野併及于軍旅則禁無弗徧而入無弗曉者矣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民麗于罪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詰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註戒勸之使知所守先後相導也禁止使弗爲糾察其有犯憲表而懸之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

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註士刑官八成謂正亂之成法邦汙謂姦民激衆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也邦賊潛謀陰結將爲逆亂者邦諜隣國行間覘伺虛實

者犯邦令故恃倣倖以干法令橋如矯制之矯詐爲王言以布于下邦盜謂寇取國之寶藏邦朋結私黨以亂政邦誣造亂言以惑衆八者亂之首也士師掌以治之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罪之輕重一以刑書爲斷如伯州犁之欲上下其手張湯之欲輕重其心胡可得哉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註司刺主刺殺者殺之曰刺寬之曰宥釋之曰赦司刺以司寇已成獄訟先問之羣臣再問之羣吏三問之萬民皆曰有罪則刺而殺之故曰三刺之法不識謂若報仇誤以甲爲乙而殺之也過失謂若舉刀斫伐而誤中人也遺忘若遺忘法禁之所而偶有所犯此三者可以寬之故曰三宥之法幼弱年少而微弱老耄年老而昏耄蠢愚性蠢愚而無知此三者可以釋之故曰三赦之法以三法而求民情實斷民獄訟之中情重服上刑情輕服下刑如此則或刑或殺各當其罪彼我皆無憾矣

春秋春王正月肆大青

莊公二十二年
胡傳說失刑也肆青者湯滌瑕垢之稱舜典曰青災肆赦易解卦

曰君子以故過有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發天討虧國典縱百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患奸究賊良民其弊益滋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

○曹伯歸自京師 成公十六年

胡傳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名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十五年晉厲公實諸刑典而使假國則無以為天下共主矣

左傳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子產為鄭政鑄刑書千鼎使國人明微定法而不敢犯蓋因鄭俗玩縱故為此嚴法以持之而其心則實惠愛之而使之不犯也雖於德禮之治有所未逮而亦可謂因時立政者故其復叔向之書曰吾以救世也

性理通書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朱子解曰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按中正則心不偏明達則情不蔽果

斷則見不移治獄之道無踰是矣

程子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朱子曰律是刑統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辭薛敬軒曰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張子曰肉刑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

葉平巖曰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剕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鼻剕剕宮之刑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

朱子曰先王之義刑義殺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匡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

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為治然以刑弼教則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按無訟之化不可遽幾則訟獄者世之所不能無而刑罰者法之所不容已然獄情萬狀聽之者貴有以得其真法律千條用之者貴有以當其罪苟非公明仁恕極盡審聽之能事慎酌其輕重之平而復濟之以斷者不能然也以上所輯歷歷可觀玩之而有得焉其亦可以施于治獄而無憾矣

兵戎

易師卦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本義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用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

五陰皆爲所以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

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

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本義律法否臧謂不善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

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于五而爲所寵

任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本義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左次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

賢于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

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本義六五爲師之至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

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長

于九二弟子三四又戒占者專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

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

象。按小人勿用本義解未安朱子一說曰舊時只作論功行賞

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他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

家是公共得底未分君子小人在小人物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

謀議經畫耳此義未會故入本義此一說允妥不可易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本義聖人之戒深矣

○萃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義除者修而聚之之謂。按衆聚則爭物聚則亂不虞之所由

萌也君子修除戎器以備戒內難外患之不虞者而萃始可常保

而無虞矣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蓋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解具集傳

○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集傳左車左右車右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天子親征必載其還廟之至與其社至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室

○亂征曰亂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又曰厥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集傳威嚴明愛姑息軍旅主威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

○湯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集傳愆過步進趨齊齊整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告之以生作

進退之法戒其輕進也伐擊刺少不下四五名不過六七而齊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戒其貪殺也桓桓威武貌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

集傳詰治也陟升禹迹禹服舊迹方四方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矣

○康王之誥曰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集傳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

壽

艱難奪得之基命也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政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隆先王之業忘祖父之仇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于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詩破斧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當時管蔡流言挾殷以畔若不有以制之則四國生心而變亂從茲起矣周公不得已爲東征之舉正以消弭四國之邪心而使之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也集傳備矣

○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集傳業業壯也捷勝也

又曰四牡翼翼豳魚服豈不日戒儼抗孔棘

集傳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豳以象骨節弓弣魚獸名其皮可爲弓絃矢服戒警棘急也言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儼抗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出車曰彼旐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集傳旐蛇曰旐鳥隼曰旐旆旆飛揚貌悄悄憂貌况茲也言旗幟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呂東萊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六月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儼抗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集傳棲棲猶遑遑不安之貌常服戎事之常服司馬法冬夏不與師令乃六月而出師者以儼抗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又曰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

集傳服戎服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集傳嚴威翼敬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嚴敬以供武事也

又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集傳織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元大戎戎車軍之前鋒也啓行猶言發程也言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又曰薄伐儼抗至于太原

集傳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采芘曰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集傳鉦鎗也鎗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集傳元老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瞻彼洛矣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集傳韎韐所染色韐韐也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起六師六軍也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言天子至此洛

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此言文王伐密之事解具集傳

又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闕闕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此言文王伐崇之事解具集傳

○公劉曰其軍三單

此言公劉遷豳始定軍制如此

○抑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集傳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

○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太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集傳尹氏吉甫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三事三農之事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

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此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集傳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遊遊繹連絡騷擾動也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集傳進鼓而進之闕奮怒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其師旅敦厚集

其陣仍就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嗾嗾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集傳嗾嗾衆盛貌翰羽苞本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集傳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還還歸班師而歸也此章反復其辭以歸功于天子也。按此篇首二章言命將整師三章言在道四章言進師五章極言軍旅之盛末章舉其成功而歸功于天子鋪敘極有次第

○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集傳鑠盛遵循熙光介甲所謂一戎衣也此頌武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按此言武王之兵應乎時也時未至不可輕動時既至不可遲發文王戒之有曰時至勿疑眞克承其訓矣

○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集傳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

之緒

○殷武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集傳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采芻哀聚湯孫謂高宗自盤庚沒而

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

論語子曰足兵

兵所以禦寇而衛民平亂而定國家不可一日廢弛者也故夫子與子貢論政而必曰足兵所謂足者比什伍備器械時訓練有事則爲兵無事則歸農非必若後世兵農分爲二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見將兵之道貴存戒懼之心詳審謀慮而斷以成之徒勇者不足以及濟事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解具集註

禮記月令曰立秋之日迎秋還賞軍帥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集說簡練簡擇而練習之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

季秋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集說教于田獵謂因田獵而教之以戰陣之事習用弓矢受予戈

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各以類相從也僕戎僕也戎僕中大夫二人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駟主之并總主六駟者爲七駟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旒旣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爲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于是司徒摺扑于帶千陣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陣也扑卽夏楚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獸

孟冬天子乃命諸將講武習射御角力

集說以仲冬大閱也

○禮器孔子曰我戰則克

聖人有戰決非獲己上合天理之正下順人心之公而其行師也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以動出萬全而操必克之券也

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註成周之制兵籍具于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爲伍卽五家之比五伍爲兩卽五比之間四兩爲卒卽四閭之族五卒爲旅卽五族之黨五旅爲師卽五黨之州五師爲軍卽五州之鄉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凡摺甲而卽戎者皆前日之農也農戍而馭衆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

無擁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爲善也。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遺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

○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註古者寓兵于農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兵追胥捕盜賊也貢賦制軍需也卒伍之制一定征伐之時起之以爲軍旅四時之中作之使趨田役寇盜之警比之使任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

○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註諸侯違王命則有九等征伐之法用以正之以強凌弱謂之馮以衆暴寡謂之犯青則削其封疆之四域殺賢殃民則聲罪致討以伐之內暴其下外凌其隣則黜其君置之空壇之地而更立其賢野蕪民流則削其封疆而小之恃險阻而逆命則潛師越境以侵之賊殺其親子道絕矣故正倫定罪而誅之放弑其君臣道絕矣故夷其黨渚其宮而殘之干令侮政廢法壞紀故杜絕其人而不使之通外內之親交相淫亂如鳥獸之聚麀則戕滅其類也

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中夏教教舍遂以苗田獻禽以

享祔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致禽以祀祔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獻禽以享烝

註此言四時教閱之法振旅謂振起其師旅蒐索也春時鳥獸字乳擇不孕者取之衆皆獻其所獲之禽以祭社以土方施生而有祈也麥舍草舍軍有草舍之法以防寇敵夏田曰苗以除禽獸之害苗者約夏祭名獮殺也以殺命名順秋氣也祔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大閱冬農隙之時故大閱兵而習戰冬田曰狩言守而取之無所擇也冬祭曰烝疏麥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辦軍之夜事

春秋八月壬午大閱桓公六年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于三時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黃

鞀

鼓以旗則王戴太常諸侯戴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體固亦不同書大閱非禮也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未雨綢繆之意

○甲午治兵秋師還莊公八年

胡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故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兵者國之重事或奉天討以征不義或仗大義以復仇讎或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皆慎重而不敢輕用魯莊公輕舉大衆出次于外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之久而索然以還無名黷武甚矣

作邱甲成公元年

胡傳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較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邱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以為邱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作三軍

襄公十一年。三軍本魯舊制但三分則自今日始舊制今者今皆屬私故謂之作三家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

氏蓋取四分孟氏取子弟之半而以三分歸公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蓋公止得五分三家得七分也

音註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胡傳三軍魯之舊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昭公五年。作三軍時雖三分各征然兩家猶不盡征總計三家得七公室得五至舍中軍季

氏將自己中軍一分分貼兩家舍其半以屬上軍舍其半以屬下軍并上軍下軍悉屬其管轄三家皆盡征之公室有貢而無民矣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公孫于齊亮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

性理程子曰管轄人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使依時及節皆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亦是未盡善

韓信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葉氏曰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眾而所操者常寡故多益辨也。此言

統軍之法

楊龜山曰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不畏敵然後可用若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朱子曰兵法以能分合為變

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

有兵須有陣不成許多兵馬只滾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

常見老將說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真西山曰昔人用民兵既募之後則有紀律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附胡敬齋曰先王寓兵于農今既不行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春夏秋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

務農講武並行而不相悖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

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已罪則氣自喪心自離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簡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

羅整菴曰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衆說所持愚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然須推廣其制通行于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

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

按兵戎者所以禦寇敵平禍亂安生民定社稷國家之重事也無事之時法制宜定器械宜除簡閱宜精操練宜熟有事之日將帥宜擇士卒宜恤軍律宜嚴警戒宜明若夫出師不可以無名統師不可以無法行師不可以無謀應變不可以無術平時兵餉何以給臨時軍需何以辦又皆其最要之務不可不詳爲籌畫者也以上所輯亦幾以觀其備誠一一講明而復運用於一心亦可以出膺總戎之任矣

積貯

論語子曰足食

食者民之天食不足則民無以爲生故夫子與子貢論政必曰足食所謂足者制常產務本業崇節儉如是積蓄之久則家有蓋藏而無饑乏之慮矣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月令曰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此仲秋也集說孟秋已有收斂之命此又趣之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凡可爲歲備者無不貯儲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此孟冬也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註遺人主委積以待饋遺者委積國用之餘少曰委多曰積自鄉里至縣都其委積皆以待邦之施惠也羸阨謂年穀不登老孤謂死者之老孤待賓客給廩餼待羈旅惠遊寓待凶荒移民就食也性理程子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者少食者衆地利不盡人功不動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

附朱子社倉之法當年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朱子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計米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斂

散小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施虹玉曰此朱子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迄今各處遵行甚有利于凶年之民也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闕種種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富民開廉騰價之計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按積貯天下之大命也王制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及月令趨民收歛積聚之事皆積貯在民周禮遺

卷

人委積之法則經理自上而積貯在官厥後耿壽昌常平一倉亦積貯在官可以爲經久不易之制而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及陸象山所云平糴一倉並可以助常平之所不及皆法之至善者也惟在得人以主之而已矣

救荒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_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註救荒之政十有二條聚民使不離散也散利貸其種食薄征輕其租稅緩刑以歲凶犯法者多故寬之弛力以民饑堪役者少故息之舍禁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去幾去門閭之幾便民轉移青

禮古禮之中減其禮數殺哀喪禮之中殺其禮數蕃與藩同閉藏樂器而不作多昏婚姻殺禮使男女及時索鬼神荒年災禍易起搜索鬼神而祠禱之以祈民庶除盜賊荒年剽竊者多除之以去民害

春秋秋八月螽_{宣公六年}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_{宣公七年}

○大水_{宣公十年}

○秋螽冬螽生_{宣公十五年}

○大水_{宣公二十四年}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羣或興工作以救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

卷

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年有沴災而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左傳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携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_{秦都}及絳_{晉都}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_{從渭水運河汾}

子桑之言計較利害伯者之事也百里之言秉于道無計較利害之心幾于王者之爲矣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餽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

宋無儼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為升降乎

性理朱子曰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于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于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附胡敬齋曰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慮以救民為急發倉粟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不怨上思亂

按虞遇荒歉饑民困苦流離甚堪憫惻苟不思所以救之無論非長人之道且恐有不靖之變救之之方如周禮荒政十

二及胡傳古者救災之政一條幾于備矣留心災民者隨時隨處實力舉行之而已矣

通制一切法制難以類

詳者散之此類中

完

易繫辭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無為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豫備之意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則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

今

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于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夬

本義明決之意

書舜典曰同律度量衡

集傳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

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圓

九分而黃鐘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以之制樂而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遲高者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鐘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侖而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侖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侖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五子之歌曰閼石和鈞

集傳閼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五權之最重者閼

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

買賣損

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

爭之意言禹以典則法度貽後世至于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慮詳且遠矣

論語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此斟酌四代之制而立萬世不易之大法也詳集註

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

集說大師樂官之長詩言志采而觀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物之供用者皆出于市而價之貴賤則係于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于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典禮掌禮之官考校四時司日使各當其節法律禮樂之變衣服皆王所定不容有異故用通官而正使皆同也

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集說罝羅捕鳥之網麝獸子殀殺大禽獸之解者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

○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此仲春事集說甬斛概執以平量器者

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達溝瀆開道路毋有障塞

此季春事集說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

命工師命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錢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此亦季春事集說五庫下金錢等五類各為一庫量冬寡之數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此仲夏事集說李春游牝于牧至此姤孕已達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止其踉蹌班布養馬之政令

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此季秋事集說備禦寒也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鑰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溪徑

此孟冬事集說坏補其缺簿鍵鎖閉鎖簡管鑰鑰匙要事要城
要害處後徑野獸往來之路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湯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
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仲冬事君子齋戒以下所以善保微陽也集說短至短之極也
諸生萬物之生機蕩者動也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
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
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蠹而
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餘

註司市市官之長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量量

全

多寡度度長短禁止使勿為令令使為之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為
序分其地而掌之以立一市之大經陳物于市肆而辨其物使各
以類相從則皆平禁物貨之侈靡則民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市物
均以商通物以賈賣物則貨阜盛而泉布得行徵召價需物之多
寡長短以度量平定其價則需者來賈劑券書民有違約失信而
興訟者則以券書結信而止其訟賈民賈賤之民能知物偽民詐
故使之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亂又去其竊盜以泉府所藏與
民同市不售者官為歛之民無貨者貸而予之

○司市音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民暴亂者出入相陵犯者
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註司市主禁暴亂者市有禁令則去之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
之先動者誅之

註調人主和仇讐之官

按為治不可以無法蓋必立法而後道有所麗而天下始得
截然整齊顧天下事幾至廣而其所以為法者未易一二更
僕數以上所輯戶籍以稽民數田土以立國基賦稅以供經
費農功以務本業徭役以寬民力財用以裕國脈學校以成
人材取士以備錄用設官以代天工用人以任眾職察吏以
定黜陟治厝以授人時禮以經國而天下之分定樂以淑世
而天下之情和刑罰以弼德教兵戎以整武備積貯以備荒
歉救荒以拯饑民而併及通制等項其於治法亦過半矣覽
乎此亦可以見聖人之明體而達用者其廣博而周密如是
彼事內而遺外者固不足以語此即單講事功者亦豈易以
望其項背也哉

通論

經書及諸儒先之言有不單屬治本治道治法或兼說數項
者為輯通以概之

易蠱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已治人之
道也。按振民所以飭蠱而育德又振民之本

書舜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

集傳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

時也柔寬而撫之能擾而習之醇厚允信元仁人難拒施之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雖蠻夷亦相率而服從矣

○洪範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集傳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報本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賓禮諸侯遠人師除殘去暴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集傳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此告君牙以養民也

論語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集註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按此章論政體用兼備法并具存純王之道無以踰是矣

中庸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解具章句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解具章句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解具章句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解具章句。按九經修身為治之本餘皆就待人處說誠本實

心一一舉行則標準克立恩意周遍天下無一人不得其分矣

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有其心則出治之本不匱有其政則為治之用畢舉故治天下不

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此爲民經畫常產使一家老幼皆得遂其生養而併及于教之事即所爲不忍人之政也治道之全畢在于是矣解詳集註

禮記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集說居謂儲積以備用材日用所需之物天地之氣東南多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燥卑者濕因其所宜者爲之備如蠶裘避寒絺絺避暑車行陸舟行水也廣谷大川形制不同民生異俗理有固

然其性情緩急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有異聖王豈必強之使同哉惟修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

集說言語不通則達其志嗜欲不同則通其欲欲達志通欲非寄象韞譯不可寄遇象像狄猶迭韞猶履譯釋也四者皆主通遠人

言語之官

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誑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

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註陽禮鄉飲酒之禮尚齒民故遜讓而無爭陰禮婚姻之禮合二姓之好而民之怨曠自消享燕作樂之禮導人心之和而民之乖

離自化宮室車旗衣服之儀有等則上下之分辨故無踰越五方民俗因以施教民自安素故不偷薄刑以弼教使民協于中故暴

不作誓約其民使相教恤故民不急于爲義以法度教節則民無侈心故知足士農工商世守其事故下失職詔爵以德則民自謹

于德行詔祿以功則民自興于功業

性理通書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朱子解曰一輕一重則勢必趨于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朱子解曰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朱子解曰反之在于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朱子解曰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朱子解曰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于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按此言天下不過一勢這頭輕那頭便重這頭重那頭便輕勢之自然者也治天下者當知天下之勢而順持之使大權常總于上若有偏趨于重之處則當亟爲反之始

可保其無虞反之貴力尤貴識之于早若不早識之而力又不至因仍苟且之間將有愈趨愈重極于不可反者矣此果天意如是乎皆人事之不盡也亦何尤哉

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讀法平價謹權審量皆不可闕又曰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于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又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民可明不可愚民可教不可威民可順不可強民可使不可欺

自古聖人救難定亂設施有未暇及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及有爲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變

先

繫於三代又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

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邵子曰欽天下之智爲智欽天下之才爲才則廣矣自用則小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立政之要擇良吏輕賦役養民之要公選將帥不由近習治軍之要樂聞警誡不喜道

設聽言用人之要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

賈誼作保傳其言曰天下之命係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也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劉元城曰禮樂刑政號爲治具所以行之者特在于命令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之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天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

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于賞罰使賞必及于有功

先

罰必加于有罪則四海之內聳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

附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于天命具于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戾天理而亂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跡而驗其實也

帝王之治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

三代之治本于道漢唐之治詳于法

祖宗更事多爲慮深故立法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立法之初貴於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

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于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于才氣

胡敬齋曰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

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附治功

書堯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言堯之德化洽于天下侯國黎民皆變惡爲善蒸爲太和氣象

此爲治之極功也論語言動之斯和亦是此意

○大禹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此禹自言其治水之功

○禹貢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此亦言禹治水之功

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言治道底于極至由是發爲馨香直可感通于神明此所以有和

氣祥瑞之應也

詩采芣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祜之采采芣苢薄言櫛之

此詩純是一段俚俚氣象解具集傳

○騶虞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

嗟乎騶虞

此詩是一段萬物咸若氣象解具集傳

論語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註仁謂教化決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

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于肌膚淪于骨髓而禮樂可興所

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中庸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立而和行則政事之施于天下者無一不得其當自然治臻上

理此時直是天地寧萬物咸若非徒虛有其理也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

章句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此言合天下之人爲老爲幼無一不得其養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此言教行而民親即堯典所謂昭明時雍之治也治道於是乎成

矣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卷之五

實履

根柢於道學至而達之于政則體用皆備人已兼成學人之事畢矣然學人一身隨其日用所履莫不各有當盡之實而不可一處之有缺爰輯實履要之皆學以體道之事也

處家

身之所履莫近于家輯處家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貞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無不正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本義亦謂二五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高景逸曰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卦

曰言有物行有恒

初九闢有家悔亡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嘻嘻之反吝之道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義假至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型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薛敬軒曰家人卦

治天下之本備焉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

本義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乘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程子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

詩關雎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解具集傳

○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解具集傳

○卷耳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解具集傳

○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解具集傳

○螽斯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解具集傳○按此上五詩皆言后妃之德所以著明文王修身齊家之化集傳云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言其德惠之及人

○小星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解具集傳○按嫡庶之間分定而情安最是閨門嘉事此修齊之要務也

大學經曰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身爲家之本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也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謹動靜慎交接以修其身

○傳曰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解具章句○按此就身與人接用情之偏處決其不可以齊家見處家之道切不可或偏也蓋一出于偏則一家之人心不平而嘖有煩言况被其偏者或恃愛而驕縱益恣或被擯而怨懟益甚而家之中亦自此多故矣如之何其可齊哉

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解具集註○按人處于一家克盡孝友之道又推廣此心使一家之人皆孝友併內外長幼無不截然整齊是卽正己以正人之理也奚必居位乃爲爲政哉此素位而行之實理也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言女子小人難養之狀以見養之昔當知所以盡其道也集註

謂莊以泣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允矣其為畜臣妾不易之道矣○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中庸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章句言人能和平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雖初鳴咸盥洗手漱盥漱櫛梳總黑櫛笄簪以

總本櫛為之以束髮之拂拂去髮冠冠綰下餘者下垂謂之綰端

服元纁紳紳大帶帶帶左右佩用佩決擇拾管通大櫛木燧偏

幅幅者綦綦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雖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衣

紳左佩與舅右佩與姑綦綦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雖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衣

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痾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

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

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雖

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

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言家中子婦事父母舅姑皆於難初鳴時起身修飾及至父母

舅姑之所小心服事之事後併及男女之未冠笄者

凡內外難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此言家中內外僕妾皆於難初鳴時起身收拾灑掃各從其所職

之事極見與家氣象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

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通棧枷不敢懸於夫之揮撻不敢藏

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沐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此言家居謹夫婦之事集說當夕當妻之夕也

春秋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槩莊公二年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今會齊侯于槩是莊公不能防閑

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

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風教之本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

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

不行哀敬之不至耳

性理通書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又曰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則謂物之可親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親不和則家不可

齊

又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

又曰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謂睽卦離上兌下兌少女離中女陰柔

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

有廟庭人立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祖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止于冬至

祭始祖冬至至陽之始也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

李秋祭禰李秋成忌日遷至祭于正寢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幼者可便漸知禮義

某家治喪不用浮圖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

正倫理篤恩意家人之道也

張子曰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

朱子曰家務最委便是用工實地若起一脫去之心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

七

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獻以時食有事則告又曰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遠離外做廟

司馬氏居家雜儀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附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節儉朴素人之美德

高景逸曰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

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

按處家之道以正身爲本而務使一家之人皆止其分而聯其情至於謹閑範修禮節敦族誼御婢僕節用度皆處家不易之道也以上所輯具矣後世處家長久之道若唐之張以忍宋之陳以公明之鄭以不聽婦人言皆有家者所宜法也

處境

順逆豐約境有不齊輯處境

易貴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林次崖曰重耳出奔安于齊姜而忘四方之志姜

曰懷與安實敗名可謂溺于所安矣○按此見人處順適安樂之境者不可溺于所安當思永貞之戒而夙夜乾惕以自勵也

○困象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按此示人以處困境之道

○坎象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本義習重習坎險陷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按此示人以處險境之

道

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此言履盛滿之道也所有既大不可盈滿自矜故貴謙有大而謙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而可以常享其所有故必豫

詩衡門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饒○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按處貧境者如是則有以自得而可以無怨矣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

集註常人溺于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按貧而樂富而好禮皆是于天理上有真得故能如此如此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矣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解具集註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言惟仁足以貞遇也集註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

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解具集註○按集註程朱之說俱未說破顏子之樂是如何鮮于仇謂顏子是樂道伊川謂樂道便不是顏子然則其所樂者畢竟是何事曰顏子未嘗不是樂道也但是得道後自有其樂非是知有道而從而樂之也蓋顏子之學已到入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處故其日用動靜間自有一段受用處而貧賤之境不足以累其心也此所謂得道後自有其樂非是知有道而從而樂之也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

解具集註○按聖人之樂與顏子只是一般但聖人較顏子更覺渾然蓋聖人是合下如此顏子則從克己後得來也

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章句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章句此言素其位而行也○陳氏曰此見君子胸中多少灑落明堂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按自得從盡道上得來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

章句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按不求于人最好本領仍在正已上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章句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按居易裏面地步又寬濶又平坦直是受用不盡。○居易俟命此君子所以坦蕩蕩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集註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于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輔慶源曰富貴貧賤皆外物之倘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按孔子之

疏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都是這一樣心體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言為貧而仕者當如此。○抱關擊柝職雖輕而身分自重

禮記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集說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于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儒行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為貧賤所迫而頓改其節曰隕穫為富貴所張而頓失其志曰充詘

性理通書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朱子解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按最須認得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為何物誠見得此而有得焉雖處周公之富而不以為樂處顏子之貧而不以為憂直一觀之耳。○處之一則能化而齊謂處之一則不為境界能到化處而齊於聖

西銘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

朱子解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按知斯意也則隨其所處皆將有以自立而不至逐境而移矣

正蒙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為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是攻取那物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屬類也厭足也知德者類厭足而已飲食臭味皆養生之不可缺者知德者僅以屬厭而不以嗜欲累其心如是則攻取之欲不熾而湛一之本常清是謂不以小害大末喪本也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程子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于義命者

張子曰人多言安于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

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也乃能

邵子曰君子處猷畝則行猷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

不自得

朱子曰儉德最好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

人須有廉耻有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節

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

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說富貴不處貧賤不去必先教取舍之際

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

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今

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

之心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若乃身外

之事榮辱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許魯齋曰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

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

附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

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宜其顛覆之無日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胡敬齋曰當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盛之

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高景逸曰窮若能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須是討出箇究竟纔放得

下○人生處逆境世味一些靠不着方見道味親切當此世局正是

玉成也

按人之境遇不一處富厚順境者不可溺於所安處貧困逆

境者不可因以自沮要當識乎其大隨其所處而務盡其所

當爲則身雖處乎境之中心實超乎境之外窮通豐約直可

一視之也以上所輯歷歷可觀玩之而有得焉則隨其所處

無不有以自得矣

處事

日用應酬事有多端輯處事

易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

高增卑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按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以

這箇意思去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謂凡事虛心斟酌成趨于平也

是用謙之理以處事也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慎而无咎者也白茅物

之潔者○按此見人處事不可輕忽須小心敬慎以將之則可无

咎也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按此言人遇事狐疑不決須用剛以斷之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故不決志治則主張定矣

○屯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按此見人處事遇有錯違失足處當速改圖不可偏執已見硬執到底以自取困辱也

○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本義六爻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按龍是陽爻之象羣龍是六陽爻之象龍之剛在首六爻皆變而爲柔是羣龍无首之象人能如是以之處事處世將無在而不適其宜吉之道也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不言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按此爻只是著陰始生必盛之象言外便見得當於此際知所謹預爲杜絕之若因循苟且至于極盛則無及矣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按此見人當既濟無事之時當存預備戒懼之心如是則可以保其無患矣

○繫辭傳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發明大過初六爻義極言敬慎之无失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發明節初九爻義見處幾事貴慎密也

○序卦傳曰不養則不可動

有大涵養方有大設施無養者輕舉妄動知其無能爲矣

書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此言處事之臨發貴審也集傳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括度法度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

又曰慎終于始

此言事貴謹始也集傳始而不善則能善其終者寡矣

論語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言君子於天下事成心不設而惟義是從也蓋天下事莫不各有至當恰好之理處當其理之謂義無適無莫惟是之從則隨其所處無適而不協于理矣然必素有精義之學臨事方有比義之

能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言君子之制事合下以義為質而尤必資禮遜信以相濟則其事始無不善而成其為君子之道也

○執事敬

敬以執事則心常在而事不敗矣此執事之要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見人之處事貴熟思而審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此見人之處事貴審定而即決行也集註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于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按凡事到面前思而得之方是一思再平心酌量一番便是再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無遠慮則備不周故必有憂迫近于其前此見人之處事貴有遠慮也○遠近兼時地言

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集註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朱子曰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按本然之權度即心所具之理

○挑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集註挑應以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下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集註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集註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集註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此章言為士者但

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按此章只是據理以判事直截爽俐更無計較瞻徇之私攪擾于其間以此處

天下事真無難者矣然到事勢行不得處也須更有變通

禮記檀弓曰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集說子車齊大夫亢其弟也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宰即家大夫二子謂妻與宰子亢若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

當竭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按子亢直有此決斷

春秋公傳及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曹伯昭會

王惠世子王于首止傳公五年

音註首止衛地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傳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控大國扶小

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

道皆得焉故曰美之大者也○按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率諸侯

會于首止以定其位此天下第一義舉也做事者當以此為法矣

性理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為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作事謀始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于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

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當七八

邵子曰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

已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又曰只萬物各得

其分便是利

紛亂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

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

歉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真西山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

得所以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

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附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

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作事只求心安

處大事不可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事來不問大小即當揆之以義○大事小事只平平處之更不見于

言尤妙

處事宜心平氣和○作事快心必慎其悔○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胡敬齋曰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順理處事能使人心自

服

心為主事為客以至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

子云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被雜事昏擾者心役于物也苟

能立已事雖多當整整不亂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他人說亦不可為人

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于私意

羅整菴曰處事無意者無私意爾自用應酬以至彌綸參贊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

高景逸曰天下事敗于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按事之至于吾前者大小常變叢雜不齊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蓋必以義為準以敬慎爲用或寡多益寡而稱物以平施或熟思遠慮而慎始以善終或出之以柔或決之以剛或持之以重或赴之以果或謹之于微或備之于早或據理而毫無瞻徇或失錯而急爲省改皆隨時應用之宜至于先立已使胸中灼有定見又其大本領之所存也以上所

半

輯亦已悉備詳玩而有得其亦可以處天下事而無難矣

處世

往來交接總不離世輯處世

易无妄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至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獲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爲于前無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按初爻言人之處世存誠實无妄之心則往吉二爻言人之處世無私意期望之心則利有攸往信能如是則處世之本端矣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無譽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避也○按此言人之處世有宜深自韜晦之時

○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按此言人之處世下恃力而度於義改過自反吉之道也

半

復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處羣陰之中而獨復以從道可謂羣而不黨矣

大過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按此遺世獨立之行非尋常入所能也

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本義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

震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
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
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此見人之在下與在上位者有親戚故舊之素當酌情度勢以處
之不可冒昧不明務欲遂其求以蹈浚恒之凶也程子曰世之責
望故素而至悔吝者皆浚恒者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
自不能近○按此言處世遠小人之道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推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
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按以陰則才不
足以進居下則地不足以進應不中正上面又有排擠之者故爲
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自守以正自足見信于上得遂其
進而吉設或不爲上所信亦當處以寬裕而不汲汲于求進則无
咎也此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亦處世之一道

○睽初九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程子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
致凶咎之道也故必見惡人則无咎

○蹇象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
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方在蹇中不宜走險故其占曰利西南不
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
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于能止而又不可終于
止處險者利于進而不可失其正也○按此示人以處世遇蹇之
道

○震象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震有亨道震來當
震之來時虩虩恐懼驚懼之貌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
失其所至之重○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虩虩便能笑言哑哑
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連做一串說下○按此示人以處
世遇震之道言人之處世遇有可驚懼之事第當存戒懼之心則
所以防之者必有其道而可以致和樂之福即遇非常震撼至于
其前而吾之鎮定自如不至于失措而皆可以區處得去此震之
所以亨也

○睽象曰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曰聖賢處世在人理之常者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
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則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
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繫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又義。知幾其神四句是言君子之知幾幾者動之微二句是說幾之難知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重在介于石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君子知微三句正言知幾之事而贊之也。按此見人之處世貴乎知幾豫六二本義曰介如石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

書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言人之處世貴有忍有容有忍則謀專故事濟有容則量弘故德大

詩雄雉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集傳婦人以君子從役于外憂其遠行之犯患與其善處而得全也。按不忤則不忤人不求則不失已處世之善道也

論語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輶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此言人處世不可以無信也信字貼言說然是從真實誠心發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註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按人之處世能奉此一言之行之以終身則一生所歷皆平易坦途而無崎嶇反側

之虞矣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君子持身涉世之道集註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忠信篤敬則誠實謹厚之意孚於人心自足以致其敬信故蠻貊可行不然則誕妄侈肆之習拂於人情皆將疑而遠之故州里亦不可行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集註貴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君子之直道亦隨世為顯晦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集註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之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按詐不信必有端倪呈露處心地清明底人觸之便覺得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言處世報施之道集註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言人處世不可專利於己也。○放利多怨當下已自不安貼况忍積而變生利亦豈能終保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見人之處世進退出處只當循理之正而不可出于媚也解具集註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此見人處世不可曲徇人情也集註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耻之邱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耻之邱亦耻之

之邱亦耻之

此見人處世不可趨奉人也。○此兩種人都是周旋世故隨人爲俯仰自己無有骨氣底人故夫子謂其可耻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註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見人處世善惡惡當奉直道而行不可以己之私意爲毀譽也解具集註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敬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集註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按與人約信致敬于人及因依於人皆處世之不能無者有以謹之斯無自失之悔矣

○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集註言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按此言處世持身待人之道也

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此言君子處衆之道非見得界限分明而守得定不能如此

○君子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與

此言君子盡尊道之功以之處世或上或下或治或亂無之而不得其宜也明哲保身不其然乎

孟子會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陳新安曰此會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爲主。○按人之處世莫妙於自反占不住理斷斷不可妄動占得理住則其動也百折而不回矣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觀此輩之勞而可耻君子之處世宜知所自持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君子在世凡辭受取與一以在己之有處無處為衡則無不適於義矣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又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人具儀物來交際是其恭敬之心但交以道接以禮斯可受之而不必固為卻之以遠於人情也若交之無道接之無禮則斷斷乎其不可苟為受矣

禮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

集說呂氏曰敬者禮之常禮時為大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應氏曰五方皆有性百里不同風所以入國必問俗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集說呂氏曰歡謂好于我忠謂盡心于我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也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所以難全也

表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

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當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集說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意而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其責大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集說呂氏曰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欺人之不見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集說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

春秋秋公會衛侯于挑邱弗遇桓公十年。挑邱衛地。

胡傳弗者違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挑邱至是中變而從齊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齊人救邢閔公元年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胡傳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春王正月城楚邱僖公二年

胡傳楚邱衛邑桓公率諸侯城之而封衛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

其國亡滅而下存矣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其大
一按救患存亡處世之道也

秋九月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黃人盟于貫僖公二年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其東方之
與國也二國來盟則楚人失其右臂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
矣○按桓公此盟固制荆楚之一善策然既盟之後江黃有急必
須亟為救之方不負此盟而霸業乃光乃至厥後楚人伐江伐黃
滅江滅黃而齊全不之救則亦奚貴有此盟其為霸業之累也不
亦多哉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
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僖公九年

葵邱之會胡氏謂為美之大者蓋東牡載書而不歃血申之以五
命之禁而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衣裳之會于是乎為盛矣

○秋宋公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曹伯共盟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僖公二十一年

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狡詐強橫罪在楚宋襄欲
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已失攘夷尊周之義又不設備而被執
罪在宋五國諸侯皆在而蠻夷執其會至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
罪在諸侯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文公十四年

胡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
之故君子善之而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
攻吉其趙盾之謂矣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宣公四年
音註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胡傳以齊魯大國平邾
莒小邦宜莫不降心以聽命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
繫失平怨之本耳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
反求諸己斯可矣

○秋公會晉侯厲齊侯宣衛侯獻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成公十六年

胡傳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
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何
歟乎直書而不諱示天下後世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
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襄公十九年

胡傳穀齊地古師不伐喪世衰道微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
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

春王正月公在楚襄公二十九年

公前年十一月如初為楚所制俟其葬而不得歸特書所在以存
君也以此見人之在世不能自立而欲依附于人以圖安則一身
亦且為人所羈絆而進退不得以自由誠使其自強而能有立則
置身于至尊至安之處且將出而制人矣又誰得而羈絆之哉

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窋窋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窋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謂一其不沒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晉殺陽處父之案

此見人之處世不可一于剛並華而不實也惟剛而能柔則事無所犯朴實無華則不招衆忌斯則定身之則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未知見時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襄公三十一年

敢壞晉之館垣正恃其有辭以對之

甲戌同盟于平邱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

所張矣

外僕掌次舍之官張謂張帷帳于所除地智有遲速於此見之

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貴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子產曰不競亦陵國不競爭則何爲人所欺陵何

國之爲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受

器也寡君不知

鄭駟偃卒子游卽駟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卽他日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之之立故子產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驅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墜宗室私謀于族而立長親今大夫將問其故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此上數條見子產雖謹于事大却能自占地步足以立國不至受制于人也凡皆處世之道也

性理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厚責于吾所感薄責于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

論

張子曰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于不尤人學之至也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于蹢躅得伸則

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于志不忘逞照察

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邵子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于外鮮有不敗者

言發于眞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

人持久必敗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

可不避又問若是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

曰曰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
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爲事上下相昧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
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胡五峯曰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眞西山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水炭之相反
然一于義則利卽在其中蓋義者宜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不惟
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私爲心則利
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許魯齋曰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
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附薛敬軒曰識量大則毀譽欣戚舉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屬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覺人詐而不形于言有餘味

只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

謙愈約彼將自服其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行有不得皆當反求諸己

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

從而處置之

高景逸曰吾輩若透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
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眞金儘教他做烈火倘還有些渣滓
却借他做紅爐猛煎熬一過添我多少精神

按處世之道其大端最要者有三一曰信信則人已交孚而
兩無猜也一曰恕恕則人我皆平而行無阻也一曰和不
流和則不失人而不流則不失己也至于世故多端世情萬
變隨時隨處莫不各有其當盡之理應用之宜固難一一悉
指之也覽上所輯亦可以備悉其故而曲盡其宜熟復而有
得斯可以處世而有餘矣

觀人

人有邪正賢否必審察而得其眞然後從違用舍始得不差

輯觀人

書舜典曰詢事考言

詢其所爲之事考其所出之言則人之善惡已得其概矣

易繫辭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據此以觀人亦可以因辭而得其情矣

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孔子觀人最實落法集註備矣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言觀人必先知言蓋言爲心之聲故卽言之得失可以知其人

之邪正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此見觀人者聽其言尤必觀其行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言觀人者不可徒以言貌取人解具集註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言觀人者不可徒徇乎衆而必務實見于己也解具集註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言觀人于鄉人之評當先辨乎其類解具集註

○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言不可以過棄人解具集註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用此以觀人則取乎其大而不苛于其小不然天下幾無完人矣

解具集註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孟子觀人最直截法解具集註

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此孟子自言其知言併因言而知其心也解具集註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言觀人者當觀於其所忽解具集註

禮記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集說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下於帶者其神奪

知其憂在乎心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按此亦

觀眸子之法

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儻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髦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至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趙孟不復年矣昭公元年

此下載左傳三條皆以觀人之休咎此以趙孟之言偷而知其不

復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而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之序也視不過結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昭公十一年

此以單子之視下言徐而知其將死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

著野會設表以為位襜領結帶結無守氣謂神氣不守其體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

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定公十五年

此以二公之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知其爲皆亡之兆

性理程子曰何謂君子何謂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
見者小且近

胡五峯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
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天地間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
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
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
君子也而其依阿洶洶回互隱伏如鬼蜮狐蟲閃倏狡獪不可方物
者必小人也

附薛敬軒曰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按觀人者須於人之邪正賢否務有以見其眞斯從違用舍
不至貽誣而觀之之法不一詢事考言虞廷觀人之法也觀其
以觀由察安併聽言觀行孔子觀人之法也聽其言也觀其
眸子孟子觀人之法也再益以觀于其所忽察於其過併參
以衆人之好惡斯無餘法矣至卽言貌以觀人之休咎亦觀
人之一事也

教人

君子成己兼欲及人達而在上則有治化以及人窮而在下

則有教澤以及人輯教人

易蒙象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以坎遇艮其名爲蒙九二內
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故有亨道我二也童蒙幼稚而
蒙昧謂五也。按此言發人之蒙者有亨通之道然不可往教必
俟其來學又當視其可否而應之而利于養之以正也

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按當蒙時而
養之以正正是異日作聖底根基故曰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反吐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

也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
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又曰發蒙之
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

本義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
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
容之象占者如是而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
則必反爲之害惟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爲得

宜故戒占者如此

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解具集註按此言教弟子之法也教弟子者將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端大學之基本誠教之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行此數事一有餘力則教之以學文是其日用間無一時閒曠縱逸放心自然收德性自然養而大學之基本端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集註備矣按先王設學以教天下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之事蓋小學正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植入大學之基本也子夏教門人小子而使之習于灑掃應對進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爲異日入大學之地正合先王教人之法歷之萬世而不可易者也子游顧以無本識之其亦未之審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集註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按道載於文不學文則無以明道故教人以學文道雖已明然行不修則無以體之於已故教人以修行然使存之中者有一毫之不盡則其行僞矣故教之

以忠使見之事者有一端之不實則其行虛矣故教之以信聖人之教雖多其大旨總不越乎此也○忠信總是一箇誠心然忠只在心裏信由心出而着到事上微有體用之別

○有教無類

此言君子立教之心直欲合一世之人材而均成之而不論其類也解具集註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夫子自言其樂于誨人之意解具集註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夫子又言其誨人必因其可誨而誨之若其人無受教之地則不輕爲施之使言之賁而無益也解具集註程子曰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言至教必俟乎其人而不可概爲施之也解具集註

○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解具集註按此夫子自言其誨人不倦也叩兩端而竭只是說舉終始本末上下精粗之理畢具於此推之而無不通究之不會說盡也若其人能領會則更爲引伸使其蘊續出若其人不能領會則亦已也聖人豈復強以聒之哉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見教者必先全其智然後能明乎學者所至之分量而因以施

之教則人言兩無失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穀學者亦必志于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解具集註按須知學聖人之道所爲穀與規矩者何在○學聖人之道所爲穀與規矩者有三一曰涵養本原一曰窮理致知一曰返躬實踐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言教者之事但能示人以爲學之方至于心得之妙則必俟其人之自得而不能強以使之也解具集註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解具集註按君子教人之心只是一樣第以其人之所至與其地與時之所處不同遂有此五種之教有此五種之教則隨人之高下遠近皆得資之以有成君子之教澤於是乎其無窮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解具集註按此言君子教有方法惟俟能者企而及之不因人之不能而遷貶之以相徇也所謂成法者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是也舍此別無以爲教也

○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解具集註按求教者一有所挾則其心不虛而吾言亦不入何以爲焉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解具集註

禮記曲禮曰幼子常視與示同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

集說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按下一句所以習其端正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解具集註

又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集說四時之教各有正業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

又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遜相觀而善之謂摩

禁於未發豫養其本也語當其可應其時也遜順也不陵踰節次而施順序以進也稱甲使乙觀稱乙使甲觀相觀而善摩厲以進也四者皆主教言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集說示之以入道之由而不牽率而必進作興其志氣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集說方氏曰多者智之過寡者愚之不及易賢者之過止不肖者之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畫止之失也約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

又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辭約而理達微而臧語婉而意善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曉解之意深繼志謂師之志欲然即繼之而然並不相隔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集說至學至于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

又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又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集說言須先教小學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

皆習之有漸而不驟進

性理通書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朱子解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朱子解曰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解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朱

朱子解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

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朱子解曰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子解曰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按此言師者所以化人氣質之

不齊而範于中以全其性之本故成就者。而善人多善人多則足以待用故朝廷正而天下治此其所以為天下善也嗚呼此其功豈小小而其責豈易副者與

程子曰賢人君子未得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

明聖人之學開道後學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方好初學須是且爲他說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看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千中如治民治

兵水利算數之類

諸

張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又曰教小童亦可取益鮮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說得方詳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

畧綽看過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敏底人却用做鈍底工夫得

科舉文字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今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也不如此則是躐等

附薛敬軒曰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又曰聖人未嘗以理之本原語人又曰聖人教人皆畧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聖賢立教直欲使天下萬世之人皆入于聖賢之域又曰聖賢立教但要人復其性而已

果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

當今秀才有兩箇人教不得問是誰曰自暴者自棄者

按君子教人所以扶掖人於正道而俾之全其性之所固有也顧人之等有不齊而其所以教之者法亦不一當其幼冲

則教以日用近小之事以端其養正之術迨其進于成人則啓以致知勉以力行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隨其材質之高

下施以委曲之誘迪其法固有定而不易其用則變通而無方迨隨其材而俾之各得成就則澤之所被者廣而功之所

成者大矣以上所輯一一畢具有教人之責者其亦盡心焉

耳矣

出處

出處是人一生之大關出不成出不如處處不成處無以出

輯出處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

本義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

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

大人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

上空下洞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

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占如此其占

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

此而占法與九二同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文言曰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潛龍也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按不爲世所

易不求成乎名遯世不見用而其心无悶不見是于人而其心无

悶皆以龍德在己故也是非以隱忘世也苟遇道與時行而可樂

固行之以兼善天下若遇道之不行而可憂即違之以獨善其身

初正憂違之時也故見得眞守得定確乎其不可奪眞隨時而潛

之龍也而占之勿用可知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按龍德而正中釋見龍在田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釋所以利見之意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

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

其及時而進也。按四可上而不遽上其迹若近于爲邪而以隱

爲高而其心實非也可進而不遽進其迹若近于離羣而絕人逃

世而其心實非也其心以德已進業已修欲乘可上可進之時而

審處以及之則進得其當而非苟且以倖功名者又何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

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本義作起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按聖人作起利澤施於天

下故萬物皆覩聖人作釋飛龍在天也萬物覩釋利見大人也。

玩此四爻初眞成其爲處二與五有上下之別眞成其爲出四則

審于出處之際而不苟者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

林次崖曰成德者道德行者功業以成德爲行言以道德爲功業

○比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遯九五嘉遯貞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按九五當位而下應亦柔順中正若猶可以有

彖

爲而決于遯去者以二陰浸長于下其勢不可過於此遯去則畧無形迹而全身以退所以爲嘉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志謂志不肯濡迹于羣小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義以陽剛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毫無繫累復何所疑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繫傳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不能藏器于身無可動已藏器于身又不可昧于動惟藏器于身待時可動而後動則一出而勲業成矣

書太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此功成身退之意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集註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按此是行藏之具裕於已而隨時潛見無一毫意必于其間。○尹註命不足道也最形容得聖人身分出蓋人到不奈何處便說是命如此聖人不到那不奈何處命何消說也

彖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集註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按兩沽之哉見聖人濟世之心待賈見聖人持身之道出處道理無踰此矣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此出處之正道惟有學守者能之。○見不徒一身之見道即與之俱見有許多經綸措施在隱亦不徒身隱道即與之俱隱便將許多抱負一齊收歛卷藏了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隱居是未遇時志則其心之所許也未遇時便以天下自許凡其

所以出治之本為治之道布治之法無不一一講明切究以預備其抱負便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是出仕時行其職分之所當為道則其平日之抱負也出仕時行其職分之所當為將平日之抱負一一見諸實事便是行義以達其道隱居求志則處真成其處行義達道則出真成其出此出處之極規也

孟子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集註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義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集註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按枉尋謂失身直尺而利謂做些小功利揆之於義自不可為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引此一設說枉道從彼之不可亦是就義上論枉尋直尺而利之不可為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又是打穿後壁以示之見枉已並無直尺之利也徒自失身耳此孟子以不見諸侯自持謹于出處之大閑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

隙之類也

欲仕者行道之本心必由其道者出處之大閑集註悉矣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此敘伊尹窮居時讀書樂道達之辭受取與一以道義自閑毫無所苟蓋其畢生立身之基本也後來堯舜君民事業俱從此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囑囑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此敘湯初聘而尹不應蓋此時未知湯倚任之誠否倘出而不得大行其道固不如處畎畝自樂之為愈矣

書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此敘湯三聘而尹始應之蓋至三聘後尹見湯倚任之意誠真可以大行其道而致堯舜君民之盛故幡然變動直為自決之辭如此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又推本天意而以覺民之責自任以見應湯之聘決不容己也解具集註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此上四句又是承其言而推其心直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得其所此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處末二句直綴到應湯聘以成堯舜君民事業上去伊尹此一段出處當耕莘樂道時已具有堯舜君民本領故一出而建匡正一世之大業正大光明無纖毫私意介于胸中百代出處之極則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集註備矣。按禹稷有世道之責出也卽三過不入急于救民而成其爲出顏子無世道之責處也卽簞瓢陋巷自樂其樂而成其爲處隨所遇而各盡其道也假使禹稷易而爲處則亦必樂顏子之樂顏子易而爲出則亦必憂禹稷之憂所謂易地則皆然者矣禮記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集說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入而後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

表記曰事君先咨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其受祿不誣

某說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于胸中至于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于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

信故誠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席上之珍則處成其德以待聘則俟其可出而後出也

性理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太公釣渭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有量能度分安于之時是也

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周黨之類是也

所處雖有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按此與嘉應貞吉各是一種道理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于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如荀或之類是也

舉業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朱子曰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

科舉之學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又曰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爲累又曰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纔出門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

附薛敬軒曰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人之出處當安于義命不安于義命者妄也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

是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臣當卽所遇以爲其事則道無不安苟

不安于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爲義理之

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于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

胡敬齋曰聖賢生于治世有治世事業生于亂世有亂世事業事集

雖殊其道則一

隨時不是隨俗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爲

高景逸曰道之行也樂而憂何者兼善難也道之廢也憂而樂何者

獨善易也

按人之一生不出則處不處則出處必成其處如隱居求志藏器于身以及高尚自修是也出必成其出如行義達道拜獻成信以及隨時遇以爲事是也至由處而出之際尤爲難身之始慎不可以或苟如待置而沽量而後入以及安于義命必由其道是也若應科目入銓選自是近日出身之正路不爲枉也觀上所輯可以備悉其道以處出處應隨在而有以自立矣

處官

出而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職任必盡其職任始可無愧其官

輟處官

是

易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

往而无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本義獨行其平日之願是達不離道者也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至乎泰而得中道

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睚眦比則合

乎此爻中行之道矣。林次崖曰四件俱兼處人處事言。時說

云剛柔各當四者各具一中剛柔交濟四者共成一中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大皆主心言光則明足以有照大則器足以有容故能包荒得

尚于中行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初陽在下其勢尚微而剛未著當大畜之時四即於初止之爲力甚易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豮豕之牙吉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程子曰豮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按二陽已進象豕之牙

著

得其機會而制之象豮豕之牙蓋豕甚剛躁牙不可制惟積其特而剛躁自止徐進齋云攻其特而去之曰豮所以去其勢而絕其剛躁之性也○此二爻皆可作當官除惡之事但四禁于未發之初則易爲力五制于已進之後則須得其機會始制得住

○夬象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按此當官合衆君子去一小人之事

傳曰健而說決而和

薛敬軒曰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

道也

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此當官詰諭教戒之事

書皇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集傳衷卽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所所謂和衷也

○周官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集傳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信服矣

幸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泣事惟煩

集傳學古學前代之法制裁度述錯謬典常當代之法周家典常至精至備泣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以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稽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措煩擾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集傳此下申戒卿士呂氏曰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終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

日拙

集傳位不與驕期而驕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至故居此位當知恭
實是祿當知儉然恭儉當有實德于己不可從事于偽作德則中
外爲一故心逸而日休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集傳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
可畏之中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麗

集傳賢有德者能有才者王氏曰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于
義則莫不出于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
臣出于利則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

必雜亂而不理矣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東兆民萬
邦惟撫敷

集傳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按此章訓
官之辭語語皆有官之藥石也處官者當一一敬爲佩服之

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華素
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
自公

集傳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
而從容自得如此○按節儉則約已自奉故衣服有常正直則內
不愧作故從容自得

羔裘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解其集傳○按處官剛正無私乃可主持一邦之直道

皇皇者華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集傳此遣使臣之詩君之使臣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臣之受命
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
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

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集傳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
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羔民曰夙夜匪解

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此即抑強扶弱之意

臣工曰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此詩本戒農官也然不必拘其本意只大概言處官者當敬以在
公咨度王所賜之成法以爲奉行之準可也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此言居官者辦理政務有暇不可閒過了日子即當從事于學也
如是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矣

周禮小行人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亂僭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

以周知天下之故

註猶犯令已犯而又犯一說猶圖也每國辨異各為一書也行人之行天下錄成五書歸以反命于王則王者于天下之事可得而偏知矣○按此行人出使四方之事正皇華所謂周爰咨諏者也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內寅圖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偏陽荀偃士句請于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即荀瑩怒投之以機出

千其間曰女成二事代偏陽封向戌之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

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襄公十年

○瑩一怒而滅偏陽此可為當官處事者法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令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襄公二十四年

此見居官者當務德以行恕使彼我各得其分願則令名載而行之而有遠至邇安之效不宜徇私營賄以賈禍也凡有官者皆當書一通置之座右以當箴銘

公子荆襄公之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禮魯夏人獻其禮對曰

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襄公二十四年。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宗人魯夏守其所司之禮而不阿君之私是可為處官者法矣性理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職事不可以巧免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程叔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今之守令唯制民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尹和靖曰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以至為宰相皆可不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

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其桎梏乃是正理今欲廢此欲其歸恩于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眾人公共道理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又曰居上克寬蓋有政

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又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

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又曰不問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乃大不平

官無大小只是一箇公便是小官人也畏服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又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其少過矣

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又曰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于一日之中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棄之患而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便不敢伸理

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別自無壅滯又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于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又曰做官須令自家常閒吏胥常忙若自家被文字費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又曰當官須有旁通厝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勾之未了卽教了方不廢事

做官要通四方風俗情僞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

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呂東萊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斷過後不須拈出說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設心處事戒之在初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闊防小人

當官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

當官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百種奸僞不如一實不易之道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

許魯齋曰每臨事切勿令人見喜令見喜便是偏隨後便有弊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附薛敬軒曰恭而下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爲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視民如傷當盟諸心○深以刻薄爲戒

爲官最宜尊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爲官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官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爲政通下情爲急

卷

應事接物惟在時中○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事已往不追最妙

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作事只求心安○處大事不可大厲聲色付之當

然可也○處事識爲先斷次之○定見明白信篤可以處大事○聖

賢成大事業皆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

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氣象

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

法立而行則人不玩

接人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小人不可與盡言

臨過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待左右當嚴而惠

胡敬齋曰恃才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順理處事能使人心自服○被雜事昏擾者心役于物也苟能立己

事雖多當整整不亂

羅整菴曰嘗自一邑觀之爲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一旦

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卽翕然歸向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頓笑一舉

措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

而同者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高景逸曰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眞是寶山空回

黃仰齋守嘉郡自奉惟蔬腐日蚤起坐堂卽窮鄉下邑婦女豎稚皆

束

得自達監司兩院檄至卽纖悉事不可意輒封之還監司使者嚴憚

公不啻如其屬

按處官之道致有多端大要其本則在于居心須以敬而儆

惕不遑也其要則在于持身須以廉而潔清有守也其次則

及于待人事上官待同僚接紳士以及撫民馭吏各有其道

也其次則及于處事辦公務修法制理詞訟以及日用應酬

皆所難辭也若夫曰勤曰慎曰恭曰儉曰公曰正曰寬曰斷

曰明曰誠則經緯于待人處事之中而不可一有缺也遵職

守慎謨令明法律謹文移信賞罰勤小物皆其職分所宜周

悉而不可一有畧也至于嗜慾之必謹怠荒之必警請謁之

必杜賄賂之必絕小忿之必忍暴怒之必戒才必不可矜氣

必不可負又居官之明訓至戒而不可以或忽也以上所輯
一一悉備覽而佩之亦可以處官而有餘裕矣

表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卷之六

聖賢

前所輯道體爲學爲政實履諸項知之明而行之力有實德
備于己者曰賢知之至而行之盡不勉而神明莫測者
曰聖是至道之標準而學人望之以爲歸宿者也輯聖賢
堯

書堯典曰曰昔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

集傳故至勲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敬明通敬體而明
用也文思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出於自然而非勉強也允信
克能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言其德之盛
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
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
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帝王之德莫盛于堯贊堯之德莫備于
此且首以欽之一字深味而有得焉則全體不外是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
於變時雍

集傳明明之俊大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民庶昭明
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侯國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時是雍
和也此言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也○按此兩條贊堯之
德內而心體外而行實以至推于家國天下而併及于格被之所
極全體大用無不畢備眞足以立極於萬世而不可以復踰矣

大禹謨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此蓋稱堯之言集傳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下可知言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言則謂之文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贊堯以立爲君之極言堯德之大直與天相準故其廣遠民莫得而名所可見者成功則巍巍然文章則煥然而其大究莫能名也此堯爲君之所以大也○堯之德則天德字以及於世者言之不就本體上說成功如地平天成府修事和民安物阜等事文章則禮樂制度之極於明備者是也

舜

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集傳華光華濬深哲智溫和粹塞實也言堯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于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按濬哲文明就心體說溫恭允塞就行實說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集傳徽美五典五倫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百揆揆度庶政之官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

古者以實禮親邦國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以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迷錯也蘓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愚謂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

○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

此言舜未徵庸時之實行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此言堯禪舜以天下而併命以治之之道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集註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

三

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言舜之治天下不任己見博咨于人而衡量于己擇其中而用之則事無不協此其知之所以爲大也章句備矣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集註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于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禹

書大禹謨曰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集傳命教祇敬帝謂舜文命敷于四海卽禹貢所謂東漸而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于是陳其謨以祇承于帝也

又曰澤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集傳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揜者此舜申命之使攝位也

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見禹獨得心傳之要而握致治之本

又曰禹拜昌言

此所以有懸轡設鐙之事

○益稷禹曰予思曰孜孜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此禹自敘其治水之事始終次第最爲詳盡解具集傳

又曰予創若是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禹自言其急于荒度併弼成五服立師建長興起治功之事集傳禹自言懲丹朱之惡不敢慢遊娶妻生子皆不服顧惟以大相

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五服卽侯綏要荒也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師長內外皆蹈行有功也

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集傳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宇禹分別土地以爲九州隨山之勢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按此三者禹治水之始事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正是其治水用力處

又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集傳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當此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違越我所行也

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解具集註○按儉于自奉而豐于事神勤于治民此其事各適其宜而無稍有間然其事之無間皆從精一心體上來豈有本之不一而事皆合宜者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解具集註○按惡旨酒所以遏人欲好善言所以擴天理亦是從精一心體上發出來

湯

書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

集傳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不能成天下之大業天錫勇智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

又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集傳不近聲色不殖貨利此本原之地純乎天德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莫不各得其當而于臨民之際寬而不失于縱仁而不失于柔君德昭著而孚信于天下矣

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集傳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于天下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

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

○伊訓曰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集傳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集傳人紀三綱五常綱常之理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

○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集傳明命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言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

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集傳昧爽欲明未明之時至大顯明也先王于昧爽之時洗濯澡雪以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

○湯誥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詩長發曰聖敬日躋

人之至敬多由勉強湯心之敬幾于自然故曰聖敬聖敬則其本體日躋于高明而無纖毫之蔽繫語湯之德者多矣未有如此一語之最盡其本體者也

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此言湯本敬以敷政競綈剛柔悉泯優優然綈有寬裕之意也前見治道

又曰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懋不綈

此言湯本敬以奮武全無震動懋綈之意而有以勝其任也

大學傳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章句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之間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按此言自新以立新民之本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則行政皆宜立賢無方則敷治得人此皆本聖敬之體而出之者也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文王

書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克明德所以全其體慎罰所以謹其用之大者

○無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集傳卑服循惡衣服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皆可類推

又曰儀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集傳徽懿皆美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自朝至于日之中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

○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集傳庶言號令庶獄獄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于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孔氏曰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按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則其所勤者有在而不至有素勝之爲矣

詩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集傳穆穆深遠之意緝緝顯明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按此言文王之心體連續光明無時而不敬也言文王之德者多矣惟此爲得其本體

○大明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集傳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卽前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此爲盛

○維天之命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集傳純不雜也言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其德之盛也子思子曰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棫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集傳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按此言文王有作人之化

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言文王有以綱紀乎天下之人綱者統之于不外紀者理之于不紊

○思齊曰雖難在宮肅肅在廟亦臨無射亦保

集傳雖難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集傳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皇矣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集傳人心有所畔援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

又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集傳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也

○文王有聲曰文王有聲遠駿有聲遠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蒸哉集傳言文王之有聲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雖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集傳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

論語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集註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集註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

易革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湯武革命上順乎天下應乎人非有一毫私意與於其間也

書泰誓曰予弗順天厥罪維鈞

觀此一語則知武王之伐桀蓋有大不得已焉者而非以一己之私意與之也

詩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集傳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也○按執競其心體也無競其功烈也惟有執競之心體故有無競之功烈

○時邁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解具集傳

○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言武王遷都建學而人心悅服之前見學校

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此言武王詒謀燕翼之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解具集註○按邇邇皆兼人與事言武王以敬攝之故不泄不忘此言武王之心體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武王踐阼三日受此書之戒於太公惕然恐懼而乃剖戶牖盤銘
奇為藏銘以自儆其所以持治者有本矣

唐虞諸臣

書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解其集傳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也集傳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
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
之命以此備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
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此上言稷

書舜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集傳五品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自氣拘物蔽始昧于其理而不
親不遜于是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
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矣
詩長發曰元王桓桓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集傳元王契也元者深微之稱王者追尊之號桓桓桓桓治達通也
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
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

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

親義序別信固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所自有然此處却是
說契為司徒教之使如此也○此上言契

書大禹謨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集傳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言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
德德下及于民而民懷服之也

又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前見刑罰○此上言皋陶

書舜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集傳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

孟子曰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
陰

舜禹避而皆不得遂其避至益避于箕山之陰遂得遂其避其心
之暢然無憾也可知矣○此上言益

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解其集傳此言伯夷

（）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集傳胥長也直欲其溫寬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欲

其無毫簡欲其無散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蓋所以滄滄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詩言志以下見前治法。此言變。

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解具集傳。按此舜言其深疾讒說之人黨邪害正珍絕善人之行且感世誣民震驚衆人之聽聞然讒說得行每在命令出入之際故命龍作納言之官夙夜之間命令政教必審之既允而後出敷奏復逆必審之既允而後入庶矯僞無托而功緒有稽矣。此言龍。

伊尹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又曰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前見出處

書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祔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集傳太甲卽位改元伊尹于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辭。按此伊尹匡正嗣君之始事。

○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又曰王惟庸罔念聞又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解具集傳。按此伊尹匡正嗣君之繼事。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

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解具集傳。按此伊尹既成嗣王之德奉以復辟之事。

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集傳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命而有天下也。○按湯之一德與文王之德之純俱是一般心體全體天理而無一毫之雜一息之間者也。只是其聖敬緝熙之體也孔門之所謂仁者亦是如此。

說命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之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集傳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也

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解具集註○按伊尹一生當處于莘野時雖曰樂道自適已有擔負天下之志及一應聘而出伐夏救民匡弼君德俾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功業格天俱是箇任底意思故論伊尹者惟此一語斷得盡也

傳說

書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咨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集傳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百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集傳此命說之辭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節語意一節深一節啓開沃灌激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激我心而厭飲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集傳答欽予時命之語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召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集傳說受命總百官宰之職也治亂曰亂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集傳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出于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集傳言語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于省躬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前見用人

遷善以動動惟厥時

前見治道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咎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前見治本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集傳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厲咎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臺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鞠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求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傳說告高宗以為學之道及遵先王之法為治之體用具備而併自言能承其德意以廣進賢人也學于古訓二句前九致知惟

學遜志二節前見為學通論監于先王成憲二句前見治道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予紱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集傳風教也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歉之辭對對以己揚揚于衆休命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果無愧于成湯伊尹也宜哉

孟子曰傳說舉于版築之間

解具集註

周公

書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自以為功事為三壇

同壇曰壇地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王子之責

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

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數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習重也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弗辟謂為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鴉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求

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

金縢之書之書下風雷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縻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當作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木則盡起歲則大熟

此篇前半見周公忠勤王室至求以身代元孫之死冊祝之辭發

于肺腑曲也骨裏後半言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以待貽王

而王尚未悟至天動威以彰其德王乃悟泣親迎公歸之事

召夷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位

位誕無我責收罔最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集傳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耋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得復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按收罔勗不及以下是反說言若收撙而去不共勗勉其不及則如下所云云矣

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集傳周公復言爲子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息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按此兩條是周公留召公與之共治其

見老成當國兢兢業業辛勤懇懇之至意然則召公于此誠有不以言去者矣

○洛誥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逮文武勤教

集傳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迓衡平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逮文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

○君陳曰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

集傳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按此言周公之德遺于東都者如此

詩鴉鵲曰鴉鵲鴉鵲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鸛子之閔斯

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乃作此詩以貽王集傳鴉鵲爲鳥之愛巢者呼鴉鵲而謂之以此武庚既敗管蔡可更毀我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集傳亦爲鳥言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集傳亦爲鳥言以此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翯翯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集傳亦爲鳥言以此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

○破斧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集傳管蔡流言以誘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自私而不在乎天下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抑又見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學者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

○狼跋曰公孫遜碩膚赤舄几几

集傳孫讓碩大膚美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憂憂然存泰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范氏曰聖人無欲富貴貧

驗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既于陳蔡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其致一也

中庸子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制禮之事解具章句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兕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節前半言周公除亂之事書曰以下言周公制作明備之事解具集註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言周公兼總三王務求其道之相合以繼存之之統解具集註

召公

詩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集傳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按經書中正言召公者甚少此詩只言其遺愛在人心而其布政之善可知再觀書之君奭篇周公懇懇留其輔政其格君頑彊可知至旅獒及詩之公劉罔酌卷阿諸篇

皆出自召公之手其老成忠誨勤勤懇懇之至意具見于言表其繼于中者有本矣

孔子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聖人自敘其一生進學之次第以示人解詳集註總註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

吾道一以貫之

集註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按天地間理原是一本萬殊聖人將這箇道理總會處渾涵于一心任他外面甚麼樣事來莫不從此應付將去各各條理井然不亂○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涵衆理之本原是一感而遂通周曲折之萬變是貫○聖人全體大用其底蘊只是如此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與前參乎章一字只是一般惟貫處分知行言耳○聖人渾涵一理於心任天下事物之來以此照去無不洞然各悉其理矣侯於多學而識哉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集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也尹氏曰孔子以

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於聖人是

以主知而好古敏求者也其敏求處直是迎刃而解一一如達其故物相似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解具集註○按此言聖人心體上無一點私直是雲消霧霽天開日朗景象○聖人之心方其靜也廓然而大公迨其動也物來而順應四者之私自然不惹不著○聖人絕此四者本體上只是一理渾然以此着到日用動靜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見聖人之心與天有默契之妙解具集註○朱子曰下學上達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按把怨尤意思打掃乾淨只管逐節下學逐節上達去到得積久貫通則天理之妙渾具于心矣○天之所以為天者雖是理然具有氣機在有氣機便帶箇知覺意思在上面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言聖人之容貌集註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聖人自言其修明經書之事集註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當是

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按不是聖人一述萬古直如長夜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聖人自言其用世之治功集註可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朱子曰聖人為政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費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此見聖人隨地皆能有為須思其事勢作為何如○弗擾誠委心任用夫子事事聽其處置夫子必將令其改邪歸正削三家之強勢俾之返正公室一復均和之舊然後布紀綱修政治興禮樂使

本國之勢驟然興起然後播文命于四國俾咸凜遵王章修和輯睦遇有頑悍不道者則大興師旅以征討之俾天下截然一出於正焉如此直足以軼桓文之跡繼文武之業而周道燦然復興於東方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此見聖人扶持綱常非常安生無為者解具集註○朱子曰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機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前見處境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見聖人處困而亨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集註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按天生德於聖人氣魄甚大豈有草草便休了底理故聖人於此挺然自任不復作推遜之辭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集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按文是經緯世道之具天既以畀於夫子必將有箇用處或使之達而天下文明或使之窮而垂教萬世俱不可知這樣體魄豈是小可底故必匡人之不能害已○此上兩章見聖人遇難而確有以自信處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邱之禱久矣

此見聖人無所事禱之意解具集註○按人平常思慮云爲以及出乎游衍莫非曰明日旦者所爲昭鑒語云心機動念鬼神便知又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苟於此一有私意妄行潛雜其間則運天之理不免明神之譴怒此禱之所由來也若聖人則平日一順乎理毫無私妄與於其間直是與天相默契質諸鬼神而無疑又何俟疾病既作始巧爲說詞以自解免哉故曰邱之禱久矣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

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解具集註○按此極言聖人之神化不可及也上節統舉全體而言下節就其得邦家處說其存神變化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妙以著其不可及要之仍是上節意也○得邦家一段固是衆然俱養其德發出如之何其可及仍着到德上說○上節原也下節委也原委總一貫也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章句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按此言仲尼之學兼道法通上下靡不周備如此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按上二句言聖人之德廣大無遺下二句言聖人之德變通不息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此言聖人時中之道蔡虛齋曰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一生出處去就以及動靜語默總一乘時之妙故論孔子之聖者惟此一字斷得盡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解具集註○按此承上言孔子聖之時處而復著其全體智聖兼

萬事理畢全而爲一集大成之聖也○條理字貼樂說只衆音之
脉絡節奏是也若移到聖人身上却是指一本萬殊之理說孔子
大智裕於胸中萬理明盡便是始之之事聖德全於一己體備無
遺便是終之之事○智是識之所照處聖是力之所到處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此敘孔子作春秋以當一治集註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
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
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感矣○按孔子道不行於天下因魯史作春秋就魯

時行事之迹著明得這箇道理明白使先王經世之法賴之以不
墜正是修明道統儒者分內所當爲事初何罪之可言特其書中
所發明底都是天子惇庸命討底事體彼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感
者造爲無位假託之說以相詆耳孔子實不如此而亦不之恤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
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

解具集註○按此敘孔子作春秋以繼存之之統○孔子之作春
秋也因魯史之舊冊加以筆削乘天理之公以斷亂世之跡伸王
者之法以制諸國之變○其事是春秋裏面載底事件其文是春
秋裏面修底文辭其義是春秋裏面寓底道理這箇道理在舊史
上全然不見聖人斷自己心取出這道理來著到文與事上炳然

其不可掩直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以當一王致治之法此其所
以繼詩而繼王迹也

通書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顏子

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

此以顏子每復初九不違復無祇悔意

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

集註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

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

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集註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
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集註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按顏
子本體明睿其於聖人之言皆見得盡○顏子胸中聞聖人之言
如逢故物一般來歷部位歷歷分明

回也聞一以知十

集註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按明是心體光明睿是心思
通澈這是顏子本體上事故說起一件道理徹始徹終無不照見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集註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
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
當喜怒哀樂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可怒在彼己何與
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
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
之便更不萌作○按人惟己私未化本體上不能無蔽累則怒繫
於心發于血氣故不能不遷有過或不及覺覺之或以其便瞞而
憚改故不能不貳顏子素從四勿上着工夫到得功深力到本體
上纖毫私欲不留全無蔽累故怒因物發而境過即忘何有於遷
過幾一覺而根株悉拔何有於貳此二事所以為好學之符驗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集註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程子曰不違
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
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朱子曰仁與心本是
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
心道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
則鏡明矣○按不違仁是心上無纖毫蔽累未發則湛然虛明涵
乎天理之本原已發則坦然順應全乎天理之散見所謂私欲淨

盡天理流行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

前見處境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

集註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
按顏子合下體段便與聖人爭不多影綽見得箇聖道全體便覺
一下生捉到手裏未肯卽向下學處貼貼做工夫所以左撲右撲
橫豎摸不到聖人恰好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集註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

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按上節顏子言自家求道之難此
乃言幸賴聖教之善誘我也文所以載道不博則於道光明不盡
更講其進步工夫故聖教第一看先要博文禮是道之有節文儀
則可持循處使博文而不約之以此則講說得道理究泛濫空闊
無個歸着處故聖教第二看卽要約禮博文所以使之明道約禮
所以使之體道二者交需互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集註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盡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
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
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處
着力下得○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

按如有所立卓爾只是實見得聖人一以貫之之妙○從是跟
上聖人去○此一章顏子自敘學道之始末於此見得顏子渾身
氣力精銳不可當直是大勇不徒深潛純粹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集註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心
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
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朱子曰
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
點雪又曰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按仁是天
理之具於心底禮是天理之節文著於外底是仁與禮本相合而
無間一有己私萌於其間遂從中隔斷了故必克去己私使復
乎禮乃有以全其心之仁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註顏淵聞夫子之言於天理人欲已判然故不復有所疑問而
直請其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
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
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
非禮來則以勿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己便能復禮○按已
禮條件未發時無從見到視聽言動上其幾方萌必從這上面看
實克將去使已不存而禮盡復則一身悉納于矩矱中而天理之

其於心者乃純全而無間矣○勿字喫緊着力處在視聽言動非
謂起處然前有涵養本原工夫在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
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解具集註中四句前見治法通制○朱子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滿
說只恐制度上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
大皆是大經大法○就四代中各舉一事只是立一箇則例凡事
皆要做此○按此論為邦之法監四代而定其制而復當知所戒
以保之也○於喟然歎及問仁兩章見顏子備內聖之德於此章
見顏子備外王之業稱之曰亞聖又曰王佐才不其然乎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言顏子之擇善而能守也擇善而能守則擇不徒擇而善之蓄
于己者無窮矣

曾子

論語曰參也魯

集註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
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
肯放過直是捫得到透徹了方住所以竟得之○按魯訓鈍蓋其
氣稟過于篤厚缺了明敏底意思故如此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

前見省察集註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

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李安溪曰曾子三省進德修業之道已備忠信所以進德也時習弗懈所以修業也○按三字指忠信習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吾道句前見孔子集註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曾子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朱子曰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按忠即夫子之一處恕即夫子之貫處忠恕一貫雖有自然勉強不同而其本體以達用者則實一致更無差別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解具集註○按此曾子臨終以其保身之全學示門人也曾子保身不是徒保其身蓋兢兢業業奉此身於天理中循理而行有本分自然之安無意外傾陷之危所以不至于有毀傷書所謂惠迪吉詩所謂明哲保身皆此意也

禮記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會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子旦請教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集說朱子曰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按曾子平日起居動靜一循乎天理之正而不苟至于病革之際一簣之非分而必易之可謂始終不渝無復遺憾者矣

子思

孟子曰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摯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此上三條見子思爲人具剛介不撓之概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集註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按守是守國如宗廟社稷城池倉庫等項是也彼去則君無與共守想見子思屹然爲國保障○玩其對或人之言辭不矯激而義理明透意思剛決又想見有德者氣象○此見子思臨難不避之守

孟子

孟子孟子道性善

集註性善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爾孟子道性善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而不懈於用力也或問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理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按人之生也受天命之理以成性性字從心從生謂理之貯於心者生生而不息也然理乘乎氣氣清則理現氣濁則理隱理隱則心之生機只是氣而其發也爲嗜慾之性孟子之言性善是據乎天命而直指其理爲獨得乎性之本原故其說甚有功於性事言理而下言氣有所弗備未免啓人之疑於是告子之言性曰生而其本無善無不善荀子之言性曰惡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韓子之言性曰有三品是皆不知性之爲理而徒執其氣以論之未有當于性也至程子補出氣質之性一層乃知天命之性本善及一落乎氣質遂有善有不善而究不能泯乎其善孟子之說於是始完全無弊而性理始大明於天下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下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感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

按心是出事之本養得此地下動雖做出掀翻天地凌轢古今事業只當等閒

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集註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能善養之以復其初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集註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

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按至大是就其充周處說至剛是就其貫注處說○塞天地就細細磅礴意象上看亦見得就彌綸參贊實事上看亦見得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集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餓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集註集義猶言集善蓋欲事事皆合于義也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

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義便可掩集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又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又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事事合道理便你不愧情不忤

又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諛辭四句前見觀人集註諛邪遁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

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礙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朱子曰諛知言只說知諛淫邪通盡天下事只有箇是與不是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按孟子知言洞若觀火○孟子一接天下之言便舉其內外原委洞悉而無遺天下又有何事足以疑惑其心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此孟子初出見主闢却當世之錮習而引之以經國之大道○仁育萬物而俾之各得其所義正萬民而俾之各止其分治國以此是甚麼樣規模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此孟子初見齊宣王其學之所自開却霸功而引之於王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集註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按觀孟子此語便見其具高出管晏全幅本領在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

丑提出霸顯為管晏申救孟子提出王字來蓋倒他惟以齊王猶反手此所以不屑為管晏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

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以下皆明以齊王猶反手之故而此一節言其勢之易也○地廣民聚一行仁政便成蹶然之勢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一節言其時之易也○本國之勢既足有為又遇着天下這箇時會王者久疏民盡憔悴苟得一行仁之主為之提攜而拯救之有不四面雲合而響應者哉

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

此一節引孔子之言又著德之行速也德指以德行仁說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節收拾上文而總結之以見以齊王所以猶反手也此所以不屑爲管晏霸類之事也○問曰卑管仲使孟子富管仲時則如之何饒雙峯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眞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接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又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解具集註○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于無父無君○楊氏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悞悞然必至于大亂而後已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卽墟亦其驗也○按此敘當時楊墨盛行閉塞正道害及人心世道以當一亂只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數句是當日實在事情聖王不作二句是敘其緣起楊氏爲我至禽獸也是就其教而斷其爲禽獸下是就其禽獸之教而極言其害不至于大亂天下不止此孟子所以不得不苦

口以與之辯也

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解具集註○按此孟子自敘其關楊墨之事當時楊墨盛行正道衰蕪其害方不知其所終極孟子出來極力與他辯駁一番其始始息而正道賴以不墜眞有廓清之力楊子云昔者楊墨行正道廢孟子辭而闢之豁如也韓子云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良不誣也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按自古聖人當箇甚麼世道便做箇甚麼事功禹周孔子之事歷歷可見矣孟子當邪說橫行之世闢之以扶翼正道直欲上承三聖以撐持世道其心眞有不得已者矣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此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而隱以見知自任意集註備矣○孟子隱以見知自任其得與於斯道者何也道性善直探乎道之淵源言仁義直握乎道之全體論爲治而必歸于行仁政直極乎道之大

用此其所為得與於斯道者與

聖門諸賢

論語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集註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如同于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于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按此章以仁學為主腦仁是本體無私而物我相通之意子路車裘與共是去得本體上第一層私故物上能與物相通顏子善勞無伐是去得本體上第二層私故理上能與物相通至夫子則本體上堂堂無私故與萬物靡不相通而無復疆域之可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集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按德行成就者全下三項成就者偏然皆是道理上有所見而能立者夫子所以思之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聖人於四子侍生誘之盡言以觀其志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此子路自言其酬知之具子路如何作為便能如此蓋勸本業以裕其生理動簡閑以精其技能講義理以鼓其志向比到三年民服從其教個個有勇個個知方屹然成一保障之勢矣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冉有自言其酬知之具冉有是如何作用蓋多方區處俾勸本業廣求作時畜牧牧節食用而輕徭薄斂以寬之蓋舉民間自有之利盡為搜出而復樽節以留其餘如是積蓄三年便可使其家給

人足矣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此公西華自言其酬知之具禮樂事體甚大精之本吾心中和之體廣之可以安上全下移風易俗舉一世而歸于中和之域赤之所言只就朝祭之儀章制度上說只是禮樂之一節解其集註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此點自言其志不在酬知只隨其所處而皆有以自得意集註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觀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程子曰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按天理流行原自隨處充滿無少欠闕但人心爲私欲所蔽遂不見得這箇意思若點直是看破大原頭以身游衍於天理之中而一無所期待於其外也由斯意也唐虞事素直可等閒視之矣○三子所言都是已發出底事曾點所言却是未發出底事然由此發出去却又無事不可爲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朱子曰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按四子氣象皆可以爲仕道之器故夫子樂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集註胡氏曰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于外

○李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集註閔子不欲臣李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按於此一辭見得閔子中有自得一切勢位富厚漠然不足以及入其心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集註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夫子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雍也可使南面

集註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集註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然則伯子

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集註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按仲弓之言直舉古今治術深探其源委而剖別其得失精密確當更無可議處

議處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集註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按斯字道理蘊之則爲德行之

行之則爲事業。斯字道之全體畢舉信字學之全功畢具篤志於此雖若不汲汲於功名然由此而出爲功名却是第一等功名。斯字信得及禮樂刑政都從此出。斯字信得及一切勲業直從中恂然流出。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集註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按果則能斷而擔當有爲達則能謀而洞悉事理藝則能應而區處有方故皆足以從政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集註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

實

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以己爲問而夫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下器其亦器之貴者與。按子貢才具明達堪爲從政之選言語明贍更兼肆應之能足以冀重國體增光朝宇故爲器之貴重而華美者。子貢器爲瑚璉儘動得人

賜也聞一以知二

集註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集註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矣。按此是於有聞未行時狀子路勇行之心如此每聞一善輒體到自己身上來學得子路這樣處道理方實得於己不徒耳邊聞口頭說也嗚乎是眞足以

誦百世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下悋不求何用不臧

集註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引雄雉之詩以美之。按不悋不求胸中無物欲牽絆由是以之窮理可精以之踐行可力故曰何爲不善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註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集註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按起予一歎蓋以子夏禮後之

通

言道理本如是又得學問切實務本意思又觸着自家素日重本衷心事故云然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前見學校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解具集註。按卽此二事見滅明之爲人正大光明無世俗氣習態度子游物色得是人可謂相當於風塵之外交足風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集註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

南容三復白圭

解其集註、按人惟不能謹言則以口取禍者多矣況言之不謹行亦必縱又有動于刑憲之虞若南容深致意於謹言如此則必能謹行言行循理有進自足以見庸無進自足以免禍此明哲之最可尚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此美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解其集註

通論

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集傳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檢律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兢兢

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

其在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集傳高宗武丁也嘉美靖安也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

也小大無時或怨萬民咸和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集傳鄭氏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

云不義惟王按此亦祖甲無逸之事

又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集傳言太王王季能謙抑謹畏也抑畏者無逸之本也

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

頌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集傳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嶷嶷表儀朝者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于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拱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東郊之寄故欽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東郊之任先周公繼君陳今畢公承其後故云然

詩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戲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集傳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密靜密也言天祚周

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孌孌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集傳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按成王除喪朝廟意氣未能卽平思慕皇考之念皇祖而敬以承之思以繼此序于

不忘匡衡謂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續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集傳訪問落始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按言外須見求助於羣臣之意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此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也○無曰高高三句前見天道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集傳將進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

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二句前見爲學通論○按此上四詩皆祀成王

與其所自作也於昊天有成命見成王基命之本於閔予小子見成王念祖之誠於訪落敬之見成王延訪之勤此其所爲保有天命克光前業治臻太和而爲守成之令主也與

○元鳥曰武王靡不勝

集傳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也

○殷武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集傳僭實之差濫刑之過遑暇也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淇奥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

此衛人美武公言其學問自修之進益如此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

又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此衛人美武公言其德之成就如此集傳金錫言其鍛鍊之精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如金如錫二句前見成德

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集傳吉甫尹吉甫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采芑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集傳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崧高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集傳申申伯甫侯翰幹蕃蔽也

又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揀此萬邦聞于四國

集傳揀治也

烝民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集傳呂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

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古訓
一句前見力行

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集傳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
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一人天子也○夙夜二句前見臣道及處

官

又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集傳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
道以徇人可知矣○柔亦不茹四句前見處官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集傳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
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

至於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
心之非末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解具集註○按三以天下讓或主讓商或主讓周二說俱覺粘滯
蓋讓者宜有而不居之謂當日商家寔衰周家規模氣勢漸不可
遏以泰伯之盛德承襲周祚再有文王之聖爲之輔此時天下便
當有於其身縱不有於其身定有於其子孫乃本心不欲掉臂

去這便是宜有而不居這便是讓了至於那邊事自有人承當何
言說吾讓於這家那家耶○泰伯所以讓者只是君臣之義不可
解於其心○泰伯讓得固好然使暴揚於外使人得耳而目之猶
未免有爲名之累乃當日托採藥而去全不露一點形迹則本志
既遂又無纖毫形迹聲名之累直是表裏適愜泰然無憾此其德
之所以爲至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集註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
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
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
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

章

而各當理也○按只觀書微子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語三人
心事昭然若揭矣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表清聖之量解具集註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

集註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
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敝屣爾何怨之有○按求仁得仁本心愜適無復遺憾何有怨悔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枉而
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集註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詞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按詞氣雍容是其和也而其意則歸到直道不可枉枉道不可爲上去是其和而介也至玩世不恭之意雖亦寓在上面非本意所重也

○子曰齊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集註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見患故不可及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解其集註○按當時列國名卿多不從學問陶養遇其有合于道者甚少子產有此數事甚是難得夫子所以歷舉而稱之○子產在鄭功名傑出而其自持也一出之以謙抑權勢震主而其事之也一出之以小心鄭之民疲矣抗大國之誅求而厚其撫字鄭之族侈矣定不易之經制而禁其踰越是有合于君子恭敬惠義之道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集註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集註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也又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下勝其德然于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解其集註○按九合諸侯以尊周則列國各安其分而無敢有越志以攘夷則荆狄凶鋒不得逞天下不至淪于被髮左衽又不以兵車而却多少戰爭保全民命不至肝腦塗地豈不是利澤及人有仁之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集註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集註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按春秋之天下王綱不振諸侯放恣楚橫于南戎乘于北名分倒置兵戈紊擾不正甚矣管仲出來相桓公合諸侯上尊周室下輯與國南制荆楚北定山戎使上下中外之分截然而不可犯德被生民澤施後世自是一場大功泯沒他不得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集註諒小信也又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按聖人明說管仲可以不死

主其所以然者未曾說破程朱俱以桓兄糾弟爲斷於理爲正然畢竟未有的據設如他書所言糾兄桓弟此言尚可執哉胡雲峯云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功仲蓋有以處此矣李安漢云當齊之亂庶孽交爭桓糾皆非君輔之者如戰國之爲賓客者爾則管召亦未爲臣既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徒可云諫不死者未可以失節之罪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已矣二說獨衡當日情事最允而桓糾之孰兄孰弟亦非所論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按管仲之功震動一世其底裏只是

一箇小器不惟其容受處小其發施處亦小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解具集註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解具集註○總註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人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

窮天下其本固已淺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解具集註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解具集註○或問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按孫林父寡殖欲行放弑謀於伯玉伯玉不抗讓救拒而引身而退何哉蓋是時孫寡懼誅放弑之謀勢不容已而伯玉雖下在已無能爲爲又禍端非已所開若於是時抗讓以拒之必先罹禍是徒陷害其身而無救于君無益於國也伯玉何爲將清明有道之躬罹於不必罹之難以等於自經溝瀆者之所爲哉然又不可入乎其黨又不可坐視其亂固不如引身遠退之爲愈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若使權在伯玉自當別有處置若史魚處此則只有以死守之而不復能隨時變化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集註夫子指伯玉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萬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按此身之中過幾甚多存主之地有一時之昏逸念慮之萌有一幾之差越言語之發有一句之不中理不當時行事之實有一端之或踰矩或

矢宜皆是過也日用之間常常以此自檢雖不能如聖人之無過而其功力之篤實精密亦可寡之又寡以幾於無也伯玉以此存心則其賢於人遠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集註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集註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集註介有分辨之意此章言柳下惠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

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按介謂凡事之是非可否都見得分明有箇界限而確乎守之而不踰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集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天資好有善而無惡故爲善人而其學力又於道有實得處故又爲信人

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朱子曰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此極言好善之量夫強知多聞用於人者也好善用人者也用於人者僅辦一職而止用人則兼收並畜兼舉衆職而無遺故卽以之治天下有餘矣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實諸梁室甯子職納橐饋焉傳公二十八年

對理曰坐君不宜與臣對理故莊子代之大士獄官不勝三子辭屈也橐厚粥也以饋置橐提送獄中武子專職此事

晉侯使醫衍醢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醢不死醫亦不誅公爲之請乃釋衛侯傳公三十年

按衛成公當顛越之際武子以身周旋其間盡心竭力始終不渝寘深室則職納橐饋使醫醢則貨醫薄醢而卒能出於艱險得以復國此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暗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襄公三十一年

徐氏曰凡民之口固不足以撓任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德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不毀鄉校諸葛武侯治蜀欲人勤攻其短此種心地真

事

足爲執政者法真西山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邱賦鑄刑書見幾富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

周子

性理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朱子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又曰孔經南宮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誇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程伯子

性理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純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實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則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則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凡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務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汚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

德者心醉

五

謝上蔡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灑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鄆縣作薄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會點底事一般

劉河間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朱子贊先生像曰陽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

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敵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張范陽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朱子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合論二程

重

性理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歲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富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張子

性理程子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
計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
圭角之可見也

呂藍田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鄉人焦賓遊賓喜
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
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
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
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
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朱

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文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
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
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
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
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
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
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雖自

邵子之意

邵子

性理程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朱子曰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
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程子門人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
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進伯可愛老而
好學理會直是到底○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
者也吾道有望矣

楊龜山曰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定

夫自幼不羣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
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泄官遇寮吏有恩意
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
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
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侯河東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
有此其憤悱如此

謝上蔡曰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蔡覺軒曰李端伯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真西山曰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
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

事便沒事平生常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能
自給我自有命在

羅仲素

性理李延平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
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李延平

性理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
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
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

其

絕世故餘四十年草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縣學官聞其名而招
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
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
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
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
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
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
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雖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
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先生資稟勁特氣象豪邁而充
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
靜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

于用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道德純備學術
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
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
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以樂者于畝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
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先生終日
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朱子

性理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益
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
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其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又曰思慮未萌而
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又曰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
歷仕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
絕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至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繁亂禮
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
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至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
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
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于異端首有矣先生於是

其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其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張南軒

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
首以自警策○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其常言有曰學莫先于
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
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
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歟○敬
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朱子門人

性理朱子曰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
味更勉力卒究大業○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
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
自有不容舍者

劉雲莊曰李通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型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
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
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
源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今上英言行錄曰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

其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其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真西山

性理黃勉齋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
為之踴躍

虞邵菴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
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
備于斯焉○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
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
黨集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許魯齋

性理即律氏有尚曰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永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
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建元以
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
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按古之聖賢有心體有行實有事業堯之欽明舜之濬哲禹
之祗台湯之聖敬文之緝熙武之執競周公之思兼孔子之
一理渾然而意必固我之盡絕顏子之三月不違仁孟子之
四十不動以及諸聖賢諸儒先之各有存主處皆其心體也
堯之允恭克讓親睦九族舜之溫恭允塞祗載克諧禹之克
勤克儉不矜不伐湯之不邇不殖制事制心文之徽柔懿恭
雖宮肅廟武之不泄不忘敬勝義勝周公之以身祈代遷頌

庸而赤舄凡几孔子之溫威恭安而仕止久速之應其時類
子之足發不惰非禮勿視聽言動會子之忠信臨履孟子之
集義養氣以及諸聖賢諸儒先之各有躬行實踐處皆其行
實也堯之平章協和光四表格上下舜之賓門納賅時巡命
官無爲而治禹之敷隨刊奠決距平成湯之布昭聖武代唐
以寬文之惠鮮懷保怙冒西土武之奉天伐暴偃武修文伊
尹之堯舜君民傳誦之對揚休命周公之制作明備孔子之
刪定贊修孟子之闡邪崇正以及諸聖賢諸儒先之各有建
立處皆其事業也以上所輯典型具在式法匪遙學者誠居
心以敬務純乎理而無私是卽聖賢之心體也修身踐行務
循乎理而無違是卽聖賢之行實也隨其位之所居務修其
職業以垂於世是卽聖賢之事業也超凡界入聖域只在二
念祈向間也有志者可以興矣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六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經纂言已著錄是編採五

經四書與性理大全之文分類編次凡道體一卷

爲學一卷爲政二卷實履一卷聖賢一卷別爲子

目四十三子目之中又別爲子目二十各襍採坊

本講章之文而附以已見

知非錄一卷

〔清〕鄧鍾岳撰

山東省博物館藏清乾隆聊城鄧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知非錄一

卷》提要

知非錄序

聊城鄧東長先生著知非錄一編予聞之悚然興歎曰聖賢之學務在存心微而屋漏旦明顯而人倫日用其朝乾夕惕自強不息之衷千古如見如蘧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聖人深契之夫君子之過或觀理未審無心而蹈之或自知而不能勝其欲皆所謂非也大易損之序

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知非之謂欤宋以來闡明理學其說大備於是有文集有語類卷帙浩繁恒未得測其津涯往々單詞片語提撕警覺炯若龜鑑故讀程朱之書迺躬內照罕不兢兢而難安者惟其切中病根耳明儒著述若薛文清公讀書錄劉念臺先生人譜高忠憲公遺書皆潛脩密體合聖

賢存心之旨使此心無一息不存。天
理而無或使其私所以其形而後其
性也吾觀先生之。一粹白蹈道之
體事。從切近處做入每探索儒書體
驗有得輒於喜怒哀樂之節視聽言動
之常隨地省察筆之於言詞約義該盡
待煩言而歸說以孟子之篇於人禽之
路死生之關舜跖為鄰饑溺為穿之

序

至嚴兢。於操舍出入之間者非得已
也目功利誣陷之習茂學者之為心蕩
然而失所守非。實澁煉未有不墮
落坑塹者故。之可。於命而粗亦不
失為寡過端在知非以去私也夫

乾隆二十年歲次。方長。日長洲後

學彭啓豐序

知非錄

東昌鄧鍾岳悔廬

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人
非至愚斷無甘心作偽之理或狃於夙
昔之情好或任其一時之臆見反覆沉
溺徇人喪已而不覺入於小人之歸是
亦愚之至者也

知非錄

滔天罪孽起於一念之私百端欺罔由
於一時之妄可不慎哉程子曰微生高
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此語不得容易
放過日用酬應間犯此罪過尤多

孟子論萬鍾不辨禮義直說至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正是析義極精處時
俗以此為義舉久矣

事有差失相等而悔恨之意却有淺深
不同者仔細檢點大抵毀譽得失之念

重而理欲是非之辨輕即此悔悟一念已從人心生根又望其能震无咎耶人貴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方不至輕舉妄動以取禍患

一介之與情有重於邱山千金之投辱或同於疇臠惟明理者能辨之

行一惠而欲令人感立一法而欲令人畏即此便是私心而所行所立亦必有

知非錄

上

許多不平穩處惟應之以大公而已不與焉者其庶幾乎

舟行阻風見揚帆者不免生欣羨心是大不可我順則彼逆矣究之風之順逆自有主之者不因人之希冀怨望而或異也徒自擾擾耳推之窮通得失皆可作如是觀

自徐赴淮行黃河中四百餘里風濤之

險舟人皆有戒心余曰此非險之至也人生至險之境乃在飲食男女間一旦失足千古遺恨試一相較黃河陷人之身嗜慾陷人之心陷在身者猶可望救於人而陷在心者雖慈父母不能庇其後雖賢子孫不能蓋其愆此君子所以涉波濤而不懼履平地而如墜

人只爲體面二字壞却一生苦向此二

知非錄

上

字裝點凡分之所不應爲力之所不能爲者一切昧良心喪廉耻而爲之到底亦不能裝成好體面而其本心亡矣既無其心何有於身既無其身又何有於體面耶

相聚時每喜談人過失此最損德使過爲人所不知不可言也使過爲人所共知不必言也況乎彰人之過戒已之惡

揚人之尊成己之善孰得孰失曷益辨之

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然而最難余於言語非盡妄也語時傷煩嘿時傷隱不得謂慎余於飲食非盡貪也喜時傷多忙時傷少不得謂節此皆心不存之故

宜語時寂怕含糊或累言千百而關要

知非錄

四

處終是含糊宜嘿時寂怕漏洩或不吐一字而顏色間已早漏洩此等差處皆在本原欲向末流檢制雖有拔山之力無所用之

士大夫相聚輕洩公事以致胥吏竊測因緣爲奸固屬不可然爲國爲民凡所以行已飭物臨政處事者自有合講究的道理若較論衣服飲食之間恣談私

如污穢之事與市井小人無異天下事何賴焉

人自有本來面目聖人教人爲學使之勤加洗滌不至點汙力加保護不至毀傷耳自俗學日盛看得經術與世務判然兩事幾卷圖書不過資之以取名利誦習時已毫無一點誠心及至應世另有種副當學問故於自家本來者塗飾之戕伐之猶自恨其面目之醜拙不悅於人也哀哉

知非錄

五

胷中如確有見地毫無疑惑須是聽其言也屬始得若沾泥帶水顧惜情面便生出許多葛藤是易所謂慢藏誨盜治容誨淫者皆自爲之招也又何尤焉爲上爲德當識治體而斷不可效婦寺之忠爲下爲民要順人情而亦不可用

如息之愛

清慎勤三字自是居官之要然矯激之清畏憚之慎煩苛之勤其爲害時有同於不清不慎不勤者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吾輩能周詳細密凡事不輕放過自是好處然其中煞有分寸若言詞喋喋實少而虛多行事瑣瑣小詳而大略則一

知非錄

六

生精力日敝於膠膠擾擾之境如塵埃中之昏鏡衝風中之弱羽濟得甚事

因循苟且是吾一生大病痛故事前不能豫脩事至不能斷制事後不能拋撇此亦志之不立也

惟其因循是以苟且二者相因病在氣質故克治最難

士大夫居鄉惟宜杜門讀書日以嘉言

懿行教導鄉里子弟如有年通世誼門生故吏臨莅茲土尤當避嫌遠疑非公不至斷不可干預外事營求小利自處卑賤以取輕薄

廉耻二字須於閉門時養成出門時試驗小而一介大而萬鍾道理原是一般若自做秀才時已將此二字斷喪殆盡又何怪蠅營狗苟奴顏婢膝終身倚牆

知非錄

七

靠壁傍人門戶沒箇自家站脚去處也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發已自盡爲忠推已及人爲恕以此自考原有許多不滿已量不近人情處如何可以自寬平易近人四字是爲政之要卽大學所謂絜矩也古來名臣賦性有寬嚴用法有疎密無有不平易近人者

天之寒熱有定候人之冷暖無定情吾

耳
立身惟不因人熱自不至不寒而慄

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又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
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晨夕誦此不覺肩脊自竦毛髮凜然
明理則所行自簡寡欲則所行自簡平
情則所行自簡

知非錄

八

安佚二字一生無用着處惟老者爲宜
然亦國家之養子孫之奉酌理準情道
所應爾若老者自求安逸則亦不可
有松柏又有荆棘有稻粱又有稂莠使
荆棘不生於道路稂莠不長於隴畝卽
爲物各得所矣必盡其類而除之則終
無盡理而嘉木或不暇封殖良田或鞠
爲茂草所損又多以此可悟陰陽能相

有不能相無之理若吾輩自去其私自
攻其惡則不得引此自寬非盡不可

天下精要之書原自無多正苦不能讀
不能記不能領會運用耳若誇多關靡
書自書我自我雖坐擁萬卷與自家身
心性命毫無裨益此與廣置田園任其
荒蕪者無以異余少頗好事中年後稍
悟其非而積習未除故書此以自儆

知非錄

九

士大夫幹辦公事當思深計遠長慮却
顧不得爭效目前規利避害專以應文
逃責而於國計民生漠然置之度外故
世不乏聰明才智之士而於擔當大事
常變不易反不如平昔厚重少文若見
事不甚分曉者爲可恃賴以所見有大
小所慮有遠近也

耻惡衣惡食原是兒童之見自入學讀

論語時已知深爲聖人所鄙而終身沾
戀不能自拔流俗祇此一點耻心不知
所用本原之地無非利根盤踞牢不可
破日引月長自甘卑賤更講甚德行事
業

凡事不可安排計較一飲一啄莫非前
定況其大者徒多一番擾亂合則生歡
喜心不合則生煩惱心胃中冰炭無時

知非錄

十

絲除之以應事接物總非虛受雖終日
晤對聖賢有何裨益故程子曰君子之
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聞人之善如己之善猶飲醇醪也言人
之惡如己之惡猶負芒刺也近覺得如
此亦是性情漸歸於正處

十人錦而一人褐則褐者愧矣十人褐
而一人錦則錦者愧矣此亦從皮毛上

生意見世間美惡之數有過於錦褐者
衆寡之形有倍於十一者惟內重則外
自輕耳

盛者衰之漸福兮禍所伏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可以無咎矣

莫以艱難辛苦而生怨咨此即是福澤
根苗到得發榮滋長後忘卻這般意味
饒你紅紅綠綠千枝萬莖不待風霜立

知非錄

士

時銷歇無根故也可畏哉

昔人云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
日近小人豈特子弟雖成德亦不可夫
便佞之輩非盡欲破國亡家也燕溺之
朋非盡欲喪德敗行也其學術識趨卑
污庸下一與之狎必喪所守此身如走
坂之丸不極於下不止可不辨之於早
哉

好利者多掩覆惟恐人知也好名者多表暴惟恐人不知也掩覆何心亦好名也表暴何心亦好利也其爲斷喪本心一也

前輩有云學弊虧此語自佳余謂終是爲中人說法耳顏子之犯而不校孟子之三自反其實聖賢何嘗弊虧耶

知非錄

卷

以身處之即性命亦不復措置乃知其力量堅定大不可及若養之無素遇利害僅如毛髮比便已欣喜震懼張皇失措何暇思及道理耶

有人云吾不占人便宜然亦不能弊虧余謂此乃占便宜之尤者也朱子云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却看

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有志者須着如此用力

天下事有漸至有驟至漸至者多敗於翫驟至者多償於激辨之早則漸者可

以旋轉持之堅則驟者不至決裂惟靜者能之

應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鬼車塗豕弓影杯蛇空中色相俱成實跡一心靈

知非錄

卷

明昏蒙蔽塞反覆沉錮即有倖中亦如醉人號呶忽雜一二惚惺何足恃哉疾言遽色大叫狂呼雖極可怒可愕之事亦用不着是皆暴其氣者也

應事接物最不可有痕迹雖極難處之事極難處之人皆有種恰好道理平心易氣與爲應接而相化於不知若拙手定添許多周旋費許多唇舌梗塞胸次

不能擺脫甚至再遇一事復接一人因錯成誤者比比矣此皆由於心之不敬不敬則不虛何處非滯碍耶

人生大患總是一箇舍不得爵位利祿舍不得遂至非道而處情好嗜欲舍不得遂至耻過作非無所不至俱從此處發脚然猶其粗者也學術之誤臆見之偏雖中無所私而爲害甚大必到大舜

知非錄

中

舍已從人處方可謂之能舍

世俗人相與有一種副當世務學問說來娓娓可聽亦似推移不滯者然辨之不早載胥及溺者多矣故吾人入世最宜擇交而擇交之道尤先正己

人有必不可強合者雖共爲君子亦不妨有不相知不苟同處人之入世味深者最難與言非拒之以不信則絕之以

不爲與自暴自棄者無以異此亦從讀書時念頭一差便墮落至此若果信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八字天地間更有何物可以撼動得必不肯取俗情世態陋規通套謨訓奉之繩矩遵之也

人生知交原不能多古人尚有舉世無知而惟誦詩讀書以爲尚友者若逢人把臂到處投轄與自己性情有何關涉

知非錄

五

不惟損德亦且主事

人之性情或剛或柔或緩或急雖約之貴合於中要各有自己本色不必千萬人皆一副面孔也若隨人屈曲忽冷忽暖與以順爲正復何以異

顏氏家訓曰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

如無學也余謂與此等人相對益當反已若吾輩口誦手書皆古人之糟粕而應事接物悉生來之氣習雖謹厚自持與彼矜已傲物者稍異其爲不識字均也

聲氣場中壞却多少人才以諂爲能以傲爲德生平誦讀皆爲此兩字用是侮聖言之尤者也此等氣習當如姦教淫色以遠之

古人期功之喪俱廢吟咏性情如此風俗惡得不厚

士氣卑靡正從虛驕處見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是何氣焰而孟子直以妾婦鄙之則順之爲害也人之自立何可草艸

質朴之人可與語其天全也和厚之人

可與語其氣靜也雕以浮薄鑿其天矣雜以矯戾暴其氣矣乃如之人見之不能知知之不能遠遠之不能速其爲損也實自貽感又於彼乎何尤

立身在清濁之間此語傷理清濁二字不容兩立如在其間則濁而已矣其不至狼籍太甚者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不然亦可曰存心在善惡之間爲人

知非錄

七

在邪正之間耶

察言觀色小人用之亦有一段因時中節之妙祇以心術不正其用愈巧其離道愈遠吾輩晉接之間物交外誘往往有陷於小人而不自知處辨之不可不早

與浮薄油滑人處不覺語言爲其所移久而與之化矣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

而終之以遠佞人有以哉

繁文盛則實意必疎應酬多則費用必侈晚近禮法拘末而忘本者尤多財用之虧訟獄之繁率由於此有意於人心風俗者不可不知

豫字之妙已不勞而事已集余每於閒時急緩臨時迫切故精神困憊而疎漏益多此非事累乃心累也亦是不敬之

知非錄

大

病

聲色貨利不過一霎之歡而壞方寸之地貶七尺之軀以殉之其輕重本自易辨往往覆轍相尋絕不知戒者由辨之不早也

驟至之紛華驚心而奪目使人喪其素守漸漬之情欲月異而日新使人忘其本來及至事過境遷心灰意懶雖悔無

及矣易於慾曰室甚妙

處事要以理為主不可爲外所勝外字所包甚廣略舉之則時務也人情也習俗也嫌疑也皆足以害理者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履險如夷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處困而通也其唯君子乎

精神凝定者其人品必端其福澤必長輕浮反是

知非錄

九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不止人家子孫勤惰所關每見多少老成之士宦成德立一念之急遂至縱恣晚節末路因以不振者多矣

富者衆之怨也名者衆之忌也儉以養德謙以下人庶幾寡過乎

治生是本分事一不循理則損智敗德生出許多罪過

人心甚危終身治之一念縱之便至墮落蓋人欲學好人則向上煞有等級學不好人則下流頃刻立至古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又云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可不慎歟

萬理俱載一心約於禮法之中則日精而遠之能周六合馳於穀利之場則日放而近之已失一身

知非錄

辛

慎言語甚難乘快一時不覺有誕漫支離之病勿曰何傷禍之門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人生敬畏念頭欲一時放下不得

應事接物一點照管不到即有一點病痛瞞得千萬人的眼瞞不得自家的心事不關我一毫干預不得事已到頭一點推諉不得

治人之道以省事爲先治己之道亦以省事爲先然惟清心者始能省事此卽居敬行簡之理也若以苟且糊塗爲省則謬矣

好善惡惡人之公心也而長短輕重之間其人之厚薄見焉君子小人於是分矣

民陷於罪從而刑之法不可廢也無論

知非錄

壬

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爲之長者原有心未盡職未盡處以致之使然則惻隱之心惡能不生以此察吏或可以得循良焉自姑息者縱之以爲恩而武健者殘之以爲能彼但見庭訊之下俛首帖耳甘心服罪而不知其心也噫

凡弊必原其所自生則救之不患無術凡法必推其所終敝則議之不敢不詳

若處易救之弊而立難行之法則法愈密而弊愈滋矣

應接處要因物不要逐物因物者其權在己逐物者其權在人成法如天平持之者有低昂而弊生焉救低者不過昂救昂者不過低而法平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有時弊有地弊有法弊有人弊大抵得如非錄

三

人則雖有三者之弊亦能救得一半體貼人情物理是爲學爲治之要

禁於未發之謂豫不特教事爲然治已治人皆當於此處着力余丙午年出都時同年姚魯思以詩贈行有句云政惟嚴肅教惟寬蓋用李西涯贈邵二泉語也予佩之不敢忘因爲之解曰所謂嚴者十分整齊先以治已則政舉矣所謂

寬者十分刻苦不以病人則教行矣每誦斯言深愧良友

矯枉不可過正救弊而偏即救處又生一弊不可不慎

士習不醇大抵在義理不足以悅其心故見小利則必動遇小忿則必爭爲之師長者雖嚴以持已寬以待人猶恐模不模範不範而整齊化導之無術也乃

如非錄

三

不能無欲因而賈利之不能有容從而忿疾之正孟子所謂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者又何怪乎成材之難也耶

爲政之道不可使人不便又不可使人太便不便則民無性情太便則國無紀綱

祥麟威鳳人見而愛之亦望而畏之此

君子所以不願爲鷹鷂也

讀捕蛇者說知苛政之擾讀種樹郭橐駝傳知善政之擾善政惡得有擾亦奉行之者擾耳

處順境而心危者其安可保處逆境而心亨者其險必濟故無不可居之地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與之人而其責皆在一己人若信得理真便當割住脚跟知非錄

香

做去若瞻狗回互必欲人人道好方肯向前天下恐無此理

居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能無不特不能無亦不可無也

公平信義自能得人小智小術掩飾人耳目能得幾時乎纔見得自己便想到他人纔見得目前便想到後日此是真

智慧

循良之吏最爲難得庸庸者無足論稍見稱於人大抵巧健者居多耳巧者馭之以術健者束之以法而父母之道亡矣其有盡撫育之恩嚴義方之訓視部內赤子如兒如女知疼知熱者幾人哉

包孝肅知開封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歐陽公代之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

知非錄

香

不至縱吏民安之薛簡肅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及居蜀則以惠愛稱其異同處正可以觀古人治理之妙若以形迹求之失之轉遠

生人者天地也不能使天下爲一面孔用人者帝王也不能使天下爲一流品惟準之於理乃爲大同故理同者不妨有異

本分事好做本分事亦難做故人能安心做本分事者天下無事不可做世間有好周羅外事者即知其於本分大有缺陷也若實寔下手做本分事何暇及此

官之治民猶父母之教子愛之則信之信之則親之父母之於子其恩之固結者久故也畏之則疑之疑之則遠之官

知錄

美

之於民其法之鈐束者斃故也夫民無古今也無近遠也而官欺詐之掠取之鞭笞之有情實而不得達有冤抑而不得申然則所謂父母者特名而已耳欲求上下之不相遁也得乎故循良之治要於用情而治道之成在乎持久

和同全在義利公私上辨若以繁文生來酒食徵遂爲和則詩所云方茂爾惡

相爾予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亦可曰和而不同也耶

克勤小物則用心日益精細行事日益平實

人之身心孰無病痛覺之早克之力幹旋處初無痕迹非大勇者不能家事國政皆有此類故兵法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又曰因其勢而利導之二語最

知錄

美

可味

政治畢竟以息事寧人爲第一義要知與怠惰廢業姑息養奸者迥別其本領全在居敬窮理四字

爲學爲教以分別義利爲先入門差却一錯到底雖聖經賢傳口誦心維皆以佐其罔利徇私之具那得更有壁立千仞人物

虛心觀理平心處事雖未盡當其失不遠若矜心作意以見聰明則其所恃爲極明處即其極蔽處久之物炫於外情蔽於中輾轉相因益就沉痾此心一點靈明日爲外物牽引東依西附茫無憑據矣

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此語爲用人者言耳若以自修則好名之弊未始不同於好利只爲有此好名之心不能不專在自己皮毛上人家耳目前做工夫其根本斷喪而不自知也

詞章之學終是耐不得闇淡兩字以此文格亦不高試看昌黎作詞章時是何等力量

儀節之間心稍不存便有錯誤不可不謹公所相聚最不可強尋話說非諂以

知非錄

天

婦人則炫以揚己若夫服食器用之美惡市井里巷之瑣細無關風紀互爲喧聒殊屬可鄙不如一默爲妙
常默則能收攝此心在腔子裏窮理自修臨政處事皆當有進益處
遇事優柔寡斷最是大病當熟讀孟子以藥之

知非錄

天

人生須自重若憑權藉勢依傍他人門戶當其轟雷掣電時早已灰冷烟銷其本亡也

天下有愛之而適以害之有間之而適以薦之者此處正可看命字然有義理存焉不得艸草放過讀易者默會之人不可有偏又不可自護其偏有偏猶可也自護其偏則必因救一事而旁及他事因庇一人而牽及他人以此蔓延

生奸激詭成變喪心敗名者多矣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自是鐵板不易之理篤信死守尚恐或失而環巧便利之徒開口好言通變然則聖賢非與

薛文清公云接待屬官於公事外不可少溢一語仔細檢點此語似易而實難

知非錄

辛

惟其難而愈不可不謹也

謙者美德也傲者凶德也然有意周旋俗情過徇人以非禮之恭亦足以招恥辱

天地只是一箇生字聖人只是一箇仁字故兵刑之用皆以行仁以全生也時時檢點常要見得自己不是則怨尤之心可以悉化

人事盡處方可言命故惟存誠主敬自

然過失少諸凡錯誤皆由不誠不敬也見獵心喜雖大賢不免故結習已深一觸撥不覺色飛意動終是涵養未純處李延平初甚豪邁養成時直與農夫野老無異是甚力量有意變化氣質者急須留意

知非錄

辛

人心之所存見於瞻視故高明者多傲沉潛者多怯爽直而不粗豪沉靜而不畏縮只是理勝理勝則氣自剛大理勝則氣自和平

人不可以已之學問病人亦不可以已之氣質槩人因已之理稍明而遂謂天下無愚人因已之氣稍強而遂謂天下無弱人以是爲教爲治人受其苦而化亦復難行也

讀書不精後多遺忘老來追悔無從補救惟教子弟是補救之法

日知錄云北方有二荒一曰田荒一曰人荒人家子弟天資聰穎者不少而教之無術日就暴棄此弊由來已久因循怠廢而不思所以救之可惜也

孝經第一章至第八章言不敢者九可

知善根只一敬字尚書三風十愆俱以

知非錄

垂

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惡根只一肆字有

志自修者於此持之不可不嚴

男汝功

汝劬

門人彭紹謙

彭紹觀全校

知非錄

終

知非錄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鄧鍾岳撰鍾岳字東長號悔廬聊城人康熙辛

丑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是編益其晚年講

學所記故取蘧伯玉事為名猶其自號悔廬之意

也

餘山先生遺書十卷附錄一

卷

〔清〕勞史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須

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餘山遺書

十卷》提要

序

姚江勞餘山夫子倡道海濱貫通大易所言三極大中之道若臚敘家珍確有據一本諸橫圖二圖推闡明曉發曇哲所未發言太極陰陽互根混淆爲萬象元元本本變化無方具能指其從出之源歸宿之墟見者驚若望洋要不外斯至理與焦贛京房蠡斗所量測不可以道里計太玄潛虛類多確確經世尚有未醇誤以霸爲貞元正氣流行謂二程所當匡正誠醇乎其醇所謂奇而法也懇惻引人以躬行身作之則而必自格物入雖終日言不離乎圖莫非鞭辟近裏示人之不可背乎天固不特適言所箴砭切于倫常日用令人毛骨森竦弗折而入于妄也初得朱子近思錄遂上沂羣經而深邃于易會其要領純粹精實卓乎集成嘗仰顧朱子在天之靈若敢若與之其宗法朱子爲嫡系承統無疑先是雷學使貫一前輩篤信是書顏祠堂以山仰餘光嘗讀宗傳學案知統諸編能專以朱子爲宗法者惟張考夫陸稼書兩先生鼎足稱大儒一謹嚴一中正而廣大顧獨推焉實能恢拓兩先生間域此非小子之私言詳研是書當自得之也延芳弱冠時頗有志實學及家遭屯蹙獨身奔驅南北風志蹉移倣作詩古文辭洎遊宦中州見桑山長元居恒閉門謝朋儕文酒之會心綽敬之叩其學出所傳遺書見示深悔初年所習竟

至無成因願學爲私淑弟子及轉山左借纂遺書先
受性本體次爲學工夫次第爲十卷議構朱子祠堂
于濂源書院奉三大儒配尋濫席僉峰與輯通志列
貫一于道學今山長以遺書刻成因共朝夕循誦奉
爲圭臬庶幾惕厲身心爲桑榆之晚葢云爾乾隆乙
酉長至日門人沈廷芳拜序

序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三極大中之道胥于是乎昭揭
吾師餘山先生研精于易深契四聖人淵旨于天
地人物之理辨其所從生推其所終極洞若觀火言
言確實所著遺書與同門友沈廷芳共編成十卷開
雕後有聞而知之者尋斯墜緒必能遠紹之也乾隆
甲申除夕門人桑調元謹序

序

餘山先生遺書卷一

門人 桑調元 敬編

河圖洛書圖合說

余嘗讀大學之書見聖人之學肇端于致知格物嗚呼格致之功寧可忽乎然今之號為學者遠取諸物而質之則曰勿知徒見物之紛紜而已矣近取諸身而質之則曰勿知徒識己之動息而已矣詢之以天地之大性命之微則又曰勿知徒謂理之杳渺而已矣子竊思之如物類之中征馬向金而驅馳耕牛繫金而踣躡玉兔望月金鳳朝陽其在人也仁義禮智之成性于心耳目鼻口心肝脾肺腎之成質于身大

餘山遺書卷一

而天地之上蟠下際造化之流行變遷蓋嘗察于圖書而得之矣河圖北方一六水生東方三八木三八木生南方二七火二七火生中央五十五土五十五土生西方四九金元氣播流左旋相生也而羲皇圖雖乘橫圖規而為圓實與河圖相合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是則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元氣播流亦左旋相生也午為馬向左而行則申酉金在焉故征馬向金而馳馳也丑為牛向左而行則歷金而至焉故耕牛繫金而踣躡也至于馬後之轡勒牛首之鼻轡皆以木若以牛向木故鼻轡在前馬先乎木故轡勒之木在後

餘山遺書卷一

二

也轡勒之設不以施諸牛而施諸馬鼻轡之制不以加諸馬而加諸牛非聖人強之也蓋自其性而已然矣程子有言曰羈勒之設不以制牛而以制馬因物付物而已迅速之舉用馬緩重之事用牛亦各從其性與才也卯為鬼坎盡酉中坎為月陰陽相昭故玉兔向西而望月馬酉為雞離盡卯中離為日陰陽相薄故金鳳向東而朝陽焉皆羊止終歲之壽以其隕于金也猴犬之壽亦以其自為金也金最利故猴犬善啣然酉亦自為金而壽促何也蓋以離盡卯中而離火剋也牛馬之形何以大猪羊之形何以小蓋南北之氣正而長故牛馬之形大東西之氣偏而狹故猪羊之形小然尚屬方隅之地猶未若酉雞卯兔居東西之正位更為微也若鼠宜大而反小以受土尅焉故也故鼠掘穴而藏于土牛羊何以有角犬馬何以無角蓋土氣盛極而金流且見陽而金始著故牛羊有角戌雖土盛俱在陰暗之地故犬雖無角而下爪最利且亦以夜用事若馬處火炎之地而去土益遠故無角且何以牛角向前羊角向後蓋牛自北陰而至東陽故角向前羊自南陽而歸西陰故角向後馬何以胎八月而生蓋午為火寅午一氣而午火出于三八之寅三八木三生數而八成數木成然後火生故馬胎八月而生也牛何以胎十月而生蓋丑為

土酉丑一氣而丑土積于四九之金四九金因生數而九成數金盛然後丑形故牛雖云十月而實盈九而生也羊何以胎六月而生蓋未爲土卯未雖爲一氣而迫于午火之烈必得水以滋土未在五五行中爲濕土濕者水也水之生數一而成數六水成然後上得附故羊胎六月而生也狗何以胎四月而生蓋戌爲土午戌雖爲一氣然火過烈不生物者理也氣左旋而來其所歷者四九金也四九金四生數而九成數此宜用生數故狗胎四月而生也然此獨用生數者何也蓋外成數屬陽內生數屬陰以內陰而外陽也自子至午左方爲陽故牛馬居陽地皆宜用外成

餘山遺書卷一

三

數之陽自午至子右方爲陰故亥戌居陰地皆宜用內生數之陰然羊亦居陰地而亦用成數抑又何也羊在五行爲濕土以土滋水水生數二而成數六雖在陰地故亦得用成數也若猪胎五月而生亥爲水雖生于金必得滋土而不溢况亥未一氣則未爲土土生數五而成數十此宜用其生數之陰以亥亦居陰地故猪胎五月而生也若雞卵十八日而生禽類又與畜類不同也蓋禽類屬陽而畜類屬陰陰本地地依天故反宜用旋行之天數且天用其全參天之法也故牛馬等用八九之全數禽類屬陽本天天雖包地而氣常行地中故反宜用靜鎮之地數地用

其半四九三十六兩折之得十八之數此兩地之數故雞鳥卵皆十八日而生也且日爲陽而月爲陰故禽類屬陽以日計畜類屬陰以月計餘非紙筆所能盡亦在人自會之耳要之十二支之法象列布于圖圖者乃從物類運行之位置而取之也若八卦之法象列布于圖圖者乃從物類所生之位置而取之也如乾爲午馬而午爲火在南東方三八木生之也惟此與十二支之運行無異者蓋午居正陽之地爲最尊故所生所運自不易也坤爲丑牛而丑爲土酉丑一氣西方四九金生之也亦且較運行之次而來居正北一以附水一以從生也離爲雉而離屬火東方

餘山遺書卷一

四

三八木藏之也故雉出于林坎爲亥豕而亥爲水西方四九金藏之也故水生于金然惟此四象中獨牛馬得生氣之盛故爲物力之大豕雉得生氣之平故爲物用之恒以其處四正之地也若震兌艮巽得生氣之微故其物用者泛以居四隅之地也然何以見其得生氣之微如兌爲未羊而未爲土十二支中列于西南者處運行之盛氣今列于東南者乃未土之埋根然必得水以相滋故兌亦爲澤而注于東南然又以兌爲金者何也蓋其發也爲土而其究也爲金與爲酉雞酉爲金十二支中列于正西者處運行之盛氣今列于西南者乃金氣之埋根且又遇土氣之

來生也然又以巽爲木者何也蓋合氣爲木而分氣爲金震爲辰龍而辰爲土十二支中列于東南者處運行之盛氣今列于東北者蓋以木土相滋而附于北方之一六水也不見夫龍騰于小乎然又以震爲木者何也合氣爲木而分氣爲土艮爲戌狗而戌爲土十二支中列于偏西者處運行之盛氣今則列西北者蓋以水土相滋而附于北方一六之水也不見天狗之惜陰乎然又以艮爲山者何也其狀爲山而實則爲土也此二圖併八卦十二支其法象見於物類者雖異實同也孔子廣八卦之象以乾爲馬坤爲牛而文王則以坤爲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至剛者莫

餘山遺書卷一

五

如乾至順者莫如坤故馬性至剛牛性至順一以屬乾一以屬坤此二者乃孔子始推乾坤二象特陰陽之大較也若再就乾陽坤陰而細推之則乾雖爲馬而馬又當分牝牡雖爲牛而牛又當分牝牡者理也既分牝牡理再不得以一純乾而兩分陰陽而實與乾匹者坤也故乾陽坤陰而坤又自當爲牝馬者理也文王不概言曰坤利馬而曰坤利牝馬其意亦是對乾而分牝牡爲言也且孔子推象始以乾爲馬象而後推廣乾象則又以乾爲駁馬駁馬至爲駁然若以健而順者爲牝馬則剛而猛者非牝馬乎是以孔子始雖以乾爲馬而繼又別而爲駁馬駁馬者

牝馬也其意亦是對坤而分牝牡爲言也是乾牝坤牝兩聖人之意何其默相合哉若坤之爲牛孔子始推象而以牛屬坤其後推廣坤象不以坤爲牝牛而獨別之曰子母牛子母牛非牝牛乎然既以牝牛屬坤而牝牛將安屬乎必宜屬乾也可知矣吾故曰孔子以乾爲馬以坤爲牛乃特陰陽之大較耳若再就乾坤而細推之孔子何嘗不以坤爲牝馬文王何嘗不以乾爲牡馬且孔子既以牝牛屬坤何嘗不以牝牛屬乾乎然始以乾坤分屬牛馬之象繼以乾坤分屬牛馬牝牡之象是陰陽之中又分陰陽之道也吁雖各分爲陰陽牝牡而其性情又有適相類之妙也

餘山遺書卷一

六

不見夫牝牛之善觸猶駁馬之善齧者乎不見夫子母牛之柔順猶牝馬之調和同其性情者乎雖然相似之間其理有不可紊者變化之際又有互根之妙也詳觀圓圖一氣東升去牛首而爲午一氣西歸轉馬側而爲丑升者截其上升者去其下蓋以物極而化上下循環左右迭運乃互根之理也且夫風聲氣之先見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是互根之理不大有顯著者與此皆二圖自然之法象孔子曰象也者候此者也又曰八卦以象告若雲峰不識文王以坤爲牝馬孔子以坤爲牛之意而徒謂象之不必拘不知大易一書皆是聖人假象以言理其中各有深意

誠若謂不必拘則六十四卦河圖洛書皆可以一切
歸之矣尚有易乎若王弼謂義苟應健何必乾爲馬
義苟應順何必坤爲牛不知概而言之雖曰健其健
中之理則無窮是以馬雖健而牡馬則以剛過之坤
所以不利于牡馬而有利于牝馬概而言之雖曰順
其順中之理則無窮是以牛雖柔而牝牛則以柔過
之坤所以不利于牝牛而有利于牡馬始爲乾配也
自此而外聖人之推法象其理有絲毫不可爽者使
不于此洞徹其義理本原雖云應健應順何以中多
變易哉卽如孔子既推乾爲馬象而周公于乾之六
爻以龍象之周公既于乾之六爻以龍象之而孔子

餘山遺書卷一

七

更有以震之爲龍象之者又有說也蓋以聖人之取
象非一端有原其全體之所自來而取象乎一物者
如始推八卦是也有摘舉其一節而取象乎一物者
更有于一節之中又摘舉其數目而取象乎一物者
如推八卦之象是也是故乾之爲馬震之爲龍孔
子原其象之所自出併兼其情性形體而推之也且
自成天成地成人以及于物類則造化推之已至第
四大級矣若乾之六爻取象雖大亦只摘舉其飛騰
變化性情之一大節而取象至于龍象之所自生周
公則未之及也夫惟乾可以摘取象于龍是以負圖

龍兩聖人豈相妨哉其餘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
有牛而無坤亦不過摘取其一節中之一節以形容
吾意中之義耳他卦爻亦可旁及相通要當觀其
成就動物植物而推于動物植物之中又宜別其類
也要當觀其成就水陸虛實聲色長短曲直而推于
水陸虛實聲色長短曲直之中又宜分其緒也要當
觀其成就始終形體性情狀貌或上下內外邪正寒
燥輕重本末而推于數者之中又當循其序也種種
不一各有條理且吾朱子有言曰易之取象似有三
種有本盡自然之象有實取諸物之象有自取那象
來明其義者吾嘗得其意以思而有味乎其言之也

餘山遺書卷一

八

使人誠欲知聖人所以取象之由必深明其理統之
在道則無二致散之在物則有萬殊也今既欲深明
其理自不得不散取物類之義以會其全是則聖人
假象作易之大旨也再如孔子以八卦之象近取諸
身以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等象矣而人顧有鳶肩
鳥喙虎頭燕頤龍行虎步以人形而寄獸象者何也
蓋人之生據圖象而論固得圖內中正之氣以生與
物類得旋行偏僻之氣者異然中正之中其內又有
卦象運行之數恰與物類卦象之旋行者同人之生
也適遭物類卦象之數則便似之矣再取天地之大

虛其氣之滓渣下沉而爲地以成四維而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之質寓焉地理家因之則土圭之制興焉其氣之輕清上升而爲天以麗七政而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象著焉天文家因之則推步之法行焉夫天地初開氣之輕清上浮而爲天氣之重濁下降而爲地此天道之所以運而地道之所以凝也至于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天艮山來乘乾位其氣上騰星宿隱晦故曰天傾西北而今之崑崙崑崙崑崙東南與風先天兌澤風蕩水搖土不能凝故曰地缺東南而今之大海注焉更取人之得乎天地之正氣以生者而亦論其畧蓋畜類反以河圖之左旋者爲經而以對

餘山遺書卷一

九

照者爲緯是以其氣偏觀乎馬向金牛繫金左右迭運反以緯爲經也極于午中極于子中上下循環又以經爲緯也畜類是以週一紀而力卽疲也人則以河圖之對照者爲經相旋者爲緯故圖從中起是以其氣正而男女之構精亦兩相對也更不見人之形縱而畜類之形橫乎圖從中起故人真得天地純粹之氣不與繁氣同也夫物之純粹者無渣故人之成形而無尾有由也朱子曰得其五行之秀者爲人又曰人得天地之正且通物得天地之偏且繁者此也卽子亦曰腳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者亦此也試又卽以人之成形者而論子曰乾爲天爲首

坤爲地爲腹然則耳目口鼻喉在首猶五行之成象于天也天象虛故其耳目口鼻之象亦虛心肝脾肺腎在腹猶五行之成質于地也地質實故心肝脾肺腎之質亦實故春以肝氣主令夏以心氣主令秋以肺氣主令冬以腎氣主令至于脾氣各寄令于四時一河圖之左旋相生也若夫一呼一吸爲一息而脉乃四至猶一歲之一陰一陽而包四時醫家因之則方書之術著焉然耳目口鼻喉雖著于首何以皆在面上曰南方生育之鄉故耳目口鼻喉五象著于面有由也五象之方位以河圖位置論之則火上水下左木右金中土也今鼻爲土居中固矣目屬水宜流

餘山遺書卷一

十

下而今反居上口屬火宜居上而今反居下何也曰河圖水火未濟之體口目水火既濟之用蓋精氣上升氣聚成睛而鼻土乘之故目居上然其用必得火而有明仍還其火之本體也水既注乎上水克火火下爍故口居下然其用必得飲而不渴仍還其水之本體也此相濟之用也卽如上止下動爲頤乃以陰從陽之義又不可以陽動陰靜而論也蓋陽動陰靜陰陽自然之情性以陰從陽乃陰陽匹配之大義也何以耳居側喉居下曰鼻土而生金生金故宜居側且避正位之火來尅也若木之在東河圖以循環之氣而言四正各舉其盛也今喉在下木雖盛于東而

實埋根于北方之水生用其根生之爲道本如是也
且木性直直者所居不偏故喉自上直下蓋河圖舉
全氣之盛入道用生氣之根況木氣本直此與河圖
雖稍異而實不異也大抵河圖旋轉對照之迹顯而
交濟功用之理隱一一難以繪出亦在人默會之耳
然耳目成雙口鼻喉惟有一者何也木火爲陽而象
一也金水爲陰而象二也觀卦爻之畫可知也若夫
鼻土則半陽半陰故鼻之上其象一鼻之下其孔二
也河圖之象圓洛書之文方則天圓而地方之象也
然又兩相附而不相離也故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卽人身具四肢乃地之形也而四肢之體又圓而不

餘山遺書卷一

十一

欬乃天之象也四肢以上下分之則兩地之數也而
每肢中又分三節則又參天之數也更若以人之五
指論之又具參兩之數巨指爲土土爲地巨指二節
兩地之數也其餘指金木水火每分三節則又參天
之數也參兩之合則成五矣天地又總一五行也噫
一指掌間而天地之數存焉是故萬物非天地不生
而天地又無不具于萬物之內也況金木水火四指
總計十二節以配一歲之月數巨指二節計二月作
閏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若其節目有長短之異
則又有月大月小之殊而補以閏者也積閏之法土
寄旺于四時土無定而閏亦無定如欲均而齊之命

指爲火火生土不必益之左小指爲水水土相資損
巨指之一節以益之則與命指齊左第二指爲金土
生金損巨指之一節而七分以益之亦與命指齊左
第四指爲木木尅土損巨指所餘之三分以益之亦
與命指齊不多不寡而適得其平妙理實有如此者
且五行中土爲實故凡見于用惟巨指之力居多卽
是四步當一歲四時之運一步三尺當一時之季噫
一手足間縱橫曲折無往不與天地之數相合也且
地象方而地之上下由天之所運一晝一夜其氣旋
行十二傳舍而不息故吸得此大地凝而不陷人身
之象亦方其手足之運共計十二節一動一靜亦往

餘山遺書卷一

十二

來而不息故能運動得此身共一道也孟子曰形色
天性也豈無自與且不特此也琴長八尺一寸九九
八十一數亦參天之數也其首尾兩端亦兩地之數
也按之以宮商角徵羽而爲金木水火土則五指信
手拈來而節奏莫不湊協則司馬子長所謂宮動脾
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
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以此感天地格鬼神
凡物情河圖該物理如此且又具人倫之道河圖東
方三八木太和之氣初施以張化育之功萬物莫不
資生而就養者要皆仁之發也故父子之愛天地之
成性也則恩尚焉南方二七火太和之氣條暢已極

以盡化育之功萬物皆相見大小先後莫不秩然有序是禮之著也故火炎燦照兄弟賓主有天然之次第而不亂焉北方一六水生氣已盡復含生氣繩繩不絕於理則為智包眾理而基萬化是故繼宗祧而繁嗣續則百世之宗文係焉蓋夫婦之道也西方四九金氣嚴肅成就萬物各適宜以得其分于理則為義摯斂萬類而成其斷制殺列等殺而昭其明威蓋君臣之道也中央五十土氣無定位分旺四時惟變所適于理則為信統四序而合其道是故議百行而助其德則五倫之義理藉以明焉蓋朋友之道也嗟夫河圖具人倫之道如此試更即以人之成性

餘山遺書卷一

五

于心者而論之性即理理不可見然理氣不相離而理寓于氣見氣則見理矣人得天地父母陰陽之會則成胎至五月則分形肝之象成矣此仁至顯著之處也心之象成矣此禮至顯著之處也脾肺腎之象成矣此義智信到至顯著之處也然而性獨具于心者何也蓋心于五行屬火在河圖居正陽之地在吾身居一身之中火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而甚為虛靈故心為眾理之會日中為市故心為理市若胎五月分形而十月以生者蓋河圖中宮之五生數也其外十成數也圖從中起故人得中氣以生實與眾氣生成之數不同焉故也昔吾朱子以元亨利

貞推之于時則為春夏秋冬更以仁義禮智信配人之五臟寧非此貫通之實理與且夫事理之最精微者莫幽于鬼神然亦可按圖而知之也自子至午左方為陽一人之生而為人之象也自午至子右方為陰一人之死而為鬼之象也然自子至午左方順行固屬陽而兌離一陰震二陰其陰又有在于陽中逆行者一生人之動而又有卧息之陰之象也自午至子右方逆行固屬陰而艮坎一陽巽二陽其陽又有在于陰中逆行者一死鬼之靜而又有昭明之陽之象也故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至于水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皆周禮大戴禮中所載以上應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數嗟夫可見圖書之象乃一天地萬物之譜也昔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以至于昆蟲草木無微不合邵子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然人欲知所以然之故則太極其要也

餘山遺書卷一

六

餘山先生遺書卷二

門人 孫元敬 敬編

原性前論

昔朱子謂人物之性則同獨所付之形氣不同而有異此只據其理之源頭大同處說而條分縷析則自難槩論矣嘗閱大易圖書并義皇橫圖圖知化生萬物之理合理與氣二者各有先天後天之分焉蓋自天地初分兩儀既立二氣絪縕至寅氣化生人之始天地以五性五行之理氣互相凝合而生人人因稟受之以成性成形此乃先天之體也及其人胞地中漸為滋息性形之既成于是人能呼吸動靜墮地之

餘山遺書卷一

時又稟受得天地陰陽干支之理氣此乃後天之用也先天之體五性五行天地之理氣無乎不全此則人人皆同後天之用五性五行干支之理氣每多偏而不全此則人人各異夫自氣化生人而後天地既立人墮于此則有形化故男女構精形化通禪生生不絕其理氣各有先後天之分至今猶如此也今人之父母始交合而生胎此乃稟先天之理氣及與母分胞生之時此又稟後天之理氣子思云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是指人先天中所稟受之理而言體也子平之言曰乙與庚合長存仁義之風戊與癸合少長無情是指人後天中所稟受之理而言用也先

天稟受之性無有不善後天稟受之性干支之理有善有不善由體用言之先天之性道則同後天之性道不同豈獨氣稟之有異哉體用二者用之權勢每重于體體用相乘不能相合後天陰陽干支之理每多偏勝不全于是有凌奪本體之患錯雜不倫此人生之所以萬有不齊不獨氣稟之有異也朱子所云氣稟或異者是指人先天母胎中所稟之氣而言夫母胎中之稟氣因形化通禪之久雖漸漸移而稍異亦不害其本體也至脫胎時所稟之氣則更有異于是用有累于體矣天之元亨利貞之德分配四時人性之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臟天德流行見于四時

餘山遺書卷二

乃元亨利貞之德發見于四時也人在母胎心肝脾肺腎五者乃五性之分著而成此五臟也必待臟氣既足然後分胞故人無有五臟不足之人因斷無五性不具之人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云性善者此也及人在母胎分胞之時干支或多偏勝缺陷用之理與體不能相同而因有作用之異先天中五常之德仁義禮智信先後循序而來毫無偏勝故程子云仁義禮智分言各自一德所以元亨利貞之德流行四時毫無偏勝且有二十四節之理節之故人在母胎中性分五臟始于鼻鼻者信也信者成始終之道也此可見先天中無偏勝之理及後天稟受干支五行

之理氣乃先後無序重疊而多偏勝理有偏勝因此氣亦有偏勝即以理言已與先天之理不合而況氣乎人既脫母胎理無權而氣有力因此與先天本性益遠矣然不論人先後天之氣只論人先後天之理雖有參差此中尚不大遠所以孔子有性相近之說乃為先後天相參之論不然只以先天論之即孟子所云性善何相近之有又不然只以後天論之有善有不善亦何相近之有惟先天後天體用交互固有因用以傷體亦不無因體以救用性不能盡善亦不盡惡故曰相近孟子只以體性之善立說固為中人造德之論孔子性相近兼體用立說即教人慎所習

餘山遺書卷一

三

亦無非欲人修德以復其初相近之說亦從善處一邊說也然何以又有上智下愚之不移也蓋復卦五百四十年七政各司一天運一大轉天之理氣一清上智生焉後天之用合先天之體生性盡善其中治極當亂天運乖張天之理氣大濁下愚生焉後天之用傷先天之體生性極惡故其中因有上智下愚之不同此非習之所能移也故程子云二氣高運分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分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分偏駁其宜有種粹美兮會元之期至哉此言夫人性中有體用之分吾蓋得之于大易圖書并義皇橫圖二圖圖書有對待流行之用對待之陰陽是體流行之陰陽

是用義皇因之畫橫圖二圖橫者體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覺先者也圓者用所謂易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變化化之理莫不先後依次而來已應不覺後者也夫人與物之不同其性者何也邵子云脚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蓋謂人生于震物生于巽震乃乾之陽也巽乃坤之陰也易謂陽善陰惡人物之性何以得同夫震自下而上凡天下之事自下而上順也正也陽氣輕清通也故人之生其形與氣得其正且通寅震之界為天地三陽之分邵子謂寅申乃陰陽之限乃陰陽折衷地也故人生于寅震居陰陽之中為道揆而作絜矩故

餘山遺書卷二

四

能折衷義理寅震遠取諸物為虎為貓其目中之精隨十二時辰能為圓斜偏正橫直之量以定時刻之先後毫厘不爽益大可驗夫巽乃坤之陰也自上而下凡天下之事自上而下逆也倒也非正也陰氣重濁下降塞也陽正陰偏陽善陰惡自然之道故物性陰惡其形氣得其偏且塞且直上者為經橫去者為緯故物類四足橫立橫走且陽奇陰偶奇一故人心能主一而有定陰偶故物類之心蠢然無定物類皆發生于巽獨成形于申者乃猴也自上而下為陰氣轉角之處故弄猴者以翻丁倒為事處三陰之地為陰之限陰屬夜故猴于夜啼與滴漏毫厘不爽物類

若走獸牛馬之屬其亦具心肝脾肺腎五者論之似亦具五性但與人比之其形氣非陽氣之輕清則犯陰氣之重濁便載不得性命之精理况稟氣一倒一橫所謂顛倒其五性橫逆其五行也何得與人性同其餘物類并五臟缺而不全氣亦全無者動植之物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火炎上水流下各從其類各極其偏安能及人之天地合德而生五性五氣全稟于陽之正也耶大易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却乾坤坎離作天地之體日月之用只有三百六十爻以當天之三百六十度天之七政運行不出三百六十度人事不出三百六十行走獸飛禽水族

餘山遺書卷二

五

蠶蟲草類俱不出三百六十屬此天地之化生萬物各一其性者于大易圖卦爻備之矣人或疑于物類皆不止于三百六十者不知三百六十者乃卦爻總數之綱其綱內又有小目如乾馬屬陽陽數三有馬驢騾三者馬是綱驢騾是目坤牛屬陰陰數偶水牛黃牛二者水牛是綱黃牛是目餘物皆然故一物各有一性豈得與人類之性同也哉中庸云能盡物之性不可與人性同論要就物之本性言之如馬使之司步司征牛使之司耕犬使之司戶餘物皆然此所謂能盡物之性也夫至誠何以知之乾為馬又乾為首首最有力是以馬絡首坤為牛屬土是以牛穿

鼻二者物力甚大難以控御聖人扼其要而制之牛以耕為事牛屬土坤亦屬土各從其類也坤宮之氣左旋向東而上則春矣故牛于春耕用力居多其繫金而行何也坤生于午中從右轉歷西兌金而向東故牛繫金而踴躍焉牛獨有肩者坤氣從下左旋而上東用力難上故牛前有肩以任軛馬向戰場者乾右轉向西屬金鄉馬所以向金韋劍戟而踴躍也且多云馬無肩者乾氣從上過西而下易也但恐前失故馬有後勒牛牢用低馬廐用高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之理也牛趨逆風馬趨順風乾左旋數往者

餘山遺書卷二

六

順坤右轉知來者逆乾健也故使之行遠司步坤厚也故使之任重司耕此所為盡物之性也犬使之司戶推廣八卦艮為狗又為門闕各從其類艮狗于夜常棲于門傍而開竇艮前一位乃坎也坎為盜犬司戶防盜艮止也盜遇犬則止坎居酉宮至酉時則夜矣夜則盜用事之時艮狗亦當司戶之時也坤母獨居門闕之內而乾父往于外為布帛為釜貨物藏于坤室是正坎盜之欲竊者也左震為大塗左離內虛外堅為析兌為口巡夜者傳呼從大塗擊柝而來坎又為隱伏艮又為徑路從曲徑避之故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此人與物各因其性而盡之者也

原性後論

予論性有先後天體用之分人不能無疑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試問此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吾蓋細察大易橫圖二圖而有以知其理也蓋橫圖是太極儀象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生出之序爲經爲體圓圖是太極儀象八卦以及六十四卦運行之序爲緯爲用天下之一事一物莫不有經緯體用相對而成程子謂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豈知出此二圖或爲橫或爲圓或爲直或爲方無不陰陽角角相對乎人在母胞中經分五臟理脩五性是天赋人性生出之序此一截是人生資父母

餘山遺書卷二

七

之理氣以成形成育之權尚在母此生之事也而性之體具焉及脫胎與母分形受天地支干之理氣是天賦人性運行之序此一截是人生自己另受天地之理氣以立于世此養之事也而性之用行焉此二者不患人性體之不同只患人性之用有不同耳性體五者無乎不全亦無乎不善蓋生則俱生五性無重疊偏全之異性之用則寓于年月日時支干之中陰陽順逆旋轉五行錯出以及時刻之多寡五行之理氣多重疊偏勝錯雜不齊因此氣質有美惡之異非此氣質之自能爲異也後天之性有過不及使之然遂與性體不能相合而有賢不肖之殊矣

夫人合先後天之體用而有其性矣其情之未發又是性之體及情之既發又是性之用此二者不患人性體之有損只患人性之用有或撓之者故審幾慎動爲吃緊也人與母分胎之時其受天地之五性以寓于干支八字之中又是性之體及干支之理氣五年作一運又是性之用假令干支中所寓之性體雖善及干支之理氣行運爲性之用者如遇美運則福至心靈而爲美矣如遇惡運則運退色迷而爲惡矣此亦是用中之性體用相對也夫人之有性固宜合先後之體用言之而性道始明然不可謂後天之所付有未盡善而遂可苟且而爲人後天之所付有大

餘山遺書卷二

八

不善者其惟下愚乎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外大都皆中人耳後天所付之性不過未能盡善如先天之粹耳故孔子曰性相近兼先後天所付之理言之下句卽教人慎所習也且人道生于寅邵子以寅申爲陰陽之限乃陰陽折衷地也易謂陽善陰惡故人生于寅震台先後天體用之性而善矣後天之性卽有不同不過稍有過不及之異耳既生于寅震卽付人以範圍至善之權度使之隨時處中凡義理之輕重長短大小曲直無不一一以寅中之道揆之使之無過不及其調劑又妙寓于後天過不及之性中使之與聖同歸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程子亦謂

率性之道固天脩道之教亦天也蓋于參天兩地之妙裁舉一二端而可例推矣天屬陽陽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聖人以陽全之義裁之而用其三謂之參天地屬陰陰之象方者徑一而圍四四合二偶聖人以陰半之義裁之而用其二謂之兩地此聖人豈用自已之聰明而裁之乎蓋乾爲天推廣八卦乾爲馬馬之蹄徑一而圍三全用之坤爲地推廣八卦坤爲牛牛之蹄徑一而圍四牛蹄四爪四用其半此參天兩地非矯揉造作而成于此可以見脩道之教亦天矣夫人生于寅寅中之理爲道揆亦有可驗其實者遠取諸物震爲龍先天震兼寅後天震亦兼寅神

餘山遺書卷二

九

龍之遇潛則隱遇亢則退出潛離隱或躍或飛無不變化各當其時以龍屬陽得寅三陽折衷之地故能隨時處中而各當如此萬物中惟龍能大小出沒沒有無震蕩天地而爲最靈非如他物之枯于形體周公孔子于乾象發之其次又莫如虎周公孔子于革卦之象發之曰君子虎變虎嘯龍吟風起雲騰之理皆寓于人性中故寅之爲道近取諸身在平天下爲絜矩在君子爲道揆爲執中之權爲一貫之則爲用中之理爲建中之治遠取諸物爲土圭爲倒杖爲規矩爲臬木爲權度嗚呼寅之爲道乃天地與人之大寶孟子之所謂良貴邵子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

子不爲耆者此物此寶也又曰脚踏天根始識入手探月窟方知物天根爲震月窟爲巽先後天之卦位皆兼乎寅申細讀大易始知上天命人之妙理羲皇先大已涵其意而文王於後天始發明之吾夫子既作序卦傳又作雜傳早露出天根月窟反對三十六宮往復之理而邵子乃爲之作歌咏嘆後之言性道者必當本諸此也吾夫子言性道之理於別書罕見獨於上繫第六章并說卦傳中論著數卦爻之後即舉道德義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深切著明而屢言之如連珠一串以示萬世後之原性者舍易圖卦爻無由也夫宇宙中物物固是太極之理流行其中

餘山遺書卷二

十

有理一分殊之別豈可只知其理一之源而不講其分之殊乎故孟子曰然則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早有以明人物之性不可同日而語矣

參兩理數

大哉易也古今之運其不出於參兩之理數乎其道畢寓乎圖書河圖圓而象天屬陽然陽必根陰也故其數則從兩地之法相對而數之也天一地二等云云皆屬四面相對洛書方而象地屬陰然陰必根陽也故其數則從參天之法而三數之也天一地二等云云皆是三方相向古今之世運卽寓之是以邵子謂唐虞當中天午運之會是河圖順生左旋之理數

也邵子又謂地氣自南而北爲世運之衰是洛書三方逆克右旋之理數也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蓋河圖洛書實相表裏天運地理人事三者妙合而得其平其旨微矣或曰邵子之言子何以驗其實乎曰道所以蘊象象所以顯道吾朱子亦有言也天下之聲色貌象皆有其理之所自來知道者必知象午于五行屬火其性則爲禮其位當南方離卦之正陽帝位也故易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是以唐虞夏三朝交際均以天下之帝位相讓此讓之大焉者也天下之禮寧有加于此哉此火之性所以爲禮而最彰明較著邵子之言可徵者一也易

餘山遺書卷二

七

謂陽善陰惡午中一陰始生當五月姤卦之象朱子釋姤象之義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朱子又於午以臟屬心午亦爲天心而姤在焉大圓圖可徵此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一執中之統所自起邵子之言可徵者二也午爲離八卦中離象近取諸身爲目象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邵子之言可徵者三也午當離離象遠取物吾夫子以爲龜也故命禹定水土之後天錫禹神龜而出于洛此又洪範九疇參兩之數所自起邵子之言可徵者四也午當離子當坎子午相冲離坎水火相射此堯舜時所以澤洞無涯之水所由溢邵子之言可徵者五也離

主文明自己之午天上太微垣居之實爲禮樂光明之宿子曰煥乎其有文章邵子之言可證者六也離爲雉雉爲文明故鳳儀獸舞適當離位萬物相見之時邵子之言可徵者七也太極運行道顯乎法象可言者尚多余不必更瑣瑣總之邵子之言本乎圖書天道固如是即古今道統相傳之理數亦可按圖書參兩之義而知之孟子曰五百餘年而聖人出是大易天地九六之數參兩之義也六者六甲也九者九其六也六九五十四五百四十年天地之大運一週故姤卦陰氣盡復卦之陽又生于下朱子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豈偶然哉先儒

餘山遺書卷二

主

有非之者亦不自知量也象與傳曰朋來曰剛反曰天行又曰七日來復是六九五十四之數已終其理數豈謬乎故吾朱子之釋傳曰陰陽消息理數然也又曰九者參天之積數也六者兩地之積數也又曰九六數之變也又曰六甲本二中而出之合文王周孔朱子之言皆可合而徵之易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曰凡數皆始于此數之源也然數必根于理理之源既晰而後及於象數則其學乃益詳達道有五洛書中宮皇極之數亦五聖人以道濟天下其理俱不外此實天之所以授受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圓圖餘說

或問於余曰子於圖中辨論人性物理詳矣然具之爲道也大細無不該遠無不屆故迎眸而上引盼而下無非易無非道今試舉物類中馬驢騾類何以有三牛類何以止於二羊何以棲灰猪何以飲臭狗何以食穢虎何以傷人且死而不仆也曰此可按圖而稽之也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乾象爲天天象圓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乾爲馬驢騾馬屬也故馬與驢騾之類三圓者徑一故其蹄圓而一旦常懸一爪爲徑一着地三爪亦圍三之義若騾不生屬西方陰殺之地也坤象爲地地象方方者一

餘山遺書卷二

七

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坤爲牛故牛類止於二四合二偶故其蹄開而爲二且有水陸之異陰中又分陰陽也羊於支爲未乃亥卯未三合東方之木氣歷午火則成灰故未位西南羊之所以棲灰也狗於支爲戌於圖爲艮故曰艮爲狗河圖左旋輕清之氣上升爲天重濁之滓下降爲地戌艮正居右轉之下重濁之方也最重濁而不潔莫如戌土狗之所以食穢也猪於支爲亥於五行爲水於圖爲坎由戌艮之重濁而來則水不潔猪之所以飲臭也虎傷人者人生於寅推之獸類寅爲虎人虎同宮故也且寅於五行屬木木性直故虎死不仆其頸直亦其性然

也又問鼠有二種一種名啼鼠無目嘗互咬尾相連而行一種有目其類或升高或窟地何也曰鼠於支則子子中一陽生陽升陰降陽明陰暗子以後生者屬陽陽明故有目一陽未生以前者屬陰陰暗故無目陽升故升高陰降故窟地且隣乎戌亥轉角之地天氣一周已盡是交接之所故交相咬尾連類而行併有臭氣亦近戌亥重濁故也問朱子有詩云鵲噪不爲喜鴉鳴不是凶然則鵲鴉果不關於吉凶乎曰此言所以致吉凶者不是鵲鴉之故鵲鴉不過能報吉凶之兆耳其所以能報吉凶者亦可按圖而知之易謂陽善陰惡故陽主生而吉陰主殺而凶且陽之

餘山遺書卷二

十四

爲色白陰之爲色黑鴉之得氣從圖右旋而來故其身黑然實生於子中之一陽而稍偏適當夫頸上故頸白白主明且頸引領也引露凶機歷陰殺之地而至是凶之兆也鵲之能報喜者鵲之得氣從圖左旋而來故當寅之月令鵲始巢屬三陽交泰之候爲泰卦身半白半黑白在內而陽爲主陽長主君子進寧不可喜乎問參天兩地而倚數非由聖人之機巧所成乃自然之理可得聞歟曰卽以天地生物之屬驗之其理可見蓋本乎天者爲動物是以飛禽上升屬陽陽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故鳥足三爪爲圓三除去上一早爪爲徑一本乎地者爲植物故走獸不能

飛屬陰陰象方為坤坤為牛牛之蹄爪四合二個故除去上二小旱爪惟兩大爪着地是兩地而為二也若人手足之指有五能會合天地之全是以參兩之合則成五矣問兔何以前足短後足長曰卯為兔東方木上升故上足短登高易升高之象也觀乎此即可知猴之能翻丁倒蓋坤申之氣自上而降也且卦氣屬坤故猴之子母最親且可知鷹捕雞之理以鷹屬申金之氣所生故爪嘴最利下一宮即酉位酉為雞所以鷹俯捕雞且獵人之欲捉猴每用鷹以捉之者亦由此也蓋禽獸不仁處同宮必多忌害耳又問棕櫚之葉似芭蕉芭蕉之葉相連可以作扇而棕

餘山遺書卷二

五

櫚之葉雖似而不相連只可用皮何也曰此一種木氣出於酉宮與雞同宮雞有翼翼能致風故芭蕉如雞翼可以作扇棕櫚之生在暮春之辰月鳥於暮春見水必浴浴則必致羽散故棕櫚之葉散而不相連浴則其足必立水傍其足有鱗不累水故棕櫚之皮利用水也且棕櫚子鳥食之而化生其苗妙理亦存乎此也問生果之木嘗宜接之則果始多生何也曰草陰而木陽果木乃陽中之陽也陽必須得陰配纔能生物木之有根梢也論其理則下根頭有力木之所由生者也若上末梢實資下而生木生果反着上梢何也曰陽上陰下陽君主之而陰隨之蓋臣道也

妻道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昔程子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豈僅識其名而已乎宜識其所以然之理也所以古大儒即於細小之物必欲洞見其性體昔王文成公格竹理至七日嘔血因謂程朱二公大謬噫是不知性之為性併不能細玩易圖即格至萬日亦不曉問草木何以有氣而無靈以其背乎陽明正直之氣顛倒錯亂故也頭反向地下尾反向天上枝亦錯亂無倫其所以然者何也以其本乎地者為植物地道屬陰其理則陽明而陰暗陰暗不明故顛倒錯亂有氣無知併植之而不動地原不動也是以荀九家於坤之推象有云為迷也天下之人

餘山遺書卷二

六

作事多錯亂者亦因暗昧不明之故吾一日見蜘蛛結網不覺大笑蓋蜘蛛純稟地氣坤為大腹故蜘蛛大腹陰數六故蜘蛛六足且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故腹中之絲管係之虛空結網其象圓周圍觀之恰如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象而為經更從外視內又如七政之各有層次而為緯及其中居則真如天包地外地圓天中之象也更見人一日下莧菜秧一人問莧子何細乃爾蓋莧屬陰其得氣在一陰之始生故卦五爻皆陽指上六之陰為莧夫一陽氣微一陰之氣為尤微故莧子最細且易以為陽大陰小也又問云金星

大水星小常附日而行何也吾雖不習天官家書亦可按河圖而知其理圖中北方一六水水星也西方四九金星也金星九九者陽數水星六六者陰數易以爲陽大陰小故金星大而水星小也常附日而行者太陽爲日居一而數則連九此金星之所以附日也又太陽爲日居一一與六合此水星之所以附日也細推之天文之要理皆在是矣昔邵子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者此也

餘山遺書卷二

七

餘山先生遺書卷二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三

推廣八卦序義

門人桑調元敬

神矣哉易書至夫子廣八卦之象此易之將終而繼以亂辭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其彌綸天地者哉即吾朱子於上古聖賢之書無不序正獨於八卦之廣象猶闕焉未及議者蓋其於先後天兩圖亦謂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故有以先天合講爲非之語小子某豈敢獨炫其智乎良由咀味大易諸圖而竊似知之故今亦不自知其言之肆而試陳其說夫其易之取象王介甫謂皆屬寓言六十四卦中誠有寓言若謂

餘山遺書卷三

皆屬寓言則非也即執象非掃象亦非之言亦未爲至當夫天下之聲色貌象皆有其理之所自來而天下豈有道外之物乎故聖人於八卦之象合先後兩圖圓推其變化之理而極言之無一之或虛者也其必兼先後天言之者何也正所謂原始要終推廣其變化以見易道之妙乎故其中有曰其究也云云且其卦象亦本先天對待之義而亦不失夫八卦之正象但由人不識義爻畫前之易更不察夫二圖之精奧徒拘文章義難以融貫第一要識得太極是何等物件於此大著眼孔細着心胸精玩二圖自然可睹乾之第七章以乾爲馬今之馬實乾之餘氣爲之也

何也達地不息者乾也行地無疆者馬也且也天左旋而向乎西西者肅殺之地金革之鄉故征馬亦每向肅殺之地歷金革而從事也况馬之肉其味酸熱作酸於時爲夏而乾陽之性亦熱且乾參天而爲三故嚙與驢及馬亦止乎三皆行地無疆者也是乾之餘氣散而爲馬也斷斷然矣若其爲天是與震雷巽風一例看爲圓是與巽之爲長坎爲弓輪之曲一例看是就乾之第一大階級上講爲君乾之尊爲父乾之生是與三男三女以人道一例看是就乾之第二大階級上講若爲玉爲金蓋其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石爲剛而土爲柔金玉者石之精也而以陽剛

餘山遺書卷三

二

陰柔之理言之故乾爲金玉此就乾之第三大階級上講爲寒爲冰爲大赤是陽變陰而爲寒爲冰陰變陽而爲大赤以見陰陽之能變也此就乾之第四大階級上講爲良馬得乾粹氣爲老馬是乾之衰爲瘠馬得乾之剛爲駁馬得乾之躁是即乾一氣之中有辨別如此不見夫乾卦有潛見飛亢之不同乎若其不言牝馬者屬諸坤也前另見圖說是就乾之爲動物上講亦第五大階級也爲木果諸先儒謂其能資始故以爲乾就植物始終之理而言之也不知就其始終而言之爲木果者貞也是坤以藏之之意也若云貞下是元其理移下一級矣并爲字亦不切當且

本乎天者爲動物本乎地者爲植物木果何以乾爲之乎以揲意論之蓋物有動植之分者是陰陽之大分也若細推之陰中有陰陽之分而陽中亦有陰陽之別也故植物雖屬乎陰而又有陰陽之別是以植物又有陰陽之分若再就木論木而木又有陰陽能果者陽不果者陰再就果木而論下根梢屬陰之盛上梢果屬陽之盛夫子以乾爲木果者此也試觀人間接果木是陽欲陰配之義後方多生果矣且更論其情勢則下根梢有力木之所由活者也上梢頭實資下而生何以後來果實反隨着上梢頭不知其理陽上而陰下陽君主而陰隨之蓋臣道也妻道

餘山遺書卷三

三

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於此益見乾之爲木果也其理彰彰矣是就乾之爲植物上講亦第六大階級也而能變化如此其可端倪誠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矣

論成性成形

陰陽遞禪而來理氣無先後性形合一而來理氣無彼此但就理論理而理有先後故有仁禮信義智之序也就氣論氣而氣有先後故有水火土金水之序也理氣雖無彼此然理爲氣主理以生氣氣隨理轉氣以載理五者先後互根錯綜變化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成此人身於是有仁義禮智

信之性心肝脾肺腎之形人生有性有形如是焉已矣

河圖天地交一

傳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朱子釋之曰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于地之中也此理也亦可於河圖上見之中央五十土方而成質者則屬地矣外面水木火金之氣圓而旋繞者則屬天矣一爲太陽之位居下之中非乾動之直乎下六爲太陰之數非坤動之闢乎乾坤之氣直闢相交非天氣上升地氣下降之道乎其時也在冬至一陽始生發於子

餘山遺書卷三

四

中而爲復焉若乾在上而反居下之中者男下女之象也至於坤受胎之後地上由東而南而西者則又胚胎發生之候也朱子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妙哉

論草木之性

客有論及草木無性謂其無知也因論及禽獸有性謂其得仁義禮智之一也吁豈其然哉如謂草木無性中庸何以言盡物之性蓋凡所生之物莫不有性故廣推八卦變化之象始推八卦之象於天地繼推八卦之象於人物終推八卦之象於草木曰爲萑葦曰爲木曰爲蒼筤竹且中庸言語大莫能載語小莫

能破若草木無性則是性有可破性有不能載者矣安得謂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乎客又辨曰盡物性恐只是盡禽獸之性如禮經所云無故不殺犬豕盛王之世雞犬不夜驚不毀巢不毀卵物各得安之類者皆是或草木不在其內曰書不云方長不折化被草木乎故堯舜之世蒨蒨屈軼蕢荑生庭麥穗兩岐伏義文王著草生蓁孔子慕更生楷木高宗修德而祥桑死此皆聖人盡己性以盡物性之所在也降而賢人亦能感動乎草木如哭竹生筍萊公之竹紫荊復茂亦無非同得天地之性故誠動于此相感于彼使不是皆具其性何

餘山遺書卷三

五

能感于彼乎草木遇春而生遇秋而斂對日而甲拆向上而生芽亦一定之變動趨舍也人得天地貞元之全氣故極靈是以無所不知禽獸得貞元之偏氣故靈微僅能運動草木得貞元之散氣故靈益微僅能辨秋冬而已總之人得天地之全禽獸得天地之偏草木得天地之微安得謂草木無性且醫家辨藥性諸藥之寒熱溫涼與人之陰陽血脉無不相奏合亦無非同得天地陰陽五行之理而性道相爲流通也嗚呼天地間無一非性之流通也如云禽獸得仁義禮智之一則已過矣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即人雖具此性尚有不得其

全泥于禽獸之無倫尚安得爲仁義禮智之一乎故犬不遇司戶雞不過司晨牛不過司耕而已矣即蟻蜂知君臣虎狼知父子之類不過止此一隙之明母論他端不能推卽此一端亦豈能全盡其道乎尚可爲有仁義禮智之實乎嗚呼今之人尚無仁義禮智矣不亦大可痛哉

草木無靈而有氣

草木無靈而有氣以其不得正發之理而徒得播散之氣也蓋自太極之真發而爲正正有浮實降一等則爲粗粗有輕重降一等則爲偏偏有多寡更降一等則爲繁繁有等殺然自正而下雖有粗偏繁之殊

餘山遺書卷三

六

亦尚能秉得正發之少許故能小有靈皆以靈用事朱子曰虎狼之父子仁上有一點蜂蟻之君臣義上有一點是也至草木而顛倒錯亂正發全失宜其無靈也然而尚有氣者元氣播散之餘氣仍貫到也

性有理氣

昔子思孟子之論性皆就義理本然上說故一則曰天命之謂性一則曰性善若魯論所云性相近習相遠此所謂性朱子謂兼氣質上說而世儒疑之謂孔子之說極其中正而子思孟子之說未免稍徑直此何其不細察哉義理本然之性聖人何嘗不言卽魯論中豈不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乎此生

非指人之生初而言乎此直非指義理本然之直乎若果使人之生也不直罔之生也亦宜聖人何故爲是言故義理本然之性聖人何嘗不言卽易中亦云窮理盡性若人性不善何以教人盡之乎程子所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至哉此言也

性有理氣交相牽制

昔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人于始生之初天命流行以理生氣則理爲主而氣無權此天地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者也孟子道性善原諸此及既生之後氣以成形氣有不同

餘山遺書卷三

七

理落在氣中則氣之權盛而理之勢隱此所謂氣質之性駁雜不齊者也張子論氣質之性見及此斯二者人皆具之是以人雖爲氣質所拘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終有不能泯者以其原初無不從天命中來也然雖具此四端而究不能擴充以止于至善者則仍爲氣質拘之也二者交相牽制如此所以世之爲善無終而惡人亦有良心以此故哉是以必有藉于聖人勞來匡直之教也

論理

時行物生原其所以然之故只是一箇理而已理也者在天爲本然之妙在人爲當然之目者也乃天地

人物之所以爲主而以之變變化化無不得其宜者也故朱子詩云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意格致之功淺矣密矣

論一貫

或問一貫如何曰只是一性之理時行而不息也又問性中有仁義禮智信五者如何只謂之一曰雖有五者之目亦非截然而爲五且性無不包此特原其備耳及其由體達用而出也只是一路不是兩路並出故曰一貫此吾嘗以體認自心之理而得之者也如曾子未悟一貫時卻是零星死殺道理如沼渚之

餘山遺書卷三

八

水各注而無本及悟一貫時卻是一片活道理如江永漢廣流行而不窮近儒多將一貫誤看如中庸合內外之道相似則謬矣不知合內外之道是人我無間之理一貫乃是體用一源之學故孔子於川上示其機而程子以爲秦漢以來諸儒莫能識也合字要橫對看貫字要直長看

仁義各具體用

不特仁義分體用仁義亦各具體用且仁義迭相爲體用要莫不各就其地而觀之仁主愛卻屬陽之健義主斷卻屬陰之順言理須融貫此子朱子之遺教所以爲萬世理義之宗也

並論一貫皆備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學者不知性之皆備不識吾性之大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學者不知理之一貫不知吾心之神大且神其至矣

人物之性

人物之性同乎乾元之資始異乎資始中之各正若就體而言之資始則同乎乾道闢前之闢各止則異乎闢中富有之理資始同故犬有性牛有性人有性凡物莫不有性各正異故犬之性不同牛之性凡物不同人之性昔子朱子論人物之性每寓此意但學者不善體會傳註耳

餘山遺書卷三

九

心性道德動靜陰陽五行天人太極總論

心之靈卽氣之神何謂神氣之精英心之性卽神之理何謂理神之妙則然理爲神之宰神爲理之輔自不相離合之則明德所由名也分之則理氣所由辨也貫之則性情所由著也然性伏於心初無形象其體靜也及事物之來無不各付以法程者也其動用也道也是以見於動時乃有萬端散殊之理也伏于靜時渾然一理全體之道也靜時雖止一理然靜爲動之本動時散殊之理皆從靜時之理而滋息之也動時雖萬端然動所以致靜之用動畢則仍歸一理動靜相須而不已在天爲不已之於穆在聖爲不已

之純總之大道無窮其體之迭運不已者卽在人之太極也一動一靜者卽在人之陰陽也五倫攸敘親義序別信卽在人之五行之成象也夫心性道德動靜陰陽五行無一非太極爲之也故曰天人合道也

論陰陽

天地生生不息之機宇宙之所以大且長者不過陰陽而已陰生陽陽生陰其理迭運無窮寧有止息乎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其孰識之或問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殺物何得全謂天地好生曰春夏生萬物秋冬成萬物一生一成總見天地有好生之德蓋春夏之生物其氣發泄將盡秋冬又復含

餘山遺書卷三

十

胎其中間不容隙於此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也

又論陰陽

一箇陰陽有以消長而言者有以交合而言者有以相抗而言者有以相成而言者然以消長言陽欲其長而陰欲其消也以交合金言欲其陽倡而陰和也以相成言陽固不可無陰亦不可缺也以相抗言陰不可以勝陽也

錯綜變化

乾四月之卦也後天圖與加于已上乾之月卦又隨於與上月令卦氣過於後天者如是且先天陰陽以錯而變後天亦錯綜兩變蓋以與女原爲乾一索而

得是父子陰陽一氣相生而變與陰與震陽相錯是男女一氣與屬陰加已爲蛇亦陰物也說者傳古記中蛇與雉交而生卵沉伏于地下者九九八十一年始發聲成雷風雲霖雨飛升而爲蛟是乃與蛇化爲震龍且與風震雷則爲益以致其化也豈其謬哉再潛伏於此位先天之兌爲澤者九九八十一年則爲見龍在田之龍然又必至三爻四爻兩箇九九八十一年甫生龍角始爲在天之飛龍與雲致雨操造化之權濟早以利萬邦者也蛇與雉交地中出蛟人有見之者古記不爲無因也蓋以實理論之雉爲文明之物而能飛升蛇爲陰蟄之物而無蟄不申二精交

餘山遺書卷三

上

合而凝自成妙用而爲龍是理無待強說者此猶龍與馬交而產龍駒同一理也且其理數亦可驗焉蓋以龍有九種并喉下有逆鱗三寸九九八十一片與羣龍用九之數若合符節更冬至一陽生後九九之數亦相合也且九九盡恰恰是辰月矣乃天然理數之莫掩者也此與已之陰蛇與震相錯而變爲龍于東南以當四月之純乾者是謂就乾一氣變通之實理而曲爲推廣之也故周公以乾爲龍也且來子散觀巽宮卦爻之象又補推廣八卦巽爲魚與又錯震又爲風雷益九九八十一年魚化爲龍亦當四月純乾之初九占者得之則宜爲隱居求志之賢此又從

乾變通之理而曲為推之也鯉魚屬陰故候下亦有逆鱗六六三十六片六者陰數也及鯉化為龍則為陽而喉下逆鱗六六化為九九之數此二者皆以乾之月令卦氣變通于後天之吳者如是也夫一吳也而以爲蛇又以爲魚者何也爲蛇出于下卦爲魚出于上卦出于下卦者下二爻爲地先天兌綜吳兌爲澤澤者注水之所澤水者陰濕之地魚蛇之所出故魚蛇皆陰物夫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無不各從其類蛇象在吳之下卦爲地爻之中故蛇行灣曲如水流地澤中之象魚出于上卦澤水之上水浪有波紋故魚鱗似之且魚躍于淵上二爻爲天本天者

餘山遺書卷三

三

親上蛇在下卦下二爻爲地故蛇之取穴蟄於地中本地者親下也剝爲九月之卦霜降時也聖人于剝之六五乃曰貫魚以宮人寵上卦以艮錯吳吳爲魚六五爲陰之最尊以尊令卑統率下卦之羣陰皆貫魚之象也况爲繩直乃貫魚之索也故今九月霜降帶魚發焉帶魚之來也首尾相咬而至魚貫而上毫無斷續爲貫魚之象况吳繩直帶之象也理數相合固歷歷不爽如是

答人問參伍錯綜

大河圖象天洛書象地圖書固天地之至寶也然圖較書多其十者何也蓋圖體書用體十用九是以書

少其十焉且以十涵九故今天地之象天包地外地圓天中也夫洛書象地地方屬陰其一白二黑三碧等數運行之氣從三方斜角旋轉何也蓋圖書雖各具體用若圖與書對言則圖屬體而書屬用體陰而用陽也陽象圓圖者徑一而圓三洛書之用陽故運行位次亦以三方爲次且洛書錯綜縱橫十五有一百二十之數準諸說卦一三之中各具三三之義則洛書宜三其百二以成三百有六十其數合于周天實本于此老兄前云或以一百二十三變而成則所見似乎少差况撰著三變只有三十六並無三百六十况其統數乾坤之策其有三百六十亦皆參兩之

餘山遺書卷三

三

義其乾坤總數三百有六十乾得三分具二百一十有六之數坤得一分具一百四十有四之數合之得三百六十準于周天毫無差忒但今講易家所疑者據朱子本義謂策數生于四象孔子說卦傳謂六七八九之數倚於參兩而來二說不同紛紛聚訟然以愚見論之二說雖殊其實一也蓋舍陰陽老少四象別無所謂天矣舍天之外亦別無所謂陰陽老少四象矣故孔子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矣必紛紛聚訟也若紫辭上傳第十章參伍錯綜其義實爲撰著求卦而言非就洛書之文而言也蓋洛書錯綜縱橫之文與撰著參伍錯綜七八

九六之積雖皆有三百六十其說同出一原然其旨實各有攸歸不得牽扯老兄又云五日四分日之一其數于天地宜何如分配某亦有說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乾既得三分之數坤得二分之數合此五數乾亦宜得三坤亦宜得二況此數為三百六十之數若四分日之一此一數宜竟歸之乾矣何也當先天地開闢時天先地後陽分陰也故在天地始分之時言之此天一生數之始也如在天地既分之後言之卽三百有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成數之終也故曰天地之道不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無以爲終是以天地之數迭運不窮卽于貞下起元始終無間程子

餘山遺書卷三

古

亦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其孰能知之且一日作四分四屬陰數四分日之一以一對三一二三屬陽彼蒼隱然示人陰含夫陽太極未判之象如此也况一實三虛是天祇露其機而未竟其端雖以陰含陽太極未判而天機已躍如此猶穀華將實而來歲發生之萌芽伏胎于此矣老兄又云洛書縱橫十五有一百二十之數所以十五日換一節所見極是但三五者乃參天圖三之義卽五者又卽參天兩地而成五也且此五數中天原得三位地原得二位地二地四包涵于天一天五之中愚意義皇畫天地方圖二屬天包地外地圓天中之象實本于此况地二

地四又包涵天三于中卽朱子本義所謂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又常行于地之中也夫氣常行于地之中故義皇方圖之象地者乃以震陽發生之卦居地之中寧無本歟故學易者要知天地之數雖多其實至五而盡矣故三四五爲生數其下六七八九十之成數不過因五積耳且不特六七八九十因五而後積卽三百有六十亦不過因六七八九十之次而後積耳三百有六十因六七八九十之次而積六七八九十又因五而後積故三百有六十之外另有此五日之數者卽圖書中五之脫胎猶四分日之一又卽天一之脫胎一爲生數之始五爲生數之終

餘山遺書卷三

圭

一始一終始終之理備而天地無窮矣所以五者之數最尊無尚而圖書皆以五居中而御外河圖周圍十五旋繞三匝四箇十五得六十以參兩之義裁而損益之三偶其六得六六三百有六十其數合於周天無非中五之所積也洛書縱橫十五錯綜八方八箇十五得一百有二十以參天之義裁而損益之三其百二得三百六十數合于周天乃無非中五之所積也卽揲著亦尊五爲衍母而外五十亦無非中五之所積也夫六爻之義亦九五爲尊而易之尊五益曉然矣

論理氣不雜不離

論理氣之原陰陽無始動靜無端理氣烏得有先後有則俱有卽物而道存是也故曰理氣不相離不然則理氣兩開矣天地間豈有外天地之道乎哉然就理氣中細分之理爲氣作主宰氣任理所運布猶心動氣隨理與氣烏得無先後卽太極動而生陽是也故曰理氣不相離不然則理氣不明矣天地間豈可指天地之粗迹卽道乎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卽理氣不相離之謂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理氣無先後而不相離之謂也

餘山遺書卷三

夫

餘山先生遺書卷四

門人 桑調元 沈廷芳 敬編

論五百餘年道統相續爲天運之常

孟子曰五百餘年而聖人出世儒因稽之歷代之歲月乃曰自堯甲辰卽位至湯有天下凡五百九十三年自湯卽位至文爲西伯凡六百三十九年自文王爲西伯至孔子凡五百八十七年以是實其數且其後賢聖之生年數參差因併孟子之言疑之是皆徒尋求故迹而未能察乎天運所以然之理也夫欲辨天運所以然之理稽諸朱子卦變圖中姤復之義而天運之理灼然可見矣何言之以卦配氣有以月配卦之法有以年配卦之法今某有以運配卦之法易言乎以運配卦之法凡陰爻之數用六法地數圍四之積也凡陽爻之數用九法天數圍三之積也然地六之數實六甲之數也蓋六甲之數原屬地六之數所積是以歷數法河圖中六之數以五分定天干爲十以六分定地支爲十二辰也然又天氣常行于地中故以支藏干而成六甲故陰爻之用六其數實內藏六甲焉納甲之法有二有以冬夏二至而分納之有以合冬夏二至而積納之則積者體而分者用也是以蔡西山先生亦曰陰陽五行固非二體也夫所謂陽數九者何天象圖三之積也今以九馭六積得

九箇六甲也此天數來包地數之義也又以陰爻之六每六爻以六乘九積得六九五十四五百四十年也此地數來承天數也承天而時行天之運也地之道也然必謂姤復二卦者乃天地陰陽之大機括也蓋觀義皇大圓圖皆自復上起推是以陽長至君子進故復之象與傳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以天道復明聖相承皆以天心爲事也故孟子曰五百餘年而聖人出有是哉且不見夫螺贏負子化作螟蛉六日之後至七日而變亦卽此理但螟蛉最微者也故以日計若蜉蝣朝生暮死則以六時

餘山遺書卷四

二

爲計此益最微故細推之亦有以卦配時之法若一歲陰陽之變則以月計蓋姤五月之卦至十一月復卦則歷七月其實只有六月此猶邵子所謂一日十二時辰只是這箇圈子一歲之運亦只是這個圈子大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箇圈子也然恐末世之後賢益微何也堯舜以前自子至午屬陽陽至君子進故上古之世聖聖相承若堯舜午運以後則姤卦一陰始生而陰氣下降矣惟應其運則知道而賢然總不能盡絕微陰是以三王雖在應運之中而不能無幾微之等差故孟子曰湯武反之也猶幸其當運去盛陽未遠故夏商周三君子亦得爲聖人

而且當天子之位蓋陽象圍三之義已盡至吾孔子則陰之始而又實陰中之盛陽圍三之始也故雖爲聖人而不能當位爲天子且實與上古之初陽對匹所以聖而無極也陰陽相匹交際之候上古之道由此承後世之學由此始也朱子之作卦變圖其旨甚深而淺者每多訾之亦見其不知量也

以大易圖圖中天午運并月卦圖圖乾坤姤復

四卦備論道統淵源

昔孟子邇道統之傳上自堯舜以歷湯文周孔其中得傳者非見知則屬問知然上下數千百年間知之者無多人甚矣知之難也夫見知與聞知皆有所傳

餘山遺書卷四

三

試問堯舜十六字何所自傳蓋天有以詔之也非天提其耳諄諄然命之也一代聖王之制治規模其道常與天之歷數氣運相爲進退往復故邵子云堯舜之世適值大易圖圖中天午運之候此言也邵子豈欺子哉試詳論之夫午者乃天心所在也蓋五行之配五臟朱子謂人於午配臟屬心而午於天亦謂天心陽生子中極于午中陰生午中極于子中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皆至於心而言之也易且謂陽善陰惡陽極于午中極則衰故曰道心惟微陰生于午中陰始盛故曰人心惟危二者之中間不容髮故曰惟精惟一乃午之中直立不仆

故曰允執其中舜亦已默會此天運當躬加之十二
字豫憂中天以後之人心不可復問其陰盛矣故用
以大開心學之傳實張本於天吾故曰天有以詔之
也然以聞知之統每間之以五百餘年抑又何歟予
又嘗讀大易圖國之乾坤姤復而知之矣夫復之爻
畫有以日計者如七日來復有以月計者如五月之
姤一陰始生至十一月而一陽來復總之可時計亦
可以年計不拘也惟時物各當其理數而已否則復
卦本宜以月計者文王孔子二聖人何皆以日計乎
夫陽爻名九復卦自坤變乾從下而上每爻各計九
十年六爻總數共計六九五五百四十年而天運循環

餘山遺書卷四

四

所以五百餘年而聖人出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天行也又曰朋來无咎又曰剛長君子道長也所以
堯舜時禹皋稷契之徒一時疊出成湯之時伊尹萊
朱之流一時疊出文王之時亦然及吾孔子之時顏
曾思孟之賢一時疊出其間反復其道皆由五百餘
年而聖人出豈世儒約畧之語哉更有奇者姤之月
卦圖圖陰爻名六姤自乾變坤每爻各計六十年六
爻總數共計六六三三百六十年乾坤姤復之數參互
相乘五百四十年之中其中小治亂亦因之若姤之
終數適當四百年之下五百年之上陰亂而陽治陰
盛長而陽消落正值天下大亂之數故曰不大亂則

不治試觀桀居夏之終紂居湯之末幽厲貼近孔子
之先可知矣即吾朱子序二程之由以及五季之衰
而壞亂極矣更益可見乾坤姤復互為反覆大道之
明昧實由於此觀乾坤二卦互為反覆而否泰之世
可知矣

圖皆從中起

新安程氏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其
故何也兼方圓圖而言也天地定位圖圖之從中起
也雷動風散方圓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中左旋起于六
十四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是中起于天地之定位
也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起于震巽東北與西南之

餘山遺書卷四

五

交起於益恒南北相直則起於恒震巽益東西相直
則起於震益恒巽是中起於雷風之動散也由此而
論圓者動以定位為本方者靜以動散為用故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固先天之心法與是不可不求之圖
也邵子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今古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十二
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起推去又曰以月言之
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
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
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

之晦三十日也愚以為渾天納甲之法起于此

參兩近取諸身

參兩之義近取諸身。參兩不該今但舉一二端言之。近取諸身者。即一舉手而參兩之義在是矣。夫手具五指。五指者。天三地二之所成也。再細推之。除卻一巨指。外四指。即四時。亦即兩地之義。每一時計三月。每一指亦各備三節。三者乃參天圖三之義。總計四時。有十二月。則成一歲。四指亦有十二節。以應一年。獨懸此巨指二節。以應閏月一手之全。義示于此。故曰。觀指可以識天文也。夫手之指如此。而掌豈獨無義乎。掌方四角。猶地之方有四際也。掌中之橫大紋。

餘山遺書卷四

六

即地分江南江北也。掌之西北一大紋斜至東南者。即地西北之崑崙而黃河之水斜流注于東南之兌澤也。命指之間。又一大紋曲至小指之邊者。即地之東南一派其橫流散西微也。掌前低高一掌之間。備地道南北高深之全。如此故曰。觀掌文可以察地理也。

問雞雛之出及鵝鴨

問雞雛何以至二十日而出。曰。天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故天得三數。地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故地得四數。是以年有四時。地之成數也。每時計三月。天之行數也。又每日計十二辰。三四之積。亦地之成數也。

每月計三十日。三日之積。亦天之行數也。蓋日月時

三者運行而成歲。天地之數互相迭乘。如此若夫雞鵝鴨三者。飛禽之類。屬陽。陽本天天三數。故其類亦止于三。故曰。本乎天者為動物。就中再推其理。鵝屬南方之氣。得十數。圓三之一。雞屬西方之氣。得二十數。圓三之二。鴨屬北方之氣。得三十數。圓三之三。雞得二十數。故雞雛二十日而出。鴨得三十數。故鴨雛三十日而出。然鵝得十數。亦用三十日而出者。蓋天地運行之數。不始於始而始於終。如環之無窮。若有其始。天地之氣有間斷矣。惟天地之氣無間斷。以終作始。故鵝之生數。雖為圓三之如。即得圓三之終數。

餘山遺書卷四

七

然三者間有過不及之數者。亦以母禽之氣有盛衰冷煖之不同也。然二十日與三十日。乃雞鵝鴨所生不易之常數也。

雞鵝鴨之子生多少

問雞鵝之子。少鴨之子。多其故何也。曰。禽類雖屬陽。就中別之。又有陰陽之分。鵝屬南方之氣。陽之陽。雞屬西方之氣。陽之中。鴨屬北方之氣。陽之陰。蓋陽數寡而陰數多。所以鴨之子多于雞鵝。且壬癸水在北。故鴨最喜水。賦性然也。

雞鵝鴨伏息二十日

問雞鵝鴨伏息至二十日。能動能鳴何也。曰。至二十日。

其生義已盈而氣機已足其氣之精英自然著見所以能動能鳴也不見人到老時耳聾目昏心神不精明而多忘失者氣衰故也且到死時一刻氣不斷一刻靈不絕益可驗

問獸之生便成形

問獸之生一出胞胎便成形禽鳥必須將子伏息溫育然後成形得生比於獸類多轉折其故何也曰天爲陽天包地外地爲陰地囿天中禽類屬陽本天天象圓而包乎地外者也故禽不即成形於母禽之腹中其生子形同母禽常朝夕反覆煦育以出亦如天包地外晝夜不已之象而得其氣以生所以禽鳥之

餘山遺書卷四

生不即成形多一轉折者也且其雌雄交合之後而雄禽向雌遶回一轉亦若天之旋遶而包於地之象即其爪有三其形亦三角亦本圓三之理而來無弗脗合也

參天之數獸與禽亦然

參天之數推而下之走獸亦然馬驢驘其數三馬爲長馬何以爲長屬南方正陽之數如欲征戰遠地非馬力不能若驢屬西方正陰之數亦殺數也收斂歸藏故驢白驢馬交合而生驢不能生養也驢屬東北之方陰陽之雜數也是以亦能生養而皆居馬之次參天之數再推而下之禽類亦然鵝鴨雞其數三鵝

爲長亦屬南方正陽之數鴨屬西方正陰之數亦殺數也雞鵝皆能棲伏而溫育其卵待其雛脫殼時時刻刻不忍離母母亦時刻刻不忍離其子一離則各呼呼不已以其居生數是亦有得於天性也如鴨不肯伏而溫育其子待人功溫煦而出便從水上泛遊去胡知有母之不忍離言及乎此甚可悲憫以其數居殺數也凡此皆從大易參天之數出佛氏以理數爲不足道自謂能超脫乎理數之外使果可超脫乎其外何得謂之理數乎佛氏即欲躲避亦斷斷不能捨真五倫而假稱法王法乳次第付法同參道友若使吾儒無父子夫婦釋氏從何而有且苟一日無君臣

餘山遺書卷四

九

相殺不已一朝人類盡滅釋氏何地藏身何弗思之甚也釋氏以坐化爲奇以子論之此寂滅家之小伎倆耳乃山野中無親無倚偷閒人所做儒者不爲也身擔重道以天下萬世爲己任故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問牛馬生數少

問牛馬何故生數少曰乾盡午中乾是陽陽數奇故生數少若狗兔之生數多坤盡子中坤是陰陰數偶故生數多不見夫坤之廣象曰爲衆乎

論人鬼

人也者理氣之聚也顯也鬼也者理氣之變也隱也

人鬼之道如是焉已矣

論鬼神

鬼之有也必矣細思而得其理緣來亦是箇藏伏之義如冬陰而中有伏陽夏陽而中有伏陰然則人死而中有伏陽乎蓋生則血氣凝陽也形既生而神發知心思智慮靈妙內蘊故爲陽中之伏陰死則骨肉消陰也而生前之智慮心思含結而未散故爲陰中之伏陽古人所以承祭時用鬱鬯以迎之胥此道也此真至理按先天圖圖而可知矣

論人鬼難通

祭祀時人不能見夫鬼神而鬼神能見夫人蓋人以

餘山遺書卷四

十

形用事鬼神以靈用事以靈用事者脫其迹以形用事者泥乎氣此猶帳外之人不見帳內之人而帳內之人能見帳外之人也使人之誠意未萃而情不親雖與于祭而欲其與祖考之精相通不亦難乎惟聖人以誠感靈童子所謂隱以類相求故周公升歌清廟愀然如見文王焉

論所以有鬼神之理

嗚呼鬼神之理學人不可不知也倘無真知確見不特中庸言鬼神之理不解卽詩所云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書言三后在天設壇告祝何以曲體之而真知其幽情至理也哉今人多不明此理謂聖人不過假

神道設教耳豈真有文王在上三后在天乎哉使果如此周公欲勉成王以誠自己反造虛僞之言何殊乎唐元宗宋真宗私造天語于承天門以愚其臣乎且大雅生民之什云后稷之母感天帝之氣而生周公述之於詩孔子存之朱子釋之必非謬言可知由此以觀夫人之死後有鬼其固然矣但其所以能成鬼之故亦不可不細察其理也夫陽主動動則散陰主靜靜則斂故人死雖陽氣一時消散而卽凝乎至虛靜斂之陰故其靈聚而成鬼也或疑氣散無存安得有鬼此正惟其散之極乃所以爲斂之機屈伸往來之際妙道流行鬼神之所由生焉者也且其思

餘山遺書卷四

十一

幼年時日間所讀之書至晚又讀尚不能成誦到夜半後醒覺盡皆成誦此亦可以推驗是以人死屬陰而陰能復斂其神也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使果消散宜曰遊魂則散今不曰散而曰爲變是其神變爲鬼要就爲變二字着眼且爲變之爲字更有力是誰爲之蓋云魂不游散無以復斂其神變而爲鬼也且聖人不第曰知鬼神而曰知鬼神之情狀下情狀二字鬼不是一味淪于寂也蓋神之情狀人易見則不必說惟鬼雖幽而實有靈氣恐人難識是以云情狀詩云於昭于天於昭二字豈非情狀之謂乎亦卽孔子平日答宰我所謂其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者又卽朱子謂求諸陰求諸陽而後至者總求其所以有鬼之故乃陰陽互根聚散之義然也再舉一事亦可驗其理如人生時其骨受傷至死後數年之久枯骨將朽安有脂膏且更加火炭偏炙細看毫無痕跡卽速澆以醢之屬俾陰者斂之而前日受傷之血迹灼然不可掩久之迹又隱矣復爲如是迹又顯矣此理非卽是陽主散陰主斂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一端乎故易不曰陰謂神亦不曰陽謂神更不曰陰陽謂神而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今予所云亦正所謂兩在不測一散一斂之間而真機自神耳故朱子亦曰陰陽要離

餘山遺書卷四

主

合看而此句之神理自見妙哉此言無論死者之靈於陰陽之離合而生卽人之能窮神知化亦必于陰陽之離合間用心而神智始生也故朱子又曰人死氣之已散者雖化而無有而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矣門人問曰還是天地陰陽之氣又復生人否曰卽是死之氣又復能浩然而生正欲人深究之而知其生死之理也

人死而成鬼

人之生而成形也根陽氣之發而漸至充盈人之死而成鬼也根陰氣之凝而不遽消滅大聖大賢其精氣渾合于日星河岳助兩大之生成卽凡忠孝節義

有一端足以自立亦各以類相從分麗於四時之氣歷久而不磨滅常人之鬼無所恃以自存始不遽消滅終必漸微漸泯其強梁而死與負冤屈者尤能爲厲然亦必久而熄何則容氣不能持久也又常人之鬼其靈久而漸微其子孫能一氣感之亦能片時萃聚此陽又根陰陰又根陽則互根之理矣故朱子曰人死氣之散者雖化而無有而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矣

論鬼神之靈

或曰鬼神之理難於體認生人有氣故有靈若人死則氣散肉腐魂升魄降消散無存安得復有靈而成

餘山遺書卷四

主

鬼此於何處尋其端的乎曰人當睡臥時氣便休息其靈亦宜休息胡得復有夢之飛揚離其氣體而逐外乎是知息者氣也夢者志之靈也此中自有兩段作用志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形而下者重濁未免腐壞形而上者無亦不可滅息蓋一身之中惟此心得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是以論生人之初靈實藉氣而著及人死之後靈有不資氣而存是猶穀未成資草而實穀既實不必與草俱死而生意更自在穀中故人死雖氣散肉腐其志安得與氣體俱消滅而無鬼乎故謂鬼爲煨燼之餘其言亦近理若所云魂升魄降只說得人臨死一段事未曾論及死後成鬼之

理不然緣何承祭祀時又說求諸陰求諸陽而有降神之理乎若有附麗於物而見象成聲者此又非其正也朱子答廖子晦書云人死氣之已散者雖化而無有而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矣其云根於理則何如曰心者人之神明理具於中人雖不能如聖賢之全其心理而要亦不盡滅其理故人死雖氣散而其靈光亦依於理而不滅故云根理而生但較聖賢之全其心理不同所以方正學云生為名臣則死為上鬼朱子亦云惟聖賢神祇之靈不滅其他到底有箇滅時者以其前此之克復乎理者有盡有未盡也察乎此言根理而生其理益明白曉暢

餘山遺書卷四

西

又問人之神理何以不壞曰精金尚不朽於土以其剛而精也而況人心得天地生生不息之機乎是以朱子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俱不足置之胸中君子一生學問惟此心此理而已朱子章句亦云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失其心在君子視之其死輕如燎毛持心如泰山若顏子之服膺弗失太甲之常目在之孟子之勿忘勿助詩之云其儀一心如結到得心如結地位生則言行可為萬世師死則其靈長左右上帝故朱子曰文王雖沒其精神常與天帝合也

論人鬼名義

或者曰如卽以此心之靈為鬼何必定於死後呼作鬼乎曰人未死名為人既死名為鬼名義不容紊也邵子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此語最說得好

變化偶見端倪

大造之變化無常有偶見端倪焉如彭生之化為豕魯侯之化為蛇鵲化蛤鷹化鳩雉化蜃其變有顯著有隱微若能以節義自持是有界限在也斷不遷流於下俾氏不知妄言輪迴豈知天道乎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吾程子謂攔截得甚好者何也蓋形是形象之形一形象之中有箇理以為

餘山遺書卷四

五

道有箇質以為器然其中道尊而器卑道無迹而器有質是以道尊而無迹以上名之器卑而有質以下名之故曰形上形下云云雖合而實分雖分而實合也且其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都要從界縫處看兩一之中不測之間是也然道是指理而言神指道之運用無迹而言故曰謂之神

屈伸飛蜚

試觀天下事無屈而不伸者亦無伸而不屈者飛之所以必蟄蟄之所以必飛故蠶化蛾鼠化鴽雉為蜃雀為蛤君子觀三十六卦之變而可知矣

得三陰三陽而生者不變

嗚呼神矣夫其易之謂乎乾坤坎離不變兌巽震艮則變故天地日月亘古不變而風雷山澤則變卽是而再驗諸物蜚動物則變而人與物得三陰三陽而生者不變雖然天地日月不變者其迹而其陰陽之氣亦常相變也人物不變亦其迹而其鬼靈亦常相變也

論祭祀

嗚乎今之執爵陳詞瞻依而不能自己者非此中有一甚不忘欲宣其抑鬱之情乎哉夫沐人一德受人一思尚有過其墓陳酒數行嗚咽而不勝涕泣者況戴天履地懷罔極之恩來於蔓草荒邱之下啁啾鳥雀

餘山遺書卷四

夫

宜亦爲吾助悲故蓼莪歌咏風木嗚悲此物此志也今吾與汝等雖老矣因念當年吐哺鞠育之恩依依猶昨日事而能勿慟哉且春露秋霜感時而怵惕悽愴人子之至情自有所不能忘也故奉牲以進奉盛以進奉酒醴以進何爲者與曰懷三年也思成立也顧貽謀也嗚呼尚其歆享之遲留眷顧於几筵間得片刻之緩我思成如依戀於膝下也且平時捧遺書沈愴觸故物有思念舊訓有感何在不愴然如將

餘山先生遺書卷五

門人桑調元敬編

論天理本然釋天道人事當然釋人道

有一友問誠實也是此理實然何以朱子就天而言曰理之本然就人而言曰理之當然曰天乃萬物之理所從出其理不待安排毫無虛假自然全具故云本然人旣出于天理卽當奉天故云當然二者雖區別天人之分而爲言然朱子之意實就人之一身而原其道于天非如他書作天人對開而汎言之也蓋以人必待胞胎十月而始生其間十月以前成性之事則天爲至理本自然十月以後旣生而性已成則

餘山遺書卷五

人爲至古人設胎教天之授之者未足人之受之者未全天人交際之間而母卽命之存誠焉思及此深嘆古人之察識爲甚密也又問天賦人性有仁義禮智之德今云胞胎十月是天命流行賦畀其性亦旣有漸矣請再就胞胎中舉其界性最親切之處而論其詳可乎曰昔朱子以元亨利貞推之於時卽爲春夏秋冬再推之於人卽爲仁義禮智又以仁義禮智配人之五臟此一道相通之實理也若人胞胎五月則分形肝之象成矣此可驗其仁至顯著之處也心之象成矣此可驗其禮至顯著之處也推之脾肺腎三者莫不皆然又問五月分形此何理也曰大

易河圖一二三四五生數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於此灼見天地生人理數之真實處朱子所謂人未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者恐人亦未察乎此而已

論性一直一橫看

生理爲性此是亘古窮今一股直下來者氣質之性此是亘古窮今零星橫散來者一直一橫生人之所稟分明在是矣

五行配五事

洪範以五行配人之五事其休徵咎徵之理皆可推卦象之理旁通之也

知不偏用而周乎五

餘山遺書卷五

二

天地萬物之大也合而觀之而知其一理之同析而觀之而知其萬理之殊類而觀之而知理有比合之妙錯而觀之而知理有變通之用要而觀之而知理有相照之神能是五者斯可云能窮理者矣蓋天以五成物而五之中又各有五此理按圖可知不見天一生水水於理則爲智故天一得五而成六是水之成也豈其謬與是以類而觀之者仁之智也析而觀之者禮之智也合而觀之者信之智也錯而觀之者義之智也要而觀之者智之智也人能有智之智則睿作聖矣

太極陰陽動靜

太極者本然之妙所以生夫陰陽者也動靜者所乘之機根夫太極而迭運者也昔吳臨川謂太極無動靜而動靜者陰陽也如此說則其所動者乃妄動而已矣可乎哉朱子何以云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乎

理是至當之名號

理也者至當之名號故范氏云天下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若仁義道德等說又不過卽其理所屬之地而名之耳故程子云心性天一理也自理之從出而言謂之天自人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其實一理也

餘山遺書卷五

三

羞惡義之端

羞惡之心義之端端字最有理趣是動而形諸外也蓋性卽理理雖無形而實在心內理動卽形由外面上有慚愧之色且於以見理以生氣之義

理之體

理之爲體神妙各當者也故人日用循理而心自神故曰造於理深也

心妙乎當然

理也者至當之謂也物莫不各有一當然之理故曰有物必有則而惟吾心則能妙乎當然而全體者也故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然何以云妙乎當然蓋物

雖有當然之則又必藉人而裁成若吾心之應物隨叩隨應而感通自神故曰妙也

理氣不相離

問理氣何故不相離曰天道不已故陰陽之氣亦迭運而不已此理氣之所以不相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理氣通運亦天道之自然故理氣不相離道不外乎陰陽理能生氣則未嘗不貫乎陰陽也

理能生氣

問理氣既不相離又何以見得理能生氣曰人理直則氣壯自然行其所無事理屈則志餒氣阻自索然

餘山遺書卷五

四

不振於此見得天道陰之極而理當生陽非陽自生也於陰也亦然

性與情之別

又問性卽理也據子之說固可識矣但性與情何別乎曰性卽理而具於心不過當然之名號而毫無形迹可見則甚隱及其發時則見儀象如心驚面赤則屬情矣又問此心中之理元妙恰當何處得來曰此朱子所謂天付我以本然之妙也

問理在心

或問何以謂理曰由當然有理之名又問聖人何以云理在心曰人之一身兼百骸獨心能辨別當然如

手容當恭手不能自恭卻惟心使得他恭頭容當直頭不能自直卻惟心使得他直衆體皆然且於事物之間亦莫不然所以見得理在心又不可泥滯須臾瞬息隨時各當又問聖人云萬物莫不有理今何以只云理在人心曰亦就人而言而語其衆理之會若云萬物皆有理不過是一端如牛司耕馬司步而已更須人措置得宜豈能自耕自步如此益見入道之大是以天地人三才能會得衆理他物不過一節一端而已又問心之所以能具理者何也曰心有專以形氣言者對五臟而言是也有只以理言者仁人心是也有以性情兼言者心統性情是也有以理氣

餘山遺書卷五

五

兼言者今所云心能具理是也蓋爲氣之主而爲理之用二者實不相離故云理具于心使不認清頭上加頭矣又問理氣不相離一身皆屬氣何故理獨在於心曰心在形中獨其氣爲最精惟精故衆理皆會於此不見夫物之成質乎其氣在外者則粗在內則精也又問程子云性卽理也據子之說固可見矣但云由當然有理之名而朱子於事物之理云當然於性之理則云所以然又何也曰一事一物固有當然之理自存乎中而吾之所以使得事物恰當者則又吾心性之理也故曰所以然當然與所以然不

也與對天之所賦者言之則天命又爲吾性之所以然

醫書中善名狀

程子以醫書中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醫書中更有尤妙者乃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嘉樂出焉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物化出焉噫思以爲膀胱州郡之官津液藏焉五臟者五性之所寓故有治節等云云皆就當然上說六腑

餘山遺書卷五

六

者卽七情之所在故有嘉樂等云云皆就感應上說其間各職乎一端實總攝於心遇感應之際其層次井井而見所以然者形色天性也故有物必有則所謂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妙莫妙于此矣再爲申之心于性爲禮于行爲火

心各有條理

心之能動能思能合乎理且無遠近幽深而無不入者何也曰能動者心之氣氣本動也故蠢人心亦能動至於籌畫謀慮則不能也蠢人之心只有氣能思者則又氣之靈故善謀之士心雖能百出以求昧求其去私以從道則不能也智謀之士其心徒有氣之

論虛靈

餘山遺書卷五

七

若夫能思又能合於理者靈之本乎性故正人心之計議無非道也至若合幽顯通上下絕古今而一之非神妙萬物不能也故正人雖具靈性而未神也是以孟子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書曰乃聖乃神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故圓外竅中者心之形也知覺運動者心之氣也光明洞達者心之靈也仁義禮智心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情也此心之各有條理而不可亂者也然性蘊於靈中靈發於氣表氣運於形中而情者又根性靈而出之者也此又各有統攝而無容雜也心之妙也

虛室云理與氣合所以虛靈至哉言也朱子亦云虛的是心實的是性

太極動靜而陰陽生

人能知道天地未闢以前非黑暗地而天地既闢以後非要攘地面胸襟寬舒瑩徹何等快樂太極動靜而陰陽生學者不可不知之釋氏之空寂老氏之元虛皆於道暗焉而未當也

睡熟醒覺

近推諸身睡熟時一天地未闢景象醒覺時一天地既闢景象

象理不相離

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如此則理不屬影響故曰實理卽物而窮理則心不迷於迹故曰入神是以象不離理理不離象莫不契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也

心已發未發

人心未發時理之淵源也已發時理之流行也

理轉運

天地萬物行而巳者無非一理之轉運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質濁而學弗加也質濁而學弗加故有醉生夢死之說

陰陽氣不斷

天地間陰陽迭運其氣不斷非氣不斷理不斷也此

餘山遺書卷五

八

正生生不已之道體也卽天地未闢以前人不見卽以爲氣斷不知邵子云無極以前陰含陽也氣何嘗有斷時也

孔子川上所云意

子示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其機相乘而巳卽孔子川上所示之意也

天分人分

化生萬物各得其宜天分上事處置萬物各得其宜人分上事二者實相成若子之體父母也

動靜循環

一日清晨起來梳髮洗面整冠束帶以至溫清定省

接賓客會朋友講詩書說言語諸事體從何處出來此吾身之理氣起而行也及至晚解衣冠息萬事上床而睡此中有何消息此吾身之理氣休而息也動靜循環不已要默而識矣

道體

太極之理以象而言之不可謂之有以理而言之不可謂之無實能終萬物始萬物相推而不窮此道體也

人物同原異等

渾然一理之中又有燦然不容雜者存方知人物之生同出於一原又知人物之性各異其等試就一麥

餘山遺書卷五

九

粒而喻言之渾然一麥粒此人物同原之說也然就一粒之中細精者爲麴爲漿何等潔白下一等爲麥餅爲粗糕比不得精者矣又下一等爲皮殼只可爲豕食又比不得粗者矣

心不外氣能運氣

理是氣之心氣是心之軀殼心不外氣故道不外乎陰陽心能運氣故道又不倚乎陰陽

性如樹根

性如樹之根情如樹之幹幹之葉又是情之女

最虛最實莫如理

天下最虛者莫如理如天空中最虛然而尚有氣也

夏時熱冬時寒而理並無虛之可言也然天下之最實亦莫如理如物中鐵爲最實然而尚可以火煨也炎則流停則凝而理之實晝不能改爲夜也

心爲最虛

念菴云生氣宅於虛故靈此言最有體認人一身之中虛不止一處惟心爲最虛心屬火光照上下四方無容光之隙不燭焉故能兼通衆虛非如衆虛之各隨地而偏也是以得衆理焉

理分當然所以然

就當然之理而推上一階卽所謂所以然也初無異理但其界分有先後之不同耳猶因子推父子爲當

餘山遺書卷五

十

然其父乃所以然也若再從父而推之祖父爲當然其祖乃所以然也分雖有殊總以一而相推也

行生只是一理

時行物生原其所以然之故只是一理而已理也者在天爲本然之妙在人爲當然之則乃天地人之所以爲主以變變化化無弗得其宜者也

心作一處二處看

朱子曰心該動靜靜而未發則性存動而中節則情著可作二處看一本而遞出由性而心而情作一處看三者皆不可混也

仁義禮智偏言專言

仁義禮智四者聖賢何以有偏言專言之異乎偏言之四者皆爲性中之條件猶人之有四子者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專言之四者雖爲性之所有而其實又有輕重之等如人之有四昆仲者以父視之雖皆其子而以兄弟之情別之則長兄所以統乎諸弟之先爲大宗而諸弟之小宗所宜尤敬者也

爲學必循次序

爲學之初必循先後次序依次而進則德日以明大學一書聖人始教學者首列其綱次詳其目且其中又提出本末始終先後六字上下界分截然井井若能知所先後用功有序則德可明民可新至善可止

餘山遺書卷五

士

而不難奈何今之人專信陽明之學謂學人能聞道後自然能知先後次序何必此處尋所先尋所後此正近於釋氏一了百了之說昏昧而勿悟也哀哉夫學人之能聞道者正由初間用功卽能求先後次序以致毫髮不差層次相推以至於極是以能聞道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譬如登高必自卑辟如行遠必自邇豈有豫先紊其次序條理而遽然一旦能聞道者乎

知行雖互發用功亦要有次第

學人於知行二者固不可偏廢然用功亦要有次第先究心於性情以理其身思親義別序信以備倫紀

其極也幽而鬼神之理顯而古今之運大而天地之道小而動植之微莫不有次第可循使亂次以進無以成學矣顏子云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其亦由於夫子之教循循而有序也爲學者可不循其序歟

窮理有次第

學人窮理要有次序卽如仁義禮智四者初間要各看得甚精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要各看得界分截然井井不可混雜又要逐件中各看得有淺深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仁義禮智亦然又要將四者合看得圓活完固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更如元亨利貞合春夏秋

餘山遺書卷五

三

冬一氣衰去又要合看得圓活完固中更有輕重相濟之美學人讀書須將大學中八條目作八大間架將他書逐條先後之義一一循序按八條中成一貫如布八卦陣象大有理趣可觀方可云得朱子循序致精之說然循序致精四字吾朱子又本於顏子所云夫子循循善誘之家法也

窮理之要

朱子曰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又云兩端謂上下始終本末無所不盡故其看書千萬章不見諸侯之義下篇末外註云合陳代公孫丑數章合而觀之不見之義其說始盡又于子張問楚令尹一章下篇末

亦云合孟武伯克伐怨欲三仁數章合而觀之爲仁之義可識矣噫此窮理之要也然原其法之自來又吾孔子欲學者多見多聞擇識求精之家法也今有心於學者其盡思之

誠無不應

人果能誠心則無事不應故聖人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高宗恭默思道卽帝賚良弼未能一時速誠者貴乎致曲曲無不致則誠無不感矣

與心以權

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鼻然乎臭四肢然乎安佚惟心然乎理義然乎理義者而使不格物致知

餘山遺書卷五

三

與心以權爲一身主則耳目口鼻四肢各耽耽逐逐心反爲之區畫而爲形役天理滅而禽獸之矣夫入各能格物致知與心以權則衆官從令無不縱橫曲折優游天則始得成之爲人

心反爲之區畫

心反爲之區畫如唐中宗反爲點籌于韋后可不哀哉

天君澄肅

與心以權如柳下惠坐懷不亂天君澄肅何等自得慰上天撫恤

人當操存省察爭人禽之辨以慰上天撫恤之心也

見道確

夫人欲違衆而獨立誠有甚難然特患吾心不能確見夫天理物則之良耳苟能確見夫天理物則之良於吾心雖令無一君子譽之於前而自知勸百庸人毀之於後而亦不見阻則吾之處平陂生死之際挺特自持豈有覬覦僥倖之私趨避之計哉是以君子見道既確不隨衆而獨立

天命大權

一有恒行亦足以動天修道之謂教程子推本其所自亦謂之天愚問之邵子云寅申爲陰陽之根卯酉爲陰陽之隘人道生寅乃陰陽折衷地也人生後天

餘山遺書卷五

古

之性雖有純駁輕重之不均要之人生於寅使去駁而歸純亦天命之大權也天不但使聖人陰陽合德程子曰今人不知學爲要事終日嬉遊度日若一旦真知學爲要事則必發汗沾衣也吾問學省躬而稍有懈心亦必發汗沾衣

求無不得

天下財利之物有意外之獲若學問德業之聚惟積久專心得之稍浮泛焉卽無益也况無心者乎然天下財利之物有用心刻意以求而不得者若學問德業之聚果其用心刻意則無不得是故富貴貧賤天也學問德業人也

好生惡死相反

嗚呼人心之昏也如好惡固人之所不能無然人之所好莫甚于好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惡死故凡可以偷生免死者則無所不至矣獨至與人交際之間最喜人來誘死最惡人來救生何其好生惡死之大相反也不亦昏之甚乎何言乎最喜人來誘死諛色甘言以動其心酒醴幣帛以奉其體且爲之誇功稱能以張其事及至罪積而天道貽事敗身死總歸之數命之當然而究于其人存存不忘焉非最喜人來誘死哉何言乎最惡人來救生正言色以規其非陳危亡以致其警而反藥石成仇焉非最惡人來救生哉

餘山遺書卷五

五

心失所存

夫學人之不能隨事存心者一爲規矩未立二爲明體未盡三爲欲心不漸四爲質性有偏五爲習察不加有此五者之弊所以致心神之飛揚昏濁而不定而心失其所存也其未至于俗之所爲痴狂喪心者尚賴此飢食渴飲之數事朝夕力作以維持此蒙昧之靈魂也若釋氏之謝絕世故播弄精神全拋道理以言乎失心則均也

學要知命

夫學爲君子者先要知命知有命而固守之此始學之能事也故吾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苟

不知命則爲利害所播擲而不能安分固守雖欲求
爲庸人而不可得况君子哉孟子曰舜禹益相去
八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舜禹益大聖人亦皆聽
命於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吾獨何人敢與天
相抗耶生死關頭洞然于懷不足以撓其志蕩蕩乎
浩浩乎不自知其入乎聖賢之域者是孰使之然哉
以知命者基之也人奈何不惜一生之大節而甘與
無定之富貴相徇哉愚之見何其自棄實甚也

悲說

余思天下之最足悲者惟客死他鄉而音信杳然者
之尤爲甚耳他如妖毒窮餓之類不與焉何也妖毒

余山遺書卷五

夫

窮餓其家人明明目擊其死且苦可以一慟而止付
諸命數之自然若客死他鄉而音信杳然者存亡未
卜其家人一心意其未死又一心恐其已死且又一
心恐其卽死而未知其死于何病何地輾轉割裂之
腸夢寐反覆不已終身竟無息時故曰天下之最足
悲者惟客死他鄉而音信杳然者尤爲甚耳此則人
人共知其最足悲矣至于今人生不知所自來死不
知所自去冥冥漠漠此其最足悲亦等于彼之最足
悲者故朱子曰生死鬼神學人不可不知然則今人
不求具知而竟不悲徒知彼之可悲抑獨何哉惟把
生理交得還天地纔是得正而難若交不還便是客

死他鄉爲不歸也此不可不時時警悚

盡立人之道

嗚呼人生終日迷迷與物類無殊大可哀也若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盡得立人之道纔是箇人纔覺快足

戒玩好

噫人之昏昧可哀也觀于荀息之愚虞公乃曰夫玩
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惟中智以上乃能
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由是言之玩好在前而
不動心者有幾乎戒之戒之

絕圓去媒

餘山遺書卷五

七

王文中子絕圓去媒之言甚善

爲學斷在有志

想當年立志向學類智小謀強幸上天之靈得至於
今稍有見焉脫或不然將如之何於是始信人有善
念天必從之噫他事有運可以得之此事斷在有志
得之不然何以說自取

自待不薄

天地之作養人雖無所不至亦要人自有基故傳說
叔敖諸人之自待不薄所以天亦保護得他

天道可畏

古今之至奸莫如呂不韋豈知其子卽殺其身哉噫

天道甚可畏也

聖賢自然之報

天下人每多外想不知農夫作勤于家當受一家之享諸侯敷治于國當受一國之享天子敷治于天下當受天下之享聖賢究心于萬世當受萬世之享此自然之報也

無義理足據可哀

武三思云天下事吾不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吾但知順吾意者爲善噫人昏迷至此大可哀也其與禽獸何殊故吾人自省其心毫無義理之足據乎心者當卽深自警省也

餘山遺書卷五

六

卽始見終

余質甚魯讀論語至問一知十問一知二再不能解後讀至名不正則言不順云云始知聖人卽始而見終其爲智也神矣故箕子亦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後紂果爲玉杯卽孟子推利之害亦如此也

心象河圖

余初于癸酉歲于道有所見亦是零星及今丁丑讀大易河圖所謂理一分殊者殊覺省力試舉一端言之卽子云脚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嗚呼萬象森然矣且轉覺吾心之象五竅居中真一河圖也

餘山先生遺書卷五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遺書卷五

七

餘山先生遺書卷六

門人 桑調元 跋

論大學在親民句講作親字之誤

治民有道養之教之此治功之有次第也然養民者親民之事也教民者新民之事也蓋必先有以養之而後可以教之故孔子子冉有之議加曰富之及更謂又曰教之孟子亦曰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治功之有次第不可畧也然而大學在親民一句不可以此道拘也只好就教之一邊重處言之故程朱二先生以爲親宜作新所以然者大學

餘山遺書卷六

三綱領皆以理之極致爲言舉其綱領而衆條目自包攝于其中故曰綱領以立萬世修己治人之極則論教養二者理勢之輕重相兼以勢而言在民固不能赤體枵腹而從事于詩書故欲新民者必先親民若以理而言大學特又恐爲上者既能有以養其民未必卽能教其民繼且反或有傷其養此又教之理重于養故冉求對孔子曰求也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程子亦曰漢處文景之世民可謂庶且富矣特西京之教無聞焉以此見能親民者未必能新民也故使大學只曰在親民遺却先王平天下下半至治之極功是謂小治安在謂大人之學而提綱挈

領以臻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如堯舜之治乎且三代之君其德既皆能有以教民而尚或不能養民者有之乎無之乎故天下能養而不能教者有之漸無有能教而不能養者以此見得親字該不得新字之義而新字可以該親字之義故程朱二先生以爲親宜作新况下句所云止至善者則又欲其明德新民者不使稍有虧缺而精之益精必止于至善之極而後已也今如依陽明作親字親者愛也治民之道不止于能愛民而卽已也遺却教民一節對下止至善一句之義而中間先隔一大階級上下文理不緊貼矣卽上句明明德聖人既以盡性之學示之而親民之

餘山遺書卷六

二

情反有未知而待聖人瑣屑言之耶親至情而言故曰親愛之情新至德而言故曰日新其德親字與新字之義治民自有先後之階級也若必欲從親字上穿鑿推敲而欲親之兼教則費辭矣足民之冉求能親民而不能以禮樂新民恭儉仁愛之漢文能富民而不能以西京之教廸民其所以親之不兼新者則漢文冉求之限于學也限于德也故聖人恐人爲治者限于學限于德特進之以先王大人之學示之以在新民而爲治功之極則不欲爲治者至治道之半途而中廢也况爲人上而不知教民之道無論其親之不能兼新卽有親民之心而知其所親之情必不

能偏洽于天下故親之宜作新斷然矣至于管仲之相齊其愛民也使之既度且富而孔子議其器小以其不知大學中有明德新民之事也并曠觀歷代能親民者其君若臣屢屢有之求其如大學之本明德以新民者百無一二此新民所以爲三綱領之一不可以親字爲大學中之本字也陽明謂平天下一章好民好惡民惡皆是親字意義釋新民之止于至善一章又是親賢樂利故親字實是大學中本字後世宗王氏之學者多是之夫傳釋治國平天下二章章首卽提出教字豈非新之謂乎而下文只言好民好惡民惡而不私其利蓋以平天下之道不出于治

餘山遺書卷六

三

國故二章通過作合傳而新之理已詳具于治國一章故首節卽提出教字二節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三節仁讓等說言教成之效四節言堯舜帥天下以仁此承上文言一人之教足以定國末五六七節三引詩一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二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三曰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節節皆以教字爲言而新之理亦已備矣故說到平天下一章只承治國言孝弟之同然者而得絜矩之道以見孝弟慈之心既以上下同然而響應卽可以推見民間欲惡之心亦同不惟有以化之而且以有以處之以各得其孝弟慈之分願盛一國易于

運量天下至廣闊必須用絜矩之道始能遂生而復性也故謹其好惡之公而反覆相推以丁寧之實此章之節脈次第也至若釋新民之止于至善一章其親賢樂利等說正以見先王當日凡所以親其民而新其民者無弗極也田疇井疆各安其業禮樂教化各治其情二者之中禮樂教化爲尤重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然民卽足而弗知足強梗出而兼并奸宄生而敗倫卽先王時已不堪問矣能使其德澤流于後世乎如漢文之世民可謂庶且富矣然其後七國卽謀爲不軌况匹夫編戶之民能安堵如故乎此陽明又不解親賢樂利先王不

餘山遺書卷六

四

但能親民而實能新民之效也夫豈可將賢親樂利四字俱混作親民解乎蓋其于理一處已有所見而分殊處則間有冒昧故學陽明之學者不得其要其獎流于禪昔金仁山謂許東陽曰理不患其一所難者分殊蓋以此耳至若吾朱子有言曰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大哉言乎此格物窮理之要也故其言曰吾學自銖積寸累而成世之美陽明者贊其天資高明議陽明者說是頭陀之學此宜究其實也蓋學文成之學者其獎必至于頭陀固所宜戒若夫學朱子之學卽有未至亦不失爲謹飭之儒也蓋以其得文行忠信之真傳也

論格致

大學之書雖歷示學者以千百言而要其指歸不過欲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及進求夫所以得止之由則以知止爲始故下文八條目逆推所先亦以致知格物爲始無二意也然則格物者其作聖之始功乎誠正修齊治平舍是無由得進矣是以程子多所發明朱子爲之補傳皆以格物之功首諸學者辭意懇懇其必有自得夫意味之真而深見夫聖之不我欺決非勦說雷同以格物窮理徒作爲學之美談自欺以欺天下後世也陽明顧以程朱之論格物爲外因有自狂狂人之說嗟乎其亦未知程朱所格之物

餘山遺書卷六

五

故也意其所謂格不過草木鳥獸象數之末初何關于身心性命之理且慮其格之不勝格卽格之而未必能知之反將身心性命之最近最切者置之不講此自狂狂人之譏所由來也不知物之所該也無外近而身心耳目口鼻大而君臣父子之倫皆物也極之天地之上蟠下際風雲雷雨山川河嶽昆蟲草木無非物也變之爲生死鬼神無非物也夫天地間大小幽顯總無非物總無非道德性命之著而其格之功益有序焉不可誣也由近而及遠由大而及小由顯而之微子夏云近思孟子說擴充故王文成格竹之說乃所以自誣其知此其不解格物之義病原

具在此矣若夫今之尋章摘句而徒以記誦行文爲格物者亦其末矣

讀誠意章傳

余讀誠意傳一章不覺喟然嘆曰天理爲吾性之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不容已古之君子不因冥冥而惰行不爲昭昭而伸節良有以也夫自欺者由于一念之不謹豈知臨刑而甫知作法以自弊欲陰使其子孫爲帝王者詎料其卽能顯然以殺我者乎凡人惡雖有大小總之皆由于自欺之一念其病原在不識天理爲吾性之固有職分之所當爲每以僥倖之心嘗之以至此也小註云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次

餘山遺書卷六

六

節白文又云如見其肺肝然者何也夫人始念之萌人固勿及知之但于此處不能如君子之速爲除根欲動情勝則必潛滋暗長而暴露到無所不至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誠理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強者是以肺肝之見誰能掩之故朱子不曰不知而但曰不及知蓋爲留此于胸中自有及知之時也昔晉智伯與韓魏約而攻趙趙亡三分其地後趙敗將亡絺疵急謂智伯曰韓魏必有異心矣智伯驚問何以知之荅曰以理勢知之今趙亡在旦夕韓魏宜有喜心而反有憂色非有異心而何後數日韓魏果反此所謂知見肺肝然也然絺疵雖智尚借乎

人之聲色而知若夫鬼神之明人一念之萌而即知之不待暴著而後知之也鬼神之知較人之由意念動于聲色而知之者愈明矣所以然者人陽而鬼陰也其理猶人在外入視簾內而不能見其物者在簾之內視外物無不見也若其最清明而廣大者莫如天地人之有惡豈待動念而始知之乎

常見一箇明德流行

朱子曰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是分明此言真有

天命之謂性解

餘山遺書卷六

七

性有義理氣質之分其理雖深亦非難明據程子人生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語因致疑夫天命之性難專指義理上說即欲就義理上講又苦無地可言且見其入于元虛夫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蓋人生以上尚屬天命故云不容說到得人資始資生時便即兼氣質而氣質多有不齊因為性累故云便已不是性此就理氣兩下和合看法見性易為氣質所拘之由若子思所謂天命人以義理本然之性者從何地言之觀夫天命生人不過理氣二者而已人得理以成性得氣以成形氣之所值雖有陰陽五行因時偏勝之

弊而其理則一直根夫天命所由來無有不善此更就理氣中一直一橫兩下拆開看法以見純粹至善之因是猶同一種米來做酒自冬水做到春水酒味雖有不同不得謂其中之米有異也所以程子更有一說云性即理也堯舜至于途人一也二說雖殊實皆大賢以下者所不能無也是以二者雜處于人心而每各有發見之地人雖為氣質所拘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終有不可泯者以其原初無不根夫天命之全體而來也然雖全具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而終不能如聖人之止于至善者乃為氣質拘之也二者交相牽絆所以世人每多為善無終而

餘山遺書卷六

八

論降鑒鬼神

惡人亦有良心職是故故是以君子必有藉于省察克治之功以復其天命之初焉故第三句即云修道之謂教此吾亦祇論其性之大畧耳如世界有人必欲知性之真面目除却程子性即理一句第一大轉關次第轉過三箇大轉關而真性自見非然者彼蓋各有所向難與之剖晰也

或問中庸鬼神章第四節所言之鬼神還是就散見于物之鬼神言之抑即就第三節祭祀之鬼神言之曰正是証明上節蓋以降格之鬼神証明祭祀之鬼神存疑說極是如就散見上說則人身朝夕所接者

不過日月之光而已較祭祀之鬼神反汎而無力更何必說格思度思也或曰格思度思等語意武公只如此形容之詞恐未必實有鬼神爲之格也曰如子說則武公正欲致慎獨工夫反作播弄語以自誣耶不知武公之所以爲此語者正以人之朦朧度日月而無忌憚者不知有此耳惟武公真知此而爲是言以嚴其獨也或又問第二節無物不體是就鬼神之統體說如何下節獨舉祭祀之鬼神說曰天地間無物非鬼神之所體此特舉鬼神之昭明者言之以概夫凡爲鬼神者耳

仁者人也節解

餘山遺書卷六

九

或問中庸仁者人也此節言仁還是專言之仁乎偏言之仁乎曰此專言之仁申明上節修道以仁其下說義與禮是因仁推言不是與仁對言蓋仁道兼統四者此仁之所以爲大也此節申言之意聖人蓋恐魯公不知仁之切于己故言仁者人也又恐魯公不知仁之爲大也兼推禮義以廣之又問禮所生也近講不一有卽以等殺爲禮看者有指其禮于等殺中而言者未審何如曰此須于性道之體用本末事物之表裏精粗盡晰之始看得透徹卽如仁義禮智四者第一次就變動處看要看得如神龍變化或大或小或低或昂無在非四者之迭爲相乘如所云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者是第二次宜看其是專言乎偏言乎若就體統上專言仁則包四者如因仁而推及義禮者是偏言仁則是一理如四端各具一性者是第三次更就其散殊中看其專言義亦包四者如所云義質禮行係由信成者是偏言義亦只是一理第四次要看得四者各具體用如所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者是第五次要看得四者迭爲體用如所云仁體于心義發乎用貞爲中之幹義爲仁之質者是不第如此第六次統五者而合觀之真是神妙無方難以言傳且再以禮爲言有卽指其儀文品節爲禮者如所云先王之遺禮者是此從禮文表之粗者而言也

餘山遺書卷六

十

有指儀文品節中所載而言者如所云文以載道儀羊存禮者是此從禮文裏之精者而言也有就仁義而類言之者如云仁義禮智者是此從性體而言裏之裏精之精者也大都聖賢論禮不外此三者然就性而言者其理之體也就儀文品節與中所載者在事分之雖有表裏精粗之殊合之總皆禮之用也卽所云四德各具體用今云禮所生也若以此禮卽指等殺而言但上文言仁及義是指人所具之性而言故註云人具此生理而下安得獨以此禮竟目爲儀文品節之粗未乎此禮之不可卽以等殺視者曉然矣更若指夫等殺中所載而言者則不過明夫等殺

儀制非全是虛文而見此用中乃有禮之體所寓然尚合此等殺同爲外面一層而求其所以達周之禮者安在也則生字無從措脚故此說亦不妥是以此禮字必要從性體上說生出此等殺耳蓋禮是性體等殺是儀制體用之界截然混看不得卽所謂先王因人性而作儀也且上恐人不知仁之切于己是引理入事故云仁者人義者宜下恐不知事之由乎理是因事原理由云禮所生然更要曉得仁義禮三者雖是性體但此節專言仁以推廣而相及也吁此聖人之言理具有曲折變化之神學人苟非胸中涇渭甚明能無方圓之不相合乎

餘山遺書卷六

士

今夫天一節

今夫天一節時講日月句只足無窮句華嶽河海二句只足廣厚句下萬物覆萬物載方是言生物其說固是若其中天地之所以高明而博厚者吾人宜會心不可泛然讀過去故吾朱子每歎中庸非程子莫能因語而得心恐人誤會其理故註曰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爲此語非徒恐人誤會其理亦欲人深致其察也夫既非由積累而大畢竟何如今姑以鄙見論之天地山川固非由積累而後大亦必由積累而後成何也人物之生由胎息根苗以其爲母身所限域是以歷歲月而後漸至長大也若天地之

大也本由太虛中一陽之始而虛中縈結無所限域據天文家說卽廣方百萬里之摩盪也豈有積累生長之漸哉然就其中細推之天開于子位地闢于丑宮旣一開闢卽次第旋行十二傳舍而天地之高明博厚已成豈必多費歲月今月如許來月又如許而後大乎故吾朱子謂非積累而後大者此也但輕清廣大之中漸爲分著其象重濁博厚之內漸爲各分其形者此邵子所謂必歷三萬年而後成故西山蔡神輿先生亦曰天地初成勢若盪沙及久纔始堅凝愚細推其理誠然七政麗天各有層次併其數各有多寡而行度遲速可驗試觀河圖之動而爲天者太

餘山遺書卷六

士

陽爲日居一而數則九太陰爲月居四而數則六以及少陽少陰星辰之數莫不有多寡遲速是卽可以反觀而知其象之所以分著各有遲速而成可知矣且卽今日經星較唐虞甲辰之時已遲一宮而前日成象之有遲速則愈明愚故曰雖非由積累而後大實亦由積累而後成也此天之所以高而地之所以厚也然今九州惟西北山西之地勢最高者何也蓋天開于子位地闢于丑宮此清濁始分之際如新作酒釭中此處清去糟粕卽厚其氣左旋而行轉到戌艮之地輕清者旣上浮爲天重濁者自下降爲地戌艮特在西北轉角之地故頓起泥沙所以西北山西

之地勢最高而土厚氣盛易曰艮山也止也敦厚其止由是也然何以相傳古人有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之語乎愚詳觀義皇圖上艮山居西北故今號為山祖之崑崙峙焉崑崙最高大故其山氣晝夜上騰迷障于天星宿隱晦故曰天傾西北圖上東南兌澤地勢下陷故今萬水東向而大海受焉故曰地缺東南且山莫高于西北海莫下于東南此又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然崑崙之水直下黃河分派乎東南此又山澤通氣而江河之所以流也易之說實中庸此節之義也

附論

餘山遺書卷六

三

再以日月之所繫者言之圖圖正西坎為月又為水正東離為日又為火水火既濟坎離相照此月之所以受日而有光也更以潮汐之水隨乎月者言之坎為月月者陰之精而水之母也然兌為澤澤者水之注故今月之初生潮汐亦隨月而始長至月望始大故是夜月直而潮平此水之性所以隨乎月也又即以坎離巽兌縱言之後天巽位為風加于兌水之上為風感水受之象則有清波瀾瀾之美使玩風月者觀其景而使人之眉目朗然此皆坎離相交兌巽互乘之妙也何也易云巽生于人取象又為耳目聰明也總而言之夫月受日

光而有明水隨月而長人乘風月而快此天地人三才坎離兌巽之氣上下互乘相感召然也朱子曰天下之聲色貌象皆有其理之自來有是哉昔王文恪據孔子以北方為幽隱之地南方為生育鄉之說闢邵子地氣自北而南則治地氣自南而北則亂之非嗚呼文恪豈及察此中之理乎今愚只舉一二端實載諸簡編者論之而昭然可知昔文王之為治也其化先自北而南故朱子述詩一則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再則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因謂之二南即其所咏之雝鳩與麟趾相應者雝鳩乃北坎之氣所生在子中陰陽交際之候所以

餘山遺書卷六

丙

象備陰陽二物之受氣亦自北而南是則聖人之作詩實有微妙之意存乎其間也其孰能知之一友問余曰雝鳩為水鳥似乎得北坎之氣水土相附故常居洲中亦見性情之所屬也麟何以屬南方之氣曰離位南離象為甲冑麟斑所以有甲冑之象況其角一而蹄則同乎馬之蹄不同坤牛之二爪亦陽奇陰偶之義以道推氣自可知矣且春秋之時西狩獲麟庸人固不識麟即孔子平日亦未曾一見及見而即知其為麟者愚意聖人就其麟之角蹄尾以氣驗道而知之也蓋地氣自北而南則治固大可驗若宋英宗之末年杜鵑飛鳴自

南而北邵子因謂飛聲鳥類乃天地之氣先有可
驗預憂其亂之將作後果應焉道與氣不昭昭可
見哉

論禘

昔先王之于天道也甚昭明矣凡陰陽造化之理無
不出其胸中之神智以相深于其盡故既慎終又追
遠以制夫禘焉其道固自有在然難為不知道者言
也蓋其理誠深即與人言亦恍惚而難憑故不若不
與言之為得也雖然亦難語夫淺見之士耳而其理
豈真一無可言者哉蓋人之生則陽之伸也其死則
陰之屈也然生為陽而陽之伸也有漸死為陰而陰

餘山遺書卷六

五

之屈也亦有漸朱子曰陰陽自有界分屈伸往來各
有其漸于以見人之死而有靈也彰彰矣先王知其
然因是克展其孝思爰有祀典之設故易曰渙先王
以享于帝立廟傳曰周公升歌清廟愀然如見文王
焉豈直無故而漫為此具文哉然于烝嘗之中更有
禘焉者何也蓋首出之君其昔生之取精也大其德
類也宏有始終天地之英焉故先王之制禘亦永常
如是焉者是道也何道也先王所以能通乎幽明之
道也若夫郊祀之設即朱子所謂生天生地成鬼成
帝亦莫非太極陰陽動靜之義而推之歟嗚呼其道
誠深宜乎淺見之士有所弗解也

論無大過

無心之失謂之過若窮理之功未至率其血性而行
未能時措之宜亦是過如子路死忠中生死孝何嘗
不執持一端道理然未精格致工夫便欠十分的當
亦是過且此過殊不小若學易則有達權通變之道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時行之準聖人全體皆
易深見易理之神妙故學之不厭微其精蘊可無大
過當年惟顏子用行舍藏能幾及此他未易言可與
權也

論厚葬顏子

餘山遺書卷六

夫

顏子厚葬一事孔子謂不得以猶子視之朱子謂葬
不循理故顏子之心不安聖人因謂不得以猶子視
之然其厚葬不是踰制只是棺槨稍厚理是天理之
理不是禮節之禮既踰禮節有何不安世儒所論
只謂因顏子惟貧之故不安貧富之分故朱子謂不
循理吁此猶不善會朱子貧字之意者也朋友死無
所歸曰于我殯門人非不量其家之有無以無為有
使至于過分即損已貲葬顏子稍從其厚正友誼之
當然顏子雖貧受門人厚葬亦不踰制于理甚當何
謂不循理而朱子之所謂不循理者有其父在子死
而厚葬父生而貧苦顏子之心不能安且萬一到父
死之日棺槨反不若子之厚顏子于九泉之下必痛

恨無窮故不若稱家有無不厚葬之爲得也

不怨天不尤人解

聖人垂教萬世人宜奉此不怨尤二句不尤人句易解不怨天句難解翼註說莫知何以先從不怨不尤說起蓋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能于間修處着力其說極是但今人名利之心未遂惟縈繞上天佑助貴人扶持之念日夜懸望如何打得過先賢云尤人者無志從中細看來又有說更見不必蓋不合于人未必卽是禍毀卽墨者豈真卽墨之禍合于人亦未必卽是福爲紂爭立者豈真爲商之福不但如此合于人受人恩德倘吾之福命薄不能酬答徒爲一世

餘山遺書卷六

七

負心之人其究終爲人所尤且吾尤人必尤吾甚至後成大仇何不早省如此反覆看來兼之先賢無志之說尤人之念可以打得過先賢云怨天者無識但窮通二字世境反覆紛亂如麻視天夢夢從何處尋個把鼻世之凶暴者偏多復福謹厚者偏多蒙禍惹生物之禍福彼蒼先已默定惟目前之義理吾人所當自盡而已板築之爲師相人奴之爲公卿始賤終貴有其分也有人越此不久就死君壽幾何壽在今日生死自有定也釐廟遇火桓廟見災天之誅惡於既死也太甲改過成王悔悟扶蘇以仁見殺王英以正受誅天之保善惡于其嗣也由此而熟思之

富貴貧賤之等級金玉財帛之重輕生死壽命之長短勞逸苦樂之境遇皆一一自天所命急教人修持斷不可放過也大禹之所以惜寸陰孟子之所云及是時正教人速速從急流中頓省挽逆流而上少懈投入下流矣如此可一時不居仁由義乎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不一言而足常常爲人提省有空閒時不可放過難矣句中有說不盡之不好處不知者乘閒戲談以干天譴可哀也夫不怨天不尤人如此察看自然心中明白不得不學學焉自然不敢傲物必虛己接人自然細心窮理潛心玩味所行所

餘山遺書卷六

太

思循序致精所云序者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也及學之既久知精行熟打成一片凡生死鬼神陰陽性命變化之妙自然默契此之謂上達如此則生爲達人死爲明神生則世人所服死則衆神所欽故曰知我者其天詩曰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是也

餘山先生遺書卷六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七

門人 蔡調元 敬編

辯王門宗旨之非

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從此句錯起直錯到底蓋心之體爲性卽仁義禮智是也今以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心者謂之無善無惡斷斷不可如以仁義禮智未發之際隱而難見因謂之無善無惡請問此仁義禮智到發見時豈盤空生出四端乎吾知人身上舍未發時無以見仁義禮智之性矣然謂隱而難見者亦就陽明自不能見而言之耳在知性之君子於心體無不昭然可見故孟子直指惻隱羞惡辭讓

餘山遺書卷七

是非等情於未發之先謂之性性既善故情亦善而性之本善益可徵驗豈如陽明因性之無可見謂之無善無惡乎子思於未發之際謂之中下卽承之以爲天下之大本夫曰中曰大本何善如之豈非其見性之精確而爲是言乎初未嘗曰未發之際謂之無善無惡也朱子於舜之居深山章其就舜未感於事物之際乃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之中萬理具初亦未嘗曰未感之際此中不具乎萬理而以爲無善無惡也程子亦有言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足後其言心之體爲性益深切著明矣不特諸大儒之論性者如此卽上古聖人之論

性者亦然蓋性未感乎事物而蘊於心乃謂之德故堯典云克明峻德商書云顧諟天之明命周書言克明德大學言在明明德是皆謂之德不敢以無善無惡目之也若陽明此言不以德爲善將以何者爲善乎其意未發之際便把魯論註中渾然一理四字來搪塞乃曰未發之際有何可見不過渾然而已噫心之體果如是之朦朧乎且細察其意中竟以渾然作茫然解也并下一理二字亦誤看直以爲一理渾然毫無可見認作渺渺茫茫一種景象如此見解安得有開明之日乎朱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渾然二字是狀聖心未感於事物之象指聖人之心體而

餘山遺書卷七

言一理是指渾然中所具之性質有着落特以心當未發尚不毗於喜怒哀樂一邊無顯然可見之迹故以渾然二字狀之然渾然中之所具萬理俱在不知心體是性者無以見其真也惟朱子灼見心之體直指之曰一理下箇一字下箇理字甚有端的把渾然二字還他着落所以然者蓋心統性情之未發此心可以渾然二字狀之心涵乎性爲衆道之原此性當以一理二字指之是以渾然一理四字無一字不妙其識之精當如此學者讀書要句句而琢之字字而訂之而理可得豈如異學之昏昏昧昧窮窮冥冥竟將渾然一理四字合看作一團黑暗沒分曉之光

景乎且朱子於舜之居深山章下註釋曰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蓋一貫章是以一對貫而言故云一理深山章就下文所感之善言善行而言故云萬理夫其就心體時而言一理時而言萬理無不神妙若陽明之言是一團黑暗暗之模樣總未直見性故也其曰有善有惡意之動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惡乃陷溺其心而然詎脫空寂有此動乎若脫空有此動則必善惡皆指爲體惟皇降衷之始豈有此等雜揉之理賦予於人爲心之體乎則不可言恒性矣且既妄指爲動則未發時善惡皆已具與所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自相矛盾矣其曰知善知惡是良知似矣

餘山遺書卷七

三

然此不慮之知人人皆有雖孩提亦有此知然不能如大人之通達萬變者以只有此純一之本然未會窮理格物故其知尚有待於推擴所謂致知也不靠實卽物窮理則致字無着而所知亦不精陽明乎況陽高明就所見行去無誤安得人人盡如陽明乎況陽明亦從學問得來非全倚質地高明也至言爲善去惡是格物謂致知在誠意朱子在卽物而窮其理一語頗撲不破陽明偏於行一邊豈若朱子知先行後知易行難二語之爲精確乎其宗旨提唱既誤其後龍溪心齋竟入於禪直取釋氏之書引証其淫辭王門宗旨一書雖陽明亦不料其跋跌至此也

論陽明尊經閣記

陽明尊經閣記中所嫌者其應乎感也以上少未發一層今愚以此意妄補之曰其于未發也則有仁有義有禮有智下纔續之以其應乎感也如此更覺周密其于致知格物之意終有未解每與朱夫子相抵牾其病原在竟指聖人之教偏在于行耳

隕霜不殺草

嗚呼得失明著於目前卽賢者尚多不能辨况天道之得失微而難辨乎昔魯公問于孔子曰書隕霜不殺草何意乎對曰書隕霜不殺草其刑罰必有缺與某先于癸酉之秋自館中歸道遇二販夫相語曰奇

餘山遺書卷七

四

哉余今日清晨自陶塘起足以至于某地其中十里之內獨無霜此外皆有霜何也某聞言卽心戚戚焉而有感于其故矣此十里內有真正死罪者五今皆不伏法其後雖或死或溺死王法其蕩然矣此不隕霜之所由來也嗚呼刑罰失宜上干天怒爲人上者烏可慢天而忽民命乎卽今歲辛巳正月吾姚降雨黑皆莫知其由說者多以爲不祥余見之旣喜且懼蓋深思其理此激濁揚清之兆也何也黑者陰白者陽陰主惡陽主善黑而陰陰而惡者旣降白而陽陽而善者自至故正月趙公果自京來正月乃三陽交泰之候也故月卦爲太陽之盛也五月五日某公果

去位五月乃一陰生也陰之始也故月卦爲姤陰之
攝也以盛陽去微陰陰勢必不能敵故易戒小人
不宜有攸行今果以趙去某此激濁揚清之實也從叔
有範曰今日削官多矣何必皆拘于五月乎曰惟吾
姚降而黑爲官亦惟某公爲最甚凡事必極而後應
故有此徵耳天道感應多端豈容據一而槩百乎故
治亂興亡之兆亦有大小有以天下論者如河竭而
商亡之類是也有以一國論者如六鷁退飛之類是
也有以一邑論如今雨黑雨之類是也有以一家論
者如牝雞司晨之類是也有以一身論者如執玉高
卑之類是也今趙公來是一國之治亂所關某公廢

餘山遺書卷七

五

是一邑之治亂所繫若吾所云云者是一國之治亂
與一邑之治亂相應也

論天與日月左行右行

今世之學天文者衆矣天文之道亦甚多端其中之
最宜明辨者莫大乎天與日月左行右行之說儒者
曰天左行日月亦左行天文家曰天左行日月右行
紛紛聚訟迄無定論明太祖謂夜觀乾象見天道左
行日月右行惜儒臣不能以扶陽抑陰之道曉帝王
也竊論之夫天左行一日一周天三百六十度有餘
日亦左行一日一周天三百六十度有餘無虧月亦
左行一日一周天三百六十度不及天爲陽月爲陰

天左行固矣日得常度則不必言惟月左行亦右行
也東升西沉此月之左行也自其左而觀之月度日
不及自其右而觀之月日進其度此月之右行也故
天虛之內月從右轉而日進其度天從左轉而日進
其度推積分數易乎成算若亦從天左轉數法難通
所以然者其理至微自古純臣之從君也致身忘家
反側之從君也榮身肥家本此道也補問之後日月
與天同度而世之幽貞隱惡久後無微而不彰者亦
本諸此道也蓋太極之理發而爲動一氣初開判爲
陰陽二十八宿爲陽爲天月爲陰然陽能統陰陰亦
不敢自專故月隨二十八宿而左旋豈改西升東沉

餘山遺書卷七

六

顯然與陽爲敵也此卽陽倡陰和之道也易曰陰雖
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然雖隨天左旋而以退爲進實兼右行也又宜知
左行明而右行暗也且月左則天速而月緩月右則
天緩而月速不見夫世之陰柔小人見君子當前之
議論雖不敢抗而姑面從退有後言而其陰謀實能
爲害於君子易之卦爻陽一奇而陰二偶陽一奇是
以左行之天一於左行而陽剛之君子忠信表裏如
一焉陰二偶是以左行之月兼右行而陰柔小人懷
二心而詭計橫生與夫女宦之面諛其君而諛其夫
而其中之陰私實能爲害於君子矧制其君矧制其

夫者其道莫不原於此法象昭乎上人事應于下天人共貫誠有確然而無疑者是以聖人深懼之而爲扶陽抑陰之道曰天左行日月亦左行不欲以權與陰而欲驅陰從陽所以尊天也此扶世教之深心其詞同於嫌于無陽大呼龍焉者共一道也天文家豈知聖人同乎大易之貴陽剛而賤陰柔乎且十月六陰長甚而陽幾滅聖人反名之爲陽月程子曰稱陽月警羣陰也不然以聖人之識豈不知月之右行反被萬世之後誦吾儒之學迂而鮮實乎

冬至夏至

冬至後乾內甲外壬坤內乙外癸夏至後乾外壬內

餘山遺書卷七

七

甲坤內癸外乙

雷說

嗚呼世人之昏也惟知有利祿而已惟知有利祿故一心只向利祿上去因是不知自己之所爲不合天理者必遭天殃也天罰甚多端其中之最顯著者莫如雷之擊人尙疑之以爲偶然未必卽天之一一福害而禍淫諺每云某人在鄉黨中無大惡今爲雷擊死豈非偶然不知天雷之擊乃上天誅隱惡之道也正爲世人不知而暴之耳故仲尼於春秋書震夷伯之廟誅隱惡也外此又有其惡雖小而一時之害理甚大者天雷亦擊之又有物怪神妖亦雷擊之所不

免愚細按天雷之擊惟有此三者而已世人豈得視爲偶然哉以人情譬之卽如一庸常人無因誤擊人冷地自思心中尙有多少過當不去況天地以好生爲德反不如庸常人之存心乎故乾震二卦爲天雷无妄又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又曰雷電交至君子以折獄致刑嗚呼人可不於雷電之誅深信天之不謬乎

論未婚守節

爲夫者宜守義爲婦者宜守節此固人情所易曉但未婚遭故一節所最難處不可不辨按禮女未適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曾子問篇有

餘山遺書卷七

八

云未婚夫死女服斬衰於室旣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攢卽除之而建州張仲嘉因訂爲成書併援前代士大夫往事謂未婚遭故而女守節者一切不必旌獎噫是何其窒而不通於道刻而不當於理而不能取聖人之微意而善會之哉夫曾子問中所云若原其立言本旨實乃爲世而爲此不得已之論就中曲處當可猶得見君子斯可之意而非其至也豈可執詞害意乃謂未嫁而守節者不宜旌獎乎果如所議則是前人本恕以待世今人反因之而刻以繩人昔聖賢有靈不幾在天有桐耶蓋未婚遭故之女若論其至義當守節然揆其情察其理而知欲強其守節

而不可者十有四端是以聖人於此酌求其當可者裁之耳所謂不可強者何也一則夫家未及親迎爲夫守節於父母之家父母沒則聽命何人一則婦人稟質強弱不同或不能自食其力豈容反受父母之養乎又安能必父母之盡能養其女者乎一則兄弟之有無難必一則有兄弟矣或貧而不給亦難受其養一則兄弟或不賢更難依藉一則在夫家公姑之禮甚嚴年少難以身近一則公姑沒後將聽命何人一則公姑家貧者亦難於受公姑之給一則叔伯之有無難必一則叔伯之貧富亦不可必一則叔伯或不賢尤難依仗一則前之理勢輕而後之理勢重蓋

餘山遺書卷七

九

六禮之中惟親迎一節爲尤重今其夫既不終婚約而逝尙屬處子併後之理勢觀之理可融通故既葬可以除服一則推極到仁至義盡之道必須守節然安可以聖賢之道過望於女流乎一則婦女中既難盡責聖賢之事又不可以死節逼人爲之滿局籌算只得於其夫死之後服定斬衰使之報情於萬一既葬而除非不欲其守節特勢有所不可強且酌於理而無甚害所以曾子之問亦就理勢所難姑求其當可而爲此不得已之論此正聖賢處世苦心參贊裁成之至意也而可不曲爲體會乎若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者亦宜細推其理去

所謂未成婦者亦惟女死而可云耳如夫未婚遭故在女氏斷不可謂未成夫也今薄俗有卽改字其夫之弟者在男家亦不可謂未成婦兄死而卽以弟繼聘之苟其若此又何殊乎晉懷羸之事乎由是益知未婚夫死既葬除服斷難字其夫族併宜改字異姓之與夫不親者聖人姑爲不得已之論而但求當可之意也昔起雲氏見人從門而矚因謂有半面之識後其人死斷不忍妻其妻何厚之至也卽此而思既葬除服之語乃聖人不得已而但求當可之意也况夫未婚而女死理宜再娶恐絕先祀也若女未婚夫死不嫁有何絕祀之罪乎併見女未有婚約人欲汚

餘山遺書卷七

十

而至死不辱者君子尙美其留節以待人矧其守節以盡情於夫者耶然則既葬除服之語爲聖人不得已而但求當可之意益大彰明較著矣故使當今之世有未婚遭故其女才節兼優不爲諸艱所困而克守終身者此正仁之至義之盡天壤間之奇節而爲聖賢之所嘉與宜 功令之大加獎勵者已節卦象詞云苦節不可貞是聖人不欲概以苦節強人也然繫上六爻詞則又以貞凶悔亡之義取之者何也蓋以境雖不堪而言乎爲人之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奈何前代士大夫不知此義而汎然援曾子問竟以爲女之未婚守節者不宜旌獎何其粗心觀理

加寸木於岑樓忍於掩人之大節哉夫古今之天下
賴有幾個孝子忠臣義夫節婦所維持不然舉世庸
碌復成何天下乎詳觀文王反對卦惟有乾坤坎離
上下左右四正卦立定不變餘皆反覆無常聖人垂
戒之意深矣吾是以有憾於有明之士大夫多不能
辨此義也昔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所聘都城趙氏
女聞夫卒即興至夫家守制奉翁姑一循婦禮年至
五十有餘弘治間宜春劉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
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
女則已離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議奮臂起
辨之而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止使一郡

餘山遺書卷七

十一

聞然又元西安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
司請旌其門余忠宣公執議以爲過於中庸格不下
嗚呼忠宣與士廉諸公不能善會聖人處世之苦心
微意而反掩人之大節甚可惜也錢修撰引張良陶
潛爲事類固見其識力之卓然但不能細推禮經微
意以曉之耳嗟夫人處夫婦之間未婚而能守節亦
可謂至矣極矣蔑以加焉者也若既葬除服於理亦
當其可世可通行是聖人不欲過望於人之意也學
古者其可膠柱而調瑟哉

論程子病中看案上唐鑑

以伊川程子之明道也及其在病中見案上惟有印

行唐鑑一部信手抽來看時以爲正難處置處不覺
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却全不自覺
真是枉讀了噫某想以程子之識豈以史中之人品
有不能曉豈以史中之事物不能據理而斷豈以史
中興亡得失之由不能依理而推且史中之前後本
末伊川豈不能識諒此數者決非伊川之所難卽有
所難伊川亦不過稍加其功而亦可已何至有心膽
墮地之驚乎然其有心膽墮地之驚者諒非古今學
史者之所能識也

論寂滅之學與

餘山遺書卷七

十二

君子曠觀宇宙而見世運升降之間一治一亂氣機
相尋而佛氏之所由興不勝低徊而三嘆也蓋予嘗
聞邱濬云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興世運
升降之間天必生大聖大賢以當之者誠以三綱五
常之道所繫也世運之小治小亂與世運之大治大
亂治亂之機反覆相因乃天道之常三代以上世運
雖屬參差要皆聖王極治之世也自孔子道義宗盟
之後五百餘年而至於漢天運垂張極矣至煩至劇
之後無怪乎至寂至滅之學興焉

論語中重出之書

論語中重出之書都有意義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二
句因上下章俱言父母過則勿憚改因上章說不繹

從不改有吾末如何之語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中正敘夫子生平猶見齊衰見冕與簪等句同而一則曰或人語一則所記有詳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因下文思不出位而類敘也惟博學於文一章於前後無甚繫屬此足見聖教有序諄復此言而編次不厭其詳正不得以其重出而忽之

餘山遺書卷七

十三

餘山先生遺書卷七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八

古帝王始終得失總論

門人 桑調元 沈廷芳 敬編

余閱古史籍而見人事有邪正之別卽所徵有得失之報者蓋由於天道甚公而禍福有準人心卽私而感應無爽也是以曠觀自古帝王其得失始終所應之吉凶皆莫能逃焉試請自堯舜始夫堯之得有天下也羣臣以摯之不肖而憂社稷之隕由是羣議而歸諸大德之堯公心也後堯亦因子之不肖遜位有德歸諸大德之舜亦公心也噫因兄之不肖而得天下以德因子之不肖而讓天下亦以德及舜亦如之

餘山遺書卷八

蓋得失如堯舜雖有得失之迹而實無得失之傷巍巍乎莫可尙矣及禹受舜禪以子啓賢繼之始以子孫之賢繼天下者後以子孫之不賢失天下其得失之理自如是也禹無過也南巢之役非貽謀之不穀桀自致之而湯無奈也卽謂桀之自放也可逮湯以仁伐不仁而有天下後武王亦以仁伐不仁而代商其得失自然之勢亦如斯也湯亦無過也聖人之難也牧野之師亦紂自致之而武無奈也亦謂紂之自焚也可若武王藉羣輔之功德而得天下故曰子有亂臣十八功臣亦得以分膺茅土而各享其榮後雖云尾大不掉而猶號爲共主蓋藉羣輔之功德而武

王亦能以已之大德受天命也王孫滿在德不在鼎一語落楚子之魄叔父有地而隧視晉文之膽卽其亡也以虎狼秦之暴僅遷東周君於陽人聚未敢顯然逆弑也噫子孫雖失天下而總無慘刻之傷非武得天下以仁之報哉況其先懷天王聖明之忱以立臣道之防者萬世猶凜凜也以周公之大德定萬世之禮樂實爲萬世制作之宗於理不立一代而盡其澤洪惟

國朝於數十代後錄其子孫寵之爵祿以垂無窮天心之愛善何其源遠流長乃爾乎夫隔世之報人尙疑之况其越數千年而始應哉總之德垂萬古者則

餘山遺書卷八

二

定受萬古之享無疑耳若秦大爲不道鯨鯢列國諸君宜乎長子扶蘇之仁反遭斬刈二世胡亥濟惡而嗣始之殺人者繼且自殺也而上天猶以爲未足蔽其辜也胡亥被弑子嬰出降寬厚長者固已納之矣上天又必欲假喑啞叱咤者斷子嬰之首此豈天心之太忍乎良由始皇當日殘暴爲已甚也漢雖天命攸歸實賴羣工之智謀勇功而取天下試問當日親爲血戰韓信彭越之屬其安在乎夫身旣袞冕固知爲天子之貴矣奈何信讒后之言陰使舍人文致其罪而以赫赫元功置之死地而不悔獨何心哉新莽中絕姑勿論洎獻帝之世曹操竊國子丕承姦昔之

呂后陰爲禍首以矯殺功臣今之曹氏顯弑國母兩相應也兩相當也且使獻帝含聲吞氣僅同牧豎皇皇焉泣慮已身之不保漢高豈能料及於此悲夫悲夫天道何其絲毫之不紊乎苟非然也伏完旣去怪風忽作因成弑逆庸人孺子且毛髮上指而天心何太忍也雖然在漢固當而名爲漢相實爲鬼奴魏曹瞞豈容如是故白學繁張氏於國門弑曹髦於闕下此舉亦大快人意至於大度之昭烈能任賢以興國者皆由恭儉仁厚之漢文順德之應也及後主啣璧就降則又暗襲劉璋之報故吾朱子論定綱目則曰昭烈之取劉璋則經權兩失之矣至北地王諶殺

餘山遺書卷八

三

妻子而殉節昭烈之廟則又昭烈仗義之報天固不肯棄抹之也若夫晉室司馬弑魏主以篡天下雖云曹氏亦如此而吾北面之義奚存何怪乎宋劉氏有以被掩弑司馬之慘而仍篡之得失相尋如同一轍此非當日師昭二人之惡而誰之咎哉至如齊室蕭氏徙其主汝陰於丹陽未幾卽弑何殊以被掩殺司馬之慘故云當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願身死後世世勿復生帝王家也噫聞斯言者得毋冷齒乎卽追恨開代者之用心太狠亦已晚矣然大欲迷心後來者其何能鑒哉梁之摺殺其君巴陵王也猶齊之逆弑其至於丹陽也噫豈得飲醇醪而已足乎此往彼來

不過易一人耳所以晉宋齊梁之史至今不忍讀也然梁亦不久而降爲江陵矣昔弑巴陵今弑江陵誰爲爲之耶卽陳室亦豈能久安乎投井不灰執送長安昔之以白劍加人者今何得作井中泥乎況前劍血迹未乾汝欲獨全首領豈云天道之公隋欲以智力經營天下而天下果可以智力經營乎哉況天元幸寺返駕卽次旋行禪事其次豈曰無因故禍起蕭牆隋楊廣之弑其父猶字文化之弑其君也好個頭顱未知誰人所去在大逆亦自知之矣唐太宗名爲除暴以安天下故國祚永長矣然而殺建成元吉其於天性之親如是之忍故其子孫亦不免於弑

餘山遺書卷八

四

奪之悲已速後梁朱氏以勢力馳騁中原忍心弑主以爲鹿豕吾手矣究之鹿猶逐於野而當身見弑試觀殿側敗毡中所裹奚物乎後唐李氏之得天下雖不能大居正亦不爲大姦邪故其子孫亦得國滅君亡之正自焚而已三代之後蓋亦少見不然者井中泥天固不輕賜火中灰亦豈易作乎後晉石氏藉契丹之力而天下得其子孫卽觸契丹之怒而天下失所謂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十萬橫磨劍孫請自試遺笑萬世矣後漢劉氏乘人之危括天下於囊中寧知已德之不堪卽脫穎而出耶後周郭氏一旦乘威權在已羅網天下若兔置焉豈知天乏其嗣徒作如

是之貪狼乎柴世宗有三代遺風故國步斯頻孤子失守尙不受刀劍之厄亦天有以相之耳雖然在周之爲點檢者則不可襲而取况號爲寬仁大度慈惠元元不作伊尹周公之謀而亦出於欺故得天下於孤兒寡婦失天下於孤兒寡婦當時面有質語九泉之下對世宗能無忸怩耶太宗背母后之訓據天下爲已有豈知其後嗣殄絕此天下仍爲乃兄之子孫所得乎然其始之逼人子以得者究亦已子爲人逼而失兄惡兄受弟惡弟受天固不爽也惟較之奪人物而兼欲殺其人者其心固大有間故其子孫雖亡亦得與波臣相上下此又不幸中之幸也夫若元於

餘山遺書卷八

五

宋不過因其勢之罷而取之於始後亦因勢之罷而失之於終開建德殿門以返故國號之曰順帝豈但勝代之能寬乎明始以義正天下人固無有議之者故廢宗祚社稷獨得其正焉獨其猜忌慘刻以待臣下亦不無遺憾至於永樂篡立殺戮忠臣效尤特甚故其子孫昏亂相仍以迄於亡是亦靖難時怨氣凝結之所致也嗚呼可不鑒乎我皇清爲勝代滅賊從容撫有天下廓清區宇垂視萬年猗歟盛哉

戒殺問答

或有問於予曰古聖王謂人性與物性有異所以不

戒殺有宰牛烹羊之舉割雞宿賓之事也今朱子云人物之性亦我之性程子亦云萬物一體謂萬物之性皆一體也若然則佛氏謂性均天倫物我一體豈可利己殺物其說真不為謬矣柳宗元謂佛說有與論語大易相合處果亦非無因矣今程朱二子既謂人物同具一性欲殺同注以充口腹一體之謂何論人物之性宜於何辨之且孟子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抑惑滋甚既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徒遠庖廚為言是與借刀殺人者等也借刀殺人與自用其刀殺人者惡尤甚也君子勿為之矣且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孟子謂

餘山遺書卷八

六

之率獸食人推情度理識何深也今既食其肉遂以遠庖廚而不審情推理而妄食乎禽獸將死故鳴哀何等悽愴豈可掩耳盜鈴竟忘殺死之慘且以見牛未見羊謂之仁術乎故殺生之事古聖王必有以處此矣子答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父母者一人之天地也人物同出天地各本陰陽特人直而物橫人仰而物俯具形為有殊耳所謂理同而氣異者此也有生之後蠢然之知覺運動人物似同粹然之仁義禮智人物迥殊即其間若鳥之反哺羊之跪乳雉之耿介之類亦不過衆物最著之一二一物終身內之偏明也守其一節不克擴充豈能性具衆理情應萬

事若人之千變萬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靈哉所謂氣同而理異者此也程朱一體之說因人物同出一本故云然耳非謂犬牛之性猶人之性畧無區別也然則佛氏之所謂一體非二子之所謂一體也明矣安得謂其戒殺之事不謬哉試問同出天地者即謂同性不可傷矣而草木之無知罔覺根生土養雖其知覺運動并不及禽獸然亦能自榮而榮自榮而悴先小後大溉之則茂傷之則枯應乎肯出乎土獨非天地所生乎克佛氏之說不惟禽獸之性猶人即草木之性亦猶人矣彼桑門輩豈獨不可飲酒茹葷勢必貪穢壤飲黃泉穴居野處同身於蚯蚓然

餘山遺書卷八

七

後可安得伐林木而有梵宮蘭殿之巍巖咬菜根而為刈蔬烹茗之飲食乎其說可一辨而立窮矣且鼓用皮鐘繫血硃紅殿宇種種塗膏血為之所謂不戢物者安在至遠庖廚之說雖因觸目傷心食不下咽而然推孟子之意亦欲以愛物一端引王到仁民地位克此不忍一念可以保民致王將曲成其德故節取其美謂之仁術者如好貨好色只欲引君當道志仁故如此說耳若論其至先王制是禮即當行是事舉之則為宜廢之反為過設牽牛堂下者令聖人見之必以為鐘鐘之禮制自先王大典宜舉斷無舍牛易羊之姑息也且庖廚之設始自羲皇若必當遠聖

人亦不創立是制矣倘人人遠庖廚則牲殺無人而
禘嘗之義廢宰割無人而燕饗之禮置不且中國同
爲貉道乎烏乎可哉先王神明普照心思徧及垂典
禮以昭示來茲獨不念起殺傷之慘於不可問乎總
之先王親疎有殺輕重有等不失絲毫親親仁民愛
物三者雖皆一仁之事然古者粒食未興黎民苦饑
益奏鮮食進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克饑者豈
聖人止有仁民之心而畧無愛物之意耶夫亦以仁
民之事重於愛物不能兩全之中不得不伸此而屈
彼也况用藹栗以郊天地殺特牲以享宗祖比之仁
民之事爲尤重者乎由此觀之則物之殺也宜也非

餘山遺書卷八

八

過也雖然先王殺物之中又未嘗無仁物之恩也禮
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下此凡庶民之家類可知矣孟子曰七十非肉
不飽可知食必食肉必養老始然若七十以下幸免
饑寒足矣吾於此嘆先王之制真盡善也必有故始
殺則敬天尊親之意虔無故不殺則愛物好生之心
摯是牲禽之殺必爲養與祭及燕享始舉也無他所
重在此而所輕在彼也不然後世之以麵代牲反勝
先王之犧牲肥腍矣豈其然哉

與錢惕庵先生書

今之篤志爲實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於人心

童蒙初入塾不教之養正爲聖功之基本輒以富貴
利達誘之誦讀四書刪節其注解惟關係爲書文者
畧之五經雖不妨專治其一惟有刪本不出題者直
視爲無用此何可也禮經遇凶禮相戒勿寓目蓋有
習是經情不知經文之大全居然冒不韙刪經文鏤
板發坊者總提管爲舉業制裂書理佻巧就題目爲
繩尺穿鑿百出羣以爲工說書皆便以此指畫引導
不復知讀書本旨爲何事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辨
晰亦非不精祇以爲梯榮之具師以是教弟子以是
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圖沉溺於聲色貨利拋卻
聖賢懇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堪言者一不遇

餘山遺書卷八

九

卽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
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書文卽外爲塗飾亦不過口頭
應酬語初未嘗砥厲廉隅某嘗目擊而深悲之數十
季來欲求同志之友共切劘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
盡歸於正苦寥寥不多見比聞桑生述先生志嚮而
行卓敬學者以窮研克治如聞空谷足音喜吾道之
有人轉以不得卽過訪爲悵桑生歸攜鄙說一冊未
及清寫倘賜覽觀正其差謬則幸矣

答桑生書

正月間匆匆一會未盡所懷徒虛吾子之來二月終

接賢手書閱之知賢亦似有心於道矣可嘉可嘉斷
宜用深心大力勿染習俗作書文亦不碍可精細講
明聖道實體諸身勿徒作粉飾之具朱栢廬先生大
學講義甚切當但缺少首章明明德要旨雖未能盡
知其根柢要亦君子路上人也可爲吾訪之同道之
助所關不淺也繼峯意懇切惜其質魯於體認道
理恐多阻滯然立身只要樸實於道自有進步今賢
可勸其隨境認理用力斷不可用心太急惟一就學
誠爲可嘉但讀書用功尙少頭緒吾甚慮之論大勢
必得賢與同學一年其學方有長進待來歲緩圖之
聽天命可也邵允皆先生誕登集大有見解吾甚愛

餘山遺書卷八

十

之但苦無人抄錄其二集至今未得有吾論說一冊
寄來可細意研窮天人之道在是矣論賢之學問今
讀之似覺太早以吾精力衰疲賢又不能常到此地
故即寄與賢其勉之

與孝義庵禪僧書

儒釋源頭迥異儒者洗心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
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寂滅屏去一
切事物卽道理二字亦無之其能照應者是亦屈而
伸之之理也試看天下之蜚物未有不伸者腐草之
飛而爲螢蔞麥之飛而爲蝶蠶土之飛而爲蟬凡屈
蜚者其後無不伸而能飛是亦感應屈伸之理佛氏

即使有神通未必能身自察之而知其理何也佛氏
非吾儒格物窮理之學也夫其有心屈抑之坐禪出
定能普照遊神乃播弄心神之法非大道體用之本
然也若吾儒之所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
一感一寂莫非大道體用之自然初非以有心與也
故曰源頭迥異昔柳宗元喜與釋氏遊乃曰釋氏有
與大易論語合嗚呼他只見佛氏寂滅照應無方與
易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至齋戒神明其德等語
率爾觀之儼若相同不知通乎性道者從中細分之
實有黑白之異夫儒釋之源頭異故感應亦異蓋一
層一層推至極處必窮究物理乃能致吾心之知也

餘山遺書卷八

十

釋氏於應世接物一切疎漏其平日不能權衡事理
視道義爲魔障是以湛然禪師號稱聖僧能寂滅脫
化不能避推官之杖責杖責之後及脫化時乃曰前
世孽緣來到嗚呼以事理論之何謬之甚夫身爲山
野中人高官顯宦願拜服門下者似可受其禮如不
心願信服者豈可以山野中人而敢屈天子之命吏
乎杖責受報正乃法律所宜明明現在報應豈得云
前世孽緣再作欺人語乎湛然杖責受報正是不能
權衡事理故曰釋氏若應世接物一切疎漏豈能任
事乎他既怕事累他必不能行義達道出來作事試
看釋氏所云佛祖甚多從沒有一人挺身出來以定

世之禍亂吾儒當揖讓時則揖讓當征誅時則征誅何所不能豈如釋氏緇衣大袖徒說些因果足以濟世與前者老禪兄云昔有一僧割肉餒虎吾說此身當爲君父死不宜妄與虎食老禪兄不以爲然夫吾之意以此身乃父生之君養之使君父遇難卽宜以此身奉君父當爲君父死也徇平人之難尙不得爲義況以父生君養之遺體而餒餓虎是誠何心哉老禪兄何不細察良心而徒隨人口傳述乎

送禪人樸實序

當世之迷途不一或攘攘於利或汲汲於名凡馳逐於嗜欲皆毀滅其性者也而溺惑最甚者莫如浮屠

餘山遺書卷八

主

氏浮屠氏之捐棄倫理由於弗之思耳卽使其澄心靜慮出定入定一切解脫亦不過播弄精神之爲其於大道猶牆面焉潮塘盧生別二十年自謂悔從前之錯一旦學於浮屠氏而來噫嘻子之學浮屠氏也亦知前日之已非今日之尤非與乃曰吾昧乎生歿之故而然耳盧生乎生歿之理亦大矣昔之季路猶未易知之則豈易言之哉然人莫不具是道特患心從物化卽失其真而謬迷其生歿是故知道者必知生死且微獨知生死已也天地日月江河山嶽以至草木昆蟲古今之變化無不可自我知之盧生乎人之所最宜知者誠莫如道矣乎特若汝昔之陷於迷

途今復轉輾淪於傾欹偏跛之地無路焉以可入斯足悲耳然道如大路究非難知也萬物之生也莫不有其本人生於父母父母者人之本也生事葬祭終身忍捐其本乎哉苟不忍捐其本也子乃終其身人子終身事父母之道以推廣於人倫日用之間生死之故從可知矣蓋生從父母全而生之死從父母全而歸之也且浮屠中寧無有天真未遠失而頗聰明者乎子往爲吾切告之盍相與同歸爲父母之子乎

因物有感

餘山遺書卷八

主

子聞人當告終之時若目觸五穀之種逮後播種之日皆不甲拆子驗所聞良然因深嘆宇宙之內無非太和元氣之周流也一人死而使五穀之徒有氣而無靈者亦能感傷而死何其妙應有如斯乎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爲萬物之靈居喪側而未嘗生哀且飲酒食肉自如誠五穀草木之不若也漢武帝時未央宮鐘忽自鳴東方朔云必有銅山崩蓋以山屬土土爲金之母寧有母死而子不悲者時果奏銅山崩鳴呼金土死物耳其感應如此曠觀人世眞死物之勿若有心者能無傷嘆於其際耶又如操琴觀螳螂捕蟬而音動殺機天地間無微不顯無幽不彰是以知

道君子必慎其獨也昏昧忍心者安知此神妙之理耶

前聖恩不可負

今士之所以隆其師者徒以講究文藝足以取尊官厚祿榮身肥家而已竟忘其爲學之本原爲講明身心性命之理實體之躬行以治家國天下而溥聖澤於當世卽窮而在下亦必守先待後傳聖學於無窮也竊思從古諸聖人開天立極制爲典禮著爲載籍勤勤懇懇爲後學計其憂至深且遠其思不可不仰者也卽吾朱夫子誠意章註爲易實時所更定其苦心以開示後學爲何如而顧漠不思仰承以實傳聖

餘山遺書卷八

古

學徒作口頭應酬具且既得人爵遂大背乎聖言而恣行其胸臆乎其負前聖之恩實甚可爲大息流涕而人顧恬不知省且以吾爲迂濶之至嗚呼其可哀也夫吾夫子贊易於窮理盡性之道反覆彰明而極言之以示天下萬世之人俾克治其身心以盡人道而全其天之所命其闡發於易圖特詳而推其原於天地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苦心立教之大恩當思仰荅於萬一而成其爲人庶幾不負乎聖而上承乎天也

荅聖教

某又思古聖雖有不由教而明者亦必原其所自蓋

亦曰天也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聖生而徇齊故謂之天璽天聰後至孔子曰天縱將聖卽吾朱子歷序道統之原亦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所以繼天立極也然自孔子而後人必皆由教而明者雖不能如聖之明亦有宜追念而極不可忘者曰上荅聖教而已某念官制必尊其師傳士大夫家或隆之千金百金之儀卽庶人之貧乏者亦必虔供一歲之膳以金之儀此皆以荅師傳之恩情德教則固然矣然不思古昔立教之聖人非若後之爲師傳者食鼎烹衣裳統坐坐然以受人之享固席不暇煖身無一日之安左右簡編朝夕披閱手無一刻之停神思

餘山遺書卷八

五

沉潛反覆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以疑誤後學故筆之於書而爲後學計者其憂有甚深而其慮有甚遠也如誠意章集註爲朱子絕筆又囑門人於誠字之註再加真實二字其戚戚然苦心於後學殊令人酸鼻耳昔晉梁山崩河流壅塞伯宗用絳人之計以告君君用之而河流伯宗不推絳人之功孔子聞之曰晉伯宗其無後乎今之學者徒知荅師傳之恩以財而不知荅立教之聖人以道天罰更宜何如也某自幼家貧力耕無暇讀書故聞見狹而識不廣惟耿耿微畏畧知古人之苦心於毫末今幸於道有似一隙之明托迹儒業而深憂羣邪之亂道惟釋爲甚但其術

甚深子程子每憂今之高明者反多受其害某今細按於易始知陰陽中之探子人中之幻僻似乎靈通而實不知道者也釋氏之亂道亦惟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卽今毛氏西河痛詆朱子設濬詞而助之攻欲性學之明也得乎夫人之爲學功莫大於道教而理莫切於性天吾程朱二夫子言性多至太極通書實原於孔子之贊易故窮理盡性之說於易屢嘆而屢言之以示天下萬世之言性者必當本諸此也吁性天之理備於易圖者甚詳故曰天不愛道河出圖地不愛寶洛出書此天地不欲人謬述其生或謬述其物理且天地並不欲人謬述其天地之爲天地者

餘山遺書卷八

夫

將天地萬物之理與象數之形畢現於圖中待學易者披圖觀之耳願學者定其是非體古人之苦心於萬一所云蒼聖教者此也

餘山先生遺書卷八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九

通言 共一百四十二條

門人

桑樹元敬

編

理者當然之名號當然者理之實體也

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句備於已而不可離出於天本董子備於已本孟子時解將其實

二字讀斷以體備于已連讀不知實體就現成說

惟君子爲能體之有工夫

天人道理總歸一誠動靜工夫總歸一敬

降衷有恒直指性善天命謂性祖述之孟子昌言之

至生民有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耳目口鼻四

餘山遺書卷九

一

肢之性未嘗不兼言氣質惟相近一語與人心道

心渾包理氣

一是誠貫之是仁天道惟一元亨通此利遂此貞固

此人道惟一仁義宜此禮秩此智知此所謂天地

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故修道以仁其根源

總歸一誠

大學所謂至善用其極中庸所謂其至矣乎孟子所

謂人倫之至只是到恰好處

論語不言理字只言禮字理潤綽禮精密復禮約禮

亦只是到恰好處

或問易經何句可括全部吾謂只時乘六龍一時字

即包括無餘

孔子全體皆易孟子一眼看徹曰聖之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與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都與易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相脗合此許多則字皆所謂時也

說喜怒哀樂之未發靜中便涵許多生氣

存其心兼動靜靜亦存動亦存

發用偏邪由存主處欠正故默默操存尤不可一些放鬆

滿腔子生來原只是天理一爲氣拘物蔽本心便失

餘山遺書卷九

故須克己

從古無不戰兢惕厲之聖賢所以存此幾希也曾子臨深履薄死而後已到得吾知克夫時候快然無憾其快然無憾全從戰兢惕厲來

合萬物而成天地合百體而成人人身有一些痛癢心輒知之雖一毛孔一甲尖無不關通人在天地中一動作天地豈不知之

釋氏空諸所有并心之體亦失之衆理已不具矣安能應萬事乎

生死如晝夜是一定恒理存順沒寧全受全歸事天之道也今乃欲長生欲無生悖理違天孰甚焉

天此時賦子爲命人此時稟受爲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合是生長萬物燦列固不可掩散是收藏收藏之物雖剝落收藏之理却呈露亦不可掩泥搏作桃李實不能潰爛即久之破壞合非真合散亦非真散

我只見時行物生爲天道實際人秉此理以生性與天道無二別有所謂清淨寂滅之道背天離人而自立不謂之誕妄得乎

彼家說神通不惟無稽亦陋之甚

春夏秋冬時至氣生初不資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

餘山遺書卷九

釋氏說輪迴是陰陽盲探子

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釋氏誕妄之說不出乎天鑿空從何處來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聖人所不能無何云寡之又寡以至于無蓋聖人欲即是理人心道心合而爲一故不謂之欲而直謂之無欲學者從寡欲做工夫到得動念無非天理即至于無矣

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不踰尚進必以漸學者乃欲頓悟弋獲乎

學也者學爲人也學爲人也者學爲五倫中盡道之人也官可終身不做人不可一日不做人而不學

爲人將有折而入于非人之爲者可不懼乎

先儒論氣質之性詳矣氣質之性所以不同者緣人之初生時稟受天地之氣有正有不正正則明純不正則昏駁而正不正中各有分數故明昏純駁亦各有分數

堯舜之生朱均瞽瞍鯀之生舜禹是氣之變不可以常論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懷已與用則行舍則藏合轍朱注省身克已常若不及省身是曾之學克已足顏之學檢身若不及是湯之學氣之靈通身是心理之周流無間通萬物是已

餘山遺書卷九

四

聖人無過非徑無過也只有過而改之不吝以復歸于無過耳
才亦可從窮理格物中增長故孟子言增益其所不能

氣質之偏最難變化觀子路子貢子張子夏得聖人爲之師着力陶鎔終不脫本色惟曾子超越諸賢竟以魯得之

人多在熟處難忘故克已須從難處克將去
怒最難制惟暴發時急審幾觀理自得其平此乃可謂大勇

吾不喜人說用術萬事自有公平正大道理須求以

義制事何爲以術馭人

人謂有事難處其病在顧利害若只論是非不計利害何難處之有

宇宙只有三箇人撐天拄地立德立言立功是也然言功不本乎德不可謂之立故立德尤要

三立各隨其分量做就安可不強力自勉甘與草木全朽

深山窮谷中實做聖賢工夫其聲光必然騰燭所謂修身見于世也縱邈世不見知自家喫飯自家飽當下快足只求已身有可稱之實沒世之稱不稱奚計焉

餘山遺書卷九

五

知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閱再于一貫之道未知曾豁然貫通否已做到大賢境地子貢雖穎悟反落其後

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復其性之本然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乎

必欲破他敬字其意欲破伊川直破孔子矣
動靜操持一敬初做時拘苦漸漸覺帖服久之純熟

有不如是不快適者
極檢飭處便是極快適處

戲謔敗德諸俗取容君子恥之
大聖人生安之姿亦自有工夫謂聖人工夫較易亦

然是不易

慎獨工夫吃緊不惟在初發念時須審其幾到中途未路忽轉一念亦是幾之初動故審幾直貫乎事之始終

無善無惡心之體若心體中無善如何無根發得出來只驗孩提愛親便見他意欲形容心體之虛不知虛具衆理便說成釋氏之空

爲善去惡是格物是致知在誠意意誠而後知至可乎

致知誠意明善誠身從惟精惟一傳心之語來先後瞭然明白欲翔新奇之說終是鶻突

餘山遺書卷九

六

以已心爲嚴師一語提得警疎做存誠工夫須從此着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心爲形役直是衆家奴耳剛毅斯有立曾子思孟子朱子直是剛毅一力肩何斯道

以金鑄人謂之金人以玉琢人謂之玉人聖人之身純是一團道理動亦道理動也靜亦道理靜也語亦道理語也默亦道理默也

童憲文兄

名懋德餘姚人先生同志友

問心之所發一層知所發

善惡一層審幾恆動一層一時有三心耶曰只一心纔發便知惟操存者能審幾慎動耳

曰人心最靈如人身上數處痛癢一齊都發便一齊都知之

又問人到枯亡已久此心濁亂恐所發善惡亦不能悉知曰此論甚精所謂夜氣不足以存也

怕做敬義夾持工夫斷無超悟提到之聖學有偏見便立異有客氣便矜張

寡欲可以清心心清則欲彌寡看得利能汨義則見利如洪水溺人焉敢不顧義而趨之

心知虛物理實故致知必在格物彼家之知空守此

靈明故專欲離物而不能應事

餘山遺書卷九

七

中庸第二十五章備言天道以不貳一言盡之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總歸于誠而已

聖人之用行舍藏與天之時行物生兩兩胷合故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知我者其天乎

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是言時中之妙子路死忠申生死孝執着一邊道理不合時中此過却不小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可以無此矣孔子微服過

宋要盟不信動惟厥時全體皆易也

空山枯坐硬把捉此心得定競弄精神可以前知及衣紫襲闇此心便昏亂禍患臨身謂業障到了何

不先照此業障乃待其到而始知之乎

至誠前知是心無纖私實理昭灼故曰知幾其神乎

簸弄精神一涉事便昏亂

始皇行至沙邱而亡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母論其事

有無以此等前知為矜奇是小看聖人矣

恕字須合忠字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若謂恕已

之心恕人彼此偷類一齊俱失矣

道聽塗說只作口頭應酬具全不反諸已實下手做

工夫道喪千載不專是邪說敗壞之罪

敬字工夫到主一無適始全盡無滲漏此心自不走

作然須從整齊嚴肅四面檢束做起

餘山遺書卷九

八

不耻不聞如何著戒謹恐懼四字只密密操存便是

讀了許多書問那一句是吾身實體之纔徵得力否

則如不曾讀

顏子在陋巷中不曾建立事功人俱信其為王佐不

曾著書立說人俱宜學顏子之學此可以識所重

矣

才人多警儒者衣冠言動迂濶輒巍然配享于孔氏

之庭不自省風流跌宕求其一刻存誠主敬亦不

能做可妄議乎

中心安仁是心與理一不違仁是心與理涵

人真見水火不可蹈自斷不敢蹈知為善而不能實

用其力到底底是見得不真

歸異端者多高明之人可惜無聖人收羅陶鑄使之

橫逸出去悲夫

窮理格物初間要耐紛煩細心研究到得研究多時

一步容易一步

立定脚跟豎起脊梁聳着肩頭仁以為己任死而後

已何患不成德

大師克相遇擣起戰鼓死生拚命向前去自不致孤

軍覆沒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即不仁之心

求放心即求復其本心之仁也仁無所不統而已

餘山遺書卷九

九

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以義理養心則心清而不擾操存之要道也

主靜以立極靜中有主不是空寂故與禪定迥別

心難把捉故須從整齊嚴肅檢束起來而整齊嚴肅

之功首在居處恭

汪鑒字惟一餘姚人先生門人問明德如明珠燦燦有光虛明四

照在腔子裏耶曰非也明德似一部字書未翻閱

時不黏滯一字却萬字俱井井具備在內及至翻

閱按部咸得翻閱訖仍如前故曰虛具眾理靈應

萬事

隨時處中孔子為聖之時即此時字時乘六龍與時

偕行動惟厥時當其可之謂時學到時中處變動不居全體皆易不是與時俯仰之時

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周子大暢孟子思誠之說孟子頻頻提醒曰弗思爾矣弗思甚也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思則得之拈出思字爲存誠吃緊關鍵其旨本于洪範

曾子一呼便唯顏子則喟然而嘆時候到此如梧桐葉落葭管灰飛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道理足處得人心之所同然雖怨憾于我者亦無不心服故曰天下歸仁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曾到力行上而曰仁在其中

餘山遺書卷九

十

只是心存理得與能行五者于天下同

天理是自己體貼出來此言鞭策人親切用功專求助于師友不自己體貼終隔一層

絕大事業時至則爲之終身操存克復無一息間斷不問時至與不至所謂足于己無待于外用舍無與于己也

惠迪吉從逆凶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自是天人恒理君子尚德只求盡其在我釋氏說因果報應便着私心古者教人做聖賢故以忠信爲美質今教人趨功利故以聰雋爲美質

不順乎親一本尚然何況他人縱與友情意甚密終屬難信本實先撥故也

今人于父母所遺百物動云手澤所貽不可不愛獨有于父母所生之子偏不愛何也

千秋名節至重一時富貴至輕

告子是異端之鼻祖佛老俱從之出

求放心則人心之本然常存隨處發見出來無非仁之萌芽華實矣

天理原自己心中所有故體貼出來分外親切吾嘗體貼一椿道理端的不疑及讀經書遇着恰恰脗合覺讀此一段經書倍加精彩

餘山遺書卷九

十一

儒釋王霸判在公私二字

春夏秋冬都是實理流行謂五霸之時如冬皇帝王霸並言此殊不確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

士大夫廉潔是本分事不足矜詡猶女子貞節然此處一失則雖有他好處俱不足言

今人有不知不能每慙于問人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中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詐僞御人到底人亦覺其詐僞

言人之陰私戒人曰子勿洩其人轉語人亦戒之曰子勿洩數傳已徧人口矣

萬事每留餘地不一味快心人品何等夷粹

人終日不加檢點輒吟口曰我有何過纔細心檢點

鷄鳴而起未及晨殮已發許多私心已出許多妄

言已做許多過舉矣

朱子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此時跡雖未形已直下

簡事字可畏之甚

人做不好事初做尚怛怛再做便看得平常此後竟

滑手矣

遇事一刀兩斷只是確然見得道理分明更無他委

曲商量處

齊治平不是一槩施行恩誼淺深厚薄各如其分乃

餘山遺書卷九

士

得如一家之中尊卑長幼親疎貴賤稱其分量而

出之不齊乃所以爲齊也國與天下皆然治如治

亂絲各有頭緒平如平道路各有階級

羅整庵謂禪學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細論之禪學并

無見于心他祇見一心知覺之妙而不見心之具

衆理應萬事統性情之妙謂之有見于心可乎

釋氏本心亦只本心之知覺圓妙而言而心中所具

之理全未之見也

象山只說求放心却拋却孟子仁人心也一語蓋求

放心即求仁放其心而不知求即放失其仁而不

求緊跟仁人心也一語說來自無空虛曠蕩之弊

後世君臣詭隨相合正如女子私奔後來那得不致

疑生隙

質文損益時勢使然如春夏秋冬氣候到此自變故

一拜跪裼襲皆原于天秩

先王教人無一不出于學故必使草野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不惟成就賢才而賢才自輩出

天地之氣無乎不充塞用小碗盛泥注水下蓮子其

中亦茁荷葉可見天地之氣無處不到

天包地外貫地中謂減得一尺地便增一尺氣其實

纔有一尺地便有一尺氣

聖賢不得已而有言纔著一點著書立說念頭便屬

餘山遺書卷九

士

矜勝必言之無物

蒸民之詩孔子極贊爲知道今之絺章繡句者誰賞

契及此

學校人才之所自出必慎選師儒經明行修足爲矜

式隆其體厚其祿使之興教育賢庶幾士習端而

賢才出

聖賢一生只修己治人二事窮達都有當盡之心當

爲之事

道行于妻子亦有雍動氣象

吾斯未信只是內勘本領不到聖功至處不能成純

王之治

聖賢道理本是庸別無新奇說數故前聖之言一番舉似一番新惟語之視乎其人視乎其時斯當其可耳

董子謂道之大原出乎天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又重說勉強二字以鞭策學問行誼周子以前董子度越諸賢遠矣

周子直是生知爲吾道中興之祖

周子之書潔淨精微決當上續遺經

聖人爲村塾師必教之蒙以養正基始聖功便居師傅之任亦只如此

一官一邑必本其分量之大小做出治化之淺深孔

餘山遺書卷九

五

子宰中都子游宰武城此際自各有等級謂顏子王佐才一官一邑非吾事豈知委吏乘田亦見純

王之政

井田不能復當講求水利封建不能復當擇賢久任借經書語肆爲謔浪與附會經書語藉以網利行私俱是侮聖人之言而附會者尤小人而無忌憚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真儒未及配享兩廡亦必在孔子左右彼王安石王雱敢一刻廁孔廟乎

心之所發知得善惡是氣之靈能審幾慎動是理之著

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顏曾思孟程朱俱信其有王佐事功

休休有容是心中全涵性體天下無性外之物都包涵在內乃大臣功業從出之本源萬物莫窺其深淺處謂淡然無欲是以休爲息也謂粹然至善是以休爲美也皆涉影響

孝爲根本仁之所先發見最爲切近精實由此充滿洋溢便可推之四海而準人道惟一仁盡之從孝推去民物無乎不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卽孩提愛親上擴充得滿足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以理克欲故全其爲人

餘山遺書卷九

五

否則禽獸惟此二者是務人何以別于禽獸

餘山先生遺書卷九終

門下後學全昂書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十

門人 桑元敬編

通言二 共一百四十六條

橫渠先生以禮爲教使學者有依據此是聖門約禮復禮嫡派真傳西銘一篇廣大精微使學者不拘於狹小與周子太極圖說俱孔孟後僅有之文道之統系在此

近思錄一書開卷識理道之大源次第言工夫節目井井有條不紊真後學之津梁聖功之梯級也吾平生得力是書窮鄉晚進誠於此研究知所從事其入德有門矣

餘山遺書卷十

小學一書家養即須熟讀細講嘉言懿行先入其心爲之主便終身不忘得有所持循以至於卓立朱子自鹿洞學規標舉聖籍語明白了當非心體力行已實有之安能道得如此親切

悠悠忽忽過日是學者之通病便等閒斷送一生其病源只是志不立

此刻猛省即從此刻打起精神拚命做去始得爲學却又不可躁急須耐勤苦深造自得故孟子言勿忘勿助

孟子質地極高明然做養氣工夫從集義做去日積月累而後得之氣自養得十足學者質地萬萬不

及而欲一蹴便到充實地步如何能得

自得是工夫到時自然而得放勲教人使自得孟子

言深造欲其自得都是此意朱子云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此語極分曉

無意向學者一味忘子纔思從事於此多不能拔去

助長病根反致害事

敬以直內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兩直字無一毫滲漏

故氣志如神

敬則常明常明則常定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動靜

存養一於敬其失鮮矣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不敬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敬

也

餘山遺書卷十

二

也

立如齋立時敬也坐如尸坐時敬也無時無事不戰

戰兢兢正是活潑潑地

吾一生用力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愧我做不徹

耳

君子之心存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何等快樂

用心於內心自精細謹密把飛揚浮動之氣剷除淨

盡以之窮理自見得分明以之履道自行得確實

日用之間卽一事之來其得失有萬變之不同如以

有欲之心乘之宜其昏亂錯出而不能自主也

刻刻事天於心稍有不存於性稍有不養便是違悖

天監在茲可不畏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須同顧此本原之地無兩項學問

於急溜溪港擲逆水船須全力着緊一篙放鬆便落

下多多許矣學者宜悚然

忍過事堪喜只當境一刻難熬提喚此心靈明猛力

克治便已定登過此一關有無限快足如此用力

既熟妄念亦容易掃除漸心清而欲淡矣

一點微駭即將明體傷壞使不速去後必至滿盤俱

黑痛哉

平昔克治不盡處留一分缺欠過後省着輒隱微抱

疚直是畢生難補贖淵明所謂抱茲苦心良獨內

餘山遺書卷十

三

愧不必在大也

人有隱德其後必有忽發其幽光者人有隱惡雖匿

之至深至密其後必有猝然敗露之處故脩愚工

夫最爲吃緊

人不爲聖賢便折入爲禽獸之歸其間不過分數等

斷無有中立之地然則人倖臻上壽無以別於禽

獸亦只是多敬數十年禽獸而已哀哉

明知聖人之可學而至而不之學固是志不立亦終

是見不徹若實見此理爲自己要緊舊物如何肯

拋擲去

爲人總無處着驕字有德之人不驕一驕則全喪其

德功業文章縱當其時足蓋天下古之勝於我者不可以道里計何處容得我驕況區區智謀術教翰墨小技乎

聖賢平日一片至誠信字於人故遺大投艱容易處

置設施無窒碍難行之處否則尋常境地亦多阻

隔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吾平生服

膺此二語親切有味求心體力行平坡都不可須

臾離

占盡利上便宜却損盡義中美好此亦可認爲至愚

蓋其虧折者多也

餘山遺書卷十

四

孔子觀人之法觀其所由吾人省身之法亦須省其

所由爲一善事切究此事因何起見爲公爲私直

搜其根全無躲閃此乃戒欺求慊實下手用功處

事有大小道理無大小一些走作便是全體有缺故

君子謹小慎微

纔做此事又想着他事纔讀此書又想着他書纔謂

之爲外

天地民物一身具通呼吸目前至細之物至小之事

處之不得其所便於民物有負便於己忙分中有

缺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德之知亦須從聞見之知開濬到得一以貫之則

本末精粗無所不盡

至誠無息在天爲一元之流行在聖爲一仁之貫徹

一元流行故天行健一仁貫徹故自強不息

讀一句書便返諸身心密勘其合與否便句句得力

否則讀盡萬卷書亦何益

羣經成誦諸史爛熟自詡淹博却不曾有一分實踐

直謂之不識一字

寬而有制聖人之極則恩說明仁中有義誼說美義

中有仁故動不遇則

悔不必常存於心只要猛勇能改便是善於補過徒

悔不濟事

餘山遺書卷十

五

聖賢之道經宋儒闡發後大段已自明白只要實用

其力行之耳吾平日自修教人總鞭策在躬行實

踐

纔有求於人容貌詞氣多方迎合旁觀醜之當局不

知忸怩

徐邈一身時或目其爲介或目其爲通邈自持身如

常趨一時風氣者眼中忽覺變易故君子貴有特

操

周旋楊襲禮節繁重自必端嚴在車聞和鸞之聲行

則鳴佩玉到處有以養心自不走作今身體舉動

惟趨便捷心又無所範放而不收無惑乎長其輕

佻而非僻日滋也

人於貨色直是奈何他不下故湯之不邁不殖是聖

人大本領莫看得粗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卽人之至理存焉此處宜

吃緊把持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伊川先生以忘生狗欲爲恥視彼以柔曼傾意者直

蠢蠢如昆蟲而已

人能無迷於食色之性卽可上通天地之性

溪山野人多壽其淳朴不散足以葆固精氣形體尙

爾況此心戰勝而肥乎

飲食男女天理人欲存乎其間學者下手工夫必當

餘山遺書卷十

六

以此爲始不可辨之不精守之不固也

好色之情最真故云賢賢易色好德如好色如好好

色誠於爲善要自己身心快足如之纔是真工夫

真學問

學者以謀生爲急此言慮中人迫於饑寒苟得喪其

所守也若志士則死生不動何況饑寒

凡境遇艱危君子處之其中之關鍵何在只義命兩

字盡之矣

朱子曰人避利害者未有不陷於害者也如這二句

看得透則身心自安

讀艮卦象辭不覺身心脫然無繫滯忽若鳳凰之翺

翔於天際也

嗚呼人而有一毫利已妬物之心則其自害也可勝道哉

朱子云人苟聞道生順死安無復遺恨君子遇患難所以不敢偷生免死者看得道理極清守得道理極固也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戰兢惕厲到此方畢蓋全而歸之非漸滅無餘也

進退無據生死皆謬

萬物皆天地所生惟宗子肖子獨爲天地注意然父母於衆子到死生在此一刻亦呼吸皆通故人死

餘山遺書卷十

七

時有薰蒿悽愴光景

志氣之帥故屬乾氣體之充故屬坤

自己有一分卽責望上天十分何其謬而不自知量也况此一分未必能真實乎果得十分則誠無不應

汲汲求人之知猶吃飯而期人知我之飽可發一笑此直是了無干涉

清貧最容易入道於世味沾染不濃少係戀也

吾見童蒙入家塾拜揖誦讀農夫赴隴畝播種耨耨對承平氣象浩然暢我襟懷

以已能病人之不能非惟量窄亦是才小

倫類中有待已涼薄處向人憤憤宣訴不知已亦與之分過矣

讒人罔極家中何可容此却是極難察識便至毒害忠良離間骨肉故浸潤膚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作偽者以誠化之睽隔者以誠通之總是一誠感動其有未感動處到底吾誠未至只用反求何暇責人

處小人之道上之引其回心次之許其革面下之與以包荒若一味嚴峻損斥使之決裂肆毒其禍且被於天下咎不專在小人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萬物皆具此生理故同類死亡

餘山遺書卷十

八

禽之啾啾獸之踴躍此理猶不漸滅人爲萬物之靈不完此生生之理隔膜相視忍乎哉

末世人心戕賊百般積惡之氣不消使陰陽釀成疹戾必經兵疫水火纔得滌蕩一清此種戾氣流行萃在人物身上生得奇凶極暴造物亦無可如何

到生出聖賢救濟仍是天地自相旋斡處

遇事無委婉冲和之氣非特失養併亦燭理不透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則事必敗寧得謂人盡

非理乎

富而無濟人之心者終必破敗貴而有驕人之志者究亦受殃

人生快意多所辱杜老此句詩是見道語

出身做官每懷無數驚恐只是捨不得此官耳若當

官專爲行道別無他牽顧何肯不坦蕩蕩

做官以墨敗尤難見人

爲上不愛人不必草菅民命是大喪元氣事卽任意

鞭扑亦爲害甚大不僅召一身殃禍

曾子子思孟子門人俱當增配兩廡

問禮與問官等所謂識大識小之人也老子猶龍一

語必非孔子之言

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所載不實不可盡信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明明昭揭大易中武王

餘山遺書卷十

九

非聖人論只是臆度

齊人陳不占將赴君難食則失哺上車失軾懼怖如

是卒往而死君之難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

此所謂勉強而行之成功則一不謂之勇不可

章武紀元朱子特筆習鑿齒已見及此昭烈惠陵凡

祭告帝王陵寢不及之禮官當議舉闕典

余觀三國史見伏完之死君子有隱傷焉

親賢臣遠小人是人君致治之樞要召亂者反是獨

推論及此謂其有儒者氣象不獨在出處一節

勿以善小而弗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三代而後人君

末命之純粹無過此二語

真德秀是真小人魏了翁是偽君子人知其喪心病

狂抑知其此中過意不去作此支離可憐詆范希

文亦然所謂心勞日拙

徒工文詞而不知學道其品只做成一個鸚鵡再若

有毒則成孔雀

攻詩文非殫一生精力全注於此不能名家使移此

精力以窮研實學著力踐履豈不入聖賢堂與乎

太極圖說西銘之文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正

使專攻詩文者沒齒不能道隻字凡有德之言造

道之言從根柢上發露非可摹擬而得也

餘山遺書卷十

十

汝仇湖一開墾作田不使蓄水是荒通縣萬頃之膏

腴也當事者萬勿爲奸民牟利者所中此事力不

能挽回祇勸親友勿往開墾而已

邵允皆丈人上所見頗高明能歸之於中庸則言言

確實

稼書先生懇懇勸人學程朱其言甚明其路甚正有

障百川東之迴狂瀾旣倒力量

汪鑒自滇南萬里隻身崎嶇扶父柩歸里性甚敦篤

然必滌除豪氣乃可入道

汪鑒問王祥王公相去一階不拜其父獨可臣其子

乎不忠恐便是不孝曰論極正始取人以節可也

語彙調元立志大存心細

調元頌聰明克領會然慎勿誤用聰明此謂元初見

即鎮村魯就所講明處篤實做去亦可不失其軌

桑應侯兄名國祥荒歲嚮田以瞻亡弟之孤寡此

事為士人所難

有範叔父先生問鄉曲某事某議彼人牽率奈何對曰

須是懇懇開陳引他到義上來不可則止

廷斌字公路先生入則聽吾講論出則盡力務農言母

妄行毋怠便農而為士矣

廷斌廷模先生皆文可不必做書不可不讀

餘山遺書卷十

齊家之道只是敬而和汝曹勉之

財只行此數節用便不竭家國一理

鄉中英雋不少風流相炳以講學為謹畧萌嚮往之

志輒諱指為迂腐甘蒙昧敗壞一生毫不之悔孔

子言學之不講為吾憂何口誦之而心背之乎

余初皆用功志在講明實學刻苦求踐履只見得自

已身上切要之務不可一息荒棄那管人非笑迂

腐得寸亦已之寸得尺亦已之尺志氣大定愈做

得有滋味義非笑者亦悔之此便是可與共學好

機括惜其不能立志隨流俗因循過去吾每為之

悼嘆

孔明表曰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恐付託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知天命之君子猶之矣

放出胆識氣魄自已立定要做什麼人即是什麼人

歎生以之讀書人先看膽識氣量何如學聖人斷

須直下承當

循理則神清神清則氣斂氣斂則神愈清而理益著

且積力久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動欲則神

昏神昏則氣散氣散則神愈昏而欲愈熾日消月

爍動與惡俱何以異於禽獸哉

人果肯從義理用心自然日明一日愈親愈密其於

利也亦然故曰上達下達

餘山遺書卷十

人當物格知至之後循理則樂徇欲則苦如此斷不

去其樂而反求其苦此格物致知之所以為要也

即如孔子厄於陳蔡饑餓切身然心未始不安不

怨天尤人命不立餓死自可脫命立亦不能

逃若子路慍見心中徒多擾攘饑迫身是身困

中情擾攘是心困又增一困仍然逃不得命去

平天下不惟使人各得其願并使人各得其分生事

堇祭一踰禮便非存徒知隆其親而不循分安得

平耶

人見奴欺主子凌尊睚眦盡裂而自已之一心實為

天性之尊常為氣機所撲滅而不知問哀哉

道一而已安得有三教之名亦自彼家標舉從起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亦自知二本說不去爲此通辭後乃有三教原來是一門之說到底邪如可附正

赤日中天百怪消滅老子在孔子時楊墨在孟子時俱聲浪消歇韓子便力量薄不及孔孟然猶幸有此排斥使崇正闢邪之士有遺緒可尋其功亦不在禹下

韓子謂大顛遠地無可與語因與往來釋氏之徒僞撰韓子與大顛書粗鄙不堪不待智者辨其誣

韓子闢佛人謂就福田利益上特其粗者其精處自

餘山遺書卷十

三

微妙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誘惑賢智人入空寂去不就人倫日用上做真知實踐工夫以學術害人心其惡滋大

釋氏謂人死後有天堂地獄之說俗儒多宗之噫天

堂地獄豈如釋氏所言乎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是天堂也伯有爲厲渾良夫叫天是地獄也且問其拋棄父母不祀宗先逋逃君稅坐食蠹民死空奚罪哉

釋氏言神通且不必急責其無稽縱儘由汝說只不過簸弄精魂伎倆

人言葛仙翁能使已熟之蝦而使之生世論此事有

無縱有之猶今人弄鬼怪做戲法耳曷足炫世駭俗乎哉

歐陽公謂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訟之曲直其能明決乎撰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者全割裂語意移易年月未竟其辭輒以爲歸於一轍其中有年月確有可考亦故顛倒之是誠何心終賴陳清淵先生發其藪其何傷於日月乎

學節通辨一書非得陳清淵先生如此徹底澄清不

幾於日中見斗乎此其功亦當從祀兩廡學須辦得一付爲己心腸斷卻外邊無數膠擾纔可

餘山遺書卷十

四

以入德然又須知幾始警覺做得起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意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心正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動則變篤恭而天下平變則化矣

溫公平平生所爲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此誠能較然不欺其志矣脫於致知處未極其精便於誠意處未盡其分故大學工夫首重格致

道不越五倫五事獨居一室有時不接五倫之人而五倫之理渾然具於吾心若五事自於吾身無時可廢故曰不可須臾離

意必固我窩家在我克伐怨欲引火在欲

王道只在慎獨片言居要於川流不舍便悟到此焉
飛魚躍帝則之察亦云喫緊爲人做到純亦不已
便與天地相似

取舍之分明守之於爲也至存養之功密則誠之於
思矣同一仁之道理功有精粗疎密

忠信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否則無地以崇其德聖門
四教歸宿在忠信學文修行專要存此曾子三省
所謂傳習卽傳習此忠信誠身守約做到一貫地
步只此而已

作聖全功毋自欺三字盡之其要在慎獨平天下之
大道忠信以得之故王道只在慎獨

餘山遺書卷十

五

志不可奪是從義理上發出自然千萬搖撼不動若
從意氣上發出一開明其所蔽意氣便倏焉易盡
縱固執到底只算得執迷不悟安得謂之志安得
以不可奪許之

鄉愿一脈萬古流傳孔子深惡以爲德之賊過門不
入不憾直是因闢然作用害盡世道人心故凜凜
動色言之

讀孟子不見諸侯數章士身何等尊重奈何自失其
身

曾點暮春數語已見得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地步故
夫子喟然與之特行不掩故謂之狂耳人誤認作

放曠不羈失之遠矣

無極而太極一語何等圓足無極是無形無極而太
極是無形而有理象山先掃卻此一句謂之知道
可乎

良知本孟子語然孟子並言良知能今直謂知行合一
惟須致良知并良知亦拋卻其病在無善無惡心
之體便錯故一直錯到底不過借不慮而知標其
謬誤宗旨與孟子本意全不合

仁體事而咸在故求放心只是求仁日用動靜隨時
隨處都是仁之道理流行統貫知足容重手容恭
等重恭卽散見之仁也空空求放心便走入禪元

餘山遺書卷十

末

初霸者齊桓田氏之齊非桓後矣繼霸者晉文韓趙
魏之晉非文後矣而弱魯獨以重禮教崇信義後
亡

父子之間不責善亦爲愚下之資立此委曲求全之
則若論親於道教子義方何可不肫懇自盡

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心安仁欲仁仁至是仁之見端
無爲其所不爲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
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散宜生受業於太公望已爲師儒一局開先
人生於大儒之後得盡讀遺書以爲折衷未爲不幸
然不體到身心上終成玩物喪志故實學徹始終

須爲已

餘山遺書卷十

七

餘山先生遺書卷十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附錄

餘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勞諱史字麟書學者稱餘山先生餘姚人世居海濱之勞家埭曾祖見山公諱伯龍祖起虞公諱儀鳳父元贊公諱弘毅俱耕讀不仕母陳孺人先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伍容貌魁碩秀眉廣額光氣煜然照人既就傳讀經書塾師刪其注以已意默誦遇難字翻字書切究家貧歲儉早出家塾躬耕養二親盡誠奉事至壽終羣稱篤行居常夕荷鋤歸輒展卷至夜分不倦或謂其將應舉耶元贊公曰讀書窮理自正務詎必科名嘗就塾倚戶外竊聽聞說經義至克治身心敦飭倫常語疎然動容及參論行文佻巧法俳曲就題目頭屢掉去塾師偵知之召問故曰文以發揮聖賢之理此恐本意無之且當年創始作經義不應有此繩尺群睨顧嗟異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嘆人心之波流傷異端之簧鼓慨然立志爲真儒以斯道爲已任一意發必勘辦公私舉動纖悉必求納乎禮奮勇力行若致命赴敵場人有以道學目笑之者愀然曰顧不能力進乎是爲深恥耳聞有朱子近思錄往縣中坊舖購求不得適有人自紹興郡城歸携是書畀之喜劇讀數番懷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握管斷句讀觀其手澤勁

若鋼鐵內求諸心森竦自責顧天命之性若君之詔臣父之付子兢兢惟恐隕越一廢職卽磨嚴譴不可違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研精大義取啟蒙本義參究橫圖二圖奧旨有疑義未晰仰呼吾朱夫子在天之靈啟我昏聩寢食魂注不暫釋上虞顧氏延爲蒙師其家多藏書悉發其架籤日夜閱覽自經傳及子史悉覃研尤聚神於易蒼萃諸儒先探賾鈞元之論兼綜理數參互考索獨見朱子爲至精至密契契四聖人淵有年二十四所學大進名所居齋曰須友常靜夜兀坐玩圖精思有所得書之如橫渠先生之用功刻苦而沉潛涵泳不敢求速化闡先儒引端之旨

遺書附錄

二

而竟其緒亦時有已見豁然中開臺臺紉繹出前賢論說之所未嘗月白憲明萬籟幽寂此心澄然抱遺經究終始證諸目前人事物理往往昭合悠然自得精神愈生遂雅讀沉吟徹旦不寐如是歷有年所自言余於癸酉歲于道有所見亦是零星及今丁丑細翫大易河圖識所謂理一分殊殊覺省力翫仰子所云腳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覺萬象森然俱在且覺吾心之象五竅居中宛一河圖也省力甚矣蓋癸酉先生年三十九至四十三而歲在丁丑恍然有以得其要領觀象徵事觸處見理左右逢原覺全易在胸中融釋脫落妙悟元微迎刃而解剖別艱

深破碎之論折虛憍而張者按之無物咀含故常味汨汨然來意境事新若初聆聖賢發明性有先後天體用之分指人受胎伊始及分娩墮地時所秉受其氣質之清濁醇駁於此別等差程子謂言性不言氣不備剖晰及此尤無剩蘊著格物錄貫徹三才羅絡萬象於身於物近取遠取高深極乎天地幽隱窮乎鬼神莫不弋墜之九霄鈞出之重淵明形色天性之不離陰陽動靜之互宅造物行生混闢之有常元工變化錯綜之無定舉纖毫無遁情仍一一歸諸確實不落影響斯誠精深曉暢獨繚微緒而令萬人灼見者也著邇言就日用提揭要旨以示門人大小

遺書附錄

三

叩俱鳴皆心得精語教子弟謂文可不攻書不可一日釋勤把未暇讀書不妄言動農而士矣洞徹古之學者一生祇此修己治人兩端不論窮達俱有當盡之心當爲之事俛焉日有孳孳奉一心爲嚴師不令一幾輕易雜出學以剛健篤實爲本溯曾子子思孟子朱子惟志氣剛健特立不撓克自樹立計審端致力歸根立命之地總歸篤實較然不欺其志自不妄語不妄動始極之誠立無欺手處天人之理一誠盡之聖賢之功一敬盡之居敬工夫必整齊嚴肅始有把握而喫緊在居處恭先生年至艾耆腰骨挺挺終日夜正襟危坐無倦容而氣體舒遲從不形疾言遽

色款接後學和顏悅色委曲盡誠開導見未達必旁
喻曲証相說以解乃已故進叩者望見生嚴憚就喻
談論仍樂其請藹可親不忍去在坐無久暫慢易非
僻之萌自消雖傭工下隸俱引之向道以謂盡汝當
爲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卽是聖人僕身雖賤而
道彌尊纓佩人或操行穢瑣卽不汝若遠甚勿自菲
薄販夫賈逖近里居不忍著偽易童牧豎折棄增繳
機穽非食用常物不加掩取鄰族一時風尚婦人以
艷粧炫服爲惡即童娃出沒亦目不斜視近斥鹵郊
垌人有相雀角牯者力不勝拉就質先生輒自屈服
願殺鵝置酒求免殺鵝置酒姚俗也或強梁騁利辨

遺書附錄

四

徑同請先生所一見羞赧囁嚅不出聲先生因機婉
導歸諸正輪心聽受邑令某素敬先生嘗就問政對
曰愛民問民何以愛對曰惟利民者是務令亟善其
言而不能用卒以之敗嗚呼先生一布衣無絲毫勢
力憑藉以道德光明至誠感人信從者衆韓子所謂
薰其德而善其者目覩非虛乃不僅如王彥方鄉人
之裨莠者畏其知而居堂皇泣恨庶顧心折蓬茅賤
士欽仰德輝聞藹如仁義之言悅從嘆服聞者求於
明爲者獻其誠此豈偶然也哉先生終老田間無由
展摠其所學嘗論聖功在操存其心王道在不私其
利井田不可復在講求水利封建不可復在擇賢久

任學校須慎簡有德望者隆其體便爲之師課實行
而不徒文藝則人才輩出窮居殷然與天下相流通
達必民不失望體用具備而不迂老又深詣聽言遇
事輒判仁與不仁其情強有自來矣從叔有範年小
於先生食餽邑庠支響騰踴問藝多英雋人有以外
事纏牽不能峻却先生委婉盡規初若視爲常談用
益肫懇詞色殊苦乃覺心忤忤動久之幡然有省詣
先生講席請以師禮事列弟子行先生曰叔父第矢
心聖賢勉勉實學有見聞詎忍不聲告斯禮所不敢
承也嗣後敬叔父敬師各盡其道乃不徒矜尚舉業
務反求諸身心名德遂光遇先生門人禮讓叙情款

遺書附錄

五

曰吾同門也禪人樸實者潮塘盧氏子參於叢林夜
趺坐遲僧過舉佛號不應加之竹片自云通身汗下
徃肩上來謁別乞先生送行序先生告之以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大孝終身慕父母
非終父母之身乃終入子之身也故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終其身皆慕父母之
日卽終其身皆事父母之日也汝昧其身之所自來
而忘父母之恩勤從事寂滅甘心二本吾不強責汝
爲儒盡歸而爲父母之子乎樸實聞之泣下拘於其
教而不能出有所親養之官署至病羣時痛哭云一
無所得徒棄父母不事爲名教罪人死當以囚服斂

勿召僧送殯儒者哀其志先生道明德立遠近師尊之來學者益衆就事提撕專務倫常日用鞭辟近裏時王學盛行士憚爲居敬窮理之學喜趨徑捷憑倚良知卽可以至道遂詆朱子爲支離其立教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體若本無善如何鑿空發得出有善有惡意之動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爲善惡乃陷溺其心而然非率性者爲妄動知善知惡是良知似矣然安得人人如陽明子見地高就所見行去無誤不靠實卽物窮理則致字無着而所知亦不精爲善去惡是格物謂致知在誠意可乎朱子在卽物而窮其理一語顛撲不破陽明子欲徑捷知行合一曷若朱子

遺書附錄

六

知先行後知易行難二語之爲精確得博我約我之真脉乎且陽明子姿秉剛明亦自由學有聞學者姿與學俱遠不逮而遽欲超詣自反失所依據陽明子忠藎國是戲靖禍亂炳著其平生所建之功業而所提唱未爲平實其門人更揚其波龍溪心齋竟入於禪傳習錄已明明蹉移至王門宗旨一編頽壞無隄防恐亦非陽明子所忍見其流弊朱子之學遞傳至何王金許至河東餘干切實無弊楊園稼書兩先生承一脉緒系導學者於大中正之歸縱下學未能至極亦循循在途轍中未至流蕩而無所坊以得文行忠信之真傳也陽明子越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其應乎感也句上宜添其於未發也則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庶爲周密先生之意殆爲不從未發之仁義禮智說來則遺却性之善而應乎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善如何鑿空發出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謬乎故特補之則性之善實有根据也毛氏矜其辨博痛詆朱子此多見其囂張初何傷於日月其餘王學流派自有明來幾徧天下縹緲不遺學王者侈言其盛此見尤固臨濟曹洞鐘板喧鳴聖道自昭揭中天曾何加損時紹郡俞太守宗王學行部至姚見客星山王文成公祠鞠躬稽拜孫忠烈公祠三長揖呂文安公祠晚其像而已先生偶在城太守

遺書附錄

七

素耳先生名折簡招致謝不往乃就見盛推文成公學術先生待言畢徐對曰卿先正表表千古事功揆揭誠勝朝之柱石言未竟太守遽言未可以事功概其道學先生曰業莫大乎忠君國拯生民其事功誠不可泯且文成公與孫忠烈公同撐柱天地扶植綱常皆吾鄉傑出人物明公當一體表彰以興起懦頑明示標準太守意雖未合不能不屈服同宗副都介嚴公之辨延先生至語溪講學大約端斬向於知行嚴辨別於義利導學者以切實爲已聖賢之道伊邇祇在倫常上隨時檢勘人曠蕩自由輒謂已有何意不知自鷄鳴而起至辰刻已不無幾多妄念幾多妄

言幾多妄動先儒謂檢點一日間於人倫上有多少不盡分處此宜著猛省聽者神竦老成英妙爭欲式瞻儀型親承明訓先生晚年涵養益神粹色和而莊敬語正而溫醇人人願近有道薰然開耳目若坐春風中也介巖公惜楊園稼書兩先生不接席而語輝映德光使吾人矜式夙知吳興有卡君談理深微見解明迴往訪之與語殊不愜細叩夙所論說所自來云得之邢姓者不肯言其名意是隱君子歎息而去歸姚渡百官江舟東下時先君携調元還故鄉省卽隴舟亦進行川涂望見鄰舟中端坐一耆儒講論弟子左右侍聽甚肅心異之至驛亭堰待拔堰叩知爲

遺書附錄

八

餘山先生率調元詣堰傍草舍敬謁且請遣稚子過先生舟受教許之方論格物致知調元謂物卽明德中殺列之品類故天下無性外之物知卽明德中逗露之靈光故孩提有不慮之知先生訝詰此語誰教汝具道素無師昨冬有孝豐錢惕菴先生名之必來杭寓鄰寺得相從講解逾月聞此乃領之重爲訥晰舟抵岸先生以調元爲可教府君卽命受業於門進拜留語三日夜聞所未聞快然開明惺然憬懷教以立志大存心細誠明慎勿誤用調元生已十四歲矣屬寄惕菴先生書其畧曰今之篤志爲實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於人心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

辨晰亦非不精祇以爲梯榮之具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圖沉溺於聲色貨利拋卻聖賢懇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堪言者一不遇卽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時文卽外爲塗飾亦不過作口頭應酬語初未嘗砥礪廉隅某嘗目擊而深悲之數十年來欲求同志之友共切劘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盡歸於正苦寂寥不多見比聞桑生述先生志嚮而行卓教學者以窮研克治如聞空谷足音云云旣而惕菴門人卽續至杭云惕菴先生已於新歲易

遺書附錄

九

箕矣奉所寄書歸焚總帷前約明年同至姚從學於先生至期詣謁相顧語至泣下先生謂鎮實魯但邁所聞充所見一志力行得寸則寸終不失其軌又明年三謁先生生命多留數日講解疑義訓飭諄復臨別直送至埭口云吾壽不過三年汝恐未得繼相見故爲此叮嚀調元驚涕謂先生身極強健調元歲當從父歸姚何爲作此言先生曰修短有定數去來有常理汝慮家事纏牽未得脫身然終望汝重來相晤醺涕而別嗣連歲先君客遊艱家計且多故侍慈闈不忍暫離癸巳新正先生完長子婚傳家事元宵招門人汪鑒聚處須友齋語是月吾將去鑒大驚見先生

體甚康稔先生不妄語卽日自寓舍移侍函丈汪鑒
者父薄宦滇南卒萬里扶柩歸至漢川幾覆舟號哭
志與俱沉忽飄風薄沙岸得免衆呼汪孝子者也性
尚氣節返姚從學久先生謂英氣卽客氣必陶銘歸
寧靜始可凝道至是惻惻侍先生啟居先生方遍從
親友家飯與老者言言教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
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有來候者亦款洽盡歡至
二十三日令治木因家尊慮倉卒可便爲之稱有無
不須過策食諸事從家禮行自喪先生父母時早不
用浮屠酒肉俗已有效法之者二子與門人惶惑請
夜不息火環侍揮使去數日來飲食眠起如平常二

遺書附錄

十

十九日日高春趣具湯沐浴更衣移牀至正寢炳燭
宴坐尚神清氣定却飲食不進親舊俱集中庭二子
謝乞弗擾乃泣跪請遺命曰吾平日教汝諄至第守
之弗失更何言對鑒曰調元何不來也調元何不來
也吾遺稿可付之乃就寢軒好熟睡親舊俱散獨二
子與鑒侍側伺動定至次日寅初聞喉中痰聲起二
子與鑒急薄枕號呼逝矣資康熙癸巳年正月三十
日也距生於順治乙未九月初四日午時得壽五十
有九親舊聞故嗟異聲載路至庭不絕含飯時顏
色溫腴不改是年四十里內松柏俱凋悽娶陳孺人
幽靜居壺內奉養祭賓豆惟謹四方學者至隨所有

設食不露支詘之迹外庭徹旦談論中夜具粉餐湯
茗無厭數調元頻年就訓誨躬親受明恩至滿將盡
聞隔屋機聲猶軋軋先生四年卒子二長廷杖恭
謹撰訥娶童氏次廷模後先生數月卒殯旣權厝汪
鑒捧遺書至錢塘授調元始聞訃與同學友置存心
就書齋爲位拜哭三人皆失聲存心夙慕先生之道
者也先是正月晦夕調元夢先生至宏遠大殿宇
趨出執調元手言汝稚子踰遠萬里吾何能
放懷殊撫恤形顏調元驚寤心動疑不祥諸存心存
心慰言先生屬念之殷云爾乃果山頽木壞調元自
此安仰安伏矣嗚呼痛哉後十年調元入成均瞻仰

遺書附錄

十一

大成殿宛如夢中所見規模先生嘗言深山窮谷中
果有人篤志力學造詣深純必修身見於世縱遊世
不見知以沒其神魂必在 先聖左右第未曾奉配
兩廡不分受明禋之享耳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何曾
敢溷入櫺星門此以知先生神魂在 先聖左右審
矣遺書間莫辨草稿字畫所言大易橫圖二圖義婉
未能測識不敢妄補綴中年苦縛塵纓心竊暇至
歸老匡居靜翫微言始編成卷帙書有格物錄有大
學中庸廣義有邇言及辨論雜文今總標爲餘山先
生遺書刻之以傳世行遠先生言人心靜極卽能前
知如董五經知程先生來消息甚大及叩其中實無

有釋子禪定能照鑑正如是然無卽物窮理工夫一應事卽昏瞽坐空山中能知未來及衣紫開方丈寸心憧擾昧然罔覺禍患臨頭始云孽障到致可哀愍故前知無足異先生三年前卽知全歸之期至期從容勸家政別親舊無疾而終平素規幾占事無不奇中數根於理非如京房管輅郭璞等專精數學可倫比蓋從源頭貫徹故百家支流如納音納甲星經堊經醫卜之類一覽而曉并識其致遠恐泥處由流遠與源抵牾之故故遺書中所言陰陽變化從易圖確實指陳無憚恍之談無穿鑿之弊又懇切引人向大道繼往開來闡明天人精奧與談禪祥迴別太元參

遺書附錄

主

同潛虛語多幽隱皇極經世較醇亦尚有鶻突先生言四時行春髮秋冬相遞禪是天道根乎太極一氣循環俱不貳實理流行邵子以皇帝王霸分屬之是直以霸爲功用之正天道詎有是駁雜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乃知先生持論醇乎其醇誠粹然大儒之言也先生遺命勿請祀於鄉故後學不敢公舉又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私謚非古故不敢以陳文範孟貞曜私謚易名子婦童氏先生同志友憲文先生諱懋德之女也年十四歸廷杖不匝月居喪哀禮見儒門矩範時廷杖盡却所視賻贈之儀與婦同心早夜力作營喪葬數年而廷杖卒無子赤貧誓守哀痛不

敢列將營舅姑與夫之墓待立後承祀仍不受一毫飲助壘而閉戶織紡於雍正元年孀舅姑於河園植石楠作宰木時族衆以地近海不半里慮洪波衝齧曰此先舅所定墓地治命不敢違也大司空孝感存齋涂公天和知先生平生屬縣令以潛修實學表墓復碑揭故里肩販過此必駐足流連嘆息曰勞夫子不再見矣明年七月十八日潮溢蕩民人廬舍沿海數百里水獨不沒河園上下村堡賴以存夫樞以在淺土漂去乃號泣特祀先訣族衆胞弟子卿與俱行曰若尋夫樞不得赴海不復歸矣衆力阻謂故塚且多壞填塗白骨矧浮厝且歿時貧不能具好棺茫茫

遺書附錄

主

野水何處覓汝夫樞耶曰吾夫樞自可辨識因木不美故歲索絢縱橫纏千百道常不散倘漂沒矢死不荷活也數十里外因草繩絆樹枝懸着不去哭昇歸哀感行道乾隆甲子始克塋立從子汝肇爲後守耕讀家風已巳年公舉得旌表郡杜太守甲以索絢奇節表其門見聞者俱謂兩家儒風不墜副都閩汀雷翠庭學使銓與學於浙最欽崇遺書謂可繼宋五子以山仰餘光顏祠楹櫺後學趣調元早撰行狀欲作遺書序而遽騎箕矣惜哉豐潤董定岩觀察守九江府時泐建瀛溪書院於廬山之陰延調元爲山長讀遺書中闡明易圖精義與周夫子圖說易通合

特建餘山先生須友堂於周夫子祠側興起後學調
元詩所謂乾坤此舉萬萬古須友祠確借初終又云
餘山精靈陟丹構是也定岩初宗王學因與之細讀
遺書且舉睢州湯文正公答當湖陸清獻公書相証
云某少而失學長無師承晚乃知朱子之學切實謹
嚴語不及孫徵君初文正公辭官歸師孫徵君夏峯
於蕪門山著論發揮王學解王門立教之旨於上三
語特詳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一語懸置無所解作
徵君墓誌銘推尊其師宗傳溢於毫素晚年顧心契
朱子一歸醇正宜何所取法乃悟遂欲效文正公之
宗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爲餘山承學之人矣仁和

遺書附錄

南

沈荪林司泉廷芳續竹垞朱氏經義考推先生邃於
易學卓爲經師人師遂自稱私淑門人於山東濰源
書院建朱子祠以楊園稼書餘山三先生從祀大昌
朱子之學以上沂先聖之傳謂元方濫席濼源共相
鼓勵士莫不感奮黃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閱年久
而始成調元徧訪門人故老遲之又久始齋戒泚筆
其神怪事悉不錄具實朝廷他日徵求儒
林耆碩遺跡上之史館俾有據以傳信焉門人桑調
元謹狀

餘山先生遺書附錄終

餘山遺書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勞史撰史字麟書號餘山餘姚人是書謂易之
爲道細無不該遠無不屆故多本易理以推人物
之性其說亦或偶似近理然如推飛禽上升屬陽
陽象圓圓者徑一而圓三故鳥足三爪而圓三除
去上一早爪爲徑下本乎地者爲植物故走獸不
能飛屬陰陰象方爲坤坤爲牛牛之蹄爪四四合
而二偶故除去上二小早爪惟大爪著地是兩地
而爲二萬物衆矣恐不能一一準數而生也

筆記二卷附錄一卷

〔清〕程大純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三年程光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記二卷》

提要

筆記上卷

楚孝昌程大純漢舒甫著 男光鑑光鉅校

看聖賢書不難於曉得難於信得如看大學一章自古至今言學者不一首節說個三綱領何以一定在此三者何以三者缺一必不可看第二節是指出明德新民所以得止于至善之由何以先說個知止既知止便能得了何以要歷個定靜安慮境界這知止自然不是粗淺畧曉得的如何能知其當然而不可易與其所以然而不容已既知止了而后有定如何是有定境界定而后靜如何是能靜境界靜而后安如何是能安境界安而后慮如何是能慮境界慮而后得如何是能得境界本末節如何必要說出個本末來如何必要說出個始終來如何本始一定當先末終一定當後既知得先后如何只說個近道古之欲明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這幾件其各處本位正面道理是如何功夫是如何平天下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在格物其相連緊要關切是如何何先儒說序不可亂如何是決定不可亂處且如

筆記上卷

近人畧知誠意實在致知致知實在格物矣而致字註解推而極之若不體貼到推而極之則知字欠了火候誠字亦不得力格者至也極處無不到也傳又實以表裏精粗無不到句何等周到若只見得求知不可憑虛而悟當在事物上求格字不得入木三分則知處亦有浮雜遺漏物格節物格而后知至這一句而后無節次所謂纔明彼即曉此也其餘而后註加可得二字不是一了百當了要將逐句上兩字細細體認已到的境界是如何逐句下半句細細體認逐漸可以用功之處實在

筆記上卷

二

下落是如何又句句緊從上兩字想入實境實象了然心目方不浮泛自天子節要體貼聖人如何要指出本字來如何天子及庶人皆以修身爲本如何修身爲本天下國家舉而措之得其本亂節如何本亂末必不可治如何所厚者薄而薄者必不能厚其中實際要逐一尋個下落這一章書如此逐句逐字逐節推求隨文解義亦覺曉得然既已曉得這是聖人斷不誤人的一條路了如何人都不做故曰知而信者爲難夫知而不信便算不得知况并不知乎爲今之計先由不曉得者漸

漸求至曉得由曉得者漸漸想其着落處實際處不論聖賢那一句話必要想他爲何說此一句這一句話或關係人之心或關係人之身或關係人之處事接物都放在我身心上體貼親切習慣熟了始而覺聖賢說話強人以所難繼而見他當如是說久而見人聽他說的必定不錯則知而信之有其機矣又久而習慣益熟見聖賢之說是人人意中所當說而他實實說得如此透露是我意中所已見而他又說得比我更加親切則知而信之又加深矣又久而讀聖賢之書越讀越覺道理本

筆記上卷

三

當如此讀聖賢平淡無奇之書越讀越有滋味則知而信之又加深矣昔程子問尹和靖如何是心廣體胖尹高吟曰心廣體胖彼惟實體於身故深知其味夫讀書至於知味則知而信者也知而信則真知也徒解說云乎哉明明德於天下註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若只作平天下說不見經文用此三字之意而先儒謂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雖是此理又似太深愚謂明德之在天下仁義禮智人同此性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入同此情君臣父子昆

弟朋友夫婦人同此倫這是明德之實明之者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使生人所大同者內昭著於身心外流通於倫物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說來不背先儒之意似覺平實

聖經一章是古今爲學爲治的一個定盤星又經程朱發揮親切今人自少至老講究者不外此書而學問事功未見真實由此一路或者如明季王陽明之流弊要除却格物二字猶說入手先錯而今人又知痛罵陸王確遵朱子猶然書自書而我

筆記上卷

四

自我每常自思不解何故因與兒輩講此一章畧見弊端蓋開端先錯即錯到底矣如明善誠身乃大學之綱領而明善又爲誠身所入門今人實知格物不是憑虛以註云物猶事也然知事而不求事之理則見事而不見理也今人實知格者至也以註云極處無不到也然空空說個無不到則未到而以爲到者有矣或將到而欠無不到之分數者有矣是不知傳中朱子加表裏精粗四字煞有苦心蓋驗之於表裏精粗實境實象則明明有據而所謂無不到者乃真無不到也如世人講格物

高明者只求裏與精庸下者只求表與粗見半邊便遺了半邊或半邊尚是皮膚而到字終無體認如何能深知其味既不能深知其味則雖知其當然而不知當然之不可易雖知所以然而不知所以然之不容己或似是者便以爲善似非者便以爲不善或以爲善而勉強撐持終無心肯意願之實或以爲不善而姑爲洗刷終無斬釘截鐵之功此種入門做法雖終日格物於自己的知可能開擴得一層兩層否至推而極我之知又萬萬不能矣自是而後以浮雜紛亂之知用之於身心家國

筆記上卷

五

天下如何有得力處故明季講學問者在脫去事物而憑心者失之虛無今日講學問者知得在事物上用功而失之疎畧今日欲返此病當仍取証於聖賢之已試者舜曰惟精必精乃能一也夫子之多聞多見而曰擇曰識非擇之識之多聞見亦無益也中庸曰擇善必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乃爲擇也孟子曰深造曰詳說看他深字詳字意思如何歷代先儒或曰真知知必如何而後爲真也或曰窮究或曰尋繹或曰沉潛反復語雖近複各有旨趣兒輩試將此種話一一推求體會或亦不

至大段浮混雖一盲引衆盲未免迂誕而自己身心性命之間固不可少此一番瞎撞也

朱子補格物傳說個表裏精粗無不到使後人有所依據以爲格物之功直與知止節說定靜安慮同意蓋一知止即可得止而不歷此四者則火候未到工夫亦覺不實格物若只說無不到而不明示此四者則得此遺彼而工夫踈漏道理終有欠缺學者做工夫欲求穩實每一物來要分此四件看然後驗格之到與不到自己煞有把握也

向在麻城遇金明府勸盧二尹學字盧云筆拙不

筆記上卷

六

能金進之曰只是寫便是余深服其語數年來每遇繁難講解心厭而欲止者偶憶此語自畫之意爲之悚動

朱子論仁有兩柄戡子一柄看心體是全體不息四字一柄看行事是當理無私心五字古今多少聖賢帝王都混此兩柄戡子不得學者當入思議胸中方有把握

看講書要看得有痛癢他說的是我真見得是他說非的我真見得非久之漸有親切處

朱子說孟子好辯只緣是放過不得說盡孟子七

篇心事說盡孔子作春秋心事說盡天下萬世主持世教人心事吾輩今日試想如何放過不得推而廣之世界上儘有放過不得處引而近之我一身一家儘有放過不得處切而指之我之一心儘有放過不得處念此終日閒混真虛生浪死耳

程子解性字謂性即理也朱子謂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此是兩先生將古今聖賢傳的習的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極數十年工夫灼然見得方說此語學者當時時玩味時時體認漸覺親切則凡所謂盡性復性率性養性知性皆有

筆記上卷

七

下落可循有工夫可入

細看孟子煞用過格物的實功來如辨義利處辨王霸誠僞處辨誠淫邪遁處辨鄉愿似德處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處辨仁義內外處口之於味章辨性命不同處浩生不害章辨聖賢等級處辨任人論禮處辨仲子不得爲廉處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同道處都是格物的樣子私淑諸人淵源有自先儒說孟子不可學學之無依據恐非定論凡人生平人品做壞人都說他是一念之差到此田地即自己追痛悔恨也只說我當初也是一念

之差這一念之差若是難知如何人也曉得我自己也曉得若是容易知如何大半有此一念之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是個人當自有扯轉此一念處

人衰老更要理義扶持

道理看得親切方有意味道理看出意味益見親切

今秋看朱子解大學中庸註有數段極警切處如接其形如聞其聲回思前五十年每日之乎者也真是做夢

筆記上卷

八

以齊王猶反手章是孟子打算戰國時勢的一篇文字尊賢使能章是孟子條陳戰國時勢的一篇文字三代而下如韓信登壇數語諸葛隆中之對畧得其意今國家廣開言路草茅皆得以抱負自達有志之士當作何打算為隱居所求之志行義所達之道

性善二字孟子以告文公朱子謂其擴前聖所未發學者自讀三字經時已蒙父師指示及長而讀四書諸經看性理及程朱語錄口口人性本善或作為文章鑿鑿不爽試反而自思果能信得及否

果能信得到不可易不容已處否以此觀之平日所曉得的性善只是前傳後教此唱彼和而已若實叩本心說善也得說不善也得說善惡混也得如麻木人不知痛癢不特不能信且并不肯疑噫人之異於禽獸在此人之可為聖人亦在此因循浮混可是立脚所在麼因就孟子之書詳察其以性善立言之意約得十章○孟子道性善一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公都子曰告子曰一章○釣是人也一章○牛山之木一章○仁人心也一章○人皆有所不忍一章○盡其心者一章

筆記上卷

九

○口之於味一章○魚我所欲也一章置之案頭時一體認未知此後信耶疑耶姑記於此以驗後日看麻木形骸尚有活動日子否也

人之下手用功處全靠一個心堯舜人心道心之防孔門之仁曾子之明德子思之性孟子仁義之心中庸後半部之誠聖賢說出許多工夫皆為此心設法求復其本然者耳陸王專於心求之便無持循依據了後世以諸儒痛闢陸王遂把存心養性工夫視為佛老外道豈不因噎而廢食乎且近日講習諸公口口格致口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明是朱子功臣矣而身心間毫無所得又是何故譬之行船篙櫓蓬索一件不可缺少須把定舵始得

浩浩其天註訓浩浩爲廣大以知化育而言也如何至誠知天地之化育便廣大即是一天蓋天地之化育只是實理流行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原極廣大至誠之知化育亦是實理默契凡天地化育所及皆是至誠之知所及故廣大即是一天也向日亦嘗隨文解義此說差覺明白記之書不難曉得要信得及信不是說聖賢言語我當

筆記上卷

十

信是我實見得聖賢所說的實實可信也

是非邪正要得界限分明人誰甘心不肖做錯一件只覺不妨是自己移了界限耳

主宰嚴肅更得義理栽培方不至東倒西歪

學者一生看得一個界限分明守得一個界限清楚自家纔信得自家幾分過不然到事窮勢迫那裏由你自己主張

凡人一生元氣不足猝遇風寒定生病痛然隨得藥餌扶持亦可救得一半如欲生事害人隨將惻隱之心一想如行非禮非義隨將羞惡之心一想

如矜己傲物隨將辭讓之心一想如顛倒錯謬隨將是非之心一想此醫道中一帖四君子湯也不要錢買不要國手按脉開方一遇風寒時服一劑或者元氣稍復病痛也輕得少許未知病人肯服此平淡無奇之藥否然舍此亦成不治之症矣人只是一個心一邊是人心一邊是道心戕賊陷溺放失是一邊存養收斂擴充是一邊不好者是我熟的境界要漸漸生好的是我生的境界要漸漸熟下手處全在一操字主宰嚴肅靜時之操也遇事循理動時之操也

筆記上卷

土

聖賢道理有正面看不警切者必須反面一看方得透露蓋正面本道理之言或聖賢甘苦親嘗處此種境界本是生路生眼看生人何能洞悉其曲折惟從反面一看則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我從熟路上先指點出一個是非則是或非皆親切有據然後以我之親切處又反而印證聖賢所說正面比隨文解義者自不同矣

一生做人何苦在此一事上壞了心術一生做人何苦在此一念上入於禽獸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生也生得安死也死得順

我要信得我過我要拿得我住我要成得個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到正經路上便安心少了個我豈不可惜

聖賢做事看得是非明白不計利害後世知謀才畧之士只看得利害明白雖不計是非而隨世運以立功名往往有所成就今學者靜處一室也要將天下事務打算計較一番如何方是非明白如何方是利害明白各就其心之所主處尋個下落造個本領若只空言用世吾不知世界要我輩何爲也

筆記上卷

三

人時時將自己的心想一想自己的身想一想自己的家想一想儘有不敢放逸處

心要虛要公要正要大要精密方做得一身主宰堯舜人心道心之防孔子之從心不踰矩孟子之求放心四十不動心從來聖賢無有不在心上用功者陸王見得此意故其功專而有要然乍有所見遂謂學問可以不事仍是執德不弘耳後人又以諸先生闢陸王之故說及心學便指爲異端究竟學不在心反在口耳耶余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指示學者最爲親切曰性善

原心之本然者也曰先立乎大說心之先用功處也曰盡心曰存心曰擴充說心之前後用工夫處也曰陷溺其心曰失其本心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曰放其良心曰我亦欲正人心爲天下後世憂深而慮遠者只在此一心字今學者欲稍稍自立實在要異於禽獸不在此心中立個規矩守個界限縱博聞強記著書等身靜夜自思與自己有何干涉

胡敬齋云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是他生平著力處亦是 he 生平得力處

筆記上卷

三

必竟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處方肯下戒懼慎獨工夫

佛氏亦見到此心是不可昏蔽的故用功專而得效亦捷然他只得個虛靈不昧的虛景象他怕惹着道理便無收煞

東坡謂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言性惡古今文人喜以翻案見奇都是如此只害有大小淺深耳

性即理也具之於心非有形象可狀只是個事物之當然者在我耳但一落形氣之中有所蔽便須

精察而格致之功不可少有所後便不能力行而誠正修之功不可缺至于工夫既到則我胸中之所謂當然者不爲氣所蔽不爲氣所後天命之性無少虧欠心即理理即心矣陸王只見得心是好的不知心固原是好的一落到氣質上則理雜乎氣矣收斂精神自作主宰也怕主宰先錯了先立乎大也怕所立者到應事接物上又行不去然他却比世上讀書人不同者他內面工夫有得力處耳

人知得吾心之天則小心昭事不在對越而在衾

筆記上卷

酉

影矣俯仰無愧豈問天人

實心在道理上體貼者恁地平易下有所見大驚小怪如何能任重道遠

理氣是兩件要知得是合的理氣是合的要辨得是分的

讀一生書做一生好時文到底只喚做道聽塗說與我何與

人性本善大學在止於至善正復性之準中庸之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乃復於善之功由善而至於信由信而至於美大聖神則積善而至於止至善

之等級也故孟子性善一語要實實看得明要實實信得及要實實守得定

大學首節時時涵泳體認切實入己方知學問歸宿處中庸首節時時涵泳體認切實入己方知道理源頭處

聖賢一句話有一句的道理要看得他的道理出又要看得他的意思出

格物只是凡事尋個是處然是字亦難定平常說一句話做一件事何嘗不說我是故是字要確見得是人心之所公是者方可謂之是

筆記上卷

壬

人一個心真正要潔潔淨淨人一個身真正要堂堂正正人一個家真正要整整齊齊

性即理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大學首言格物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學者平居要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而不在理字上着實謂之聞道可乎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實實見得此理透守得此理定涵養得此理熟舍理而講學問人品事功皆悞也

行一善自己覺得做也得不做也得去一惡自己覺得去也得不去也得是知之不定却是知之不

切惡惡臭好好色利害切於己也切則他人攔阻不住他人誘哄不信魂思夢想千方百計以求如我之願始肯放手故切之一字是閒混寬泛者對症之藥是勇猛精進者緊着之鞭

今人尋常口語動云我只率我的性是義理之性便率之是道若是氣質之性不是過便是不及了如何率得

唐虞三代之治天下其君臣咨警只是一個天一個民人主欲止於仁舍此無根本處矣學者欲堯舜其君當以此爲第一義

筆記上卷

夫

契之敬敷五教皐陶之迪德修身知人安民傳說之論治論學箕子之洪範九疇皆古今扶持世運道統源流之大者而論世者無聖人之稱學校中無專祀之典亦是古今缺事

湯武並稱讀書而見湯勝於武伊周併稱讀書而覺伊過於周

伊尹聖之任者也然始也三聘而出終也復政而歸累朝元老事業格天險阻難行所無事內無三叔之流言外無頑民之反側舉征誅之代而親見堯舜君民之盛真可謂正己而物正者矣

周公之制禮作樂規模較伊尹濶大然自武王既喪之後見於大誥諸篇者事事都處置得煩難或亦世運使然耶

伊周一生事業都是一個至誠做得無些子缺陷此可以立萬世爲臣之極矣

人只一個誠實便根本穩當不論做大事小事皆有個結果收成處

人能誠實自己方信得自己過

人愛假體面必不顧真體面若顧真體面何必講假體面

筆記上卷

七

自家要靠得自家須是主宰嚴肅

平心處事和氣待人

處患難中不可不盡人事人事既盡之後便當聽之於天若一向憂危疑慮在我者全無主矣

錯處只往錯處移終身在文過中矣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何等光明正大

學者要立得腳穩先要存得羞惡之心內觀己身外觀人情種種不好總是此一路病痛理欲交戰之頃正須他破陣解圍也

孔門教人求仁孟子兼言仁義仁字道理寬義字

界限緊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寬信敏惠是爲仁之功却是義邊事故先儒說仁體而義用求仁不從義字討實落則無私者未必當理而自謂無私者亦未必果能無私也惡不仁者只是羞惡種子見得明守得定習得熟學者粹然未到此境將聖賢言恥處逐一體認得親切入己庶幾有所不爲耳

人要出來任天下事只靠一個清謹不過一夫之私行耳況清不真清謹非真謹則與患得患失何異

筆記上卷

六

藏頭露尾遮蓋一生是那一種人行徑君子立身行已正要自家審度

古人盡言於君友間皆有一段真懇之意溢於言表故其說重聽

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虛靜所得亦自快活一生然終不過一高僧結果耳或曰白沙似曾點所見他那裏見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

天時不能無寒暑命運不能無窮通立得脚跟穩當如大暑不至中暑大寒不至中寒亦是盡人以

聽天處

人只一身是我自家做得主的閒閒混混聽其顛倒迷亂豈不可惜

不從切己上想一進步縱謹慎忠厚一生只叫做鄉黨自好

不看無益之書不說無益之話不行無益之事也省得許多勞攘

寬着意思漸近收斂沉静時不是塊然頑然整頓處不是矜持作意

孟子言人之異於禽獸君子存之獨從舜說起亦

筆記上卷

九

以人心道心十六字是古今道學之宗倫物仁義是古今學道之實明察由行是古今學道工夫耳學者不於此處着脚異於禽獸者畢竟在何處今學者畧走正路便要關佛老關陸王吾謂今日且先自己求個實在本領看孔顏曾思曾道他人長短否孟子不得已而好辯也要到不得已處今日陸王無人佛老中不過遊手乞食僧道不暇辯亦不足辯也

窮理之學朱子說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不到不容己不可易處則當做者

做也得不做也得做了也無所益不做也無所損
慕名強捺有何得力故從事格物者表裏精粗無
不到是用工夫的地頭不容已不可易是驗工夫
的火候

物莫不貪生畏死飛蛾投燈禁之不止氣質之性
使然也人之好佚輕生豈不與此類乎人靈於物
而與物同愚似此者多矣

文章不論是非先要翻案以爲新奇即此居心便
不平正縱有所見亦不穩切

四書五經聖人修道之教也學者須句句會得是

筆記上卷

子

命於天率於性自己方有箇承當處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

人平日講得義理明白方覺得有恥

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

恥是個策勵人的大關鍵只要人有此恥耳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聖人說箇恥字朱子
註云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內省於心儘有可恥處
儘有可恥之甚處只要看得親切入己自家方有
把握

孟子言自得註謂得之於己試思一生所知所行
那一件是得之于己者口耳襲取前傳後教偶爾
風吹草動便沒交涉矣

須時時識認本心

古今博通之儒臨事七顛八倒不是他無好樣子
未能自得泥焉襲焉托焉似焉越做作越支離原
未窮理故也

天地有自然之理吾身有當然之則天下有同然
之心以我平日所體認者旁參互證亦是消磨私
意習染之法

筆記上卷

主

時時將自己的本心與聖賢之心兩相比較到親
切處方見着實時時將自己的本心推究到不如
聖賢真正有所不可處方見策勵

立定大綱一層一層磨洗去不令間斷即此便是
持守

鄉黨一篇孔子全身也其持身接物飲食衣服皆
衆人所能知能行踐形盡性豈必別有神奇
儒者之學動口天人性命太極無極亦是習氣
真正下工夫者家庭日用衣冠言動之間儘有實
事

將聖賢所言道理看得如家常說話便有滋味
有物有則不誠便無物了何處尋討這則故學者
斷以立誠爲本

道理是公共道理誠則能有之於己

學者到說好話做好事人信不及便無藥可醫矣
推其流弊只是不誠

言忠信行篤敬立誠之大端也念念在此守而勿
失此中有多少閱歷多少移奪到得參前倚衡方
是火候

佛老功利兩途總於利害上見得分明佛老遠害

筆記上卷

三

害真遠矣功利專利利真得矣只是於生人之理
全無着實知得他全無着實自己當如何進步
遇不顧名義人還當至誠以動其良心恐一時爲
浮言邪說所惑又或乘於氣之一往旁觀一爲撥
動彼之真心未必不自此而開悟也

說話要平心靜氣激於意見固不可激於義理亦
不可

明道先生接人如春風和氣康節先生人稱爲我
家先生二公固不是和光同塵做出來的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孟子七篇說得暢極只是理明

學者生聖賢之後不能無待于教四書五經立教
之書也王者之禮樂刑政教人之事也須知得教
本於道道率諸性性本乎天庶幾不至有他岐之
惑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
畏天在罪孽難遁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
之初

義理是有定的亦是無定的將聖賢所說旁參互

筆記上卷

三

證則自然之中在其中已然之中在其中同然之
中在其中

志能帥氣如主將嚴明步伍整齊而不亂志能帥
氣方不至輕喜而易怒

悠悠泛泛只是志不定

孟子之論王道真見得此心同此理同其根源却
從大學絜矩二字得來學者欲講經濟處處當以

此意作根本蓋人心悅服自然雷動風行

不違農時兩節非有甚高遠難行之事然實實做
出萬物各得其所矣

後世講經濟者只爲國家打算不爲生民打算其實爲生民打算正是爲國家打算也

貪目前之小利失久遠之良圖遇事風生利未興而害已百出悔何及哉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學者隨時隨念有不可放過處

一個心安放在義理之中方安穩

朱子補格物傳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句發前聖所未發使萬世之學者實實有所持循遵守

古今人品事功但將理字一看儘有是非聖賢學

筆記上卷

五

術心地微將理字一窺亦有優絀這理字分明是個尺度

處習俗之中不可求同亦不必立異孔子麻冕兩節中明有兩個條例只拿定一義字做主宰爲得耳

陽明不信未發之中常人俱有却信得良知過此不可解

目下家孔孟而戶程朱正如遊脚僧每年傍大堂頭隨緣度日聲聲阿彌陀佛而已究竟於自己何

益

不親切如何信得及不信得及如何親切此亦無他巧法只死不放手漸有入處

舜遇人倫極變豈是前人有樣子可學一念至誠終始不渝卒成大孝學者境遇不順能作此想無難處之骨肉矣

人如何開口便覺自家是是的說是已有自足之愆不是的說是甚且粉飾其說以爲是成個甚麼樣人

先有根本方可栽培

時時提醒此心作個主宰譬如一家有個明白主

筆記上卷

五

人翁時時肯照管家事大段不至廢弛

聲色在前不能不聞不見只是聞見而不流去這便要自家有主持

心迹互異內外不一仍是個主宰不定志不能帥氣

志要立一定不遷是立之規模處時加策勵是立之接續處細加檢察是立之嚴密處必如朱子所謂念念在此爲之不厭方是立志

能敬則志定能誠則志一

太極只是二個理字就動而生陽說太極中主七

動之中就靜而生陰說太極即在此靜之中就動而靜靜而動說太極即在此動而靜靜而動之中就五行分布萬事出說太極即在此五行萬事中故天下無一時一事而無理人心具有太極當如何逐一體認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今日用間說一句話做一件事亦說是應該如此却要確定是當然之理人情事變當不可直致處亦須別有商量然總在道理上審定意見權術叅一毫便落邪徑矣

做格致誠正修的工夫要曉得總是爲明明德也

筆記上卷

三

將此句做個主腦然後格致不入於玩物喪志誠正修不至於務外襲取否則舍本徇末終不得力也

自程朱發明大學之後格致誠正修的工夫學者稍知進取從入之途然望崖而返半途而廢總於明德二字未甚喫緊體認看明明德傳方知聖人着力得力處

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禮樂二字可以修身并可以養身可以治心並可以養心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持其志無暴其氣是禮樂進步處

閒中看習俗有多少不必說的話多少不必行的事多少不必用的心

明德是舵格致誠正修是篙槳篷索日用行習間似此體認到親切處方不是虛舟

大學首節三在字煞要緊中庸首節三之謂字煞要緊後世百家雜興異說紛亂言學言德言民言至善言止言性言命言教只不知聖賢立說歸重之意耳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字於偏私狹隘時體認親

筆記上卷

三

切亦覺心平氣和但恐只有個虛景象耳

學者要曉得著此書之意方知讀此書曉得讀此書之意方知自己着力

求放心只是主宰端肅常炯炯在此

近日保甲之法官府止用以除盜故上下襲爲文具究之盜亦難除若做成周比閭族黨之意教以禮讓親睦三代之治皆可次第舉行豈僅可治盜乎

三代以後民無恒產一遇凶年全賴朝廷賑濟所及者有限矣平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處當一一

講求蓋上爲之計不若令民之自爲計也

凡事沾滯只是見理不明

做官長不以誠心感動人縱有私恩小惠終不聯屬

心不可一刻無主宰靜無主宰不是坐忘便是坐馳動無主宰不是逐物便是徇私

小小智巧用慣了便入於下流而不覺

凡吾分中合當然者便是理便是性便是命只胸無主宰見不明守不定耳

凡事求其合當如是者方做即一坐一立亦當求

筆記上卷

三

其合如是者

人須實知得一事苟百事皆苟則造次顛沛之間始有不可放過處

三自反到禽獸又何難焉仍是自反之意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

人平居少此閒議論亦是存心之助

學者凡事趨於正方立得脚根穩實蓋正則有規矩法度之可守

內正其心外正其容止久之自有端莊靜一的氣象

要斷除習氣胸中須壁立萬仞始得

正直忠厚兩者須兼備有其一而缺其一便有弊端

誠至物無不動彼不動者誠未至也

看聖賢書曉得與信得不同如學而時習之一節顏子之欲罷不能是信得此二句過若再求云非不悅子之道便是信不及也學者半塗而廢只是過不得此一個關耳

學者讀書要自己尋出味來方肯做工夫

閉戶讀書是極好的行止然亦看讀的是那一種

筆記上卷

三

書若干祿之學詞章之學詭僻之學於人品心術毫無所得也

於世俗所謂迂板者安意行之而又不是立異亦近於有守矣

中庸說兩個人皆曰子智算來賢知愚不肖一生受病皆在此五字

朱子解大學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次節解止字曰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其開示來學處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事之未來常提起此心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事之

既至是者必辨個真是非者必辨個真非及見於行事是者決定便做非者決定便不做立得脚根穩當方不是悠悠泛泛閒混一生

時時提撕方不昏倦
聖賢所說性字要時時將仁義禮智四字體認親切方見性之果善方見天下果無性外之物方見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果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方見未發果是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果是天下之達道若只照他講書口念一遍如何看得明如何信得及

筆記上卷

辛

誠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這實理不以實心體之如何能有諸己

我輩終日看書聖賢所說工夫既畏其難而不爲聖賢所說效驗亦將指爲虛而不實其實看得親切只是穿衣喫飯耳行得着實亦只是衣當穿而穿飯當喫而喫耳

虞書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千古爲學之要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千古爲治之要學者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要得此意以爲把握方有向上處

儒者講治天下開口井田學校封建每思大學平天下章偏不說及何也蓋聖人亦知此種法度時勢所移必有不能行之萬世者今日聖君賢相只要辦一個絜矩的心真正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井田不可行而井田之意可行學校不可復而學校之意可復封建不可用而封建之意可用也

近日設農官極得養民之意但爲農官者必須講求如何爲種植之宜如何爲水旱之備如何廣雞豚之畜牧如何使材木之可用察其勤惰定以賞

筆記上卷

壬

罰則此官乃不虛設耳

脩荒之法嘗即吾邑打算計秋糧一萬三千有零當有田二十萬石每年當秋收之時按田一石出縣升穀一升如家有五石十石之田者算是可以自給的一年出穀不過五升一斗稻場中畧爲收拾可辦每年合計可得大斗穀二千石每一會擇賢士之殷實者掌之聽其生發一遇荒年儘可分給窮乏之筆之於此以待能行此法者○又穀積之本會散時無搬運候領之苦以本會之人散本會之穀領時無虛冒侵漁之害以賢士殷實者主之

則不須官督吏催而且無那移虧空之弊○又石田出穀一升三年之中合計可得大斗穀六千石京斗則有一萬石矣整米則有五千石矣若煮粥升米可食三人一日之間有米五十石可爲一萬五千人三月之糧計吾邑三百會中至苦飢民不過如此其益甚大而豐年時一石田只出穀一升極大的事在不關緊要中做出更覺於人情甚便也

嘗怪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似乎聖人不須如此費力及觀王天下

筆記上卷

重

章方見本身徵民考建質俟有一毫不到皆聖人之所不敢放心者三代以後紛紛制作何嘗有此等意思

日用之間事事皆有個當然而不容己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也

學者凡事辨個是非不肯放手行之既久是者肯去做不是者必不肯做庶幾漸見親切

朱子云同是事而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學者真做工夫當

於此等明白切實處下手若高談性命動口太極無極與自己何相干涉

滿腔子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觸着便見只要未發時存養已發時體認久久熟習氣稟物欲如何不漸漸消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節學者時時體認於身心日用之間大綱方守得定

佛家刻苦修行怕來生轉劫爲禽獸儒者憂勤惕厲怕當下即是禽獸佛家普度衆生怕他人轉入禽獸儒者戒慎恐懼怕自己先做了禽獸究竟禽

筆記上卷

重

獸亦自生自育於天地之間只是他沒有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耳人於這幾件守不住雖欲自異於他不得

人逐日間毋論動靜此心常要在天理上醒醒不昧則未得者有所擴充已得者方有歸宿不然或存或亡亦隨得隨失而已

蘓氏父子專讀孟子可惜只得其行文之法若尋繹其中義理人品學問當更進一格象山陽明得力孟子矣可惜下有所見主張太過若更能知言養氣雖獨闢手眼亦在夷尹之流

陸王之於孟子功之首罪之魁也

大學自曾子著出凡三綱領八條目惟孟子實實依着這樣子件件做到今其書具在試一一體驗都有下落有憑據

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得周程張朱一番闡發始有定論其實人心道心十六字已啟其端特無人尋究到此耳

學須是講而始明學者生聖賢之後凡修己治人之道苟能身體心驗豈不明且脩乎然日在學中究日在學外恃前人之講以為講我自己何由而

筆記上卷

書

明也若果欲求進步須自己講又與他人講又以自己所講與他人所講質之古聖賢若同堂面訂而講到得我平日讀的書所信不及者今信得及無大味者今見得有味所當為者今覺不可不為且心肯意肯去為方是真正在講而學於是乎漸明矣

聖賢死了尚算是活的身雖死而道存也庸愚活着已算是死的形雖存而道亡也然則人要求長生何不求可以不死者

實實信得過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則日

用動靜一言一行之間如何容得欺妄如何可以掩飾得

道理只一個道理聖賢各有一個說話如堯舜言中孔門言仁孟子言性子思言誠各有着力處各有得力處要之道理原只一個道理也

天地有必變者有必不變者學者要曉得所損益之文章制度大意只要扶持個三綱五常則可以敷政立教

王安石之新法其施為次第併不及管子如何想學周禮

筆記上卷

書

人不在人心同然之理義上着腳縱志在唐虞三代終是意見之偏到底行不去也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脩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心定氣和是一身太平景象如何能做得常常如此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淨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見得到有見得到的快活行得到有行得到的快活襲取形似有襲取形似的快活真實踐履有真實踐履的快活在學者自家領取耳

曾點也快活了一生莊子也快活了一生邵康節也快活了一生陳白沙也快活了一生畢竟那個是真快活那個是假快活靜坐無事何不一一勘驗

做一件工夫畧可自信可知有多少磨鍊多少移

筆記上卷

三

奪多少火候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孟子何慕于爵位而稱仁曰天之尊爵稱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曰此天爵也就人世所欣慕者借以指示欲人之易曉耳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

每讀書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便覺

爲今世人下對症之藥學者欲求長進當痛自省惕

先儒講在明明德說格致是要知得明白誠正修是要行得明白細思不格致則認欲爲理認理爲欲或似是而以爲是似非而以爲非或見得一邊見不得一邊知不明白這明德便昏蔽了不誠正修則意之自憊心之不偏向身之好惡得其宜亦在若存若亡之間行不明白這明德便昏蔽了推之而持世立教人倫要明於上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百姓昭昭明皆是方知得聖人用一明字是

筆記上卷

三

喫緊爲人處不然道在古今何嘗不刻刻流行而行不著習不察大家在黑夜中摸牆倚壁如何不陷入深坑中去

哀公問政一章千古帝王之學脩矣千古帝王之法亦脩矣孔子爲萬世帝王之師豈不信哉細思子思要記兩論必以此章繼堯曰之後

讀書若只記事一件只是一件或執而不化一件并算不得一件必也就此一事中詳究其原委曲折處曉得一個道理則以此事之是非證彼事之是非以今日之所知證前日之所未知或前此所

見已是今此又加親切只管尋繹將去久之而千百件事融會貫通不過數十件又久之見理而不見事則博而實約矣古人讀書之意是如此不然胸藏萬卷何益哉

孟子實實只在心性上用工夫孟子實實不止在心性上用工夫象山陽明只學得一半如何便以孟子自居

凡異端立一宗旨亦是乍有所見與口耳讀書者却不同但見一邊不見一邊正所謂諛辭耳及主張太過遂至於淫至於邪至於適初然自害終久

筆記上卷

堯

至於害人看來只自以為是四字送了他一生

今學者只做時文舉業自然於聖賢道理不得親切若有志向上當畧有所見時正要虛心體認自足了便無進步自是了又走岐途可畏可畏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是從裏面推行出來終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是從外面攔截入裏如此立定由粗入精由大及小漸次做去算是大綱穩實

真實下了些工夫者說閱歷語必少走作有走作處亦見閱歷

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要之是非之所在即利害之所在也古今枉死了幾多君子幸脫了幾多小人來

集義註猶言積善世人心田好者類有這箇念頭然不先知言則善非其善或善而流於不善或善中未必盡善又其起念時先有計功責效之意正犯正與助長的病痛或行之無效悔而思遷又不止於忘而已故知積善要有本領善始積得

傳註有補經之所不及處學者當竟作經看如視其所以章聖人觀人之法從外面一步步向裏真

筆記上卷

堯

使人無適情然不是知言窮理如何視如何觀如何察是則程子之說當與聖人之法互參各得而觀人之法乃脩也

人性本善良知即性之善即本體之明未嘗息者但知得不完全不精確須致此知而使心之知無不盡方知得明白擴充此知而至於無不達方行得明白陽明拋却格物一層不過致得不完全不精確之知耳如何拿來做個學問宗旨

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實見得性是善的實見得擴充四端人皆可為堯舜的

朱子說理各有路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應之做到穿窬之事如何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看外面那一件來裏面便有那一件去應雖良心喪盡之人當其猝然乍接無不如此此真心也本心也但要知而擴充之耳

仁義禮智在未發時渾然在中無有形象只是主宰端肅時時提醒不至昏昧便是工夫至發而爲四端氣即用事如惻隱將發便怕有殘忍之念來夾雜此慎獨審幾所以爲第一要着也

筆記上卷

罕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謂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如何便有此意思蓋四端我所固有只爲私意所隔今既知而擴充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隨觸隨充愈充愈有所觸識得路途討得滋味故自不能已矣

朱子說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更深又註解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細思人生日

用動靜之間自朝至暮不過此八種念頭用之得當便是天理用之不當便是人欲看得清楚行得親切即此便是工夫○看得清楚方是知得明白行得親切方是行得明白總使此八個字炯炯昭昭藹然燦然於心目之間則殘忍貪昧無恥驕矜昏惡欺詐種種惡念自然少容得些

這四端八個字有順而見者有逆而見者有因己而見者有因人而見者有泛觀物理而見者有評論古今人品而見者有一事相連而見者有許多事專在此一端而見者在在流行時時體認推而

筆記上卷

罕

廣之即百行萬善之基約而指之要不失人生盡性之實

初頭做起要立個大界限如惻隱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貪利無廉恥便是不義辭讓是禮攘奪便是非禮是非是智大段顛倒錯謬便是不智大界限立住就中漸次做去由粗入精一步進一步自然平實

四端有發得不正時如不當愛而愛不當惡而惡之類四端有發得相妨時如用吾之仁又覺有傷於義用吾之義又覺有妨於仁之類四端有因乎

氣稟時如惻隱等有過與不及之類四端有隨乎習俗時如某地之人多好生某地之人多尚義之類都要自己察識得明白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這仁義禮智之性包括天下萬事萬物真正是個淵泉只要人淘洗挑撥出來又不將外面泥土填塞了他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皆是本分之所有

擴充二字孟子人皆有所不忍章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與夫言餒不

筆記上卷

望

言餒之類皆是擴充樣子齊宣王章推愛牛之心老老幼幼及人之老幼刑于寡妻兄弟至於家邦制產明倫皆是擴充樣子中庸致曲章誠則形六句即是擴充的積漸擴充而循其序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擴充而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于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萬鍾弗顧千駟弗視是也人性本善做强盜的人亦不歡喜人叫他做强盜然而甘心做强盜不肯悔悟者只此本心之明不能勝其利欲之私耳學者畧識義理而不求轉頭

更進與此輩何異

仁人心也離了仁何以爲心離了人心與禽獸何異義人路也離了義只算終日在荊棘中如何展步學者實實見得可哀處即欲不學問以求放心而不得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樣看將學時也在明明德正學時也在明明德學了後也在明明德不是大學中詩書絃誦一切不要只要明明德是謂大學之道一切詩書絃誦皆在明明德也如此看來未學問時也要

筆記上卷

望

求放心正學問時也要求放心既學問後也要求放心

告子一篇論心論性詳矣篇末獨說羿之教人兩節註云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分明恐人專在心性上探索師心自任流弊正多故篇末特發此論夫所謂法者何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是也特未明言耳

凡聖賢言語行事要自己已有識見方能得其意思如孟子曹交章朱子說曹交資質凡下又挾貴挾

筆記上卷

蜀

賢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惟拒之而所告仍極親切庶幾深知孟子之心矣又如舜禹益避位之事或者之論謂舜禹不當避有如天下歸而朱均不服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耶至於益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未免可恥據此說若是後人做史論也是一篇驚天動地文字朱子折之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冢宰復政厥辟亦禮之常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迫於天命人心而嗣統不得已也蓋求仁而得仁何恥之有如此折辯可謂深知聖人之心矣

孝弟何以爲爲仁之本蓋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君子專務於此則和順所積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由是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遇民而仁遇物而愛亦自然之理勢也如仁之實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句句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句皆是此箇道理再如舜之大聖曾子之大賢細想皆是此處得力古云孝爲百行之原實在本之當務是如此

筆記上卷

蜀

孟子道性善二句未嘗有不懈於用力的字面而朱註說到欲其云云者蓋知得性是善的確確曉得自己有作聖的本領知得堯舜只是能盡其性之人便實見得聖人可學而至合下力有可用力無不足力無可諉故曰不懈於用力也且看他疑孟子之言已明現出他力量衰弱的樣子故孟子說個道一即引成鬲諸人之說以鼓勵之又說到藥之瞑眩以警惕之總是要他不懈於用力處如此尋求方見孟子開發人的苦心方見朱子註解此章之細密今我輩讀此一章體認親切令有諸己莫負了父母初送上學時人之初性本善六字也

人生偶行一不好之事縱流弊多端猶可遷改若心地不善便是禽獸種子故孟子之不得已正在正人心大人之格君只在格君心之非心之係於自治治人者如此人只自家看得是個人儘有放不過處我一心本有仁義禮智聽其喪盡良心是心之放不過處我一身有視聽言動聽其非禮與禽獸只能知覺運動無異這是身之放不過處我一身之所接有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聽其不親不義不別不序不信與昏暴下愚無異這是身之所接有放不過處既是放不過處如何我自放下了每常思之通身汗下

只說個心字便有人心道心之異君子必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只說箇性字命字便各有在氣在理之殊君子從理不從氣故孟子口之於味章性命明有兩個而盡性立命只有一途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特舉舜文立說這兩個聖人必有獨契于心者每常即七篇中尋求其故

筆記上卷

吳

孟子於舜之盡倫盡性極力摹寫不啻同堂親炙於文王治岐之政時時稱道至於告齊梁及滕制產明倫竟把文王之政做了自家本領他若堯若湯武若周公時一說及未聞詳而且盡如此兩聖者如此看來亦覺得其形似但細想實在獨契處不能親切噫惟聖人能知聖人難矣難矣若只泛說個心同理同却不敢隨聲附和也

舜之人心道心只在心性上用工夫文王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也只在心性上用工夫孟子之居仁由義也只從心性上用工夫心源相接臭味相

同自與他聖稍別

學問到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方是所學在我不然聖賢的言行是聖賢的與我何干縱或襲取一二若存若亡於我全無受用是故學者真欲自己有所得力一定是依着聖賢成法一步一步既下工夫又下工夫方得實有諸己

博學而不詳說其理只是誇多聞靡聞見愈多而識愈雜耳看世間記得一肚子故事人可能說得一句正經話行得一件正經事麼今詳說其理則學一事即見一理學百件事即見百件事之理積

筆記上卷

吳

累愈多自然融會貫通凡事至物來自然有箇頭緒若平日不曾講究這事之理一事至前千頭萬緒紛紛雜雜豈得爲約

故者以利爲本如人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此是故之自然而出者所謂利也若見孺子入井不惻隱不是喪心病狂便是矯揉造作必非自然而出者雖是故却不得謂之利也故言性者都說故而故者必以利爲主

人本來滿腔子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只要保得住養得純時時體認處處擴充不敢爲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習俗所移方立得個大界限在這裏然初做此種工夫安得無間斷要常常提醒接續將來自入己處

凡人到無可如何處皆舉而歸之于天謂其莫之爲而爲也其實莫之爲而爲中實有個道理看匹夫而有天下兩節與賢與子豈是無心撞着全無人事的麼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筆記上卷

吳

舜於父母兄弟之間一段至情不容已處真正是肫肫其仁

舜之心地自孟子一一闡明出來真正是渾然天理

人須把氣稟物欲壞了的性情換出本來之至性至情來倫物中方有關切不容已處若只靠偶然的觸發隨發隨止若存若亡終不得力

文王治岐之政全是視民如傷四字得力蓋有此至情深入民隱方件件周到也

佛家把人倫庶物都看冷了如何得有至情至性

他說普度衆生慈悲爲本徒自欺欺人耳

喜怒哀樂未發爲性既發爲情吾心中實具此大本達道苟能戒懼慎獨在此方寸中盡得致字着實精密大本由此而立達道由此而行此人心道心十六字源流也今講家諱言心學二字吾所不解

夜氣無下工夫處工夫全在旦晝所爲莫把操則存只作主宰端肅便了

本諸身徵諸庶民六事上下古今幽明人已無不契合只是得我心之所同然同然只是理義故推

筆記上卷

吳

其得力處曰知天知人

橫逆之來稍不自反自己便生出如許橫逆來了可畏可畏

愛人不親若不自反其仁便以不親加人了我初念之愛人者謂何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

其淫邪之具即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要閱歷要磨鍊自己本領方得堅實若只彷彿近似猶在一出一入之間

舜固是生知安行然遭人倫之極變此中亦有大得力處真金由鍛鍊而愈精也

遇人不諒我的事不得付之不理平心靜氣深察致此之由未必人盡非而我盡是也

所惡於上一節是惡中強恕的樣子能近取譬註中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

筆記上卷

聖

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是所欲中強恕的樣子

先儒說忠恕二字離開不得大有功於學者不忠之恕不是姑息便是苟簡且自己漫無主宰或我

以爲恕而却不是恕我以爲能恕而却未必實盡其恕只看世人動口說我一生是極恕的人按他

行事之實果恕否

絜矩二字是恕之事朱子說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可知格致誠正修工夫一一在着實體認方明

得恕之理方行得恕之事恕可易言哉

今學者之做好人只是怕人說我不好又要人道我好又逆揣做了些好事應有如許善報種種雜念就是不肯真心做好事的好心做好事者見得道理本當如是我一定要做到如是那裏有一毫計較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看得這四句親切方知得離了仁便不是人之心與禽獸何異離了義便不是人路冥行瞎撞終身在陷溺中終身在荆棘中常常體認到此不啻聖賢耳提面命也

熟玩四子之書覺諸子百家儘多閒言亂語

筆記上卷

聖

看書當如聽訟兩造俱脩虛心靜聽真正得其情實然後斷以律例當此時也糊塗了事不得偏執已見不得徇其迹不服其心不得一邊服兩邊不服不得當面服出衙門不服不得聽訟者如此詳慎庶得真情看書能如此尋究庶得書中之意將聖賢言語只作一場說話雖讀破萬卷口誦如流只是道聽塗說若自己求個入處須是切己體認

尋不見路途討不出滋味如何不半途而廢要之亦無別法只是尋只是討尋了又尋討了又討

伊尹一生是聖之任伐夏救民是任放太甲於桐
冕服奉迎太甲於亳更是任到得復政告歸又何
其全不任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於此可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此良心真種子養得生
意滿前器量自別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非仁心之德是仁愛非仁
愛之理是仁仁是個生的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
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
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如動而
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

筆記上卷

奎

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仁是此心中生意心是活
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
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惡能辭遜羞
惡是非譬如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
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
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
有生所以說仁統四端而聖門立教必以仁爲第
一義凡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之理以全此
一團生意以保此動而善之道而已

天地若無一個生生不息之心使人消物化世界

都沒有了人若無一段至性至情生生不已之意
則一身先死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與身
相接者都冰冷了

凡邊境屯衛養兵之法當畧倣祿足代耕之意而
寬爲之地使其父母兄弟妻子皆有所仰賴蓋恤
其家正所以用其身也又俯仰可恃則必無逃亡
中潰之患身家是念則必無驕悍自逞之行有上
農上次中及中次下食之五等則人各自爲激勸
而武藝不得不精有不精不能得田之慮則家各
出其強壯子弟爲兵而兵不患其不勇由是而行

筆記上卷

奎

以內政軍令之法軌里連鄉各有統制平居則祭
祀同福死喪相恤災禍共之有警而戰夜則聲相
聞可以不垂晝則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
相死其急難足以相救是則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得仁智勇之將而用之與外省戍守出戰之兵不
識敵情不習水土者相去誠懸絕矣
學者於四子之書自少至老未嘗放過然每讀一
次更覺尋繹不盡

子夏以文學名而有敦倫務實之論規模狹隘而
有大德不踰閑之說是其氣質變化處然矯枉過

直兩處都有流弊可知變化氣質中儘有細密工夫在

禮出於自然之理在人心爲自然之節嚴也是自然而然和也是自然而然先王實見得有此自然之理故制出禮來皆合乎人心自然之節所謂因其固有者裁之也後人不識自然之理四字行禮者與棄禮者均無是處

今看聖賢言語要像子弟聽父兄的教訓他句句是切己爲我的他是閱歷過來說是的必是說非的必非說要做的必定要做說不當做的必定不

筆記上卷

垂

當做若半信半疑便是暴棄種子至翻案見奇更是下流矣

讀書做人只是一件事從前都把做兩件看了所以兩處都不得力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士大夫晚年多入於禪者只是自己一生讀的書講的道理未能入己隨處都靠不得倒像他們略有把持此非異說之能引人也乃自己入門先錯耳

真聖賢不沾滯真英雄不沾滯真小人不沾滯都是見得明拿得定閱歷得深耳

盛夏必熱嚴冬必寒善養生者只寒不中寒熱不中熱耳豈能辭寒熱哉人生逢不齊之遇當自己作主張自己有個補救

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君臣有義朱子此語真道得事天之實際出來推之視聽言動皆有天皆有事天之實際衾影屋漏皆悚惕處也

看史書當如審人命盜案怕審不出實情又怕冤

筆記上卷

垂

屈人的性命三反四覆務盡其實而後以聖賢中正之理斷之

或問禘之說一章喫緊在仁孝誠敬之至六字有其誠斯有其神報本而至於始祖又至於始祖之所自出我之精神實足以聚彼之精神方有感格之理今士大夫家高曾以下皆得隨分自盡然仁孝誠敬之至六字却是一樣少不得的蓋惟孝子爲能享親此是實理實事

人豈必小人方爲下流依傍詩書矯飾名節一念偶馳將錯就錯勢之所乘回頭不得可惜也夫可

哀也夫

看歷來讀書人下梢不免墮落者只是不從窮理入的

京房善易而不明進退存亡之理連自身也保不得今每事聽命於卜可乎

每思詞章訓詁之學未必有大害於世然藉聖賢以文其奸始而害已終亦害人詩書中有此等鄉愿不可不察

人之私欲真是難除不必蕩閑踰檢也一念所向便從便安習熟處發露此種拿捉不定即流於放

筆記上卷

五

肆也不難

一二習熟便安處拿捉不定何時是轉頭日子

工夫做迫促了亦能生病只要此身此心自朝至

暮在理義中時時提醒時時接續便是工夫

筆記上卷終

筆記下卷

楚孝昌程大純漢舒甫著

男光緒光緒光緒校

儒者之聞道全爲生時計蓋人不聞道是枉之生耳縱活在世上與禽獸何異佛家之聞道全爲死時計蓋得其所謂清淨寂滅之道恃之以死也雖然生不順矣死如何得安聖賢生也是這箇道理死也是這箇道理踐形盡性全受全歸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人之行事不合於義者多矣到得義以爲質是必定是是非的必定是非了聖人又說禮以行之

筆記下卷

一

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可知每行一事有多少曲折然又須知不是強作周旋皆道理中所應有者

以譏議他人處譏議自己庶幾省察之嚴

人心不平正儘有過而自以爲是者不知一事不

謹後悔何及

功利家利害真是分明而不免於害者纔利已必

害人纔害人已亦不得利也商鞅桑弘羊之屬可

鑒矣

人一生要算個整賬君子樂得做君子小人枉費

做小人一部史書都是如此

看書當如富人之積錢看得一句道理入已便如積錢一貫日日積月月積積得多了看有甚事來要費用開庫取之裕如矣若東討西借用盡經營濟得甚事

做時文只在時文上尋討活計終無入處所謂心勞日拙也

古人博學於文遇一事必講明一事之理故見識日開就是記一事亦必將此事之始終得失一一詳盡其成在何處其敗在何處其扼要在何處其幾微有恨在何處又想其時勢料其變態方於自

筆記下卷

二

已有親切見地不然泛觀淺涉他有好處我取他的好來資助我在那裏

做工夫處全在下學日用平常飲食起居亦要講個理合如何未可草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聖人至誠盡性如天地一元之氣流行處皆是也學者隨事要盡已要推已然要不過全吾所本有者耳平時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以求切實

聖人之一即誠聖人所以貫之者即仁忠是學聖人之誠處恕是學聖人之所以貫處本是一條路

聖人與學者生熟安勉之異耳識得此一貫忠恕是兩件只是一件

真正做事業人必無許多勞攘真正有學問人必無許多矜張

公平正大而出之以閒靜做事自然有漸次有始終

大小事無一個至誠心去做必有敗闕真正不誠無物也

克治偏私斷除習氣若無臨淵履薄之意以持之鮮有不走作者

筆記下卷

三

器物壞要時時整理則舊者常新志氣惰要時時振刷則習染漸斷

胸中要有卓然自立的意思特不可外面做作天即理也這一句認得真守得定隨在皆事天的實功矣

只想自己討便宜那個便宜肯把與你一人討知其無益事事硬着脊梁去擔當儘有受用士生鄉曲中隨俗不可違俗亦不可麻冕章聖人固明有兩條義例在

先儒責許衡不宜出仕實非定論

做好事要人道好不難到欺飾的一派

知者利仁與有所爲而爲之者何別學者試入思議

從拘謹入灑落乃爲真灑落虛摹景象因任自然遇事手忙脚亂矣

人一生大病只要說我的是不必異端邪說別立宗旨即儒者亦不免此試觀孔顏有此意否

寂然不動萬象森嚴須看不動中有森嚴之意否即此是自作主宰即此是虛中有實即此是操則存臨事時即以此有主之心應之是之謂內外無

筆記下卷

四

問

平日無窮理工夫雖存得此心亦會錯即不錯亦不能盡此心之量學者要實下工夫正不得專求寧靜也

窮理如富家積錢一貫錢也積千萬貫錢也積今日也積明日也積事事積日日積久之造成富有之家豐年也過得荒年也過得了存心如富家主翁平日謹慎門戶防守盜賊凡家中用度必稽查其出入之宜大處也留心小處也留心豐年也留心凶年也留心自然成得個家計若存心而不

窮理如人家平日不肯積錢只恃着我一個光棍仗倆東那西借勉強撐持止見破敗耳

窮得理透做存心工夫方不空寂存得心住平日所窮之理方有歸宿

敬是自作主宰的工夫虛中有實大本卓然是自作主宰的火候窮理是自作主宰的本領

先儒說心存理得心存如何理便得益能存此心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仁義禮智我所固有隨感而應只要擴而充之耳

人之爲不善氣用事也心存則氣靜人之爲不善

筆記下卷

五

心作不得主也心存則胸有主

治天下者只講個農桑樹畜孝弟忠信措置得停當是甚氣象外此而高談異論與國計民生有何益處

人之心只有個仁義禮智人之身只有個視聽言動人身之所接只有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舍此而講學問談經濟且看你於此數者何如用天下人材在擇宰相養天下人材在擇師儒持其志則心有主宰無暴其氣則心常寧靜皆所以治心也

孔門重求仁七十子未嘗個個與他說仁何也識得仁字自學而至堯曰皆言仁也識不得仁字當面說仁於己有何干涉

說話到奇險處理便不足看有道的人出詞吐氣恁地平易切實

用權畢竟與經不合不然用經而已何必云權能權畢竟與經相同不然徒權而已何云合道

古人做工夫處各標宗旨是他自言其得力所在非道有不同也

執儒先之說以自文飾終身無悔悟之日不幸而

筆記下卷

六

致有時譽陷溺尤深

要安命又要立命

作文好翻案見奇說話定要見人非我是即此便是居心不平不厚

命盡今日日中吉凶可謂前知矣而不免於殺身之禍者彼知易有一定之象數而不知易中正有補救之實理也子路若因不得其死之言而急變其氣質益成括若因未聞道之言而收斂其小才雖免於禍可矣

人之趨向不可不端出門先錯即喚醒悔悟未免

迂遲況錯處往錯處移耶大學首揭三在字爲千萬世學規治譜舍是無以爲道舍是無以爲學稍有所得露才揚己無以進德且自招愆

常人之論利害在是非之外聖賢之論利害在是非之中究竟是者必利非者必害只要自己認得定耳

居敬而不窮理敬或流於迂存誠而不窮理誠或流於愚

風俗之轉移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先士習士習之倡率在師儒若提學徒取文詞便爲得士教官徒

筆記下卷

七

勤月課便爲稱職於風俗人心何裨

擇師儒之法程子謂擇天下英俊之士養之太學俟其德藝有成分之郡縣良法也若目前之計當令督撫大吏虛心訪問本地有實行醇品士民素所欽服者不論士宦閒居山林隱逸重其禮意延入講席必能觀感興起有所成就

學者年到衰老既不能出而濟世自己一身一家要想成就一個平平穩穩的局面終日隨俗閒混可乎不可

人有最易明白而最易昏暗者終日不想做人只

想做官終年不望子弟賢只望子弟富貴靜夜思之不覺一笑

朝廷特設農官直是三代重農之意但當給以庶人在官之俸任以職事如桑麻樹畜陂塘修治之類令其勸勉舉行或荒廢敗壞令其報縣查問庶此官不爲虛設

博學只想知人所不知之事以此求異於人於己何與

學者朝夕在義理上尋討養得一腔子皆惻隱之心持已待人處事方有根本

筆記下矣

八

人要真見得小知私計之可恥漸漸方有高明廣大意思

性字只將仁義禮智四字看便有實落可尋未發真見得是天下之大本已發真見得是天下之達道率性真見得是道致中和真見得天地必位萬物必育

凡事要求個當然便是循理便是盡性

先儒謂敬義夾持非內專用敬而外專於義也敬以直內而義之體立義以方外而敬之用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如此

人養得一腔皆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自然相因而見故聖門以求仁爲切

議禮制度考文自知天知人來行之數百年尚不能無弊漢唐以後以一時之私心小智籠絡天下如何不紛雜擾亂

悔過後當存補過之意庶邪思漸遠若一悔即止舊習纏擾不覺又萌動矣

人養得滿腔皆惻隱之心五倫中至情相接自不容己

近日之人心都冷了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有

筆記下卷

九

志之士當思何以策勵自己

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爲宗旨看他每說性字必以仁義禮智實之使學者有所持循如先儒說天下無性外之物驟聽之不免恍惚若說天下無離得仁義禮智之事不啻覩青天而見白日也

李延平先生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蓋未發時不着一事亦自有氣象可窺如胸中覺藹然和厚便是仁之氣象覺湛然虛明便是智之氣象覺森然整肅便是禮之氣象覺毅然決斷便是義之氣象斯時主宰寧一既不是擾亂紛雜亦不是

死灰槁木

操則存只是胸中有主宰

小智私計做得藏頭露尾七顛八倒實覺可恥可賤

居心不刻薄立身不苟且行事不悖謬還只算得個鄉黨自好有志之士當思如何方有進步處未窮理之存養與既窮理之存養畢竟有別禪學以空寂爲存養且欲掃除理障安得謂之存養敬之所以流於拘迫者亦是硬捉住而胸無主宰也

筆記下卷

十

主宰端方隨事精察

每到拘迫時將居天下之廣居三句涵泳切已覺做工夫處大事小事靜時動時儘有把握

古今用人何嘗無舉錯要舉的是直錯的是枉民方服

士何嘗不願立朝要尊的是賢使的是能在位者是俊傑乃能來天下之真士

保傳經筵所以成就君德提學師儒所以造成士子這兩處不得人風俗人心難言轉移

斷除習氣全要有羞惡之心

今佛家科書稱某人真性靈魂他把這靜坐中偏出的一點靈明便說死了仍在其實斷無此理

工夫起手要知知要切知其當然定要到不容已處曾點見大意而不能有諸己只是不切耳初學如何便能切然亦無他巧只將聖賢言語字字句句放自家身心上真實體驗而已

無私算不得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乃爲仁無偽算不得誠無偽而使仁義禮智周流無間乃爲誠廉而無親戚君臣上下孟子不取貪而無親戚君臣上下又當如何

筆記下卷

十

必有事焉是專一集義則志常帥氣靜中也有主宰動中也有主宰忘則立不住主宰助則雜亂了主宰正則主宰先失矣

九容九思等事做得來亦只是穿衣喫飯耳做的粧模作樣講的小怪大驚弗思而已

一個親親之殺從親親中講殺則殺中亦是親親從殺中講親親即親親便成疎遠一個尊賢之等從尊賢中論等則有等亦見尊賢從等中論尊賢即尊賢亦是虛文

讀太極西銘體認親切然後信得一己自立處然

後信得已與天地相關切處然後信得已與人物相關切處然後知窮理居敬即欲不如此而不得處

科舉取士難盡得士然糊名暗索或得一二未染習氣的儒生又明明從詩書中來良心稍不泯滅猶有忌憚

修道以仁道者天下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以道理論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實本於肫肫之仁以聖

筆記下卷

主

人之實事而論舜之大孝自少至老由歷山耕田至貴爲天子只是一個怨慕到底舜之友愛自完廩浚井至殺舜爲事只是一個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到底有了這惻怛慈愛之至性至情於人倫之所當盡處自不容已今學者處父母兄弟雖未能如舜之盡性然惻怛慈愛這生理是自然有的在人擴而充之耳向來看講章隨文虛衍一回殊未親切今就此想修道以仁覺人倫中真正少此一點良心不得

孔子所答諸弟子論仁處皆存心之法孟子所說

君子存之數章皆聖賢所以存心處須逐一體認親切

江浙財賦所出州縣積數十年拖欠每處至十餘萬一旦清查追收猝難歸結當事者當問田要賦不當問人要賦蓋民之貧苦者及吏之侵漁者生則逃亡死更無着而田則現在可問或從前管業之人皆已死亡而現在種作之人看他從何年管業查明照實徵收庶幾上有實獲而下無紛擾規模既定將田之水打沙壓者賦之有名無實者請於朝廷一概赦免上下豈不均有裨益乎

筆記下卷

主

舊習纏擾不覺又生須時時猛省今鄉里有年高德重家教整肅者有司特爲旌異亦轉移風俗之道但恐偏向富厚之家又有如許流弊耳

匹夫而化鄉人者畢竟心地光明立身穩重家教整肅特未知學耳學者終日在道理上講究當何以自立

讀書方有本領有本領方可讀書近來見得實是如此

餘于說敬字工夫親切的當有路可尋有階可歷

萬世學道之津梁也

天地公共之理氣理無盡氣亦無盡著於一物上之理氣氣有盡理亦有盡

仁者心之德有德方成個心禪學只憑個虛靈來運用成甚麼德惟其無德故愛之理他自己先斬斷了忍於絕君臣父子忍於絕夫婦昆弟朋友雖形爲人而不得全其爲人矣

行其所無事者事事循着義理不用一毫私智計較何等洒落自在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不擇則雜不從則無實得

筆記下卷

四

於已多見而識之不識則善惡在人無思齊內自省之實與已何與蓋君子之求知非徒資口耳談說也

一事不慎便有許多流弊故君子慎微

放其良心者坐馳是放坐忘亦是放逐物徇私是放意見自恣亦是放

君子以仁存心持已待人接物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禮存心凡視聽言動內外常變雖造次顛沛皆秩然有序截然不紊

今之讀書人古所稱士也平時將聖賢言士處逐

一體認親切如士不可不弘毅如尚志曰仁義而已如行已有恥等類煞有放不過處

平居苦無益友相磨勵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特自己不肯取益耳

孔子萬世之師後世賢不肖皆稱爲聖人學者尊崇景仰也要實見其所以聖處即如要做一篇孔子贊如何方見切實

學者愛講地理易不講天理

讀書無本領只隨古人口中流轉自己實無得力處雖博無益

筆記下卷

五

偶行一小事理順心安便覺暢快可知理義悅心處

好用私智計較的人由於自家本無道理有道理的人私智計較自不肯用亦不必用也

學者一生爲習氣習見印定了終身無解脫處靜中有萬象森然的意思雖一物未交而主宰常定

人要把自己當個人方有所不屑有所不爲讀盡古今的書只做了個玩物喪志的人豈可惜

學者說講學便有不肯承認的意思說他爲聖爲賢便有害羞的意思不知此種羞惡之心從何處得來

人之所以不可不養氣者未養時氣是血氣之氣剛則折柔則餒少則盛老則衰既養之後氣是義理之氣至大至剛配乎道義塞乎天地之間然其本在於集義集義非他註云猶言積善日用間事事求個是而已矣

人有讀書而道理所見愈差者只是以聖賢言語來合自己意見越覺得是越不是矣

筆記下卷

六

恕字工夫有順逆兩樣能近取譬註云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于人此順推之一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逆而推之一法聖賢所論多在逆推上說以逆推更難也其實工夫要兩樣俱到

聖賢書冊不在面前時皆有做工夫處方是下手做工夫人若書在而心存書去而心放時作時輟成何體驗

誠由敬入敬則能誠仁由恕入恕則能仁

存心之法初下手時收斂是着力處凝定是得力

處

君子之於義也因其事之宜而斷以心之制故曰處物爲義

大程似孔子朱子似孟子

迂酸道學可厭尖巧乖人更可厭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

鋤擊奸宄固是扶持善類亦使小人有懲而知戒即此想見聖人欲並生哉之意

筆記下卷

七

天下最壞事者是一種遊手好閒之人如何安置得他妥當細思之只有朝野上下將農桑樹畜孝弟忠信八個字體認切實作個本計則此輩自無所容且漸次有悔悟而務本業者然倡之則在上矣

平日不曾收斂身心一遇堂堂正正所在如何不手忙脚亂舉止乖張

愛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世俗必生忿嫉之心剛果者或起報復之念高明者或托爲不校之說陰險者或因爲養惡之端君子則必自反自反

中有多少省克必字中有多少定識定力學者未能如此當一步一步挨將去久之自有把握凡人遇一事多纏擾沾滯只是私智計較若順理而行稱心而出盡其當然雖萬難措置中亦只行所無事

心平則氣自能和心定則事不能亂

學者壁立萬仞非自立崖岸也幽不愧屋漏近不愧妻子此是要緊工夫

天下人心風俗只要在上者端其趨向趨向一正雷動風行

筆記下卷

六

私智計較做得極好只到得伯者分量五伯桓公爲盛可見

只將聖賢所說來強合己意縱下苦工夫越做偏了

學不知天綱常倫理之中皆以己意爲厚薄不是過了便是不及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自然之理聖人一毫增減不得天理是無形象的聖人聖人是有形象的天理只要信得及信得及時聖人之一言一行皆天理之顯著者也

遇事有不當於理者只正其事便止若因人之惡而有疾怨之心矜己之能而有誇張之意仍是器識淺狹耳

人之不顧名義者亦是迫於饑寒偏而觸之何所不至學者遇此等處正當養其廉恥動以天性開其自新之路予以可轉之途不肖者未必良心喪盡也

凡做持養工夫恭敬其着力處凝定其得力處操之漸熟靜亦定動亦定矣

凡事之當如此者真見得合當如此在我不可不

筆記下卷

九

如此縱勉強力行與硬把捉者異矣

有才氣人見他人所言所行皆不如自己只此便是狹隘淺露

涵養本原消除客氣斷絕習心

存良心不專在靜處靜固要主宰肅然旦晝之所爲及用好惡處更要逐一細加檢點則工夫方着實始爲不放其心

孟子講存心處提出仁義二字使學者有持循實據所謂旦晝之所爲只將尚志章仁義而已一節體認入己胸中亦有把柄大綱立得住

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即曾子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之正字學者須終食造次顛沛有個正字之意在胸中方不東倒西歪如何是正盡其道而已

夫子十五而志於學朱子註中斷然說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後之學聖人者舍此無階可循矣身心性命工夫只作一場話說過了豈不可惜學者做格致誠正修工夫脫却明德二字隨處便生弊端

稍有所見便自主張可知有多少病痛

筆記下卷

辛

朱子觀心說云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先立乎其大者乃日用動靜中刻刻不可放過處

朱子註學而一篇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細思學者於此篇誠熟玩而實體之於身則為學方有基本以此去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方漸漸拓充得去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今我輩終身講習下梢畢竟毫無收煞皆是此一篇先讀得輕易了

讀書不得聖賢立言之意縱勞心苦思只見穿鑿語句爛熟只是口耳

今欲做經濟的真言之可行行之必效也須要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若只靠自己聰明便是不知妄作

不理會忠而講恕只是姑息學者多有此病而不知

大學平天下章發明絜矩二字在公好惡而不專其利恕之事也中間揭出忠信以得之忠之事也忠恕到盡頭即是仁故曰為人君止於仁

筆記下卷

圭

孟子之言性善只是故者以利為本他人言性何嘗不是故只各見所見而不知以利為本耳利為本如水之下利也搏而激之過賴在山非利也如人之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利也或殘忍而漠不動心非利也會得此保養擴充動靜皆有把握

故者以利為本從人之生也直看出此天命之性大學之明德也孟子灼見道理源頭故於羣言淆亂之中喫緊說此一句使天下後世言性者有所依據

人之生也直故者以利爲本這兩句確見得天理之自然學者持身觀理待人接物處處當從此體認

人心之主宰猶舟之有舵也舟無舵則操舟者便無主張人心無主宰則一定爲形氣所役然這個舵須平直方正堅好始得若任我意見說有主宰正是告子北宮孟施一輩人之不動心也不得謂之確有主宰

能勤謹便可進德只閒混便是下愚

湯武行征伐之師其詞明白正大奉天救民全無

筆記下卷

重

利己之意故曰天吏漢唐而後那得有此坦白

本立而道生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人能孝弟則和順所積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此是本立了由是遇親而知親遇民而知仁遇物而知愛且必思所以仁愛之法所謂道隨事而生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前一個明字註訓明之也人多錯會此個明字非明善之明蓋燦著於身心之間昭顯於事爲之際湯之懋昭文之不顯皆是也古之欲明的明字孟子人倫明於上亦然故朱子曰格致誠正修廢其一非明也

一部書經只爲政在人以下十二字包盡

日用間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實理流行學者以真心入之即忠也忠則道不虛行

使才任氣人能受得幾番摧折終必有所成就

父兄喜得子弟之富貴甚於子弟之有賢行風俗

人心如何不日趨於利達

習心習氣不除終身無自立之日

實見得天在人之中則日用飲食起居動作無非

事天之實

狂者一味要離却習心習氣過中處在此可裁處

筆記下卷

重

亦在此至狂而不直則自己做不來時又想着文飾哄人故斷除習見不是扶醉人事一邊起一邊又倒也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人終日頑然一物如何混得一生過

孟子形色天性也一節使人做心性工夫有着實處蓋盡性乃可以踐形踐形即所以盡性器即道

道即器也若空談默証有何着落

學者處心積慮要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方讀得

書方讀來與我有親切之處世之文人胸藏二酉而毫無所得豈是讀書不多耶

人心怕放逸尤怕昏昧

孟子知言詖淫邪遁由外而便知其内生心害政害事即始而便知所究竟他有如此效驗先要想他平日用的是何等工夫

道家以氣養氣聖賢以集義養氣究之道家無主宰是氣者縱能長生亦是罔之生耳

孟子說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學者如何見得聖人先後的一處偶思君子存之數章好辯一章真正

筆記下卷

書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學者於橫逆之來只當自反未到顏子地位而托於不校可知缺却了多少自反工夫

初看聖賢說話雖知是好畢竟信他不過到得信得他過方有入處又久之覺他說的我言動居處之間一刻離他不得漸漸滋味出矣學者終身不過此一關枉費一生閒力氣耳

偶思博學之三節是孟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顯然憑據心目為之豁然蓋學問思辨行進為之道也博審慎明篤深造也極而至於弗措至

於人十已百人百已千皆深造之不能自己者也到得愚者明柔者強則必能自得矣

大學聖經一章只是深造之以道一句至明德新民止至善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人只守本分便不俗酒肉氣俗學問氣亦俗遇事沾滯俗遇事高脫亦俗

四子之書門面各有不同講的只是一個道理

家庭之內骨肉之親如何輕易行得快意之事即如周公之誅管蔡固是正經道理若不如也覺

更好

筆記下卷

書

吳康齋因弟賣祭田訟之官識者譏焉若舜之處象定不如此

養惡天倫亦是陰險人心事此時理以諭之情以動之誠以感之若在我者未到三自反時此中還有商量

看一句書要求個道理看得一個道理出來三反四覆以盡其曲折則義理日通

子貢之多學而識雖逐件識得仍要靠着書冊到曉得一貫自己靠得自己孟子之自得反約意亦畧同

曾子章一字是個忠字恕則忠之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子貢章一字是個理字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

一以貫之孔門只示曾子子貢不及他人蓋兩人一個精察力行一個積學功至有了一的材料故能一以貫之耳若他人雖告以一貫自然不知即如今日學者從儒先講明一貫之後此理昭然試返而自思能一以貫之否又譬如今人動云萬事一理萬事固然是一理你去將一理通萬事看行得行不得至於雜學說一貫下手收拾此心畧見

筆記下卷

五

虛靜或與物欲雜擾者稍異然臨事多不得力又或意見偏執便入於無忌憚之小人矣何則彼先無所以貫之的材料如何憑空一以貫之得

學問看來只是先要到悅之一境顏子無所不悅故欲罷而不能語之而不惰聖人開章說個悅字以鼓舞天下後世之學者正大有意在然亦無他法只在時習而已矣學問思辨行是習極而困勉者之弗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也是習到得愚必明柔必強終須還我一個悅字境地

程朱早年出入於佛老亦是得力處蓋其心先向

裏耳故一經改正便能深造自得今訓詁詞章之士一派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口頭聖賢與道理有何交涉

看書若要實在解得非真得他當日立言之意不可

看聖人吾十有五章他真正實下工夫明明畫出一個工夫的火候與後世的學者做樣子朱子註云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又明明指出入德之方來學者舍是而他求亦惑矣

學者講道理開口多引周程張朱而不引孔曾思

筆記下卷

五

孟執筆爲文多引五經史漢而不引四書此種習氣不知始於何時

士大夫晚年多流入於禪淺者處富貴功利之途老年失勢藉此爲消遣炎涼之地深者詞章訓詁漸覺一生無得力處故奉此爲歸真待死之宗性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日用之間事物物必定尋個道理出來便是知性事物物必定依着個道理去做便是盡性以此積趲將去工夫却有實落

人之精神要時時整頓方振得起看湯銘中苟日

日日又日亦不是滔滔無事順遂便做得去
讀孟子聖人人倫之至也一章見在止於至善之
實

凡祭祀人都看得杳冥不知幽明有相關之處幽
明自有相通之理先祖外神總是天地之一氣有
其誠自來格耳

凡仕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者皆可爲純臣乎若
從自己名位上起見正是巧宦之捷術有志者當
反心自問

俗情習見未能掃除如何有進步處

筆記下卷

元

人不學道縱一生兢兢自守只到得鄉黨自好
大學自聖經而外曾子作十傳以發其意學者看
一章當體貼此一章聖經意是如何傳之發其意
是如何有聖經所未及而傳補之者是如何必要
補足有聖經所已及而傳又提起者是如何又要
提起即如明德人所同得則明之功亦人所同
盡而傳之首章先引三個聖人以立極豈絕人以
難至而阻人以莫及乎愚以爲此即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之意欲人知明德不假外求聖人可
學而至使天下後世自信力行而不懈於用功也

筆記下卷

元

如文王節引個克字朱子訓比能字更有力蓋學
如文王方是克明德言氣稟之偏至文王而消融
始盡物欲之私至文王而盡淨無餘學者欲做明
德工夫則純一不已之文王此其則也太甲節引
出明命字指明德所從來見人有明德而不能明
者只是把這個明命鶻鶻突突一似我所本無的
是以任他昏蔽畧不照管看湯這個大聖人他智
勇天錫却把這明命參前倚衡常若有見躬上聖
之資行下學之事是這樣明此明德帝典節引出
峻德字指明德之全體凡人同具此明德則同有
是峻德但他人心中有不盡則無以盡乎此心之量
而德以有所蔽而不峻高明的或卑暗了廣大的
或狹小了他人性有不盡則無以極此性之全而
德以有所缺而不峻已性不盡如何盡得人物之
性人物之性不盡連已之所謂盡性者都不免缺
陷惟堯之德性行實真個克明此峻大之德合而
言之這三個聖人時地不同性反亦異然皆於這
明德上專其明之力盡其明之功極其明之
之量不以生安而自恃不以學利而自諉這真正
是千古的大人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的今

學者讀聖經說個在明明德高明的只覺得吾道平常不知這幾個掀天揭地的大聖人只做得此一件道理圓滿卑暗的只覺得自己難做不知這人人同有的明德不過復其固有而非異其本無有爲者亦若是大家努力

二章釋新民如何要作此傳蓋經只言在新民恐欲新民者徒求之于民也即不徒求之於民而尋繹經文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國治國先齊家齊家先修身叙個大概未見新民中親切下手處故引盤銘見新民必本于自新也且見如此之自新乃

筆記下卷

辛

可新民也引康誥正說新民之事曰新民見民本有自新之機而非我別有付畀增益之也曰作見民本有自新之機在上者當勞來匡直輔翼振德而非有智取術馭刑驅勢迫之紛紛也引文王見民當商紂之時舊染之污已極而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是謂自新之極新民之至和天命也新了是謂新民之極而結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所以屬望萬世之新民者肫切懇到曰用其極曰無所不用其極說不盡叮囑不了至今一讀其語如見其形如聞其聲也○又一傳中正說新民

之事止一作字此實古今治道醇雜之分不可不實爲體認三代而後豈無願治之主只是少此一作字這作字有感孚之本有興起之實有調劑之宜有漸摩之序期月是如何三年九年是如何必世是如何若只將註中鼓之舞之之謂作順口沉吟一番不見傳中立言苦心矣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發明經意詳而且盡又經朱子逐條註明學者只要細心體認則求止之方得止之驗聖人現成止於至善的樣子先賢由勉強而止於至善的樣子皆可望極而趨循序而進盛

筆記下卷

壬

德至善不過於仁敬孝慈信中盡其當然之理親賢樂利實就此田里樹畜中各足其應得之分是明新者所當止亦明新者所不可不止者也傳四章釋本末曷不竟說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他恐學者未經實下工夫猝然信此道理不及故引夫子使無訟之說於遠不相涉之中看出使無訟由於無情之辭不得盡無情之辭不得盡由于大畏民志大畏民志由於我之明德既明深思默想真正其本在是則即訟看可以知本離訟看可以知本這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竟是天然不可移易

的了

右四章因講書中有說自康誥至聽訟傳者見得明新止至善古來無此名目故歷引古人以見聖經不是創論原不重言工夫因書此以示七兒

後世若不用科舉取士不知有人讀四書否

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明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千古明明德於天下的樣子

道理當做的不必謂古人未嘗做我亦不做道理

筆記下卷

圭

不當做的不必謂古人曾做來我不妨做是之謂以義理爲權衡

恕有以愛人言者所惡於上一節是也有以治人言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四句是也有以人律已而言者所求乎子四段是也原頭要忠推時要強有了忠自不得不強力爲強方算得是忠

大學十傳中於修身獨畧者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所謂齊家在修其身章只舉身之不修以見修身之重且大蓋齊家爲新民之始而身一不修辟至於此則治國豈能用恕平天下又豈能絜矩

乎

一生大界限不分明修缺補漏東支西展縱有所得若存若亡而已

終日講讀書做人究竟還是君子還是小人時時將孔孟辨別君子小人處細細參驗則立心立身待人接物處事用情儘有當審擇處儘有當把持處

學者稍稍自立便要變化他人不知自己當變化處日見其多試於責人處一一反身體驗看

世之讀書習舉業者皆曰士也閒時就四書中說

筆記下卷

圭

士者一一體驗讀書習舉業者果足以爲士乎如士不可不弘毅我輩弘在那裏毅在那裏如子張問士有聞有達之不同我輩果是達而不是聞乎子貢問士有三品我輩今自居何等乎子路問士曰切切偲偲怡怡我輩朋友兄弟間果有此氣象乎孟子說士之尚志居仁由義我輩於仁義兩字果能居之由之乎又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恐未免離未免失矣又士見危致命四句恐未必若此之大節無虧又一鄉之善士進而尚友恐未必若此之取善集益也至若意趨便安一生只是懷居之

士恥惡衣食大抵多是不足與議之士耳余前十年兩居造士之職自愧不能以士自居遂不能以士之道勉進兩邑之士書此以誌已之虛讀四書而餘年或用是自省也

只一個看講書便有爲己爲人之別學者不可不自己分個界限不信只看世之學者數十年在四書中探討爲的是甚麼

世之學者有能用一工夫看四書而不爲時文作活計者我目中未見其人

消除欲念須如烈火之不可犯方是自作主宰

筆記下卷

三

孔子一生只是個中庸其教門弟子也只是個中庸但未嘗自標宗旨耳

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使君臣之間父子之際表裏無恨而又無形迹可指故曰至德後儒讓商讓周紛紛聚訟皆以迹觀聖人而不得其心也

善觀聖人者當由其事以窺其心看舜之於父母兄弟文王之於紂他的心是甚麼樣的心

老者安之三句尋常人萬萬不及然當良心發現時此情此理亦覺去人不遠以仁存心者正當能近取譬以爲步趨

習俗有大錯而不覺者讀書之家正宜挽回如近日父母之喪逾月即穿藍套此何禮也

陸王儒而霸者也其自任本心遺棄下學一段工夫爲罪之首其斥罵訓詁詞章使人近裏着已亦功之魁

凡聖賢說話一一從自己身心上體驗着實久久自見親切

無事時不致心空靜中常覺也有事時不致心亂動中常定也禪學亦幾如此而終不得力者無居敬窮理之實耳

筆記下卷

三

舊染要除客氣要化

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工夫缺一則動靜有間表裏不如一矣

當惻隱時不惻隱當羞惡是非辭讓時無羞惡是非辭讓是心已死了心既死雖生亦是虛生

大學之道在三綱領八條目所以做此三綱領的工夫訓詁詞章之學於八條目或有講明而忘却做的是三綱領於是奇異之士出而矯之直任本心剪去枝葉似於三綱領較爲親切不知除却格致誠正工夫則三綱領亦沒交涉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志能帥氣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

學者不肯實下工夫只是看聖賢說的不緊切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在可離不可離中實實見得切要則雖欲不戒慎恐懼而不得若只靠自己強捺只聽旁人訓誨只依聖賢經傳終亦若存若亡便混過了一生矣又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須實見誠之關切乃是如此則誠之功如何放下得又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說得如此悚切我只視為理欲分途的常說如

筆記下卷

三

何肯下精一的實功

知其當然而不到不容已處仍是信不及

孟子雖願學孔子而言心性處於大舜却有獨契看他表彰舜的心境行事前後聖人未之及也是之謂尚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明千古學問之宗後人懲於陸王之說遂謂從古無以心為學者亦因噎而廢食矣

心要在道理上凡事不敢苟且草率庶幾習久漸慣

一心要在天地間做一個人便不得不存天理遏人欲一心要存天理遏人欲便不得不戒懼慎獨一心要戒懼慎獨而彝倫日用之間視聽言動之際任其顛倒放逸敢乎不敢此所謂當然而不容己者也若假粧則自棄強捺則難久學者真實立志要想做人當就此等意推類求之

提醒一個光明正大的心每日以義理灌溉亦是工夫

自己必無行惡得禍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筆記下卷

三

朱子說仁者心存而不放此語最有着實處蓋心存中說箇不放則在我者確有主宰終日心存終日惺惺也

禪學羈制此心看住此心只守一個念頭便是克伐怨欲不行之意不能拔去病根一時風吹草動如何不猖狂自恣也

思慮如何屏絕得只思所當思慮所當慮心即存于思慮中矣

窮理後之存心與不窮理之存心有辨存心又去窮理與存心而竟不窮理有辨

顧誤天之明命實見得有個物便有個則離了這則便是棄天違天

心存而不放心存便要有不放的意思

敬以直內敬便要有直內的意思

心存乎道則一動一靜皆有忌憚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古人心存於道故曰志于道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諸如此類聖賢詳講得切

筆記下卷

三

至處時時體驗到自己身心上立身處世如何苟且草率得

莊子似引陳仲子似毅明道先生真正引伊川先生真正毅

讀西銘前半篇見士真不可以不引于時保之下見士真不可以不毅

科舉取士在四書五經上講習到底能維持此心又暗中摸索或得一二名義自守未嘗後志于習染之人就中潛移默運以上之意嚮鼓舞而振作之未必不可得士也

善之不明多少做好事錯了的

學者未到心與理一且要心與理不離日逐以義理涵養漸漸親切去

物欲是熟境界義理是生境界生者漸熟熟者漸生方是有進步處

後世學校忘了明倫二字如何造就得人材來

凡做好事而欲使人知之其味短

學者不肯以文人自命方有進步

吾斯之未能信意不在仕與不仕上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意并不在死生上聖賢之求道切而任

筆記下卷

无

道勇也如是

做一生人無一事可稱真正可恥做一生人只有一二節可稱亦覺可恥

心要公要平要正要大無義理以宰於其中縱一時強制旋得旋失耳况并不能强乎

狹隘迫促之氣象真正不可以終日看有道者自別

無學問人只看他一片自是的口角令人不敢不以讀書為事

在我有不得不下工夫之意方是親切在我有樂

於下工夫之意方見進步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真鴈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

窮至事物之理窮究其當然之道也苟不知當然之道縱窮盡天下之物只是玩物喪志而已

事事求明白個當然之道乃是格物惟恐知之不盡故特地用個格字從前諸儒又將格字透切發揮使學者有從入之路今人看本文無理字遂有格物而不用心於當然之理者其弊不小其工夫

筆記下卷

甲

之誤用亦多

格物去却理字如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朱子有功於後學處此是第一義

老而不能不衰者氣也老而可以不衰者志也君子以志帥氣故老不衰

人只要行得正坐得穩推而極之即俯仰無愧可矣然正非自立意見也善乎程子之論曰正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凡繫於私心主於一事膠於一隅正意見之偏耳烏得爲正不正又安得穩

學者要學中先學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若論升之道志學及從心不踰矩夫子固已明示之矣特人不肯循序漸進耳

看書不到悅心處必無所得庚戌仲秋偶讀二程粹言記此

凡異說之能動人者不可謂無所見只是偏於一邊始而詖繼而邪淫繼而遁學者見道不真如何不爲所惑

學者做詩文動以翻陳出新爲妙此種習染既深此心如何有平正日子

筆記下卷

甲

學者看書不必求創獲之解只比舊日所講見得親切便有日新處

參一毫意見便有如許弊病見得理到時心自平氣自定

人要刻刻自命是個學者便有自立處

孔子大聖人生平只有兩本論語後世文士詩文集動刻數十卷其亦可已而不已者乎

心不可一刻無主宰靜有主宰則不至放肆亦不至昏昧動有主宰則是的方做不是的必不做

道理本平常工夫亦坦易學者看得聖賢學問太

重了難了亦足阻人上進之志

既不肯明做小人又不能實爲君子半上落下可懼可懼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此胡敬齋灼然見得之語前此諸儒皆未說到

此心不立縱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熟習於胸中毫不得力

學者立身時時有個公平正大之意蘊之於心措之行矢之於口積累熟後銷除得許多客氣

寂然不動時有萬象森然之意此森然處固不是

筆記下卷

望

冥頑亦不是放縱

聖經大學之道一部是萬世學規後之言學者各立宗旨道德由此不一矣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者仁是表裏皆仁義是表裏皆義禮智亦然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其泛應曲當者本此仁義禮智之渾全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樂而哀樂遇父子而慈孝遇君臣而仁敬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若泛然說個一理貫通萬事一理如何便貫通得萬事

靜而常覺不是冥頑動而能定方不紛擾

戒懼只是常惺惺意與有所恐懼天地懸隔

心地無工夫縱手不釋卷遇事儘遮飾得去只小有利害便風吹草動矣

若實下工夫凡憂患拂逆之事及一切毀謗凶狠之來皆身心磨礪之資

寂然不動不是槁木死灰感而遂通不是徇私逐物

平日講得道理明白臨事方能以道理應之若只憑一時意見如何不流於偏染於習

陸王之學雖未免矯枉過正然用之以救口耳之

筆記下卷

望

學亦是大黃附子正有起死回生之益

書只是着意讀不求效驗工夫無間循循自有所至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做文章好翻案以爲奇特久之心地亦不平正人只一個無忌憚何所不至

學者動云立身這立字煞有擔當試看聖賢言立處本立而道生三十而立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立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中

立而不倚諸如此類平時逐一推勘逐一體認方不是淺嘗薄植方不至東倒西歪這立字方與身心有關切處

天命之謂性子思只指出性字來歷與人看孟子盡心章說出知性事天立命下手工夫一分疏明白始覺天之與我人之合天都有實落處

心要立不可陷溺心要存不可昏縱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積漸擴充將去庶有卓然自立處

平實中尋道理親切中下工夫

各府州縣明倫堂寫大學一章極有意思蓋師儒

筆記下卷

墨

懸此以爲準庶幾道德之一矣教者學者實實講習實有裨益以此推之今鄉里社學將弟子入則孝一章書之肄習之所使教者學者實實遵行有成效者獎拔之不率教者懲戒之有良有司舉行得法風俗人材不無小補

人於大界限處先要見得分明守得堅固若大節不立而修飾於動作威儀之間勉強於小廉曲謹之事下梢只是個欺世盜名的小人而已

念念循天理去人欲事事循天理去人欲時時循天理去人欲處處循天理去人欲由勉至安由暫

至久由疎至密久久純熟庶幾不雜不二

未發時冲漠無朕實有萬象森然之意便是自作主宰便是敬而無失持養久之陰陽動靜各得其所便有天地位焉氣象

內外整肅此心湛然此時氣寧靜即心寧靜也

居敬窮理要交互做工夫則窮理者不至玩物存養者不至落空

儒者本天本天理之當然也釋氏本心本自己之靈明也自己之靈明固有做得是的然安能盡是至久久自以爲是無所不至矣

筆記下卷

墨

訥言敏行加一欲字工夫方警切忠信篤敬驗到參前倚衡火候方純熟不然或作或輟終無以有之於己

能將聖賢精微奧妙處看得如日用平常方見的當

有諸己之謂信此一關最難學者不過此關終是時出時入

心能作主方不逐物移奪方不任氣奔放

有厭事之心即是心動有喜事之心亦是心動

君使臣以禮須知禮本於天若以己意行之天命

天討之理安在臣事君以忠須知忠由於性若但以居位稱職爲忠縱功名事業顯然可稱到底只爲一身一家計耳

必有至性至情此心方不冷必有誠心實行此形方不虛

不是平日見理明透縱要胸中有主如何不亂窮究道理涵養氣質掃除邪妄一層層挨將去過得有諸已一關方有立脚處

通書說誠者聖人之本將中庸一書骨子看透大程一生得力全在此今遺書具在源流一脉不可

筆記下卷

吳

誣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實有此前知之理非識緯術數推測可比也若夫子只據已往觀之所因所損益百世不爽可見聖賢說道理只是平常愈平常愈不可易耳

未窮理而漫云存養存個甚麼養個甚麼

實心運實理也隨人高下學者有學者境界賢人有賢人境界聖人有聖人境界

學者當以志帥氣不可以氣動志省察在此涵養亦在此

觀聖賢遺書要實見他得力所在又要實見他着力所在

聖賢走的是一條路遇事自然不至紛雜處事自然無所沾滯

鬼神之爲德章從氣中指出理來周子太極圖從理中指出氣來從氣中指出理來人始知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從理中指出氣來人始知氣之充塞即理之充塞也理氣二字要分辨得清楚却要渾合得無間

堯舜禹湯以來相傳者中也子思著中庸一書特

筆記下卷

吳

加一庸字朱子中庸章句序叙中而畧不及庸此不可解且一書之中開首即曰君子中庸次節即曰中庸其至矣乎言道之不行不明而深有望於智仁勇指索隱行怪者以爲戒而歸聖者之能於依乎中庸之君子言道之費不過指實於子臣弟友庸德庸言素位之行高卑遠邇之自言鬼神歸於誠下半部歸重至誠說到與天地一樣究不過以實心運實理天道者自然而人道者勉然可致非如鬼如神怪誕不可信之道也未章又即下學立心之始說到上天之載極神奇却極平庸合

而言之是子思命此書之意必非無說且必謂中之一字於道理雖無虧欠而萬世之後道學不明人各炫奇逞異必有棄中之道而別立宗旨者且有竊中之似而入室操戈者聖賢憂世苦心真如慈母之愛子件件都想到了

理路熟後深者看得淺了淺者看得深了分者看得合了合者看得分了異者看得同了同者看得異了

看書各有地頭拘此之說以例彼說即聖賢說話亦有通不去者矣

筆記下卷

哭

性即吾心之當然者耳只說個當然各因其資之所近皆指以爲當然矣程子說出性即理也方有天然不易之準又如陸稼書說中者義理之當然者也說中字亦明切使人有依據可循不識得中字透看過不及亦無定準

座右十二條

人要爲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爲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本源澄澈如天清日朗則在內之私無由出在外之私無由入

不立異亦不苟同立異則恐有意見之私苟同則有同流合汙之弊

心地先不光明正大縱讀書萬卷止爲飾非文過之資每見博雅之士多犯此病

義利之辨不明脚跟便立不定

大綱守定漸次充積

須知終日讀書講道理爲着何事

若是忽進忽退終身豈有所得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筆記下卷

哭

曾子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一語是立命的樣子

筆記下卷終

示光鉅手訓附錄

人一生要靠自己爲第一義靠得自己不必
靠人且靠得自己乃能靠人蓋靠自己方有
擔當方有本領譬之操舟者把得舵穩平灘
深澤順風逆風無不由我吾心有主而欲不
能遷氣不能亂也來稟說近日領會忠信篤
敬四字亦覺畧有主持但此非可襲取要參
前倚衡始有實據聖人隨事以誠心入之正
是此個道理做得熟耳讀書要緊原非藉以
售世只顧名思義此中多少不安

手訓

六十誕辰本不宜做生汝遠自京邸製屏稱
祝意雖善而費則苦矣是日晚香王正開我
作記一篇親友皆有詩相贈亦事之適然湊
合者附寄一看順昌荒涼之極現有十年民
欠他可知矣但來信中尚無手忙脚亂之態
若得始終如一或亦可勉強撐持耳

附錄晚香王記

余閒居無事間取雜花數種植之園中兒子
光鉅因以爲余之嗜好也在花也遠自京邸寄
晚香王三本植之盆中歷冬而春而夏而秋

枝葉扶疎青翠可愛花開之日適值余六十

誕辰一似花之有意娛吾老而又爲之箴且
規者余俯而思默而念按其名尋其義不覺
惕然自警也夫花之名衆矣而茲獨以王名
以香著歷四時寒暑盡栽培灌溉晚而現其
精華昭其德美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余
砥礪者類也對此花之王不能比德而身衰
年逝晚而無成其於香也何有雖然花實有
以教我矣吾且不慕其香而師其爲王吾聞
如琢如磨治王之功也如圭如璧得王之實

手訓

也溫其如玉表王之象也吾今雖爲頑石而
鑄錫沙石不假諸人雕之琢之不限吾力思
銜王之爲恥寧守吾璞可也思獻王之遭刖
寧不泣焉可也假我數年學其如玉者去其
不如王者則雖不得爲王而他山之石或稍
異於瓦礫之自棄矣不然者吾俯仰園中花
日以玉著其香而吾且污穢以蹈於老者之
所戒不幾草木之不如也哉因記之以自警
且以自警者通乎自祝之意云
散館不知何時聽天由命順其自然學者立

身正當如此耳順昌積欠十年繁難之極初聞頗爲憂悶徐思之道在人爲遇患難當求措置患難之道盡解脫患難之心人事既盡始可言命今已着人相帮打起精神竭力做去倘成就得一愛惜地方之官自己亦免於愧怍耳

目下留館雖閒冷無事然古之稍有成就者終身事業大槩皆閒時做就如自己性情不好此時當克治自己願欲不遂此時當磨鍊立身立品何以有主而不亂經理世務何以

手訓

三

泛應而得宜事事講求逢人下問少年英銳之氣立意銷除習染虛憍之風力求變化要使一生科名不負則上報

君恩遠慰親志庶幾處處有着實工夫耳切囑切囑

伯父近自鄧州返里朝夕相依老年兄弟頗有天倫之樂我近日得看書真訣每句必求聖賢立言之意如學而時習之必考究是如何學如何時習如何悅想他實境實象體之於已而可信告之於人而亦以爲必然如此

段段挨將去覺理路漸熟思路漸拓待人持已處覺稍與向日有別以此見得時務經濟件件當如此細心打算博考古法參以今日人情事變方是着實本領若文采風流浮華習氣到底有何益處汝可照此法去看書爲囑所寄親姪姪詩滿幅窮愁亦是習氣學者立身正要在此穩立腳根恐口說慣了心爲之動也

手訓

四

家信到知汝又生一子極爲欣慰此兒行十一命名體仁期之遠大而保養教誨爲父母

者亦當時存此意順昌新舊倉穀聞俱買足上倉在我者似已穩當但未知後來如何汝兄自閩省回家雖苦愁萬狀然完壁而歸即是祖宗福庇汝等當益加勉勵讀書做人盡心職事閒中留心時務爲異日待用之地一切閒事莫管非徒遠害自立之道當如是耳

鄧州事至於再未免可憂然窮通有數只得聽之天命人其奈之何哉我前日勸伯父莫空自憂慮我叔姪弟兄情同一體若只生

計鮮少你我甘苦可共斷不至秦越視也兒輩於伯父前宜識此意

明歲汝母六旬一切虛文實意千萬放下亦不必着人回家養志之道端在於此我近日立志杜門安分讀書一切妄念不問之人併不望之於天兒輩在外當體此意

汝年甫三十出仕者五載

君恩 祖德於汝獨厚刻刻勉思報稱庶不負此年華望之望之我近來看書覺身心畧有主宰精神比往日强健不須遠慮逐年歉收盤

手訓

五

費甚難無事時不必着人回家

今歲光鑑光銘各有寸進汝兄弟四人都算有所成就

君恩

祖德厚積我家不可不思繼承之道我近來實見得讀書做人不是兩事汝輩亦當從此體認庶胸中畧有把握總之人一生立身要有真骨子汝今年已三十正不可不求一立身穩着思之思之閒時將歷代名卿言行講求洞悉務使實有諸己如積財者然今日積一貫明日積一貫漸成富有猝然有大事

需用從容應之有餘矣矚孫雖幼言動舉止便要令他莊重至奴輩愚頑全在平時教訓養其廉恥動以天真皆可用也

此番汝兄之來我囑其守分務實盡當然之事一切僥倖舉動不特不當做并不可設是想汝弟兄共守此意伯父謝世我數月來實實難過近因家間子姪紛紛執經互相解說每日有事做心境得稍寧靜外有陳淳洋與子弟論文三則寄看我深服其用心有路四字凡看經史講經濟皆當從此尋路每

手訓

六

日積月將去庶幾實有諸己細體認之

初聞地動信甚覺憂慮後得其詳始為安慰我秋初偶患脾泄今已大愈且強食健飯矣人來迫促數語遠寄平安家中驚恐之餘上下內外宜和平體諒以盡安靜之道切囑切囑

兩接來信知一切平安為慰本族之事我實不忍漠視近來畧見整齊且漸有親愛之意雖稍覺勞苦亦老人所樂南歸不可輕易只要做一個家庭肖子其為順志者多矣名臣

言行錄無事時留心細看分外之想正以不得爲幸立定脚跟放開眼孔此中儘有受用思之思之

新春來百事清吉家庭子弟皆有欣欣讀書之意可喜也汝今年三十二歲科名本覺太早目下守分立品讀有益之書此是一生立脚跟處留心留心

寄來三詩覽之心動然我實不顧汝即歸一則盤費甚難二則我本康健趁此時竭力盡職爲

手訓

七

朝廷有用之人雖遠隔猶膝下也汝目下自是艱苦且極力捱去若因此便不能自立數年志操盡棄之矣慎之慎之

得汝考信甚慰分外之得失儘可聽命而我之所以稱職者固不可無具也前字所說細詢並無此語小人偶爾播弄便至不能忍耐亦是閱歷不到處只以正自持可對祖宗可對伯叔兄弟可矣家傳不必粉飾潛德幽光何嘗藉他人描畫汝此時必苦極然固窮之道正在此時磨鍊思之思之

接來信我心甚喜蓋吾家孝友一脉近自

高祖以來三房未嘗殘破向使小人之語得以間隔則敦本之意我先不能自主矣思之思之五月十六日移居舊宅儘可安身又在蘆洲上作茅屋數椽水邊林下月白風清竟可作無事道人所忙者種竹移蕉栽桐植柳靜自揣摩量竟是歸家十年來第一快事差事不與此中大有王成莫將此境錯過自己磨鍊爲囑

我自蘆洲落成後每日讀書頗覺心境開暢

手訓

八

有家間子弟及親友來此粗茶淡飯隨意說家常事猜嫌俱釋十年中方有此樂境也清苦乃讀書人本色汝近來定自艱窘須忍之又忍切莫爲窮所役汝兄自到新陽任後分文未曾寄回他竟像清官我竟像清官父也附聞一慰

我自移居雪塘新做屋十四間寬然有餘加以地方開展心境比從前覺有歸着分外之想正以不遇爲佳我近來實信得及汝以此安分自守磨鍊中正有精進望之勉之

光鉅自甲辰歲叨捷南宮遠居京邸違
色笑者八年先君子手書訓誡必勗以
立身大節顧以不才常恐有負提命自
辛亥捐棄以來迄今又歷八載檢點遺篇
不忍卒讀謹併付梓以誌永感

戊午仲冬男光鉅謹識

筆記二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程大純撰大純字漢舒孝感人康熙中由貢生
官黃岡縣教諭是書皆講學之語其謂陸王之學
雖矯枉過正然用以救口耳之學不爲無功所見
頗爲平允若以程子配孔子朱子配孟子則聖賢
之於大儒自有分際未必二子所敢居矣

棉陽學準五卷

〔清〕藍鼎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雍正間刻鹿

洲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棉陽學準

五卷》提要

棉陽學準序

鹿洲夫子著棉陽學準一書用訓吾邑之人士既成編以授門人陳華國華國再拜卒讀起而言曰於戲美矣大矣四子六經小學近思錄而後未見有斯著作也其立義嚴正規模闊大條理詳密學者有志聖賢舍是書奚適哉規約講儀祭儀田志有經曲之遺開存規撫四書一洗向來語錄悶氣可歌可誦不知於

棉陽學準序

仲淹中說何如確非子雲法言所能比方萬一道統源流太極西銘要義實開後學胸茅亦見先聖先賢心源可接之意國始曉然于俗學詞章之失及震驚聖人不可爲者之謬也夫子生考亭正學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氣自幼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步趨先儒留心經世治兵治民農田學校之規畫山川要害海疆萬里之經營要荒百蠻雕題鑿齒之

情狀靡不瞭如指掌嘗從軍海外借箸
運籌手到成功所著東征平臺古文時
文諸集女學脩史試筆諸編久爲海內
鉅公所宗仰又嘗校書

內庭分脩

本朝一統志宰執九列皆以天下奇才翕
然推重焉

聖主召見知遇非常所上條陳六疏

溫綸褒嘉以爲未有及者復于簡授普寧引

棉陽縣志序

二

見之時備極獎許

謂將來是一箇人對畢趨出

眷顧召回勉勵者再三且

命行文督撫酌量題補有

朕觀此人便用道府亦綽然有餘之

旨夫子感激涕零以古名臣自期待思竭忠

蓋以報

國恩置身家榮辱于度外矣治普兩月四

境大治當事以吾邑缺員復當連年饑

饉之後盜賊遍野五營軍士乏糧半載

民閒岌岌之時檄調夫子攝理棉篆夫

子日夜整頓弗遑寢食設法催科減除

耗羨本年糧米減常耗一半舊糧減十

之七邑民人歡欣輸納旬日而士馬

飽騰兩月之閒補足五營半載以上之

兵食地方惡賊搜除淨盡深山大海數

十年漏網匪類至是無遺平獄訟治豪

強凡曩時爲民害者皆頽首帖耳漸化

棉陽縣志序

三

仁讓之風而吾儕所感激親炙者以夫

子甫下車輒興義學詔諸生課文勵行

慨然于士習民風之原而有世道人心

之慮也邑有邪教狂惑煽誘遠近黨與

至數百人夫子奮然除滅之殲厥渠魁

徒從分別創懲所保全風化者甚大籍

其居捐俸錢更改制度爲棉陽書院令

國敦其役既成崇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命諸生讀書講學其中

復清出文會濟糧田租二百餘石爲春秋祭祀朔望講學及義學師生膏火之資義學在邑治東偏五六十年未有興脩者夫子竭力葺治大學小學輪奐一新所諄諄訓誡與諸生相黽勉惟立身行已之大不以文章科名畢一生之事業以繼往開來爲已任以扶持名教轉移風俗爲已責而民人亦共興于孝弟忠信之行知奸宄盜賊之不可爲知狙

楊陽學序

四

詐相尚澆漓刻薄之可恥蒸蒸乎一變矣夫子去後棉人始自歎福命之薄也夫子在患難之中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日夜讀書著述恬然自得若不知所處何地而此外復有何求者蓋居易俟命直視爲增益其所不能之學自非聖賢其孰能與于斯天厚聖賢乃在窮阨使孔孟得志大行不過又多一臯契伊周耳誰爲開萬古之聾聵而大道至今

昌明哉夫子之文在所必傳學術醇正踐履篤實所以紹濂洛關閩之緒傳道脉于千秋百世此不待燭照數計而知者從茲閒暇二三十年日進一日將安能測其所屆歟但恐舟霖望切高臥深山亦未易言此又存乎蒼生之福命非國所得而知也不揣謏陋敬弁數語于簡端雍正己酉秋七月哉生明受業門人陳華國百拜謹書

楊陽學序

五

邑侯鹿洲藍夫子之泄吾潮也行告廟

禮升明倫堂講書 學師名 祠禮應講

時畧見首可焉越數日以公謁語卽事

畢輒叩性理諸書及尋朱陸異同何處

祠禮退而識之謂 夫子其玉成我哉

知 夫子之所以爲教卽知 夫子之

所以爲學所以爲治矣此亦如大聖人

以博約詔羣及門而在顏淵則直謂其

博我約我也云爾未幾次第布治左道

棉陽學準序

六

惑衆之徒伏誅卽其居而構爲書院祀

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以時學習其

中因而釐剔有明年閭閻賢邑宰所創文

會租久爲向來官吏侵漁者悉舉而出

之以贍祀典以供火膏 學憲可其請

而深嘉焉嗣是丁祭有儀講學有規朔

望率禮先賢殷然以師生相見所提撕

而振德者閑邪存誠之旨太極西銘之

義守先待後經世理物體用兼該知行

並進登斯堂也濟濟彬彬淵淵穆穆棉

邑文教之盛無踰此日矣諸及門丐彙

其事以示不刊之典 夫子慨然成編

顏其集曰棉陽學準分爲上下若干卷

讀是書者當竊有感焉無恆產而有恆

心惟士爲能孟氏豈徒高位置乎士哉

特厚責望於士耳 夫子孜孜爲吾儕

謀畫恆產興發恆心所以位置責望於

潮人士者不更重且周乎然以 夫子

棉陽學準序

七

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擢膺普邑 列憲奇其才

兼攝潮篆下車以來凡弭盜恤農勸工

惠商數大政靡弗殫厥經營區區振刷

士習亦分內事耳何足爲 夫子異而

嗣禮獨恍然於古來文章經濟之大觀

已備乎是蓋外經濟而爲文章縱極續

紛藻采適成風雲月露之詞木葉山花

之句於世道人心何與焉否則外文章

而爲經濟亦不過讀法之虛文懸象之
故事二三俗吏類能之惡在其爲不朽
若 夫子是集之成將求之以言則非
僅托空文而已見之實效誠經濟中之
文章乃大文章也抑泥乎其迹則又可
歌可誦足藏名山而傳之其人誠文章
中之經濟乃大經濟也信乎仕學同原
而內聖外王之道一以貫之矣至若闢
異說明正學叙道統源流爲周張二書

棉陽學準序

八

衍要義斯文之傳其在斯與此則隱然
堯曰之終魯論而孟子之歷溯堯湯周
孔終七篇也是又 嗣禮之心知其意而
未敢以蠡測者 夫子其亦首可斯言
否治下兩舉優行廩膳生員門人蕭嗣
禪敬識

序

學準曷爲而作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
憂道學之敎未明仁讓之風未振兢兢
然爲我棉諸同人而作也棉自 昌黎
韓夫子過化是邦家敦孝弟人崇正學
數百年于茲學者宗之建祠東山之陽
春秋歲祀荔丹蕉黃燔牲雞卜其報公
之厚德者歷千秋如一日焉至朱儒
周程張朱五夫子從祀須宮舊未聞有

棉陽學準序

九

建祠特祀者有之自今藍夫子始夫子
以雍正五年自普邑署篆棉封蒞民敷
政每以世道人心爲己責適值左道之
徒胡阿秋等建淫祠于邑之北郊煽惑
男女以致揭澄惠豐諸邑靡然信奉其
術紛紛聚集如火燎原視昔楊墨害道
爲禍彌烈幸夫子大振明威與衆棄之
渠魁畢命于須臾羣醜何校以滅耳腥
穢之氣一朝頓除昔韓公會云息邪說

距誠行孟子功不在禹下安知起公今日不又以藍子之功不在孟氏下耶夫擬今人於古人孰不訝爲迂然孟子不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況夫子之學術崇正闢邪宰一邑卽化一邑則夫宰大邦不卽化大邦乎邪教既滅正學斯興卽此左道之藪弘開義路禮門革舊更新以爲棉陽書院中祀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開存堂復慮瞻祭

棉陽學準序

十

之租不立則盛典有時而湮爰稽前明長吏創置文會官租二百三十餘石前此相沿久入縣令廉橐夫子慨然曰此可私爲已物哉申明學憲以其半爲義學師生膏火之資以其半爲書院明禋會講之費剗制規儀俾諸生以時講學行禮鐘鼓有聲豆籩有數歌祝有文升降有度揖讓有儀猗歟盛哉又慮同人相習之久而漸忘其指歸或流入于

似是而非之異學爰卽所行所言著爲學準一書先同人規約次講學祭祀之儀置租興學之志發開存之奧妙辨道統之源流而終以闡明太極西銘之蘊舉夫邪正之分途義利之岐趨天人性命之精微靡不條分縷析使學者瞭然于象山陽明之學實爲入禪入老之書周程張朱之學乃爲希賢希聖之道殆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焉凡我同人當

棉陽學準序

十一

奉是編爲典要而深自惕厲猛省毋徒以讀書爲弋獲科名之具由閑邪以幾于無邪由存誠以幾于無不誠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三綱明五常立性命著爲文章道德發爲經濟上以佐

聖朝唐虞三代之治下以慰蒼生仰望之心王路則蕩蕩平平民風則興仁興讓孰非本夫子之學準一書推而馴致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哉茲以秀之不敏敬

從明訓以免愆尤若由士希賢由賢希
聖則尤望我同人切磋琢磨庶幾得升
五夫子之堂以入五夫子之室不致虛
生于天壤閒也因盥手而爲之序門人
鄭啓秀頓首拜撰

理學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緒餘儒
者立身行道有大本大用貫學問經濟
而一之此千古不易之準也然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三代之英後世往往難之
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殷殷於學術經猷當代名
公卿高望偉績勛勩

黼座而伏處草莽皓首窮經惟沾沾舉子業
蜩鳴羹沸其慨然於立體致用以繼往

開來爲已責者常不數數觀吁士各有
志豈以科名畢乃事哉無他僻壤遐陬
見聞有限而鼓舞振興未有以立之標
準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閩漳大儒人品學問經
濟才華海內稱殊絕焉所著平臺東征
諸集出入談話女學有裨風化可垂爲
經古作直追漢秦駕唐宋大家而上之
制義藏稿亦復聲金振玉雄視百家學

者讀其書已望若太山北斗矣膺

簡命宰普兼攝棉篆值左道猖獗 夫子殲

其渠魁絕其醜類更其宅爲棉陽書院

闢邪崇正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集闔邑人士講學其中

朔望課文親加點竄坐諸生於光風霽

月中所誥誠詳勉者重實行興正學以

聖賢爲必可至以當世爲一已任無不

仰體

棉陽學準序

古

一人尊崇實學至意而兢兢爲世道人心之

開爰著棉陽學準五卷其中條約森嚴

教戒懇切諄諄於義利邪正閒自禮儀

節目之細君親倫紀之大動靜出處之

道道統淵源之宗條分縷晰洋洋纚纚

令吾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噫士君子

頂天立地爲古今不可少之人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

觀斯編也有不駸駸乎蔚然興起者豈

堪附 夫子門牆下哉名學準者固以

課士棉陽謂大匠之門不可有枉木而

示學者不易之準云爾以公之四海回

所稱一言而爲天下法者 夫子以文

會張陂等租穀爲祭祀講學師生膏火

之助俾士子恆產有資圖謀周至是出

廉橐之恩波爲均沾之洪澤又不但一

時德教無疆已也 夫子心源直接濂

洛關閩之統爲我棉邑特開理學正宗

棉陽學準序

圭

之派百世而下俎豆不祧其在斯人歟

不揣固陋陳言簡端獨毋疑其爲蛙之

言海鷗之言天耶夫亦土壤附泰山而

成其高細流入江海而成其大抑以誌

佩服規矩律度於勿諉云受業門人林

夢鸞識

序

棉陽學準者

邑侯鹿洲藍夫子振興棉士而作也 夫子博極羣書砥躬勵行生平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每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及作宰普邑攝篆棉陽下車之初與頽舉廢息邪距詖遂立書院于邑之北門外祀有宋大儒

周程張朱五夫子於其中朔望偕諸生講

棉陽學準序

七

學行禮以端教化之源既又慮學者之徇其文而弗考其實銳乎始而或懈乎終於是作爲學準一書深晰天人性命之淵微節文度數之軌範既提綱而挈領復支析而條分其人子臣弟友其事日用飲食其理忠孝仁義其成己也知行交進約之不外于持敬其成物也教養兼該推之可至于同仁而凡道統之源流異學之蒙蔽與夫千古人物之鑑

棉陽學準序

七

吾身得失之端風俗人心盛衰醇漓之由莫不悉備而無遺是誠經傳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夫唐虞無教士之官而教民卽所以教士成周詳教士之法而教士卽所以率民士之賴乎教也豈不重與顧古之教者崇師重道束之庠序學校之中廸以詩書禮樂之具嚴其郊遂寄棘之防教之正心誠意以植其本脩齊治平以弘其用使人皆知幼而學壯而欲行不徒爲口耳誦習之功則必講求脩己治人有體有用之實學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勉強之久歸于自然由是出爲名臣處爲眞儒勳業彪炳道德純粹蓋培之也甚周故發之也甚茂英賢彙聚非偶然也此日棉陽君子濟濟一堂詩書禮樂居然三代賢者鼓舞而奮興愚者亦惕厲內慙不肯自安於不肖所日聞者皆濂洛關閩之正學覺人

人有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槩而草
野民風亦因之潛移默化興仁興讓焉
則學準之爲功大矣以是達之邦國

聖天子採而行之俾課督士子者式其楷模
黼黻文明之盛治則學準一書豈獨棉
陽僻壤樂彼甄陶哉先登雕蟲末學將
就教職以苜蓿寒毡親炙賢士辱承夫
子不棄俾訓義學生徒得以躬率諸生
偕書院諸君子側聞正學不勝舉手加
額爲斯道斯民之幸因歷序是書之所
由作而與二三同志未佩服於不忘云
門人姚先登頓首拜譔

棉陽學準序

太

序

吾儒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則必先正其
學術而後處可以善一身出可以善一
世顧道統之源流不清則學術之邪正
莫辨而異端邪說遂爲之侵尋蠹害其
爲禍于世道人心者不淺此無他無以
立之標準使之歸於一定故也我棉僻
處嶺東素稱海濱鄒魯其庶人服疇而
力穡其士子誦詩而讀書民風士習猶
有先民之遺特以習俗漸染意見偶岐
遂使道德功利紛淆並興儒佛老莊混
然一途而世道人心亦幾幾爲之一變
幸我

棉陽學準序

尤

鹿洲藍夫子來涖是邦慨然起而任之而
思所以振興之曰此其道在於明正學
於是開書院典義學集闔邑俊又講道
德談經濟辯心性明倫物辟靡鐘鼓彬
彬乎有先王禮樂之意焉復約畧其義

著爲學準一書俾同人知所遵守學準者萬事之根柢聖學之權輿也其中有精蘊有器數有義利分別之途有體用合一之學條分縷析備極周詳可謂得洙泗之淵源足上繼濂洛關閩而非陸王雜派所能窺見其萬一者矣夫以正誼明道之志如夫子達權濟變之才如夫子脩經作史之學如夫子方將經綸大展慰四海蒼生之望寧惟是

棉陽學準序

辛

提撕警覺加惠我棉而已哉然而後生小子南轅北轍莫知適從亦撫泣斯土者之憂也今而後吾知免夫夫子平臺東征鹿洲文集女學制義脩史試筆諸書海內宗之久矣而翼聖羽經守先待後之作必以學準爲大思深指遠反復丁寧二三子展卷一讀不啻同堂告語焉嗚呼此聖道之所賴以益明而人心之所賴以復古也凡我同人能奉此

以爲準而篤學力行務使超然之見不流於俗確然之理不入於禪而惟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則皆夫子振興扶翊之力也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以此哉受業門人劉峯銳拜手謹序

棉陽學準序

辛

序

道統所以不墜者恃有人焉崇正學闢邪教相與扶植而維持之也顧其見之也不真則守之也不固潛移默奪似是而非沈淵滅頂滔滔皆是若我

鹿洲藍夫子則可謂見之真守之固者乎夫子道義文章震聳一世所得力者惟在濂洛關閩之學體驗實踐以聖賢爲必可幾尤於義利之介辨之極明儒佛

棉陽學準序

主

分途開之極力觀其奉

簡命而來嶺表也甫一月而普邑大治兼篆棉疆甫一月而邪教屏斥正學昌明其有裨於人心風俗者可不謂重且鉅與而又欲以大道之傳共寄其責於吾黨爰著同人之規明講學之儀本大易開邪存誠之旨以闡周程張朱之奧義標其名曰學準此實本躬行爲著述非徒虛談性命無關道德者若也 炳文不敏

幸沐教澤時舉 夫子所著諸集而誦

讀之金聲玉振有大醇而無小疵固知正誼明道之言純粹以精生平學問經濟庶幾程子所謂編之詩書而無愧措之天地而不疑者也閎茲學準之作尤其勤勤懇懇冀吾黨互相劇切以共希乎濂洛關閩之絕學無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道統之正傳者因盥手而謹序之受業門人鄭炳文拜書

棉陽學準序

主

棉陽學準後序

從來有大學問乃有大經濟有大經濟
乃有大事功雖功在一邑與功在天下
其事不能以無別然由一邑之功即可
措而爲天下之功大孰大於此哉

邑侯鹿洲藍夫子以程朱之學術爲經世
之文章讀其所著女學諸書倦倦風化
古文史傳幾駕馬班至觀平臺東征諸
集身從閩外橫槩草檄經年勞瘁遂使

棉陽學準 後序

海疆者定邊圉奠安較之古者方名管
葛之經濟又未知相去何如也茲幸

殿陛知名借長才於普邑二界爭守權墨緩
於棉封下車以來籌兵食平獄訟除強
盜闢異端推解喫咻仁政殊難指屈而
吾儕所極不能忘者尤在育士作人振
興文教脩義學置書田特設書院於城
北郊崇祀 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
肄業其閒朔望講學課文兼試古作策

論詩賦必於簿書鞅掌之暇親加斧削

誘掖之獎勵之曲成亦云勞矣猶慮諸
生始勤終怠著棉陽學準凡五卷夫學
也曷取名於準哉將使去其邪以歸于
正化其疵以底于純脩身立品篤學勵
行皆有至當不易之準則使人人易知
易能禮陶樂淑有希聖希賢之思而後
絕學可興墜緒茫茫可搜可紹士習可
以振刷民風可以不變方且推而放諸

棉陽學準 後序

二

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北海而準推
而放諸千秋百世而準由是賢才蔚起
豪傑振興視昔之械櫟作人菁莪造士
者當無多讓 夫子之大有造於潮豈
淺鮮哉事功在一邑與在天下無以異
夫子之學問文章可以信於今而傳於
後 夫子之謨猷經濟可以坐而言而
起而行將來事功夫安能量其所至與
他日

天子採風太史陳詩定必舉斯學準登之

黼座令四方奉而行之亦不僅世爲棉陽
視則而視傲也祥樗櫟菲材欣沾教育
敢勿銘心貫骨致華陰雀之不若乎聊
志數言于卷末以附不朽 夫子其不
我遐棄否受業門人鄭發祥謹識

後序

大匠之誨人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況吾儒之教乎吾儒立教有倫有理有
本有文有體有用原諸天率諸性至當
不易之規矩常懸於日用動靜之間所
患學道之志不專則異端曲學得以援
而入之是必有人焉開鴻濛立標準使
之知所奮勵遵循而造於正大高明之
域也我棉自昌黎倡教以來家禮義而
戶詩書昔人以爲有鄒魯之遺焉獨是
自唐迄今歷千百年相傳謁大顛一事
未免儒佛混淆後之學者或誤信而效
之勢必流於始儒終佛之歸其爲禍豈
淺鮮哉

鹿洲藍夫子爲閩海巨儒貫穿經史博極
羣書毅然以道統爲已任荷

聖主知遇沿治鄰封兼理我棉興利除害善
政難以殫述而驅異端崇正學尤爲世

道人心之關係歲有奸徒倡邪教於邑之北郊 夫子禽而殲之盡逐其類籍厥屋入官捐俸錢更葺之名曰棉陽書院祀 周程張朱五夫子於其堂每月朔望自衍講章陳說奧妙凡成人小子罔不峩其衣冠肅然靜坐以聽又慮丁寧於口不若筆之於書爰立學準五卷嚴規約辨邪正明義利究天人條分縷析至詳且備大釗不敏蒙 夫子命訓

棉陽學準後序

五

義學童蒙時以制義就正又幸得從諸君子後竊聞正學將以開擴其心胸振起其惰廢讀斯編也知 夫子不特加惠我棉蓋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百世而準者矣夫吾儒立說苟無關於人心世道其語卽屬不經 夫子此書力排佛老之謬深探魯鄒之蘊使潮人士知大顛者流皆吾道之稂莠而務盡其開邪存誠之功以接濂洛關閩

之傳豈徒冀博一第紆青拖紫爲沾沾哉令昌黎有知當必以學準一書較原道更爲大醇而加之以詳備足大有造於後學而不至改廢繩墨爲天下拙工所笑也受業門人鄭大釗敬識

棉陽學準後序

六

受業門人姓氏

蕭嗣禮	克卣	潮陽
鄭啓秀	光泮	惠來
林夢鸚	錫凝	饒平
陳光輝	君錫	潮陽
姚先登	殿庸	潮陽
許光星	世浩	潮州
鄭發祥	奕章	澄海
蕭青雲	振耀	饒平
潮陽學準 附氏		
陳華國	君煌	潮陽
陳麟士	日綱	潮陽
鄭大釗	毓訓	潮陽
劉峯銳	崇文	潮陽
陳正開	克遠	潮陽
趙世成	仲勛	揭陽
鄭惠英	奕在	潮陽
陳萬元	其善	潮州
呂君圻	元弼	潮陽

洪世亮	上勳	普寧
方錫夔	殿樂	普寧
鄭一飛	侯真	潮陽
張衍京	爾榮	普寧
方韜烈	元賢	普寧
沈懷經	廷獻	普寧
姚之器	殿瑚	潮陽
林連茹	可拔	普寧
林之檻	拔相	潮陽
潮陽學準 附氏		
陳步青	階亭	普寧
姚庭義	殿珫	潮陽
方憲器	宗璉	普寧
趙世茂	仲臨	潮陽
張文蔚	宗玄	普寧
鄭炳	式周	海陽
鄭鵬	式平	潮陽
姚庸	崇烈	潮陽
王	廷弼	潮陽

棉陽學準目錄

卷一

同人規約

卷二

講學規儀

丁祭禮儀

書田志

詳文附

卷三

開存錄

卷四

開存錄

卷五

道學源流

太極要義

西銘要義

棉陽學準目錄

棉陽學準卷一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同人規約

余既創棉陽書院於邑之北郊。祀宋周程張朱五夫子。復興脩治。左義學。大小齋舍。爲城中城外兩學堂。萃十三都文行著聞磊落英多之士。讀書談道。其中以北郊棉陽書院較

棉陽學準卷一

十

宏敞。朔望集兩齋士子。及四方學者。之有志者。依朱子白鹿洞規。相與講明正學。亦一時盛事也。諸君志同道合。不以余之弁鄙而見棄。余亦不自知其淺且陋。願時罄胸中所有。宣諸口筆。諸書以千慮一得。相告誡言。而是諸君聽之言。而非諸君砭之理。道非一人之私文章。亦天下公器。學以辯論而愈出。所謂切磋琢磨者是也。顧余待罪兩邑。庶政煩多。所得與諸君親炙講論。月不過朔望二日。退

省其私。既所弗遑。又慮四方來學者衆。慕道之雅詎。宜選擇莠苗。雜進良亦可憂。不得不有所約言。以與同人相遵守。矍相之圃。去來任便。倘不以爲迂。且厭自長。暴棄之心。有希聖賢之志。則余所寤寐以求。虛左待之者也。鄙意凡民不能自爲風俗。蚩蚩貿貿。惟聽鄉中一二桀黠者指揮。而鄉中之黠者。又惟一讀書明理衣冠之士。是倣是從。教之善則相習於善。導之惡則羣趨而惡。卽陷溺之久。

棉陽縣志卷一

二

而見有人焉。特立獨行。亦必有從而和之。日漸日深。遂與之化。所以民風淳漓。由於士習自古然也。諸君既登濂洛關閩之堂。則當以轉移鄉俗爲己任。脩於身而型於家。日與子弟鄉人言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共爲堯舜之民。遇子言孝。遇父言慈。遇兄弟言友。恭交遊言信義。與仁興讓。且遍國俗。唐虞三代之治。亦何能以加斯他日。過是邦者。謂棉陽多君子。則余實受諸君賜矣。諸君他日皆將有臨。

民之責。及今不學。更待何時。乘茲年富力強。講求脩己治人之道。達則爲國家之名臣。窮亦爲邑里之善士。余深於諸君有厚望焉。約言不厭其詳。爲綱領。凡有四。一曰澄品類。重始進也。二曰嚴過失。戒怙終也。三曰謹學行。求所謂聖域也。四曰密操存。將升堂而入室也。而又于四篇中詳爲條目。使學者易知易從焉。具列如左。

上智不可多得。中人鮮無疵累。有志來

棉陽縣志卷一

三

學。吾不忍拒也。然必大節無虧。桑榆可補者。乃兼收薰陶。徐以觀其後效。若干名犯義之士。立身一敗。百行莫贖。此則難姑容矣。絕根莠以衛嘉禾。一曰澄品類。凡八章。

不孝於父母。不友於兄弟。至情罪彰著。鄉人皆知。或致訟公庭。或爲宗族所檢舉者。雖佚罰已久。終難齒士類也。毋入吾門。道聽塗說。非議朝政。凡事不察其實。以齊東

野語爲新聞。專務捉影捕風。自矜明哲。誣謗君上者。毋入吾門。
身列宮牆而行同躋蹠。結交匪類。窩盜分贓。此穿窬之士也。雖未敗露。毋入吾門。
伺候公庭。包攬詞訟。與吏胥隸役。盟心醉酒。結弟呼兄。此奸蠹之士也。毋入吾門。
舞弄刀筆。請張詞狀。教唆健訟。遇事生風。或代撰揭帖。歌謠壞人名節。誣讎官長。此訟師之士也。毋入吾門。

棉陽學準卷一

四

內行弗脩。姦醜是恣。至於亂宗敗俗。烝淫至親。此狗彘之士也。毋入吾門。
畜養娼妓。誑人財物。惟利是圖。不顧廉恥。此下賤不可名言之士也。毋入吾門。
讀孔孟之書。而開口念佛齋僧拜懺。奉真朝斗。書符詛咒。畜蠱毒以害人。此邪魔之士也。毋入吾門。

大惡不可掩拒之於未入之先。他過貴能更繩之於來學之後。凡學者所爲有

不是處。同列宜箴規之。切磋琢磨。朋友之道也。事有關係。必求其改而後止。若言之不聽。則再言之。又不聽。則合年長者共言之。又不聽。則告於師而痛切言之。三誠而不悛。是自甘敗類也。有逐之而已矣。二曰嚴過失。凡八章。

學者之病。莫大於妬忌。妬忌者。伎求之所從生也。有技彥聖視若己出。休休有容。雖爲相不過是矣。若聞人之善。則妬之。見人之才。則

棉陽學準卷一

五

忌之。觀其成而欲其敗。畏其顯而擠之晦。究於一己何裨哉。他日得志。必爲妨賢病國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忠厚之道。君子所以存心。所以待人接物。推而放諸四海而咸宜。若夫刻薄二字。則是禍之招也。刻薄之人。倫紀必傷。忍心害理。勢亦爲之不留餘地。以予人此。爲鬼神所大忌。出則害及蒼生。怨起寅僚。處亦衆叛親離。患生肘腋。不但不可與入道而已也。此過不悛者

逐之

君子之學。首在戒欺。隨口講張以誑人之信。惑此自敗之道也。學者有意欺人。則畢生所為盡皆偽妄。若無意欺人。而相尚滑稽。以虛誕為高致。亦損德性。壞風俗。後此雖有正言人將莫我信矣。好為欺罔。定行奸詐。不信不忠。相因之理。他日得志。必為欺君誤國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末俗相尚鑽營。謂科名勢利可依附權要而

楊陽學準卷一

六

得此大謬也。有命在天。實非人力所能為。其求而得也。乃命所固有。而多此一求也。其求而不得。乃命所本無。而又多一求之辱也。世閒學者。講求聲氣。潛通關節。科場之歲。百弊叢生。權要之門。奔走如市。而潮俗歲科兩試。又或僱募鎗手。代作文字。此等敗露身名。俱喪。即使幸免。而獲高官。必為植黨行私。盜竊名器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晉陶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今之士大夫

乃有好賭博者何也。賭博賤行。一經失足。無不沈溺終身。廉恥盡喪。廢時失事。破產亡家。皆由於此。輿夫賤隸。閒或偶為君子。猶將禁絕。奈何躬自蹈之。若夫開場窩賭。誑誘人財。此與殺越人于貨無異。不幸同學有此。則必鳴鼓而攻。不可一日姑容。為所玷辱。倘一身自好。賭博則亦輿夫賤隸。牧豬奴之儔。非吾徒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武斷鄉曲。乃市井無賴之所為。君子凡事揆

楊陽學準卷一

七

情度理。本忠行恕。豈肯加人。以所不堪。乃潮俗。好尚強梁。睚眦相爭。揮拳結訟。或奪人之田。侵人之宅。霸踞山溪。以為己利。婚姻強合。墳塋強葬。暴寡欺孤。把持官府。又或將忤己之人。私捉禁閉。酷刑毒虐。此等舉動。皆干天怒。犯國法。為鬼神所痛嫉。有一于此。足以亡家。勿謂三尺尚賒。可以惟所欲為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口舌之禍。惜於刀鋸。君子欲訥於言。非故為

拘謹也。說人是非。評人優劣。彰人過失。譏人成敗。皆爲人情所不堪。與戎召怨。患已生於睂睨。而况發人陰私。敗人機務。談入閨閭。謗人聲名。有不殺身者寡矣。口舌便利。亦是天生聰明。弗宜暴棄之一端。不以讀書講學。而以妄語招尤。猶坐薪而舉火。療饑而飲鴆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雍正之供度支所出。百官祿廩。軍士儲糈。天下民生國計。皆於是乎取給。故錢糧不可緩。

楊陽學準卷一

八

也。士爲四民之首。宜急公先納。以爲民倡。草茅無可効忠。卽此分內當然。及早輸將。亦尊君親上之一事。不可以爲迂而忽之也。况今功令森嚴。包攬積逋。皆有顯罰。諸生互相勸誠。勿蹈頑民惡習。倘年年積逋弗清。或包收他人糧米。必至褫鍰桎梏。大爲同學之羞。此過不悛者逐之。

流品清大過寡。則預於斯者皆端人正士。而可與言學矣。學非僅晤咿佔畢爲

弋獲科名計也。必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賀貿然無所定。向人禽聖凡。儒佛老莊。道德功利。混然一途。哉是非邪正。不容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辨之不可不明也。三曰謹學。行凡六章。

希聖希賢。此學者第一事。今之人莫敢言也。其心蓋曰。聖賢自有天授。豈我下愚所能希。登科名。取富貴焉足矣。此自暴自棄之甚者。

楊陽學準卷一

九

也。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而所以爲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而已。陳忠肅公言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而所以學顏孟者。不過不遷怒。不貳過。不動心而已。學堯舜曰我不能學。孝弟亦曰我不能學。顏孟曰我不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動心。亦曰我不能學。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外綱常倫紀。日用常行之事。不爲不肖。則可以爲聖賢。孟子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夫幾希。人人皆有。學者但存一不

爲禽獸之心則禹湯文武周公亦皆與我不異此不爲不肖不爲禽獸亦敢曰我不能乎科舉之學固是人生不可少之一端雖孔孟生于今日不能不應科舉但以科舉文章遂盡一生之事業則醢雞爛牛渺乎小耳科名爲止境富貴相汨沒而無欲爲聖賢之一念以提撕警覺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聖不成猶可以爲賢人學賢不成猶可以爲善士學科名富貴之庸人而

楊陽學卷一

十

不成則怨尤叫號微幸萬一必將無所不至或入于不肖流于禽獸而後止非自暴自棄之甚乎前聖已往後聖未來先王之道孰與爲守後學之統孰與爲開我不敢爲聖賢誰當肩斯任者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學者立志聖賢則一舉一動自不敢與聖賢相違悖日積月累由粗而精由勉強而自然何聖賢之不可幾及哉諸君易之

義利之介人生大閑聖凡分途實由于此故孔子以喻於義者爲君子喻於利者爲小人孟子言舜與蹠之分在利與善之閒而已學者先於此地見之明守之固然後可與言聖賢之學不然雖周公才美而見利忘義則亦不足稱也利之所在卽爲害之所伏是以古聖造字刀立其旁放而行者多怨專而有者必爭象齒焚身古今龜鑑從古無好利之聖賢無貪利之豪傑亦無殉利之忠臣孝子惟

楊陽學卷一

土

看破義利之一關斯可免人禽之迷混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試觀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諸人諸葛孔明身都將相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所以致君民於堯舜扶漢鼎於既傾是何如氣象乎學者好利則心志卑汚舉動猥鄙凡可以苟且微幸而得者皆將無所不爲安望其可以適道而臻於聖賢之域哉賈豎之徒市井之行一旦得志大肆狼貪苛剝富民摧殘僚屬人嫉之如鴟梟

畏之如蛇蝎。安望其作民表帥。爲地方興除利病哉。見義不爲。謂之無勇。利欲薰心。雖勇亦怯。是知好利之士。指摘交加。四面牆壁。無一事之可爲守義之士。苞苴不入。鬼神亦且敬畏。何所行之。或室君子以義爲制事之權衡。以利爲伐性之斧斤。思孔孟之所言。志伊葛之所守。則可以爲舜之徒。而盜跖小人不敢引爲同列也。尚慎旃哉。

人人皆學。不知學爲何事。此最堪嗤笑者。習

楊墨學準卷一

士

俗相沿。醉生夢死。則學術不正之弊乎。不正學術。若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卑者以弋獲科名爲止境。而不知明體達用脩己治人之方。高者以庸近爲無奇。或入于邪誕妖妄。虛空窮冥。不可據之域。程子所云自謂之窮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皆正道之榛蕪也。君子之學。至大至正。不偏不倚。其大要則明德新民盡之精而言之。則曰明德曰新民。似爲小儒所

咋舌。淺而言之。則脩己治人而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脩己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治人也。脩之治之。至精至當。不可移易。而無有或過不及之差。則所謂至善也。治統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極。雜霸小補。君子不敢以獻於君。不敢以施於民。學統以魯鄒爲唐虞而濂洛關閩奮乎百世之下。實能繼孔孟之薪傳。開後人之聾聵。至論說之富。啓迪之詳。則程朱之功。尤爲大備。千秋正學。至此如日

楊墨學準卷一

主

月中天。學者不崇尚程朱。則魯鄒之戾人也。元明諸儒學術純正。惟許魯齋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四君子足上繼濂洛關閩爲聖學之功臣。外此皆不足比數矣。異學苟全一己。而不知所以治人。雜學但欲治人而不知所以脩己。皆于明德新民之旨有未會。況科名之學。沾沾八股人已兩無所據乎。學術邪正。大爲世道人心之關係。諸生入吾門者。皆必以濂洛關閩爲宗。以許薛胡羅爲法。則學術

既端邪說自不能入亦聖學之功臣也

異端之學賊吾道者也故君子闢之非好立門戶樹幟角爭實恐一入迷途終身不可救藥況千秋道統明晦絕續所關甚大不得不爲防閑卽孟子所謂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古之異端有楊墨而老莊申韓之雜說皆足爲聖道之害唐宋專於佛老而佛氏較老爲尤強佛老之爲異端三尺兒童皆知之而尊奉信從乃出於高明之士則明知而故犯之

楊陽學卷一

西

也潮自大顛猖獗幾欲援昌黎而入於墨至今士大夫猶以儒佛無異教而羣奉大顛爲祖師不知祖師二字自是僧徒所稱儒者讀孔孟之書爲聖門弟子奈何自背其師以從彼之所謂師乎海內士人好談禪語或援引佛經見諸詩文自以爲學問廣淵機鋒超妙不知由君子觀之會涕唾之不若耳諸生入吾門者務必大破世俗之見勿爲僧道所欺倘語言文字之閒染及佛經禪語則余與諸

楊陽學卷一

圭

同人且將鳴鼓而攻以異類目之矣雖然佛老之爲異端尚粗淺而顯然易見今則有陽儒陰釋之學近似亂真竊聖賢之名以闡釋迦達摩之宗旨學者見其伸臂昂首侃侃而談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究其實則仍是靜坐蒲團虛空寂滅之謬妄而彼又公然操入室之戈觝排程朱推尊佛老至使天下翕然從風其徒亦綿綿延延相傳數百餘載嗚呼其可悲也偏作于金谿而盛于姚江慈湖白

沙龍谿之儔余亦安忍悉數哉姚江事業素所欣慕講學之差無能護短余爲世道人心計於閑存錄畧言一二諸生能知其非趨而避之足矣他若無爲教之荒唐白蓮教之妖妄西洋天主教之悖聖侮天險奸叵測則諸生自能絕之不待余之贅也夫無本之學空疎淺陋夏蟲不足與語冰非吾所謂學也無用之學風雲月露雨珠不可以爲禱非吾所謂學也吾所謂學者取材千古

陶鑄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當藏之名山。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蓋有用之實學也。沈浸于四子六經。以正其本。講究性理。先儒諸書。以清其源。熟讀紫陽綱目。左國馬班以下諸家之史。周秦漢唐宋明以來諸家之文。泛濫乎諸子百氏之著述。以廣聞見。養雄健之筆力。蓄浩然之正氣。夫是以發爲文章。聲金振玉。縱橫天地。周鼎商彝。非耳目之近玩。泰山河海。聳宇宙之觀瞻。豈如世俗

楊陽學準卷一

太

所謂能文之士哉。世俗所爲文。詞華焉已爾。不足以載道。不足以用世。雖充棟汗牛。則何益矣。古人本經濟爲文章。六經字字皆可見之施行。今人經濟文章。分而爲二。沾沾于八股制義。自以爲天下莫已若上焉者。爲詩爲賦。亦不過雕蟲小技。花鳥禽魚之味。三都兩京之作。費盡畢生之精力。試問覆瓿之外。尚有何所用乎。是以君子不貴無益之筆墨。不爲無用之文詞。百年瞬息流光。易逝天下林

林總總。後覺後知。待命于吾者。何限。雖假我彭聃之年。尚孜孜爲之。而不足而遑暇及其他。以有用之精神。耗費於無益之地也。諸生凡有所作。必關於世道人心。民生風俗。然後洋洋纚纚。振筆書之。窮簷之休戚。風化之盛衰。山海之經營。紀綱之條布。刑兵禮樂之升降。窮邊絕島。雕題鑿齒之情形。千載以上之治亂。是非興亡。成敗千載以下之學術。邪正道統。絕續知識之所及。思慮之所周。大則鴻

楊陽學準卷一

七

篇萬言。可補經傳。不嫌其多。小則片詞隻字。可垂語錄。不厭其寡。皆吾所願聞也。若八股文章。亦必有當乎道。經經緯史。有理有氣。可以傳之後世。而不敝。作賦吟詩。尤必以意理爲主。誦詩三百。達于政而能專對。可見古人無一非實學也。諸生其亦知所尚哉。士不敦實行。非士也。文人無品。流俗所譏。才高行惡。君子所賤。諸生能無懼乎。凡入吾門者。必以立品爲先。枉尺直尋之事。斷斷有所

不爲利不能動勢不能奪自置其身於千仞之上不以千駟萬鍾貶我一日之志節而又非好自矜高大言欺世也脩身勵行惟恐不及一言一動懼偶涉于浮夸隣于放縱傷于暴慢爲鄉黨所不取而倫常之地尤其所兢兢謹凜不敢一毫稍恣者吾有君必極其忠敬不論在朝在野爲臣爲民皆有一團忠愛纏綿於寢食夢寐之間吾有父母必極其孝思無論富貴貧賤死生榮辱皆有無窮孺慕

楊陽學準卷一

木

流溢於視聽形聲之表爲兄則友爲弟則恭同氣之親手足之情非異姓讒言所能閒而宗族皆我一本親戚皆我薦蘿恤饑寒而通疾苦亦惟吾力是視不敢有刻薄鄙吝之萌焉夫婦之好相敬如賓不相褻狎至於妾媵亦將以禮脫輻反目中道棄遺之患庶幾免夫而婢僕傭奴亦均人子體其情而憫其勞吾又何忍漠視焉若夫朋友之交尤爲人生最樂可以補倫彝之缺憾助德業之進脩其

上焉者吾以師事之次焉者吾以兄事之又次焉者吾以宗族親戚事之便辟善柔便佞諸有損於我者吾不敢與之友矣凡吾所友卽吾至親甘苦與同患難與共吾力所及皆不敢愛卽泛泛相值無怨無德之人民胞物與吾亦何敢岐視存吾厚道順其自然行其當然非如墨子所謂兼愛者也諸生循循於此造乎其極則爲聖賢卽不然而常存是心亦卓卓乎文行兼優之士矣

楊陽學準卷一

光

志向既立行已既端學殖既正倫常既飭則已爲聖賢之徒矣而條目工夫存養省察之處至精至微又非僅口耳之功堂堂容貌之盛所可以與於斯也世閒學者致飾于外聞吾之說不以爲迂爲腐卽以爲難爲畏不知仍是切近精實易知易能之事也從茲進德從茲脩業升堂入室直在指顧閒耳四曰密操存凡八章

作聖之功以存誠爲第一事。此不可不學也。誠實而已矣。真實無妄則盡乎誠之義矣。世間學者看得誠字不親切似強捉一外來之物。納諸胷中不勝矯揉束縛之苦。是以其視存誠工夫竟似釋子坐禪閉目冥想無一毫裨益於天下國家無怪乎其以爲迂疎而厭苦之也。吾所謂誠止欲人事皆實無爲虛假無爲僞妄而存之之功不過是念念皆實常懷不敢欺已不敢欺人之意耳。謂存誠難。

楊陽學集卷一

子

豈勿妄亦難乎。謂無妄難豈不欺亦難乎。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卽此而求之夫何難之有哉。畏其難而不圖其易吾末如之何矣。朱子曰。敬止是整齊收斂使身心不敢放縱而已矣。世人看得敬字太拘苦如擎拳曲踞攝心坐禪皆非所謂敬也。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既有和樂在其中何拘苦之云哉。倨慢。

無禮則不敬。故曰正衣冠尊瞻視。妄思妄動則不敬。故曰直內曰主一無適。總所以收束其精神志慮使起居語默常在規矩準繩之中。則動亦敬也。靜亦敬也。無事而存主不懈卽參前倚衡儼若思者是也。應物而酬酢不亂卽欽明安安篤恭而天下平者是也。故敬之一字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聖學徹始徹終之要有志入道者其必自茲始乎。北溪陳氏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楊陽學集卷一

子

語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學者於此求之可矣。至誠之道泛應曲當無待於推若學者則必自忠恕始乎。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忠恕者持已接物之要道也。忠之一字乃學者大本領所以異於人者。故事君必忠一出言而必思忠爲人謀不敢不忠。凡使在己之心無一毫之不盡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是也。人心之所同。

然凡民與我不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推之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在學者稱物平施則謂之恕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所謂絜矩矣朱子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上蔡謝氏曰無忠做恕不出西山真氏曰有忠而後有恕忠猶形也恕猶影也學者用力于忠恕盡已盡人之閒無一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造至誠矣曾子於一貫既唯之後而以忠恕語門人欲學者知

所從入之方積久而自得之也聖狂賢不肖之分天理人欲而已矣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徇人欲則日淪乎污下天理人欲之界所爭甚微學者不可不辯也凡自然然而然者爲天理私意而爲者爲人欲理欲之別則公私二字盡之故朱子曰飲食之閒亦有天理人欲焉則以飲食者天理也欲求美味人欲也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君子小人無中立之勢天理存則人欲

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朱子所謂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於此處體認省察之自然當然之天理則存守而勿失自私自利之人欲則遏絕而不留克治擴充自強不息使人心之危者不危道心之微者不微以幾於精一執中也不難矣不然而爲物欲所牽引理不足以勝之吾何暇與之言學哉

凡學者多致飾于外大庭廣衆之閒人人皆君子也若閒居獨處暗室屋漏之際則多不

及持而真情見矣是故慎獨之功君子重之嗜欲之攻取機心之流露每發于不及防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耳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不啻十目十手之環而指視我也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斯言誠可味也致謹於獨知之地如父兄師保之臨于吾前則妄念自消危機自

息必無有自欺欺人而色取行違以行於世者矣。夫飾外者以人爲可欺也。知獨之當慎。雖欲自欺而有所不能。況欺人乎。

慎獨者。必有存養省察之功。所謂尚不愧于屋漏。非致虛守寂而然也。學莫大乎涵養。常存理義之心。使邪僻不得而入。視聽言動無非禮盤。孟子杖皆有戒。則瞬有存而息有養也。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時時檢點。則所謂省察。

和陽學準卷一

告

也。學者常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少有閒斷。卽察識克治。朝兢夕惕。無一時之少懈。曾子一日三省其身。游定夫廣之曰。若學者之省身。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敬。歟。行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省身。庶乎可以跂及。余謂此就事而言。省工夫尚多。遺漏未免。疎而不密。不如就吾心之未萌。而存養方萌。而省。

察無一時一事之閒斷。乃爲純亦不已之功。而幾於作聖。不難也。學者念之。邪恕一日三點。檢明道以爲可哀矣。

學者之患。莫大乎驕矜。驕矜則善言不能入。過悞無由知。欲德之日脩。業之日進也。難矣。是故謙虛二字。君子貴之。易曰。謙尊而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澤山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知從古無不謙虛之聖賢。非如。

和陽學準卷一

圭

今之學者。一善一長。自以爲莫已若也。或恃其才。以沾沾自誇。詡或放其心。謂物論不足畏。或厭聞已過。謂訕訕旣已知。或傲慢性成。謂區區何足道。由是諂佞之言。進日長。其驕泰之風。懈怠之氣。深罔聞。夫敬畏之語。雖有周公之才之美。未有不流于不肖之歸者也。反其道而守之以謙虛。則泰山以土壤益大。河海以細流益深。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莫能量其所至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卽此意也乎。

學之不講。孔子以爲吾憂。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朱子曰。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祇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余觀自古聖賢大儒。未有不講學者也。後人講學多驚虛名。遂有好爲異說。操入室之戈。顯然與吾道爲敵。詆誹程朱。甚至菲薄孟子。其徒又

楊陽學津卷十

素

從而信之。恣無忌憚。莫可救藥。於是遂有反避講學之名。使後生小子。懵然不知有邪正之分。泯然不知有儒佛之別。此今日講學之功斷乎不可闕也。諸生旣知濂洛關閩之旨。趣不爲釋老異端。金谿姚江所搖惑。則庶乎可以講學矣。余忝一日長。無能有以相裨益。祇舉其切近着實易知易行者。共爲質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幸勿以老生常談置之。併期自今以往。年年月月。朔望會集諸同人羣。

萃書院講論。不替。勿以余之去此而中輟焉。則彬彬棉陽。依然海濱。鄒魯而程子所謂道南。又於此昌一支派矣。

楊陽學津卷十

素

棉陽學準卷二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講學規儀

講學何以有儀曰存禮樂之意也揖讓進退鼓鐘贈答所以陶淑性情爲學問身心之助豈淺渺哉今人以放誕爲高致以禮教爲桎梏羣聚裸程閑談嬉戲及至見人之際行禮

棉陽學準卷二

一

之區則揖拜且不知其何從言辭急遽而無序舉動倉皇而失措粗俗鄙野不爲大雅所嗤乎山陬海澨之人多坐此弊皆由於平日不知講求未曾學爲弟子故也吾非欲以迂闊舉動強人以所難第使知少長之序習揖遜坐立之節制度聲容日漸日深將有興于禮樂而不自知者則當其講學之時已無往非禮陶樂淑之意矣故規儀不可忽也凡講期以月之朔望爲準不數不疎率十五

日而一會

延學問宏博品行端方者一人爲師長不論搢紳韋布惟道德文章羣情推服乃可膺斯任也

先期三日預擬講章先四子書一首次六經一首次性理史鑑一首就各章衍爲講義端楷大書榜于堂前俾同學之士覽觀尋繹各有發明意見便于講畢之時質疑問難

講院初開延師未得其人講章本縣暫擬或

棉陽學準卷二

二

諸生中學識高明者各擬一二章本縣參酌論定懸示同學俟後聘有師長俱由師長撰擬以一事權可也

擇老成望重行誼清端慮事周詳者二人爲學長凡祭祀講學租穀收支一應大小事務俱由學長提調

先期二日學長編派執事人員擇書理明晰言詞敏達者三人爲司講禮儀嫻熟聲音高朗者二人爲司贊能糾過愆唱不中禮者二

人爲司儀。步趨敬慎。奉持謹凜者五人。爲司爵。官音無訛。出口洪亮者一人。爲司祝。入耳不忘。字畫清楚者二人。爲司記。練達周旋。晉接有度者四人。爲司賓。舉動從容。運腕有力者二人。爲司鐘。爲司鼓。年少聲清。抑揚合節者四人。爲歌童。

伐鼓考鐘。疑與異教相似。而實非也。鼓鐘辟雍。先王之禮樂。有待後人之興起。豈可以暮鼓晨鐘。爲異端所竊用。遂併禮樂而廢之乎。

梅隱集卷下

三

鼓宜于大。使其聲洪亮。而遠聞。鐘宜于小。用熟銅鑄之。使其聲清越。而餘韻悠永。設簾業懸几上。與寺廟稍別可也。

倉卒未能興古樂。暫用吹手四名。爲樂人以壯聲容。

先期一日。學長率執事人等。演習儀注。贊學唱童學歌詩。衆人學揖讓升降周旋進反坐立之節。

神座几案拂拭潔淨。灑掃庭廡。備果酒燭香。

之類。設茶饌椅凳。以待學者。預備祭品。用時果殺核。如同薦新。隨意斟酌。四籩四豆。不以難得之物爲貴。不用羊豕以節財。從儉使其可繼。

凡四方人士。欲聽講者。先期向司賓報名。登簡籍。以便備坐。及多設茶饌。諸生有他故。不得預講。先期向學長告假。通知司賓。以省多備。

學長告講期。連名序刺。請本縣儒學僚佐來。

梅隱集卷下

四

朝赴講所。及期。諸生齊集。以俟官師至。執事諸生迎于大門。下車揖讓。以入。學長迎于二門。師長迎于階。各一揖拱而立。

司贊先升階。上東西相對而立。唱排班行謁見。五先生禮序立。師長中本縣師僚東。搢紳舉貢西。平列階下。諸生序後。司贊唱班齊。

鼓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擊鐘。樂人奏樂。唱鞠躬拜興。凡四唱。平身樂止。

司贊唱分班。師長立于東西。面少上。本縣師

僚立東次西面。搢紳前輩立于西東面。與本縣師僚相對。不與師長並列。示尊師也。諸生序下。向北而立。司贊唱。東西對揖。各三揖畢。本縣師僚搢紳。向師長一揖。師僚搢紳。向本縣一揖。諸生向上三揖。師長答揖。一本縣師僚答揖。一搢紳前輩答揖。一諸生同班相揖。一。

楊陽學堂

五

士齒。各就所應得之位。拱立。司贊唱。告坐。各不離位。三揖。立于東者坐。東立于西者坐。西其遠賓至。則邑紳士各以所上位讓之。司講三案在堂上。近南左右對列。執事者位兩階上。聽講諸生。東西分坐。不足則用涼篷遮蓋兩庭院。以避風日。司贊唱。宣明白鹿洞規。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左司贊出位。宣五教之目。伐鼓一。向上一揖。

高聲唱。父子有親。伐鼓一。君臣有義。伐鼓一。夫婦有別。伐鼓一。長幼有序。伐鼓一。朋友有信。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願同人扶植此綱常。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右司贊出位。宣爲學之序。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博學之。伐鼓一。審問之。伐鼓一。慎思之。伐鼓一。明辨之。伐鼓一。篤行之。伐鼓一。左司贊高聲曰。願同人振興此德業。司鐘者擊鐘。一。右司贊一揖復位。

楊陽學堂

六

左司贊出位。宣脩身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言忠信。伐鼓一。行篤敬。伐鼓一。懲忿窒慾。伐鼓一。遷善改過。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願同人中果能遵此脩身。否請着實省察之。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右司贊出位。宣處事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正其誼。伐鼓一。不謀其利。伐鼓一。明其道。伐鼓一。不計其功。伐鼓一。左司贊高聲曰。願同人中果能遵此處事。否請留心體驗之。

司鐘者擊鐘一。右司贊一揖復位。
左司贊出位。宣接物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
高聲唱。已所不欲。伐鼓一。勿施於人。伐鼓一。
行有不得。伐鼓一。反求諸己。伐鼓一。右司贊。
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接物否。請平情細。
思之。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宣白鹿洞規畢。司鼓者伐鼓三。司。
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司講啓告。講首章。司講二人出位。
向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
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
揖在西者。同答之。
右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司鼓者伐鼓三。
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肅靜無譁。
右司贊唱。展書開講。
司講正襟端坐。朗聲宣述。所擬第一章講義。
不疾不徐。雍容中節。講畢出位。向五先生。

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司鼓者伐鼓三。司鐘。
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
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放勳之。
一章。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歌曰。放。
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
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曾與。
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凡童子歌詩一句。司鼓。
者伐鼓一。司鐘者擊鐘一。全詩歌完。伐鼓三。
擊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作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擊鐘。樂。
人奏樂。
左司贊唱。行初獻禮。官僚縉紳各下階。平列。
向上。唱就位。各趨進。照位序立。唱跪。皆跪一。
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唱正獻官盥洗。
本縣盥洗畢。唱酌酒。酌畢。唱詣五先生神。
位前跪。上香。獻爵。五位各一爵。唱讀祝。師僚。

搢紳人等皆跪。司祝者捧祝文跪前開讀。維
雍正某年某月某甲子朔望廣東潮州府普
寧縣知縣署理潮陽縣事藍鼎元敢昭告于

先賢濂溪周夫子。

先賢明道程夫子。

先賢伊川程夫子。

先賢橫渠張夫子。

先賢紫陽朱夫子。五先生之神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率性脩道。至人立極。自精一執中。

楊陽學卷二

九

開萬年之統緒。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忒。
尼山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蒙
更慙于饑溺。遙遙千五百歲之閒。惟我
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賢關而入聖域。旁搜遠
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
說異端。斬絕若門庭荆棘。允孔孟之功臣。爲
後學之矜式。鼎元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第
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
之近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

立醇儒以作之師。俾舊染於是乎洗滌。因相
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凡綱常倫紀日用行
習之地。無不知之真。而行之力。掃釋老之謬
談。併嚴辨乎陽儒陰墨。似道似學之奪。朱尤
是擯。而是斥。從此經正民興。鄉無邪慝。士希
賢而賢。希聖孝弟仁讓。所漸摩靡。不風移而
俗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
夸。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掌可指而
赫奕吾道南矣。將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

楊陽學卷二

計

茲庶海濱復鄒魯之迹。邦家有慶。吏民增色。
拜手致詞。精誠上格。謹告司贊唱俯伏興復
位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
樂止。

右司贊唱。司講啓告。講二章。司講一人出位。
向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
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
揖。在西者同答之。

左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司鼓者伐鼓三

司鐘者擊鐘三

右司贊唱。肅靜無譁。

左司贊唱。展書開講。

司講正襟端坐。朗聲宣述。所擬第二章講義。

不疾不徐。雍容中節。講畢。出位。向五先生。

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司鼓者伐鼓三。司鐘

者擊鐘三。

右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

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顏生之

楊陽學堂卷二

士

一章。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歌曰。顏

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

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

爲爾挈裘領。丹青若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

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凡童子歌詩一句。司鼓

者伐鼓一。司鐘者擊鐘一。全詩歌完。伐鼓三。

擊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左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右司贊唱。行亞獻禮。官僚搢紳仍下階。平立。

唱就位。各趨進就位。唱跪。皆跪。一叩首。二叩

首。三叩首。興。平身。唱酌酒。酌畢。唱詣五先

生神位前。跪。上香。獻爵。五位各一爵。唱俯伏。

興。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禮

畢。唱樂止。

左司贊唱。司講啓。告講三章。司講一人出位。

向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

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

揖。在西者同答之。

楊陽學堂卷二

士

右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伐鼓。考鐘。仍各

以三爲節。

左唱。肅靜無譁。右唱。展書開講。亦如之。

司講正襟端坐。宣述所擬第三章講義。雍容

高朗。悉如前儀。講畢。出位。仍向五先生。一

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考鐘。仍各以三爲

節。

左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一

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闢與敎詩二

章伐鼓三擊鐘三歌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
雲山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
安凡童子歌詩一句伐鼓考鐘各一每章歌
完伐鼓三考鐘三又歌曰西方論緣業卑卑
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
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
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

棉陽學準卷二

圭

其書每歌一句伐鼓考鐘各一全章歌完鼓
三鐘三亦如之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左司贊唱行終獻禮官僚縉紳仍下階平立

唱就位跪亦如之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

平身唱酌酒詣五先生神位前跪上香獻

爵亦如之唱俯伏興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

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樂止

右司贊唱司講已畢詩樂三終徹講案司鼓

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師長官僚紳衿各起位隨意講堂院外散步
片時

司贊唱請用膳學長進一揖師長官僚紳衿
皆揖司賓拱至膳所請坐照次序坐六人一
席酒不過三盃多者有罰飯各隨其量膳羞
四簋豆腐園蔬鹹魚醃菜而已不許過豐私
携盛饌至者亦有罰官紳一體使常知澹泊
滋味

棉陽學準卷二

西

飯畢起位散步片時堂上伐鼓三擊鐘三司
贊唱請赴講堂師長官僚紳衿依前次序進
就坐各一揖

司贊唱質疑問難欲有問者卽起出班向上

三揖坐于旁側就所講書章發出特見從容

辯論以闡明聖道爲主不以偏僻詭異浮詞

矜辯爲長或音語弗清言不達意則將已見

詳書條段呈出問難師長亦書而答之凡有

他疑皆許質問其出問以坐次爲序先長後

幼毋得僂越。勦說雷同。並所深戒。問畢起坐。再向上三揖復本位。

司記二人列几案。楮筆于神座旁。審聽問答。皆書之。其有不盡。則令本生自書一楮。授司記彙錄成編。師長改正。送本縣叅酌訂定。付之剞劂。以就正遠方之有道者。

司儀二人自始事以至終事。留心細察。凡揖讓升降周旋進反坐立言談食飲不中禮者。皆糾唱之。每糾唱一則。司記執簡而書曰。某

棉陽學卷二

圭

人爲某事失儀及卒事。則學長按籍而稽量。罰示懲。所以振起衆人恭敬之心。而銷其玩忽粗浮之氣也。

諸生質疑已畢。不復再有問者。則司贊唱曰。質疑問難已畢。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本縣命題課試諸生次日。構思呈師長評定。彙送本縣選擇加批。付梓以質海內。高明覘吾邑人文之盛。

棉陽學卷二

圭

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同上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此日不再得之章。伐鼓三。擊鐘三。歌曰。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蹶蹶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閒。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藏。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邈。簡編有遺芳。希

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徬徨。驅馬日以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漏韓莊。出入四寸閒。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奕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卽亡。雞犬猶知求。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吾言狂。凡童子歌詩一句。伐鼓考鐘各一全。

詩歌完伐鼓三考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司贊唱排班行拜辭

五先生禮序立師長

中本縣師僚束搢紳舉貢西平列階下諸生
序後司贊唱班齊鼓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
擊鐘樂人奏樂唱鞠躬拜興凡四唱平身樂
止

司贊唱分班師長官僚搢紳各依班次東西
對立諸生仍立下北面司贊唱凡在坐預講

楊陽學準卷一

七

席者謝師長一揖師長答揖司贊唱師僚搢
紳謝父母一揖本縣答揖司贊唱諸生向上
三揖先師長答之次本縣師僚答之又次搢
紳前輩答之揖畢遂行
本縣與師長揖別于二門之外師僚搢紳舉
貢與本縣揖別于大門之外諸生揖別于道
旁師僚搢紳以次相別諸生各相揖而退是
謂之大講禮成

丁祭禮儀

祭以春秋二仲上丁之日從先師也或疑是
日祭至聖先師行禮甫畢雖有強力之容
肅敬之心未免倦怠似更日爲宜余曰噫未
敬耳敬則安有倦怠哉凡人精神氣力愈用
則愈出一日之閒有無窮學問事業待我爲
之豈行禮斯須卽生倦怠其於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謂何矣況祭聖以丑寅行禮
方明而畢事書院之祭以卯辰行禮不相妨

楊陽學準卷一

太

也安所庸更日乎五賢實紹先聖之道統丁
祭亦從先師之後可也

先期五日編與祭執事人員榜于大門之外
主祭官本縣躬自行之陪祭各官儒學捕衙
皆與焉

擇方正廉潔辦事周詳者一人爲司庫專治
祭品

禮生六人爲通贊者二爲引贊者二司盥洗
者二其飲福受胙之事皆此六人兼之

擇諸生學養純粹舉動敬謹者爲各執事司
祝者一人陳設者二人瘞毛血者一人司簠
者二人奉帛者一人接帛者一人執爵者五
人接爵者五人撤饌者一人司鼓者一人
先期三日官師執事諸生各齋戒沐浴宿于
外不飲酒不弔喪不行刑
先期一日習儀執事者各演習儀注使皆嫻
熟毋得臨時周章致干失禮之咎
省牲本縣親至神座庭前向上一揖禮生引

楊陽學準卷二

九

詣宰牲所唱作揖省牲畢復至神座庭前告
潔一揖回署

司庫治祭品以豐腆潔齊爲敬草率從事者
有罰

用帛五端共一篋盛之酒十五爵太羹一登
和羹二鉶黍稷二簠稻粱二簋其或黍稷稻
粱南方不能全備則以麪食糗餅之類補其
缺焉可也

曰彤鹽曰藁魚曰棗曰栗曰菱曰鹿脯爲六

簋

曰菁菹曰芹菹曰笋菹曰鹿醢曰兔醢曰魚
醢爲六豆

其簋豆品物有非時地所產或偶缺不可致
皆以近似者代之代兔以雞代鹿以牛羊代
菱以紅柑西瓜代栗以荔乾福員

牲用豕一用羊一他年學者日盛或祭田有
加則羊豕各二可也

其陳設位次太羹和羹列于前黍稷稻粱隨

楊陽學準卷二

十

之皆在中間六簋列于座左六豆列于座右
豕列于下之東羊列于下之西爵在羹前帛
在爵前

香一束燭二對其堂廡內外門庭各懸方燈
以適觀爲度小燭配之

用吹手六名爲樂人伺候作樂

及期皆公服諸生齊集以俟司鼓者播鼓一
通以號衆也司陳設者各將祭品捧出以次
陳列方正整齊毋得參差紊亂次陪祭官至

播鼓三通。次主祭官至。播鼓三通。衆人肅靜。俟行禮。

禮生唱盥洗。引贊者引主祭官至盥洗所。盥畢。立于二門之外。

唱排班。班齊。主祭官趨立于中庭之中。儒學立于庭左。捕衙立于庭右。稍後。

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諸生皆就所司之位。敬謹。斂容以待將事。

唱陪祭官就位。儒學捕衙就拜位。

棉陽學卷二

主

唱主祭官就位。本縣趨而前。就拜位。

唱瘞毛血。司瘞者捧毛血盤。就瘞所。主祭官躬往視之。瘞畢。一揖復位。

唱迎神作樂。行四拜禮。每拜興。皆唱之。四拜已畢。唱平身。

通贊唱行初獻禮。引贊唱詣酒樽所。引主祭官至酒樽所。唱司尊者舉幕酌酒。酌畢。由東階。升引至神座前。唱跪獻帛。司帛者授帛一獻。上接帛者捧承而列于神座之前。唱獻爵。

司爵者以次授爵。五位各一。每獻上接爵者皆捧承而列于神座之前。畢。叩首。興。唱詣讀祝位。禮生引至讀祝位。唱跪。又唱衆官皆跪。唱樂止。讀祝文。司祝者捧祝跪前開讀。

維雍正某年某月某甲子朔。越某日。潮陽縣知縣某。敢昭告于

先賢濂溪周夫子。

先賢明道程夫子。

先賢伊川程夫子。

棉陽學卷二

主

先賢橫渠張夫子。

先賢紫陽朱夫子之神曰。惟五先生。宋代大賢。遠紹魯鄒。獨得薪傳。倡明絕學。如日中天。後知後覺。仰止高山。某忝蒞是邦。職司風教。敬奉典型。俾民則效。煥起人文。興與孝從。斯棉陽一變至道。茲際仲春。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讀畢。樂復作。唱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復位。禮生引由西階下。復拜位。

唱行亞獻禮。又引至酒爵所。唱酌酒。酌畢。從東階升。又引至神座前。跪獻爵。五位各一爵。唱叩首興。又引由西階下。復拜位。唱行終獻禮。又引至酒爵所。唱酌酒。酌畢。又引至神座前。跪獻爵。五位各一爵。唱叩首興。復位。禮生仍引復拜位。唱賜福胙。禮生引至香案前。跪飲福酒。受福胙。畢。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復位。唱撤饌。司撤饌者。以意移撤之。

唱送神行。四拜禮。每拜興。皆唱之。畢。唱平身。唱讀祝者。焚祝。司帛者。焚帛。樂止。禮畢。祀事已畢。官師諸生。以次相揖而別。此祭禮之成也。司庫主頒胙。命屠人解豕羊之肉。不拘大小。以人衆多寡爲差。凡與祭執事者。皆頒之。不敢私神惠也。

書田志

有書院義學。必有歲租以贍之。存育士之意也。爰爰薄產。沾潤無幾。然先儒明禋。從茲有賴。師生膏火。於是有資。亦可聯人心之渙。以待後世。有力之君子。繼承而光大之。鼓舞奮興。日躋日盛。未必非斯文之幸也。昔文翁治蜀。數遺刀布資。遣諸生。范文正待泰山孫秀才。常給米錢千載以來。傳爲僅事。竊怪世人浮屠老氏之宮。施捨田園連阡廣陌。不以爲

侈而學宮重地。茂草時嗟。終莫肯以一畝半頃。相加遺者。是何其待僧道之優。而待吾士子之薄也。況潮屬飯僧之田。以畝計者。不知其幾萬。歲租之入。不知其幾十萬。僧人暴殄。狼戾漁色。賭財泥沙。浪費甚者。結交饕餮。以孱民爲几上之肉。而吾士子誦法先王家。無斗筭曳履歌商北門。吁嘆莫有過而問焉。此亦宇宙間一不平事也。非吾力所可及。則亦末之何已。棉邑故有官田一百四十五畝。曰

文會曰張陂曰沙港曰濟糧歲租二百三十石五斗有奇不知始自何代相傳明初長吏置此爲諸生文會之資釋其名則是也而邑乘不載故老無聞併創置是租者之姓氏而亦茫不可考官收其歲穀之入照民田輸納正供畝米爲縣令養廉之需者亦不知幾百年矣文獻闕如誠不可解豈果代遠年湮不識所自歟抑既歸廉橐不便筆之於書於此見棉邑士風之厚也余寒儉無力不能

棉陽學準卷二

五

自捐清俸購置學田敢愛惜此區區上沒前人之美意不爲我士子一清釐之哉因爲文申請學使未爲書院義學之恒產旋奉報可今則爲諸生之田非復官吏之田矣不可不備悉其畝數都鄉佃戶姓名使諸生知所稽察不致蹈有名無實也

文會租在貴山都分大隴南隴橫山三處大隴佃戶陳誠忠等耕租三十六石七斗五升南隴佃戶蔡信等耕租七石橫山佃戶曾鼎

太等耕租五石七斗五升統計歲租所入共四十九石五斗

張陂租在黃隴峽山兩都曰洋汾鄉佃戶林方典居之歲租一十二石五斗中寮翁永春新寮王紹智荊港陳殿客後溪仔許世發連應武陳隆山家鄉蕭紹禹顏作炯溪西鄭欽高兆光高阿惜後埔仔林啓耀蔡阿喜望上寮陳萬進陳上萬舖前仔陳立權大布洋黃上賢等各佃共租五十四石統計歲租所入

棉陽學準卷二

六

六十六石五斗合文會張陂二者則一百一十六石也

沙港租在洋烏都佃戶陳奎卽陳少源子也居沙港鄉歲租一十二石五斗

濟糧租在峽山貴山兩都分泗港林內大青洋隴頭四處泗港佃戶周禮耕租一十五石

周子來耕租二十六石七斗周攸足吳夢推周子嵩周攸廣共租二十石三斗三升周子權周子英周崇有周子金共租二十三石一

升林內佃戶葉大琳耕租三石五斗大青洋佃戶余公信張用朝張智俊黃德元林有聰共租九石五斗隴頭佃戶林束成蔡束德黃惠德蔡束興共租七石統計歲租所入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合沙港濟糧二者則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也

梅陽學準卷二

子

六斗一升而奇七勺張陂洋汾租田載縣廓都三畝七甲林壽戶內輸將首墾二十九畝四分六釐三毫五絲歲額糧銀八錢八分四釐沙港租田亦載縣廓都三畝七甲林壽戶內輸將首墾五畝五分三釐七毫五絲歲額糧銀一錢六分六釐濟糧租田載縣廓都四畝二甲義田濟糧戶內輸將中田五十七畝九分七釐一毫下田一十一畝三分三釐九毫歲額糧銀二兩八錢六分五釐三毫米一

石而奇三合二勺統計田畝則一百四十五畝而奇一釐歲額糧銀則五兩六錢二分七釐七毫額征畝米則一石六斗一升三合九勺此其實數也

今以文會張陂歲租一百一十六石為書院丁祭講學之資以沙港濟糧歲租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為義學師生膏火之助並勒貞珉以垂永遠雖有豪強不得私而踞之但此租向係官收胥役侵漁之弊在所不免中

梅陽學準卷二

子

開佃戶或已物故子孫相承轉相授受而故籍猶仍其名不為更改所以便于乾沒俾非經手者無從而稽查之此相沿之陋習也諸生宜共相推擇人品端方辦事周詳者二三入親往其地相畝視佃徹底澄清詳開一冊送縣蓋印以防侵欺為一勞永逸歷久不敝之計不可以為緩而忽之也

書田詳文

潮州府潮陽縣爲振興文教。詳撥無礙官租。以光祀典。以育英才。事竊惟化民成俗。必先教學。興賢立廉。起懦惟在尊師重道。蓋人心正邪。說息則風行。草偃知禮樂之將興。統緒明祀典。昭則源遠流長。見宮牆之永賴。卑職蓬茅下士。受聖主特達之恩。迂拙菲才。庸普寧民社之寄。雖彈丸蕞爾。雅慕弦歌。而攝篆名區。更慚錦製。惟潮邑人文淵藪。而正學

棉陽學卷二

五

久湮。士子以儒佛老莊爲一途。乃後天邪教猖狂。而鄉愚無識。妖徒遍惠。豐澄揭而並至。有民婦林妙貴。自號仙姑。與奸夫胡阿秋。假粧娥女。書符呪水。煽惑不可勝言。求嗣見夫罪惡尤難殫述。建置廣廈。弘開教堂。黨羽數百人。不分男女。戲筵兩三日。無閒晝宵。卑職普旋聞知。躬詣擒縛。庭訊行事。直認昭彰。欲照例通詳。恐蔓延滋及善類。或詞連中韓。將溝瀆半自經人。不得已而行權。告萬民以公

惡洗滔天之妖孽。二渠魁畢命。多貳聆兆姓之懽呼。十從犯創懲累月。餘黨皆置勿問。革面安心。厥屋改籍。入官禮門義路。榜曰棉陽書院。俾閭邑俊彥讀書講學。其中祀崇宋代大儒。令考道後生。聞風親炙。而起緬惟周程張朱五夫子。上接洙泗之正傳。應萃濂洛關閩一堂。中下開顓蒙之私淑。春秋丁祭。椎羊擊豕。六豆六籩。典禮必印。官親行朔望講期。伐鼓考鐘。三揖三讓。規儀與鹿洞一體。清陸

棉陽學卷二

五

王之障翳。辨及毫芒。掃釋老之荆棘。秉畀炎火。月有課季有試。本道德經濟爲文章。經則明行則脩。以天下國家爲學術。蓋蒸蒸焉氣運昌隆之會。濟濟乎英賢蔚起之機也。邑署東偏舊有義學。年久傾圯。一併捐脩。每歲延師二人。分大中小學。以立教統。期濱海多士遍家絃戶。誦以成風。然必恆產有資。乃可奕禩不廢。捐金購買綿力。未能查潮邑舊有官租。不知剝自何代。歷任歸入廉。亦不知始

自何人曰張陂曰文會曰沙港一酒糧既非
軍屯又非民隱共田一頃四十五畝歲租二
百三十石餘收納皆出自官去畱均爲無礙
詢之故老僉云有明令長置此以贍諸生問
之佃民亦稱自昔官收原存以資課士則以
固有之物還諸應得之人既無負前哲創業
之盛心且可鼓後賢奮興之志氣請以張陂
文會爲書院祭祀講學之供分彼沙港濟糧
爲義學師生膏火之助合應詳明憲臺大振

棉陽縣志卷二

三

儒風批行遵照丁祭編入祀典租收盡付生
徒國賦仍按畝輸將官籽則共沾波潤勒貞
珉以垂永久千百年俎豆常新藉憲恩以廣
栽培十三都英才樂育從此興仁興讓人人
有孝弟忠信之心誦詩讀書家家有濂洛關
閩之學皆憲臺高厚之賜而下邑吏民之庶
也爲此備由同文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詳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提督廣東等處學政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脩加一級顧 批

據詳具見畱心文教極爲妥協仰卽照議
行繳

棉陽學準卷三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閑存錄

棉陽書院之中有閑存堂焉。取大易閑邪存其誠之意。與諸生談道之所也。尋常言論。曷足錄。曰。志勿忘也。且留之。異日驗所造。前後淺深。余聞學與年進。曩昔所甘及

棉陽學準卷三

今味之而已。淡安知今日之所是他年對之不尚以爲非乎。是也。非也。甘也。淡也。學之久。當自知之。恐過者易忘。則新知末由有證。故錄之以與諸同人共證。爾閑存之功。雖未易言。然舍此無以爲學。亦勉焉而已矣。

聖賢所以別於異端。其惟心學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千載心學之祖也。聖賢以道心爲人心之主。異學養人心而棄其道心。故雖皆

以心學爲名。而是非邪正相似而實不同者。在此。

何謂人心。虛靈知覺者是也。何謂道心。所以主宰此虛靈知覺之義理是也。朱子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此道心也。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所當喜。怒所當怒。道心也。

儒者以義理言。心必養其仁義禮智以善。夫虛靈知覺之用。佛老以知覺言。心止養其精。

棉陽學準卷三

神魂魄必盡去。夫義理事物之煩。

主於義理者。惟恐義理不明。或有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失其所以爲心。故必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而涵養省察。不敢有一息之或閒。由是而爲聖爲賢爲豪傑。皆此道心爲之也。主於知覺者。則止欲全其知覺。惟恐心泊一事。思一理。或擾其昭靈寂靜之神。故不顧善惡是非。不立語言文字。若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淨智妙圓。識心見性。象山

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白沙之虛靈萬象。陽明之良知。皆候以人心爲道心者也。

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佛老舍性而專言知覺。舍將帥而專事卒徒。是以偏於一而爲異端。陸王獨奉爲不傳之秘。欲悍然獨闢一心學。無怪乎終日言心而不識心。甘自外於聖賢而不顧也。

或曰。陸子言心。本於孟子。陸子言求心。本於

楊學準卷三

三

孟子求放心。可以爲異學乎。曰。否。孟子所言。仁義之心也。陸子所言。昭昭靈靈之心也。孟子求放心。必曰學問之道。是教人讀書窮理。主敬求仁者也。陸子以閉目靜坐爲求放心。是教人屏事物。絕思慮。廢語言文字。意見卽心。是道明心見性者也。言似同而旨不同。惡可以誣孟子。

陳清瀾曰。孟子之先立其大。道心爲主。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

害心。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氏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孟子以欺人。未有能破其說者。此論深切著明。可謂扶陸學之隱。如陸子所云。直截雕出。心用者也。

陸學蓋本於老莊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象山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嘗誅詩

楊學準卷三

四

云。自家主宰常清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又謂此心不可去。理會事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又曰。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此等皆從老莊得來。與釋氏所謂無多慮。無多智能。斷百思想。菩提日日長者。若合符節。乃知禪學固亦本老莊而小變者也。

禪學止是不思不慮。欲使精神凝聚而已矣。其能不爲利動。屏棄萬有。專一寂虛。似乎高明。而又有豁然頓悟之說。所以高明之士。往

往墮其陷阱而不知可恨者竊其緒餘以亂吾儒之正學學者亦從而信之蓋窮理不明悞以爲高亦樂其簡便易行可以瞑目靜坐無學思之勞苦也

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自學者視之若不勝其勞者而象山專務虛靜完養精神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有如此之捷獲學者焉有不從乎所以

楊學準卷三

五

陸學至今牢不可破也

象山年譜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惘然章仲至問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嗚呼此豈儒者之言乎二語乃出於佛書非禪學何以道此

朱子曰釋氏之學乃是錯認精神魂魄爲性又曰佛學止是弄精神漢書論佛氏宗旨曰所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其言與朱子一也

象山教學者完聚精神曰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初教董元息收拾精神不得說閒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嗚呼讀書能壞人精神自古未有如此說者象山欲收拾作主宰至論語亦不敢讀吾不知其精神將安用也謂象山之學非禪謂象山之學爲尊孔孟者請於此驗之

朱子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欽夫伯恭

楊學準卷三

六

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夫禪學近理亂真能惑高明加以子靜善談假聖賢以文飾之南軒東萊尚未能直破其隱所以蔓延而不可斷絕也證之以楞嚴圓覺如捕盜之獲真賊雖善匿辯無所施其巧矣

象山語錄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少時讀此喜其氣象軒昂若置身萬仞上者旣而思之得毋過於矜

高有類豪狂之態乎。近聞釋氏傳燈錄有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嗚呼象山之言。乃出於此耶。吾不知果陸之述。智通與抑釋氏之徒。竊陸說以誣通。而使陸氏醜與總之欲混禪陸而一之。其志同道合可見也。

朱季繹論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象山以爲閒言長語。說他則甚。季繹又云。禪家之學。爲異端邪說害道。象山

棉陽學案卷五

七

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又謂李伯敏云。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嗚呼。此象山語錄也。蓋明明自居於佛老之學。反指闢禪者爲異端。而無復顧忌矣。

象山門人顏子堅。棄儒爲僧。朱子答書曰。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將裂冠毀冕。以從釋氏之教。深爲惘然。願吾子思慮更與子靜謀之。象山遺以書曰。乃知高明終

當遠到。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嗚呼。朱陸之異同。卽此亦可見矣。

子靜之爲禪學。朱子旣極力鳴鼓而攻之。指斥辨論不一而足。謂其乖戾悖戾。大爲吾道之害。謂其陷溺人之深。阮謂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謂其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所以闢之者至矣。盡矣。後人乃欲援朱而入於陸。豈不謬哉。

後世調停朱陸者。意在抑朱不在恕陸也。以

棉陽學案卷五

八

爲早異晚同。是誣朱子。末流入於禪學。終其身而不覺其悞也。朱子有言。少時曾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及與象山相識。初亦疑信相半。又十餘年。而始覺其弊。嘗曰。某於禪學。始未嘗不往來於心。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蓋被渠說得遮前掩後。雖知其非。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朱子力排禪陸。乃在晚年。而象山沒後。尤大聲疾呼。不啻救焚拯溺。程篁墩乃著道一編。以晚年冰炭

之語爲朱子早歲不悟而疑象山以早歲未識象山時所答何叔京二書及中年所答項平父書爲朱子晚年始悟而從象山陽明又因之爲朱子晚年定論凡皆故意顛倒早晚以見朱子不如象山示後人之當宗陸也學者取文公年譜而讀之如見道一定論之肺肝然

嘗疑象山與介甫相似謂兩人皆堅執頗僻自以爲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

顧者也及讀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一種見識蓋早已合王陸而一之矣陳清瀾謂介甫言堯舜而興利殃民之說行象山言孔孟而明心見性之說行霍渭厓著象山學辨謂安石以自信亂天下子靜以自信悞後世嗟乎爲此說者何其前後合轍也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信乎非一人之私言而天下萬世之公言也

象山似告子朱子亦明言之矣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雖似戲談實確論也此不止爲象山而發蓋若合白沙陽明而預及之者知象山既啓其端其禍將無時而已也

陳白沙學儒者也而所見則皆不然元神有宅灝氣有門上化歸其根之說老氏之教也惟覺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佛氏之教也以佛老之緒餘儼然自命爲聖賢之絕學誣

哉誣哉

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此非禪學而何哉象山教人閉目靜坐完養精神以朱子讀書窮理爲意見爲支離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如鵲孫失了樹更無住處白沙之學蓋陸氏嫡派也

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脚又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白沙詩云六經盡

在虛無裏萬理都歸寂感中又曰何用窺陳編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可謂得陸氏之真傳矣陸陳之學不息則六經日就漸滅而聖人之道不著使其說盛行而不可收拾弊不

至於焚書廢學不已

胡敬齋陳白沙並從祀先聖廟庭者也而敬齋當時已不滿白沙之甚觀其與羅一峯書言白沙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責一峯知其非而不以告虧朋友之義又與

楊陽學準卷三

士

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必爲白沙所染則所以闢之者至矣二子道不同而從祀同何哉竊怪有明從祀四人敬軒敬齋白沙陽明似乎正學禪學均分其半誠不知其何說也

陽明云佛氏本來面目卽聖門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此則陽明已自道其爲禪學矣何世之懵焉弗察也

陽明云良知一也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流行言謂之氣以凝聚言謂之精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良知之說明則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三關七返九還尚有無窮疑也又曰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按此則陽明又欲以良知之學竊附於老氏矣旣已自命爲聖賢而忽

楊陽學準卷三

主

而爲佛忽而爲仙自古及今未有如此亂道者鄙陋龐雜一至於斯是尚可以言學哉陽明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上陽子之流方外技術不足爲道若達摩慧能則庶幾近之矣噫陽明以顏子爲至今未亡此亦古人三不朽之說謂達摩慧能庶幾近之則不知其何說也彼明明尊信達摩慧能其不宗朱子無足怪學者乃崇而奉之謂爲真聖學也亦獨何哉亦

獨何哉

陽明云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嗚呼。此豈學者之言乎。彼於文王孔子尚有所不足。耶。於神禹又更不足。耶。侮聖亂道無忌已極。充是心也。何所爲而不可。

陽明謂顏子沒而聖學亡。不知置曾子子思孟子於何地。然此論本之象山。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而楊慈湖遂謂子思

楊陽學準卷三

三

孟子言多害道。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哀也。夫慈湖名簡。浙江慈溪人。象山高弟。明尊達摩卽心是佛者也。

陽明云。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孟子至比於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其閒。可哀。

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嗚呼。楊墨無父。無君。而陽明尚以爲滅理亂常之未甚。朱子得孔孟之正傳。開萬古之聾瞶。而陽明反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古及今。未有敢比朱子於楊墨者。未有敢比朱子於洪水猛獸者。陽明顛倒是非。肆妄至此。誠不知其何心矣。聞此論而不痛疾者。必非人情。

陽明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

楊陽學準卷三

南

以爲是。嗚呼。言至於孔子。尚須待其求心而後是非乃定乎。陽明於達摩慧能則無疑議。於孔子則必求心無非。而後敢以爲是。於曾子子思孟子則皆有所不滿。於朱子則比之楊墨洪水猛獸。如此之人。尚可以從祀孔子廟庭哉。移其主於達摩慧能寺中。從其所志可也。

少時讀陽明用兵平賊之文。心竊慕之。恨不得生同時。猶願居私淑之列。聞前輩有關之

者則怫然曰。文章事業如陽明。豈可輕議。後聞良知之說。始疑聖賢之學。似不如是。反求之程朱。博覽乎諸儒。乃知陽明所講。純乎禪學。而欲鼓萬世與朱子爲難。眞所謂邪說橫流。害人心術者。雖平昔所仰慕。亦豈能附和。遂非與之援。儒入佛。率天下而詆我朱子哉。必不忍沒陽明之事功。則改祀於功臣廟。爲宜。

遡陽儒陰釋之學。始於宗杲之教。張子韶至。

棉陽學準卷三

圭

陸王而愈精愈巧。雖有智者。不能與之辨矣。然在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來也。朱子曰。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按杲老。僧宗杲也。張侍郎。卽子韶。名九成。號無垢。此吾夫子所謂始作俑者也。彼爲異端之徒。欲援儒而入于佛。固無足怪。此爲聖賢之徒。乃反爲異端所。

役宗佛而亂吾儒。則亦惑之甚矣。學者苟知其立說之意。雖欲強宗陸王。而有所不忍。陸王雖皆禪學。然其禪亦有淺深。蓋陸隱而王顯。陸弱而王強也。象山工于彌縫。朱子猶被他說得遮前掩後。至久而後識之。陽明則語語傳燈。言言梵偈矣。象山雖言僻而堅。文采不足以動衆。陽明才情足以牢籠一時。文章事業足以震耀後世。故學者更甘爲所惑。而悍然與朱子爲難。亦朱子之不幸也。

棉陽學準卷三

末

象山初爲禪學。尚詭秘含蓄。欲與聖賢相淆混。陽明祖象山之術。則遂直決藩籬。欲盡驅從古聖賢而歸於釋老之教。蓋異說一開。愈趨愈甚。不但如東坡之論荀李。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也。按禪學亂儒之罪。當以象山爲造意。陽明爲兇手。學者雖極怯懦。何忍助其燄而張之。凡學者欲調停朱陸。皆陽朱而陰陸者也。謂陽明有合於朱子。皆宗王而背朱者也。是非。

無中立之理。驅車馬而騁康莊。可謂蹈海一轍。亦不妨於嘗試乎。

程篁墩作道一編。自以爲儒者之徒矣。誣朱附陸。非眞讀書窮理之人。不能辨也。至觀其文集。則有所謂對佛問焉。謂佛爲賢智之流。當爲孔子所與。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釋氏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之說。

棉陽學卷三

七

皆爲非誕。謂佛教歸于爲善。而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嗚呼。篁墩之好佛如此。毋怪其右陸也。然則道一編之作。不足爲典要。又於此而益信矣。

佛氏之教。巧於致人者也。以明心見性之說。惑天下之高明。以脩行成佛之說。誘天下之貪昧。以地獄懺悔之說。收天下之兇頑。所以無智愚賢。不肖皆投入其羅網中。而莫能自覺也。哀哉。

佛氏所以能惑高明。以其近理也。然雖近理。而千言萬語。不外乎空。則視天下事物。皆歸虛無。夫既已無矣。而謂有佛焉。可乎。聖賢之道。只是一誠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充周而不可窮。

佛氏之學。在屏事物。以明心。但求此昭昭靈靈者。瑩然而不擾。則耳可以無聞。目可以無見也。儒者宗之。必至於棄詩書廢禮樂。相率而入空虛無用之地。而天下無實學之儒。

棉陽學卷三

太

佛氏之學。在澄一念以空。萬念但欲掃除。一切以歸於虛無寂滅之中。則善惡可以不分。是非可以不較也。儒者宗之。必至於輕倫常。忘廉恥。不復知忠孝節義爲何事。而天下無勵行之儒。

學佛氏之明心。則必至於失心。學佛氏之見性。則必至於滅性。士之溺於異端者。知未至也。格物窮理。則僞妄不得而入之。

佛氏塵芥六合乃故爲虛空大言以輕薄天下耳彼自處於塵芥之內耶塵芥之外耶以爲內則塵芥中之塵芥是無而已矣以爲外則六合之外何處更有六合可容釋子之聚居亦無而已矣

佛老之教總是畏難苟安不肯擔當世道鄙棄一切而不爲自潔其身焉已耳符籙齋懺談禪說鬼皆其徒附益之欲以惑世誣民而不知反爲佛老之累故今之道釋之徒皆佛

老之罪人也

謂脩行可成仙成佛或亦理之所有然脩行非茹素絕物之謂也人果能脩行力學則可以爲聖賢又何必於仙佛哉

成仙者必尸解成佛者必坐化皆死也則何不白日飛昇跨獅乘蓮以遊於世而必於死乎人能不爱一死則忠孝節義何不可爲而爲異端死耶噫惑矣

學仙學佛必死而後成學聖賢則生而成之

孰易孰難孰利孰害何惜不之察也異端之說不可勝窮儒者知學爲聖賢則妖妄不禁而自絕

大奸大惡之人不畏天地不畏刑辟而獨懼冥冥之中有所謂地獄者然則浮屠地獄之說尚可以做無知之小人惜也其謂佛能解免也其謂可以禮佛飯僧而懺悔以免也彼行賄於佛不過茶果楮錢所費有幾而佛遂爲資緣請托於地獄十王之閒而免其滔天

之罪又何憚而不爲惡乎向使釋氏第言爲惡之人必入地獄剉燒舂磨萬不可解則亦勸善懲惡興行教化之一助君子何惡於異端哉

異端之可惡以其爲天下逋逃藪凡兇惡之人必歸之既異言異服欲以化外而逃王法復惑世誣民欲以脩齋懺悔而逃閻羅地獄之法然則佞佛之徒真可無惡不作矣何怪世人之貿貿爭趨之也

釋氏懺悔之說。不過誑誘愚民。爲詐財求食起見。其罪小。明心見性之說。直欲簞鼓上智。敗壞一世之人心。其罪大。

釋氏之徒。最不可近。儒者偶與立談。則已爲所浼矣。一造其居。卽以爲叅禪矣。雖萬萬不信其說。彼亦將誣爲篤信之矣。若昌黎之於大顛。不其然乎。

昌黎佛骨一疏。震耀古今。當時海內。無不欽仰。故釋氏深痛恨之。思欲敗其名。而不可得。

楊陽學卷三

三

何期潮州一役。忽有大顛之遊。所謂自投阱阱者也。

釋子圖大顛形像。以昌黎折腰伏地。稽首於其旁。千載而下。有餘辱焉。稍讀書明理者。皆知昌黎之被誣。而釋氏且以其三書爲證。更可痛憤之甚也。

三書真假。有目能辨。然歐陽永叔信之矣。永叔宗昌黎太過。不論驢鳴犬吠。有人言是韓公所作。永叔便云非韓公不能竟忘其推尊。

三書之悞韓公不足爲韓公知已也。

東坡巨眼。直謂三書爲僞。以其鄙陋不堪。雖退之家奴。不肯爲此。此論直截痛快。其如世人易欺。難悟。尚有疑信參半者。何哉。

朱子不辨三書之僞。非疑韓公果出于此。咎其不當與大顛遊也。釋氏僞爲此書。乃本昌黎與孟簡書脫出者。書中有自山召至州郭。則謂之人船奉迎可也。畱十餘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搖。則謂之所示廣。

楊陽學卷三

三

大深迴可也。祭神海上。則造其廬。及移袁州。畱衣爲別。眷戀如此。謂不崇信其法也。得乎。貶謫無聊。輕舉妄動。遂與諫佛骨者前後若兩人。無怪乎禿廝之敢于侮弄之也。

潮屬士大夫至今稱大顛爲祖師。言之惴惴。惟恐獲戾。此亦悞信三書及釋氏畫圖。謂韓公果崇奉之。是以如此敬畏。不自知其爲聖賢之徒。非削髮披緇者等也。

藍子初抵任。謁大忠祠。見堂中坐大像。塑以。

泥金光頂低眚全不似宋代衣冠文物駭然曰文信國幾時爲僧從吏稟曰佛也曰拜文丞相耳佛何爲者吏曰在佛座後睇觀之則佛背果有隙地三尺許文山牌位伏焉藍子曰佛不宜坐此命祠僧撤去之僧愕然藍子曰僧可杖也令汝守大忠祠汝潛移佛像於此罪一若安置祠側或僧房內猶之可也公然踞堂中奪文丞相尊位有司行禮佛則受之春秋祭祀俎豆羊豕佛則饗之登斯堂者

見有佛而不見大忠罪二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豪強冒奪民居猶有應得之罪況旣已爲佛而踞佔人屋逆理不道是僧陷佛于蹠也罪三不以僧荷校於市不特無以謝文山併無以謝佛僧服罪乞移吳家巷命保正周啓明率民人偕僧昇之去大忠乃赫然可瞻仰蓋俗尚好佛習爲固然官吏士民皆莫覺其非也

三教並稱非君子之言也乃有欲合三教爲

一者尤乖謬不經之甚孟子所謂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

彼公然爲道釋之徒辭而闕之易易也所可恨者在陽儒陰墨竊佛老之言以解聖賢之書似道似學牽引吾儒而入於邪說尤世道人心之大患此陸王之學所以不可不辨夫

棉陽學準卷四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開存錄

事君如事天。天卽理也。理在吾心。不假外求。吾暗室屋漏。事事無愧於心。則可以對天。可以對天。則可以事君。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可知。

棉陽學準卷四

陷事上帝。不止郊壇對越之迹矣。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君子之事君也亦然。

事君如事親。君猶父也。則不徒敬之畏之。必有滿腔忠愛之心。凝結於夢寐起居之際。如孝子之養父母。然後盡忠補過。皆非有爲而爲此之謂誠於事君者。

父無不愛其子。君無不愛其臣者。至於爲子不肖。傾蕩家貲。父不得不楚撻隨之。又或流爲盜賊。羞鄉里而禍門庭。不得不涕泣置之。

死地。非父之忍於子也。勢處於無如何也。人君之愛其臣也亦然。

君之有臣。欲其相助理也。視之爲股肱。寄之爲耳目。已明以同體之親。痛癢相關之誼。屬之矣。臣不知愛其君。不殫竭忠誠。以親愛於其君。尚得謂有人心哉。

今夫齊等之人。漠然不相涉也。然而壺殮之德。必思所報。一金之惠。感激在心。況吾君有天之尊。有父之親。覆載生成。其爲恩也大矣。

棉陽學準卷四

十二

又況縻之以好爵。養之以祿糈。族黨光榮。子孫蒙庇。卽以俗情而論。能無感激圖報乎。報國無他。竭誠盡職而已矣。一念不敢自寬。假恐稍涉於欺也。一事不敢自暇逸。恐稍鄰於慢也。

不誠不可以居心。豈必爲報國而始誠乎。曠職不可以居官。豈必爲報國而始盡乎。然則自脩之道。卽爲獲上之方。所謂盡已之謂忠也。忠匪外求。事君固未嘗難已。

臨民者當以敬為主。勿謂蚩蚩可以術馭也。勿謂卑卑可以勢壓也。

思民吾同胞之義。則知乾父坤母。不欲我之傷骨肉也。推君民一體之懷。則知元首腹心。不欲我之殘手足也。夫如是。尚敢以蚩蚩卑卑而謂我之下民哉。知斯民爲天之民。爲君之民。而敢有不敬乎。

書曰。不敢侮鰥寡。孔子告仲弓曰。使民如承大祭。凡皆敬之至也。鰥寡且不敢侮。則敬盡。

楊學準卷四

三

乎民之類可知矣。使民且如承祭。則敬盡乎。教養刑政之屬。又可知矣。

對庶民如對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爲吾君撫字斯民。則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卽所以敬天。

內聖外王之學。不外一敬。敬也者。傳心之要。而出治之本也。

主敬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能入。

主敬則無欲而靜。可以解萬端之紛紜。平萬

境之偏陂。此心如光風霽月。如泰山之不可動搖。非拘束困苦之謂也。

人有才則多氣盛。惟敬可以斂之。居高位易隣驕恣。惟敬可以消之。

薛敬軒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此亦居敬之一端乎。世有輕佻譁浪。自詡風流。或夏月袒裸。習爲放誕者。戒之哉。

常檢束。則自無妄動。動不妄。則靜亦漸純。而

楊學準卷四

四

居敬以密。

居敬非窈冥昏默。如異端坐禪入定之謂也。隨時隨處。以天理爲準繩。無斯須之敢忽。無一毫之敢肆。靜而處。暗室屋漏之中。罔弗敬也。動而應。天下國家之務。罔弗敬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此言居敬中實事。而吾道異端所以判也。異學求心而不求理。是以其流爲清靜寂滅。聖學格物窮理。以致其知。是以泛應曲當。至於從心所

欲不踰矩故知居敬窮理聖賢徹始徹終之實學也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有交脩並進而無先後者也居敬則此心有主必窮理以充之窮理則此心有物必居敬以純之敬至而窮理始精理明而居敬愈固二者缺一不可而分爲兩事者亦非也

學者無事靜坐當以持敬爲主固不可憑虛妄想自放厥心亦不宜槁木死灰專一凝寂

楊陽學準卷四

五

蓋舍敬而言靜則已入於釋老矣

儒者所謂靜以無欲爲主無欲則心不妄動是故爲主敬爲存誠異學所謂靜以無事爲主必絕物息慮而神乃全是故爲虛空爲寂滅雖主靜似同而靜之實不同也

不行

天地之閒陰與陽焉盡之矣無一物而無陰陽亦無一事而無陰陽

存天理遏人欲入聖之門也學者循是而求之時時處處實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亦聖人而已矣

理欲之幾甚微甚危出乎此則入乎彼無中立之一途調停並行者謬也

自古以來號爲豪傑者衆矣多以理欲二字不明墜一生之人品

中人之性欲常處強而理常處弱宜用剛克之方如臨大敵以制之欲既遏則理自存理

楊陽學準卷四

六

存而欲益不能奪矣

因循苟且人生之大患也因循爲學則學不進因循爲治則治不成立心行事有一毫之苟且弊將無所不至矣

利之爲字刀立其旁所謂有利必有害也貪之爲字與貧相似難以非道得之不能有其富也

凡人利心勝則一步不可行

利令智昏誠哉是言也不必孳孳謀利而後

智始昏。但中人以上之資。多一分錢財。亦減一分智識。

知多藏之必厚亡。老子所以猶龍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家壟斷。千家覬覦。欲晏然無患也。難哉。

世人孳孳求利。無非爲子孫計耳。而多藏厚亡。適足爲子孫之累。亦何苦而以厚亡遺子孫乎。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佛學準卷四

七

其過。龐公曰。人皆貽之以危。我獨貽之以安。是二子者。其知道乎。可以爲保家裕後之良法。何世人之惘惘也。

曠魯之言。衡山之麓。有佛而銅者。寺僧覲爲奇貨。密以鐵錘折其指。俄而斷其手。又滅其耳。鬻之未饜也。顧彼塊然者。無如何。夜積炭。焚之。沃以便溺。鎔而化。且日囊數十斤。將之郡。或問曰。何也。僧紿曰。牛肉耳。勿言。暮啖汝衆。戲奪之大驚。疑爲佛所化。訊驗果然。擁之

官杖而荷校于市。藍子曰。噫。利之爲害如此。夫象齒焚身。佛且不免焉。可爲專利者之戒。僧竭盡心力。一金未得。而三木已加。可爲謀利者之戒。

文所以明道也。必有益於天下國家。爲世道人心所不可缺者。然後爲之。如以辭華而已。何貴有是文哉。

六經文字。非後人所能及。以其載道也。秦漢以後。文日繁。而道日晦。故宋儒憂之。

佛學準卷四

八

韓子之文。可謂近道矣。然朱子猶謂其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況夫背道而馳。專以詞藻是尚者。

詩以道性情。必真摯而後工焉。有一字不從肺腑中流出。非詩也。

詩必有義理。惟深於道者。能知之。不特作詩者久不講。卽論詩者亦鮮及之矣。無理無義。則爲無益之浮談。雕飾蟲魚。藻績風月。儼然自命爲詩翁。吾不知其何爲也。

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此善於言詩者也詩不本忠孝節義雖窮巧極工亦不足言況譏玩乎子瞻未聞聖人之道徒欲以詩戲謔而已學者戒之

詩文雖詞章之學可以覘人品驗德性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臣孝子端人正士才能志節福澤勳名未有不隱躍流露於詩文之間者

善養浩然之氣則發爲文章正大雄厚無靡

楊陽學準卷四

九

曼邪僻之習高者聞天深者入淵迅疾如風雷鎮重如山岳而議論和平近情切理節奏閑雅諧協宮商斯可以謂之文矣然非讀書窮理以養其氣者不能也故曰文以氣爲主作詩亦然

凡作詩文必有情有理有氣三者缺其一不可也

讀聖賢書當句句反求諸己思我必能行之思我必如何而後可以行之切實體驗方爲

有得

欲觀古人之行事必掩卷靜思設身以處其地度我所作爲者何如乃可定古人之是非而能受古人之益

讀書不熟則聖賢之精意不出恟悅游移終於蒙昧而已矣

若經傳正史之外子集百家典章故實雖畢世不能窮也必句句而記誦之所得能幾何哉涉獵多則神智日益如珍饈羅列饜飮之

楊陽學準卷四

十

後亦歸無有而晬面盎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顏子何以能樂其惟克己復禮乎克己則無欲而靜此心常淡然焉無悶無愠隨所遇而不覺其怙也復禮則循理而安此人常泰然焉履中蹈和無所入而不與之化也惟其內重而外輕是以萬境不能逆

詞章之學亦可忘憂況傳世之業乎文史之傳亦足千古況聖賢之道乎然則人之一生

其可樂也多矣。何貧富貴賤之戚戚也。

詩書之內有真樂焉。一生享之而不能盡也。

舍此而他求。則無在而非苦。

人能以義命自安。則無所不樂矣。

韋布之夫。與公卿羣遊而雜處。客有顧盼弗及者。則疑其輕已矣。此無他。自顧有不足者也。彼公卿者。見客之趨奉。既習爲固然。任客之忽畧。亦視若無覩。此無他。自顧有至足者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疑人輕已者。皆內有所

有物是也

士

不足夫。

疑人輕已。則勉爲其不可輕者。亦君子事也。若不知求諸已。而徒責諸人。疑者日疑。輕者日輕。將何時可釋乎。

疑人輕已之陋也。而不肯求諸學。疑人輕已之貪也。而不肯返諸廉。疑人輕已之詐也。而不肯本諸誠。疑人輕已之薄也。而不肯歸諸厚。雖聖人亦不得不輕之矣。

世有知美名之可市。而不自勉。又不自安。徒

欲竊其名而居之。天下焉有名可竊而實可素之。理乎。居之不疑。行違色取。孜孜然惟恐人之見其底裏也。人亦佯爲弗見。似乎不敢輕已。而輕乃愈甚。思之。思之。君子所以貴內省之學也。

凡人飾僞者。皆謂人之可欺也。世豈有終爲人欺之人哉。一日敗露。則從前盡皆瓦裂。可不懼乎。

人必自欺也。而後敢欺人。欺人之害在一時。

梅壑集卷四

士

自欺之害在畢世。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可知飾言非誠也。片語不實。已爲盛德之累。況專飾大言以欺人。而生平無一可信者乎。學者戒之。

色莊有似乎君子。辨之不可不明也。彼亦儼然以誠篤自居。談義利道聖賢。矜名節。雖真君子見之。亦將引爲同調。然其不可對人之隱衷。藉此以求富貴利達而已矣。見一錢則性命可捐。遷一秩則狂恣百出。故常可以欺

王公而不可以欺庸衆澄心而靜察之肺肝可得而見夫

有恩德於人而形之詞色陋也況實無其事而掠影居功逢人市德欲因以爲利焉甚於穿窬之盜也乎

凡人世故太明則德性頓減趨避既工則道義不立

人巧則僞生不如拙者之誠也機智愈深心膽愈怯不如拙者之勇也所以忠孝節義震

聳古今爭光日月之事巧者不能爲而拙者能之

世有托於拙以陰行其巧者有不自安於拙而偏欲效巧之所爲者皆非也惡莠亂苗不可以不辨也

大奸似忠不可以其深情厚貌而遽諒其心迹也大巧似拙不可以其矜率坦易而遂信其無他也

待人宜坦衷觀人宜詳審不坦衷則人不我

近不詳審則人將我欺

處事宜從容謀事宜慎密不從容恐將有後悔不慎密恐敗於垂成

忠孝節義之事審之既真則獨斷而獨行之不可與人謀也與人謀則不果而與妻子謀尤不果

凡事見之未確則貴謀辨之既真則貴斷多謀而不能斷是築舍道旁也不以疑惑而中止卽以漏洩而取敗

怒而使人知之待君子焉可也若以之鋤奸去暴則悻悻反禍及其身

君子無偏喜無暴怒不爲宵小所逢迎不爲奸兇所防備當大事而不動聲色舉而措之裕如也

家之本在身故君子一舉一動必事事爲家入楷法不可恃妻子之能相諒也處家庭如處大廷則無之而敢忽對妻子如對大賓則無之而敢慢

雖在閨房之中。不可以不敬也。褻而狎焉。非脩身齊家之道矣。

君子無所不敬。非敬妻子也。敬其身。以型于妻子也。小人以狎昵爲親愛。故往往或傷於褻瀆。而至於睽離。

惡人多畏其妻。事之不可解者。噫。此非特慾則不剛已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彼立心制行之不端。惟妻子能窺其微也。

身心性命。非空談也。所以端其本而裕其末。

楊陽學準卷四

圭

清其源而潔其流也。明此者。謂之明體。達此者。謂之達用。體明而後用達。故君子常勉勉焉。

無體之用。非用也。權謀術數而已矣。無用之體。非體也。虛空清淨而已矣。君子不流於刑。

名。雜霸之學。亦不入於異端寂滅之歸。則惟其身心性命之閒。有大過人者在也。

心不正。身不脩。不知仁義禮智信爲吾性中。所自具之理。不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有命。

焉。以爲之裁制。則其所存所發。殆將有不可問者。

是以先聖教人。齊家治國。必本於正心脩身。可知身心所係者重。操之在暗室屋漏之中。應之在家國天下之大。可謂談身心者。爲空虛無實乎。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爲參天兩地之聖人。可謂談性命者。爲空虛無實乎。

身心性命。皆實理也。正心脩身。養性立命。皆。

楊陽學準卷四

圭

實事也。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內聖外王之道。備矣。

胡敬齋曰。漢高祖天資最高。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此過於推崇高祖者也。高祖猜忌刻薄。非能復三代之人。幸而承秦之暴。生民無主。陳涉項籍。皆不足以爲人君。是以微幸得天下耳。觀其輕士嫚罵。至溺儒冠。苟有真儒。必將深藏巖穴。肯出而輔相之乎。叔孫酈陸。本非儒者。故苟且以就功名。子房黃老之。

學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然亦特借其力爲韓報仇。天下甫定。卽謝病辟穀。意可知矣。當時雖有真儒。漢高亦決不能用也。

漢高起亭長。與胥吏人往來相習。臭味相投。是以既有天下之後。亦惟蕭曹刀筆吏可相與有成耳。餘人皆不克終。蓋其性習然也。當時設有真儒。欲舉先王之法。則必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謂與爲亭長時所見吏治異也。卽使蕭曹不出。亦必更擇豐沛故吏而用之。

補陽學準卷四

七

之肯使真儒得操其柄乎。必欲得真儒輔相而三代可復。惟光武或庶幾焉。光武似有可爲。惜其時真儒不出。此亦氣數之薄也。

昭烈得孔明。是可與有爲之主。而又得真儒輔相者。惜乎天不祚漢。炎統告終。則亦末如之何矣。使得馘丕擒權。奄有九有三代。確乎可復也。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興。兼以君臣之閒情。同魚水。

鳥有不復三代者哉。

漢高帝封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諸功臣不服。帝曰。諸君功狗也。何功人也。噫。其甚矣。儼人以狗。無乃過于輕薄。況施之功臣。何忍乎不數年而有人競之事。其刑于之化耶。

唐高祖沙汰僧道。善政也。太宗卽位。首罷之。此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罷。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夫去矣。豈能爲唐禍哉。乃知太宗是舉。蓋天意也。

補陽學準卷四

八

漢袁紹盡誅宦官。有因無鬚而誤殺者。宋高宗倉皇播越。百姓誤以黃鶚爲黃潛善。鶚方辯其非。而首已斷矣。黃鶚與無鬚男子何其皆不幸也。當袁軍之際。與閹宦同形。仕高宗之朝。與潛善同姓。不可謂非其自取矣。使漢之無鬚能見幾而作。必不爲宦官所累。宋之黃鶚能早劾潛善。誤國當誅一疏。則其民且望之如父母。鳥有不知而誤斷其首者乎。所以君子立身。不可毫髮與小人相類。君子立。

朝不可竊位。苟祿而坐視小人之誤國。

胡敬齋曰。求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噫。敬齋豈真未見乎。明太祖建文帝。剝業紹統。曾幾何時。道義名節之士。不爲不多。燕邸篡逆。一盡誅夷。則皆無有存者矣。當日挾口斷舌。熬屍剝皮。以至三族九族十族。發先墓以揚灰。辱妻子於教坊象奴者。非道義名節之士乎。自殺臣工。大小百數。至于燕山衛卒。東湖樵夫。非道義名

楊陽學準卷四

九

節之士乎。所忍恥偷生。甘爲求樂閒臣僚者。皆人品不可問者也。其後起者。皆少年新進。敢高談道義名節。觸時君時相之忌乎。既不

敢言。道義名節。則惟有相率爲詩文而已。敬齋爲求樂子孫之臣子。故不敢顯言其事。而爲說如此。此春秋之微詞也。凡人才大者。視天下事無足爲我難。此可以任道之資。急宜讀書窮理。以養其浩然之氣者也。恃才以逞。則必至於僨事。或過剛而折。

或悖道而馳。害有不可勝言者。才大者。氣亦大。恐失之粗。粗則疎。疎則莽。至於莽。則無之而可也。

君子養之以學。故才大而心能小。粗疎鹵莽之弊。皆不覺其自消。是以其氣爲浩然之正。氣而非浮。氣血氣所可比。

其氣既純乎道義。然後其才爲有體有用。經天緯地之大才。而天下莫敢以才人目之。則謂之才全德備之大人。

楊陽學準卷四

十

大人才大小。人才小。大人。心小。小人心大。養之以學。使才大而心能小。則亦爲大人而已。

古未有浮躁之人。而可成大事者。所貴平時涵養。常存兢業。以宅心於沈潛。

能涵養。則心和氣平。凡事從容靜密。無淺露輕佻之病。

涵養者。操存之功。又當省察克治。使理常勝。欲無有累我涵養者。

君子以禮義爲恭敬。故不至於諂諛。天下無諂人。諛人之君子。亦無好人。諂好人。諛之君子。

諂諛者。妾婦之道也。以媚悅爲工。則何事不可忍爲。

無因而諂人。諛人。此理之所無者。非貪其財。則藉其勢。總之欲圖其所有。所謂口蜜腹劍也。

好人諂。好人諛。如服鴆焉。未見其利而已爲。

所斃。

王公好諂。諛不保其位。卿士好諂。諛不保其家。氓庶好諂。諛不保其妻。婦女好諂。諛不保其身。

孔孟教人。大要以求仁爲本。蓋仁者心之德。雖似細微。而發用至大。一有惻怛慈愛之心。便與天地萬物相關切。則必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此心始暢。是包涵宇宙之氣象也。堯舜之聖。亦仁而已矣。學者存諸心。彼能充。

棉陽學準卷四

三

其量爾。

學者最患。是無惻隱之心。

仁者。生人之理也。此理與生俱來。豈容一日去之一日不仁。則生理滅絕。縱使幸生。亦不可謂之人。

今加人以虎狼盜賊之名。雖三尺童子。吾知其怫然慍也。人至無惻隱之心。則虎狼盜賊而已矣。故求仁者。當常存此心。必不可使有一息之不仁。以隣於虎狼盜賊之類。

棉陽學準卷四

三

人人知敬父兄。愛妻子。則人人皆仁也。能全其孝之德。恭之德。則天下之父兄。視此矣。能充其愛之量。慈之量。則天下之凡有妻子者。賴此矣。

天下之官。最難爲者。莫如守令。最可爲者。亦莫如守令。守令皆能其官。則唐虞三代之治。如運掌然。

守令之難爲。難乎其稱職也。守令之可爲。以其與民最親。德易徧而才得展也。

德不足。才不長。督撫司道皆掣肘也。佐貳僚屬皆旁撓也。吏胥皂隸皆爲鬼爲蜮。欲掩其目而穿其鼻也。勢豪巨猾皆如虎如狼。欲箝其口而拊其背也。民繁事多。案牘山積。刑名之出入。錢穀之徵催。盜賊之攘竊。稍一毫不盡厥心。而民之受害不可言矣。故爲守令者。當知有民之父母四字。民既以我爲父母。我可不以民爲子乎。所以爲父母者。非有他也。亦曰誠而已矣。

視草野之饑寒。困窮皆吾子之嗷嗷待哺也。欲使之各遂其生。豈必家賜而人益。惟在保全其脂膏。寬恤其物力。勸農桑。樹藝畜牧。導養其山林川澤之利。制節其凶豐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行催科於撫字之內。然後其民可得而教也。教善良之民。如克家子焉。則從而咨嗟樂道之。撫摩獎勸。以益篤其爲善之心。教頑惡之民。如不肖子焉。多方誘掖剴懲。至於厲聲震

色。涕泣咎捶。必欲其遷善遠罪而後已。自非木石鳥獸。豈有不可訓化之民。誠於養民。而民得其養。誠於教民。而民率其教。則風可移。而俗可易也。鋤強暴。以安寡弱。革澆漓。而歸忠厚。人人皆尊君親上。祇父恭兄。家仁讓。而戶詩書。斯可謂之守令而無媿父母矣。

雖以聖人治天下。亦不外教養二端。是教養者。守令之實政也。誠於教。誠於養者。以實心行實政也。人不實心。皆私欲閒之私。則不公欲。則不潔。而教養之政。爲虛文。是以上官掣其肘。僚屬撓其權。胥吏穿其鼻。豪強拊其背。若公而無私。潔已而無欲。則數者皆無之矣。故居官以廉爲稱首。居官不要錢。鬼神猶畏之。況人乎。清而勿刻。廉而不矯。激斯爲善矣。廉之本在儉。澹泊可甘。浮費自省。吾未見豪

奢享用而能廉者也。

作秀才時不可有寒酸氣。爲民牧時不可無秀才氣。

人爲貪官。但博得惡名爾。倖而入。亦倖而出。刑辟之加。鬼神之罰。千百中不饒一也。曾見有居官貪婪而貽福祿於子孫者乎。

廉亦居官分內事。自矜爲廉。非真廉也。謂廉潔可以驕人。猶男子自誇其不偷盜。女人自詡其不淫奔。然則然矣。恐旁觀者將掩口而

竊笑。

楊陽學準卷四

圭

世有居官能廉而不能禁胥吏僚屬之不貪。是猶不爲盜而竊盜。欲守貞而畜妓者也。其罪乃甚於自爲之。

奸胥猾隸最能窺伺本官之隱微。揣測其嗜好喜怒。內爲迎合。而外肆鴟張。此甚可畏。對胥隸當如防大敵。不可有一毫之疎漏。俾得乘隙而入也。積誠以感之。嚴肅以臨之。屹然如山岳之不可動轟。然如雷霆之不可當。

知其艱而恤其勞。無所施其巧矣。

其在內則防僮僕謹門戶。每見聰明才智之人。爲僮僕所蔽者甚多。蓋相習既久。深知性情。凡事放膽爲之。所以門戶之司不可不慎。恐其外通胥隸。內結幕賓。凡以財物小利。啗本官子弟親戚用事之人。其爲奸弊難以悉數也。

京師游手候充僮僕。號曰長隨。皆挾厚貲。托人薦引。初筮仕者咸收之。此輩踪跡已奇矣。

楊陽學準卷四

圭

買僮僕而使令常理也。買主翁而自爲之奴。此其意欲何爲乎。不什伯其償焉。不已不千萬其償焉。亦不已其饑而附飽而颺。又不待言也。用之則極惡窮兇。剝膚入骨。不用則怨誹誣謗。造方爲圓。苟不得已而誤收。亦去之不可不速。

保甲之法。周官比閭遺制也。本誠而力行之。其爲用也大矣。行之不誠。有名無實。無益也。或滋煩擾。反以

厲民則害也。故爲收命者必推心入小民之隱而後保甲行焉。

擇正人爲之長。以次統屬。優其禮貌。重其責成。期贊宣治化也。計其烟井。分甲合戶。懸之門版。編之冊籍。俾條理可稽也。簡厥丁壯。免其差徭。教以逐捕盜賊。捍衛鄉境。寓兵於農之道也。

方編甲立冊之初。必防飯食楮墨之科。斂朔望具結。亦如之。臨村莊而點閱。無以供億累。

梅陽學準卷四

毛

吾民而從役騷擾尤當厲禁。

於是明賞罰以鼓舞之。使保甲長皆公正恪勤。而其民臂指聯絡。外侮不生。旦暮知其所爲。出入知其所往。善相勸過。相規婚喪相助。患難相恤。化行俗美。油油乎仁讓可風。不特爲弭盜而已。卽止於弭盜。詰奸其於治亦思過半矣。蔑誠意而視爲具文。雖法良無所用也。噫。

治民者。弭盜不可不嚴。防奸不可不密。搏擊

豪強。不可不毅。買虎蛇以放生。不顧他人之受其咀嚙。則佛氏所謂慈悲者。非治也。居官最患在沽名。雖未嘗有沽名之心。而名譽太盛。卽禍患所由伏也。

監司之職。在於正己率屬。綱舉目張。不以煩苛騷擾爲才。曠職侵官皆戾也。

監司侵守令之職。難乎其爲下矣。孳孳然惟利是圖。雖督撫如弟昆。固萬全無患也。然庶民嫉之。守令鄙之。富豪奸棍皆得以奴隸指

梅陽學準卷四

毛

揮之。此何如監司哉。

屬僚賢否。知之明而處之當。使廉能得以伸其志節。而不肖者有所憚而不敢妄爲。斯可爲監司而無愧矣。營私而惡是正直。排之擠之。若高山轉石之豪雄。得無干天地鬼神之怒乎。

人臣何罪。當誅。惟在營私欺罔。爾營私而怪屬僚之扞格。已不可以告人矣。欺罔而聯上憲爲同心。藉威作惡。欲使孤忠下吏共作欺

君蠹國之罪人。君子寧去其官。斷斷不肯阿附也。

去官事小。欺君事大。即使得禍。惟烈加之。以百世不可解之惡名。君子返躬無闕。亦何不可以甘受萬不敢阿附欺君。博小人之喜譽。薦引九遷。猶狗彘之不若耳。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誰敢與上官頡頏哉。事非關係。自無不委曲聽從。若欺君蠹國。亦與附和。此可謂之人乎。所以爲上。

楊陽學準卷四

壬

官者不可咎。屬僚之拂我。當清夜捫心問我。所作爲者何如。

守令弗能其官。監司得糾舉之。制撫弗便於民。監司得匡救之。膺斯任者何重也。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已負當宁。簡用盛心。況背公營私。虐屬殘民。毛角其面目。而蛇虺其肺肝也。噫。

積貯者。民生之大命也。有名無實。九重所諄諄告誡。豈專爲小吏言之與。

朝廷有殊恩。庶民屬耳目焉。謂念我民饑而授之食也。慮歲不可期而備之豫也。使上官享其實。而草野受其名。庶民必曰。惜矣。辜我皇恩。汝獨不畏指摘與。

太倉雀鼠。乃不肖吏胥之所爲。赫赫方面。角牙是張。吾不知其何物也。

野語云。南方有佛貓。其大如虎。逢人能搏。能噬。與虎無異。惟羣鼠見之。嘻嘻唧唧曰。佛也。相與結爲弟昆。入其耳內。據爲巢穴。鼠呼貓。

楊陽學準卷四

壬

爲兄。貓呼鼠爲弟。行則偕行。止則偕止。凡羣鼠所言。貓兄無不聽信。羣鼠所攫菽粟魚肉之類。貓兄無不恣啖。人有惡鼠者。鼠怒。訴於貓。貓忽大振虎威。爲搏噬之。由是羣鼠橫行。日長一日。肥者如猪。大者如牛。三尺之牙。銛於鈎戟。且擇人而食之矣。君子曰。噫。佛貓之害如此。夫不噬鼠而噬人。辜主人養養之意。仍謂之虎焉可也。

藩司以布政爲名人。稱方伯。其責甚重。全省。

吏治民生當一力肩任焉以錢糧吏自誣者固非蟠結黨類把持腥臭更非也

司臬操全省民命一舉一動關人死生興亡二十分謹凜兢業尚恐刑罰不中況將之以私意臨之以威福當思冥冥之中有操券而隨其後者

司臬一官可爲而不可爲其可爲者持平一省之獄訟能鋤奸理枉也不可爲者殺戮多而生全少萬一有一人一事之錯悞則傷天

地之和奪子孫之福所以居是官者尤不可不慎也

棉陽學準卷四

三

制撫位尊權重雖分封藩王不能及也當思何德何能君父以此位我必如何而後可以不負簡在之隆恩將晝夜不遑寢食矣敢自以爲尊爲重乎才不稱位雖尊不尊權或旁落雖重不重爲制撫者當常存一不欺君父之心日日如對吾君則無一時之敢欺事事如對

吾君則無一念之敢欺

見屬僚之欺君父者則當如鷹鷂之逐鳥雀不可復爲其所餌而與之排擊鸞鳳

爲國家愛惜人才是制撫第一事乃有以屬吏才能爲忌嫉而偏欲挫折排擠以示威於庸庸之輩使之恐懼奉承此不可解者也

不營私則不忌才或他人營私忌才而制撫誤墮其術中者有之

舉劾大事關係激濁揚清朝廷典法豈可爲

棉陽學準卷四

三

一已作威市利爲私黨報復恩仇倘使君父聞知其將何辭以對

爲制撫者當謹守鼻竅不可爲旁人所穿而牽之東西南北也

屬僚大小皆朝廷命官大者固當禮敬小者亦宜體恤不可以州縣之功名性命作大吏交際回答之盤飧

州縣一官之能否關係百里兆姓之福命以筐筐爲舉劾其如蒼生何

君父命官。但欲其廉能耳。未嘗責以必罄金
貢粟爲大吏填補侵漁。而後謂之廉能也。
廉者不貪人財。能者實心辦事。不貪人財。則
不能縱上司之欲。實心辦事。又豈敢徇大吏
之奸。而相與欺罔君父。若必以快上司之欲
爲廉。以敢欺君父爲能。不然。則爲貪爲劣。誠
未如之何也已。

居官者當以君父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心爲
心。不可以一己之心爲心。

楊學準卷四

三

居官處事。惟公。惟明。惟正。惟直。公則人不我
怨。明則人不我欺。正則莫敢干以邪。直則莫
敢行其詐。而所以致此者。無難也。曰忠而已
矣。
官無大小。總期此心。可以對君父。黜陟聽之
司權。是非俟之萬世。
居官無慚於民庶。雖降革猶陞遷也。自反無
玷於操脩。雖罹禍猶蒙福也。
貪者污穢之名。而以加之伊尹。其一介不取。

自若也。劣者拙醜之稱。而以加之周公。其多
才多藝。自若也。

有其實而倖免於惡名。雖恢恢網漏。幽獨中
自有三尺焉。無其實而橫加之以惡名。雖使
張湯煅鍊。周興來俊。臣羅織。至於臯陶聽之。
亦以爲死有餘辜。而天地鬼神曰。未也。此事
予旣已知之矣。

無因而獲患難。君子當之。不以爲戚戚也。忽
焉患難去。而安樂來。直出乎意想所不及之

楊學準卷四

三

外。君子得之。不以爲欣欣也。

君子凡事達天。故聽天而不怨天。

天之所爲。不可強也。窮亦順。受達亦順。受

天之所定。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免焉。孔子

之遇桓魋。孟子之遇臧倉。匪魋匪倉。亦必有

出而爲難者。

雕也。石椁有時。而朽。臧氏色衰。亦化。烏有而
孔孟事業巍巍。雖千秋萬世。猶赫然如一日
也。豈魋倉所能爲害乎。是知浮雲無損乎太

虛自絕何傷於日月

從來天生一君子必有小人爲之對使君子顛沛流離或至不可救藥而其究也乃因小人而益顯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小人之害君子爲功於君子者亦多也

君子當處困之時一思小人害我實爲我進德脩業之助則心和氣平而震撼不能傷阨窮困苦君子之閒居也進德脩業正在此時當思此時不可多得勿以牢騷憤懣虛度

光陰

楊墨學準卷四

三

文不羈里詎遑演易孔子得位行道何能刪述六經嗇於彼而豐於此天所以待之者獨厚也

楚之屈原漢之史遷天待之者薄矣然原不放逐不賦離騷遷不腐刑不作史記楚漢賢臣亦曾枚舉以二子者安常處順於其閒豈有大過人哉一騷一史流傳古今彼文章之小技尚昭垂乎宇宙況夫學聖人之學者

進不得忠於君退不能潔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然陶唐在上臯契尚蔽于共驩孟子之滕館人且疑其竊屨

共驩終有放流日館人亦有釋疑時由臯契孟子觀之則不加不損何知野馬塵埃之擾擾於吾前也

有忠君之心而不能得達其忠固自在也山林畎畝皆効忠之日鄉黨道路皆教忠之人汨羅沈江見屈子之局量狹矣

楊墨學準卷四

素

權奸能奪人之職位我則謂忠愛其君不必在職位也有經猷而不得展有善治而不終施人必曰惜矣我則謂幸生堯舜之世經猷治術曾何足言已雖不克展可與天下後世共展之已雖不克施傳子若孫則猶可及施也

暗室屋漏可以對天臨民敷政可以對君天君無慚則知我罪我安所入而不自得
人不可以入道者二而自暴自棄不與焉一

曰不誠二曰自聖三曰欲速成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不誠而貌爲誠則穿窬之道也極畢生之掩著工巧總莫逃肺肝之如見此之謂色莊色莊最害道

雖有上聖必孜孜好古敏求不敢自任爲生知雖有大賢必勉勉若無若虛不敢自矜爲多能今可曰人莫已若乎坐井底以觀天好爲師而自足此之謂訑訑訑訑最害道學以漸乃能有進文既博方可泛約自古及

楊陽學準卷四

三

今無一蹴卽至之聖賢也朝樹基而夕欲觀成則高者必入於異端之頓悟卑者必至於鹵莽滅裂竊近似以爲真不自知其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之謂凌躐凌躐最害道所以求道之君子必由敬以入於誠日用動靜之閒無一念不主乎敬則無一念之或有不實久而純之又純無虛假而無閒斷則誠之至矣希賢而賢希聖而聖不敢自以爲賢爲聖也

讀書窮理終其身無止足之日不凌節以求進不見異而思遷雖上達不忘下學焉斯可與入道矣

三萬六千日不過如隙駒王侯將相總與草木同朽耳惟事業在天地之閒可以不敝不思建樹事業者愚人也謂時未可爲悠悠忽忽將以有待是終無事業者也人苟知學爲聖賢則無論富貴貧賤皆可蟠天際地之事業

楊陽學準卷四

三

謂貧賤無事業者其中無所有也富貴事業在一時貧賤事業在千古富貴事業尚須因人成事利澤或止於一方貧賤事業則取之已而裕如功能直周乎無外夫既貧且賤矣而有所謂事業者何也著書講學以傳道於來世富莫加焉貴莫隆焉孔子事功賢於堯舜且遠而彼戰國諸侯王烜烜赫赫至今惟孟子存也周程張朱能學孔

孟之學雖皆見屈於宋而利澤及人亘千古而不可磨滅吾師乎吾師乎此非所謂蟠天際地之事業乎

許魯齋薛敬軒濂洛關閩之克家子也胡敬齋終老韋布亦能守先待後與羅氏整菴並稱堂構是四子者之事業則又元明以來王侯將相所不可同日語者也學者時存彼又夫我丈夫之想亦爲之而已矣

棉陽學準卷五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道學源流

道原於天而具於人聖人體之以立極脩之以爲教於是天下始知有學而統緒之傳遂與天地同其悠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于上而道行孔子孟子興于下而道明明與行

未嘗有軒輊由後而觀之則明者之功更遠也孟子而後千餘年不得其傳至宋周程張朱五先生遙接茫茫之墜緒然後斯道復明如烈日中天有目共覩故古今談道統正學者必推宋儒豈故抑漢唐諸君子哉漢唐諸儒惟董江都王仲淹韓退之有志於聖賢之道朱子稱漢儒惟仲舒純粹正誼明道數言非他人所及然又以爲見道不分明言命言性多騎牆之見則于統緒淵源未之許也仲

淹欲學孔子可謂志識非常之士然未嘗深探其本致力于正心誠意之實功而竊取近似摹倣聖人續經諸作為世所譏惟中說議論多有見道之言此書當傳不可泯沒但為後人增益夾雜雜點太似孔子則阮逸等之過也退之毅然以道自任攘斥佛老不遺餘力程子謂孟子後纔見此人蓋撥衰反正非荀楊所可同日語矣然退之知尊孟氏闢楊墨以為功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

墨子必相為用何其謬哉佛骨一疏震耀古今乃至潮州又與僧人大顛遊致滋禿子口實貽萬世不白之譏朱子謂韓公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無着實用功處三子者之不得與于道統正傳無如何也濂溪之學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提綱啓鑰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下以繼孔孟天人性命之精微道學有傳實在于此二程親受其旨又從

而光大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條理見于易傳而克治著為四箴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實千載求道之門也同時邵堯夫志在經綸所學皆內聖外王之道生平精蘊在皇極經世一書人但知其明易數能測未來事則所以視堯夫者已小而堯夫之學亦半為術數太精所掩故二程雖極推尊而弗貴其術謂其玩心高明漏洩天機堯舜三代之氣象僅得風流人豪之品

題則其道不可學也橫渠起于關中始悅孫吳繼述佛老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所著西銘正蒙一天人立大本斥異端游廣平謂其學成德尊與孟子比今觀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四言洵非孟子不能道而先生亦言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亦見以孟子自任之意朱子之學具在于四書易詩集註及或問語錄近思錄小學綱目諸書而尤以大學

爲入道之序。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集周程之大成。紹魯鄒之嫡統。前聖後賢之道。該括全備。則又孔孟以後之一人也。朱子幼時受業屏山。屏山作元晦字詞。卽以顏曾爲勗。蓋所以期之者異矣。籍溪白水延平。皆朱子之師。而淵源得力。延平爲最。延平之學。得之豫章。其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卽豫章之教也。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所著遵堯錄。

楊陽學集卷五

四

明體適用其學。又得之龜山。龜山以程門高弟載道而南。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閩中學統推鼻祖焉。雖建陽游定夫同鄉同時。同出師門。造道深遠。皎如日星。而晚年議論。寢近禪學。是以龜山之傳。獨得其正。而可大也。夫程門諸先生。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則游楊二公所造。已非及門所能及。他如呂與叔之閒居危坐。呂和叔之任道擔當。林大節之躬行劉質夫之信篤。

守固李端伯之穎悟。呂進伯之好學。蘇季明之篤志。張思叔之樸茂。楊應之之英偉。馬時中之厚重。劉安節之溫醇。范堯夫之純粹。侯師聖之講論經術。朱公掞之力排異端。呂榮公之涵養省察。皆卓卓可稱述。而升堂窺奧。則游楊二公而外。惟上蔡和靖爲首。屈上蔡切問近思。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而直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

楊陽學集卷五

五

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然朱子謂上蔡發明精彩。而未穩貼。和靖語却實而意短。而伊川門人末流。多入于釋氏。不特邢恕爲然。邢恕乃其甚者。此可見任道之難也。胡康侯雖不及程子之門。然與游楊謝諸先生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春秋傳所以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深切著明。有功于斯文。甚大。上蔡言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則其卓然。

有立可知也。致堂議論英發，朱子以爲豪傑之士。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無一書隨行，止是記憶，所以多有牴牾處。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論純疵，參半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之類，有告子湍水之意，其力行所知，體驗親切。南軒謂其見之明而擴之至，則所造有深焉者矣。南軒從五峯受業，遂作希顏錄一篇，其教人必先於義利之辨，宏綱大用，洞然胸次，無一毫功利之雜，但論仁悉

本師說與朱子反覆辯論，多有未合之處。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朱子尤力辨之，其所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兩途，不可相通。實開浙學功利之漸。如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及永康陳同甫、永嘉陳君舉，葉正則又宗伯恭而甚之者耳。在伯恭亦不料其流之及此，而有不能不至于此者。舍六經語孟而

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其流弊不可紀極。是又出陸學下也。象山之學專主德性，尚冥悟，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蓋純乎一派禪學。其徒宗之無足怪，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等尚謂朱陸無異，而盛稱陸學，不知朱子遺書語錄直斥之爲禪，爲異端，反覆詳明已無餘地。安用後學之勉強調停爲也？朱子門

人以蔡西山九峯父子及黃勉齋陳北溪爲最。季通幼承家學，父神與教以不干利祿立志聖賢之學，師事朱子。朱子謂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精識博聞，道德性命，心融意解，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所著律呂新書發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聞道最早，文公以書傳屬之，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季通未及著論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闢發幽微，不媿父師之托，書傳已立，學宮洪範皇極秩

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淺學所能窺測也。勉齋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朱子所望以傳道而勉齋卒能得其傳。北溪發明正學力排異端道統學統諸篇似道似學之辨字義詳講四書口義諸書深切著明朱子謂南來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學有根據劉子澄之切已力行鄭子上之議論精密方賓王之親切有序李果齋之大本有見李敬子之直諒樸實陳才卿之蕭然自

樂徐子融之志趣操守輔漢卿之不爲俗學聲利所移晏亞夫之進學志氣余正叔之見道穩實皆一時高明之士史遷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陽當韓侂胄指斥偽學禁錮善類之餘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而正學復明於世所著大學衍義有功于天下後世甚偉。臨卽魏鶴山亦毅然自奮于摧廢之後立朝惓惓以周程張朱諸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其爲學卽物以

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編輯九經要義以正世人臆說聚訟之非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勉齋之徒有何基基與其徒王柏序正諸經淳固篤實推本朱子之意發揮著述亦甚備焉。自是而後惟許魯齋遠紹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教人以孝弟忠信爲本而濂洛關閩之道至元而燦然復明皆其力也有明一代惟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三

人得朱子之正傳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諸書具在可以正異學之非而新會姚江接武子靜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姚江又更恃聰明倡良知之說簧鼓天下之視聽傳而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菴近溪顯樹幟與紫陽爲敵盜憎主人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幸本朝儒者陸稼書竭力鳴鼓而攻之憂深思遠蓋有大不得已焉者非故欲詆毀前賢分門別戶以自蹈于浮薄之失當亦有目

者所共諒也。陽明人品事功生平最所敬服。至觀其論學論朱子。則不禁愀然太息。欲曲爲之辭而不得者。是非自在天壤。非愛敬所能回護。惟有嘆息痛恨掩卷而起已耳。竊嘗論之。三代以上。道統歸于君相。雖有左道邪說。不敢出而干盛朝之鈇鉞。後世統歸師儒。而異端之徒。無所顧忌。遂有悍然乖張。與吾道爲敵。末流愈巧。則變而湯附。陰離爲吾道之蠹。而學聖者之筆舌。不得不勞勞于天下。

棉陽學準卷五

十

異學之淆。不清聖人之道。不著依違兩可。是亦邪說之徒。而又多一鄉愿之行者也。今

皇上天縱生知孜孜好學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作君作師。道統復歸于上。此正邪說潛消不敢出而干鈇鉞之時矣。

聖祖仁皇帝升朱子從祀于孔門十哲之班。尊崇極至。千載無匹。學者知尊朱子而一以居敬窮理爲宗。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雖日撻而求其爲陸王之學。不可得矣。而佛老之悖。

謬昭彰。三尺童子能知之。其不爲所惑。又無足論也。

棉陽學準卷五

十

太極要義

太極一圖先儒論說已多。學者望而生畏。謂窮幽極渺。無預吾身。日用倫常事。馳騁于太空杳冥。不可據之域。以爲道體浩浩。非吾人所能測識。不知太極一篇。周子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專其責於人。此卽逝者不舍之意。鳶飛魚躍之旨。蓋欲學者反求諸身。時時省察。而不可有須臾之離。原非窮幽極渺之論也。太極不離乎陰陽。理麗於氣也。太極不襍

楊陽學準卷五

士

乎陰陽。氣統於一元也。動靜之互根者。陰陽有盛衰。無絕續也。易曰。七日來復。亦以物極必返也。分陰分陽者。程子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也。五氣布四時行者。太極之運不息也。各一其性者。五行之生質不同而太極無不貫也。眞精妙合而化生無窮者。太極之流行不已而妙用不測也。然是太極也。大而言之。統天地古今人物而無不包。近而思之。返之一身之內而已。足今試以吾性之

全體觀之。渾然之中。淵涵無兆。而萬事之原已具。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虞書之中。湯誥之衷。洪範之皇極。蒸民之秉彝。中庸之大本。周子之太極。無二道也。夫人之身。其作也動。生陽也。其止也靜。生陰也。語默之屢易呼吸之迭乘。動靜之互爲根也。故人身一小兩儀也。以其貌言。視聽思合乎金木水火土。吾身之五氣。順布也。以其仁義禮智合乎春夏秋冬。吾身之四時行也。肅父哲謀睿各得其理。

楊陽學準卷五

士

者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男女構精而嗣續繁衍者。眞精妙合而生。生無窮也。此人之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然而形生神發以後。善惡難齊。周子慮人之不知所從事也。舉聖人以爲之則而撮其要於中正仁義。握其功於主靜立極。夫主靜者。合動靜以致其功。而尤操之於靜也。蓋聖學之靜。守靜以制動也。本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書所謂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是也。異

學之靜。養靜以却動也。離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黜聰掩明。識心見性。陸王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是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有主者。斯動亦無妄。程子所言。動亦定。靜亦定。正朱子無欲故靜之說。而學者所以體太極不外是也。然周子又慮人以聖人爲不可幾及也。而復示之以君子之脩脩之如何。誠之爲貴而已矣。脩己以敬。

梅陽學準卷五

南

而已矣。敬則無欲。誠故不貳。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以吾身備之。而難學者。但當於日用倫常之地。常存中正仁義之脩。以求所謂太極。而無閒於一時。無忽於一念焉。可也。若乃索之太空之冥冥。謂別有幽渺難言之奧。豈先儒扶世翼教之深心哉。

西銘要義

西銘與太極相發明者也。其曰乾父坤母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卽太極所謂成男成女而生生無窮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者。太極之理也。天地之塞吾其體者。陰陽五行之氣也。踐形惟肖而繼志述事者。主靜以立人極而與天地合德也。無忝匪懈。君子所以脩之吉。序德害仁。濟惡小人所以悖之凶。存順沒寧。則原始反終而知死。

梅陽學準卷五

圭

生之說也。以此見先賢之有功于大道。固有若合符節者已。蓋嘗論之。西銘言仁之書也。而卽兼言義且兼言禮。與智夫其肫然而不解者。仁也。其毅然而有制者。義也。其親親之隆殺則禮也。其所以知天知人者。智也。而其所以稱物平施者。聖人之權也。墨子執一而無權。故淪於兼愛也。今夫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祖宗。生我者親也。成我者君也。與我同體者兄弟也。與我同支者族姓也。與我同形。

老民也。與我同域者。物也。總之。共此一大本也。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也。然廣而納之。其可以合異姓爲同姓。視異類若同類者。所以化其形骸畛域之隔也。密而察之。其不敢視同姓如異姓。視同類如異類者。所以別其親疏厚薄之等也。虞廷敬敷五教。而後及于上下草木鳥獸。商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吾儒所以恩明誼美。由一本以迄於支分。派別各得其宜。而天下一家。豈八荒我闡之說哉。抑張子之意。蓋欲使人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神化者於穆之命也。富貴貧賤存沒者。氣數之命也。能至命卽能立命。其理一而已矣。

棉陽學準卷五

末

棉陽學準五卷

江西巡撫
林進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紀略已著錄。雍正戊申

鼎元以普寧縣知縣署理潮陽。因經理其學校作

是編以訓士。卷一曰同人規約。卷二曰講學禮儀

丁祭禮儀。書田志卷三。卷四曰閑存錄。卷五曰道

學源流。太極要義。西銘要義。棉陽者潮陽古地名

也。

女學六卷

〔清〕藍鼎元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雍正間刻鹿洲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女學六卷》

提要

序

乾坤生人男女分其半男治外女治內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但教男而不教女亦未爲知類者矣顧女學自古無專書鉤金碎玉熒火蹄涔散見錯出無有克集其成陶鑄之洪爐大冶之中是以擇焉弗精語焉弗詳書雖傳而不顯於世予嘗怪齊家爲治平首務而女學未經聖賢之制作上下數千有餘年獨留缺畧以至於今謂非造物者之將

有待與漳浦藍生玉霖予歲試
所得士也少孤赤貧慨然以世
道人心爲已任予固已奇之延
禮後車校閱全閩者三載稔得
其胸中所蘊負以爲生他日得
志直巍然乾坤柱礎非泛泛功

東學序

干

名中人也年來名譽日盛而貧
困有加予方念生久躋棘圍不
得蚤見之行事欲脩數行問訊
忽有自閩至者持生書及所著
女學就正於予予讀之狂喜絕
叫曰在斯乎在斯乎是編纂組

古訓大致與小學相近而獨運
機杼慘澹經營筋脉流通論斷
明晰較小學更爲心苦然則撥
霾見天高燭照夜補宇宙之憾
缺扶倫教之傾頽舍是編奚屬
哉或曰生曷爲不自作而取諸

女學序

丰

古也曰世俗貴古而賤今作不
過標新立異成經生一家言孰
與夫貫穿經史諸子百家扶古
今有裨閨閣之處而獵其菁華
使讀是編者德言容功無一不
全脩身事親待人接物悉本聖

賢之矩矱則謂女子讀此一書
如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畢讀可
也昔人所謂其事雖述而功則
倍於作予將持此以贈生爲世
道人心一大幸云

康熙戊戌上元日浙西友人沈

涵心齋序



序

詩三百篇首以關雎麟趾大雅頌
文王之德而必推本太任國風美
文王之化必被及汝墳江漢以稱
盛蓋人倫之始起化之原故聖人
重之攷之聖經賢傳中所以成
壺德反覆詳盡內則所載尤其大
備者矣後世之訓女學者或徒責
以尋章摘句染翰濡墨類儒生佔
畢之爲若古班氏之淹通典籍誠
無害其爲賢而予以爲苟能明事
父母舅姑之義躬井臼織作之事
卽才藝無聞亦無失焉何者女子
以德爲本而文詞原非所尚也祇

宜擇古人之言有裨聞淑者日夕
講明教誨之將以嫻其德性而熟
于儀則則女子之善備矣復何多
求哉漳浦藍生玉霖能見于此取
婦之四德列爲目纂輯經史諸訓
博採名媛遺徽詳求切而要者登
于篇其最重者德故于德類尤詳

女學章序

二

次言次容次功合爲六卷條分縷
析附以已意論斷之詎非女學之
準繩詩禮之羽翼哉生豪于文尤
嗜古有名諸生間窮而未達而慨
然以著述自任予深嘉之覽是集
畧綴數語弁其端

康熙歲次丁酉重九日學使者楚

邵車鼎晉書千三山之靚娛居



女學章序

三

女學自序

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昔周盛時。淑女流徽。化行江漢。降及鄭衛。帷薄不修。禍延家國。閉門風化之原。自開闢以迄於今。不可易也。婦人善惡不同。性習各異。比而齊之。宜莫如學。古者男女皆有學。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今其書不傳。其詳不可得聞矣。秦漢

女學序

以來。惟班氏女誡。最爲親切。而章句無多。學者少之。劉向列女傳。擇焉而不精。鄭氏女孝經。語焉而不詳。若華論語。便初學矣。其辭俚。無風雅之致。女訓。女史。閨範。女範之類。補苴雜出。難以枚述。大約簡不能該。繁不能盡。鄙陋淺率。難登經史之堂。欲擇其一。以爲女學專書。管窺蠡測。未見其可。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爲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入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

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學不博

則罔有獲。泛濫失歸。取裁爲難。女學一書。惡

可少哉。百家衆技。各有專師。化原之地。當若

何訓。廸防範。乃既不幸。不經聖人之述。作以

附四子六藝之末。又不幸不得程朱諸儒。講

明采輯。滙諸家之長。而進退之。與近思小學

流布人間。徒使深閨令淑。若瞽之無相。偃偃

乎其何之。此亦古今一大缺憾也。鼎元少孤。

父書未讀。窮愁困頓。螻屈蓬蒿之間。每於人

女學序

二

心風俗三致意焉。竊不自揆。采輯經史諸子

百家。及列女傳女誡諸書。依周禮婦學之法。

開章總括其要。後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分

爲四篇。又於四篇中分章別類。使讀者一見

瞭然。隨事矜式。婦以德爲主。故述婦德獨詳。

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繼以和叔妹。睦姊妹。在

家則有事父母。事兄嫂。爲嫡則有去妬。處約

則有安貧。富貴則有恭儉。可常可變。則有若

敬身。若重義。若守節。若復仇。爲人母則有教

子。爲人繼母。則有慈愛前子。爲人上。則有待下。巫祝尼媼之宜絕。則有若脩正闕邪。而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德一篇之大槩也。婦言不貴多。要于當。則有若易夫。若訓子。若幾諫。若守禮。若賢智。若免禍。婦容貴端莊靜一。婉婉因時。則有若事親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妊子。居喪。避亂之容。婦功先蠶績。次中饋。爲奉養。爲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各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言婦容婦功三篇之

女學序

三

大槩也。識學粗疎。見聞寡陋。姑就其昭彰耳目者。編次以便初學。其近代百十年間。貞節義烈。筆不勝書。皆未暇載入。懼繁也。他若詩媛才女。咏物寫情。雖極工巧。無關名教。槩置不錄。至孟德耀之偃蹇數夫。阮新婦之捉裾停郎。蘇若蘭之陽臺懷念。皆諱其取而取其瑜。防微杜漸。亦具有苦心焉。或義例未符。考據未確。僭越之罪。知無所逃。然於閨門之道。庶幾畧備。或可以少補風化。是亦世道人心

所不可闕者也。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願天下人各正其家。以默贊

九重肅雝之化。風俗醇美。家室和平。鼎元將歌

關雎麟趾之詩。拜手稽首而揚其盛云。

康熙壬辰重九日閩漳浦藍鼎元玉霖題



女學序

四

女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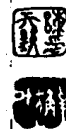
非有關風教之書可以不著非儒先闕畧之書可以不著非日用行習須臾不可離之書亦可以不著後世著書者類如屋下架屋牀上疊牀否則旁羅鳥獸昆蟲藻繪風雲月露立說雖殊其無當于道無裨于世則一也吾友藍玉霖篤志嗜古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嘗與余上下古今欲續紫陽綱目討論六經以行世先出其所編女學一書示余其大旨以

女學陳序

爲治天下始于齊家人利在女貞自女字無學騎養成性雖有刑于之化反身之威亦不能遽治卽訓女舊有成書而散見錯出缺畧不完習之者少爰採經傳之格言摭史書之懿行立綱分類彙如貫珠論斷詳明洞若觀火其取之也博其擇之也精諸如妖艷之詞非吉祥可願之事悉屏不錄俾世之爲女子者少而學長而勿忘老而嚮篤可以盡于道可以盡婦道可以盡母道其於生入之始

終未有備于此者也豈非維持風教補儒先之闕畧而不可須臾離者耶余喜其有當于道有裨于世也爲綴數言于首俾世之著書者知所取法焉

康熙丁酉歲重九後二日潛齋陳天璣序



女學陳序

上

女學卷

漳浦藍鼎元玉霖

女學總要

○女子之學。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節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如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女學卷一

○禮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節○芼。音冒。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迎去聲。摯與貴同。
○班氏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



女學卷一

十一

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理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潔齊酒食。以供祭祀。若此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有也。節。磚音專。易音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

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鄙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虺音汪。行去聲。

○程氏女典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是以禮有公宮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則表見於

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足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行去聲

○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彖土玩切

右第一篇。統論女學之要。全書之綱領也。其下四篇。皆引古人之嘉言善

行。以終此篇之義。行去聲

婦德篇上

○班氏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右第一章。承上篇婦德而立言也。以下百二十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儀禮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事夫有五。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

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規過成德。則有朋友之義。惟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情。慤音恪。纓音徒。朝音潮。盥音管。

右第二章。事夫之德也。婦以夫爲天。所仰望而終身者。好合則如鼓瑟琴。庭闈和樂。家道昌焉。夫婦反目。人倫之變。祖席化爲戈矛。禍患無所底止。故事夫不可不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敬順無違。以盡婦道。甘苦同之。

死生以之。述事夫之德。自此以下凡十章。好去聲。樂音洛。

○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節。女音汝。家音汝。家語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三從之道。長上聲。

右第三章

○班氏曰。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

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節。行夫去聲。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易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

大學卷一

五

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此皆由於不知敬順也。易音異。媒音眉。夫事夫為之。夫俱音扶。好去聲。

右第四章。

○易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節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非音斐。

右第五章。

○娥皇女英。舜之二妃。帝堯二女也。舜在側微。四岳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舜既嗣位為天子。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焉。後陟方。崩于蒼梧。二妃哭死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妻去聲。

右第六章。

○周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

大學卷一

六

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歌關雎以美之。其詞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三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節。芣音洛。南樂音洛。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

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歌鵲巢以美之。其詞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次章曰。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三章曰。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兩俱音亮御音迓

右第七章。

○魯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胡氏傳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

文學卷一

七

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於虞。西周王姬嫁于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傳去聲陰和之和去聲

右第八章。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貲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服飾侍御。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節。少俱去聲女

文學卷一

八

名光。肥醜而黑。力能舉石臼。擇對不嫁。鴻聞而娶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光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棄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羅。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光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節。末綺羅之衣去聲綺音起椎右器切袁隗妻馬融女也。融家世豐厚。裝造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隱五委切已。音以少去聲。論曰。此所謂無違夫子。甘苦同之者也。粧資之盛。婦女所戀。尚且承順夫志。割愛以成其美。則其無往而不敬順可知也。世教下衰。婚娶論財。女子將嫁。或於母家需索無厭。必求資裝豐備。寡廉鮮恥。恬不知羞。男子猥陋性成。不立志節。娶婦入門。厭憎奩薄。此皆不肖之尤。壞風俗之甚者也。讀此

女學卷一

九

章。能無赧然愧哉。無厭之厭平聲。奩音康。

右第九章

○漢元帝幸虎園。關獸忽有熊逸出。攀檻欲上。宮人皆避匿。馮昭儀挺然直前。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帝問昭儀何獨不懼。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犯御座。故身當之。帝以此倍加敬重焉。扶夫音

右第十章

○宋建炎間。滁州丁國寶。爲盜所掠。將烹之。

妻泣曰。夫族亡且盡。獨夫存。請以妾代。賊遂烹妻而釋其夫。節元至正十二年。房山縣大饑。兵乏食。執李仲義欲烹之。仲義妻劉氏。聞之。遠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聞者莫不哀之。密音論曰。代烹之慘。從古

女學卷一

十

未有也。然婦人以夫爲天。苟可以全夫命。雖死不辭。此所謂正也。古有代夫服刑者。明楊繼盛妻張氏。上疏請斬首都市。以代夫死。而不可得。王裕王佇沈束之妻。請代夫死。皆蒙寬宥。忠烈之婦。蓋亦有幸有不幸焉。雖遭際不同。其揆一也。

右第十一年

○班氏曰。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

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右第十二章。夫之父。謂之舅。夫之母。謂之姑。爲婦而不能事舅姑。雖有才。能不足稱也。末世愚婦。但知夫之爲親。而不知親夫之親。承順弗講。愛敬闕然。甚至抱哺其子。與公並侶。婦姑

女學卷一

十一

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漢俗之敝。賈生所爲太息也。夫惟孝敬。勿逆勿怠。曲意承歡。務盡乃職。歷患難而不忘。遇酷虐而無愠。斯可謂賢婦矣。述事舅姑之德。自此以下凡九章。夫惟之。夫音扶。難去。

○管子曰。孝者。子婦之高行也。孝而不解。則

美名附。

行去聲。解音懈。

右第十三章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

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節○食音嚼。者音磨。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節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節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茝蘭。則受而獻之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女學卷一

十二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莊同。

右第十四章

○太姒者。文王妃也。仁明有德。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太姒事太姜太任。旦夕勤勞。極盡婦道。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迎去聲。任。

俱音士。齊音齊。

右第十五章

○唐太宗以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遵禮法吾受公主拜謁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笄音煩。爲去聲。襄成公主適蕭瑀子銳有司請營別第樹闕如制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焉敢卽安乎太宗悅命

女學卷一

主

卽瑀第門列戟表焉。節宣宗以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愚詔之曰先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事舅姑宜從臣庶之法。類胡老切論曰此皆天子之女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以貴賤異也

右第十六章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于階下卽升堂

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玭音眠切音縱長俱上聲縱音徒笄音雞

右第十七章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

女學卷一

古

紡績織紵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戍去聲屬俱音燭養俱去聲紅音任少去聲守去聲使者

之使去聲
與去聲

右第十八章

○唐鄭義宗妻盧氏。客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當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捶主藥切

女學卷一

五

右第十九章

○禮脩者。張氏女。趙嵩妻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愠色。及歸寧。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

右第二十章

○班氏曰。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

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

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

其蔽也哉。節。否音鄙。復扶又切。室人和。則謗掩於內。

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節。斷徒管切。夫嫂

之與妹。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

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

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

聲譽耀於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

女學卷一

六

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懼。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大嫂夫姦之夫音扶分去聲奸去聲否音鄙

右第二十一章。夫之弟妹。俗所謂小

叔小姑也。姑叔之間。易啓猜嫌。待之

不得其道。則上失舅姑歡心。傷吾夫

孝友之志。非賢婦也。和氣致祥。門內之福。今聞亦由此彰焉。述和叔妹之德。自此以下凡二章。易音異。剛去聲。

○末嘉何氏。王木叔之妻也。初歸王。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資。久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旦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

郡稱爲賢婦。

右第二十二章。

○柳開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而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

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幾上聲。

右第二十三章。夫兄弟之妻。俗所謂妯娌也。古曰娣姒。長婦爲姒。介婦爲娣。婦人相稱皆曰姒。則從乎其尊者。娣姒之親。亦如兄弟。異姓相聚。爭長競短。風俗之衰。不可言矣。人非木石。皆可相觀而善。有禮讓之誠。無自私自利之心。安往而不和睦哉。述睦娣姒之德。自此以下凡六章。娣音孫。姒音弟。長婦。

之長上聲。

○顏氏家訓曰。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之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口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剛去聲。

右第二十四章。

○何氏女範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

怒其夫傷及同氣。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輕于割恩。易于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節音異。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由於婢妾。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爲忠於主母。苟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敢復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易音異復扶又切

女學卷一

九

右第二十五章。

○內則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拘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母俱音無友作敢

右第二十六章。

○晉王渾妻鍾氏。黃門郎徽之女。太傅繇曾孫也。能屬文。博覽記。美容止。禮儀法度。爲中表儀則。渾弟湛妻郝氏。有操行。鍾親重之。鍾

不以貴相陵。郝不以賤相諂。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節音察行去聲。唐張孟仁妻鄭氏。其弟仲義妻徐氏。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徐母家有所饋。俱納于姑。臨用則請。不問孰爲已物。徐富不驕。鄭貧不諂。鄭歸寧。則徐乳其子。徐歸寧。則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已子。子亦不知孰爲已母。太平間。表其門曰二難。論曰。娣姒不和。多由于貴賤貧富之間。不相若耳。一家之親。何分彼此。恃富挾貴。

女學卷一

十

人將不堪。能如鍾郝之相善。鄭徐之相忘。雖百世同居可也。

右第二十七章。

○蘇少娣。崔氏女也。蘇家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匹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卽以遺之。如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

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遠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娣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睡。終身無怨語。少俱去聲論曰。此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人能如蘇少娣。天

女學卷一

三

下無難處之娣姒矣。少去聲

右第二十八章。

○文王后妃。孝於父母。既成絺綌之服。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其詞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滌害否。歸寧父母。害俱音轄

右第二十九章。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身雖有男女。自父母視之。則皆子也。同爲父母所生。而獨不得終養。女子之心。有倍愴然者矣。末言孝思。常有勿替。隨其力之所能爲。盡其情于不自己。述事父母之德。自此以下凡五章。勉求於切聲去聲

女學卷一

三

○漢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意有女五人。無子。臨行。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少女緹縈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書奏。文帝憐之。爲除肉刑。少去聲緹音提夫音扶爲去聲

右第三十章。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獲粟。豈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見父被傷。

舍命攘拳而擒虎頸。豐因獲免。太守聞之。賜以穀帛。仍旌其門。簡○舍上聲。攘如羊切。旌音厄。守去聲。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為虎所攫。女執虎尾啼號。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其門。節○號平聲。分寧彭女。從父入山採樵。虎啣其父而去。女拔刀砍虎。奪父還。詔賜粟帛。令州縣歲時存問。論曰。此皆舍命護親。不期勇而自勇者也。孝思迫切。虎口可以生還。而況其他乎。舍上聲。

女學卷一

王

右第三十一章。

○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月思食魚而不可得。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耶。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焉。鱗鬣稍異。歸以奉母。母病立愈。如鳥考切。風力涉切。

右第三十二章。

女學卷一

王

○孝女曹娥。上虞曹盱女也。盱為巫祝。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而出。今曹娥碑為世所傳誦。歷代不朽。即其事也。節○盱音虛。樂平聲。捷為女子叔先雄。父為縣功曹。音洛。號平聲。齊檄詣巴郡。墮水不得屍。雄乘舟于父墮處。慟哭。赴水死。見夢其弟曰。後六日。當與父屍同出。至期果然。郡縣立祠祀之。節○捷經天切。音堅。處平聲。去聲。樂平女子饒瓊。真。世漁鄱水。父漁而醉。不能舟。風卒起。溺死不得屍。饒走水上慟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而死。明日父屍出。竈羅蛟魚。浮死者數萬。塞川下。鄱人以為神。葬之鄱水西。立碑表焉。鄱音蒲。河切。論曰。此皆不幸父死沒屍。而以身殉者也。生則沿江號哭。天地慘懷。沒則精魂不散。偕父以出。偉哉孝女。一至是乎。固宜其祠祔豐隆。千秋不朽也。號平聲。

右第三十三章。

○顏氏家訓曰。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可不戒哉。

右第三十四章。婦人愛女。其天性也。女子事嫂。當倍加親愛。溫和謙讓。豈可自圖便利。相傾相軋哉。每見人家癡女。不知兄嫂之爲親。稍不如意。則

女學卷一

五

於父母之前。播弄長舌。論說是非。使母氏嗔怒。致怨於嫂。視若仇敵。父母既沒之後。嫂亦恨已入骨。惡之如鴟梟。一家之親。乃至於此。深可痛也。述事兄嫂之德。自此以下凡二章。惡去聲

○鄉瑛。宋人之女也。繼母所出。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瑛私以已食繼之母。每以非理役荆。瑛必與俱。荆有過誤。瑛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瑛跪而泣曰。女他日

不爲人婦耶。有姑如是。吾母樂乎。母怒。欲笞瑛。瑛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瑛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瑛曰。吾臥于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瑛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于夫家也。竟成慈母。瑛嘗病。嫂爲素食三年。瑛五子。四

女學卷一

五

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惡去聲。樂音洛。爲猶之爲去聲。歷上聲。

右第三十五章。

○晏子曰。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

右第三十六章。有妻有妾。人道之正。月星並麗。豈掩末光。故姑心不可萌也。世教下衰。十婦九妬。或貌爲能容。而陰施毒虐。或顯肆殘暴。而不恤人言。甚有至老無子。情甘絕祀。而不願

夫娶妾者。此等婦人。罪不可勝誅矣。婦有七去。淫去妬去。聆先哲之教言。觀貞淑之懿行。能無愧乎。述去妬之德。自此以下。凡十章。勝平聲。行去聲。

○杜欽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妹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復扶又切。行去聲。

女學卷一

三

右第三十七章。

○皇明內訓曰。君子爲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似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爲大。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薦達貞淑。不獨任已。是以茂衍來裔。長流慶澤。周之太姒。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履之誅。螽斯揚振振之美。終能昌大本枝。綿固宗社。三王之隆。莫此爲盛矣。故婦人之行。貴于寬惠。惡于妬忌。月星並麗。豈掩末光。松蘭同畝。不嫌俱

秀。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誠能貞靜寬和。明大孝之端。廣至仁之意。不專一己之欲。不蔽衆下之美。斯上安下順。和氣蒸融。善慶源源。實肇於此矣。振音與。行去聲。聲惡去聲。

右第三十八章。

○成湯之妃。有嬖氏女也。賢行聰明。化訓內外。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嬖音辛。行去聲。

右第三十九章。

女學卷一

天

○周南樛木。美后妃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其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節。樂俱音。音壘。音雷。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衆妾又歌螽斯以美之。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言其有是

德而宜有是福也。振音與義音

右第四十章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歌小星以美之。其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惟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節○嘒胡桂切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

女學卷一

无

汜。而因以起興。其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與。以不我。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沔。之子歸。不我與。不我過。其嘯也歌。節○興去聲。遇俱音戈。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沔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已音

右第四十一章

○魯桓公八年。冬十月。祭公逆王后于紀。九

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胡氏傳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傳去聲

右第四十二章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爲公

女學卷一

子

子時。與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于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矣。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身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姬之恩。請于公。以姬之中子屏

括爲公族大夫。俱去聲。復扶又切。難去聲。

右第四十三章。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怠。姒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

女學卷一

圭

婦有七去。如爲之首。吾姒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養去聲。好俱去聲。行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

○漢馬皇后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于至誠。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后言繼嗣當及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後宮或進見。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節
○妊音任。養去聲。順帝梁貴人嘗特被引御。從容辭

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爲后。從介。紅切。

右第四十五章。

○張負嫁孫女與陳平。誠之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

右第四十六章。貧者士之常。室人交謫。古今所同嘆也。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君子固窮。所以不同於俗耳。婦人

女學卷一

圭

從夫。貧富惟天所命。處貧而不能安。將有無所不至者矣。子貢曰。貧而無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凡爲女子。宜三復焉。述安貧之德。自此以下凡七章。樂音洛。惡去聲。三去聲。

○楚狂接輿躬耕而食。楚王遣使迎之。接輿笑而不應。其妻從市來。問其故。接輿具以告。妻曰。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

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織以爲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若受人重祿。乘堅刺肥。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餽。妻戴紉器。變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節。遣使之使去聲。爲貧爲賤。之爲俱去聲。行去聲。樂音洛。楚人老萊子。耕於蒙山之下。楚王聞其賢。遣使聘焉。其妻負畚挾薪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具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隨以鞭

女學卷一

妻

扑。可餌以官祿者。可繼以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因共逃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聞其論。爲蹙然改容焉。節。使去聲。奔音本。啖徒覽切。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陳定爲相。定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能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

灌園。俱去聲。使去聲。相。論曰。此皆安貧自樂。避富貴而恐浼者也。高士之妻。加于人一等矣。樂音洛。

右第四十七章。

○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其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袒裼裸裎。安能汙我。及惠卒。門人將誄之。妻曰。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

女學卷一

妻

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未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門人從之。節。三去聲。何與之與。平聲。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上堂而見其尸。緼袍不表。覆以短被。手足不盡斂。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

斜之故。乃至于此。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哭之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生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爲康乎。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以政。辭國相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

太學卷一

重

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樂音洛相去聲

右第四十八章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中。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友人令狐子伯爲楚相。使其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

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俗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終身。少俱去聲行去聲楚相之相去聲從去聲

右第四十九章

○晉姚家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之母姨也。家貧。承祖寵貴。姻親爭求利潤。惟楊獨不屑。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太學卷一

美

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承祖見之。悲其家不賑給。謂母曰。何令姨若是。母語以故。不信也。遣車迎之。不赴。強抱置車中。則大哭曰。汝欲殺我。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閩音奄樂音洛強俱上聲悲胡桂切論曰。此以安貧而得

免禍者也不義而富必有後災貧何負於人哉。

右第五十章。

○廉靖先生劉愚妻龍游徐氏女也。幼有志操。姑子富。母欲以字之。徐泣曰。願得有志行者事之。獨爲富人妻。不願也。時愚通經學。隱居教授。請聘之。乃許。既歸愚。結廬城南以居。顏垣敗壁。蓬蒿蕭然。時著書以自適。徐機杼佐之。晏如也。一日愚懷數金以歸。徐大怒。愚

女學卷一

五

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後愚爲安鄉令。卒。士友私謚曰廉靖君。妻之助也。行去聲

右第五十一章。

○李氏。巴長卿妻也。長卿家徒四壁。李氏處之恬然。姊妹有適鄒姓者。甚富。而笑之。李亦不以爲怪。遂作巴家富詩。其詞曰。誰道巴家窮。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分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鉤。蝸古切論曰。姊妹之間。恃富喚貧。人情所

難堪也。李氏賦詩自解。無怨恨不平之氣。反以游戲出之。人品之高。不可及矣。

右第五十二章。

○隋蕭后述志賦曰。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又曰。居高思危。持滿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于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貞。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

女學卷一

美

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謚音密 易音異

右第五十三章。謙卑自牧。婦人之盛德也。愛惜物力。閨闈之美行也。苟富且貴。而驕奢淫佚。終趨覆亡。則恭儉不可不學也。凡人一生福澤。皆有天限。宜自加珍惜。常留有餘不盡之意。貴而能下。則人不憎。富而有節。則財不匱。禮法以持躬。澹泊以明志。匪惟

養德福亦裕焉述恭儉之德自此以

下凡五章行去聲

○漢明帝皇后伏波將軍馬援女也慈仁儉素敬身率下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綰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節○衣大練之衣去聲緣去聲朝音潮章帝欲封諸舅馬太后不聽會大旱有司以為言太后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

女學卷一

美

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為天下母而身衣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薰香之飾欲身率下也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憚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節○謝商遇切衣俱去聲備音鉤章帝復固請之太后曰高祖約非軍功不侯今馬

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帝乃止復扶又聲夫音扶行字上去聲下如字

右第五十四章

女學卷一

早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辭曰宮禁重地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平居不喜侈靡獨尚質素及為皇后郡國貢獻皆減過半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悉令禁絕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

裁省禁止設戲作樂。斥賣上林鷹犬。自非陵廟米。不許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已音論曰。周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皇后母儀天下。玉食威福。固其宜也。尚且恭儉若此。爲臣民之妻者。可以鑒矣。

右第五十五章

○唐長孫皇后。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

女學卷一

聖

位。既非德舉。易致傾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于人。願勿以郎壻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長上聲葭音乎易音異
壻音離遠去聲畋音田

右第五十六章

○岐陽公主。憲宗長女也。有賢行。下嫁尚書杜悰。杜本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

賜奴婢。必不肯窮屈。皆奏納之。悉自買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寂然。不聞人聲。後悰出爲澧州刺史。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闌茸。約所至不得食肉。驛使舁飲食候門外。悉載以還。京師傳說。以爲異事。節。長上聲賢行之行音杭翅音音從去聲闌音塔聿音允使去聲舁音余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適太子司議裴仲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以徽柔睦娣姒。以慈愛逮幼賤。

女學卷一

聖

時戚里爭尚驕奢。主獨守儉約。或謂之曰。人生在適志。獨勤苦何爲。對曰。幼而悅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如何。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弗勤。敢憚苦乎。論曰。公主。帝女也。縣主。王女也。世人小小富貴。驕奢如恐不及。觀於帝王之家。且有如此之女。能無幡然愧悟哉。

右第五十七章

女學卷一終

女學卷二

漳浦藍鼎元玉霖編

婦德篇中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栒不同巾櫛。
不親授。節○櫛音移。櫬音架。嫂叔不通問。節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右第五十八章男女之防。人獸之關。
最宜慎重。不可紊也。女子守身。當兢兢
兢業業。如將軍守城。稍有一毫疎失。

女學卷二

一

則不得生。故曰無不敬也。敬身為大
焉。別嫌明微。必防其漸。正本清源。必
慎其始。可貧可賤。可死可亡。而身不
可辱。述敬身之德。自此以下凡八章。

○孔子曰夫禮防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
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
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何如之何。匪
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
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夫音扶。取俱去聲。從

宗

右第五十九章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

右第六十章

○召南申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
正。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節

女學卷二

二

○召南曲沃負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
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
而笄。二十而嫁。早正其號諡。所以就規節情
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
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音
翠窳代溜切。音與迎去聲。

右第六十一章

○行露之詩。女子能以貞潔自守者也。其詞
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誰謂

崔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厭入聲女無家女從之女俱音汝

右第六十二章

○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不顧。王怪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

女學卷二

三

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使。使者以金百鎰。聘爲后。音稱去聲使者之使去聲

右第六十三章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宣公女也。嫁十年而共公卒。宋災。火及于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其。宵不下堂。待保傅來也。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

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于火。春秋書之。

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節○共俱音恭矣大之

夫音扶。楚昭王夫人貞姜。從王遊于漸臺。王

他去聲。留夫人漸臺上。江水驟至。王使使者迎

夫人。而忘持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人必

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方

大至。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

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

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俱去聲論

女學卷二

四

曰。水火之災。死生之際。人謂可以行權者也。不知婦人以畏死而行權。將有無所不至者矣。白刃一脅。辱身敗名。則皆偷生苟免之心。誤之也。善乎兩夫人曰。越義而生。不如死。彼自視其身如泰山之重。不難以一死全之。磬身之至者也。

右第六十四章

○魯秋胡子娶妻五日。去而官于陳。五年乃歸。將至家。見採桑婦而悅之。下車與語。婦人

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採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母命呼妻，妻出，乃桑間婦也。秋胡子大慨，妻責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禍不遠矣。任君別娶，妾投河水而死。乃作詩曰：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與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燈。

女學卷二

五

右第六十五章

○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走。追將及，棄所抱，抱所携。齊將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對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于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婦人束帛。

百端號曰：義姑姊。齊將之將，俱去聲。

右第六十六章：婦人但知徇私，罕顧公義，苟可適己，自便，遑恤其他。此亦恒情之常，未俗之陋也。古之哲婦，放義而行，私愛可捐，軀命可捨，義聲著于當時，芳名垂乎千載，視彼自私自利者，相懸何啻倍蓰乎？述重義之德，自此以下凡五章。放上聲。

女學卷二

六

○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蓋將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及歸，其妻謂之曰：軍敗君死，子獨何生？邱子告以故，妻曰：曩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恐誅妻子耳。妻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夫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

恥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犬牢以禮葬之將去聲大音扶大音太

右第六十七章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伯御作亂弑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以其子衣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不知而殺之保抱稱出遇稱舅魯大夫于外告之故遂匿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請于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

女學卷二

七

公節○衣稱之衣上去聲下如字處去聲秦攻魏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節乳母匿之以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吾聞秦令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者誅夷今公子安在母倘言之可得千金不言則昆弟無遺類矣乳母曰噫我不知也故臣曰我聞公子與母俱逃今魏國破亡子匿之將誰為乎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

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俱死焉為去聲論曰此一保母一乳母耳即使不能存孤誰復以大義責之者乃一則已子代死翼孝公以成立一則千金不顧甘以身殉公子二人節義播天壤矣魯之大夫與魏之故臣賢不肖不必論也復扶又切

右第六十八章

○衛宗二順者靈王夫人及其傅妾也王死

女學卷二

八

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妾事夫人八年不衰夫人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紉之人也孺子不解故節我甚內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傅妾泣而對曰忠臣事君無時怠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夫人固請居外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逆而生不如順而死欲自

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許留。終身供養不衰。
細與黜同解音
懈養俱去聲

右第六十九章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
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
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
不聽。節。○醮。子
肯切。李德武妻裴淑英。尚書裴矩
女也。甫嫁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坐徙嶺表。矩

女學卷二

九

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淑英訣曰。我方貶
無還理。若必儷他族。於此長訣矣。對曰。婦無
再醮。夫者天也。天可二乎。欲割耳自誓。德武
奪刀不許。遂毀容貌。不御膏沐。讀列女傳。見
述不再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
異而載之書。久之。德武音問斷絕。矩決嫁之。
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
夫婦如初。節。○煬。音羊。傳。去聲。斷。字
上徒管切。下都管切。明永樂
間。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帝曰。汝兩人少同

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日。廣果生
女。遂定盟。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邊。廣女未及
歸。而縉子禎亮行矣。居數年。父母欲令改適。
女厲聲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竊入
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議遂寢。
宣德初。解家赦還。女乃歸禎亮。事姑以孝聞。
樂音洛。解音懈。少去聲。
妻去聲。戍音帥。已音以。論曰。一與之盟。終身
不改。此所謂義也。婦人不知大義。所以或至

女學卷二

十

失節。哀哉。次重義于守節之上。使知生平大
端。悉依乎義而行。無自私自利之心。自無偷
生苟活之患。正本清源。莫善於此。世有重義
而不能守節者。我未之見也。

右第七十章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節。○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
死不嫁。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
二夫。蠋音

右第七十一章。婦道從一而終。豈以存亡改節。夫死不嫁。固其常也。不幸而遭強暴之變。惟有死耳。玉潔水清。可殺不可辱。千載而下。有餘榮焉。若畏死貪生。至于失節。則名雖爲人。實與禽獸無異矣。述守節之德。自此以下十六章。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

女學卷二

十一

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孀音霜。取俱去聲。

右第七十二章

○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其詞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又曰。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

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共俱平聲。髦音荅。他音施。

右第七十三章

○陶嬰者。魯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恐不得免。作歌自明。其詞曰。悲夫黃鵠之蚤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蚤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

女學卷二

十二

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娶終身不改。少去聲。夫音扶。數行之音杭。已音以。復扶又切。

右第七十四章

○貞姬者。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聘爲夫人。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大夫致幣。姬辭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妃匹。執箕帚。今不幸死。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金璧之聘。

夫人之位。非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太甚乎。遂却聘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有行之行去聲。軒音烹。妃作配。且夫音扶。

右第七十五章

○梁有寡婦。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可得。梁王聞。使相聘焉。辭

女學卷二

主

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也。若忘死而趨生。慕貴而羞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引刀自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節。行俱去聲。相已音以。沛郡劉長卿妻。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桓終不歸寧。男十五又歿。桓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流涕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姑姊妹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

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邑有祀膳焉。節。相曹爽。從弟去聲。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

女學卷二

古

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今哀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哉。節○

從

去聲。閏音。年少。執義之少。俱去聲。斷都管。切復扶。又切。強上聲。相去聲。風音。諷已盡之。上音以。誰為之。為去聲。行去聲。魏浦妻房氏。年十六。浦病將

危。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

蒙眇。抱怨于黃墟耳。言訖而卒。及將大斂。房

氏操刀割耳。投棺中。流血滂然。姑劉氏哀懼。

輟哭問故。答曰。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

量至情。故持此自誓耳。兼慰夫魂于泉壤也。

節○。眇音。少去聲。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

女學卷二

七

瑜死。父母舅姑戚欲嫁之。王截耳置盤中。為

誓。乃止。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

集王氏之臂。王感其偏棲。以絲絲繫燕足。為

誌。明歲燕復來。猶帶前縷。王因為詩曰。昔年

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

飛。復扶。又切。論曰。此皆自刑耳鼻。惟恐不得全其

節者也。令女為父母所迫。乃自刑至再。倘迫

之不已。則有死耳。禽獸之行。所不忍為。是數

人者同也。已音以。行去聲。

人者同也。已音以。行去聲。

右第七十六章。

○皇甫規之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聞

其名。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四匹。奴婢錢帛充

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

使奴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

風靡。豈有不行于一婦乎。妻知不免。厲聲罵

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士才。為漢忠臣。君

親非其超使吏吏乎。敢行非禮于汝君夫人

女學卷二

七

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繫輓。鞭扑交下。妻

謂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

人圖畫。號曰禮宗云。輓同。輓。論曰。董卓挾天子。

亂天下。威勢強暴。赫然無比。非可以情理諭

者。不嫁則死。皇甫夫人籌之審矣。卓門陳請。

厲聲罵賊。繫輓中庭。含笑斃杖。壯哉節烈。死

有餘芬。彼貪慕富貴。或畏威失節之婦。觀茲

圖畫。以為何如哉。

圖畫。以為何如哉。

右第七十七章。

○號州司戶參軍王凝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二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泣。開封君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號古百切已音之嘆泣為法聲朝音以斷都管切為潮為去聲瘡楚切論曰。李氏潔清之操。亘

女學卷二

七

天地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一手尚恐汚身。況其大乎。嗚呼。可謂烈矣。

右第七十八章。

○楚伐息。擄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乃味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

之。音。已漢劉曜陷涇陽。渭北諸城皆潰。曜獲將軍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緯自殺。緯妻辛氏色美。曜欲納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皆以禮葬之。已音論曰。擄其夫而欲妻其妻。暴虐之甚者也。不死必不免。息夫人辛氏如一轍焉。夫妻偕死。感動仇人。以禮合葬。息夫人辛氏又如一轍焉。嗚呼。奇矣。此心此理之同。有不謀而合者也。

女學卷二

八

右第七十九章。

○何氏。宋韓憑妻也。憑戰國時為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其詞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俄而憑遇害。王與何氏登臺。何氏投臺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弗

聽使里人埋之。塚相望也。越宿有交梓木牛于二塚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曲。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樂俱音洛

右第八十章

○唐奉天寶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

女學卷二

九

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節○長俱上聲合音捨明黃觀妻翁氏。有賢行。觀建文時。以進士及第。仕至宗伯。燕王之篡也。觀死節。翁及二女皆被逃。有旨配象奴。翁詭言避難時。有金若干。寄城外親戚家。請往取。象奴利其物。與俱至郊外。翁云。兩女當以衣裾相結。恐稠人中迷失。奴

許之。至江濱。則率二女溺水死。至今廟祀秦淮河干。行去聲論曰。盜剽村落。掠人婦女。燕篡社稷。亂人匹配。其爲賊同。其暴行無以異也。寶氏二女。投崖明烈。翁及二女。入水全貞。其不幸同。其立節無以異也。京兆奏旌。流芳千載。秦淮立廟。血食河干。其寧死不辱。旣同。其食報亦無以異也。行去聲

右第八十一章

○余洪妻鄭氏女也。有殊色。南唐平建州。鄭

女學卷二

十

爲亂兵所掠。裨將王建封逼之。鄭不爲屈。却以利刃。亦不可奪。建封嗜人肉。而掠婦人百計。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于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

而已。速殺爲惠。文徽大慚。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裨將大將之將。俱去聲。已音以。論曰。鄭爲亂兵所掠。能脫王建封之手。幸矣。彼惟不畏死。故得全也。文徽大將。以義責之。無難愧悟。貞烈之婦。惟求一死。固亦有幸而獲免哉。世人畏死不敢貞烈。何也。將去聲。

右第八十二章。

○王貞婦者。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夫舅姑皆被執。旣而舅

女學卷二

王

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恐其自殺。令俘囚婦人。襍守之。甚嚴。欲求一死不可得。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嵎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視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詩于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天且陰雨。卽噴起如始書。郡守爲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節○將去聲。嶺音盛。風音風。齒魚列切。墳房列切。守去聲。趙貞婦者。夫家永新人也。宋亡。永新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抱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爲

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不義而生。寧從舅姑死耳。遂與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甕。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燬以熾炭。其狀益顯。甕音專。論曰。二婦皆遭元兵。皆親見舅姑之死。踪跡同也。烈血漬乎甕石。皆能歷久如新。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焉。所謂不可奪之節。至形銷骨化而後猶不可奪者也。

女學卷二

王

右第八十三章。

○巴陵女子韓希孟。韓琦九世孫也。元兵陷岳陽。希孟被執。義不受辱。書詩衣帛上。投江而死。越三日。收其尸。復得詩于練裙帶中。其詞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節○復扶又切。難去聲。號平聲。龍游儒家婦何氏。至正

間。爲亂兵所掠。裂帛題詩。投江而死。其詞曰。
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亂兵奔。失身無
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從教沈弱
質。月明誰與弔孤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
來生作子孫。節○長上聲 教平聲 蘭氏。江西吉安人
也。有殊色。爲紅巾盜所掠。欲以爲妻。蘭乃手
刃其子。題詩于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
不幸厄紅巾。孤兒豈忍更他姓。烈婦何曾事
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

女學卷二

辛

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遂擲筆自
刎而死。陳友諒立廟旌之。蘭音客 處去聲 論曰。此皆
不幸慘被寇掠。題詩盡節者也。韓何投江而
死。死已正矣。蘭乃手刃其子。書壁刎頸。烈有
加焉。詩之工拙。不必計也。已音

右第八十四章。

○元兵陷撫州。臨川王家婦梁氏。甫嫁數月。
與夫皆被執。軍帥欲汚之。梁氏紿曰。夫在。不
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

并與一矢。却後兵。婦度夫去遠。罵賊而死。前
○給蕩海 切度入聲 劉宜者。大同人也。至正間。與姑華
氏逃難。爲軍帥所掠。姑謂之曰。汝年少。奈何。
何。劉氏曰。死耳。姑曰。勿無刀。縊無索。將奈何。
劉氏曰。當罵賊不屈。激其怒。以就死耳。因賦
庭柏以自況。遂相與大罵。爲賊所害。節○難 去聲
少去聲 沈上聲 至正十五年。有商人婦毛氏。美姿色。
隨夫避亂。爲賊所執。脅之曰。從我。多與汝金。
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

女學卷二

去

刀磨其身。毛氏大罵。聲不絕口。賊怒。遂刎其
腸而去。聞者哀之。論曰。此皆不幸慘被寇
掠。挺身就刃者也。梁氏計脫其夫。可謂智矣。
劉與毛大聲罵賊。不過欲借彼賊刀。流芳千
載耳。人生百年。總有一死。如此而死。爲得死
所。不然。則狗彘之不若也。狗彘亦終必死。何
世人之貪生敗節。願爲狗彘。悲夫。悲夫之 夫音扶

右第八十五章。

○章節婦金氏女也。許配樂清章文寶。未成

婚。納妾包氏有娠。而文寶病且死。金氏固請往視之。一見而文寶卒。金撫妾治喪。固守不嫁。妾生子綸。金親教以讀書。通大義。復遣就外傳。綸成進士。金氏作詩見志。其詞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繡。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復扶又切論曰。金氏未歸文寶。則猶未成婦也。以榮榮寡女。爲人撫妾字孤。至于有成。尤守貞之僅

宋學卷二

圭

見者也。天鑒奇節。子克顯揚。見志一詩。傳之千秋不朽矣。爲去聲

右第八十六章。

○吳孫翊爲丹陽守。矯覽時爲都督。與郡丞戴員。及翊左右邊洪。謀殺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殺之。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徐氏有姿色。覽欲并取之。徐恐不從見害。乃僞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從之。徐潛

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先召高嬰。與諸婢伏于戶內。覽入。徐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衰經。奉覽員首祭翊。舉軍震駭。以爲神。守去聲。矯音規。進音卜。將去聲。論曰。殺其夫而取其妻。此仇可一刻不報哉。徐氏既能全節。又復夫仇。可謂貞且智矣。巾幗中之英雄豪傑也。

宋學卷二

圭

右第八十七章。禮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婦人事夫。終身不改。喪必三年。則猶之乎父也。不幸變生意外。父爲人所殺。無兄弟可以復仇。身雖女子。義不容已矣。夫見殺。妻復仇。正也。刺刃仇人之胷。卽以一死償之。亦足含笑九原。流芳千古。況且未必死乎。明盛之朝。以忠孝節義教天下。固有飲泣殺賊。及得表閭宥罪者。奇行偉人。

不可磨滅。速復仇之德。自此以下凡

五章。已音以。割音恣。朝音潮。行去聲。

○長樂申屠氏。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寡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閒。得輕比。獨昌被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

女學卷二

五

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艷粧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爲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墓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也。樂音洛。七音彼。復扶又切。論曰。申屠氏爲夫報仇。手刃六一全家。千古大快也。遍告村民。從夫地

下。心事如青天白日。非蓋世英雄。何以能若此哉。爲去聲。

右第十八章。

○梁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于徐。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言曰。聞此素多豪客。何無一人與吾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刀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僕妻在側。殊無驚駭。但矯而大呼

女學卷二

五

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本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斯。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併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毫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婦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械送毫城。咸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碭音蕩。斷都音切。戊去聲。論曰。此之報仇。抑亦難矣。中

途被劫。羣盜殺夫。覆巢之下。寧有完卵。非僕妻急智。詐快大呼。頸血已污。賊刃雖欲報仇得乎。從容觀變。頃刻執縛。賊乃知爲所賣。已懸首市曹。無及矣。嗚呼。快哉。已俱音以從音聰

右第八十九章。

○豫章謝小娥。八歲喪母。嫁歷陽段氏。父與夫家常同舟。貿易江湖間。小娥年十四。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小娥亦被傷墜水。爲他船所獲。依妙果寺尼。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

女學卷二

五

門東草。又夢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爲李述之。李憑檻書空。忽有所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車中猿者。車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爲

申蘭申春明矣。小娥慟哭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報其冤。更爲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紙榜子招傭者。娥應召。問其主。果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覩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携大鯉兼酒詣蘭。至夕。羣盜畢至。酣飲既去。春沈醉臥于內室。蘭亦覆寢于庭。小娥潛鎖春。

女學卷二

三

于內。抽佩刃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擒春于內。獲贓貨數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焉。小娥遂爲尼以老。喪去聲號平聲賊音臧守去聲論曰。娥無親屬。賊無名姓。此之報仇。抑又難矣。因夢而得名。傭保而得賊。至誠所感。天亦憐之。使成其志。亦可見殺人者死。中蘭申春。終無所逃于宇宙之外也。若小娥之孝節。豈待言而著哉。

右第九十章。

○龐涓母趙氏女也。字娥。娥幼時。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物故。讐乃喜而自負。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淪空。以枉公法乎。自入于獄。遇赦得免。州郡

女學卷二

圭

表共閭焉。節○首去聲長上聲分去聲孝女王舜。趙郡人也。父子春為從兄長忻所殺。舜時甫七歲。與二妹寄食親戚家。既長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為讐所賊。無兄弟可復仇。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舜與妹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罪。孝文帝義之。貸焉。節○從兄之從去聲既女玉長之長上聲已音以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人。吏執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中屠蟠進曰。王之

節。足勵忍辱無恥之子孫。即不幸。猶當表閭旌墓。況在清聽。可無哀矜乎。配感動。得減死。節孝女衛無忌。繹州人也。年六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改適。欲報仇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以甓擊其首。殺之。自詣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徒雍州。賜田宅。勅州縣禮嫁之。從去聲論曰。此皆為父復仇者也。自分一死。而皆得免死。天之所以報孝女也。人有一念之孝。天必鑒

女學卷二

圭

之。雖殺人大罪。官亦義之。孝之功用大矣哉。為去聲分去聲

右第九十一章。

女學卷二終

女學卷三

漳浦藍鼎元玉露



婦德篇下

○內則曰。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顰革。女顰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女學卷三

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內而不山。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子能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上聲長上聲帥音率冠去聲衣裘帛之衣去聲孫去聲

右第九十二章。人子少時與母最親。舉動善惡。父或不能知。母則無不知之。故母教尤切。不可專事慈愛。釀成桀驁。以幾于敗也。語云。慈母有敗子。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古來徒舍斷織。和熊畫荻。皆自其少時愼之。甚至宦達猶加箠楚。終身無姑息焉。述教子之德。自此以下凡十章。少俱去聲

女學卷三

二

○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凡庶縱不能爾。當于嬰稚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答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誠反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試哉斯語。節○此去聲已音以凡人不能教

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呵怒傷其

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論

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訓督

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已音以

右第九十三章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衛孟母曰此非所

女學卷三

三

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

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

之。節○少去聲賈音古街音炫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

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

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

食之。節○食音嗣孟子既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

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

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智是

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

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大儒。斷都管切夫音扶遠去聲離去聲

右第九十四章

○晉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以供母母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遷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汝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流

女學卷三

四

涕謐感而好學遂博極羣書。謐音密好俱去聲養去聲鈍音

遜行去聲

右第九十五章

○韓夫人柳公綽之妻仲郢母也家法嚴肅

儉約為縉紳家楷範常命粉書參黃連熊膽

和為丸賜諸子每末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節○借只駭切韓國夫人鄭氏歐陽脩之母也脩

四歲而孤鄭氏守節教育之家貧甚常以荻

畫地學書脩成人舉進士以直諫貶夷陵鄭

氏言笑自若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後以忠正文學爲名宰相世稱柳母和熊歐母畫荻此之謂也。相去聲

右第九十六章

○程母侯氏大中公珦之妻。程頤程頤母也。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于大中公。

女學卷三

五

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諸子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故二程夫子俱成大儒。節
○頤音嚮。頤。胡老切。頤音夷。長上聲。伊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呵曰。汝若安徐。寧致跌乎。食而絮羹。卽叱之曰。幼求和欲。長當何如。故頤兄

弟生平。於衣服飲食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稱去聲。長上聲。

右第九十七章

○中國夫人呂榮公希哲之母也。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

女學卷三

六

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節。長俱榮。上聲。公張夫人待制張盟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中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溫更去聲。已音

原逆使之使去聲
錫音戈樂音洛

右第九十八章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平反幾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否則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節○幾上聲為飲。食之為去聲。鄭善果為魯郡守。每出聽事。母崔氏于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跪牀下不敢起。母乃訓之曰。

女學卷三

七

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于禮訓。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墜于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爾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詆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善果頓首謝罪。請自改。乃許之。節○守去聲。少去聲。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

女學卷三

八

皆進士及第。景讓在浙西。有都押牙迂其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押音鴨。迂阮古聲。皆為之為去聲。論曰。此皆以官為教者也。

不疑之母。可謂仁矣。崔氏涕泣而道。至情激切。為子而不墜淚者。未之聞也。景讓之母。不惟善于教子。且免罪焉。以平萬軍之怒。安將佐之心。保家福國。厥功為大。有此等賢母。而子弗為名臣者。鮮矣。將去聲。

右第九十九章

○陳堯咨精于弧矢。自號小由基。咸平中。舉進士及第。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客以

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怒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善政。異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節吳賀之母。教子義方。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答賀至百。所親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答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

女學卷三

九

懼自救。爲名進士。

否音鄙三去聲妻去聲

論曰。子已顯

達。而親猶捶楚。可謂嚴矣。然出典名藩。不以忠孝輔國家。安得不杖。奸談人短。以訐爲直。聖賢之所惡。亦覆國亡家之道。安得不答。非此賢母。爲二子者殆矣。

已音以好去聲惡去聲

右第一百章

○崔氏房景伯母也。景伯爲東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于母。貝邱婦列其子不孝。景伯爲悲傷。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但呼其母

子來。令見汝事我。當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者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面慚耳。此其心未也。徐之。又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風化大行。

守去聲養去聲

右第一百有一章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閒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

女學卷三

十

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世間繼母。慘虐孤遺。離閒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節○妻閒離閒之間俱去聲喪去聲勝平聲

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閤之恥。河北恥于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母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貴賤之隔。俗以

爲常身沒之後詞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
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長短以
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
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
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
不可不畏。喪去聲重音芒分去聲閑奚逆切
重平聲少去聲悲夫之夫音扶

右第百有二章人生不幸盛年失配
中饋無主不得不續娶後妻以撫幼
穉亦冀母子相安慈孝和樂而爲人

女學卷三

十一

後妻往往暴虐前子甚至讒譖蠱惑
致使其父亦遂不慈古今通患非一
日矣夫繼母如母夫之子卽已之子
原不可以二視況待已子雖加嚴酷
人亦諒其無他待前子稍有謬戾世
將指爲口實故繼母之道不可不慎
也述慈愛前子之德自此以下凡四
章。樂音洛大繼
之夫音扶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娶孟陽氏生子

三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
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子猶不孝一日有犯
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
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何救焉繼母曰阿父
爲其孤也使妾爲繼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
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
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爲
孝子。節○爲其孤漢中陳文矩繼妻李氏字
之爲去聲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卒

女學卷三

十二

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
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
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
方以義相導使自遷善也前妻長子與疾篤
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呼三弟
曰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
其心過惡深矣遂偕三弟詣獄陳母之德狀
已之過乞就刑辟郡守異其母劭其家徭許
四子以自新後並爲良士。遠去聲長上聲
穆音拙守去聲論

曰。孟陽穆姜。能盡繼母之道。前子遂化而為孝。何其神也。故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特我之誠未至耳。

右第百有三章

○齊人鬪死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妾夫前妻子也。

女學卷三

五

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奈何。泣下沾襟。相言于王。王高其義。並赦之。而尊其母。號曰義繼母。節。相俱去聲。少。秦母者。秦閭夫繼室柴氏也。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為托。柴辛勤紡績。撫之有恩。至正中。晉寧盜作。前子為賊所得。在賊中。官執之。論死。柴引已子詣官。願以代。次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也。罪何可加于

兄。吏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嗟夫。婦不忘夫命。信也。子赴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且旌其門。蠲徭役焉。嗟夫之。夫音秋。論曰。兄弟爭死。孝友已足稱矣。此人情所難。蓋平日感于母教也。繼母願以已子代前子死。尤千古之所難。蓋高義之極者也。有此高義。天必鑒之。君相有司必憐之。忍令乃子死乎。固宜其兩全無害。百世流芳不沒哉。已足去聲。

女學卷三

五

右第百有四章

○珠崖二義者。珠崖令後妻及其女也。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者。十三歲。相携扶襯以歸。法。擄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之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為實然。心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

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帶。忘而置之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相與涕泣。哽咽。路人莫不下淚。闕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去。後乃知其男也。概初觀切。奮音康。強上聲。便音便。咽於歌切。論曰。當時一寡母。一幼子。一孤女。必不得已而死。於斯三者奚擇。雖聖賢亦必曰女耳。孝哉初也。其女中之俊傑乎。然非賢繼母極力爭死。

女學卷三

五

初之死無辜。亦可惜者。至情迫切。哀感路人。非此母不能活此女。吾願天下之爲繼母者。鑒之。已音以。

右第百有五章

○文王后妃德性仁厚。詩人爲之歌麟趾。其詞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爲去聲。振俱音真。定音訂。于俱音吁。

右第百有六章。末世婦人。每多刻薄。

能勉於事上。而不能不忽於待下。故或發人細過。自矜明察。或虐使侍婢。無故鞭笞。以狹隘酷烈爲才能。仁厚之風渺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脩德獲福。亦天道自然之應也。述仁厚待下之德。自此以下凡四章。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

女學卷三

其

家幼穉。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還。及其既也。天陰。先期至。止于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怪而問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閒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逆樂醉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于穆公。賜號母師。少俱去聲。閑去聲。樂音洛。

右第百有七章

○唐榮陽縣太君鄭氏。拾遺元稹母也。寬厚性成。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誡。去鞭朴。正顏色以訓諸女婦。女婦卓恪如履水。正辭氣以訓諸子孫。子孫愧恥。若撻于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自童孺以逮成人。曾不識價楚。閨門之內。熙若太古。蓋漸于化云。稹音軫。稹古栗字。

右第百有八章

○程子之母。治家有法。但于婢侍。未嘗加以

女學卷三

七

箠楚。或兒女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簡司馬溫公夫人張氏。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其煩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調親戚。無有所吝。已音以。煩音周。

右第百有九章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于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節呂氏童蒙訓曰。巫祝尼嫗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右第百有十章。從來婦女多信鬼神。

故巫覡尼僧。得肆簧口。爲誑誘財物之階。原其心。不過欲求福耳。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非神力所能轉移。即使鬼神有力。亦必福善禍淫。正直是與。豈聽巫尼諂佞。顛倒人世之是非。以妄加禍福。無是理也。三姑六婆。不上門。古人深以垂戒。蓋此輩花言巧語。能移人性情。壞人心術。一被煽惑。無所不至。小則耗斲財物。大則敗辱身名。所當嚴拒禁絕。不可與之相接也。僧道男人。尤非婦女所宜見面。乃婦女凡事避嫌。獨于僧道無所顧畏。甚至結隊成羣。入寺燒香。雜遝嬉遊。不知羞愧。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嗚呼痛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述脩正闢邪之德。自此以下凡六

女學卷三

太

章音如
述音杏

○鄴有女巫。以幻術惑衆。每歲與三老廷椽。斂民間數百萬錢。爲河伯娶婦。至期。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衣。設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中。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恐巫取之。多挈眷逃亡。巫曰。若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人民矣。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曰。再娶時。幸告予。予亦往送女。及期。豹往河上。

女學卷三

九

三老廷椽豪長皆會。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年已七十。女弟子千人。皆衣繪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卽將女出帷中。視之。顧謂巫祝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投河中。有頃。豹曰。大巫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小巫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更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小巫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媼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

投三老河中。觀者大恐。豹立待良久。欲復使廷椽豪長入視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乃釋之。自是諸巫逃散。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河水亦不漂溺人民。爲河伯之爲俱去聲。緹衣繪上衣字去聲。趣俱音促。復俱扶又切。

右第一百十一章。

○漢成帝時。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婕妤。呪詛主上。帝怒。廢后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女學卷三

十

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帝悅。赦之。賜黃金百斤。婕音捷。妤音予。愆同詵。

右第一百十二章。

○唐長孫皇后有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蠱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當爲乎。長上聲。聲音商。

右第一百十三章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云爲之爲去聲。樂音洛磨音冒。

女學卷三

主

右第一百十四章

○劉伯溫曰。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亦巧於致人者。人情無不愛其親。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惻然動心。故中材之人。波馳蟻附。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交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節○行去聲。文去聲。浮屠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入地獄。故兒女子

尤篤信其說。持齋念佛。以致恩于母。劉伯溫曰。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已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已母而獄之與。獄已母不孝。舍已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吾知其必無是事也。舍俱音捨母與之與二與俱平聲。論曰。世俗親死。無不齋僧拜懺。必使其父母入於地獄。然後以僧援而出之。此不孝之尤。罪不勝誅者也。奸僧惑世誣民。圖餽餽耳。

女學卷三

主

爲人子女。何忍侮辱父母。以誣佛媚僧。至此極乎。讀是書。可以悟矣。勝平聲。

右第一百十五章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帨。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帨。聲音聲。

右第一百十六章。婦德通論也。婦德細

行難更僕數。至於大端。不外敬慎而已矣。兢兢業業。無非無儀。自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皆本敬慎之心以出之。而無敢一毫放恣焉。則內正其心。淑其身。宜其家人。而家道成矣。述婦德通論。凡五章。行去聲已音以

女學卷三

三

右第百十七章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節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汝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論曰。此所謂無非無儀也。知婦道矣。

右第百十八章

○周南桃夭之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

子于歸。宜其室家。次章曰。桃之夭夭。有黃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三章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天俱平聲

右第百十九章

○張華女史箴曰。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女有辭。割驪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

女學卷三

三

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驪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婦音趨音扶

右第百二十章。德者。婦人一生之大

本也。爲言爲容爲功。必依德以立。故著婦德獨詳焉。譬之車。德其輪也。車

非輪不行。若作室家。則梁棟也棟折
榱崩。室不立矣。故婦人有德。則內行
克敦。外觀有耀。一舉一動。皆足爲模
楷。雖奇醜若鍾離春。吾愛之敬之。無
德而徒有才。其才不足稱也。蔡文姬
之詩。李易安之文。失節可醜。讀者尤
爲齒冷。況於坵畝復闕。兄弟啞笑者
哉。古來奇才國色。接踵相望。一失其
身。人所賤惡。雖有仙姿慧舌。妙技絕

女學卷五

五

藝。由君子觀之。不過名妓者流耳。張
麗貞曰。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
致今日終身之誤。剝面無皮。嗚呼。可
不慎哉。述婦德百二十章。皆取其足
法。而懲創者不與焉。女子既入學。讀
書。識道理。於吾言所不盡者。當深思
而自得之。以正厥德也。何有。內行之
行去聲

女學卷三終

易音異婉音見聲
藏惡去聲與去聲

女學卷四

泮浦藍鼎元玉霖編

婦言篇

○班氏曰。婦言不必辯。日利辭也。擇詞而說
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

右第一章。承首篇婦言而立言也。以
下七十八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
之。行去聲

○明徐后諭命婦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

女學卷四

一

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
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今諸命婦。可不思有
以翼贊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
同享富貴無窮矣。行去聲
易音異

右第二章。婦人之言。不出閭閻所最
相親切。朝夕談論者。惟夫耳。然特牀
第之愛。放言媚辭。君子以爲褻也。忠
臣事君。繩愆糾謬。賢女事夫。道亦如
之。則相規以德。正言嶽嶽者。貴焉。述

易夫之言自此以下二十有三章第

○女曰雞鳴。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其詩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鳬與鴈。次章曰。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三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之好去聲

女學卷四

二

右第三章

○齊雞鳴。思賢妃也。妃能相君以德。不留於逸欲。當風興之時。而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詩人叙其事以美之。其詩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次章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三章曰。蟲飛薨薨。甘與于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音潮薨音轟

右第四章

女學卷四

三

○周宣王皇后姜氏。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早臥晏起。姜氏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傳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人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欲。窮欲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成中興之業。樂俱音洛論曰。早臥晏起。怠荒之漸也。人無論貴賤。皆當夙興夜寐。趨事赴功。惟夫耽樂酒色。乃有俾晝作夜。失禮之羞。夫婦均有過焉。賢女慎微。恐招非議。是宜以姜后爲法。惟夫之夫音扶樂音洛

右第五章

○樊姬者。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諫不聽。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感而收過。勤于政事。嘗聽朝晏罷。姬曰。何晏也。得無餒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拊口而笑。王曰。何也。對曰。

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以告虞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令。使人迎孫叔敖。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王以霸。樊姬之力也。好去聲朝音潮相去聲

右第六章

女學卷四

四

○齊桓公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遂霸天下。好去聲爲聲爲去聲

右第七章

○越姬者。勾踐之女。楚昭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越姬參乘。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王曰。樂矣。顧蔡姬曰。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願之。生同樂。死同時。王謂太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顧越姬曰。越姬曰。昔我先

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能法先君。將改斯樂而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王悟。加敬禮焉。節。樂俱音洛要平聲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于將相。王曰。將相于孤。猶股肱也。何可移禍。越姬曰。大哉

女學卷四

五

君王之德。以此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故不敢許。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王死。而況妾乎。願先驅孤狸于地下。王曰。昔者吾戲耳。若今必死。是彰孤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不言。心已許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蔡姬竟不能死。子闔子西等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爲惠王。將相俱去聲樂音洛皆將之將如字爲王死之爲去聲已音以好去聲

右第八章

○齊閔王得宿瘤女以告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以待。及至。宿瘤也。宮中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于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虐。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

女學卷四

六

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立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政。其後燕遂屠齊。閔王走死。夫飾之。夫音扶。採重圓切。衣采之。衣去聲。朝音潮。

右第九章

○漢成帝時。班婕妤有寵。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音莧。音莧。

右第十章

○漢主聰立。劉娥爲后。營鸞儀殿以居之。廷尉陳元達切諫。聰怒。命斬之。后上言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

女學卷四

七

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乃欲誅之乎。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公私困弊。社稷阽危。天下之罪。皆由于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不意今日身自爲之。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納與風同。已音以。爲妾之。爲去聲。喪去聲。復扶又切。

右第十一章

○唐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幼能屬文。長有淑德。帝營玉華宮。所費億計。如以帝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乃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木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

女學卷四

八

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又曰。珍玩奇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是迷心之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長上聲。聲離音離。喪俱去聲。已音

以易音異。醖音旭。

右第十二章

○遼主天祐。好獵。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名飛電。瞬息千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蕭氏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

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豫夏社。幾危此游。吹之往戒。帝王之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好去聲。扈從之從去聲。聲痛爲之爲去聲。

右第十三章

女學卷四

九

○劉氏。晉王李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陽爲歡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歸。卽議擊溫。劉氏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如斂軍還鎮。自訴于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從之。天下於是乎不直溫。爲國之爲去聲。暴音曝。朝音潮。

有第十四章

○劉智遠至晉陽。議出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及

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將去聲中外大悅。勞去聲

右第十五章

○明太祖初渡江。妃馬氏謂之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若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太祖從之。及卽位。立爲皇后。節帝以馬皇后賢。嘗比之長孫后。后曰。妾

女學卷四

十

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節○長俱上聲。易音異。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時宋濂已致仕。以孫慎坐胡黨。械濂至京。帝怒。欲殺之。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帝意乃解。節○相去聲。已音以。朝音潮。帝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每見帝震怒回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

諫曰。陛下居上位。有衆子。正宜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杜。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帝從之。

右第十六章

○漳州王藻。爲府獄吏。每日携金歸。妻疑其鬻獄。因遣婢餽豚蹄十饌。及歸。紿云。送十三具。藻怒婢竊。酷掠之。婢不勝痛。自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爲鍛鍊所得。姑以婢事試君。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

女學卷四

十一

來不義之物。藻瞿然大悟。因題壁曰。從今不願持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卽施散所有。入山遠遁。紿音海。切。勝音扶。論音夫。音扶。論曰。世間婦女。但知有金錢耳。遑計其來之不義哉。王藻之妻。可謂有仁心者矣。

右第十七章

○晉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母也。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直。不容于國。去而之三家之邑。邑人共懷羊。而遺之肉。羊舌

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邑，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盱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盱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冶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攘羊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于此，不敢無受，然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乃免。附好去聲，食俱音嗣，惟不取食也，之食如字，瘞音意。

女學卷四

士

右第十八章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尋師遠學。節。其行之，行去聲。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絲生白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

失成功，猶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已音以，斷俱都，管切亡音無。論曰：羊子之妻是能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也。行路拾遺，且以爲恥，況非道取人財乎？遠學一年來歸，猶恐稽廢時月，況懷安以敗名乎？有此賢妻而不奮勵者鮮矣。

右第十九章

○姜氏，齊桓公女也。晉公子重耳奔齊，公妻

女學卷四

士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焉。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妻去聲，從去聲。

右第二十章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相俱去聲

右第二十一章

○王章爲諸生遊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踰仲卿者卽病困當激

女學卷四

古

昂自起何至效兒女子相向涕泣耶章悚然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不聽竟死于獄潮朝音

右第二十二章

○許允婦阮氏衛尉共之女也奇醜交禮竟允遂不復入家人深以爲憂有客桓範勸之允乃入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對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言行君有幾允曰

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慚遂相敬重行俱去聲夫音扶

右第二十三章

○司馬溫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箝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續絮頗嘆惋夫人張氏曰但願身安未可復有公爲之釋然箝音四

右第二十四章

○公父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

女學卷四

圭

階趨行奉劍而正履母敬姜名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于朝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贊而見于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者皆益也子則皆爲役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衽而親饋焉父上聲奉土聲朝俱音潮恭音忌相去聲論曰此訓

子下賢者也。貴倨自尊，則賢士不與我遊，而諂諛人至，隕聲望，敗勳名，皆由此爾。自古能成大業之人，未有不謙恭善下，以收忠告之益，而得人心死力者。敬姜訓子，真萬世之格言哉。

右第二十五章。母子之間，朝夕晤語，則訓以義方，弗納於邪者，貴焉。人當父兄之督責，師保之董戒，雖在中材，無致刺謬。然有時不可必得，則恣焉。

女學卷四

其

者多矣。朋友知之，或不敢言。言之，或不能盡。慈闈提撕，瞿然警覺，功與父師等埒耳。述訓子之言，自此以下十五章。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士卒併分菽豉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乎？投醪

飲江，分食糗糒，與士卒同甘苦也。子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罪，然後納之。將去聲，使者之使去聲。醪音牢，樂音洛。

右第二十六章

○吳夫人者，孫堅妻，孫策母也。策以功曹魏騰忤已意，將殺之。吳夫人倚大井謂之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

女學卷四

七

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右第二十七章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太祖卽尊位，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節○樂俱音洽。

仁宗皇后曹氏神宗皇帝祖母也性恭儉涉經史慈愛天至帝事之亦至孝竭誠帝嘗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謹受教薊音冀已俱音以予上聲易音異

右第二十八章

女學卷四

太

○崔玄暉母盧氏嘗誡其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故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暉音委馭音遇論曰此教子居官之要貴音資比去聲

務千秋之龜鑑也父母以錢物為喜悅而子能廉者鮮矣

右第二十九章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稷子以實告母曰吾聞士脩身潔己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為詐行非義之念不萌于心非禮之利不入于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養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

女學卷四

九

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稷子慚而出。反其金。席藁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舍稷子而復其位。齊相之相去聲行俱去聲舍上聲

右第三十章

○吳孟仁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鮮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鮮寄我。非避嫌疑也。鮮音側馬反晉陶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鮮遺母。母湛氏封鮮責之曰。汝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反增吾憂耳。少去聲湛音讓去聲

右第三十一章

○唐長孫皇后訓諸子。嘗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患無器用耶。長上聲

右第三十二章

○王孫賈仕于齊。淖齒亂。潛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潛王及于

女學卷四

丰

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淖乃救切。淖與閭同。處俱去聲。難去聲。論曰。此訓子以忠者也。賈之討賊立功。其母激成之耳。

右第三十三章

○晉虞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峻構逆。母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將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爲慮也。盡發家僮佩服。以助軍資。內史王舒遣子

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子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卽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封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宰相皆就拜謁。守去聲。將去聲。拜相去聲。

右第三十四章

○王經少貧苦。仕魏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及爲尚書。遇高貴鄉公髦之難。司馬昭收之。并及其母。經涕泣謝母曰。不從母教。以至

女學卷四

丰

今日。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恨之有。少去聲。難去聲。

右第三十五章

○東漢宦官治鈎黨。殺名賢李膺杜密等百餘人。有詔捕范滂。滂自詣獄。縣令郭揖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

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節○滂音○蘇母程氏洵妻也。二子軾轍幼。母親教之。戒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輩。欲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范滂傳。軾慨然起。跪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母大喜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已音以傳去聲

右第三十六章。

○唐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李義府。先白其

女學卷四

圭

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擅殺命官。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之。始下。乃讀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貶爲萊州司戶。

右第三十七章。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

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從汝行。不憚矣。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朝俱音潮

右第三十八章。

○張夫人計氏。魏公張浚母也。浚謫永州。念

女學卷四

圭

秦檜誤國。欲力論時事。恐母年高。致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聖初對策之言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體爲之瘠爲去聲

右第三十九章。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節○復扶又切孔子

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右第四十章。夫有過。可以力爭。子有過。可以扑督。過出于父母舅姑。斯亦難矣。欲語不敢。欲嘿不能。將何道而可。曰。有幾諫之法在。將順遂非。非所以爲孝也。述幾諫之言。凡四章。

○樂羊子就學。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

女學卷四

五

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供具。致使食有他肉。姑感而棄之。養去聲

右第四十一章

○周才美有子婦。賢且能。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以斗斛。稱尺各二。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舅姑。請去。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去爲。婦曰。翁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

毀。婦曰。未也。翁用此幾年矣。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稱短尺買物。大稱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卽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之。婦所生二子。皆年少登科。稱去聲。幾上聲。量去聲。俱平聲。少去聲。

右第四十二章

○馮氏。歐公池妻也。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馮氏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喪。有

女學卷四

五

差等乎。翁曰。一也。馮氏曰。三子皆翁所生。服旣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

右第四十三章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耶。天子及諸侯。令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

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父上聲。朝俱音潮。論夫音扶。比音弭。切。曰。與言弗應。疑其近於非禮矣。然婦言不踰闕。朝者。敷布政令之所。非婦人出話之區。不應禮也。敬姜為康子之從祖叔母。年老分尊。處不當言之地。尚且不輕矢口。雖有問焉。弗敢應。守禮之至者也。朝音潮。從去聲。分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婦人之義莫重于禮。

女學卷四

主

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不可不學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禮。故禮所不當言。則不言。是婦言之正則也。一舉動而不敢忘禮。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人亦不厭其言也。述守禮之言。自此以下凡七章。

○唐長孫皇后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太宗深重之。嘗與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因問之。終不對。

大上音如。去聲。造音慥。

右第四十五章。

○憲宗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懷之女也。穆宗有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政事。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監平聲。朝音潮。少去聲。相去聲。

女學卷四

主

右第四十六章。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爰賦泉水之詩。其詞曰。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次章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三章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瑕有害。四章曰。我思肥泉。茲之末歎。思須與漕。戔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遠去聲。漕音旋。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右第四十七章。

○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奔走跋涉。以不可歸之義來告。夫人憂之。爰賦載馳之詩。其詞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

女學卷四

无

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次章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三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蠶。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四章曰。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咭倪殷切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右第四十八章。

○竹竿之詩。亦衛女思歸寧而作也。其詞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次章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三章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四章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籊音狄 遠父母之遠去聲

右第四十九章。

○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

女學卷四

无

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河廣之詩。其詞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次章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范氏曰。夫人之。不往。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

右第五十章。

○鄧曼者。楚武王夫人也。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

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敖師果覆。久之。武王伐隨。將齋。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嘆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

女學卷四

幸

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行。卒于櫛木之下。好去聲。音異。櫛。謨。官。切。音。滿。平。聲。夫。固。夫。豈。之。夫。俱。音。扶。

右第五十一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斯明哲者貴焉。婦人見識幾何。欲以小慧逆億。難矣。然天下盛衰消長。禍福倚伏。天道人事。有開必先。固可以理信之耳。據理而談。使知趨避。亦足補救萬一。非多言也。述賢智之言。自

此以下十八章。幾上聲。長上聲。

○密夫人者。密康公之母也。有獻三女于密侯者。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況汝小醜乎。汝必獻之。康公不聽。王滅密。豔與之夫俱音扶。

右第五十二章。

○臧文仲將使齊。其母謂之曰。汝刻而無恩。

女學卷四

主

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于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文仲遣閒使遺公書。恐人得之。爲隱語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其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鬪之

士繕甲兵也。琴之令甚思之言思妻。藏我羊。羊有母。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魯侯軍于境。爲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使俱去聲。奸俱去聲也。夫之夫音扶。開去聲。食俱音嗣。惟饑不得食之食如字。趣音促。養去聲。

右第五十三章。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

女學卷四

圭

見公。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意在衛也。是以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泣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公曰。善。夫人治內。仲父治外。吾無憂矣。朝俱。

音潮。舍音拾。父俱上聲。

右第五十四章。

○晉文公爲公子。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倍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飧。而加璧焉。文公受飧返璧。三年。晉師伐曹。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其平聲。從去聲。相去聲。

右第五十五章。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后也。極醜

女學卷四

圭

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宣王召而問之。鍾離春不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王曰。願聞命。對曰。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金玉琅玕。珠璣翡翠。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于山林。諂諛强于左右。邪僞立朝。忠

諫不通。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聞之。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選兵馬。實府庫。招直言。立太子。拜無鹽女爲后。而齊國大安。重平聲罷極之罷音疲朝音潮

右第五十六章。

○陶大夫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聽。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

女學卷四

妻

人擊牛釃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于子孫。而名流于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而答子

誅。母以老免。妻乃與少子歸養。終其天年。師遠去聲少俱去聲養去聲

右第五十七章。

○田嬰子之妾。謂嬰子曰。君相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家富累萬金。且門下不見賢者。妾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錦綺。而士不得裋褐。僕妾茹膏粱。而士不厭糟糠。公家之士日損。妾竊怪之。嬰子曰。賢妾也。加敬重焉。相俱去聲將俱去聲視而遇切音孺

女學卷四

妻

右第五十八章。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不能從。節好去聲難去聲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我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妻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汝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雖

必及于子。盍亟索士懲此州犁焉。得畢陽。及變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朝俱音潮。離俱去聲。愁魚倅切。

右第五十九章。

○申公巫臣死。叔向欲娶其妻。其妻夏姬也。母叔姬戒之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尚可娶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女學卷四

妻

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夫惟之夫音扶。強上聲。喪去聲。

右第六十章。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子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子葵。使子終歲不飽葵。鄰女

奔。使子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無兄。子聞河澗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三年。魯果亂。

右第六十一章。

○陳嬰爲東陽令。史。秦末大亂。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爲王。嬰母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乃止。

女學卷四

妻

以兵屬項梁。節。少年之。少去聲。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執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使至。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老妾故懷二心。遂伏劍而死。陵與高祖定天下。位丞相。封安國侯。使俱去聲。長上聲。相去聲。論曰。此班叔皮所謂嬰母知廢陵母知興者也。

右第六十二章。

○秦攻趙于長平。趙王使趙奢之子括。代廉

頗爲將。拈母詣王上書。言拈不可使。王曰。何也。母曰。拈父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拈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買便利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決矣。母曰。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拈果敗死。王以母爲仁智。將俱去聲

女學卷四

美

右第六十三章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鷙酷烈。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延年果得罪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守去聲

右第六十四章

○楚江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居無何。乙母亡布八尋。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信然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如何。母曰。昔孫叔敖爲令尹。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何罪焉。母曰。吁。大王何言之過也。昔妾之子爲郢大夫。王宮失盜。妾

女學卷四

美

右第六十五章

子坐而黜。妾子亦豈知之哉。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命償其布。賜金十鎰。母辭曰。妾豈貪貨。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復召用江乙。相去聲

○辛毗女憲英。羊耽妻也。弟敞爲曹爽參軍。司馬懿謀誅爽。敞問于姊曰。天子在外。太傅

閉城門。人云不利國家。信乎。憲英曰。以吾庶之。太傅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曰。就。爽才非太傅偶也。曰。可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甚焉。若夫死難。則親昵之任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及事定。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節。度入聲難俱去。聲。夫音扶已音以。魏主使鍾會入寇。憲英聞之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懼其有他志也。會將行。請耽于琇為參軍。

本學卷四

卑

憲英憂曰。今日難至吾家矣。使琇固辭。魏主不許。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變。琇竟以全歸。難去聲。已音以。

右第六十六章。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主遣虎賁收之。妻阮氏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既至。魏主怒詰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惟阮氏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果至。節。責音奔。稱去聲。號平聲。後允出鎮北。謂阮氏曰。吾其免矣。阮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門生奔告。阮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爾。門生欲匿其子。阮曰。

本學卷四

聖

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不可數問。劾事。兒從之。卒免于禍。朝音。

右第六十七章。

○吳孫休為琅邪王時。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王。衡妻習氏。諫不聽。王上書乞徙他郡。吳主移之會稽。及孫綝廢吳主亮。迎王立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今欲奔。

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叛逃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將安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必不以私嫌殺君。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非但免禍，且當優饒。衡從其計。吳主休優詔答之，加衡威遠將軍。邪俱音耶守去聲會音贈復扶又切好去聲

右第六十八章

○女媚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

女學卷四

聖

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媚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汝罪也。釋其父弗誅。將渡，少櫂者一人，媚攘卷而備父役。中流，發河激之歌。簡子曰：昔者不殺夢娶，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媚再拜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娶。

以爲夫人

媚音彌勝平聲卷音來被音弗

右第六十九章。凡人靜觀則智，禍至則昏。當夫患難猝來，克撐持者鮮矣。有能嫻於辭令，片言解厄，或以理奪，或以情求，總之轉禍爲福，非長舌利口之流，所可同日語也。述免禍之言，自此以下凡六章。難去聲撐抽庚切

○女婧者，齊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

女學卷四

聖

公命吏執之。女造晏子之門，請曰：妾聞明君之泄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膳故，不勝麴蘖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言于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婧音倩造音倩爲去聲勝平聲

右第七十章

○弓工妻，晉繁人之女也。平公時，使其夫

爲弓。三年乃成。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怒將殺之。妻請見。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亦云勞矣。其幹生於泰山之阿。一日三覩

女學卷四

密

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縻之筋。糊以阿魚之膠。四者皆天下之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善射也。乃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依其言。遂穿七札。立釋其夫。賜金三鎰。行去聲 樂音洛

右第七十一章。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于狹路。有女乘車。轂擊折大夫車。

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乃言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不侮鰥寡。今子列大夫。而不爲民表。遷怒貳過。釋怨于妾。豈不侮鰥寡哉。吾鞭則鞭耳。惜子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已音以 喪去聲

右第七十二章。

女學卷四

望

○佛肸以中牟叛。趙襄子收其母。將殺之。母自言不當死。請見襄子。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汝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曰。吁。此主君之過也。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長不能使者。父之罪。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此君之臣。非妾之子也。君有暴臣。妾無暴子。襄子曰。善。遂釋

之。佛音卿少俱去聲長俱上聲爲君之爲去聲

右第七十三章。

○楚昭王之母曰伯嬴。秦女也。吳入郢。昭王出亡。閭廬入其宮。以班處焉。伯嬴持刀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惟男女之禮失。不

女學卷四

聖

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夫仁之夫音扶儀表之行去聲

右第七十四章。

○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右第七十五章。婦言通論也。婦人無外事。雖緘默以何傷。故多言不如寡

言。寡言不如無言。議論風生。非家之福也。書曰。惟口起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況婦女乎。不得已而有言。必如班氏所謂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而已矣。述婦言通論。凡四章。已俱音以

○曲禮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右第七十六章。

○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

女學卷四

聖

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右第七十七章。

○李氏女戒曰。藏心爲情。出口爲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招恥謗。或在尊前。少居閑處。未嘗觸應答之語。發詭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爲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右第七十八章。

女學卷四 終

女學卷五

漳浦藍鼎元玉



婦容篇

○班氏曰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照沉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音盥胡管切鮮平聲

右第一章。承首篇婦容而立言也。以下六十一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女學卷五

一

○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從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節○漱先奏切搔音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噓咳。欠伸跛

倚俛視不敢唾浹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攝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浹不見節○唯上聲齊音齋嚙丁計切見俱咳口愛切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音現小必請於舅姑。

右第二章子夏問孝孔子告以色難。朱子曰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愉色有婉容婦人之事舅姑亦若是焉。

女學卷五

二

爾矣苟不極意承歡而或直情徑行疾言戾色雖日用三牲之養親亦不以爲孝也。述事親之容自此以下凡二章。養去聲

○昏義曰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禮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節○見俱音現第音煩醢音海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以著代也。

右第三章

○班氏曰婦人之得於夫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秉禮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闕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淪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也。若夫之夫音扶

女學卷五

三

右第四章夫婦之好不患不親患其過於狎也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所謂有別其在斯乎。別者禮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專心正色相敬如賓斯謂之禮。若彼亂髮壞形窈窕作態則非莊婦可知見者將厭薄之矣。述敬夫之容自此以下凡八章。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

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梳。不敢縣於夫之櫛。不敢藏於夫之篋。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櫛音移。櫛音架。縣音懸。湑音輝。湑音通。獨音獨。少去聲。長上聲。

右第五章。

○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少師奏質明于

女學卷五

四

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傳去聲。朝俱音潮。少去聲。

右第六章。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而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右手陰也。御而復故。著俱音著。

右第七章。

○禮曰。壻親御授綬。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

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節。帥入共牢而聲音率。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右第八章。

○白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之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臣白

女學卷五

五

九切使去聲。

右第九章。

○梁鴻適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鴻妻孟光進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以賓禮待之。賃音任。舂音春。

右第十章。

○五代裴從簡。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夜

踰垣入。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感歎曰。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長音

右第十一章。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音各切

右第十二章。婦人起居。必有禮法。視聽言動之間。無所苟而已矣。寧為拘

女學卷五

六

謹。勿為放誕。寧過矜莊。勿為嬉笑。靜處深閨。養成令淑。無崇好佚遊。無出入寺觀。無矜尚紛華。冶容麗飾。嘻嘻終吝之戒。吾知免夫。述起居之容。自此以下。二十有一章。已音以。好去聲。觀去聲。夫音扶。

○太公曰。婦人之禮。語必柔細。行必緩步。止則斂容。動則踴躍。耳無餘聽。目無餘視。出無

諂容。詳音詳。則音呂切。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音

右第十四章。

○曲禮曰。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節。毋俱音無。噉音咍。髻音替。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右第十五章。

女學卷五

七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援器。其相援。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右第十六章。

○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即止。節。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右第十七章。

○孔子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節。長申繡曰。

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編音

右第十八章

○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

右第十九章

○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女學卷五

右第二十章

○許氏曰。女婦日守閨闔。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玩湖。賽神燒香。出頭露面。卽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右第二十一章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名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數十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

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造音慥。爲去聲。

右第二十二章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父上聲。從去聲。闔音委。

右第二十三章

○齊孝公夫人孟姬。從公遊于瑯琊。馬奔車碎。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

女學卷五

九

障蔽。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保傅。進退則鳴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輶音溜。輶音點。使者之使去聲。夫無之夫音扶。

右第二十四章

○鄭瞞者。楚成王之媵也。王登臺臨後宮。宮

人皆仰視。晉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吾與汝千金。不顧。又曰。顧。吾以汝爲大人。不顧。又曰。顧。吾封汝父兄。亦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千金厚利也。一顧可得。而竟不顧。何也。晉曰。妾聞婦人以端顏正體爲容。大王在臺上。而妾顧。是犯禮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千金之重。而妾顧。是貪利也。犯禮而貪利。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晉音茂

右第二十五章。

女學卷五

十

○莊姜。齊女也。始歸于衛。操行衰情。心佚冶容。其傅母誡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節。行去聲。衣去聲。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其詩曰。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又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爲去聲。頤音祈。衣錦之衣去聲。螭音吹。黃音題。

右第二十六章。

○漢馬皇后素嫉浮華。不喜出入觀遊。不好音樂。平居未嘗臨御窓。未嘗與侍御者私語。明帝時幸苑囿離宮。后鮮有從之者。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帝嘉納焉。好去聲。

右第二十七章。

○鄧皇后爲貴人時。儉素謙讓。動有法度。諸姬競自脩飾。鄧氏獨着素裝。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

女學卷五

十

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後數年。陰后以巫蠱事廢。鄧氏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未幾。立爲后。

右第二十八章。

○唐萬壽公主。起居郎鄭顥妻也。顥弟頤。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婚。良有以也。急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

守禮法。如衣冠之族。使去聲論曰。今之婦人。未有不觀戲者。不惟觀之。且深嗜焉。奸而必欲觀之。或多方以求。或聯袂而往。此蕩心佚志之端。無益有損之事也。可不戒哉。好去聲

右第二十九章。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臯之女也。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相俱去聲。少去聲。長上聲。

女學卷五

七

衣去聲。絹吉勸切。兜當侯切。

右第三十章。

○宋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下嫁潘意。潘故大族。夫黨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平居志尚冲澹。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長上聲。已音以。

右第三十一章。

○程母侯氏。幼聰慧。諸女事不學而能。七歲時。女師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

燭。自是日暮不復出房閤。復扶又牙

右第三十二章。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踈。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節。傳去聲。妊音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

女學卷五

七

右第三十三章。人子之生。多肖父母。

性情形貌。大約不甚懸絕。然而爲善爲惡。或有不齊者。則於妊子之時。所感異也。望子以聖賢。莫若先胎教。述妊子之容。自此以下凡五章。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各以其職。御于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

音非正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尚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乎天。下毋取乎地。中毋取乎名山通谷。毋悖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荷去聲聲中之中去聲母俱音無易音異

右第三十四章。

女學卷五

齒

○內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又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見音現復扶又切齊音齋

右第三十五章。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

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任俱音壬教音傲

右第三十六章。

○武王后邑姜。太公之女也。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妬。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跛補火切

右第三十七章。

○司馬溫公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絰帶。不

女學卷五

圭

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苦尸詹切

右第三十八章。喪重事也。三年之喪。

終天大痛。當變易常度。以悲哀爲主。不可對人歡笑。諧謔宴樂。記曰。喪容累累。其是之謂乎。期功之喪。以次遞降。但素服不爲華飾而已。近世以來。鮮盡喪禮。維頽風於閭內。亦仁孝子

婦之心。不能自己者爾。述居喪之容。

自此以下十六章。樂音各已俱音以

○禮曰。擗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右第三十九章。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鑿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髮職瓜切音總毋音無從音聳

大學卷五 七

右第四十章。

○喪大記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

右第四十一章。

○雜記曰。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右第四十二章。

○雜記曰。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右第四十三章。

○禮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

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

○坊記曰。寡婦不夜哭。

右第四十五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右第四十六章。

○季康子之母死。陳襄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襄衣何為陳

大學卷五 七

於斯。命徹之。徹音撤

右第四十七章。

○杞梁之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公使人弔之。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於是莊公乃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妻枕其屍於城下而哭。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朝音潮為去聲

右第四十八章。

○夏侯孝女。滑州阌城人也。父沒。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墳。廬其左。寒不綿纈。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其門。勝平聲

右第四十九章。

○楊舍妻蕭氏。父歷。爲撫州長史。卒于官。母繼之。蕭年十六。與幼弟皆毀瘠。載二喪還鄉。貧不能給升備。次宣州戰馬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墻。納棺成墳。蔣松柏。朝

女學卷五

九

夕哭臨。長老爲立廬舍。進粟繒助之。喪滿不釋纓。人高其行。來請婚。蕭氏曰。有爲我致二柩歸葬故土。請事之矣。時楊舍以高安尉罷歸。請如約。納米焉。蕭許如約。辭其幣。舍爲致喪還葬。葬訖。乃釋服歸焉。長俱上聲。蔣音時。繒音兼。行去聲。

右第五十章。

○崔氏。鄭誠妻。善果母也。誠戰死。崔二十而寡。不御脂粉。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出戶。內外姻

戚有吉凶。但厚加遺贈。皆不詣其門。

右第五十一章。

○宋荆國長公主。太宗女也。下嫁李遵勗。及遵勗守許州。有疾。主亟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止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宴禁中。仁宗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長上聲。從去聲。鮮平聲。復扶又切。

右第五十二章。

○臨汝侯惟和夫人馮氏。孝謹柔明。動不踰

女學卷五

九

禮。侯卒。以未亡人自處。菲衣蔬食。居處肅嚴。雖家人亦罕見其面云。食音嗣。

右第五十三章。

○趙昂妻。王氏女也。昂爲姜道令。王獨留家。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王恐爲所侵。乃以溷涅麻而被之。黻食瘠形。自爲不潔。免于難。黻蘇典切。難去聲。

右第五十四章。婦人當亂世。所憂不在見殺。惟懼名節難保爾。慷慨赴死。

以全清白之軀斯爲上矣。其或未遇擄掠。相率逃難。則必毀容貌。惡衣服。使人畏忌。不生覬覦之心。近世有以毒藥敷面。僞爲癩疾。盜賊莫敢相逼。尤保全名節之善計也。述避亂之容。自此以下凡四章。難去聲

○睢陽王氏。趙子乙之妻也。子乙蚤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名節難保。乃以垚土塗面。鬚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

女學卷五

干

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于莆。終身清白。少去聲。垚音惡。鬚音蓬。莆音蒲。

右第五十五章

○漢中遭賊。趙伯高死于難。妻張氏禮脩。以碧塗面。亂頭破衣。懷刃自隨。意氣決烈。賊不迫也。終得全其名節。難去聲

右第五十六章

○保寧韓女年十七。元末避亂。僞爲男子服。毀容垢面。混處民間。既而被擄。居兵伍。人莫

知爲女子者。從玉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以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

右第五十七章

○蔡邕女訓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焉。世人咸知飾面。不知修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修。賢者謂之惡。面醜猶可。心惡尚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淨。傅脂。則思心當點檢。加粉。則思心當明白。澤髮。則思心當柔順。用櫛。則思心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

女學卷五

主

端正。攝髮。則思心當整肅。

右第五十八章。婦容通論也。容謂容儀。乃動止有禮。非艷冶美麗之謂也。服飾顏貌之際。率其日用之當。鮮潔整齊。無俾垢穢焉可矣。然脩身在正。其心。心正則容正。端莊靜一。淑慎爾儀。雖宿瘤無鹽。吾未見其醜也。述婦容通論。凡四章。鮮平聲

○張華女史箴曰。美者自美。矧以取尤。冶容

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右第五十九章

○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邪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瑩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鮮平聲。顧音見。切行俱去聲。

女學卷五

三

右第六十章

○橫渠女戒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女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臯臯。無然訛訛。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雝。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匡。謹爾寶薦。玉爾衿其。素爾藻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

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女音汝。

右第六十一章

女學卷五 終

女學卷五

三

女學卷六

漳浦藍鼎元玉霖編

婦功篇

○班氏曰。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蠶績。劬勞女紅。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右第一章。承首篇婦功而立言也。以下五十六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女學卷六

川而爲之築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

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風戾以食之。節○斯音欲 食音嗣歲既單矣。世婦卒

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褱

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縹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遂朱綠

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

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單音彈 少去聲 縹素刀切

右第二章。古者生女三日。弄之瓦磚。

以明紡績織紵。爲婦人所有事也。近

世婦女。怠惰養安。非息偃在牀。則羣

聚遊戲。試觀天子之后妃。公侯之夫

人。尚且蠶桑締紵。不辭沉瘁。矧士民

家。可自逸乎。述蠶績之功。自此以下。

凡十六章。況上聲

○周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女學卷六

節○中同 仲帥音 率會工外切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

大。與其蠶良而賞罰之。蠶音 粗

右第三章。

○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具曲植遺筐。后妃齊戒。親東鄉

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

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毋俱音無 齊音齊 繭去聲 稱去聲 共音供

右第四章。

○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俱音供齊俱音咨盛俱音成

右第五章。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女學卷六

三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衣去聲

右第六章。

○管子曰。女有常事。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右第七章。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褻音斜

右第八章。

○書太傅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于

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傳去聲

右第九章。

○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摻音纖

右第十章。

○文王后妃。貴而能勤。賢而能儉。既成締結。爰賦葛覃之詩。其詞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次

女學卷六

四

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之無斃。施俱音異莫俱音茂

右第十一章。

○七月之詩。周公教成王也。其次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其三章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

朱孔揚爲公子棠行音杭新音

右第十二章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歟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歟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

女學卷六

五

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收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纁。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

女學卷六

六

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父上聲退
朝朝母朝日朝服之朝俱音潮餘如字歐昌六切邪音耶長王之王音旺相去聲少去聲盛音成饒丁坎切紘音弘纁音延含音拾黃而之而音汝識音至

右第十三章

○采葛婦者。越人也。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懸膽于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布以獻之。吳王悅。乃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凡杖諸侯之服。采葛

之婦傷越王之用心苦。乃作詩以道其意。其詞曰。葛不連蔓。菜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好去聲

右第十四章。

○徐吾齊賢女也。勤于女紅。家貧無油。每依

女學卷六

七

鄰婦燭光夜績。月久。鄰婦不許。徐吾曰。一室之中多一人。燭不為益暗。少一人。燭不為益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蒙惠。鄰婦大慙。莫之能答。復與合績。紅音工為去聲。復扶又切。

右第十五章。

○鄭善果母崔氏。二十而寡。固守不嫁。善果以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等出為刺史。母居恒紡績。逮夜分方寢。善果跪請曰。秩俸幸充。何自苦如此。母曰。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

言。公事何由濟乎。夫秩俸。乃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奈何獨擅其利。且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自王后及大夫士妻。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泉音徒

右第十六章。

○明馬皇后。常從太祖在軍。手緝衣履。以給將士。及正尊位。率內外命婦。親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后性儉。每製衣。餘帛為巾褥。以

女學卷六

八

賜諸王公主。曰。生長富貴。當令知蠶桑之不易。為天地惜物力也。將去聲。長上聲。易音異。為天地之為去聲。

右第十七章。

○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節。去聲。孔子曰。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已音以。

右第十八章。婦人為中饋之主。司酒食焉而已。烹飪必親。米鹽必課。無得

養尊處優。專委其權於婢僕。則豐儉有節。於家計無漏卮。於待人不失禮。是持家之要道也。世有鄙吝性成。計較纖悉。甚或但知自奉。而以濫惡應賓。斯又不足言矣。述中饋之功。自此以下。凡十三章。已音

右第十九章。

女學卷六

九

○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无與無同

右第二十章。

○許氏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離去聲

右第二十一章。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

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右第二十二章。

○詩曰。儲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女音汝。籩音羊切。

右第二十三章。

○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亡音無。御音禦。

右第二十四章。

女學卷六

十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竊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脩。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為。竊音覓。養去聲。已音以。

右第二十五章。

○陸績之母。治家有法。績為太守尹興門下。

椽時楚王吳謀反事連續繫洛陽詔獄。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是以悲耳。問何由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守去聲勝平聲使俱去聲斷都管切

右第二十六章。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生而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者。賓至。輒

女學卷六

士

欸延不厭。一日大雪。孝廉范逵宿焉。湛氏乃徹所臥草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以供餽饌。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淦音紺徹音徹切

右第二十七章。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少處室。顗父安東將軍浚。出獵遇雨。就其家止焉。秀聞客至。獨與一婢入厨下烹宰。立具十數人之饌。甚精腆。寂不聞人聲。浚怪而覘之。大喜。歸遣吏詣其

父聘爲側室。生三子。長顗。次嵩。次謨。並皆貴顯。顗音愷少去聲規職謙切長上聲

右第二十八章。

○羅夫人。楊萬里妻也。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每寒月黎明。夫人卽起。詣厨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

女學卷六

士

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園中種苧。躬紡績不懈。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饑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養去聲苧音紵

右第二十九章。

○明太祖時。羣臣朝罷。會食廷中。馬皇后命宦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謂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烹者。不能輯其下

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
陛下養賢之意乎。節。朝俱音潮。養俱去聲。后事太祖。
凡御膳必躬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無
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
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潔。脫有不至。
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
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宮人聞
之。莫不感悅。獨音論曰。自奉欲其薄。養賢欲
其豐。二語甚善。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遵行。

大學卷六

圭

者也。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潔。
皇后之尊。尚且小心若是。爲士民之妻者。宜
何如乾惕歟。養去聲。

右第三十章

○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冠帶垢。和灰
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
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而垢。燂
燂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其帥
時。節。○統丈諫切。燂詳廉切。潘音翻。音率。父母舅

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
枕。斂簞而櫛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
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
敢用。與恒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奉俱上聲。鄉去聲。長。獨致音對。卮音支。匱音移。

大學卷六

圭

右第三十一章。娶婦所以奉養舅姑。
晨昏定省。服勤趨事。固其常也。然必
常存愛日之心。起敬起孝。無時倦怠。

未寒而爲之衣。方饑而爲之食。若慈
母之育嬰兒。嗜好起居。不待詔告。斯
可謂能養矣。述奉養之功。自此以下
凡五章。養俱去聲。

○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孝。
妻事姑尤謹。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而汲。後
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去之。妻乃
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
意自遺其姑。久而姑怪之。鄰母以實對。姑感

而慙乃卽呼還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呼鄰
母共食詩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
泉味如江水泉中旦出雙鯉以供人以爲孝
感。好去聲

右第三十二章

○聞人氏僉新妻也夫死不嫁事姑孝姑病
風失明聞人手滌溺穢時時舐其目目爲復
明。舐師止切

右第三十三章

女學卷六

主

○趙孝婦者德安應城人也早寡事姑孝家
貧傭織市美食以奉姑服勤不懈念姑老幸
不諱無從得棺斂鬻其子富家買棺預治之
會鄰居火風烈且及孝婦家婦亟扶姑出避
而棺重不可移乃拊膺慟哭呼天反風風忽
變棺得不燬人以爲孝感云

右第三十四章

○庾袞之兄蚤世遺孤女曰芳袞撫育之芳
長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荻爲箕帚焉召諸

子集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
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
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
勿休也。長上聲少去聲

右第三十五章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
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節及時將祭夫人亦
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
于內然後會于太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

女學卷六

主

禘立于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
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盎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膋夫人薦豆
此之謂夫婦親之。齊俱音齊裸音刺

右第三十六章

魯哀公問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將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祭統曰
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故國君取夫人
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

邑。事宗廟社稷。由是觀之。娶妻以奉祭祀。人生之大木也。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雖貴賤不同。而報本追遠。其道則一。盡物盡志。以致愛敬之思。誰獨非人情哉。述祭祀之功。自此以下凡六章。迎去聲。已俱音以。取去聲。

○明堂位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卷音。來音。

女學卷六

七

右第三十七章

○禮器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節。縣平聲。分去聲。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

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屬俱音燭。

右第三十八章

○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帥音率。概音。音。盛同。案盛平聲。

右第三十九章

○南國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美之。爲賦采芣之詩。其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女學卷六

太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次章曰。于以采芣。于沚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三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還音。旋音。

右第四十章

○采蘋。美大夫妻能奉祭祀也。其詩曰。于以采蘋。南淵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次章曰。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三章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盛音成。齊音齊。

右第四十一章

○班氏曰。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志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傳去聲

右第四十二章。婦人終老深閨。女紅之外。別無事業。然耳目見聞。不能及

女學卷六

尤

遠。則讀書明理。其大要矣。學乃能變化氣質。非咿唔文章。咏物寫情之謂也。若通經學古。著書垂訓。有關名教甚大。則君子貴之矣。述學問之功。自此以下凡十章。

○呂氏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之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誠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闔

教之不可少者。傳去聲

右第四十三章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之妻。班彪之女。班固班超妹也。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守節篤行。動有法度。兄固著漢書未就。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曹大家。昭念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恐失容他門。取恥宗族。乃作女誡七篇。使諸女各寫一通。後世誦

女學卷六

宇

之。家音姑行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

○宣文君宋氏。太常韋逞母也。幼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業。今無男。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誦。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所授經。至冀州。依富人程安壽。畫出樵採。夜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憫禮樂廢缺。

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博士盧壺對曰。學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足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宣文君之力也。壺音懶復扶又切

右第四十五章

○唐太宗長孫皇后。嘗採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帝覽之悲慟。

女學卷六

主

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萬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長上聲復扶又切

右第四十六章

○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博學宏才。念姪女爲永王妃。恐其未聞詩禮。乃述經史正義。爲女孝經十八章。表獻于朝以戒之。鄭之言曰。上自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

藏之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天子納其書。大嘉命。頒行于世。朝音溺宋音姑

右第四十七章

○貝州宋氏五女。長若華。次若昭。次若倫。若憲。若旬。皆警慧。善屬文。欲以學名家。若華著女論語。以教訓天下女子。若昭傳釋之。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呼爲學士。若昭尤通練。歷憲宗。穆宗。敬宗三朝。皆待以師禮。卒贈梁國夫人。長上聲朝音潮

女學卷六

主

右第四十八章

○明徐皇后者。魏國公徐達女也。病女教未。有全書。比之欲渡閭津。成舟失斧。乃於永樂二年冬。備述內庭。著內訓一書。始之以養德性。終之以待外戚。使宮闈肅清。永垂令範。年四十六卒。諡曰仁孝。樂音洽

右第四十九章

○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符秦時。滔爲安南將軍。鎮襄陽。攜愛妾陽臺之任。不與蘇俱。

蘇織錦為迴文詩寄焉。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計字八百有奇，為詩三十餘首。縱橫反覆，皆成文章。辭甚凄惋，點畫無缺。才情之妙，冠絕古今。名曰璇璣圖，消感而迎之。思好愈篤。冠去聲論曰：蘇氏璇璣圖，非有關名教者也。故其詩不錄。然以八寸之錦，織字八百有奇，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可謂絕世奇才矣。名自不可沒也。

右第五十章。

女學卷六

重

○汴人孫蕙蘭，六歲喪母，父教以詩書。高朗秀慧，詩詞清雅，每有所作，輒毀其稿。家人勸之，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習女紅，織紵組紃，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喪去聲 紵音公 紃音任 組音旬論曰：女子讀書，但欲其明道理，養德性。詩詞浮華，多為吟咏無益也。必有功名教之書，乃許論著。不然，則寧習女紅而已矣。孫蕙蘭之言，善夫。已音以 夫音扶

右第五十一章。

○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蒔醢醢，禮相助奠。姆音茂 醢音曉 供相去聲

右第五十二章。婦功通論也。功與工同。謂婦人所有事爾。非功德之謂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惟勤勞所事而已矣。文王后妃，貴而能勤，敬姜曰：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勤勞者，古今婦人

女學卷六

重

脩身治家之大要也。凡為女子，懋哉懋哉，述婦功通論。凡五章。已音以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父上聲 已音以 夫音扶

右第五十三章。

○方氏曰。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絳。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係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

右第五十四章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

大學卷六

章

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漬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上。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適同。論見俱在現。

右第五十五章

○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而獻之於王。節。帥音率。種音六。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叙御於王所。帥音率。

右第五十六章。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婦人生長閨中。隨人苦樂已

大學卷六

章

耳。寧知人之所以爲人。尚有無窮道理乎。四時備而後成歲。天之道也。四德備而後成人。婦之道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由與禽獸異。而細行不檢。大節有虧。禽獸將混而同之。是棄天。棄天。天之罪人也。天道福善而禍淫。既已罪之。必降之罰。爭遲速耳。名教中自有樂地。古人已死千百年。而女德其言。其容其功。至今不朽。女子

不學而牆。無從而知學。且知之知之。則當傲之。此女學一書所爲著也。著婦德。正其本也。著婦言。戒其妄也。著婦容。取其端也。著婦功。欲其勤也。韓子所謂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其爲說愚婦之所同知。而其理聖智有所不能盡也。善讀者身體而力行之。內正其心。淑其身。宜其家人。則家可齊也。推而放諸鄉里而準。推而放

女學卷六

毛

諸千百里而準。則國治。推而放諸四海九州而準。則天下平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於以上繼關雎麟趾也何有。長上聲樂俱音洛已俱音以細行之行去聲易俱音異放似上聲

終

女學六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監鼎元編鼎元以周禮天官有九嬪掌婦學之法謂婦人不可不學然自班氏女誡以外若劉向列女傳擇而不精鄭氏女孝經精而不詳至女訓女史閨範女範等書尤爲鄙陋淺率因採經傳格言參撫史傳分爲德音容工四篇章區類別間綴論斷其體例皆本之朱子小學

朱子爲學次第考二卷

〔清〕童能靈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

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爲學

考三卷》提要

原序

子朱子之學博文約禮兩造其極而有以集諸前人之論具矣夫博約孔子之教也而朱子爲學次第考然則後之學孔子者舍朱子其誰適焉朱子既歿學者奉爲準繩數百年至明之中葉始頗爲異說以亂之朱子之道幾於晦蝕我國家崇尚正學表章朱子以風示天下士之生於是時咸知向往而不惑於歧途以臻於一道同風之盛者豈偶然也哉少受學於家庭先君子甯村府君卽授以章句集註及太極通書西銘解義曰此朱子晚年定說也於時蓋已聞其學有早中晚之異顧未有以辨朱子爲學考原序

久之徧讀遺書所見異詞輒爲標識其端徐而察之則其間所與知舊門人講學之餘往往旁涉時事因可按以年譜及史而得其歲月先後確有據依然後本其平生手筆參以門人記錄逐一剖析竊見其說之遠至數十年近或數年亦或數日而一變者其爲淺深疎密異同之辨雖曲折纖悉猶可得而見焉因名其編曰朱子爲學次第考書成閱十餘年頃爲同學鈔錄頗及遠近顧念朱子道學之精微非淺陋所窺而學者將由朱子以達於孔氏則於其生平議論本末先後與所爲淺深疎密異同之辨固有不可以不考者焉爰自識其卷端以質諸同志云後學連城

童能靈識乾隆元年二月既望

朱子爲學考

凡例

凡例

一是竊據朱子晚年定說以訂其早歲之異同其開剖斷處雖不遺餘力未嘗敢鑿空自出意見云

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皆序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歲其前一歲五十有九始貽書象山陸氏辨論無極太極而是歲始出西銘太極解以授學者蓋西銘已序於乾道壬辰太極已序於癸巳朱子行年四十三四二書實其生平定論之本然皆至辨無極之年始出以示人此所謂晚年之說也其學庸或問見於中庸序易學啓蒙成於五十七歲而論孟集註則自謂如經稱等不可

朱子爲學考

凡例

增減者皆晚年之說也其餘諸經悉見於本年之下

一朱子女集有關於議論本末先後次第者朱子間已自註年月其餘與知舊門人講學之書多旁及一時之事其係於國家者可考之於史係於一身者可證於年譜今已悉見於本年而或有未盡見者朱子本傳猶可按也

一延平答問實爲朱子手輯其開自註年月甚詳無或遺略者正以自明其當年講說本末次第也今據朱子晚年之說以訂其與延平異同處細加剖晰盡詳毋略者蓋以其語存乎道要卽以見朱子晚說之爲至當不易

不可以授受之迹而失乎義理之精也

一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多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

一是書專考朱子為學次第其開淺深疎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即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為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微細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為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

一書之成已十餘年當時止割晰義理不暇作文字贊
朱子為學考
凡例
傳經堂藏書

自覺傷繁前至龜峰書院呈趙中丞師亦嘗云爾願年來衰病兼有圖書易範律呂及諸經諸儒文字精力不能遍及姑仍舊稿序而存之俟諸有道云爾

朱子為學次第考卷之一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子朱子生

紹興四年甲寅五歲

始入小學 朱子父章齋先生與內弟程復亨書云媳

婦生男名五二以行稱今五歲上學矣年譜

乙卯六歲

朱子曰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個天體不知是何物上面是如何年譜繫此於四歲今據諸類朱子自言者近是

丁巳八歲

朱子為學考
卷一
傳經堂藏書

通孝經大義署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聞從翠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識年譜

己未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嘗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年譜

庚申十一歲

受學於家庭年譜

癸亥十四歲

章齋卒奉遺命受學於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冲子彥三人之門 初章齋疾革以家事

馬劉彥修子羽而談于三人者目顧謂朱子曰三人學

淵源皆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章

齊注為策室於里第之旁朱子奉母夫人祝遷居

焉乃學於三人之門白水妻以女而二劉尋沒事籍

溪為最久云年譜

甲子十五歲

朱子曰某十五歲時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呂與

叔大臨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勵奮發語錄

乙丑十六歲

始從劉病翁所叩僧談禪語類詳見癸未歲

朱子為學考卷一

清瀾陳氏學菴通辨曰病翁即劉屏山朱子少嘗師

事之其禪學亦從病翁來

能靈謹按朱子生平論禪學較之二程張子尤悉

且透蓋以其好之蚤而又久且篤焉能深知其底

蘊也後世或疑諸大儒未嘗親究禪理之妙談矣

丙寅十七歲

朱子曰某十六七歲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語錄

丁卯十八歲

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光烈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

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年譜

戊辰十九歲

登王佐榜進士年譜

己巳二十歲

朱子曰某從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

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

又曰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讀之初用朱

筆畫出合處再看用粉筆三看用黑筆數過之後全與

原看時不同矣又曰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語錄

庚午二十一歲

春如婺源展墓時鄉會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朱子獨歌

朱子為學考卷一

離騷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年譜

能靈謹按朱子於離騷晚年猶喜誦之且為之註

而序之矣顧又嘗考離騷首段屈子自敘之語

亦似有開宗明義一章之遺意蓋與朱子蚤歲題

孝經之旨有會焉然則朱子生平事親事君立身

之梗概已即此而可想見矣

辛未二十二歲

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年譜

癸酉二十四歲

以將赴同安任特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伺之門狀行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曰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

語詳後卷未段

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又曰李先生只教看聖賢言

用閒做工夫又教以只看聖賢之書則其學亦一變矣然有不能盡變者如後此數年答人書馳心空妙之悔是也

朱子為學考

卷一

秋至同安任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更名其燕坐之堂曰高士軒揭簿所當為於相間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為學職使諸生相與漸磨學殿齋舍加整葺焉

乙亥二十六歲

在同安任建經史閣貯書以便學者定釋奠禮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

能錄

謹按是時朱子方好禪學而在官所行皆聖

賢事業也然年才二十有六耳

丙子二十七歲

七月秩滿代者不至冬奉檄走旁郡因併載老幼送之東歸

年譜參文集

朱子曰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冊

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語錄

丁丑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候代不至假陳氏館居焉數月友生之嗜學者相往還知學之有師爭尊慕之因作畏壘菴記以昇

陳氏

年譜

謹按畏壘之名本莊子庚桑子篇得老聃之術以居畏壘之山者也今考朱子記中雖云菴名

朱子為學考

卷一

出於客意且云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不足以知之則亦已不欲以之自居矣然此時竟用而不改者以其出於蚤年也朱子早年既嘗扣僧談禪而晚歲又嘗訂參同契註陰符經學者或以為疑不知朱子蚤年之學其說未定故其見於文字閒者不能一律朱子蓋已自謂馳心空妙之域而悔之屢矣至於參同陰符雖不免雜學之書然其所言者特陰陽五行之說其中實有理致焉即亦物理之一端也朱子晚年偽學禁時嘗自晦然亦必其不在實理之外者姑取以玩

焉正與共蔡季通討論琴律一例蓋所謂游於藝之候也學者其可不深察哉

六月延平李先生答書曰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已物也更望勉之

延平答問

能蒙謹按此見朱子蚤年用力涵養之學也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士民懷思惠教爲立祠於學宮既還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

朱子爲學考卷一

者甚眾

能蒙謹按觀此及畏壘菴記則是歲蓋朱子朋來之始也然朱子則方親師求友益勤不懈云

戊寅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

年譜

能蒙謹按年譜於此條之下載李先生云爲學之要在窮理致知反身實踐而以居敬爲主又按語類云李先生當時論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著摸處竊謂語類乃親承朱子之說而記之者年譜則搜輯於沒後而爲

之自當以語類爲正卽今以延平答問及朱子所作李先生行狀考之則所謂論學許多意思皆可見而說敬字誠未有分明處也然此三言實程子教人門戶朱子中年以後則率之以終身矣誠萬世學者之準繩也

歸自延平復上書於李先生問一貫忠恕之說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閒自其盡己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其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延平答問

又與范直閣書曰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

朱子爲學考卷一

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

文集

能蒙謹按前上延平先生之說據朱子自編延平答問載在此年冬十一月之前則當卽往見延平之後以歸而復書問之也此與范直閣書亦不知其與問延平之說日月孰爲先後但此書後幅云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之說云云則正是此年春往見延平事也文集與范書一連凡四篇皆論一貫忠恕之旨而四篇詞意次第相承

其爲一時之望無疑其最後一書復云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則又正是上年丁丑假館於陳時事也又據語類門人問先生與范直閣書朱子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概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此尤可見此書卽爲此年之說矣今謹竝列於此

又按一貫忠恕之說語類朱子以此爲論語第一章此蓋朱子生平所爲辨之最蚤而論之亦最詳者也然其說晚而益精尤莫精於集註云集註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

子爲學考卷一

六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又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圈外註程子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如此則忠恕固宜有體用本末之分矣今觀其與延平先生書但曰自其盡己而言自其及物而言但因己與物爲差而不以體用本末爲忠恕之別也夫體者用之全用者體之分也故其當曰曲當得曰各得而其殊曰萬殊也恕則用之殊而萬者乃偏主於一事不得與忠字竝列均曰大道之全體也夫理有全有偏有全之

偏有偏之全固不可以一概論也非全無以見理之一非偏無以見分之殊分之所殊殊於其偏者也偏屬一事而不相假借此理之所以有定分也亦卽理之所以實而無妄也今日處處皆全則是無偏而非全矣分之定者何由而辨乎將并體之實者何由而憑乎定分之莫辨實體之莫憑此空妙之論所爲翻翻疊出而事障理障之談皆自此而起也據後此數年朱子答汪尚書書猶自謂其心空妙之域者十有餘年則其在此時也固宜不免落空矣嘗試因而論之所謂理有偏全者蓋

子爲學考卷一

九

理不孤立不單行也當一事之中而眾理畢具焉如父子之親別於君臣之義也而父之親子則必愛而勞之是仁中固有義矣推之於禮與智亦仁中所必具焉是則偏之全也天地之生萬物禽獸草木各得一偏而一物之中各具頭尾各有消息是卽偏之全也然禽獸草木各有定體而不相易焉是歸于偏矣父之勞子雖曰仁中有義而仁中之義固非義中之義也是偏于仁而已矣何謂全之偏如未發之中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宜莫全於此也然以之對乎已發而言則但屬陰之靜而已

是全而亦偏矣故朱子論太極嘗通舉性情而言曰太極者性情之妙未發已發之理也又曰太極無方所無地位可頓放動時屬陽靜時又只是陰此所以明乎太極之理乃合未發已發而言之其未發之時已發之時一時之頃一事之中莫非全體而誠無方所地位可以頓放也必如孔子之繫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合陰陽而言之是則太極之全體也斯爲全之全乎總之止一理耳未發而全者已發之偏而可以見全焉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惟其全也故曰太極惟其偏中之全也故曰各一太極但細玩註中萬字殊字則體用偏全皆有定理矣而豈曰一之所賈莫非大道之全體乎語類朱子自言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是不可以不辨矣

又按朱子嘗有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者正言理有偏全處可證此與延平先生書所謂莫非全體之說未爲至當也其書在章句或問已成之後因問而及此蓋晚年定論也

附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朱

又按程子論仁有所謂專言偏言之異者尤可見理之分殊處自屬偏也但朱子之答黃商伯可見天地生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處而程子之論仁可見人心及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也

又按一貫之說集註云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則所謂一貫者實以一而貫萬也而內外之相貫自不待言矣此與范直閣書但云無有內外邊際則比於集註其說已疎矣此亦語類所謂

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者也近日稼書陸氏讀朱隨筆欲據此與范直閣書以證合集註之說能無失之毫釐者乎

又按朱子集註之精審愚嘗遍考朱子晚年之說而詳辨之見於舊著理學疑問中矣今復述之于此雖其詞過繁顧于其中曲折纖悉頗覺分明云爾

謹按一貫章集註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其以一爲體而萬爲用蓋割然

分明有不待辨者矣雖然體則約於一也用乃侈而萬也初不知其用之萬者爲將自此一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一者之變而有萬耶此自昔諸儒之論所爲紛紛而未定也前明虛齋蔡氏蒙引曰在心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此似亦集註渾然一理而用各不同之說然集註初不

朱子爲學考 卷一

分界然當其泛應而曲當之時自是已發之後矣其所謂一理者至此已散而爲萬矣惟其未發之先寂然不動則外無所感中無所應而在心之理乃渾然未之分焉寂然未之變焉於是考一理之實者必於此而致其詳焉中庸之論大本達道也必截然分未發已發以爲之界者此也今欲觀此章所謂一理者亦卽當於未發之前觀其體之實矣昔程朱之論未發也以爲有思慮卽是發夫在心未發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卽其爲一理者且莫得見焉何從窺其中之有萬理耶無惑乎蔡

氏以在心爲只一理也在心只一理則在外之萬理必自此在心之一理而分矣朱子亦謂恕是分破出來底是也然謂一理而分則此一理之體必實見其有可分者不見可分之實則此一理也混混融融渺無面目當此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雖曰如止水明鑑而此水鑑之體將毋有見於心而無見於理乎此之不可不察也近世呂氏又爲之說曰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果爾則是恕亦不得謂之萬也卽集註所謂萬殊者特此一理之變而萬也程子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亦曰中

朱子爲學考 卷一

無定體隨時而在則以萬爲一之變亦未始非也然以一變而萬則此一理也又不特有其可變實有其常變者焉當變而變故雖變而適得乎當然之分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不見其當變而但以爲可變則恐誤此一理也初無不易之定分而僅如水之無定質焉流而爲川止而爲湖隨其地勢之方圓曲折而就之又何以見仕止久速之各當者雖復隨時變易而適得乎不偏不易之中哉且夫循變之說而不已則如方變而爲圓左變而爲右但因變而爲分之殊也初不以分之殊而有變

也雖以一變而萬而萬亦只是一也忠固一也恕亦一也雖謂忠卽恕之動者變而靜焉特爲萬變中之一亦無不可也又何必獨以其一本者屬之體而以其萬殊者屬之用哉此又不可不察也夫自昔諸儒之論一本萬殊者皆不出乎分與變之說矣特分而不察其所以分變而不察其所以變則未分之體幾無以自別於空寂而萬變之用實從自眩爲靈幻彼夫道體之確然爲一本爲萬殊皆有當然之實而非思慮作爲之所及者何從而見之哉愚蓋深病焉竊嘗考程子之書及朱子晚年諸說矣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言已應之理卽其未應時之所具而未應時所具則卽其萬象之森然於冲漠無朕中者也此冲漠無朕者卽其萬殊之所以一本而未發之體也此最程子精要之言朱子採入近思錄者夫能有誤哉迨朱子晚年答陳器之書亦謂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萬理又謂中間取理渾具各各分明此亦卽程子萬象森然之說而無異義也其答徐彥章書又謂未發之前萬理皆具於靜中已發之後所具之理乃行

於動中此又與程子萬象森然已具而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之語如出一口其語意尤覺分明也夫未發之前冲漠無朕者非卽泛應之本而渾然一理之在心者哉然萬象之森然者已具是矣是則其所以一理而可分萬殊之實也所以一可變而萬而當變之理卽已具於萬象之森然者也何以明之凡理之變皆起於不得而執一也惟其一理之中已具萬分各各不同則此之一理異乎彼之一理故不得執一而有變焉變不固乎本然之理以應事也而但聽事之不同而生變焉難免於義外之學矣且夫理之與事也理在先乎事在先乎朱子曰未有此事先有此事之理則是理固在先也其所以處事之理雖萬變不同亦但卽以其事之理而處之若理原無當變者卽其事已先無此萬變矣不此之察而漫言分與變者夫豈有是處而亦何往而不遇其窮哉或曰雖然萬象已具於冲漠之中又何得云一理耶曰程子固嘗曰理一而分殊謂之分者正謂卽此一理之中各別其分也非謂各出一理各自分派而爲萬分也如卽此一處有方維上下之異位卽此一物有表裏

首尾之殊致是也。愚亦嘗曰：天地之間，惟其無一則已有一，則必具二焉；而二之中，一又應各各具二，則十百千萬皆已在一中，而具之矣。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皆已具於六十四卦之中；六十四卦已具於八卦之中；八卦已具於四象之中；而四象之未生也，已在兩儀中具矣。兩儀之未判也，已在太極中具矣。雖太極爲理，儀象爲氣，理中固不雜乎氣也；然而太極之理固卽儀象卦爻之所從出者也。朱子易學啓蒙曰：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於其中。又曰：由四而八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皆具於渾然之中，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今且卽以兩儀之有象者觀之，彼其一奇一畫而爲陽儀也，固未嘗分之而爲偶也；然而既有一奇一畫，則必有一畫之首尾焉，一前一尾而偶者已具矣。至於首尾之中，又應各有其首尾，則迭分迭密而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已無所不具矣。此固不待分之而後具也。卽此一奇一畫之體已無所不具也。朱子又答黃直卿書曰：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之處，又便

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然則太極之一理而具萬分也。又何疑哉？或曰：此猶合理數而言之也。今專卽理以求之，何如？曰：理則仁義禮智是已，然以仁言義已具矣，以仁義言禮智已具矣，如乾具四德而坤亦具四德是也。朱子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玩一綱字，則知其中固有萬分之目在矣。今卽以四者之綱之發用者言之，如父子之親，固主於仁，而別於君臣之義者也；然而仁之中自有其定分焉，自有其節文焉，自有其分別焉，是義禮與智已在一仁中具矣。推之於君臣之義，復然也。天下無不仁之義，亦無無禮無智之義，以不仁卽不義，而無禮無智卽爲無義，也是一義之中而仁禮與智又已具矣。推之於禮與智，復然也。是則四者爲綱，而其中有各具之仁義禮智如此也。此雖亦似乎忠恕莫非全體之說，然而各有所主，則仁中之義，自分屬仁義中之仁，自分屬義各隨其所主之仁義而分，而統之固爲各具之一太極而非統體之太極也。然而統體之太極，其無所不具也，從可知矣。中庸之論至聖也，五德皆備於時出之先而智之一德則卽其未出而有別者也。然而

曰文曰理曰密曰察其詳悉者已如此矣是則五德之統備者可知矣仲尼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卽其大德之中而小德已具足也不然持者持何物載者載何事夫豈空無所有而漫以天地管之耶凡此皆可見一理中已具萬分之實也或曰雖然朱子謂一卦一爻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則是所謂分之殊者誠有萬不同矣顧此有萬不同者皆具於統體一太極之中各各分明能無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耶曰不然五官百體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皆具於一身之中未嘗不渾然一身也初不見其龐雜破碎也蓋一身本是一氣而一氣之中自有陰陽五行表裏上下之別則清陽在上而爲首濁陰在下而爲足五官爲表五臟爲裏細細推之雖百骸畢備不過以完其一氣之全體也若不本於一氣而身外之物一毫或雜焉則如竹木之刺人雖小莫容矣何者爲其不是一氣而有以閒吾渾然之體也嘗覽方書於一眼之中必分五臟論治此亦似各成一體者然而在人身固渾然一物也東坡嘗有言曰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身也此其立說本意雖與吾之所指不同然正不妨借觀以見一毛一髮之皆渾然一體也且令一身之內毛髮或有不具之處不得爲一身之全體矣朱子又嘗謂合湊起來便成全體者正謂是也或曰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來據此則一理之中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大綱耳大綱有四自可以應萬變而不窮至於應變之中則自各見其爲仁中之仁仁中之義義中之義義中之仁要之不外此四者之大綱也今謂四者中又各具仁義禮智如仁中之義義中之仁皆已具於渾然一理之中此恐未盡然也曰據子之說四者而外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爲將自此四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四者之變耶此非卽向所謂分而不察其可分變而不見其當變之失也哉且程子之言朱子門人亦嘗及之矣門人問曰先生以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而程子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此可見四者之中當有各具之仁義禮智矣又嘗於答胡廣仲書中引程子此

言而釋之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也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然則所謂易嘗有孝弟者特在性中無孝弟之名無孝弟之事耳豈謂無孝弟之理耶今若以一分爲二之說而細分之則孝弟雖統屬一仁而孝則仁之仁也弟則仁之義也如孟子亦以事親從兄分仁義是也然孟子又嘗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中易嘗有萬物顧不可謂無萬物之理也既有萬物之理則知四者之中必各具四者然後足以該萬物之數也故集註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君臣父子之理性中之大者故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卽謂率性之仁則爲父子之道率性之義則爲君臣之道率仁之仁爲孝率仁之義爲弟而率之之云初非以人而率之也朱子曰率循也又嘗以隨字代率字正謂隨其性之所具則自有此道也且非獨此而已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非屬義者乎然以五常而分配五倫則敬兄之敬乃長幼之序自當屬禮也此其所以別於君臣主敬之大義者也然則庸敬在兄者禮中之禮也斯須之敬在鄉

人者又以義裁之而爲禮中之義也方其酌鄉人時卽率此禮中之義以行於斯須之間故其斯須之敬亦爲出於一定之分而非私智之所安排也今謂性中只有四者之大綱而無各具之細目則是應變之處仍不免於私智之所爲耳又況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勁容周旋無不中禮者卽安排擬議有所不及也哉大抵自其統體而觀之則四者不具固不得成其爲一理也而既有四者之大綱則又必有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無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亦不得成其四者之綱也如此則一理之中已具萬分者已較然矣然此四者中所各具之細目旣已有萬不同而卒不病其龐雜破碎者何哉蓋以有萬不同之分正各有所統而僅以成其四者之綱也四者之綱僅以成其統體之一理也周子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此也而又何患於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哉且子之所疑龐雜破碎者以其各各不同耳愚又譬之一身焉正惟百體之具俯仰向背各各不同乃得相互相成而互爲一體也若使耳目手足形體皆同或耳目手足之體各具耳目手足而與統體之一身

同則反當各自成一身而不得相爲一體矣此可見萬殊之分乃所以成其爲一理之妙而萬分之各各不同者皆一理之所應有也惟一理之中應有萬分則一身之中應具百體而聞萬人之身如出於一體焉則知一理之具萬分者爲此理不易之體矣又何疑其不渾然也哉無已請更以孟子決之孟子既稱萬物皆備於我矣然又嘗言四端而不及五常之信豈謂四端之中果無信乎分明有一信而不爲之區分則信在四端之中渾然而無迹也而一理之具萬分者其渾然無迹亦若是則已矣朱子嘗謂中間自有閒架條理又謂非有牆壁遮欄爲界至者蓋反覆言之以明此一理之體本具萬分而無迹也要而論之此一理也橫言之則以大統小而爲體焉如揚子太元以方州部家相統是也豎言之則以疎統密而爲用焉如邵子經世以元會運世相統是也夫一理之未發者卽橫言之而爲體者也萬殊之已發者卽豎言之而爲用者也而苟非體之無不具也又何以用而無不周耶是亦可知一理具萬分之實而萬分皆一理之所分見矣然則一又何爲而不貫乎萬也

世以呼自有集註以來此義埋沒者已數百年矣愚願安能已於辨也夫

附錄朱子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閒自有閒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閒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

能蓋謹按玉山講義出於甲寅歲是時朱子年六十有五而此書則因問講義而答之者正其晚年親筆宜爲定論也開首便云性是大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蓋曰綱領則知固有條目在矣曰大者則知固有小者在矣此其所以爲涵具萬理也或云綱領在內而統乎萬理之在外者則何以云其中涵具萬理也況曰其中自有條理閒架則是萬理之具亦非拉雜堆積

在一處也以綱領之說推之蓋大略如愚所謂方州部家之相統是也

附錄朱子答劉韜仲問目曰仁義禮智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文集此書中問說及或問則或問已作之後矣

附錄朱子答徐彥章書曰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摸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能盡謹按萬理皆具於未發之前即所謂謂之中者則一理之具萬分明矣又按朱子四十以後始

朱子為學考

卷一

分未發已發而此書已分得整整固其晚年定論也

附錄朱子答黃直卿書曰所喻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嘆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

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文集

能盡謹按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則統體之太極固涵具萬理矣故曰與一貫之旨萬物皆備之說相合也

又按一貫章語類皆只說一理之貫萬理處多而言一理之具萬分處少正與集註合蓋此章本旨原重在一理故也然亦有推原到一理之具萬分處今附錄一條最明白者於此使讀語類者得以通考而明辨之焉

朱子為學考

卷一

附錄語類一條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事萬物無不各得其理

能盡謹按語類諸條異同愚另有辨說此不盡載又按一理之具萬分者若以為畫定界至如鐵板鑄成塊然一物即非道無方體之妙而亦不得謂之渾然矣大抵一中有四而四各具四以至於萬雖分明各有定分而萬只合於四四合於二二合於一也要之禮智已只是仁義中之禮智矣然豈可謂但有仁義而無禮智乎又豈可謂仁義之外

別出一體智乎是則雖有四者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卽推之雖有萬分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只爲此處不分明遂以泛應曲當者爲一理之所變化而認得此理極靈極妙便覺與心無別而入於空妙矣蓋理本在心理感而心卽動心靜而理亦藏初非有兩時兩處也幾何不卽以心爲理耶朱子初說正不免此如是歲所作存齋記可考也嗚呼不有朱子晚年之書吾烏從而見此理之實哉

是歲爲同安許升之作存齋記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熱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清瀾陳氏學部通辨曰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能說謹按朱子早晚之分只在心與理之辨而語類朱子自謂初見延平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延平教以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閒做工夫處

朱子爲學考卷一

傳經堂藏書

便自見得今存齋記獨舉心而言曰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此其與延平之所謂日用者果同乎又曰心之爲體瞭然有見云云則分明以心爲理矣

又按語類延平謂朱子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則其所謂道理者原與事不相涉應卽指心之靈妙者泛謂之道理也故曰說得無限道理又曰也曾去學禪此處道理二字恐只當話頭二字看也今謹於癸未歲條下備錄語類全文以便考云

朱子爲學考卷一

傳經堂藏書

冬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年

己卯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先生語錄序朱子所較定也 八月召

赴行在辭十一月省劄促行辭俱年

庚辰三十一歲

夏五月延平答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延平

也答問

能
謹按此延平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而以授朱

字之要言也但未發時本靜而未動之時愚於論一貫處已詳言之至於太極動而生陽便當屬之已發矣顧延平先生他日答書乃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則其所謂未發者似不專屬之靜時也又參下一書引呂與叔無形聲之說則但無形與聲雖一動一靜而默然流行者皆當以爲未發也此恐卽中和舊說序未嘗發之旨而朱子自謂與延平之意不遠者乎若朱子晚年之說則今章句或問可據而向所附錄答徐彥章一書尤

朱子爲學考卷一

傳經堂藏書

爲明晰也
七月延平答書曰所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何如須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今此本亡之已久但尙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聲接於耳目而可以近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閒不可求之於耳目

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渾然體用無閒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冥冥渾渾渾渾疑未然也

延平
答問

能

謹按此書所述呂與叔之言厥後朱子於中庸或問嘗痛駁之然此時則延平先生方以授朱子也中引孟子必有事焉一段考明道程子嘗以此爲與鳶飛魚躍同意雖是斷章取義然卻正在

朱子爲學考卷一

傳經堂藏書

上下昭著處示人活潑潑地也朱子於此乃以爲在非著意非不著意處延平先生述呂與叔之言又以爲在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處便覺得杳冥恍惚殊與程子之意不相合也朱子既存其說於答問而仍痛駁之於中庸者一則不沒早年講學之實一則恐人終惑於其說也願學者深察之

又按此書以必有事焉爲言道體處而其所謂有事者則指不見不聞無形聲之可接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獨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

感之而能應者此便是延平先生下歲答書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之意也夫動而生陽當是已發矣但延平之意以為太極之動本無形聲可接即如此書感而能應處雖是已動而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便是不可作已發看也大抵延平論未發已發在有形聲可接與無形聲可接處不在動靜上分界也須將延平前後諸書細考之自見其後朱子中和舊說遂謂人生皆是已發而但於已發中時時有未發者存焉蓋實胚胎於此書而展轉以求之之過也朱子於

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亦復覺得杳冥恍惚而使人用心於冥寂之境也嗚乎講學之得失如此是豈易言歟人心實有其理故隨虛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其言便字字著實今但曰昭昭曰不可欺曰能應便只似昭昭靈靈之說以其落空故也

附中庸或問曰經文所謂不睹不聞隱微之閒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閒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

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閒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諸年

辛巳三十二歲

二月以書問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某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

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作
兩節看不知得否延平答書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
源只是動靜圖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
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
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
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統同只是此理此理就
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
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
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
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
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
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
不遠復爲之此只是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
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是度內耳
延平答問
能謹按延平先生此書當以前歲一書參之其
以動而生陽爲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先生
固以理爲未發也其所謂未發者以前書考之則
卽指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言語處與

今章句專以屬之於靜者不同也惟不專屬靜故
雖動而生陽動靜圖闢終始萬物然但無形聲可
接便謂難以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此理也其於
程子論復卦見天地之心處亦謂天地之心非眞
有形聲之發只是理無間斷陽盡復來要入於此
識得而常存此心焉如顏子之不遠復則自無間
斷耳蓋不實指一陽之復爲天地之心只作假象
以示人看乃正所以見天地之心未嘗發而可見
也彼其平居教人看未發時氣象恐只是此意竊
謂若果如此則是已發者在有形聲可見處而
不可以論理矣但可於人身喜怒哀樂之已發未
發上見此理之大本達道而不可以徑以此無形
聲可接之理爲已發未發矣其後朱子遂欲單從
未發上體認旣以心認之則不能不發而益不可
以見未發之體也遂至展轉之閒以爲時時皆已
發而特於已發之中則自有未發者存焉而已發
未發乃至不分兩時矣旣不分兩時故遂又總統
言之曰昔聞之師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心契
然後文義事理屬類可通云云凡此諸說見於答
何叔京及張欽夫書中蓋皆原於此書以動靜皆

爲未發也然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太極解義之說不同矣然則延平此書正不若朱子晚年之精而實不足據今性理大全中乃首載此書於太極圖下小註殊與朱子解義及其他說話俱不合蓋徒使學者茫然而莫知所從焉竊謂延平答問乃朱子自編者亦特以明其學之有自而不沒其實耳抑或朱子自註中和舊說所謂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者焉而朱子生平雖得力於延平顧其於延平精約之語如以當理而無私心論仁之屬皆已採入集註中矣答問之編雖多微不至之處要自有不合於程子及朱子晚年所見處朱子惟據實編次以不沒當年所聞次第耳非遂以此爲字字皆傳心之要也學者但奉朱子晚年之說爲據自可論定於千載云

又按朱子與延平先生授受之秘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後之爲學者當以朱子爲宗則自有不得不辨者焉大抵朱子之得力於延平者在置禪說而讀聖賢之書因一理而窮分殊之實蓋已見於語類及趙氏答問書後矣至於延平先生生平涵養之粹自得之深則又未始不隱然見於答問及

語類文集中然其立說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則毫釐之差卽有如朱子早年和舊說之誤者其所係豈小哉世但以朱子師承之故不敢一置是非甚且必以延平之說爲準則終身所見不出朱子早年之學亦已自誤矣竊謂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又出於龜山然龜山之學已不能無議而見於朱子之說者屢矣噫人心天理之公萬世學術之辨聖賢又何嘗以一己之私義而關其口耶試觀朱子通書後跋則知其卽周子之書所得之於延平者已僅云一二矣何得遂以此等書爲據哉

壬午三十三歲

春迎延平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數月 汪端明聖錫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而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末二句朱子延平行狀中語 五月祠秩滿復請 以上俱年譜

六月延平答書曰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

得而與焉若如此恐有礙蓋天地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

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

延平

能盡謹按此朱子論仁之始也論語集註曰仁者

愛之理蓋愛情而仁性也性者未發之體而情者

已發之用也性者生理而情則生理之發生意亦

從可見也不可遽以生意當仁況可徑以生機而

論理乎其曰心之德則又言理之得於心者亦即

心之所得以為心也蓋理不離乎心而亦不離乎

心之謂也集註定於晚年故一語之閒而體用之

別心理之分皆瞭然可見而仍不失為一物也今朱子於此既以仁為心之正理矣其下面推廣處又只是說得箇生機是不離乎心而已雜乎心也然延平先生乃深許之而復引上蔡知覺了了之說此正朱子後來仁說中所議以覺為仁之謬也不獨此也既以知覺為仁之體矣而即以從知上用著力者為仁之用則是本體工夫直為一物而體用亦俱在一時一處矣故其說曰本源體用兼舉也凡此皆異乎朱子晚年之說惟其論惟人獨得之語則延平為精耳然自是數年朱子論仁皆

不脫知覺之意迨四十以後始變其說而益精焉

及作集註乃獨有取於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一

言亦可知延平之言朱子不能無所擇也明人困

知記謂諸儒中延平為無病近更有以橫渠延平

南軒勝於程朱者亦不察矣

八月應詔上封事復予祠

八月後又書問延平先生曰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

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竊謂天地

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但

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

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亦是此意也又詳伊川之語竊謂理一分殊此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二句乃是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

朱子爲學考卷一

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浚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

延平答問

能

謹按前一書以仁爲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

又謂義是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此書則以仁爲人物之所不得不同而義不出乎仁之外此固已承延平之說而推之益密矣但其開專以理之本然者屬之未發而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處以證之

程子嘗以必有事焉作道體
不延平及朱子早年亦云爾專以下工夫處屬之發用而曰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此則亦因延

平前書之說而言之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不同也蓋如章句之說則未發已發皆爲理之本然而特分體用耳若論下工夫處則二者皆各有其所有事焉如云自戒懼而約之卽未發時致中工夫也自謹獨而精之卽發用時致和工夫也何嘗專以理之本然者屬之未發而工夫屬之發用耶夫理之本然自有發用豈曰發則見於形迹而但可屬之工夫耶惟此處判判未定故自此以後數

朱子爲學考卷一

得精義

年之閒或欲專向未發時下工夫或欲併執夫未發已發之機又或以爲未發者不專在夢寐之時如中和舊說紛紛之論皆是此處判判不定故也又此書雖以理之本然爲未發而所謂未發者亦是因延平前書之意而不專屬之寂然不動也但謂不出於人力工夫處便看作未發耳觀其下文曰仁是天理流動之機又曰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則是雖謂分殊卽在理一之中較之前書爲已密然其所謂理一而分殊者終是時時見其流動耳此卽中和舊說之意也試玩天理流動之機只

下一機字便是以機爲理而與心無別矣此其所以未免有馳心空妙之悔如後來答汪尚書及薛士龍等書之言也大抵朱子誤處亦是學者最易誤處顧後之學者未入深微處又往往入而遂不得出焉是以不可不詳考而精辨之也

又按此書謂理一分殊句是言理之本然全在本體未發時看朱子卽於此句之下自註延平批語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令合內外爲可竊謂本體自當屬之未發而已發則屬用矣今延平乃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可知體用不分兩

朱子爲學考

卷一

傳經堂藏書

時者延平之意也此中和舊說之所由失歟況所謂合內外爲可者亦只是要將發用應事之在外處俱合在本體上看正與太極動而生陽之書謂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同一意也此延平先生之說所爲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密者乎

又按此書有全在未發時句已下一時字似朱子亦分兩時矣但既以下工夫處爲發用則其所謂時者乃下工夫與未下工夫之時以此而分兩時也非以動靜分兩時也然則凡延平先生所謂未發之前及未發之時雖下前字時字皆只是未下

工夫之時耳非以靜之時爲未發也須合前後諸處細考之方可見其得失

甲申歲答江元適第三書其得失與此上延平書略同辨說見後

心理之辨未發已發之辨亦詳於後

十月延平答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檢點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

朱子爲學考

卷一

傳經堂藏書

能謹按此可見朱子是時體認用力之效蓋如此然竊意此病非止此一時也更以後此數年之說考之迨至癸巳以後庶幾可免乎抑義理無窮工夫難熟學者或未嘗以身體之又安知此病之難免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三月再召辭有冒促行

年

五月延平答書曰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延平答問

能謹按既曰就事則專屬用上工夫矣而云兼

體用者延平先生蓋不分體用為兩時也

延平先生與羅宗約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著畏義鮮與倫比晚得此人商榷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某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

朱子為學考卷一

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

若靜處有動處無即非矣

能謹謹按此書年月未詳顧末幅所云漸能融釋

於日用處下工夫又曰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正

與是年答朱子書所謂應事脫然所謂久久純熟

漸見渾然氣象者語意相合也又朱子明年甲申

歲始力闢禪說而此書云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

夫今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皆可見其

不出於此時也

六月延平答書曰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

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

程子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來諫云悔者已顯然如何便消隕得胸中若如此即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會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發現之時即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

朱子為學考卷一

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

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

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爾

能謹謹按此朱子從延平先生講學之書也自此

以後止有一二論時事之語因朱子將趨召命而

言之者惟此一書可見是時師弟子講學所至云

十月至行在召到垂拱殿奏劄凡三上先是朱子將趨

召命問所宜言於延平先生首用其說以對

能謹謹按奏劄即前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但愚

於此編特所以考朱子生平進學次第耳若其微言則有傳註其經世則有奏劄是乃朱子全體大用之所存學者又當徧考之此既不能盡載而亦未敢以是爲足以盡朱子之學也

是月延平李先生卒

朱子門人趙氏師夏曰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饒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

朱子爲學考卷一

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

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恐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

能盡

謹按觀趙氏此言及下條語錄教誨聖賢書

之言則知朱子之學得力於延平先生之大者此也其他雜見於答問語類中者不一然此則其要也朱子晚年於滄州精舍列祀延平先生者

事見甲寅

殆正以此歟若夫未發之論則遂至沿誤數年而不已蓋其義理雖大而且要然自不能無失矣今趙氏所述朱子之言並不及此固有微意沉厥後朱子集註於程張獨稱子他皆稱氏既不敢概尊延平於程張之列而亦不敢與他家同稱但據實而稱以師者蓋明其學之所得力而仍斟酌至常也若劉聘君於朱子爲翁壻然亦其少時之師也則又不敢與延平同稱矣此朱子精義之一端須合而考之卽當時之意可見矣慎勿以未發之論爲授受宗旨庶幾後學不誤於所入也

朱子爲學考卷一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年

是歲論語要義成論語訓蒙口義成

能盡

謹按此朱子諸經傳註之始也先是徧求古

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及講於延平始獨主程氏而刪其穿鑿支離之說補輯訂正爲要義一書既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而成口義一書通其訓詁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要義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而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得之於心思者閒附見焉二書皆有序見文集中今述其梗概如此云又按文集答

汪尚書第一書本註是歲癸未六月其第三書本註甲申十月而其第二書無註應在甲申十月之前是歲六月之後也因謹錄於此

答汪尚書第二書曰某於釋氏之學蓋嘗尊其人師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爲學考 卷一

謹按據此書則朱子之學自十五六時扣僧談禪以來至此而一變矣語類有一條與是誓相出入謹以並列於此

語類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也謂解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

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辨漏百出

朱子爲學考 卷一

謹按語類此條又可見朱子之得力於延平先生者也所謂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者卽上條答汪書所謂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是也是時朱子年三十四其云一二年來者蓋三十二三時也自十五六至三十二三而始覺禪學辨漏百出故其明年甲申歲答李伯諫及汪尚書書皆是指其辨漏處顧何以至四十以後於答薛士龍書內又有馳心空妙之域二十餘年之悔也歟大抵辨漏猶易見而其精深處乃直相似而難辨也如楞嚴下半部便見辨漏其上半部難入愈後自非此理十分透熟卽如史難自解免也觀他日廖子晦記癸巳所聞曰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方看得分曉則難分曉處又不在此辨漏之迹矣學者正須於明年甲申以後壬辰癸巳以前得朱子仍自悔爲空妙之域者庶幾見朱子晚年之學爲繼往開來顛撲不破之理歟

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二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甲申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有祭文及李先生行狀年譜

能靈謹按行狀之作在此年蓋早年之說也說見

後

力辨學術 見於答李伯諫書及答汪尚書江元適書

能靈謹按延平在時云極能指其差誤於答汪尚

書第二書則自謂心獨有所自安而不復求之外

學至是答李伯諫書始力加辨晰而言之愈決矣

朱子爲學考卷二

理固自有漸也

答李伯諫書曰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

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

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

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

然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

力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

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

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

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文集

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一終

朱子爲學考

卷一

吳傳經堂藏書

能靈

謹按此書本註甲申然分條辨論今摘錄此

答汪尚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厭階梯爲快而於其開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近頃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不可

朱子爲學考卷二

附錄

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偃偃耳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無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自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矩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

文集本註
甲申十月

謹按此書之說乃全闕外學廓然一悟之失

也所謂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者大意亦已盡

之矣然細考其間尙不能無得失而實皆從延平先生之說其得處則所謂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者蓋延平之教理不患其不一而所難者分之殊是也其失處則不分酬酢之際獨屬已發之用而云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蓋延平之教謂本源體用兼舉又謂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且謂用處如何昭合渾然體用無間是也今以朱子晚年定說考之則酬酢之際當屬已發之用而未酬酢之前當屬未發之體今但曰酬酢之際體用渾然則是體用不分兩時而特於發用之際隱然常有未發之全體存於其間也蓋中和舊說之誤已根於此矣

朱子爲學考卷二

附錄

或問酬酢之際如應此一事則止是於吾心全體之中分出一事之理以應之所謂理之發而屬用者也非其體之全也然方其發時感而遂通既非擬議之所及矣且隨事泛應各出而不窮焉又豈臨時杜撰之所有乎是必有渾然全體者常存於其間以爲大本焉其體無時而不存斯其用無時而或竭是故體與用必不可分兩時也今獨以酬

酢之際已發之用而以未酬酢之前屬未發之體則方其酬酢乎此一事也彼所爲渾然全體以爲萬事之本者至此將安往乎曰不然未發之前渾然之中固已具夫萬事之條理矣已發之際則卽此渾然全體之中分屬此一事之條理以應之此非遂與渾然之全體離而相失也譬之一身焉未應用之前其爲渾然全體者固無所偏屬矣及其目有所視也則耳之神亦注乎目而手與足皆爲目用焉其手有所持也則足之力亦從乎手而耳與目又皆爲手用焉是故用發於親親之愛則

朱子爲學考卷二

四

敬亦行於親矣用發於長長之敬則愛亦行於長矣蓋已發之後一理爲主則眾理卽畢從之不得謂其體之全者至此而遂亡也且理更有以相反而見其存者如喜樂之時可謂無怒與哀矣顧其所以爲喜爲樂者亦卽此怒哀者而反用之耳豈得謂怒哀之體至喜樂之時而遂亡乎又豈得謂別有一喜怒哀樂渾然之全體雖其喜樂方發而彼全體者自未發乎是故用主乎仁則義亦在仁中天下原無不義之仁也用主乎義則仁亦在義中天下原無不仁之義也何者分雖殊而理自一

故也其用之偏主者分之殊也其體之渾全者理之一也惟其理之一而千條萬派皆統於一而無二理也此其體之所以無不全也惟其分之殊而千條萬派不可淆亂而各有殊分也此其用之所以偏有所主也且惟其理之一也故一事之理發用則眾理無不錯出而畢向於一也已向於一則亦自當從其所主而不復兼主卽不害其爲分之殊矣如愛主於親親則凡其敬親者亦皆爲愛中之敬矣敬主於長長則凡其愛兄者亦皆爲敬中之愛矣卽如耳之從乎目則不得謂目視左而耳

朱子爲學考卷二

五

且聽右耳目將有並用也抑不獨此也凡此體此用之所以分者亦第惟其理之一而分之殊故耳蓋未發之體卽此已發者之存而已發之用卽此未發者之著此所謂理之一也但體用雖一理而其分又自殊焉故未發之前以其一無所向也則渾然而全具已發之後以其偏有所主也則判然而各殊此則性情之所以分而仍非有兩物者也如謂發用之後既已條分派別判然而各殊矣而其體之渾然者仍自渾然而不分則是已發之理特此全體未發者之聲影緒餘而其見於酬酢之

際者亦皆非所性中存之實矣況卽此全體者之渾然而終不變則是用雖紛然而其體仍自寂然也豈不異於晚年分別體立用行之說哉是故體用之辨不明用必歸於幻而無實以其非卽體之所發現故也體必入於寂而常空以其非卽用之所蘊藏故也如此展轉之閒必將馳心空妙之域而不自知矣此朱子早年所以雖已力闢外學之誤而四十以後仍不免馳心空妙之悔而自謂因彼說相似遂至於鶻突者也千古學術之界其所爭有毫釐千里之異者蓋以此而已矣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傳經堂藏書

或曰親親長長之大處固是一理發而眾理卽畢從之矣若夫暫而乍見之所感微而動容之所中其於此理之應亦僅得見其端倪耳豈可謂眾理皆向於此一處乎曰感有淺深事有久暫則理之應者亦因之而爲微爲顯之不同焉然皆卽此全體者之端倪也以其事之大者言之則固如愚所謂目有所視而四體畢從之矣以其事之小者言之則又當如東坡所謂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者不妨借喻以見端倪之不離乎全體也但其各有所當則偏主於一而自是條理

之分見者耳此亦如杜甫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方其仰看時豈不四體畢從乎仰然已錯應人矣可見發用之偏而必不能兼營也要之一動一靜一偏一全此卽體用之所以分而確然不入於空幻者也

附錄朱子體用定說

答呂伯恭別紙曰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處認得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傳經堂藏書

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

能靈

謹按此說分別未發爲體已發爲用與章句

合乃癸巳以後定說也下條同此

又答徐彥章曰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閒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

能靈

謹按併體與用合而言之本不見於吾儒經

傳然有時言體有時言用亦可互見也彼立體用之說者而實有即體即用之意則有如所謂用而常空空而常用者於空用皆著個常字便是不分兩時矣朱子所謂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殆正與相混亦癸巳所聞自謂鶻突者也必如此附錄二條定說則物理之固然始分明不可易矣

文集答江元適三書其詞意與此答汪書相出入而其首篇中幅論及奏劄流傳云云正在召對垂拱之後是爲此年也謹採其略並載於此

答江元適第一書曰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

朱子爲學考卷二

及人以先生君子之餘教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以高明中庸無異體故也

能張

謹按此書全與上條答汪書同意顧此書既

云前此之出入者十餘年矣其後答薛士龍書年已四十餘又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是此

時雖已力闢空妙然尚有涉於空妙而不自覺者也竊謂此病便是體用渾然一句爲之根蓋體用既不分兩時則時時皆見其發用雖物理差別處無過不及處皆覺得是活動處而心之與理難於分別矣觀後此諸說自可見也

又按此書及下答元適書其通體說理雖云無過不及有是非可否處然皆看得有流動不息之意蓋正不脫壬午書中所謂天理流動之機於一機字內見此理也此便是心與理不分明處學者讀朱子文集正須於此等處辨其爲早年之說耳近

朱子爲學考卷二

九

見當湖陸氏於此書及下一書中摘取一二處揭而書之於讀朱隨筆殆考之不詳也謹識於此以爲讀朱子者告焉

晚年心理定說見戊子歲

再答江元適書曰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乎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閒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閒曲折纖悉各有次第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而自得之然後爲至

文集

三答江元適書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閒

而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
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
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閒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
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文

能

謹按此三書中第一書云高明中庸無具體

第二書云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閒別是非審可否

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第三書云大端全體即

所謂仁其定位不易不可差謬處即所謂義此皆

與晚年定說大致相同也特後來益加精密耳惟

其第一書有體用渾然句第二書有無分段無時

朱子為學考

卷二

三

節句第三書有流行發用無一息之不然可此則

與晚年之說不同矣然細玩三書實同一意蓋惟

無一息之不流行則即以爲無一息之不發用既

無一息之不發用則本體便在發用之中而更無

獨立之時故曰體用渾然又曰無分段無時節也

若以後此定說考之則發用處固是流行然流行

豈專屬已發耶惟其一發而一未發斯即一動一

靜而不已焉此流行之說也今以流行發用合併

言之即與太極通書解義諸說不同矣

又按前壬午書中謂理一分殊一句全在本體未

發時看其所謂未發者原只指未著人力工夫時

便雖動處亦看作未發今則因動處看來未免是

發用了故又稍變延平之說以爲無一息之不發

用而特於發用之中則時時見有未嘗發之本體

存焉蓋已漸入於中和舊說之解矣自是以後說

已發處皆只在流動處看而不專屬人力工夫矣

然其所謂未發者則仍是延平不見不聞無形聲

可接之意固非章句之所謂未發也若如章句之

說則體用已判爲兩時而不得謂之渾然矣

生陽雖作已發看則發字作有形看朱子壬午書

中遂將發用作工夫看此處又將發用作自然看

稍與延平異但謂無一息不發用則入於中和舊

說矣由是看未發者即在發用之中體用同時亦

依然延平之意也

又答柯國材書曰近衢州有一江元適登仕涿以書來

云頃歲獨學嘗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

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偶

然默識試一思之何如又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

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

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

能謹按此書首云武學閣尙有三年中閒因及

時事考之史與年譜皆在甲申年也書中又引元

適來書云云益知答元適三書正在此年矣今試
竊論之朱子後此數年嘗有答南軒書於先識仁
體之說深不以爲然也而此則方有取於元適之
言其爲得失可知矣其中言仁氣象試按而推之
則不頑者其心之虛靈也不任己知者謙退認理
也此雖亦是仁者氣象然已覺四德皆包在內矣
於仁之界限不清而亦未見心理之別性情之分
也試以後此答南軒論仁諸書參之精粗深淺又
何如耶

又按書中有云論語比年略加工夫然亦只是文

朱子爲學考卷二

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
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觀此則諸經傳註之
功自成論語口義以來蓋積累而爲之矣

是歲困學恐聞成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

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年譜

乙酉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五月從差監潭州南嶽廟年譜

丙戌三十七歲

作雜學辨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
句訓詁之學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文集
能靈謹按此書之下答叔京數書中及時事皆丙
戌丁亥戊子閒事也而此書又在其前當不出乙
酉丙戌之閒況味其語意亦當去延平之沒未久
也因繫於此

朱子爲學考卷二

節齋蔡氏作朱子像贊曰文公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
中節云云又曰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
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
道者必於此而求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說在程子時原屬之於靜卽今
章句所本是也故龜山承之亦只主靜說耳至延
平先生之教始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則動靜皆
在未發之內矣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其與延平
之意不遠可見也朱子於己丑之春已變其說而
又於壬辰歲序之以爲戒固未嘗以之立教也然
龜山之說雖以靜爲未發而嘗有未發之前體所

謂中之語及延平行狀中有驗未發時氣象之語
朱子晚年皆論其失今語類文集可考也又何嘗
以此教人耶節齋親受業於朱子之門第弗深考
遽引此早年答何叔京書以爲朱子教人宗旨豈
不貽誤後學耶

又按甲申書中猶謂不離乎事物之閒辨其是非
審其可否而此書乃遽云但求之大本卽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是此時中閒又略一小變也然此病
朱子於下條答書已自言之看未發氣象難受之
意分殊處故甲申書猶不失其
意此卻單向理一上用工夫

朱子爲學考卷二

謹附朱子定說

附答胡季隨書曰未發之前才要體所謂中則已是
發矣文集

附語類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
天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
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
伊川之說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
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
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
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龍溪謹按此段云李先生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
偏以下抑揚其詞亦終是恐人於此作病耳豈肯
以此爲教人宗旨耶

又附語類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
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
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
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
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龍溪謹按未發之前所謂寂然不動也然朱子嘗
謂此時亦不恁困則此心本體之明固未嘗或息

朱子爲學考卷二

而天下之大本卽於此存焉但念慮有不生耳若
於此下體認字則未免便是已發而未發者不可
見矣於是遂以爲時時皆已發而已發之中時時
自有其未嘗發者焉此蓋延平不以動而生陽屬
已發而朱子自是以後相沿至於中和舊說之論
也

又答何叔京書曰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
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屬類可通莫非此理之
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閒也向雖聞此而莫
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究亦

未能一蹴而造其域也

文

能謹按此書末有近年南北交兵語事在甲申

十月若乙酉以後已講和矣今不云去年而云近

年亦當爲丙戌之書也此書之下又一書云歲前

報葉魏登庸此正丙戌年事而謂之歲前當是丁

亥開歲之書矣下書作於丁亥益知此書爲丙戌

也其間以未發已發合併言之已漸近中和舊說

之論然味其通體之意卽後來姚江固亦不能出

於此旨矣

丁亥三十八歲

朱子爲學考

卷二

答何叔京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曰夫其心儼然肅

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夫豈足以亂吾

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

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求而何躁妄之有哉

文

能謹按此書末云歲前報葉魏登庸當爲丁亥

歲首之書也大意亦不出丙戌之論其中幅有云

遺說所疑重蒙鏘論然愚尙有未安者及後八篇

之說併以求教其下卽有一書首云昨承遺說及

後八篇云云則是一時之書矣其書分十餘條今

謹摘一條於後

其一條曰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未發之時則

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

專在夢寐間耶

文

能謹按此一條卽中和舊說之論耶但彼則言

之愈暢而意愈決耳

七月爲張仲隆記其讀通鑑之室曰古今者時也得失

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

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

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

文

能謹按此言則分明以覺爲仁矣所云卽吾

朱子爲學考

卷二

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亦與前答何叔京書

所謂執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者語意相合

也而其源則從延平先生引上蔡仁是知覺了了

之說來其後王辰歲答張欽夫書乃力言以覺爲

仁之非此尤不可不考也要之仁是生理覺是生

氣是一是二其辨甚微謂覺不離仁則可謂仁屬

於覺則不可也論語言仁曰仁者樂山曰仁者靜

壽曰仁不能守之曰剛毅木訥近仁易曰安土敦

乎仁此皆不可以覺爲仁之明證也朱子後來嘗

以此意辨之矣此時則方以屬之於覺也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於潭州范伯崇林擇之

侍行 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

能相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

有南嶽遊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紉繹心事兩

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

擇之東歸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是行也道經昭武謁端明黃通老於其家端明端莊

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

子之列其敬慕如此年譜

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年譜

朱子為學考 卷二

戊子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時盜發崇安人情大

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

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

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年譜

編次二程遺書 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

頗為後人窺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

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年譜

省劄屢促就職固辭 時太學錄魏揆之以論會見去

國遂力辭

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以上年譜

答何叔京書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

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闕鎖重重未知何日

透得盡耳文集

龍溪謹按此書之末正言戊子年事觀此則可見

朱子遜志時敏之功不敢自是之意矣假令於此

時自矜獨得而不復求之則晚年精義入神博約

兩盡之功豈復得見也哉

又答何叔京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

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端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朱子為學考 卷二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

心發現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曰所諭多識

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

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

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

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鑑耶文集

龍溪謹按此書末云築揚州城亦戊子年也

學部通辨曰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為朱子晚合象山

王陽明指為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

母祝禱人憂此書有奉親遺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

答朱子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謹面
何得爲晚合何得爲晚年定論耶顛倒誣罔莫斯爲
甚

又答何叔京書曰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
乎又曰心者體用流行無不貫徹文集

能鑑謹按此書在上言築城一書之後下言賑饑

一書之前亦戊子年也既曰性心只是體用又曰
心者體用周流則分明以心爲性矣語類曰口是
體說話處是用又曰不成香爐是火箸之體火箸
是香爐之用蓋言體用本是一物故也明儒羅整

朱子爲學考卷二

三傳經堂藏書

菴雖力闢心學然猶不免以心爲性之用是亦朱
子早年之見也今以程朱定說推之則性卽理也
心則氣之精爽也故性之用爲情情之體爲性此
獨指理而言也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此則指
氣而言也心靜則性之爲體者以立焉心動則情
之爲用者以行焉是故性之體用常乘乎心之體用
以爲體用也非謂性爲心之體而心爲性之用也
大抵學者雖知性之爲理卻疑理則道體無爲不
可以用字加之而理之用時又只在心之知覺中
見則似只爲知覺之妙耳今附錄朱子心性理氣

體用定說以明之

附答楊子直書曰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
固未當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
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文集

附答姜叔權書曰性與心字所主不同如邵子謂心
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
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附答徐子容書曰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

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

能鑑謹按以上卽章句集註太極解義之說乃爲

朱子爲學考卷二

三傳經堂藏書

定說也而心性之分可見矣蓋性惟是理則毫釐
不容紊故必有學問思辨之功若心則只是人之
神明耳自不假習聞言語也今既以心爲性於是
又有下條之說

又答何叔京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
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
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
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靜
間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學部通辨曰此書首言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所錄二書之前皆祝瑞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清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見朱子作叔京墓誌陽明何得指爲晚年哉

附錄朱子晚年論學定說答項平父書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未嘗教人專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朱子爲學考卷二

偏若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墮於物欲之私而不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文集

能盡謹按此書末云大學章句一本漫往則當是大學章句已成之後乃爲定說也與是歲所謂守書問泥言語全無交涉者誠判然不同矣蓋自丙戌答何叔京書至此皆有紉見問書問之意皆執

此一意而不變也惟中和舊說則云致知格物工夫自是始有所施又似稍變其說者故愚嘗以爲中和舊說以心爲性雖不脫前此數年之見且或從而甚之然於此稍變處又竊疑其或在此歲之末也故以編於此書之後云

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一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其暫而休息未與物接之時爲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朱子爲學考卷二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閒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現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誘之私所能壅遏而牾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發現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

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文集朱子自註此篇曰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能

謹按此下三書卽所謂中和舊說也據朱子

自序中和舊說則此書作於己丑之前而丁亥往見南軒之後也故於丁亥歲答何叔京夜氣一條謂未發不專在夢寐間者已有此意但彼書語意猶疑而未決惟至此則言之始暢而持之始決卽朱子序中亦謂其自此不復有疑也又上條錄是歲答何叔京書亦云曉然無疑又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正與此書所說不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天理本然不少停息者同一意也今列於此證據甚明云

又按朱子於辛巳歲嘗以動而生陽爲已發處是必以靜而生陰爲未發處矣循此而求之則動靜體用條理固自分明惟延平先生之說獨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且於朱子所謂在本體未發時看者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看則體用不分兩時而特以可見者爲已發不可見者爲未發矣朱子因之於已發遂有兩說焉始但從用工夫上看爲已

朱子爲學考

卷二

語

傳習錄

發既乃從靜中之動魂交而夢上亦看爲已發遂

覺時時皆已發而絕無靜而未發之時矣夫安得不以未發者獨屬之不可見之地耶未發之體朱子前此雖未明言然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則猶覺是有物流行不息者特不可見耳雖不可見而此物既流行不息亦尚未遽斷之以爲寂然不動也至於此書則又非獨以爲不可見而已且謂萬起萬滅之中此流行之全體常自見其寂然焉於是已發者一邊發而未發者一邊未發已發者自時時發動而未發者自時時不動其與後來解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之旨分別體立用行之說不同矣蓋愈推而愈深乃愈細而愈誤此朱子所以卒自悔其馳心空妙之域者乎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二曰前書所扣正恐未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尙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隔斷絕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又曰向見所著中庸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

朱子爲學考

卷二

語

傳習錄

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
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何如細玩中庸只消
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
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

文集朱子自註曰此書所論尤乖戾

能鑑

謹按前書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

之本體未嘗不寂然則是寂然者原不起不滅而
起滅之中卻自有其不起不滅者存也故曰認為
兩物此書乃以方往方來論之蓋謂方往者已發
也方來者即未發也以其時時來便是時時未往

朱子為學考

卷二

美

傳經堂藏書

也故曰常有未行乎用之性又曰來得無窮便常
有箇未發底而此箇未發底隱然未往而無形聲
可接則亦即所謂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如此則打
成一物矣然如此愈覺無涵蓄安息之時矣故曰
所謂尤乖戾要之只是從不息之機上認來認去
便成此病其大意固不出延平先生動而生陽俱
看入未發之旨也朱子序此書固曰以先生之所
已言者推之其所未言者或不遠矣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三曰寂然未發之旨良心
發現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閒語

病向多未為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
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
不待安排往往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
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工夫自是其所施
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
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而指其未發者則已
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
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
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

朱子為學考

卷二

美

傳經堂藏書

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閒而鸞飛魚躍
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
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

能鑑

謹按前書云發者方往未發者方來而此書

云發者人心未發者皆其性則是心性之別只在
前後往來之閒見之而又統名之曰天機活物是
明明以心為性矣況人心亦自有靜定之時今求
之太過翻覺滾滾不得靜故又有下一書之說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四曰大抵以前所見累書
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形象便執認

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屢蒙
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工夫處蓋自見
得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
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倚泊蓋其所見一向如
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
雍容之意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
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
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
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知於此而前此方往
方來之說正是手茫脚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

朱子爲學考 卷二

是亦可笑矣

能盡

謹按此書又於前書所論方往方來之中特
見一箇主宰知覺處要之只主知覺也然方往方
來一書雖云只見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
爲大化所驅無立脚處然於丁亥歲答何叔京書
所謂其心儼然有事之云則固嘗從心上立脚下
工夫矣蓋此時議論之不定如此

又答石子重書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
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
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

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顛倒儼侗非
聖門求仁之學也

文集

能盡

謹按此書首云去秋走長沙卽丁亥秋訪南
軒於潭州事也則此書當在戊子癸大化二句卽
前答張書之說可知答張諸書所謂中和舊說者
在戊子作此書之前也但其或出丁亥初歸之後
或卽作於戊子卽無可證耳要之相去未久也

己丑四十歲

着始易中和舊說

能盡

謹按此爲朱子進學大節目故謹書之然實

朱子爲學考 卷二

據朱子所自作中和舊說序也其序作於後三年

壬辰而實追論是歲己丑之學故載於是歲之下
但其間亦特未發已發條理初分耳若夫心性之
辨則猶在壬辰癸巳之間云

朱子中和舊說序曰余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
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余竊自悼其不
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
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
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
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

朱子爲學考卷二

傳經堂藏書

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閒以語人則未見有深能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

朱子爲學考卷二

傳經堂藏書

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新安朱某仲晦云
能謹按據此序則延平已沒始訪問張欽夫而告以所聞又未之省也退而沉思始有人生莫非已發而其未發者特未嘗發之論卽所與張往還諸書題曰中和舊說者是也又云早歲受中庸於延平求未發之旨未復云恨不奉而質諸李氏之門但以其所已言者推之卽知其所未言者不遠矣則中和舊說固爲延平先生之意也然朱子乃重以爲戒如此學者其可不深考乎又云乾道己丑之春爲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忽而自疑則舊說之變實在己丑歲也而朱子年已四十矣但己丑雖已變舊說而仍有未盡處殆至癸巳以後其說始爲無病云
又按朱子既作此序以訂中和舊說之誤矣其後丙申歲朱子年四十有七又嘗於讀列子時偶記一條追悔己丑以前之學而重以爲戒者正當與此序並看也
觀列子偶記曰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

文集

能選謹按中和舊說序所謂未發者實即列子未嘗終未嘗有之說而彼書所謂覺性不動者正此旨也朱子特記之以自識其誤而兼爲學者戒焉此亦可見明季諸人皆掇拾朱子之所棄也

又按是歲己丑始分未發已發條理今考文集答林擇之有一書正是未發已發初分之說其文甚明宜繫於此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傳經堂藏書

答林擇之曰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向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字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旨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文集

能選謹按中庸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

性也其字指喜怒哀樂之情蓋性情本一物特以其未發則靜而爲體者正所以別之爲性也今此

書云未發時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則與章句異矣又謂已發時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乃以心性交互言之而下卽單承心字以爲通貫已發未發一動一靜之全體是混心於性也心性之實豈能無差乎然乃自謂未有差又可知此僅爲初分未發已發條理之言而心性之辨蓋猶有待也愚故曰在壬辰癸巳之閒文集中尙有未發已發說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與此書同一初分條理之言今不具錄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傳經堂藏書

八月省劄復促行會九月丁母祝禱人憂乃止

庚寅年

庚寅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禱人於建陽之寒泉塢自爲墳記 朱子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敬已以上則拜之是歲家禮成 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于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定爲喪祭禮又推之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大更定云

七月遷葬父輩齋先生墓作遷墓記云府君將歿欲葬

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某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峰下後至慶元間再遷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爲銘矣

以上年譜

辛卯四十二歲

創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 朱子所居里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丰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構變遂因前貸郡米創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貨每石量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散放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十二月服闋

以上年譜

是歲作知言疑義 知言五峰胡氏書也朱子與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同著疑義

答呂伯恭書曰陰陽動靜之說竟未了然何耶今以來論所引者推明之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

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正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爲中正仁義之用不亦矛盾枘圓之甚乎

文集

能

謹按文集中答呂伯恭書其首八篇無可考

自論欽夫去國一書以下凡數十篇皆有事跡及冬春時序可按以稽其歲月而欽夫去國事在辛卯之歲此書適在其前故當繫於辛卯也又按朱子議論早晚皆有次第其始但泛就體用上說其次乃就中庸未發已發上說然皆條理未分也自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己丑春開始分未發已發條理而猶謂未發不可謂之性又其次始以性情分動靜而別體用見於

答張欽夫書矣然尙未向陰陽上說也至此書始漸向周子動靜陰陽上說不惟以性情分陰陽而

又以中正仁義分陰陽矣但其解中正仁義卻與

癸巳所解太極圖說不同謹錄於此以見其所見

之與年俱進也

答張欽夫性情分動靜書未錄

又答呂伯恭書曰工夫易閒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文集

壬辰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精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集義後改今名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能蒙謹按年譜據序繫綱目之成在是歲然此後

正復修改故乙未鵝湖會後答呂伯恭書曰綱目

草藁略具蓋朱子著述皆於成後不輟修改也

西銘解義成

八月名臣言行錄成以上年譜

作仁說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宋 傅鑑堂藏書

答張欽夫書曰在中之義來說得道性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某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在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

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人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之分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人之云耳

能蒙謹按此書謂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

於外此愚所據以爲用卽體之現者也體卽現於用中則方其用時豈得謂更有渾然之全體雖已發而仍未發如所謂常挾以相隨者乎以此言之則體用之各分一時愈明矣分則用卽體之現而用皆所性之實也體卽用之藏而體亦非洞然無

朱子爲學考 卷二

宋 傅鑑堂藏書

物卽非條理不具者也但用時各有所主如愚所謂目之視則百體之神皆從乎目而不雜出雖其全體者不相離而要其爲分之殊也又按此書謂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卽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有此亦非實有一物忽然而漂蕩也蓋所中之節卽理之無過不及者也過與不及卽不中其節矣不中其節則節亡矣此所謂漂蕩淪胥也是故能反之則又卽此而在焉又按中和舊說序作於是歲八月而此書朱子自註壬辰冬大抵當時特自記其年月者蓋以紀其

議論之一進也如甲申答李伯諫書亦自註年月而延平答問於李先生來書及朱子問之者皆謹繫年月正以明其爲早歲之所聞與其學之所到也後人往往忽之則朱子垂教之心遂隱矣愚是以表而出之焉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眾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

朱子爲學考卷二

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卻於已發現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 又曰仁但主於愛若其差等乃義之事仁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所主而不相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禮與智皆無所用矣 又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旨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

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 又曰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且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愛乎 又曰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言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 又曰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

能盡

謹按癸巳歲答呂伯恭書中云仁字之說欽

夫得書云已無疑矣然則以上諸書宜在癸巳前一歲故以繫於是歲王辰也蓋當時朱子既作仁說又因張之疑而與之往復皆所謂仁字之說也

朱子爲學考卷二

其剖析之精詳者如此此張之所以無負也夫
者試參觀前歲朱子與延平先生論仁書及答何
國材諸書言仁之說則其淺深疎密誠大有逕庭
矣

又按是歲朱子議論乃爲切近的當然考其早歲
講學自延平先生沒後獨與南軒張氏往復爲多
其間多有不違合處而朱子於張之言必痛服其
失一字不肯放過張卒亦往往從之此可見張實
之心以義理爲公初無嫌疑齟齬之私也其後朱
張二子並入聖賢之域豈不宜哉

朱子爲學考卷二

癸巳四十四歲

二月劉作敬箴 又作六先生贊文集

能鑑 謹按敬箴見工夫之要六先生贊見義理之
精此皆前此之所未及而後此之所莫能易也自
是則守有定而愈純知有定而愈密云爾

三月省劄促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 前除樞密院
編修屢召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孝宗曰朱某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朱子以改秩昇別駕朝廷進

賈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
私義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免以上年譜

答薛士龍書曰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
先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因
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庶幾銖銖寸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
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朱子爲學考卷二

能鑑 謹按此書下段敘免喪辭召事在壬辰以後

而以答呂伯恭書中事迹考其書之作於癸巳歲
而又言及薛士龍者有三書焉其一云薛湖州昨
日得書下一書云士龍無因緣相見前時湖州買
茶人同曾附書未知收得否則卽此書也又下一
書云聞士龍物故可駭可嘆則是答薛諸書皆不
出於此年矣蓋朱子方與士龍通書而士龍遽卒
也

廖德明錄癸巳所聞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鶴突爲
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

朱子爲學考卷二

朱子爲學考

龍圖按廖子晦乃朱子門人記其癸巳歲所聞於朱子之語也記稱二三年前者應指庚寅辛卯之歲也是時朱子年四十一二矣蓋尙未免鶻突也考朱子於己丑春已分未發已發條理又歷庚寅辛卯至於壬辰然後西銘解義成而於理一分殊之辨洞然矣然太極通書二者尤爲奧杳則又歷癸巳四月而二書之解始成於是精密詳審而無復遺憾故論朱子之學者常以壬辰癸巳以後之說斷爲終身定論也讀朱子之書者亦自當以不合於西銘太極通書之說者斷爲早年之論明矣顧學節通辨但以朱子四十歲爲斷近日當湖陸氏又以壬辰爲始分未發已發之年恐皆有所未盡也自此而後則但有愈精愈密愈純熟而愈簡潔者益無復向時異同之說矣

又按廖氏所記特繫之癸巳者正以明夫是歲之當爲定論也

又按朱子進學次第分明可考而不可以不詳考者至是蓋已粗畢矣以後但據年譜錄其事蹟以備朱子全觀云

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二終

朱子爲學考三卷

編建巡撫
折進本

國朝章能靈撰能靈有周易剽義已著錄是編考朱子爲學之次第分年記載而於講學諸書各加案語以推闡辨論之蓋繼學節通辨而作也與朱澤澐書大致皆互相出入

理學疑問四卷

〔清〕童能靈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連城童

氏木活字冠豸山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理學疑問

四卷》提要

理學疑問

卷之

傳著理學疑問數卷雍正二年學憲華亭黃公題
學稍已流布後屢悔其詞費而理仍未盡也
人太史翠庭雷子過焉商訂舊學語及於是
說之意多涵養之意少迫切淺露之象每見於語言之
間即今舊習未除也雷子以爲然欲愚自爲更定愚
力抱病精力不逮乃即舊刻原本刊去其字句冗漫者
不能如意也卷末補附數語姑識近日所見又以俟他
日之或有進焉 愚生長 昇平承詩書舊業不敢自
棄者蓋程子有天地間一蠶之說常自儆省也矧自少
未從他師惟受學於先君子相和義理蹊徑中間頗奪
於詩文博雜之途年近三旬先君子即世追思餘教始
專心於聖賢儒先之旨閱十餘年日用體驗間有所見
輒自劄記而成是編或病其言之煩亦或喜其說之詳
今又閱十年而不能自定也然憶先君子嘗舉朱子論
先天易云是有許多層數吾人攷思義理須歷許多層
數或畧去一層卽於其間曲折處未盡其時伏下疑根
終作此理障礙愚於是編仍存許多層數亦先君子之
教云

四卷內曲折層數頗多近因答問之餘復擬其要作發問語于卷首 心字一卷 此心似有物似無非氣似非氣其虛靈之妙人身顧安所得此謂是天之所與乎

何以有此虛靈但謂天性字一卷 問性何以即理何又有氣質之性氣質之性與義理是二是一且理固非自然與氣質同在

動物也何以感通時雖然明是此理發現又在未發中只是此一理何以發出各不同而仍只一理 仁字一卷 問仁是生理然

生生之妙只似氣機何以不說情字一卷 問孟子四端分屬仁義禮智則于氣機而見此理生生之妙

者之中何者見得是風智

理學疑問

卷之一

一

理學疑問卷之一 一刻

華亭黃石牧先生鑒定

連城童能靈龍傳著

心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謂之神明則難以迹求而非形氣之粗 然人之一身祇此形氣 形氣 中何以有神明耶朱子又嘗推其所以曰心者氣之精爽蓋 只是氣也氣之粗者凝而為形其精爽則為心 氣之精爽自能攝氣此心所以宰乎一為也且既曰精爽則亦無氣之迹而妙於氣矣顧只是氣之精爽非形而上之理也 精爽猶言精靈也精之至

理學疑問

卷之一

一

極則自是靈明故爽亦只是精之妙處精字實爽字虛爽字亦只是完得精字也

或疑心非形而上者而語神明之妙又似非形而下則以為形而上下之間今據朱子氣之精爽一言便須斷為形而下之器也羅整菴因知記亦嘗云爾即朱子亦嘗答學者曰心比於性微有迹比氣 自然又靈

比性微有迹即形而下者矣

心比於性微有迹而比氣仍無迹何也心亦無聲無臭也但心自覺聲覺臭 此所以比性微有迹也性無為而心有覺覺即精爽之所為也性則是理 雖所覺者亦是理而理初無覺也此形而上下之分

凡有迹 粗矣無迹 又滅矣無迹而不滅此神明之妙也然試細分之 所謂神明之妙 有三焉一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也一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 也一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 也然惟通故速速亦是通 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通與變 是其神處而明在其中矣

或曰心何以通耶曰張子言 清則通 心者氣之

精爽 清之極矣無粗濁自無渣滓 昏隔

如何不通張子嘗以風喻之但風雖 清而通而前者唱于隨者唱喝猶有 于 喝之迹故莊子謂風憐目目憐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

心 風是氣清目 是神清也神妙於氣故人在空中開目便見天目之去天遠矣而開目便通也尤無迹也特未離乎形象耳 心則形象不到而心獨到焉此其所通者愈微 所以通於微者 心之清極入於微妙 無迹也清入微妙則通於微妙乃知愈清 愈通是心之所以為神明者也

張子精則通之說愚又思之

精極自通 周子謂誠精故明

此雖

至理言而亦可悟心是精極自通 心雖氣之精爽 其精爽之至通極於性故胡子知言謂心妙性情之德朱子

謂心妙衆理 以其精爽之至通極於性也不然性即

理也理寓於心豈不反為心所昏隔耶但心通極於性人

便易得將心性 混之此又須知心之為物只是氣之精

爽 其受氣之濁者 亦有昏隔時但神明之本源 自

是至精而通極於性故知其性者便盡其心性上見得一

分 心之神明又開得一分也可知心之分至精矣

或曰心 何以變化不測耶曰精極則變

無粗濁故無滯礙也如何不變易大傳以至精至變通言

之 皆以明易之妙 可知至變 不在至精之外矣獨

是論心之精 只是氣之精爽也既曰氣而有此精爽者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三

氣生氣也生氣何以有此精爽推生生之始雖已便有

氣而 無氣之迹 只是此生機之初動耳 生機即精

爽也一點生機之初便是天地萬物之元神 其粗者則

為氣故凡有氣者莫不有機神流貫 其中古人但統

言之曰生氣耳嘗試觀之天地萬物皆是生 不生則天

地亦枯且頑矣豈有枯頑而有精爽者乎是故春是生秋

亦是生如秋冬涼冷冷氣襲人亦是生不生則不能襲人

惟其生故有此精爽而人得之以為魂魄魂魄之合為

心夫魂者陽之神也然陽氣不生無此神也在心則主宰

運用處是也魄者陰之神也然陰氣不生無此神也在心

則知覺記當處是也。魂魄者氣之精爽而心合魂魄又精爽中之精爽也。其所以精爽則生故也。張子曰：清明通思曰生，則靈惟其靈也。此心所以變化而不測也。或曰：然則左傳何以言心之精爽為魂魄耶？曰：彼之說自心而分之，此之說自魂魄而合之也。其實一而已矣。先儒以魂主運用，魄主知覺。魂神而魄明也。然神能兼明，明不離神，分之則神陽，明陰神動，明靜合之則神兼動靜陰陽也。動亦未嘗不明也。只是一個耳。此心所以合魂魄也。或曰：心合魂魄，先儒舊說也。魂魄已是精爽，而子

理學疑問

卷之一

四號

更以心為精於魂魄何也？曰：心不外魂魄，但心又是其中最精者。觀禮記孔子告宰我論鬼神，其為本以魂對魄言，乃即以氣對魄言，則魂雖屬神，猶兼乎氣也。猶未甚精也。心則於神氣中獨指其最精者，言故又微有分也。心以精而通生而靈，其通且靈者又非有兩體焉。張子曰：一故神如耳目手足都是一個心。若四體判為四物，物各一心，則不相為用而呼應不靈矣。何以為神明乎？所謂一者非獨一身之內只此一個心，天地之大古今

之遠心之所存應念即至，乃知天地人物止此一個神明原只一個。如何不通原只一個呼應自靈何者？此心神明便是天之神明也。人得之物亦得之一人得之人人亦得之。原只一個故誠能動物古人所以信孚豚魚者此也。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此也。若有兩體則必不相通而感應不靈矣。

或曰：據子之言，人之心即我之心也。非有兩體也。子莊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何也？曰：程子言之矣。此蓋私心也。今有君子不能感人者在我之私未淨誠未至也不然。在彼之天未現也。夫人之神明即天也。人我豈有兩

理學疑問

卷之一

五號

天乎？或曰：據子之言，人之心即物之心也。草木亦有心乎？曰：朱子言之矣。草木之生自不能生，他自有個神，神即草木之心也。周子窠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其意思而草木之心可見也。或曰：枯稿有心乎？曰：精爽不存焉。枯稿無心也。然則心有外乎？曰：

所謂枯稿者其初亦從生生中來。雖其精爽已退而精粕灰燼無非鬼神之所體也。心則鬼神之在人者鬼

神無不體而心豈有外哉

或曰據子之言 天地人物只是一個心 何以獨爲吾身之主耶曰在天地則主天地在吾身則主吾身雖各有所主 未嘗 不相通也如兄弟既分形 其痛癢 各不相知然老蘇有言吾疾在身兄呻不憚又見原來只是一體也此理一分殊之妙也

氣之精爽爲神明以是知一身皆氣但有精粗 最粗者形 氣之渣滓也氣則神明之渣滓也或曰神明何得有渣滓曰既已屬氣何得無渣滓 非獨氣之在一身者爲渣滓也 以心論之 人之昏愚者非形也心也心之

理學提問

卷之一

六

昏愚正是渣滓未盡故須變化氣質氣質 從心上變也豈其舉形骸 變之乎

氣之精爽爲神明神明之渣滓爲氣氣之渣滓爲形以是知一身形氣皆心之餘也心其精而形氣其渣滓也人乃執形氣以爲人乎故心靜則氣平心動則形隨形氣不自至而聽命於心

形氣聽命於心形氣皆心之餘也故心也氣也形也一物而分本末 不是一物彼神明又 能使不相屬者 聽命於我哉以是知神明乃此身根基不是外鑠一個神明入來

神明爲此身根基故人之生也先有心 後有身焉

或曰人生而後有知覺年十五六形氣盛而知覺始益開 然則神明待氣氣不待神明也何以心反居先 曰氣者神明之渣滓也凡物渣滓在後故有生之類必神到 氣始到焉其死也 必其神先退故老人 無病而心先不記 可驗也未生之前知覺之神已其 及生而發耳年十五六 神隨氣盛亦非至此而始有也如人之清濁智愚非神乎清濁智愚何嘗不定於初也程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朱子亦曰草木之生自有個神他自不能生

理學提問

卷之一

七

可見矣或曰程朱之說 合理而言之非偏論神氣也曰吾所以偏論神氣者欲人知心非即性也然其實理與神氣豈有兩時兩處哉雖兼理 言而曰心曰神 可以見人之神明矣

神明爲此身根基 而再細推之則理又爲神明之根基夫心之所以 神明者 氣之清而通 生而靈也其通且靈者又非有兩體 是曰一而神也然 進推其本 莫神理之所爲矣 理一而散萬心亦一而

應萬心不本於理何以與理畢肖乎且原只一理如何不通理一而萬萬而一如何不憂懽於理之一而知心之逆

者本乎是也。根於理之一而萬而知心之靈變者本乎是也。試舉具易見者論之。心以思爲職者也。思之微也有端焉。其入也有緒焉。苟無理則混沌沌沌。何處着吾心乎。以是知神明之妙本於理。

或曰：心之神明氣之精爽也。有此精爽當自然神明。何以必待於理？曰：此亦無待而有待也。夫氣

之精爽是爲生氣。不生無此精爽矣。而生必有所由生矣。理生神。神生氣。氣生形。一以貫之也。四者之中惟形稍後。理神氣則一時俱到。人之一身四者而

已。理生神。神即所謂精爽也。理生神而即寓於神。故曰人

理學疑問

卷之一

八

之神明所以具衆理也。若夫形氣又神之所寓耳。或曰：神氣形三者統之皆氣也。形而下者也。此其相生可。意會耳。至於理則形而上者也不難。夫氣也何以生神乎？曰：難言之矣。然吾反覆於太極圖解

大抵神不外動靜兩端。理則

所以動所以靜者。有所以動之理。即有動有所以靜之理。即有靜。動靜即神也。

然實本夫理。理無動靜也。此動此靜又何從而生乎？朱子曰：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者非太極。太極即理。動靜者即心。

動靜即心者。蓋心即神而人之動靜皆神之動靜也。如人寐則是

形靜。然必其心先靜。故形得而靜也。其覺時必其心先覺。覺則動矣。是故心非有物只此一動一靜者。雖其變萬端。實不外動靜二者。假如不動不靜便是無物矣。以向者爲吾心乎。或曰：主宰處是心。不知有動有靜。故有主宰如瓦石不動。以何爲主宰。瓦石不動無心。故此非吾之臆說也。朱子論太極圖嘗以動靜爲心。

理學疑問

卷之一

九

嘗即人身遞推之。自神而下。理而爲氣。又粗而爲形。形氣雖有動靜。已非形氣。爲之而神之爲矣。故神之上有理焉。理非動靜者也。神之下有形氣焉。形氣又不能自動靜也。動靜屬心。豈待辨哉。然心固神也。固合魂魄也。但又是於魂魄中指其最精者。魂魄雖屬神

然朱子謂人身溫暖處便是魂。則魂魄猶有冷暖可言。心更無冷暖可見也。以此知魂魄是氣之精爽。而驗於冷暖猶介乎精粗之間。心又是精爽中之精爽。故無形無氣併無冷暖可驗也。若更除了動靜。將以何爲心哉。

或曰虛靈知覺者心之妙不知惟有動有靜乃有靈覺耳
世豈有塊然不動而靈覺者

朱子解太極圖以動靜爲所乘之機七
字最妙 以其循環不已 謂之機也亦以其無形無氣
之迹而只有一動一靜 謂之機也又朱子 除符經
考異於人心機也 下亦明言以心爲機其說曰人之心
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
靜者也如此則機是動靜 動靜是心 曉然矣

須知心非有物只此一動一靜之機 所以獨

理學提問

卷之一

十號

擅神明之妙耳

朱子論太極圖以動靜爲心以太極爲性性具於心性與
心本無先後也但據太極圖推之 太極 爲動靜之根
祇性亦當爲此心之根根也故曰心之妙本於理

心 本於理者 心只是一動一靜而理亦只是動靜
之理也心之理即性性即太極之在人者 朱子曰南軒
以太極明動靜之蘊是爲得之所謂動靜之蘊者只是所
以動所以靜者耳朱子又嘗分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
其分屬陰陽即分屬動靜也動靜即陰陽也故朱子又嘗
以陰陽爲心

動靜陰陽即心而理只是動靜陰陽之所以然 故

理與心一貫若除了動靜陰陽之所以然而別
有所謂理 所謂舍二五而求十也

或曰子之論心 以理即心之所以爲心者

而心理 一貫也然則理外應無心 世間儘有
無理之心 奈何曰假仁者不仁 苟無仁彼 安
所假耶假義者不義 苟無義彼又安所假耶且子何以
世人爲疑哉蓋蹈之不仁甚矣 不義亦甚矣然嘗以分
均出後爲仁義矣假令蹈不爲盜而以其分均者行賞
出後者居殿誰得拒之仁義之外哉乃知人心只是此

理學提問

卷之一

十一號

理也小人外是亦無以行其惡故曰心 本於理朱子曰
放火殺人者以此火炊飯以其殺人者施之當殺何嘗不
善只是 地頭不是耳快哉斯言也或曰然則理亦不善
之資乎曰不然至於不善固 非理矣而所謂非理者非
此理之外 別出一途也只此理而過不及之間不合乎
其則耳 過乎仁即反乎義過乎義即反乎仁朱子所謂
翻了天理者 程子所謂惡生於過不及是也禮運曰用
人之仁去其貪食也者愛之過也 苟無仁即無愛矣何以
爲食哉但仁之本然初未有貪 譬則井中之坭得水而
污水之本然豈不潔清 哉坭得之而汚而遂歸咎於水

此老莊所爲歸咎於仁義也 不察水之木然矣總之天地之間只有此理生陰生陽物不能外 心即陰陽理則所以陰陽者也周易三百八十四爻與晦者皆不善也而初不在陰陽之外尙何疑心外於理乎此 程朱之旨也衍而暢之爾

或曰據此則朱子所謂 心理爲一者 曉然 而告子之外義 不待闢矣雖

然 味子之言 心即動靜者理則所以動靜者是理宜足以攝心也 心之發又何爲過不及焉以至失理而入於不善乎曰心也者機也氣也動物也理則

本然之妙 無爲者也 理自不能攝心矣且心已屬氣 氣豈能無濁而偏乎濁則理爲之蔽 又任其偏 出之此所以有過不及而不能適合本然之則也然試使不善之人 遽自反焉此理固在耳何者非別有理但 過不及之間 不合乎其則也此心所以易失乎理而失理之心非無理也貴 自反耳或曰是則然矣顧古人之學必曰盡其心 存其心者 奈何曰心者人之神明 其本體洞然無蔽 也然苟一理 不明即一處 有蔽 故必有以窮其理盡窮則蔽盡去而神明之木體復完矣若夫所謂存心者 不存則神明昏

理學探問

卷之一

十二號

無以爲燭理之本也理已明而 必無不存底幾不失神明之常也聞之先儒心於五行 配 火火之本體光明 然必火不熄而後明須臾 或熄即此須臾之間不明矣以心言之 一念之肆其神散焉而熄矣一念之怠其明 不繼而熄矣 不肆 不怠者敬也先儒所謂敬是求得火炬 不使之散者也由是觀之心以存而不失其神明之常 存之之法 必以敬 始不至於散且不續也敬只是不散而常續古人所以有常惺惺之說也帝典之明 冠以欽文王之繼熙 繼以敬皆此義也朱子言之悉矣

或曰 虞書 有人心道心之說奈何曰人心者氣之發道心者理之發然心本屬氣 故謂之心者原只是人心而已雖惻隱羞惡之發 爲道心亦必乘此氣機而發也朱子所謂道心只發在人心上是也若自聖人言之飲食男女皆道在焉又朱子所謂道心爲主恰似無了那人心是也要之道不離人之心 人 心乃所以載道惟視 道之在心者爲主與不爲主耳 曰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者 與此心本於理之說有礙乎曰論心而知其爲氣論氣而推其所由生則心實本於理 也然理 即寓於心而體用皆備焉是則心之所以統性情也 甯有礙

理學探問

卷之一

十三號

乎惟心統性情故論心者必兼性情 言之程朱之說是也愚所推究 只 見得心之極微而已其妙處仍在程朱也 程朱不易讀故愚特於其語縫中細作註腳 豈有獨得於程朱之外乎 程朱論心性或散見處似有抵牾或統說處似未分曉其實 甚分曉而無抵牾也 愚性遲鈍 久乃畧窺之竊恐其忘 因錄其所見如此不知果能不失其旨否也

理學提問卷之二 刻

華亭黃石牧先生鑒定

連城童能靈龍傳著

性

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復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竊謂性固是天理然必就心之所稟言之乃見性之所以得名也不然何以不即謂天理 必辨之曰性耶謂之性則如云水性寒火性熱之性蓋人但知有此生則有此性不知須有此性始有此生也 如水則必須有寒之性方凝而成水則必須有熱之性方發而成火則必須有生之

性方有此生而爲人也生之性即仁也水之性寒火之性熱 人之性仁皆一例也不然仁乃天理 雖曰人心所同具豈不儘如僑寓之物耶於人有何親切耶朱子 論天地之性情嘗舉水火之寒熱 明之先儒 有就性字從心從生上看 著亦 此意也 性固是理但須看得理之在人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 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塞天地亘古今莫非氣也亦何莫非理耶理寓於氣者 氣實生於理也朱子謂太極者品彙之根極正謂理即氣之所以然 也故理爲氣之主高九氣之生生而不

息以理生生而不息故也氣之分陰分陽而分爲五行又
遞分萬物不相奪倫者氣何以能然耶氣之發生自生
而長而成實歟藏者氣何以有此節次耶是皆有理焉
爲之主也理爲氣之主故朱子謂太極者品彙之根柢
又謂造化之樞紐正以氣不自生亦不自行皆理之爲之
也自人言之五臟五腑五事之屬森然不亂而萬人如
出一轍者此是氣亦即是理爲之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蓋天性乃所以形所以色者故即在形色之中而形色特
賦理之具耳理實爲生人之本也性豈得不爲理耶
九氣必根於理理則更無所根乃本然而然者也故朱

理學提問

卷之二

三

子謂太極者本然之妙人得之以爲性亦人生本
然之妙也惟其本然故謂之性如水木然是寒人木然是
熱人木然則是仁以其木然之妙故惻隱之心有觸輒
應如水潤而火燃不可得而遏滅也
理只是當然何以云未然之妙本然二字仍須從當然
看出記得幾時因太極生陰陽而思所以有太極之故
不得也嘗以問先君子留村府君曰太極只是理不知
天地當初何故便有此理先君子曰此更無緣故仔細
看來只是恰好有此理恰好有此理所以此理只是恰
好也愚後來靜中細思此言意味無窮

因驗天地之間由精而粗次第之相生由一而萬條件
之各別以至其間變化而不測循環而不已看來皆
只是恰好有此也蓋所以有此理之故原是恰好有此
所以爲本然之妙也本然二字精意須如此看出方得
人性本然只是仁就仁中分出五常曰仁義禮智
信五者性之實也洪範以人身五事分配五行邵子及
素問等書以五臟分配五行以其爲五行之氣所凝也
五常即五行之性故理與氣皆數五焉不多不少也
五常爲五行之性故五行之氣聚而生人則是氣之性
具焉若本非是氣之性天之生人也予之氣矣又

理學提問

卷之二

三

於氣外另舉之一理而初與是氣不相涉乎哉果爾則天
理雖至美亦僑寓之物矣何以得謂人之性也獨是凡
物皆具五行而粹然之理獨全於人何也禮運曰人者
五行之秀氣是也
朱子太極圖解以五常爲五行之德通書解以爲五行之
性又曰五行之理文集中往往言之大抵朱子之說
源於周子也然自周子以前如水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
神智土神信淡儒已有是說朱子亦亟稱之此豈朱子
無定說乎要之神字即是理字之意漢儒不敢直指爲
理特謂之神此神字當與周子通書動靜章神字一例

非神氣之神也。以此理神妙而云然。爾朱子有一條謂在五行曰木之神在人性爲仁云云。陳北溪嘗推衍之。但其語意欠分曉。恐易使人認性爲神氣也。愚嘗乍讀而感焉。當以通書解及他處謂性卽理者爲正。

周子動靜章神字似兼體用。言卽理之全體也。易大傳神妙萬物之神則程子所謂妙用朱子之所謂理之發用而乘乎氣者也。雖俱屬理上說。與周子亦微有辨。漢儒所謂神當與周子同。雖漢儒未必精詣至此。但不妨鄧書燕說耳。羅整庵因知記不察神字有屬理上說者。惟恐其混於神氣。曰神者太極之所爲而太

理學提問

卷之二

四號

極非神也。此太將神字劃在理之外。恐於周程朱子之說有未細考。處其實經傳中神字當隨所在分之。不得因噎而廢食也。

朱子嘗論木神仁謂木之意思是仁以意思二字換却神字最活。蓋此理神妙雖直可謂之神而神妙自難見也。只見得有此意思耳。其實無此理。安得有此意思哉。意思二字特不實言之。猶云彷彿見仁之理耳。仁主發生。木便有生意。仁性溫柔。木比於金便覺有溫柔意思。故仁爲木之神。義主斷制。金便有剛斷意思。故義爲金之神。水火與土皆然也。

水性寒 火性熱 漢儒謂水神智
火神禮則 寒熱者 氣質之性
也 具所以寒熱者 卽 禮智之理也

亨者實禮之通 陽之性也。陽盛則熱於時爲夏。於五行爲火也。智於天道爲貞貞者實理之復 陰之性也。陰盛則寒於時爲冬。於五行爲水也。且水體內明亦 有智慧思火體外明亦 有禮意思智之是非灼然卽內明也。禮之

理學提問

卷之二

五號

品節然卽外明也

先儒以五常爲五行之性

精矣

此理流行至元而通至利而復亨則通之極也。貞則復之之極也。通則發而動復則藏而靜 動之極必熱靜之極必寒。此所以有寒熱。所以有水火也。觀於亨貞可以見禮智矣。

五常爲五行之性而

在五行中 不甚分曉及

五行之精聚而爲人則氣靈而理之妙 顯矣。其爲仁爲義爲禮智信者 分明可見矣。然在人 謂之仁義禮智在天道 曰元亨利貞至於在物 雖 不外此五行

而似不見五常之妙何也 朱子嘗謂此理如日光日光有在視蓋上底有在墨上底因而推之 又有在窓戶底有在空中底只是此日光也 隨其所在便光景不同耳是故 爲太極爲道者 當空之日是也

映於窓戶 四壁洞明者 在人之性 燦然五常者也至於在視蓋與墨上者 雖同此日光而不甚明如在物之性是也此喻 似與董叔重葦屋之說相發但

是理而喻所在之異致也 天理顯理亦似理源人氣理亦似理源氣理又一般光景 彼就人物而喻所受之偏全此就向因此理在天道在五行與 在人性者同 一理而

理學提問

卷之二

六

覺不同 竊意 此殆如涅槃經所謂牛乳之出而牛酪酪熟生酥酥熟爲醍醐木是一物 必既成酥方見其爲酥既成醍醐方見其爲醍醐也木是一理必在人性方見其爲仁義禮智也後來

審思

此理

以酪酥醍醐爲喻豈非

可以醞釀熏蒸而變

者乎

要之此理雖隨在不同而理未嘗變也但因氣之異 覺光景不同耳如日光之在廳與在墨者窓上墨上光色雖異而日光豈有變哉因記於此以見認理有毫釐

千里之辨

五常即五行之理 人身理與氣俱焉故有義理之性又有氣質之性 二者雖分而氣質之性亦即義理之挾於氣者朱子所謂天下無兩性也設有兩性則性之外有性而義理 有所不該矣學者須看得分明又須看得貫通如以氣質之性爲義理 誤矣如不知氣質 挾義理以成性 又是人有兩性而非一本之妙也且無以見義理之性 無外矣

氣質之性又有兩種 氣有剛柔善惡中五者其體段各不同 如周子所言是也 不論剛柔善惡中之氣 必

理學提問

卷之二

七

皆有氣之欲焉如孟子所言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然兩種皆挾義理以成性也

理有健順則氣有剛柔之分理有健順則氣有消息之機聲色臭味之性氣之消息爲之 亦理之健順爲之也

聲色臭味之性

即張子所謂氣之欲也禮記

欲居七情之一情者人之生意也人非枯槁 自有生意而情動焉如口之於味等是也然果何以見其挾乎義理哉蓋理者生理也有生理而後有生氣生氣聚而爲人則生理 在其中而消腔子皆是生意矣欲者生意之動也實即生理之發也一理流出豈有二性哉

欲者生意之動人但知生意從生氣發不知

若無生理即無生氣何從而有欲乎然使但有生理而不乘乎生氣又如物之枯腐者其理未始不存而其生氣已盡生意亦從而息矣豈復有欲乎人之一身生理與生氣合焉兩者生生不息其機自不能已此所以有欲也但如我欲仁之欲直根生理而發却無可議至如聲色臭味之欲似全是氣之欲矣然天下未嘗有無理之氣也如耳欲聲便是聲音中之理與吾性相通故聞聲而動者雖一氣相感實則一理之相通也故曰聲音之道與性通

理學提問

卷之二

八

聲音中有理理無不具於性者性之理無內外故在外之聲一感而性即通也

聖人不絕聲色之欲者生理從此發現而生意自不容已也豈曰聲色之欲即不善耶惟常人氣濁而偏不見其理而一狗之未免不善耳不然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氣質已不川事何不掩耳閉眼悉絕聲色之御耶而帝典所稱欲觀古人之象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者又何謂耶蓋惟聖人之心氣清而不隔乎理理常為氣之主焉所謂道心為主人心聽命也人心聽命

便是氣質不用事非謂理必不乘乎氣也

聲色臭味之屬不外陰陽聲臭動而陽色味靜而陰聲則陽之陽臭則陽之陰色則陰之陽味則陰之陰此陰陽之氣之在物者其在吾身陽氣常盈而性舒陰氣常虧而性翕陽欲舒則感乎聲色臭味之屬而以陶以迷焉陰欲翕則感乎聲色臭味之屬而以求以取焉此陰陽之氣之在我而為欲者也氣不外陰陽而理即陰陽之所以然故曰氣質之性挾義理以為性也謂氣質非義理可也謂氣質中無義

理學提問

卷之二

九

理不可也舍視聽而聰明何所寄舍貌言而恭從何所見耶無聰明無恭從則所謂義理亦有體而無用也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此懲其末流也

常思人未墜地之時聲色未交而耳恰先具一聽聲之形目恰先具一辨色之體悉此耳目亦緣聲色而有也其後細思品物流形皆理之自然耳如天地之方圓動靜皆是有此方圓動靜之理自然圓動而為天方靜而為地上則垂日

星下則發河岳也

人物之生亦是

有此五常之理自有五行之氣而理一而分分而一則氣亦如之 其中自相剋判焉却自相灌輸焉理靜而動動而靜則氣又如之 其中自相磨盪焉却自相凝結焉於是自然成此五臟 發爲五竅也正與天地之方圓動靜成象成形者無異耳至於既成五臟五竅之體而即與聲色臭味爲緣者 天地之間原是一氣人得之爲五臟五竅 聲亦得之爲五聲色亦得之爲五色以至五臭五味皆然也原是一氣 自有相感相資之勢 此造化自然之妙而亦實然之理也

理學提問

卷之二

十號

大抵不知氣質 所從來則氣質似爲幻化

以剛柔之性言 剛柔 氣也所以剛柔者 理也即健順是也亦即仁義是也惟氣或偏則理遂因以偏見 如得金氣多者其性即偏於剛而義或至於過矣得水氣多者其性即偏於柔而仁或至於過矣蓋仁義即金木之性也故隨金木之偏而過焉彼仁義之未然 豈有過哉惟在氣之中 氣 易於偏又屬有迹而易滯者既偏且

滯則仁義挾於其中而單出之此其所以過也苟能知其偏而矯之使其氣不滯焉 仁義之正不外是而得矣

有義義中有仁所以中正不偏也若單出獨見即偏矣然原來只此仁義之理耳

朱子嘗謂氣質之性便是此理 雜於氣質者此言其精今更以水火明之 朱子論水火之性但舉寒熱 言者

寒熱雖是氣亦便是禮智之理雜於氣中 爲寒熱也故氣質之性非另有一性也大抵寒則澄澈便有智意思熱則醇蒸便有禮意思但在水火 不見禮智而止見寒熱耳更就禮智觀之禮是仁之節文然仁尚渾淪禮則品節畢會盡現 便似火之熱也智比於義又爲退藏義猶

理學提問

卷之二

十一號

有羞惡之情而智則若惡 未起正是是非剋判湛然寥寂光景 便似水之寒也或謂禮之體甚嚴亦有肅然似寒處愚謂此 是陰陽互根火中有水之理然禮之嚴者畢竟是品節畢現處畢現處便似火也此條當在 五常爲五行之性下因論氣質之性非別有一性而附於剛柔條下 然則氣質是性豈不各有一理若無理則寒熱亦不於大抵理是所以以仁爲柔以義爲剛者仁體剛而發用處柔義體柔而發用處剛也就發用易見處驗氣之剛柔未於仁義之理又朱子嘗以仁在胸中爲溫和之理義在胸中爲決裂之理蓋義是截然有定者 惟具有定成一刀兩段無所徘徊

制而在胸中爲決裂之理也朱子又嘗謂義在胸中如橫劍利刃及其發則爲裁制也剛斷剛斷之過即入殘忍周子之所謂剛惡矣此氣質之最失中者然其源便從此決裂之性發出來若無此決裂之性即殘忍亦無根故曰義而偏出之即過也氣質之本乎義理明矣

專言義理之性人亦知義理是善然義理之妙正恐未易窺程子曰性即理也今人說着理字只作一方正死板之物看得了無意味過求其妙者則又以爲即心即理而爲金溪姚江之學所誤此二者之失皆須拈出細辨之性不可見故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孟子教人於四端上

理學疑問

卷之十一

十三號

認取是也獨是四端非他原即此性之發耳故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非判然二物也然四端之發或惻然而動或慍然而動皆有觸輒應靈敏活潑便疑此理在中亦是靈敏活潑之物不然何其端之呈露者靈活如此也然性即理也形而上者也其不落迹象則詩之所謂無聲無臭也其不涉安排則易之所謂無思無爲也故就理而觀道體無爲疑其漠然無情矣就情而觀則有觸輒應殊與無爲之體不相似也何以性情却不是二物耶豈無爲者自靈活而靈活自不外此無爲之理耶

恐看得如此遂指心之神妙爲理也

側隱羞惡各因所觸捷於影響靈敏活潑如此者非理之靈活乃理乘乎心以動也理仍是無爲耳不得因理動爲情遂疑此理是活物也然理無不通通斯應矣理有條不紊斯各以類應矣其實理本非物亦非氣也併非神也超然神氣之表此理所爲無迹也但是確有此理感於可惻隱者必不發出羞惡來感於可羞惡者必不發出惻隱來以其有條不紊便知確有此理惟不得認作活物耳

謂理是活物不可然謂理便不活亦不可也世人知理

理學疑問

卷之十一

十三號

是當然確不可易便認得方板死煞了如此則理便似一塊然之物靜者不復有動動者亦不復有靜如此則理便有體而無用矣不然體用判爲二物矣性即理理只是一個當然而已固非物也然既有理便有有體有用未發者便是體已發者便是用譬之水火熱者是火之體熱之燃物處便是用濕者是水之體濕之潤物處便是用假令無用則是無體而已假令無用併無體則是無理而已此惻隱羞惡從何而來用今試觀惻隱便不是羞惡羞惡便不是惻隱且惻隱

羞惡發之過當心便不安 可知發者明明是理矣此理從何處着根耶又可知未發之前不是虛無矣故曰性即理也性之動而為情則此理之用也有體便有用故有靜便有動也此論水火又變為熱為濕者亦是就體發尤易見處說使理而無 固是死煞不活 然使體用 判為二物亦不見此理之活也即其體中 其用已具即其用中 其體已現體用雖有分 却是不相離此乃理之所以為妙也如未發之前未見惻隱羞惡也然所以惻隱羞惡者已具矣不待發而始具也已發之際固觸之即發亦不待安排而後發也然當其惻隱非即此所以惻隱者之形現乎當其羞惡非即此所以羞惡者之形現乎惻隱羞惡是情是用而所以惻隱羞惡者是性是體體在用中現用在體中故曰體用一源神妙不測而不得以理為不活也但不是活物如神氣之有主宰有運用耳故曰無思無為也

理活而無主宰運用心活而有主宰運用理超於神氣而至神心至神而不出乎神氣兩者俱神俱活却有辨也

未發之前非不欲發也不欲發 便是欲 欲便是已發矣 非不能發也不能發便是死矣 滯矣又非無可 發也無可 發便是虛無矣不是虛無而實有

這理但未之發也故周子謂此時為靜而無靜 以其未發故靜 以其靜中是理存存故謂之靜而無靜 無靜之為言動者在其中而即此動者之未動也夫動者未動因 成其靜則靜中 豈是死 是滯又豈是虛無也哉觀周子之言可 知此理在靜中之活矣使靜中 不活何緣感物而發耶 及其發也便屬動惻隱羞惡明明活現而動 當惻隱 即惻隱當羞惡 即羞惡 然此惻隱羞惡雖 動而其當 然之則 只素定也故周子謂之動而無動蓋其動者 即此靜者顯現是以謂之動而無動也動而無動故不膠於動而此理之活又可用於動中 觀矣動靜皆活不膠於一偏故周子直謂之神 但非神氣之神 因此理之妙 目之以神耳要之此理 以活故妙 以體用不相離動靜互相根故活使性不發而為情或性之與情判然二物則此理直是死板 而不足以為妙矣已發時惻却只未定者則動而無動可見 素定句愚原本作又何嘗動四字因黃公批此句稍與中和舊讀相類故改作素定二字誠更穩當

惻隱羞惡 便是 仁義之理發現 具體在靜中可存而不可想

想時便是發也 不可想而未始不存 故曰靜而無
靜及其發 爲惻隱 羞惡 分明是動却 不涉杜
撰不費安排 本然而然者 故曰動而無動即 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言 已活畫出個神字來

若不是神則動膠於動 其動也無靜矣
靜膠於靜 其靜也無動矣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 也
認此理 作硬板不通之物便似心之神明反勝於理

理學疑問

卷之十一

十六號

時 未嘗死 亦可謂之靜而無靜 其動也 非理
以主之則 紛擾不寧 全無靜意

惟 主於理則雖一日萬感 自無紛擾之
患故所謂動而無動者惟理足以當之

動物 也謂之塊然 不動不可也惟周子動而無動
二言最盡

自程朱以後不爲金溪姚江之學者皆知性之爲理

即未免以不動者爲性

要之一味說不動

則與天下之動宜不相資而心之動時乃挾
一不動之性於動中 其流之弊將 味乎動靜之所由
然而勢且以動爲妄 矣

嘗見臨川吳氏論太極謂 初無體用之分但動
靜中太極皆在如此則孔子所謂太極生兩儀與 一陰
一陽之謂道 俱不可解矣即周子 太極動而生陽
及動而無動又非不動之旨皆無落着矣但此理自難說

理學疑問

卷之十一

十七號

蓋動而無動者即程子 直上直下 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之意蓋動中之理在未動 時已定 此何怪

疑其不動也不知動而發者 理之用靜而未發者
理之體有體有用 自有動靜 但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雖有動靜而非即此動 靜者耳吾嘗因仁是生理而

細發理 所以有動靜而生陰陽之故已見於論仁中
張子之學本不敢議然其論性 常爲程朱所不滿蓋亦
以性爲不動也昔程允夫 舉張子之說問曰張子云天
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張子之
意似謂冰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冰之性未嘗動氣聚而

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喻天性也

朱子答曰程子以

爲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爲此等發耳視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據此則張子性未嘗動之意朱子以爲過矣而近日緣書陸公 讀朱隨筆錄此一條乃批其後曰張子冰水之喻似指義理之性言不指氣言而朱子謂其過不知何故然則陸公亦以義理之性爲不動也竊謂義理之性非動 靜者然即所以動靜者也故曰太極有動靜若非所以動靜者 動靜雖屬氣而理與氣全不相資 即情亦何以爲性之動也愚已詳於論仁中

理學疑問

卷之二

十八號

動靜故有聚散若一味不動則聚散無根不幾於幻耶

性即理也理

有體有用故有性有情

情即理之動也但理之妙 乘心之妙而見 天下無無理之物而有無情之物者如瓦石之類 雖有理而無心也無心亦不能感矣詳玩朱子之說大抵以爲能感者是心具所以有感者 是性及感之而動則爲情矣情固是性之動但動時心已用事而心者氣之精爽 畢竟是氣也理乘氣動氣隨理動 氣易於偏也氣涉動物理不能制故情不能不失其正也若論其本然 情只是善能感者 是心其所以感者 是性

程子曰感非自外也蓋有性

在此方感物而動譬如有人在此觸物便燃有水在此觸物便潤有仁義在此觸物便惻隱便羞惡仁義性所以 感物而動者性 在內 物在外 然在內之性不是別物只是理也所謂理便是在外之物之理也舍物理 無以爲吾之性矣物理即吾性之理此天下所以無性外之物也如父子君臣物之在外者也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便是吾性之仁義也吾之性初不外此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也推之五倫莫不皆然細而至於三百三千 繁曲委重之數其爲當然之理皆是吾

理學疑問

卷之二

十九號

性之理也 吾性之理即物理此性所以無內外所以感物而動也

性 何以必具物之理

天地之間只是

一理 在物則爲物之理在吾則爲吾之性原非有两理也此吾 性所以不外乎物之理 物 理所以不外乎吾之性也 但在吾者全 物或 氣偏而理不全耳 而氣正而通物氣偏而理不全耳 天下無陰陽五行外之物 其所以爲陰陽五行之理即

辨於吾性之健順五常 故性無不該

允物皆有性

不外此健順五常之理

而以求之於

物 似有難通處

但若先備所

舉馬之性健牛之性順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
豸之報本雖鳩之有別此等固明明可見 與人性一類
也然 天下 物性又不盡 如此其柰之何大抵天下
之物即至無知如昆虫草木皆不外陰陽 所爲是以皆

理學疑問

卷之一

二十號

不外一消一息一動一靜也具動而且息者便是具此健
之性 其靜而且消者便是具此順之性

則天下之物理亦盡矣如吾性之仁義禮智亦
只是一健一順而已仁禮健 義智順也詳考朱子之書
自見

愚初疑朱子以健順與仁義禮智一例言 則皆是形而
上之理也 味健順二字似有動意似但可言神氣向可
以言理 不知乍見 有動意者乃健順之用朱子所謂
理之用而乘乎氣者也若健順之體 雖曰靜而無靜而
初非動物也大抵此理實而不祇處便全體是健仁者陽

之性也 即此實而不祇之體却是中正恰好者又即見
其順而爲陰之性也蓋 理而分耳 又分之則爲五常

今五常之智 不善得之亦似是心之知覺耳知智

是性是理不單是心之知覺則健順自是理而非心 矣
理從用處方可見而理之用乃乘乎心以動便似
動物矣健順仁義禮智之名原是因其用而名之
爲是氣之所以然是謂之性 已自不脫氣說與 空

舉泛論之理稍不同故程子曰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打破健順二字則於天下之物性不可以五常通者未始
不可以健順通

然此亦急迫難看惟涵泳於中者 久且熟始覺分明

理學疑問

卷之一

二十一號

耳

物理不外吾性不獨昆虫草木可見 即 枯朽瓦礫
亦自有理朱子蓋嘗言之而於瓦礫猶有 未詳 此

一處有礙即無以見性之無外矣蓋 瓦礫亦有
理 豈 性外之理乎瓦礫 方凝而成便是義之收

斂其堅而實便是貞之正固具塊然 不動便是陰之性
順也瓦礫如此 况於有生氣者乎

吾性之理即物理 天下之物理多矣大而天地細而
昆虫草木皆各有理自人言之 大而五倫細而 三
百三千各有一理 千條萬派用各不同而皆具於吾性

之內此豈其填委堆積如市肆之居百貨乎各有頭項各有來歷不能相通而繁然雜湊者全無統紀乎如此則是二水而已矣則是聖人之泛應曲當者止多學多識而已矣不知天下之理森然之分雖萬有不同其實只一理也

萬理只一理故性具萬理無頭項雜湊之嫌但性只一理者正指未發之前內無感觸端緒未見條理未分渾然而一理耳竊見先儒論未發以為有思便是發有知覺亦是發試思此心寂然無思併無知覺之時杳乎冥乎何從知此中之有渾然一理者乎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十二

又朱子謂未發時此心須醒在這裏不恁地困蓋湛然如明鏡止水者此未發時心也未發之前理既不可見而湛焉而醒者又只似此心空明之本體

此時為空

則義理為後起妄生分別之端

也

試觀未發之前此心湛然寂然端緒未見畢竟此湛寂之體為正乎不正乎偏乎不偏乎必曰正而不偏矣夫正而不偏者非理也耶程朱

所謂亭亭當當者非耶不止既非理而理有端緒即偏倚一項不足為萬化之源非中庸大本渾然一理者也其謂之一理必其端緒未見條理未分故渾然而一焉此必屬未發之前矣當此之時氣不用事心理為一本難分別故於所謂正而不偏亭以當也者理固宜然而心亦如是也學者於此時實難見得親切不若即理之萬分散於事物者一一窮之辨其萬分者之不出一理庶幾心有把握而涵泳之久渾然釋怡然順矣

乃其所謂萬殊性只一理未發之前固如是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十三

者豈必於發用後此之一理始變為萬殊乎虛齋蔡氏解一貫曰在心只一理在外有萬理近日講家亦曰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陰有陽有虛有實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如此則是一在內萬誠在外吾夫子之泛應曲當者特因所感不同而別其方法焉吾恐所謂方法者特心意變化非此理之本然也夫子又何不曰吾心一貫必曰吾道也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理無一不具於性之內也以此觀之諸家之說恐不敢信矣然則如之何程子曰理一而分殊謂之分者

蓋謂非有萬理 只此一理之內 各有其分也不待發
用之後 此一理始變爲萬殊也諸家蓋因註中有用各
不同之語遂誤認此萬殊者 爲用而不知用固不離體
也體雖一本 實具萬分此用之所以有不同此體之所
爲無不該也故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應不
是先已應不是後亦可曉然於萬理皆性中素具矣此最
程子 大義微言 朱子探入近思錄者 蔡氏

於此 亦憤憤 何也講家又謂忠是盡處一
恕是推處一如此 是又併 發用之萬殊者而指爲一
豈非以此萬殊爲一之所變化而萬非素具也特因所感

理學疑問

卷之十一

二十四號

不同而改頭換面以逐事物之宜 乎 其爲一理者亦
幾於幻矣何以解於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之語乎

或曰一既萬分何得爲一曰萬

雖森然一固渾然也森然者 渾然中之分耳朱子論仁

曰一個物事四腳撐在裡面試問此 思之

一實萬分萬只是一此性之理所以爲至實 亦所以

爲神妙 也譬如一個物事 必有四向 然有四正則

有四維

於四正四維之中必又各有其

四正四維焉此所以一實萬分也就中 察之 其森然
各異者又必各有 參互錯綜之妙 其參互錯綜 仍

是森然各具者特未曾發用 要未始不具也且又何嘗
非渾然一物哉此最出象之喻而以理求之 如仁統四
端 可見矣朱子嘗 曰仁爲心之全德就仁中却分
仁義禮智四界蓋只 分界耳未始非渾然一仁也義禮
與智皆是仁但又各有其分 故曰一個物事四腳撐在
裏面朱子又嘗謂一物中具有五行則又知理 不單行
也 仁統五常 五常中亦各具 五常此性之所爲
萬而一一而萬者也仁無不統固易見矣姑以義言之如
有一事 義合當做即以義爲主 然仁禮智信亦必兼
具焉乃得成義也即此 求之則理不單行而一實萬分

理學疑問

卷之十一

二十五號

者可推矣即其錯綜變化 因時制宜者亦皆爲本然之
分所自有初非人意 所安排也要之所謂萬分者

不在一之外又不是刻定死板之分亦不是籠籠模糊之

萬分又只是渾然一理 乃見性之妙也大抵須從仁義

禮智分觀之見四者 何以異又見四者之中何以各有

仁義禮智幾幾分曉耳

論性不明 多何以爲性在未發中只是一理 發用之

後乃有萬殊 不知朱子固屢言性有仁義禮智四者矣

又於論仁之際謂一仁中便具四界 以天下原無不義
不智之仁亦無無禮之仁也若不義不智而無禮 分明

是不仁 可知四者自不相離也惟 不相離則知四者之中又必各具四者 而千派萬類皆性中所自具也不然程子何以謂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而朱子又何以謂未有此事先有此事之理耶愚因以一物四向譬之蓋謂四正之中即具四維而四正四維之中又 各有其四正四維則一中有萬而萬只是一 可見也但性之大綱固 有四矣而所謂四者却非硬成四向角立不動之物 要之四者統之只是二所謂健順是也又統之只得一謂之性亦謂之誠是也故朱子 又嘗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若要細分 當如易樣分夫以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十六號

四而分之爲八則八 已具於四矣是知四之具於二二之具於一 不待辨矣此性之所以無不具而仍然只是一理也豈有塊然四向之性哉性之一理分而爲二二分爲四 遞分之以至於萬 雖分之又分 亦是從太極分兩儀來 故其所以分之之法 只是起初 統體一太極而分兩儀之法分之而不窮 是故凡有一 必具二焉凡有一只是此具二而爲一者焉此天下之物所以萬有不齊而必具乎陰陽也吾性之理所以萬變無方而必具乎健順也具二於爲四 遞分之以至於萬則萬 已具於四矣

所謂四即仁義禮智是也其二分爲四則四又 已具於二矣所謂二即健順是也然健順二者固一理所分 而其分也 豈是一物而從中分之哉果爾則是一扇陰一扇陽合而爲太極也而兩扇並對陰陽 各爲一頭健順各爲一本必不相攝而判然殊途矣豈復得爲一理之妙哉要之性只是渾然一理也此理全體皆至實 只是健之體也此全體至實者又是中正恰好之理則 見其爲順也順即中正之謂乃健體之本然 故健 足以統順而非別出一順以與健 對也但不分之爲順則亦無健之可名故未分之理渾然難狀但謂之極而已如乾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十七號

備四德乾 只是健 而四德皆備 則健順已無不具矣蓋四德非他原只 就乾健之體而分之爲四也此天道之所以無不統也昔 范伯崇嘗問朱子云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 答書然之 朱子於乾卦剛健中正節本義又痛發明之易經大全小註 謂趙善譽嘗疑乾偏於陽 本義之旨正所以破之此其爲說 已甚詳矣顧近日緣書陸公於伯崇所問朱子所許 猶疑性是人人所同 乾與坤則便不同豈以乾是對坤而疑其或偏耶豈剛健之體不足於中正耶此最義理之本原不可以不明辨也

陸疑乾 有對而偏則其認太極之 全理 將以爲
健順兩扇對立乃不偏耶何以見渾然一理之妙耶
但觀天下無不義之仁則健順之爲一理明矣但又自是
且有二者之分耳

以氣 言之 天地原亦只是一氣而地則氣之渣滓耳
此一而二二而一之實證也即氣可以觀理

不善看之則以爲性之統健順五常 似性爲一空物而
中包此二五之理 不然則 性中健順是各半 或對
立或參互而爲性之一理 又不然則以爲一物而有首
尾之分 理之運行處固 相爲首尾如四時之循環是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十八號

也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程子 謂無截然爲陰爲陽者
正以健順不是二體 耳此處看透則性中萬理具足只
是一理而一理之中自具萬分者乃其本體實然不待發
用而始分矣 對立則兩參互則混皆非也
合下有兩渾然只是一耳

林黃中謂太極包兩儀似 指兩儀合 爲一太極 朱
子嘗痛闢之蘇氏易解謂一陰 陽未交爲道則是道之
本體似有塊然兩物對立也不然既有一陰一陽矣 又
判然未交此 何情狀耶蓋學不知道而以意揣之其誤
如此細玩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及周子動極復靜靜極
復動之言正是 健順不是二體 耳

健順不是二體故理無獨立無單行而驗之天下之物

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且健順不是

二體則既不獨立矣而其流行之中雖陰陽動靜各分一
時然亦動中有靜靜中有動體用不相離 不是單行也

此可知蔡西山先有流行後有對待之言終爲未的不如
朱子所謂難分先後者爲當也但西山當日既執其說以
對 朱子卒未嘗復以一言發明之後學恐不免誤信西

山之說也 流行中固有動靜然流行總爲動對待總爲靜二者又常互根
如何分先後但當日西山執對朱子不啻至今便是五百餘年
疑案也

健順不是二體則二原是一也然乃渾然之一非兩合之

理學疑問

卷之二

二十九號

一 而一 又必具二焉此性之所以必分爲健順 健

順之所以必分爲仁義禮智也健中則必有仁有禮之分

順中則必有義有智之分 至仁之惻隱義之羞惡則

仁中又必有惻與隱之分義中又必有羞與惡之分何者

一必具二故也如惻然是初發處然方其惻然而發即又

必有隱然內痛而難發者此一念之中必具陰陽之二端

也羞已之不善則必自惡已之不善矣惡人之不善則亦

必代爲之羞矣亦一念中有陰有陽故也惟其如此此理

之所以無不分也然惻隱只是仁羞惡只是義義又只是

仁原來只一物耳何者健順不是二體雖分之愈分亦只

是一物也一必具二而二非二體焉觀理之妙者要不出

此言矣一必具二此理之所以無偏而不該也二非兩體此理之所以純而不雜渾然非出於渾合也謂陰陽各半

合成一理謂不陰不陽有物混

成一味空寂謂都無陰陽

言古今只此數

而已矣林黃中亦不曾明說陰陽各半合成太極但彼謂太極是包兩儀便是誤

認太極之體爲一半陰一半陽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三十號

理學疑問卷之三一刻

華亭黃石牧先生鑒定

連城童能靈龍傳著

仁義禮智附見

孔門但言求仁之方未嘗直指仁體惟孟子仁人心

也指點痛切但似心理之分未見其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分明可想仁體矣然猶是從流溯源非直指其本

體也自後

漢唐諸儒指愛爲仁則竟以情爲性矣及程

子出始曰仁者生之性朱子又加詳盡曰仁者愛之理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一號

心之德

朱子解仁字最詳且確然愚竊觀之最難看便

是愛之理三字也若只圖圖說過謂有此仁卽有此愛有

此愛是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

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後合攷看愛字中如何

見得有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爲確解耳蓋大凡謂

之理便只是當然之則至中至正者而已至中至正

似乎無情何以發而爲愛乎卽曰斯理之端見於日用之

間者必有中正之節如此則使人不敢逾越乃肅然

恭敬辭讓之心禮之發現也仁將何以別於禮乎雖仁

禮不是二物然自各有具分也使偏偏而無別即五當之名皆贅矣又或有時以不中不正者觸動此中正之理又當發而為羞惡矣仁何以別於義乎如以此中正者照乎不中不正者而是非以分則是智之端也仁又何以別於智乎仁雖統五常而其獨發而為愛者乃所以別於義禮智處也禮愛之未發 只有此理此理又只是當然之則至中至正 而已 幾疑其漠然無情矣何以惻然油然而愛乃根於是理而發乎故曰愛之理三字難看也或曰仁性也性即理也理則至公故視萬物為一體自然無所不愛也不知論仁須先論愛一層然後到無所不愛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二號

一層朱子辨之 詳矣觀其與南軒先生書內自註數語曰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為仁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且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愛乎此言殊痛快也龜山楊氏嘗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朱子已於仁說中辨之

論仁 不取程子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之說

整庵羅公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三號

獨有取於渾然與物同體之言不知程子與物同體之言特謂仁之體段如是 非即以此同體者為仁之本體也朱子嘗謂程子此段語說得太廣學者難入故其與南軒先生論仁往復諸書皆不引 此條止據生之性一語立論其意固可見 體段如人身之長短肥瘦是也木體如血肉之繁異於木石者是也論語欲立欲達一節朱子以為論仁之體 亦只是體段非本體也 本體則是愛之理 在此章即為欲字之根假如欲果無根 何緣有欲 已且不欲立矣何問立人已且不欲達矣何問達人故人已無間處只是本然之體段其欲之根乃所謂仁之本體也

愛也欲也惻隱也名異而實同皆所謂情也 惻然而動油然而不容已乃人之生意也假令無此惻然油然而情便是朱子所謂堅硬如頑石者便是死人以見 是人之生意其生意之根抵則仁也而仁爲生之性不從可推哉然性即理也今 掉下理字未免誤認此惻然之情爲性 粘着理字則理又只是中正之則疑於漠然無情者果何以發而爲惻然之愛

仁統五常則愛字不足以盡仁但不從愛上看 仁之界限又不清楚無以見其別於義禮與智也故朱子但嘗舉程子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之說論仁嘗教人只將此

理學疑問

卷之三

四號

語體認謂不須外邊添入道理正恐添入便侵過義禮與智界內而仁之本體益不可見也故遂又加親切訓之曰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亦可知愛是仁之本身正而其未發之前原只是愛之本體此仁之所以發而爲愛也又嘗曰仁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此等語皆是見得仁爲未發之愛處然愛之未發時其所謂愛之本體而得各之曰仁者畢竟是何情狀乎朱子又嘗直作形容曰萬然如春陽之溫泛然如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細玩此二語誠 分明畫出一個未發之愛 但春陽醴酒又熱只是一腔溫厚慈祥之心

雖於此可認仁爲未發之愛却恐未得便以溫厚慈祥之心便認 爲理也蓋仁原是心之德惟心具此仁之理故有此溫厚慈祥之心未可便謂此理是溫厚慈祥如春陽醴酒者也若便以此溫厚慈祥之心直認爲理無乃心之與理殊無分別乎愚而未見朱子此說時嘗只認仁爲理殊不見理所以發而爲愛之故及見朱子此說時又甚疑仁之爲體只是溫厚慈祥之心與理字不相似也

厚慈祥之心便是仁之德若割析理氣則理只是當然者雖說溫厚慈祥

殊現成說則溫

程子嘗言仁者天下之正理朱子謂此語好但稍疎不見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五號

得仁須是說仁者心之全體便有個天理在據此則須理與心合而言之乃見得仁也所謂才說性時便是此理此理在氣中是也然曰便有個天理在畢竟仁自是理之在心者非即心也理則只是當然至正者而已此至正之理在心何以便得溫厚慈祥如春陽醴酒乎講學者定須別出心與理分處看之方不悞矣

或謂有此正理在心 自然廣大寬平惟廣大寬平自有溫厚慈祥之意此似亦可見仁體 然終是說得寬恐便是專言之仁非偏言之仁也蓋說得寬便統了義禮與智在內如齊莊中正是禮之德亦只是此正理在心便有此

德也須是見得仁單是溫醇乃對乎中正者言之然却只是正理底爲貼切愛字亦貼切理字耳朱子論仁常分截界限如此

仁本是正理正理在心便如春陽醴酒之溫醇者蓋以此理生理也生理者發生之理也

在四時 爲春 在天之四德則爲元春王

生物而元乃天地生物之心所謂萬物資始者也人得之即爲仁耳但謂之生物之心則心字又似合神氣 言之

只似生機之 動生氣

理學疑問

卷之三

六號

之始流者而已殊不似理之面目也

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生物之心正是合虛與

氣之名也然論理則又須折開虛與氣而單就太虛上看此理如何便能爲生物之本方清楚也

愚嘗認元之爲理

以爲不易見 乃從元之前後 推之蓋元之前爲貞貞

者正也便是正理也元之後爲亨亨之道在人性爲禮乃

有節有文而中正不偏者也觀貞與亨皆可見其爲理矣

九豈得獨屬氣而不屬理乎大抵此理當靜藏之時生

氣已缺 生機未動其湛然獨存者止此至正之本體而

已是之謂貞易所謂利貞者性情也正是此義及其發現

之盛 支分派別品節詳明當然之分燦然以呈而其爲

理者益見焉故亨與貞皆可見其爲理也性元則生機已

動而非復靜藏之本體又具品節未明 仍只見其渾然焉此元之爲理所以獨爲難認也蘇氏易解亦以爲元之爲德不可見雖爲朱子所痛闢 其質誠不易見也但蘇之意所謂不可見者若以爲杳々冥々 則是邪說耳

前即此 細思之 一可悟朱子教人從最末嫩處最和粹

處與最初處認仁之旨 愚因論仁字而認元

之爲理 不易見也 朱子論元字 又即以仁字與

春字勘之然則元之本體正面 似是難作說也

天道之元雖無不統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七號

然四時分見 元至於春春時生意發動亦如仁之生意

發而爲愛也程子謂理氣發處乃情也蓋到發時 氣已

用事天地與人都一般非謂氣中遂無理也今若從發生

之中認元之爲理 如草木萌動生能萌眼而青黃碧綠

各有定色桃李梅杏 各有定體森然不亂乃知生生

之中原是此理發現不止是氣爲之也天地之發生是此

理則人之生意油然而發不是此理發現可知愛根於理

理自動而爲愛也 此理固是發生然

此理不流行亦不發生 元之未發生時生意未動卻只

是貞及其發生之盛 又是亨了惟元則正屬發生之

只見生意 尚未現出品節也蓋元亨利貞本只一理
惟貞流爲元乃見生意焉顧理 發爲生意不得即認生
意爲理也但貞不流爲元則所謂貞者雖曰正固
何自而有生機之動生意之發乎

意也大

說理如此外有以屬支離但恐不分歷次
又未免割裂想所貴于明辨之詳詳之亦此

以流行 言 元即貞之流出者 以統體 言 元固
爲仁貞亦是仁本只一理也 貞之理流爲元至元而生
意始動此愛所以獨屬仁也 貞元既一理則亦只是正
理 只是正當不易之則 何以却有不流 耶此又

理學疑問

卷之三

八號

須知理之本體原是生生 不息者也認得理之本體原
是生生不息 然後知此理所以有流行之故

所以能發生之故

仁之在人所以爲

生之性而愛所從出也但說到此理生生處生二字又
似心似氣而不似理矣此最是講學切要處

理 何以生生不息 先儒 未之明言故存

疑猶謂宋儒說理有不說得十分了了處恐正謂是

不知理原有生生不息之妙則於程子切脈可以體仁之
說亦 不知其所以然

愚初認生理二字不見理有生也不息之實妄謂理只是
事物之所以然 允物之生豈無所以生 生之所以

只是理因謂之生理耳不知理非具生生之妙何

故得爲所以生者乎又竊妄謂理不能生因理有陰陽

陰陽之流行不已所以生人物也 不知理無生也之妙

即此陰陽 從何而生乎且理非生陰陽者理與陰陽宜

不相資 何以爲陰陽之主宰乎 朱子 謂精

粗本末 只見一貫 豈有氣自發生理只不生而可謂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九號

之一貫者乎

理之生也 不息者觀太極圖說 可見 太極圖說云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夫太極者理

也動靜者機也陰陽者氣也氣固生也而不息者也然氣

之不息本於機機之不息本於理 理非氣機也而理乃

氣機之所以生也 不息者理與氣機本末精粗原是一貫

則理之生也 不息 可想矣

太極是理理非動靜之物也周子直謂太極動而生陽不

知何以 直謂太極之動即朱子嘗云動靜非太極所以

動靜者 太極也竊謂太極是理理便是中中正正之理

從中正中思之似全無動靜意 何謂太極乃所以動靜者耶又曰動靜陰陽皆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 竊謂動靜既非太極却云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 是太極乃所以動靜之故也故又嘗曰謂太極含動靜以本體 言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 言也此語尤加詳矣然 本體含動靜流行有動靜說來終似一物之動靜者在天地 只似氣機在人 只似心 何處見得此含動靜而有動靜之太極却不是氣不是心而是此中正之理耶

此乃義理 源頭只因纖悉

理學疑問

卷之三

十號

不分明故金溪姚江之徒 得

朱子

抗衡數百年間

互為消長 只是爭此處也

動靜是太極之動靜而動靜却非太極朱子 說到此以下諸儒 無一語發明使人可以曉然無疑者

雖知太極是渾然中正恰好之理却不 實見得理所以有動靜之故

愚謂於論仁是生之性 性却只是處細細辨之 以候世之知道者 太極所以有動靜之故 性理大全朱子大註小註及諸儒之說皆似未有一言直指使人無疑者

不知太極 本體 合動靜而流行 有動靜之故

即不知此理 生生不息之妙而仁之為生之性愛之理

不可得而識矣 仁本是理 而

自是生生不息 故為生之性 愛則生意之油然而

理學疑問

卷之三

十一號

容已即此理之發動 也如草木之萌芽生意躍出故謂

仁為愛之根也不然仁只是理何以不即謂之理 別

名之曰仁耶但此理 生生不息者於太極本體含動靜

流行有動靜見之至於太極之 含動靜而有動靜

者 又將何以實見其然耶愚竊觀之 當於太極 有

體用而體用一源處察之也

竊見臨川吳氏論太極 謂太極本無體用之分

朱子解太極圖

云陰靜者太極之體所以立陽動者太極之用所以行何得謂 無體用之分耶且太極 理也天下惟無理則

已矣既有理則明明有一中正恰好之則矣何得謂無其能耶有體則有用矣有體用則有動靜矣而吳氏之說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動靜者皆氣機之圖關有動時有靜時不知此氣機之圖關動靜者從何而來耶又曰方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為太極之用則是太極之體用反因動靜而假借得名也蓋吳氏之意惟以太極為無動靜故遂併此理之流行變化動靜者皆但指以為氣機也如此則孔子所謂乾道變化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與夫朱子所謂太極涵動靜之蘊所謂天

理學問

卷之三

十二

理流行者其說皆無謂矣要之此理固非動者也然昔人以爲流行變化動靜云者正以其有體有用故也體用雖有分而實不相離體中具乎用用不離乎體程子所謂體用一源者是也惟其一源故體與用常相合體用相合則此理自生生不息而動靜之機有不能已矣是故觀理之生生者於有動靜觀之又不可於有體用觀之尤爲可見也

體用 即體之用體 用常相含

體 即用之

據吳氏之說謂太極初無體用之分 不知其所謂動中亦在靜中亦在者將 爲無體耶將 即體即用而即用即體耶此始見理之發用在動中者原 不是動物遂不敢指爲用也又以其已發現之故 不敢指爲體

理學問

卷之三

十三

也因謂之體用不分耳 或曰據延平朱子論太極語及朱子中和何時何處而非用又何時何處而非體耶此吳氏所據以爲無體用之分者耶曰中和善說朱子嘗自以爲非是矣至於延平之語 又朱子所開於中和善說之前者亦可知其未的矣夫抵觀朱子之說則四時雖皆流行而春夏發生即爲用秋冬收藏即爲體也人則已發爲用未發爲體也雖有時以靜爲用以動爲用如朱子所謂現在者爲體之說然要自有體用之分也 細玩體用原來是分但自是不相離其未用之時用已具於體中其方用之時體即現於用中此所謂體用一源也吳氏不察此義而 失其生生之妙且 其說之所至不獨 此理 體用 不分則亦 不知動靜之所以然 而所謂流行

變化動靜者皆 在此理之外 天下之動皆與理不相
資矣 吳氏之弊
蓋至於如此

說竊恐其貽誤不小也 性理探源諸說往往雜而不純而得朱亦有未定之說說作一處使人惑亂者須辨之

又嘗見羅整庵文集以實理為性以明覺為心 可謂分
曉矣但即以實理為體 明覺為用則非也明覺是心是
氣何以理為體以氣為用乎朱子 嘗先以太極為體
動靜為用後來自謂其誤乃改之要之理與氣各自有體

理學提問

卷之三

十四

用也但理之用即乘氣之用而見無兩時無兩處 人遂
混看耳不知若單指理為體則是看理為有靜而無動者
與氣不相資矣 不見動靜之所由來氣機之所由生
矣大抵朱子而後講 學者既混理氣而一之 分理氣
者又 以理為不動為本體而不察理之體用兼備焉此
是諸家之病 也然使 如其說將何以見
此理 生生之妙而實為陰陽四時百物之所以然者乎
人只認理為事物之所當然須知原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有當然者便有所以
當然者發用是當然本體是所以然也

天地之間動靜皆機也其所以動靜者理也理即所以動

靜者 可 想見此理生生之妙 但從動靜上觀之
猶覺理與氣機混然難辨或有 理似動物之嫌若從
體用而觀則絕無疑於動物之嫌矣

動靜 於有體用觀之 至於 體用 又即從

動靜上見 如天動而運於上地靜而處於下此其一動
一靜何以各止其所乎春夏動而發生秋冬靜而退藏此
其一動一靜何以各按其節乎豈非有中正恰好之則為
之樞紐者乎此即所謂理也即所謂太極者也夫動靜之
中明明有一中正恰好之則 豈得謂無其體耶有其體

理學提問

卷之三

十五

則必有其用 其用雖未發而即其體中已具之矣如體
中而不具乎用則天下乃有無體之用而用為幻妄

既已 幻妄即宜顛倒錯亂而不
定 顧惻隱羞惡之屬 乍然感之 自有條而不紊焉
可知其發於外者皆素具於中矣其中 素具此惻隱者
即仁也理也發於外者素具於中可知體之當含乎用也

體合乎用則其為體 雖曰確然
不易者然亦已自非死而非滯矣其為生生之妙可想矣

生生不息之妙乃其本體自然之妙此理 所以為生理而仁所以為生之性也生之性即生理生理即是中正之理而生生不息焉是為愛之本體也

根而不已也

體用相含 動靜之所以相

則機之所由生者

但到動靜上便屬機理

於動靜相根處可見

生生不息之機 於體用相含處尤可見所以生生不息之故

理學探問

卷之三

十六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看來所以一陰一陽而不已者

即一體一用相含故也

或疑性體而情用若如此說 是一性一情之謂道也恐道只指性言情對性不過應酬情者

性之動若性不動 為情則性必無體

夫何道之有所謂道正是

一性一情體用相含生生不息者哉故中庸未發已發中和對證不可缺一可

見 又未子嘗謂仁是未發之愛則性正是

未發之情 豈可謂道是不發情言之

周子曰一動一靜二為

其根所以動靜互為其根者即一體一用互相含故也惟

其體用相含此道體之所以生生不息而水流物生乃得

謂之與道為體也仁在人心便是所以水流物生之理人

之疑者以為此理中正不易遂謂其無動靜無生生之妙也吾竊謂惟其中止不易所以有動靜所以生生而不息也何者惟中正不易故 確然有體也有體則

有用矣有體用則有動靜矣體用一源無時而不相含也

亦何時不生生也哉

大抵川便是體之發現皆便是性之發現陽便是陰之發現今但見發現者不是動物而遂謂

道只是不動又見動者有時而息而遂謂不動者為常體也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則顯者亦是仁藏者亦是仁用也程子論易嘗曰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更有其理今乃以安排定不疑易者始為理何哉此朱子而後諸儒之誤久矣

如以理行動靜 即疑理為動物則始以一不動之物言之如筆視是物也不動 也無氣機之可言也然筆視之

理學探問

卷之三

十七

用不可互易者彼各有其體 也則用之具於體明矣

體之含乎用亦明矣視之為物尤為鈍滯然其體塊然不

動而所以為視之用即於此塊然中存焉

且視或有時不用而其用 何時不具於

其體其體 何時不含乎是用也哉是故其形雖死 其

理之體用相含未嘗不生生也理之在一物者如此况其

全體之在吾心者乎竊謂此事最淺 有無窮之味世有

知淺深之一致者乎殆將許我矣

朱子論通書動靜章神字即顯用上說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木義日用者機緘之妙夫藏者木是

體而云機緘云用者主靜之體妙用具焉

此亦可見理在靜中生生不息處不然一靜便死了

何由更復發動耶且動靜不相資判然各出豈不成二本耶又朱子嘗論易有云寂者無時而不感也者無時而不寂此非謂感於外物之感也乃謂其體用自相感也體用如何自相感正以體用無時而不相舍也若不從體用相舍上看則但可謂寂者有時而感何云無時而不感耶

以理

體用相舍

動靜相根

寂感相生其間不容一髮之斷絕天地之妙盡於此矣

理學疑問

卷之三

十八

於此可悟生理之說便可以識仁體但須知體用動靜寂感又原來是分而不混耳

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朱子所謂靜則太極之體以立動則太極之用以行此等處皆是言理有體用體用有相舍之意但水管直直指旧體用相舍即為此理生生之妙耳

先儒看得理熟了說來便平常無迹愚則揣測之見必反覆推之方可究其實

太極是理理所以有動靜者正以理必體用兼其而太極之理原是合體用言之也愚又嘗檢朱子之書得一証據乃取自信所謂體用相舍即所以有動靜之說焉蓋

理學疑問

卷之三

二十

朱子嘗與吳德夫書曰未發之理已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也此語可見太極是合體用言之矣其下即接之曰昨來南軒以太極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夫以太極為明動靜之蘊則是太極乃所以動所以靜者也今即以明動靜之蘊一言直接於合體用之下亦可悟所以有動靜者實即由於體用之合矣然則愚所謂體用相舍所以動靜相根者朱子蓋嘗有此意也但未嘗直直指破耳

或曰子以體用相舍明此理之生生不息而見仁為生之性也所以有生意之發為愛也

顧養

禮智信亦生生不息也。愛之理何獨屬仁乎？曰：仁統五常，義禮智信皆是仁也。朱子謂但就仁中分界耳。仁之體包乎五常，故惻隱之心亦包乎四端。朱子之論此，悉矣。但仁既與義禮智信有分界，則自有仁之分焉。故獨以愛屬仁也。朱子所謂仁之所以得名者，此也。然仁統五常，故專言之，爲心之全德。而朱子亦嘗有全體不息之說，愚不妨即大極之全理，明之也。若夫就太極而分之，則爲陽動之性矣。就陽動而分之，則又屬動之初而爲人道之元矣。此皆悉具於朱子之書者也。

或曰：朱子既以愛之理解仁字，又必曰心之德者何？

理學探源

卷之三

二十一

也。曰：此所以見仁爲心之所以爲心也。先儒嘗舉桃仁杏仁，明之蓋謂桃杏之生，由根至葉發榮滋長者，皆仁之爲之也。人心有是仁，正猶是耳。此所以有仁之名也。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皆是此意，但直謂之心，似乎心理不分。故必曰心之德，乃見其爲心中之理也。或曰：然則何以不即言心之理？曰：但謂之理而已，又不見其與心相關之意。雖曰至美，恐但如僞寓焉，不妨任之去留者矣。故必曰心之德，然後見心不得此，即無以爲心也。朱子嘗自作註腳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此語尤可味矣。

蓋理字乃指其不雜乎心者。言之德字，則指其不離乎心者。言之理字，是按其實德字，併顯其妙理字。猶與心爲二也。德字乃見心之與仁，一而二而一者矣。今即朱子水潤火燥之說，推之，不潤則水已枯，不得謂之水不燥；則火已冷，不得謂之火不仁。則心已死，亦不得謂之心矣。豈曰吾心僞寓之理，可以任其去留乎？

心之爲物，蓋體虛而用靈，也。虛與靈亦足以蔽此心之妙矣。然他處而無理，便入於空。

當與形氣無與而不相管攝，何以爲一身之主乎？

若心之靈則以其能應萬

理學探源

卷之三

二十二

事耳。然能應者，心也。所以應之者，理也。苟無此理，將見物交而妄起，其蠢然而動者，皆血氣之用耳。何以爲此心之靈乎？故曰：理者，此心本然之妙也。心不得理，即無以爲心。是曰心之德也。

朱子又嘗曰：仁所以專一，心之妙專，猶專擅之專。凡心之一寂一感，其妙處專是仁爲之。此外若有一點雜便滅了。心之妙矣。故愚嘗曰：仁者心之德，即前言心之妙也。曩時侍先君子讀書，郊東嘗講究心之德之義，至於累日，嘗爲之說，粘之壁間，今錄於此。

其一條曰：人不識心之德，非獨不識仁，亦即不識心。其

自認 爲心者不過覺痛覺癢甘食悅色之類此只是生意之發在血氣上者虞哲所謂人心是也若無道心爲王此人心依於血氣而生即挾血氣而行其神必不清其靈亦有限昏濁躁擾不足爲本心之妙明矣又有爲機變之巧者一言一動皆挾一術以出之實不可與人知方其詐僞百出之時 自以爲智術之工人莫我若然已與鬼域爲隣 失其光明之體矣非必無所知覺譬則鬼火青燐天陰則發耳可謂心之德乎至如貪味嗜利之徒同氣同類感之而莫應殘暴刻薄之夫可痛可哀觸之而不動如此則冥頑不靈生理滅而生意絕其蠢然食息者血

理學探問

卷之三

二十三

肉之塊耳可謂人心乎大抵世人不識心之德故一日之間只此數種循生不窮即不必兼全亦不能盡去但有甚與未甚耳其根之所伏者至微而循生遞發每不及覺離復細察其非本心之妙而更求所謂心德乎又有或知此等躁擾昏濁之實爲心累既決去之 遂欲求心於天理之外

者此又

過求而失之亦

不識心之德者也

以下兩條發時自謂詳盡今日看來殊粗疎但此等似亦須一說而後存之

其二條曰一理也在人爲仁在天爲元生生而不息者也人之所由生 非此亦無以爲生故曰生之性其具於心而爲此心本然之妙 曰心之德自非特之反覆則生理

不致斷滅 生意時時發現 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顧孟子特就最易感發處言之若細推之則生意在人隨時隨處無不發現但動於微而不及覺耳何以言之如吾方獨處而父兄 過其前必一動即不必盡愛敬之忱心亦一動朋友故舊卒遇中途拱手問訊此尤習而不察耳然非有怵然自動者 問訊何爲乎但動之微耳顧此猶同類相感也殺一獸不忍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何爲者也猶曰有知物也草木之微生意躍然與吾心相發何也猶爲有生氣也瓦石之器其爲可愛忽然損破心亦爲之一動焉乃知生意在人無時不發特動之微而不及覺

理學探問

卷之三

三十四

耳假令漠然不一應塊然不一動則其心已死矣可復謂之人乎故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心之德即心之所以爲心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 此條向日微發明心之德但只說得愛融不必說也又怵惕即心之動處故俱就動處說但是道心之動勿誤作知諸識痛之心方是仁字方不似上蔡以覺爲仁之誤然此亦是從其此生理自然發動上認得如此云

其三條曰吾謂昏濁躁擾不足爲心之德固也然即此昏濁躁擾者怵然發欲之時 未有不見君子而服然者非即怵惕惻隱之心乎或謂服然見羞惡之心然必此心先怵然動了方羞惡具動處即仁之端也朱子嘗辨之云且機變之人必僞爲善狀方可行然亦是本然有此善方能

爲此狀則知其心非本無此仁矣故曰仁者心之德即此心本然之妙也

以上諸條論心之德不粘定愛上說乃程子所謂專言之仁包乎五常者也蓋仁偏言之只是愛之理專言之便謂心之德也仁包五常及五常分合處朱子言之甚詳無復可疑者矣但皆是就流行循環言之猶似動靜各分一理要之此理流行雖動靜陰陽各有分屬却無獨立單行之理之故至靜之中其象爲冬其分爲智似止有一智矣然智便是仁之藏也理一而分殊耳可知未發之前陰中有陽理氣無或缺矣及其發也雖各有偏主然羞惡之中

亦有側隱亦有辭讓是非亦必不單行也其所以然者分雖萬殊原只一理故也

朱子解仁字曰心之德解義字曰心之制仁義者性之大綱皆不脫心字言之則禮智信可推矣愚向論愛之理及論性字往往單就理言之只是要看得心理不相離處與氣所以本於理而理實生氣處其實理氣不相離五常皆須就心言之也心有仁之理則其德溫柔心有義之理則其德果決推之五常莫不皆然乃所謂心之德也若憑空說理雖說得此理超妙處却不見此理何以喚做性喚做仁義禮智信之故便說得不圓到矣

上蔡謝氏以覺言仁朱子謂覺乃仁之所兼不可即以覺爲仁也然覺屬智智字似與心之知覺不甚分別如何在理之列而爲仁之所兼乎蓋理者至正而已智便是正理故周子嘗以正字代智字也苟非正理何以見有不正者而分是分非乎又此正理亦必具於靈妙之心故得名爲智也皆所謂心之德也若在天道則不名爲智矣

理學疑問卷之四 一

華亭黃石牧先生鑒定

連城童能靈龍傳著

情才附見

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中庸以喜怒哀樂四者爲性之發二說不同也虛齋蔡氏論之以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在喜怒哀樂之中如惻隱便是哀慼惡便是怒至於辭讓則有喜而辭讓者有怒而辭讓者是非則莫不喜是而怒非者以此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與喜怒哀樂不是判然二物也愚初見此論甚

喜之近日武曹汪氏四書大全亦謂其立論甚精愚後細看蔡氏之說殊失條理不得聖賢立言之本旨也今請細辨於後云

夫引以惻隱爲哀以羞惡爲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於論辭讓是非之心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也云者乃端倪端緒之端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轉一後念便非天理自然發現而落於有意之私矣雖大理亦有轉念但是故看端字須從乍感

之時最初一念看之乃爲的確也且如心中有此禮禮是天理之節文以其有節文故人有不該踰越之心因而發爲辭讓辭讓即是恭敬也孟子嘗以辭讓恭敬互換言之其意可見如人愛君親朋友之賜當乍然感觸最初一念有凜然不敢當者此即辭讓之心也又觀朱子嘗謂禮者仁之發但仁其統體而禮爲仁之節文惟是仁之節文故仁與禮俱屬陽也其端之發則仁爲惻隱而禮爲恭敬辭讓恭敬辭讓雖與惻隱之心有別然惻隱之心原是溫柔者與義之剛果不同恭敬辭讓之心亦是溫柔而異於剛果者也蓋原其本體便是一仁故也然

惻隱只是不忍而辭讓之心則是不敢此處却有分別若論其理之一則不敢之中亦有不忍存焉何者人固未有忍之而猶云不敢者也惟論其分之絲則不敢之心又與不忍差別此禮所爲獨主於敬而恭敬辭讓爲禮之端也認得辭讓之心即是恭敬乃一念凜然初動處始見端字之義又認得辭讓之心恰從禮發出始見其獨爲禮之端而不得混入於仁義處今蒙引之說乃謂有而辭讓者有怒而辭讓者則是先有喜怒而後辭讓也是認辭讓之已見於事發於儀文者謂之辭讓不察乎辭讓乃最初一念凜然而不敢當者也亦大失孟子端字之

旨矣且又於辭讓 中納人喜怒哀樂則是併喜怒哀樂二者皆可指為禮之端也 禮果為喜怒哀樂之體乎朱子曰仁是未發之愛然則禮亦即未發之敬也豈可以禮為未發之喜怒哀樂乎又朱子嘗論智曰智主含藏有分別而無運用其是非之心亦只是知是知非一知便已若知其是而愛之則屬仁矣知其非而惡之則屬義矣蓋愛惡 有運用而非智之含藏者也奈何以喜是怒非連喜怒哀樂併混入是非之心內而不辨其分之殊乎雖理不單行其端之發者亦更互遞見然自各有所主焉但可謂五常四端理不相離也豈得模糊籠混指為一物乎愚故曰蒙引之說條理不分

理學疑問

卷之四

三號

而失聖賢立言之本旨也 愚是仁之發辭讓只是不敬當之心溫然換言之可見如此者乃是禮之端也若然則却之之辭則當在羞惡項內矣道體之妙於孔子贊易見之而宋儒即本之立 言故其說理皆分陰分陽 以大分言之則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也若細分之則仁義禮智之中 自各有陰陽故其發而為情者亦各有陰陽焉管思中庸之說所以與孟子異者蓋同此仁義禮智之理而其發端各有陰陽 也喜怒哀樂 情之屬陽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情之屬陰者隱主發舒故喜怒哀樂之情皆有發舒之象陰主退縮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皆有退縮之象此處從來無入道

破然深心而細察之則其理顯然不容一毫私智為之穿鑿也不然人心只一理何故乃有兩情而聖賢 立說又何故殊途而不同歸乎

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其開宗第一章尤為一書之要子思子豈肯於此添下一字 人有七情而中庸但言喜怒哀樂四者 四者實足以該情之大端也細玩四者之情便是春夏秋冬之象喜氣和如春怒氣肅如秋樂氣暢如夏哀氣慘如冬喜便是春之生意怒便是秋之殺意樂便是夏之暢茂哀便是冬之蕭索蓋春夏秋冬 四時之異原來便是天地之喜怒哀樂也天地不能於此外增一時

理學疑問

卷之四

四號

則人自不能於此外增一情矣所以然者天下之理只一陰一陽而陰陽之中各有老少故曰 分爲春夏秋冬情 分爲喜怒哀樂理 分爲仁義禮智皆不外四者而天與人無異致也惟春夏秋冬之理便是仁義禮智之性故喜怒哀樂之情 便當分屬仁義禮智 朱子云禮是仁之發智是義之藏故樂亦便是喜之發 哀亦便是怒之藏也喜怒哀樂皆在舒容而樂則尤舒怒哀皆有慘容而哀則尤慘 亦分明可見矣一舒 慘即一陰一陽之象自然如此不容私智安排者然則中庸之以喜怒哀樂言情夫豈漫然偶舉曾無精義乎哉 愚是之辭謂見下條

仁王發生故喜有生意禮則條達故樂亦條達也義王果

決故怒有果決之意智則含藏故哀亦含藏也或疑

辟踊哭泣不似含藏之象不知辟踊哭泣時食旨不甘

間樂不樂其情專一而退藏故一切不知耳或又疑如此

不似智之發不知智字人多誤認以心之知覺悟

之其實智是性之理只是正理也周子太極圖說以

正字代之即此理收歛退藏之後氣不用事只有湛然

至正之太體便是智也其所以得名爲智者湛然

至正之體雖是一理然萬殊之分已具而森然不亂即爲

是非所由分况其體至正故與不正者別而事之是

理學疑問

卷之四

五號

非觸着此理自然分辯也但理不在心之外即乘心之

靈妙而合爲知覺豈可但以心之知覺目之爲性哉朱

子嘗云智是仁之藏便是此仁之體退藏而爲智故發

而有哀之情也仁體原是正理故周子以智爲正也若

夫智之所以退藏者則朱子之說佛矣更不煩言之

爲正自朱子言之但當時亦說得尚渾含也今特虛情說出此處不明白便

誤以知覺爲性矣恐姚江失處便坐此耳又智是義之藏如秋退而爲冬也

是仁之藏如今冬之所藏便是來年之春也朱子嘗有此兩說

智是仁之藏故發而爲哀分明便是不忍人之心此可

驗智是仁之藏者也然哀與惻隱似無大別何以哀獨屬

智而不屬仁乎仁智本一理但其分之殊則一發一藏

一動一靜一始一終惻隱之心惻惻然而動分明是始

動是發出之象哀則慘極內歛故至於食旨不甘間樂不

樂反似突然無知者分明是靜退之象有終有藏之意此

所以異於惻隱也

或謂哀之初發亦只是惻隱恐只是惻隱之深者思

謂深處便屬智智是仁之藏故也且朱子嘗論惻隱之心

包乎四端則四端皆不離惻隱不獨哀然也

人只以智爲知覺便看見隔礙耳其實無理則知覺何事

故智原只是此正理也此理至正而生生不息源只是仁

也智則仁之藏者耳如何不發爲哀乎

理學疑問

卷之四

六號

考古喪禮皆是欲省去外事以致其亦以哀之情專一

而退藏也若出而應事便易得忘哀矣驗哀之情爲退藏

全不似春生之象便確然不屬仁而屬智朱子所謂智主

含藏也

凡人哀時必有泣涕然必其神先歛其目先閉而後泣涕

出焉可知哀是退藏而屬智

又先儒謂情者性之動而儒家論七情以爲皆發於五臟

五臟之氣即五行五行之德即五常之性也性之

動時氣已用事故必動於五臟也若分配之則腎屬

水水之德爲智哀發於智亦是腎主之也腎於五臟最

居下故哀之情亦最深也學者窮理 須博參之而益見
邵子朱子之言 往往即臟腑官骸以明此理 大抵
知哀 屬腎則益可驗其為智之情也又嘗見素問謂心
藏神腎藏志而泣涕由於志悲此正與愚意相合雖彼亦
謂泣涕時是神志俱悲然又謂悲竭神不在目可知悲則
神欽於內而併入於志惟悲者在志故目無主宰而有泣
涕也今更欲細論之似不雅馴故姑言其概如此
哀之情歛而深腎之位最居下故哀時上而耳目口鼻皆
不用事若無復見聞知覺者
又愚嘗謂肝木屬仁其旺在春而主於喜肺金屬義其旺

理學集問

卷之四

七號

在秋而主於怒心火屬禮其旺在夏而主於樂腎水屬智
其旺在冬而主於哀素問乃以為喜樂皆出於膽中膽中
者屬心但當主樂也然喜樂本是一類 不妨僞侗言之
又見心之無所不包也若彼以爲怒出於肝則大可疑
肝之德爲仁如何主怒耶或者因怒傷肝金克木而 致
此誤耶素問之書醫人尊之爲經其實則術家之言其間
分剖經絡 必是上古流傳然恐傳之既久不能無差也
况若書者見理不精 不免以意爲之豈能無誤耶其書
特托古聖以自重 非誠出於黃帝也 程子謂除符爲
七國時書其於素問亦云

此愚所以不盡從之也若但執彼之說
爲據則愚不敢信姑附論於此 同里李開士謂素問之書醫家遵
用甚驗此條恐非人不信素問而
師心談人之失開士此意甚好因併記之然理實可疑

論此理之流行 仁智是交接處如冬之與春是也春雖
溫和猶不脫冬之景象故側隱亦 有哀之象陰符所謂
天地之道侵也

側隱與哀理一而分殊蒙引僞侗言之非是

愚初意喜怒哀樂分明有四時之象確然分屬仁義禮智
但 未盡見先儒之說後來閱九峰蔡氏洪範皇極數蓋
已如此分配 乃敢自信願彼未嘗實言其所以然耳

理學集問

卷之四

八號

大抵吾心自見得者 須質之古人而不謬 讀古人之
書亦必返之吾心而實見其所以然方不差錯朱子亦嘗
云爾 蒙引亦以與配水但不知
即配智又混入側隱便謬
喜怒哀樂 分屬仁義禮智 如愚所辨似亦分曉矣然
愚又謂此與孟子 四端 是有陰陽之別 何以見
其確然耶愚請先即孟子 明之大抵陽主順而陰主逆
孟子四端皆逆觸吾性而發者也故其情皆屈降惟其屬
陰故發現之際皆有退縮之象也如逆觸吾好生之仁則
惻然而不忍矣逆觸吾果斷之義則愀然而羞拂然而惡
矣逆觸吾節文之禮禮 不可踰越者 凜然而不敢當

辭讓見矣逆觸吾至正之智至正 與不正者立分 是非判矣此皆逆觸吾性而動者也故當其發現也惻隱有不忍見之意羞惡 有不欲爲之念辭讓 有不敢當之心是非 有不能諱之辨以其皆非順性而動者故皆有退縮之象焉其情之屬陰可知矣若夫喜怒哀樂則不然順吾好生之仁則油然而喜 順吾果斷之義則奮然而怒 順吾節文之禮則惕然而樂 順吾至正之智智即退藏之仁也則慘然而哀 或謂怒 與哀二者不可以言順此又未之深察也蓋以怒與哀 較之喜與樂則怒哀亦屬陰誠不可以言順矣若以怒而較之羞惡

理學疑問

卷之四

九號

以哀而較之是非則怒哀又當爲陰中之陽 愚請細細辨之怒之與羞惡蒙引混而爲一者 程子所謂只可隔壁聽也蓋人但知逆乎吾心者爲怒不知古人 怒字 不獨作惡字看 如莊子謂怒而飛此怒字亦只是奮起發出之象朱子嘗謂義之在心亦發見所者也於所當爲則決烈果斷奮發不顧而不爲利害所回撓此便是怒也又如言心花怒生之怒亦 是此意所謂理直而氣壯者亦只是義之發現耳豈必惡之而後怒乎故謂怒字兼乎惡則可謂怒字單指惡則不可也且怒有必爲之意惡則有不欲爲之意如何不分陰陽耶怒較於善

雖 屬陰 較之於惡又自當屬陽也故從來有怒言怒色之稱未 有稱人之惡容者怒自發舒而惡只含藏也怒是奮動而惡猶自靜也此其爲陰陽之分 昭然矣至於哀之爲情 愚已於食旨不甘聞樂不樂而明其爲退藏之象矣 至此處則又以爲情之屬陽者此豈顛倒其說而欲以巧辭奪 正理耶大抵性情之故雖分陰分陽而陰陽之中又各自有陰陽 其交互錯綜便使人易至 混看惟細察其本然之妙不得情然 不分又不可一毫穿鑿 則亦自有分明可見者耳夫仁智之爲一理而智即仁之退藏者朱子之辨已悉矣智惟爲仁之退

理學疑問

卷之五

十號

藏也故發之 即爲哀又以仁之爲體只是正理而退藏之中湛然至正者 智也故感乎不正而是非以分又爲智之端耳豈不了然甚明哉獨是哀與是非同出一智而有陰陽之分者此又須即是非之心與哀對勘而見朱子嘗謂知是非知非一知便了若知其是而愛之即交付仁矣知其非而惡之又交付義矣可知是非之心直截收斂絕無作用其心亦甚靜矣豈如哀之感動乎此所以哀 爲陽而是非當爲陰也但哀又是感動中之專一內欲者故至 甘旨不知憔悴無色則不惟不似樂之暢適者亦不得比於高之發舒焉此所以當屬仁之退藏而爲

智者之所發也蓋明乎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則怒哀當與
喜樂同一類而為情之屬陽者矣一陰一陽相為表裏
雖有兩端只是一情間亦有時更互迭見焉但又各有條
理此中庸孟子之言 並行而不相悖也豈有雜然舉之
都無義類而可以明道立教者哉

喜怒哀樂雖一類屬陽然就中分之 喜與樂一類乃陽
之由微而著者如春夏然怒與哀一類乃陰之由收而藏
者如秋冬然但怒與哀似兩樣物事不似一副當者不知
怒即不喜哀即不樂 非一副當物事耶知喜樂是一副
當則不喜不樂是一副當明矣是以怒時顏色慘變不得

開發而哀則至於顏色深黑尤為慘變也可見怒哀 為
一類而怒是收斂哀是退藏也

人性只是一理此理至中至正而生生不息 統言之則
全體只是一仁 分之則就其生生不息而至於發生

者 謂之仁就其中正不易而截然有定至於收斂者

謂之義義即仁之定體也 理而分耳分則其分

各殊故其發而為情者有喜有怒之異也義主收斂既是
仁之定體矣而仁既收斂則斂之盡頭便是退藏 此所
以又分之為智也且義是仁之收斂則智自是仁之退藏
者但方收斂 時是由發生首而收斂之故全反乎發生

者及其斂之之盡而至於退藏則又即為發生之本矣退
藏之時乃復其本體本體只是仁也故怒時全不似發生
之象 哀則依然見仁之面目也但終是退藏故顏色慘
然至於深黑只似冬之蕭索而不類春之溫然也惻隱雖
近哀而其色溫然可知自為一類矣大抵此理雖只一而
分則各殊有判然 不可紊者分雖殊而理則只一故於
異中又見其同焉天下事物莫不皆然非獨喜怒哀樂已
也

惻隱細看全不似哀蓋惻隱之色溫然而其容寬裕哀之
色慘然而其容迫切又惻隱時只是不忍而無決裂之意

哀時雖亦是不忍却反決裂孔子所戒毀不滅性者正恐
哀之情有決裂傷生而不恤者也此亦可見哀與怒一類
而哀是怒之退藏也 又如小兒傷風即心傷喉然而哭其
哀處正是怒也此亦不學而能者

中庸之怒哀為一類孟子之羞惡是非亦為一類以其發
於義與智而義智皆收斂之類也羞惡是非安見一類處
蓋惟有是有非故有可羞可惡也但羞惡之發便覺慙然
拂然而有情若是非之心只是知是非似不見為情孟
子乃以是非為智之情者智原是正理也在未發之前却
併未見有是非之念也是非之情靜然無情亦可知智
比於義為退藏也

樂記禮運皆言七情却脫了樂字樂字當包在喜字中
而喜怒哀樂却脫了懼愛欲三字愛欲二字亦當包在
字中獨懼字當屬陰當入孟子四端之恭敬辭讓內愚所
謂慊然不敢當者便有懼字意古人亦多以敬懼連說者
但懼字比敬字較有力愚解見情辭之下矣此亦可知中
庸孟子分得整齊而樂記禮運之言殊參錯不類也且言
七情者仍脫却是非之心仍是遺漏處然則中庸孟子之
立言誠精矣

戒慎恐懼只是敬耳若懼其而肉體殺傷者
則懼中帶哀故又不同然此已失情之正矣

情譜

仁喜好樂

喜之過屬

理學提問

卷之四

十三

陽義怒忿信

陽怒之過屬

善禮樂

惡樂之過屬

智哀

哀之過屬

仁惻隱愛

惻隱之流

陰義羞惡敬

陰羞惡之流

善禮恭敬

惡恭敬之流

智是非思

足非之流

思慮是心之用而情行其中如思理則是非在其中思人
思事則四端及喜怒哀樂皆錯見於其中但心是有主宰

運用者故以思屬心之官也思字有運用較之情為有力
也故大學所言忿懣恐懼等本是情而朱子以為心之
用者以其有力故也大抵無心而動者單憑情有心而動
者單屬心情天而心人也然心統性情則亦不可分說但
論其分之分則情之重而有力者便兼有心之用在內或
心之分較多或心之分較少亦隨其所發而不能以一概
定之也此見聖賢立言錯出而不相悖處此亦理分殊
可見處也

情之支流亦有雅確然分屬五性者譬如五聲五色之變
不可勝窮以五者更互迭見也然理之萬殊處原自如此

理學提問

卷之四

十四

參錯總之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情有此事事物也

欲與愛一類皆從仁中流出乃生機發動處其所以然者
愚於論性中詳之矣然欲雖屬仁而七情中皆有之欲字
較愛字更有力則朱子已有明訓

欲之在義理者即是義理之動也所謂道心是也乃本然
之良純乎大者也故曰欲而不貪

飲食男女之欲在聖人分上便只是生理發用蓋其氣
清而純則心與理為一不必言理勝欲也從心所欲皆理
之動也

欲雖根於生理而生理不乘乎氣亦無此欲也但理動

爲欲時 氣已用事矣自非聖人及存養之熟者 一念之欲甫動而其氣已浮其勢遂流蕩矣此所以鄭衛之聲靡曼之色得而惑之也蓋聲色之淫靡者原來便是此氣之流蕩者爲之今以我心之流蕩 遇之則其相與靡焉必矣

心無主則欲動而氣浮也乃蕩也

生生之本理也欲者生機之動也徇欲而喪理是喪其本也其諸莊子所謂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者乎

惟窮理而主敬則理明而心有主乃湛然適得吾心本體之妙如此久久便是靜亦定動亦定矣

理學疑問

卷之四

十五

理須窮得盡則欲亦見得盡從此去欲方可漸而盡矣

不窮理而欲去欲假使去得盡其實也是欲耳何者

不知有本然之理也安見吾性天無欲之妙哉

主敬不能熟只是懈怠懈怠便是欲也不必謂懈怠乃生

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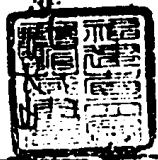
聲色貨利之外名亦是欲也名心未去只是爲善以去惡

者猶有自欺處如此便沒下稍了亦恐立脚不穩此實實

可懼耳

詩文中亦有曼聲靡色者好之亦是欲也

凡此愛字爲有力然其能愛能欲者便又是



原缺

理學疑問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首卷言心二卷言性三卷言仁四卷言情其論心曰氣之精爽爲神明神明之渣滓爲氣氣之渣滓爲形心其精而形氣其渣滓也其論性謂氣質中亦有義理其論仁謂仁先須理會愛之理未發之愛是爲愛之本體而得名之曰仁其論情謂思慮是心之用而情行其中又以孟子四端爲逆觸吾性而發者其情屬陰中庸喜怒哀樂爲順吾性而出者其情屬陽自序謂專心於聖賢先儒之旨閱十餘年日用體驗間有所見輒自劄記而成是編然多師心臆說不能一一愜理也